

明

西周生
輯著

風流浪學狂。律身無矩度，
呼朋綠蟻忙。李招搖盤酒肆，叱咤
馬飭，軍妝豹作裳。國調詞無雪白，評旦有
欺老，依強慣侮良。放利兼漁色，身家指日亡。

校注

之世，和氣熏蒸，出生一種麒麟仁獸，雄者爲麟，雌者爲麟。那麒麟行路的時候，他揀那地上沒有生草處，沒有生蟲的所在，方才踐了行走，不肯傷害了一草之微，一物一蟲之性。這麒麟雖然是聖王的祥瑞，畢竟脫不了禽獸之倫。人爲萬物之靈，稟賦天地之真氣而生。天地是我的父母，萬物是我的同胞。天地不能在萬物身上遂生復性的。我還要贊天地的化育。所以那樣至誠的聖人，不特成爲大人，還要陶成萬物。務使天喬蠢動，物物得所，這才是那至誠仁者的心腸。若是看得萬物不在我胞與之內，便看得人也就在我一膜之外，那還成個大人！所以天地間的物，只除了虎狼性惡，恨他吃人；惡蛇毒蝎，尾形整大，更有殺人穿屋入室，盜物竊糧，咬壞人的衣服鞋帶，再是蠅蚊能吸人血，這幾般毒物，即使在大慈大悲的世音菩薩面前，也無所敵死，却也沒甚罪過。況此是幾種惡物，全然無惡，鱗介昆蟲，無害於人，所以說是天地間的異類，天地看來都是一派生機。也不必說直指御結草、馬垂纏、龜獻寶的故事，只說君子

此心自應不忍。把這不忍的心念，由君主

漸至保妻子、保百姓。若把這

漸至殺牛；殺牛不已，漸至

公、唐明皇、唐肅宗殺到親生的

冤家？正是要將殺機不觸到

怨的心。所以人家

醒世姻緣傳

上



中华书局

中

华

版

古

典

小

说

宝

库

精校精注辛丑十行本

醒世姻缘传

上

西周生 编著

李国庆 校注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世姻缘传/(明)西周生辑著;李国庆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5

ISBN 7 - 101 - 04818 - 8

I . 醒… II . ①西…②李… III .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5682 号

书 名 醒世姻缘传(全三册)

辑 著 者 西周生

校 注 者 李国庆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3 字数 80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4818 - 8/I · 658

定 价 86.00 元

第五回

明府行賄典方州

儒門莫信便書香

雖是乞夫明入塾

惟科勒耗苛於虎

戒石當前全不顧

只要眼中家富貴

曲直無分胡立案

天理豈能爲粟米

呈身景監人爭笑

戲子恃權驅吏部

白晝驕人仗孔方

勝如侵孟暗登場

課贖徵錢狠似狼

爰書議後且相忘

不知身奴子災殃

是非倒置巧商量

良心未得作衣裳

且托侵人作壁牆



璽世烟孫傳弁經



五倫至長五父子兄弟朋友而後後
支子中但存空室相從游去莫不如此均
樂篤忠臣能自裁以固妻子又杜外患
簡朴亦其事也樂篤志同是乞
的朋友惟只思之妻之的友多皆以

校注说明

《醒世姻缘传》原名《恶姻缘》，是中国十七、十八世纪诞生的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一百回，近百万言。人们对它的重视，跟对其他白话小说一样，始于二十世纪初。

鲁迅先生在 1924 年 11 月 26 日致钱玄同的信中说此书：“以报应因果之谈，写社会家庭之事。描写则颇仔细矣，讥讽则亦或锋利矣，较之《平山冷燕》之流，盖诚乎其杰出者也。”^①徐志摩在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本《醒世姻缘》(1933)所作的序中推荐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据我看）我们五名内的一部大小说。……‘大’是并指质和量的。”“因为这书是一个时代（那时代至少有几百年）的社会写生。”^②胡适则洋洋洒洒做了一篇大考证文章，推崇此书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预言“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学者，也必定要研究这部书。”^③

七十多年过去了，胡适先生所预言的研究局面尚未出现。原

① 《鲁迅书信集》上卷第 63 函，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年。

② 《胡适文存》第四集第三卷附录五，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P. 127 - 188。

③ 同上。P. 71。

校注说明

因很多，旧版本传承未明、新版本质量不佳是其中之一。这次整理意在此方面有所贡献。效果如何，还请读者指教。

依我所见，此书的木刻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

一个是半叶 10 行、行 25 字本，简称“十行本”。

一个是半叶 12 行、行 25 字本，简称“十二行本”。

十行本书前都有环碧主人“弁语”，署“辛丑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还有“凡例”八则，东岭学道人“弁言（题识）”和“引起”。

十二行本书前都有环碧主人“弁语”，但署“戊子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也有“引起”，多数无“凡例”和东岭学道人“弁言（题识）”。

所以这两个系统也被分别简称为“辛丑序本”和“戊子序本”，或者被分别合称为“辛丑十行本”和“戊子十二行本”。

“辛丑十行本”中又可大致分为初刻、重订和修补复刻三类。

初刻本题《醒世姻缘传》，现藏大连图书馆，已作为《大连图书馆藏孤稀本明清小说丛刊》第 46 种于 2000 年影印出版。

重订本题《重订醒世姻缘传》，有同德堂梓、省轩锓藏和南京修行斋藏本等。首都图书馆藏的一部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88 和 1994 年影印出版。海外藏家有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和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据以影印的也都是同德堂刊本。

修补复刻本题为《重订明朝醒世姻缘全传》，刻于同治庚午（九年）。此本藏家甚多，如国内的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美国的印第安那大学、哈佛大学、加大洛杉矶分校及加拿大阿伯塔大学图书馆等。

“戊子十二行本”又可大致分为二种。

一种无刊刻书坊名，题为《醒世姻缘传》，有“凡例”和东岭学道人“弁言（题识）”。藏家有天津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

一种是怀德堂刻，题为《重订醒世姻缘传》，没有“凡例”和东岭学道人“弁言（题识）”。藏家有山东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等。

对《醒世姻缘传》的标点整理始于民国初期。先有 1933 年汪乃刚先生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然后有 1934 年沈耀楣的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版等，其中以汪乃刚先生的亚东版影响最大。亚东版的底本是庚午复刻本，对校的是无刊刻书坊名的戊子十二行本。亚东版只有标点而无注释。其标点因是首创，又对方言了解不够，问题不少，这是后来的校点者都指出过的。

《醒世姻缘传》标点整理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八十年代以后，版本很多，可大致分为校注本和校点本两类。

校注本中比较重要的有三种。

一是黄肃秋校注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初版，此后多次重版。它采用 1933 年的亚东版作底本，对校了八种木刻本——这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可见的刻本——这是现在我们所无法奢望的，因为即使有时间、精力、财力和人脉，有些本子现在也已经无迹可寻了。因此一般认为近年的校注本中属黄肃秋的最好，那些不著校点者姓名的本子纷纷照搬。然而这个本子事实上存在不少缺憾，比如对那八个木刻本未加考订和说明，出的校记太少，标点、校注也有许多问题等。

一是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2 年初版的童万周校注本。他用同德堂刻本作底本，参校了同治庚午（九年）复刻本、黄肃秋校注本和

校注说明

齐鲁书社的徐北文整理排印本。此本无校记,但对名物典章、成语典故、引文出处的注释较为详尽,且通俗易懂。所以日译《醒世姻缘传》便以此为主要参考。

还有一本是台湾三民书局 2000 年出版的邹宗良校注本。底本也是同德堂刻本,参校了同治庚午(九年)复刻本、上海书局和亚东的排印本。此本也无校记,然注释详尽,尤以对山东方言的解释为长。

上述校注本都出在大连图书馆藏辛丑十行本影印出版之前,所用底本都是同德堂刻本,又对戊子十二行本重视不够,所以都还保留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校点本极多,仅署名的就有曾生明(人民中国,1993)、周遥(岳麓,1993)、韩进廉(花山文艺,1994)、翟冰(齐鲁,1994)、瘦吟山石(春风文艺,1994)、筱月(文化艺术,1995)、周斌、李晓明(三秦,1996)和武彰(中华,2002)等近十种。它们基本上都是采用汪乃刚句读的上海亚东版做工作底本或参考黄肃秋校注本的,其中有些在文字整理和标点上下了不少工夫,有利于普及,但大部分缺少校订,鲜有新意。

自 2002 年初接受中华书局之邀以后,看了大连图书馆藏辛丑十行本、首都图书馆藏同德堂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辛丑十行本和戊子十二行本、北京图书馆藏的戊子十二行本、同德堂本和同治庚午本、天津图书馆藏戊子十二行本、上海图书馆藏的三个同治庚午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戊子十二行本,参考了吴燕娜 1988 年作博士论文时亲自访到的刻本记录①、段江丽 2000 年作博士论

① 吴燕娜:“《醒世姻缘传》的版本问题”,《中外文学》第十七卷第二期,97 - 107 页。

文时亲自访到的刻本记录①,我认为大连图书馆藏辛丑十行本是目前所知的最早刻本。它与同德堂本、戊子十二行本相比各有优劣,总体上略胜一筹。同治庚午本后出转劣,最不足取。于是决定这次整理以大连图书馆藏辛丑十行本作底本(校记中简称为A本),校以首都图书馆藏同德堂本(校记中简称为B本),又参考普林斯顿大学藏怀德堂刻的戊子十二行本(校记中简称为C本)。上述三个刻本都有残缺不全和漫漶不清的地方,但总体而言以A本为最好,B本其次,C本最差。C本除残缺之外还有多回是断版上下拼凑而成,多有错乱之处。这种情况也酌情在校记中说明。

这次整理还遵循了这样一些原则:

为保存原貌,本书不作删节。凡属增补的文字皆以方括号标明,除简单的单字、词组外并出校记。书中的假借字、异体字、俗语字等一般不改,也不强作前后的统一。

为便于现在的读者阅读,对全书重新作了标点、分段。回首词的标点参照《词律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所收的格律。

为避免繁琐,减少篇幅,注释尽量简略,侧重疑难生僻的事物、方言。凡很容易在《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中查到的一般就不注。书中众多的假借字、异体字、俗语字等比较容易辨别者一般不出注。注释出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下次出现不再重复出注。同样意思的词或词组有不同写法的,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加以说明,下文不再出注。

为便于查找,注释和校记分开排列。注释出在当页,校记列于

① 段江丽:《〈醒世姻缘传〉研究》,岳麓书社,2003。

校注说明

回末。

最后要感谢中国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在我查阅馆藏时所提供的方便。

又本书的点校注释参考了众多前人的成果，如上述两个博士论文和一些校注本，还有《〈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等著作和其他有关论文，在此也一并致谢。

还要感谢中华书局的孙通海和俞国林先生，感谢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学术研究指导委员会。没有他们对我的研究工作的一贯支持和帮助，这项工作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李国庆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弁语

五伦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夫妇处其中，俱应合重。但从古至今，能得几个忠臣，能得几个孝子，又能得几个相敬相爱的兄弟，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倒只恩恩爱爱的夫妻比比皆是。约那不做忠臣、不做孝子、成不得好兄弟、做不来好朋友，都为溺在夫妇一伦去了。

夫人之精神从无两用。夫妇情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的身上自然义短。把这几伦的全副精神都移在闺房之内、夫妇之私，从那娘子们手中博换得些恩爱，下些温存，放些体贴，如此折了刚肠，成了绕指①，这也是不枉了受他的享用，也不枉丧了自己的人品。

可怪有一等人，攒了四处的全力，尽数倾在生菩萨②的身中。你和颜悦色的妆那羊声，他擦掌摩拳的作那狮吼；你做那先意承志的孝子，他做那蛆心搅肚③的晚娘；你做那勤勤恳恳的逢、干④⁽¹⁾，

① 折了刚肠，成了绕指：刚，同“钢”；绕指，“绕指柔”的略语。晋刘琨《重赠卢谌》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② 生菩萨：佛教有胜意生菩萨。《唐语林》：中宗朝，裴炎常言：人妻有三可畏：年少之时，视之如生菩萨，安有人不畏生菩萨耶。及儿女满前，视之如九子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耶。至五六十，薄施妆粉，或青或黑，视之如鸩盘荼，安有人不畏鸩盘荼耶。

③ 蛆心搅肚：心肠歹毒。亦作“蛆心狡肚”。

④ 逢、干：夏关龙逢和商比干。前者是夏桀时的贤臣，后者是商纣王的叔父。两人都因直言进谏被暴君杀死。

弁语

他做那暴虐狠愎的桀、纣；你做那顺条顺绺的良民，他做那至贪至酷的歪吏。舍了人品，换不出他的恩情；折了家私，买不转他的意向。虽天下也不尽然，举世间到处都有。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不得其故。读西周生《姻缘奇传》，始憬然悟，豁然解。原来人世间如狼如虎的女娘，谁知都是前世里被人拦腰射杀、剥皮剔骨的妖狐；如韦如脂、如涎如涕的男子，尽都是那世里弯弓搭箭、擎鹰绁狗的猎徒。簇拢一堆，睡成一处，白日折磨，夜间挝^①打，备极丑形，不减披麻勘狱^②。

原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世间狄友苏甚多，胡无翳极少。超脱不到万卷《金刚》，枉教费了饶舌；不若精持戒律，严忌了害命杀生，来世里自不撞见素姐此般令正^③。是求人不若求己之良也。

环碧主人题

辛丑⁽²⁾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

【校记】

[1]勤勤恳恳的逢干：诸本皆缺“逢”字。

[2]C本做“戊子”。

① 挝：音意同“抓”。本书中“抓”大都写作“挝”

② 披麻：一种酷刑。用牛皮胶将麻皮粘在人身上，连皮带肉往下扯。

③ 令正：旧时称对方嫡妻的敬词。

凡例

一、本传晁源、狄宗羽⁽¹⁾、童姬、薛媼，皆非本姓，不欲以其实迹暴于人也。

一、本传凡懿行淑举，皆用本名；至于荡简败德之夫，名姓皆从捏造；昭戒而隐恶，存事而晦人。

一、本传凡有懿美扬阐，不敢稍遗；惟有劣迹描绘，多为挂漏，以为赏重而罚轻。

一、本传凡语涉闺门，事关床第，略为点缀而止，不以淫哇媠语博人传笑，揭他人帷箔之惭。

一、本传其事有据，其人可征，惟欲针线相联，天衣无缝，不能尽芟傅会，然与凿空硬入者不无径庭。

一、本传间有事不同时，人相异地，第欲与于挖扬，不必病其牵合。

一、本传敲律填词，意专肤浅，不欲使田夫、闺媛懵矣面墙，读者无争笑其打油之语。

一、本传造句涉俚，用字多鄙，惟用东方土音^①从事，但亟明其句读，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大凡稗官野史之书，有裨风化者方可刊播将来，以昭鉴戒。此

① 东方土音：山东一带的方言。

凡例

书传自武林，取正白下，多善善恶恶之谈。乍视之似有支离烦杂之病，细观之前后钩锁，彼此照应，无非劝人为善，禁人为恶，闲言冗语，都是筋脉，所云天衣无缝，诚无忝焉。或云：“闲者节之，冗者汰之，可以通俗。”余笑曰：“嘻！画虎不成，画蛇添足，皆非恰当。无多言！无多言！”

原书本名《恶姻缘》，盖谓人前世既已造业，后世必有果报；既生恶心，便成恶境，生生世世，业报相因，无非从一念中流出。若无解释，将何底止？其实可悲可悯。能于一念之恶禁之于其初，便是圣贤作用，英雄手段，此正要人豁然醒悟。若以此供笑谈、资狂僻，罪过愈深，其恶直至于披毛戴角，不醒故也。余愿世人从此开悟，遂使恶念不生，众善奉行，此之为书^[2]，有裨风化，将何穷乎？因书“凡例”之后，劝将来君子开卷便醒，乃名之曰《醒世姻缘传》。其中有评数则，系葛受之笔，极得此书肯綮，然不知葛君何人也，恐没其姓名，并识之。

东岭学道人题

【校记】

[1] 狄宗羽：A、B 本皆缺“羽”字。C 本缺凡例。

[2] 此之为书：B 本作“故其为书”。C 本缺凡例。

引　　起

《四书》中孟夫子说道：君子有三件至乐的事。即使在那极贫极贱的时候，忽然有人要把一个皇帝禅与他做，这也是从天开地辟以来绝无仅有的奇遇，人生快乐，那得还有过于此者？不知君子那三件至乐的事，另有心怡神悦形容不到的田地。那忽然得做皇帝的快乐，不过是势分之荣，倏聚倏散的泡影，不在那君子三乐之中。那君子的三乐，凭你甚么大势，劫他不来；凭你甚么大钱，买他不得。凭是甚么神人、圣人、贤人、哲人，有这三乐固是完全，若不遇这三乐，别的至道盛德、懿行纯修，都可凭得造诣，下得功夫，只是这三乐里边遇不着，便是阙略。所以至圣至神的莫过于唐尧、虞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圣先师孔子，都不曾尝着那三乐的至趣。这般难到的遭逢，那王天下岂是这个之内？

你道那三件乐？

第一乐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试想一个身子蒙父母生将下来，那婴孩就如草木的萌蘖一样，易于摧折，难于培养。那父母时时刻刻，念念心心，只怕那萌芽遇有狂风，遭着骤雨，用尽多少心神，方成保护那不识不知的心性。悲啼疾病，苦父母的忧思；乳哺怀耽，劳父母的鞠育；真是恩同罔极。孩提的时候，没有力量，报不得父母深恩；贫贱的时节，财力限住，菽水尚且艰难，又不能报其罔极！及至年纪长成，家富身贵，可以报恩的时候，偏那父母不肯等待，或是先丧父

引　　起

后丧母，或是先丧母后丧父，或是父母双亡。想到这“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光景，你总做到王侯帝王，提起那羽泉之魂^①，这个田地是苦是乐？兄弟本是合爹共娘生的，不过分了个先后。原是一脉同气的，多有为分财不均，争立夺位，以致同气相残。当时势同骑虎，绝义相持，岂无平旦良心？你总做到极品高官，提起那东山之斧^②，这个光景是苦是乐？若能父母寿而且安，双双俱在堂上，兄弟你爱我敬，和和美美，都在父母膝前，处富贵有那处富贵的光景，处贫贱有那处贫贱的聚顺，这个天伦之乐，真是在侧陋可以傲至尊，在颤蒙可以傲神圣。所以说：“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

那第二件的乐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若寻常人看起来，怎比那做皇帝的乐处？然想到皇帝动有风雷之儆，雨旸薄蚀之愆，“顾左右而言他”，“吾甚惭于孟子”^③。想这个仰愧俯怍的光景，虽是做皇帝至尊无对，这个中心忸怩也觉道难受。怎如匹夫独行顾影，独寝顾衾，不蛆心搅肚，不利己害人，不贪财蔑义，不瞒心昧已，不忤逆不忠，种种公正正直，件件正大光明？真是见青天而不惧，闻雷霆而不惊，任你半夜敲门，正好安眠稳睡。试想汉高后鸩死赵王如意，酷杀戚氏夫人^④，忽然见日食，也不由的害怕，不觉

① 羽泉之魂：鲧是夏禹之父，因治水无功，被杀死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走入羽渊之中。

② 东山之斧：周武王之弟周公在武王死后，辅佐武王之子成王统治国家。武王的另一个弟弟管书鲜不服，举行叛乱。周公统兵东征，杀管书鲜，并作《东山》、《破斧》等诗以记此事。

③ 吾甚惭于孟子：语出《孟子·公孙丑下》：“王曰：吾甚惭于孟子。”

④ 汉高后：即吕后，名雉，汉高祖刘邦之妻。赵王如意是刘邦之子，戚夫人是刘邦的宠妃，如意之母。吕后为了篡权，毒死赵王如意，又将戚夫人挖去耳目，砍掉手足，投入厕中，称她为“人彘”。

得自己说道：“此天变盖为我也！”待了不多几月，也就死了。秦桧做到拜相封王，岳武穆万古元功，脱不得①死他手内，一见了那风②和尚，也便弥缝遮盖，恨不得有一条地缝钻将进去。较量起来，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岂不是第二件的乐处？

那第三件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是君子以道统为重，势分为轻；虽然还让那第一第二的乐处，毕竟还在王天下之先。

但是依我议论，还得再添一乐，居于那三乐之前，方可成就那三乐的事。若不添此一乐，总然父母俱存，搅乱的那父母生不如死；总然兄弟目下无故，将来必竟③成了仇雠；也做不得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的品格，也教育不得那天下的英才。

看官听说：你道再添那一件？

第一要紧再添一个贤德妻房，可才成就那三件乐事。

父母在堂，那儿子必定多在外，少在里，委曲体贴，全要一个孝顺媳妇支持。赵五娘④说的好：“怕污了他的名儿，左右与他相回护。”岂不是有了贤妻方可父母俱存得住？

兄弟们日久岁长，那得不言差语错？那贤德的妇人在男子枕傍，不惟不肯乘机挑激，且能委曲调停。那中人⑤的性格，别人说话不肯依，老婆解劝偏肯信，挑一挑固能起火，按一按亦自冰消。孙融妻说得好：“无事世人亲，有事兄弟急。”岂不是有了贤妻方使兄弟无故得成？

① 脱不得：毕竟、反正、横竖、无非。下文多作“脱不了”、“脱不过”。

② 风：本书中“疯”常刻作“风”，诸刻本同。

③ 必竟：本书中“毕竟”常刻作“必竟”，诸刻本同。

④ 赵五娘：《琵琶记》中的女主角。所引的话见“临妆感叹”一出。

⑤ 中人：中等资质的人。

男子人做出那无天灭理的事来，外边瞒得众人，家中瞒不得妻子。即使齐人这等登塈乞墦^①，瞒得妻子铁桶相似，毕竟疑他没有富貴人来往，早起跟随，看破了他的行径。若是不贤的妻子，那管他讨饭不讨饭，且只管他醉饱罢了。他却相泣中庭，激语相讪，齐人也就从此不做了这行生意。陈仲子嫌其兄居室饮食大约从不义中得来，避出于於陵，织鞋糊口，以求不愧不怍。若是遇着个不贤妻子，嫌贫恶贱，终日闹炒，怕那陈仲子不同食万钟之粟，不同居盖邑之房，怕他不与兄戴同做那愧天怍人的事？那知这等异人偏偏撞着个异妇，心意相投，同挨贫苦；夫能织履，他偏会辟纑。一日，齐王玄^[1]纑束帛，驷马高车，来聘陈仲子为相。仲子已是辞却去了，其妻负薪方归，见门前许多车马脚迹，问知所以，恐怕复来聘他，同夫连夜往深山逃避^②。这岂不是有了贤妻方可做不愧天不怍人的事？

遇着个不贤之妇，今日要衣裳，明日要首饰，少柴没米，称酱打油，激聒得你眼花撩乱，意扰心烦。你就象颜回好学，也不得在书馆中坐得安稳，莫说教不成天下的英才，就是自己的工夫也渐日消月减了。乐羊子出外游学，虑恐家中日用无资，回家看望。其妻正在机前织布，见夫弃学回家，将刀把机上的布来割断，说道：“为学不成，即是此机织不就！”乐羊子奋激读书，后成名士^③。这岂不是有了贤妻方得英才教育？

但从古来贤妻不是容易遭着的，这也即如“王者兴，名世出”的道理一般。人只知道夫妻是前生注定，月下老将赤绳把男女的脚暗中牵住，你总然海角天涯，寇仇吴、越，不怕你不凑合拢来。依了

① 事见《孟子·离娄下》。

② 事见《孟子·滕文公下》。

③ 事见《后汉书·列女传》。

这等说起来，人间夫妻都该搭配均匀，情谐意美才是，如何十个人中倒有八九个不甚相宜？或是巧拙不同，或是媸妍不一，或做丈夫的憎嫌妻子，或是妻子凌虐丈夫，或是丈夫弃妻包妓，或是妻子背婿淫人，种种乖离，各难枚举。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鸟，心变翻为异国人。

看官，你试想来，这段因果却是怎地生成？这都尽是前生前世的事，冥冥中暗暗造就，定盘星半点不差。

只见某人的妻子善会持家，孝顺翁姑，敬待夫子，和睦妯娌，诸凡处事，井井有条。这等夫妻乃是前世中或是同心合意的朋友，或是恩爱相合的知己，或是义侠来报我之恩，或是负逋来偿我之债，或前生原是夫妻，或异世本来兄弟。这等匹偶将来，这叫做好姻缘，自然恩情美满，妻淑夫贤，如鱼得水，似漆投胶。

又有那前世中以强欺弱，弱者饮恨吞声；以众暴寡，寡者莫敢谁何；或设计以图财，或使奸而陷命；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

看官，你想如此等冤孽寇仇，反如何配了夫妇？难道夫妇之间没有一些情义报泄得冤仇不成？不知人世间和好的莫过于夫妇。虽是父母兄弟是天合之亲，其中毕竟有许多行不去、说不出的话，不可告父母兄弟，在夫妻间可以曲致。所以人世间和好的莫过于夫妻，又人世仇恨的也莫过于夫妻。

君臣之中，万一有桀、纣的皇帝，我不出去做官，他也难为我不着。万一有瞽叟^①的父母，不过是在日里使我完廪，使我浚井，那夜

^① 瞽叟：上古时舜的父亲。他宠爱后妻的儿子象。曾让舜修理仓库的屋顶，他在下边放火；又让舜去淘井，他和象从上边用土把井填死。不过舜都设法逃脱了性命。事见《史记·五帝本纪》。

间也有逃躲的时候。所以冤家相聚，亡论稠人中报复得他不畅快，即是那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际，也还报复得他不大快人。唯有那夫妻之中，就如脖项上瘿袋^①一样，去了愈要伤命，留着大是苦人。日间无处可逃，夜间更是难受。官府之法莫加，父母之威不济，兄弟不能相帮，乡里徒操月旦。即被他骂死，也无一个来解纷；即便他打死，也无一个劝斗。你说要生，他偏要处置你死；你说要死，他偏要教你生。将一把累世不磨的钝刀，在你颈上锯来锯去，教你零敲碎受。这等报复岂不胜如那阎王的刀山剑树、硝捣磨挨、十八重阿鼻地狱！

看官，你道为何把这夫妻一事说这许多言语？只因本朝正统年间曾有人家一对夫妻，却是前世今生害命，结下大仇，那个被杀的托生了女身，杀物的那人托生了男子，配为夫妇。那人间世^②又宠妾凌妻，其妻也转世托生了女人，今世来反与那人做了妻妾。俱善凌虐夫主，败坏体面，做出奇奇怪怪的事来。若不是被一个有道的真僧从空看出，也只道是人间寻常悍妾恶妻，那知道有如此因由果报？这便是恶姻缘。但要知其中彻底的根原，当细说从先的事故。

妇去夫无家，夫去妇无主。本是赤绳牵，雎逑^③相守聚。
异体合形骸，两心连肺腑。夜则鸳鸯眠，昼效鸾凤舞。
有等薄幸夫，情乖连理树。终朝起暴风，逐鸡爱野鹜。妇
都处中闺，生嫌逢彼怒。或作《白头吟》，或买《长门赋》。

① 瘿袋：即甲状腺肿，俗称大脖子病。

② 间世：诸刻本同。印本多改为“前世”，误。“间”有“隔开”的意思，所以“间世”可以是“隔一世”的意思。又下文有“三世”之说。

③ 雎逑：《诗经》第一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人取此诗中二字，作为结婚的代词。

又有不贤妻，单慕陈门柳①。司晨发吼声，行动掣夫肘。
恶语侵祖宗，诟谇凌姑舅。去如癘附身，留则言恐丑。

名虽伉俪缘，实是冤家到。前生怀宿仇，撮合成显报。同
床睡大虫，共枕栖强盗。此皆天使令，顺受两毋躁。拈出通俗
言，予以醒世道。

又诗曰：

关关匹鸟下河洲，文后当年应好逑。岂特母仪能化国，更
兼妇德且开周。

情同鱼水谐鸳侣，义切鸾胶叶凤俦。漫道姻缘皆夙契，内
多伉俪是仇雠。

【校记】

(1)玄：原文缺末笔，避清康熙帝玄烨讳。这种情况在A本中为16/25。

① 陈门柳：典出明传奇《狮吼记》。宋朝陈季常的妻子柳氏，性悍而妒。苏东坡有戏赠陈季常诗：“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后人据此将陈季常当作怕老婆的典型，而“河东狮吼”也成为形容恶妇的成语。

目 录

校注说明	1
弁语	1
凡例	1
引起	1
第一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1
第二回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卤莽行医	16
第三回 老学究两番托梦 大官人一意投亲	29
第四回 童山人胁肩谄笑 施珍哥纵欲崩	41
第五回 明府行贿典方州 戏子恃权驱吏部	54
第六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纳粟	67
第七回 老夫人爱子纳娼 大官人弃亲避难	80
第八回 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鹤突休妻	93
第九回 匹妇含冤惟自缢 老螺报怨狠投词	110
第十回 恃富监生行贿赂 作威县令受苞苴	123
第十一回 晁大嫂显魂附话 贪酷吏见鬼生疮	136
第十二回 李观察巡行收状 褚推官执法翻招	150
第十三回 理刑厅成招解审 兵巡道允罪批详	166
第十四回 图圈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179
第十五回 刻薄人焚林拔草 负义汉反面伤情	190

目 录

第十六回	义士必全始全终 哲母能知亡知败	202
第十七回	病疟汉心虚见鬼 骎货吏褫职还乡	215
第十八回	富家显宦倒提亲 上舍官人双出殡	228
第十九回	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鸦儿勇割双头	240
第二十回	晁大舍回家托梦 徐大尹过路除凶	254
第二十一回	片云僧投胎报德 春莺女诞子延宗	270
第二十二回	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悬扁旌贤	282
第二十三回	绣江县无儂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	298
第二十四回	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	310
第二十五回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员外店内联姻	321
第二十六回	作孽众生填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	333
第二十七回	祸患无突如其来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机	344
第二十八回	关大帝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	356
第二十九回	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	368
第三十回	计氏托姑求度脱 宝光遇鬼报冤仇	382
第三十一回	县大夫沿门持钵 守钱虏闭户封财	395
第三十二回	女菩萨贱粜赈饥 众乡宦愧心慕义	407
第三十三回	劣书生厕上修桩 程学究棍中遗便	420
第三十四回	狄义士掘金还主 贫乡约婪物消灾	435
第三十五回	无行生赖墙争馆 明县令理枉伸冤	448
第三十六回	沈节妇操心守志 晁孝子割股疗亲	461
第三十七回	连春元论文择婿 孙兰姬爱俊招郎	473
第三十八回	连举人拟题入彀 狄学生唾手游庠	485
第三十九回	劣秀才天夺其魄 忤逆子孽报于亲	497
第四十回	义方母督临爱子 募铜尼备说前因	511

目 录

第四十一回	陈哥思妓哭亡师 魏氏出丧做新妇	526
第四十二回	妖狐假恶鬼行凶 乡约报村农援例	539
第四十三回	提牢书办火烧监 大辟囚姬蝉脱壳	552
第四十四回	梦换心方成恶妇 听撒帐早是痴郎	564
第四十五回	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陈乘机取鼎	579
第四十六回	徐宗师岁考东昌 邢中丞赐环北部	592
第四十七回	因诈钱牛栏认犊 为剪恶犀烛降魔	605
第四十八回	不贤妇逆姑殴婿 护短母吃脚遭拳	618
第四十九回	小秀才毕姻恋母 老夫人含饴弄孙	630
第五十回	狄贡士换钱遇旧 咸主簿瞎话欺人	644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鱼漏网 施囚妇狡免投罗	655
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贤风世 悍妒妇怙恶乖伦	667
第五十三回	欺绝户本妇盗财 逞英雄遭人捆打	680
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贤主 天爷秋里殛凶人	693
第五十五回	狄员外饔飧食店 童奶奶忿惠庖人	706
第五十六回	狄员外纳妾代庖 薛素姐殴夫生气	718
第五十七回	孤儿将死遇恩人 凶老禱神逢恶报	730
第五十八回	多心妇属垣着耳 淡嘴汉圈眼游营	742
第五十九回	孝女子归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双亲	754
第六十回	相妗子痛打甥妇 薛素姐监禁夫君	766
第六十一回	狄希陈飞星算命 邓蒲风设计诓财	779
第六十二回	狄希陈诳语辱身 张茂实信嘲殴妇	791
第六十三回	智姐假手报冤仇 如卞托鹰惩悍泼	804
第六十四回	薛素姐延僧忏罪 白姑子造孽渔财	817
第六十五回	狄生遭打又陪钱 张子报仇兼射利	831

目 录

第六十六回	尖嘴监打还伤臂 狠心赔酒又捱椎	844
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脱主顾 陈少潭举荐良医	857
第六十八回	侯道婆伙倡邪教 狄监生自控妻驴	872
第六十九回	招商店素姐投师 蒿里山希陈哭母	885
第七十回	狼汉贪心遭主逐 贤妻巧嘴脱夫灾	897
第七十一回	陈太监周全伙计 宋主事逼死商人	910
第七十二回	狄员外自造生坟 薛素姐伙游远庙	922
第七十三回	众妇女合群上庙 诸恶少结党拦桥	935
第七十四回	明太守不准歪状 悍婆娘超度生夫	948
第七十五回	狄希陈奉文赴监 薛素姐咒骂钱行	961
第七十六回	狄希陈两头娶大 薛素姐独股吞财	975
第七十七回	馋小厮争嘴唆人 风老婆撒泼上吊	987
第七十八回	陆好善害怕赔钱 宁承古诈财捱打	1000
第七十九回	希陈误认武陵源 寄姐大闹葡萄架	1013
第八十回	童寄姐报冤前世 小珍珠偿命今生	1025
第八十一回	两公差愤抱不平 狄希陈代投诉状	1039
第八十二回	童寄姐丧婢经官 刘振白失银走妾	1052
第八十三回	费三千援纳中书 降一级调出外用	1065
第八十四回	童奶奶指授方略 骆舅舅举荐幕宾	1078
第八十五回	狄经历脱身赴任 薛素姐被赚留家	1092
第八十六回	吕厨子回家学舌 薛素姐沿路赶船	1104
第八十七回	童寄姐撒泼投河 权奶奶争风吃醋	1116
第八十八回	薛素姐送回明水 吕厨子配死高邮	1130
第八十九回	薛素姐谤夫造反 顾大嫂代众降魔	1144
第九十回	善女人死后登仙 纯孝子病中得药	1157

目 录

第九十一回	狄经历受制嬖妾 吴推府考察属官	1170
第九十二回	义徒从厚待师母 逆妇假手杀亲儿	1183
第九十三回	晁孝子两口焚修 峰山神三番显圣	1196
第九十四回	薛素姐万里亲征 狄希陈一惊致病	1209
第九十五回	素姐泄数年积恨 希陈捱六百沉椎	1221
第九十六回	两道婆骗去人财 众衙役夺回官物	1234
第九十七回	狄经历惹火烧身 周相公醍醐灌顶	1247
第九十八回	周相公劝人为善 薛素姐假意乞怜	1260
第九十九回	郭将军奉旨赐环 狄经历回家致仕	1273
第一百回	狄希陈难星退舍 薛素姐恶贯满盈	1286
附录:《醒世姻缘传》版本新探		1299

第一回

晁大舍^①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公子豪华性，风流浪学狂。律身无矩度，泽口少文章。
选妓黄金贱，呼朋绿蚁^②忙。招摇盘酒肆，叱咤闻围场。
冶服貂为饰，军妆豹作裳。调词无雪白，评旦有雌黄。
恃壮能欺老，依强惯侮良。放利兼渔色，身家指日亡！

圣王之世，和气熏蒸，出生一种麒麟仁兽，雄者为麒，雌者为麟。那麒麟行路的时候，他拣那地上没有生草的去处，没有生虫的所在，方才践了行走，不肯伤害了一茎一草之微，一物一虫之性。这麒麟虽然是圣王的祥瑞，毕竟脱不了禽兽之伦。人为万物之灵，禀赋天之灵根善气而生。天地是我的父母，万物是我的同胞，天地有不能在万物身上遂生复性的，我还要赞天地的化育。所以那样至诚的圣人，不特成己成人，还要陶成万物，务使夭乔蠢动，物物得所，这才是那至诚仁者的心肠。若是看得万物不在我胞与之内，便看得人也就在我一膜之外，那还成个大人！所以天地间的物，只除了虎狼性恶，恨他吃人；恶蛇毒蝎，尾能螫人；再有老鼠穴墙穿屋，

① 大舍：大公子。舍，宋元以后对大家子弟的称呼。

② 绿蚁：美酒。语出《释名》。

盗物窃粮，咬坏人的衣服书籍；再是蝇蚊能嗜肤败物。这几般毒物，即使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面前，也要活活敲死，却也没甚罪过。若除此这几种恶物，其余飞禽走兽，鳞介昆虫，无害于人，何故定要把他残害？人看他是异类，天地看来都是一样生机。也不必说道那鸟衔环①、狗结草②、马垂缰③、龟献宝④的故事，只说君子体天地的好生，此心自应不忍。把这不忍的心扩充开去，由那保禽兽，渐至保妻子、保百姓。若把这忍心扩充开去，杀羊不已，渐至杀牛；杀牛不已，渐至杀人；杀人不已，渐至如晋献公、唐明皇、唐肃宗杀到亲生的儿子。不然，君子因甚却远庖厨？正是要将杀机不触于目，不闻于耳，涵养这方寸不忍的心。所以人家子弟，做父母兄长的务要从小葆养他那不忍的心，习久性成，大来自不戕忍，寿命可以延长，福禄可以永久。

当初山东武城县有一个上舍⑤，姓晁名源。其父是个名士，名字叫做晁思孝。每遇两考⑥，大约不出前第。只是儒素之家，不过

① 鸟衔环：汉朝杨宝幼时曾救一黄雀，夜梦一黄衣童子衔着四只白环来谢，祝他子孙如白环一样洁白。事见《续齐谐记》。

② 结草：春秋时晋将魏颗和秦将杜回相战，一老人将草打成结，绊倒杜回，使他得胜。夜梦这老人说，魏颗过去救过他的女儿，故来结草报恩。事见《左传》。

③ 马垂缰：前秦的苻坚征伐慕容冲败北，在逃走时滚落山涧。他的马跪在涧边，垂下缰绳，使苻坚得以抓住缰绳，爬上来脱险。事见《异苑》。

④ 龟献宝：战国时有人献给燕昭王一只大猪，据说已活了一百二十多年，被称之为猪仙。群臣认为无用，燕昭王便命将猪杀了吃肉。后来猪托梦给燕国丞相说：“我被燕王杀了，才从猪身解脱出来。现已成为鲁津的河神，一定要报答你。”后来燕相路过鲁津，果有赤色大龟衔夜光宝珠来献。

⑤ 上舍：清代监生的别称。

⑥ 两考：科举时代的秀才每三年要“岁考”和“科考”各一次。考劣要受处分，考优才能参加乡试。

舌耕糊口，家道也不甚丰腴。将三十岁生子晁源。因系独子，异常珍爱。渐渐到了十六七岁，出落得唇红齿白，目秀眉清。真是：

何郎傅粉三分白①，荀令留裾五日香②。

只是读书欠些聪明，性地少些智慧。若肯把他陶熔训诲，这铁杵也可以磨成绣针。无奈其母固是溺爱，这个晁秀才爱子更是甚于妇人。十日内倒有九日不读书，这一日还不曾走到书房，不住的丫头送茶、小厮递果，未晚迎接回家。如此蹉跎，也还喜得晁源伶俐，那“上大人，丘乙己”还自己写得出来。后来知识渐开，越发把这本《千字文》丢在九霄云来③，专一与同班不务实的小朋友游湖吃酒、套雀钓鱼、打围捉兔。晁秀才夫妇不以为非。幸得秀才家物力有限，不能供晁源挥洒，把他这飞扬泄越的性子倒也制限住几分。

晁秀才连科不中，刚刚挨得岁贡④出门。那时去国初不远，秀才出贡，作兴⑤旗扁之类，比如今所得的多；往京师使费，比如今所用的少，因此手头也渐从容。随与晁源娶了计处士的女儿计氏为妻。

晁秀才与儿子毕姻以后，自己随即上京廷试。那时礼部大堂

① 何郎：三国时魏人何晏，美貌洁白。魏明帝怀疑他抹了粉，故意在夏天赐给他热汤吃。他出了满脸汗，用衣袖擦去汗水，显得更加白皙。事见《世说新语》。

② 荀令：传说三国时曹操的谋士荀彧曾得异香，至人家坐，三日香气不散。

③ 来：同“里”。

④ 岁贡：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读书的生员之一种。

⑤ 作兴：资助。

缺官，左侍郎署印①。这侍郎原做山东提学②，晁秀才在他手内考过案首③。见了晁秀才，叙了些间阔，慰安了几句，说道：“你虽然不中，如今年纪不甚大，你这仪表断不是个老教授④终身的。你如今不要廷试，坐了监，科他一遍科举⑤，中了更好，即不中，考选有司，也定然不在人下。况我也还有几年在京，可以照管着你。”晁秀才听了这篇说话，一一依从。第二年，进了北场⑥。揭了晓，不得中，寻思道：“老师望我中举，举既不得中，若不趁他在京，急急考就了官，万一待他去了，没了靠山，考一个州县佐贰⑦；读书一场，叫人老爷，磕头参见，这也就苦死人了！”遂与侍郎说了这个实情。侍郎也深以为然。

晁秀才随赴吏部递了呈，投了卷。吏部司官恰好也是侍郎的门生，侍郎预先嘱托了，晁秀才方才同众赴考。出的题目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晁秀才本来原也通得，又有座师的先容，发落出来，高高取中一名知县。晁秀才自家固是欢喜，侍郎也甚有光彩。晁秀才又思量道：“我虽是考中了知县，缺的美恶就如天上地下一

① 左侍郎：明、清中央行政机构分为六部，各部长官称为尚书；副职称为侍郎，设左、右侍郎各一人。

② 提学：提督学政的简称，中央派往各省掌全省生员读书、考课、奖惩的专任官员。

③ 案首：秀才考试第一名。后来岁考、科考第一名也沿用此称。

④ 教授：原指府的学官，后也用以称呼教书先生。

⑤ 贡生在监肄业，称为坐监，逢乡试之年，经国子监考试后可以参加乡试。廷试，即朝考，为监生坐监期满或期间，分拨各部院实习，期满后送廷试录用。顺治三年后又有免实习，直接参加廷试，破格录用者。

⑥ 北场：即北闱，在顺天府（今北京）举行的乡试。

⑦ 州县佐贰：知州、知县的部属、辅佐之官。

般，何不趁老师在京，急急寻个好地方选了，又待何时？”随即挖了年①，上了卯②。怎当他造化来到，冢宰③缺员，把礼部左侍郎推了吏部尚书。次年四月大选，晁秀才也不用人情，也不烦央浼，竟把一个南直隶华亭县的签单单与晁秀才掣着。

这个华亭是天下有名的大县，甲科中用许多物力谋不到手的，晁秀才气也不呵一口，轻轻得了。报到家中，亲戚朋友那个肯信？说：“这个华亭县自古来都是进士盘踞住的，那有岁贡得的？”报喜人嚷街坊，打门扇，要三百两，闹成一片。不两日，见了邸报，却道真真不差！将报子挂了红，送在当日教学的书房内供给，写了一百五十两的谢票，方才宁贴。

武城县这些势利小人听见晁秀才选了知县，又得了天下第一个美缺，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卵脬扯将出来，大家扛在肩上；又恨不得晁大舍的屁股撅将起来，大家餬他的粪门。有等下户人家，央亲傍眷，求荐书，求面托，要投做家人。有那中户人家，情愿将自己的地土，自己的房屋，献与晁大舍，充做管家。那城中开钱桌的，放钱债的，备了大礼，上门馈送。开钱桌的说道：“如宅上要用钱时，不拘多少，发帖来小桌支取。等头④比别家不敢重，钱数比别家每两多二十文。使下低钱⑤，任凭拣换。”那放债的说道：“晁爷新选了官，只怕一时银不凑手。”这家说道：“我家有银二百。”这家说道：“我家有三百，只管取

① 挖年：即投供。凡取得相应任职资格的官员，须先到吏部投供，即开履历书，并呈具保结。

② 上卯：候补官员向吏部投供，经过审核即登记入册，等待分配。

③ 墀宰：周朝官名，为六卿之首。后人将掌握全国官吏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的吏部尚书称之为冢宰。

④ 等头：等，即戥子，称量金银的小秤。

⑤ 低钱：铜钱有大小。低钱即缺少份量的小钱。

用。利钱任凭赐下。如使的日子不多，连利钱也不敢领。”又有亲眷朋友中，不要利钱，你三十、我五十，络绎而来。

这个晁大舍原是挥霍的人，只因做了穷秀才的儿子，叫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想起昔日向钱铺赊一二百文，千难万难；向人借一二金，百计推脱；如今自己将银钱上门送来，连文约也不敢收领，这也是他生来第一快心的事了！送来的就收，许借的就借。来投充的，也不论好人歹人，来的就收。不十日内，家人有了数十名，银子有了数千两。日费万钱，俱是发票向各钱桌支用。用了二百五十两银买了三匹好马，又用了三百两买了六头走骡，进出骑坐，买绫罗，制器皿，真是钱可通神！不上一月之内，把个晁大舍竟如在槐安国①做了驸马的一般。随即差了一个旧小厮晁书，带了四个新家人祝世、高升、曲进才、董重，携了一千两银子，进京伺候晁秀才使用。

晁秀才选了这等美缺，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指望他使银子，只要一分利钱，本银足色纹银，广法大秤称兑。晁秀才一来新选了官，况且又是极大的县，见部堂、接乡宦，竟无片刻工夫做到借债的事。日用杂费也有一班开钱铺的愿来供给，所以不甚着急。应酬少有次序，晁书领了四个家人，携了一千两银子，刚刚到京。有了人伺候，又有银子使用，买尺头，打银带，叫裁缝，镶茶盏，叫香匠作香，刻图书，钉幞头革带，做朝祭服，色色完备。对月领了文凭，往东江米巷买了三顶福建头号官轿，算计自己、夫人、大舍乘坐；又买了一乘二号官轿与大舍娘子计氏乘坐，俱做了绒绢帏幔。买了执事，刻了封条，顺便回家到任。家主不在家，家中尚且

① 槐安国：唐人小说《南柯太守传》说淳于棼做梦，被召至大槐安国为驸马，出任南柯太守，享尽荣华富贵。醒后才知所谓大槐安国不过是门外一棵大槐树中的蚁穴，其任职的南柯郡，乃槐树上南边的一枝树干。

万分气势，今正经贵人到了，这烜赫是不消说起的了。接风送行，及至任中，宦囊百凡顺意，这都不为烦言碎语。

且说晁大舍随了父亲到任，这样一个风流活泼的心性，关在那县衙里边，如何消遣？到有一个幕宾，姓邢，河南洧川^①县人，名字叫做邢宸，字皋门，是个有意思的秀才。为人倜傥不羁，遇着有学问、有道理的人，纵是贫儒寒士，他愈加折节谦恭。若是那等目不识丁的，村气射人的，就是王侯贵戚，他也只是外面怕他，心内却没半分诚敬。晁大舍道自己是个公子，又有了银钱，又道邢生是他家幕客，几乎拿出“伯颜大叔侍文章”的脸来。那邢生后来做到尚书的人品，你道他眼里那里有你这个一丁不识的佳公子？所以晁大舍一发无聊。在华亭衙内住了半年光景，卷之万金，往苏州买了些不在行玩器，做了些犯名分的衣裳，置了许多不合款的盆景，另雇了一只民座船，雇了一班鼓手，同了计氏回家。

向日那些旧朋友都还道是昔日的晁大舍，苦绷苦拽，或当借了银钱，或损折了器服，买了礼，都来与晁大舍接风，希图沾他些资补。谁知晁大舍道这班人肩膀不齐了，虽然也还勉强接待，相见时，大模大样，冷冷落落，全不是向日洽浃的模样。一把椅朝北坐下，一双眼看了鼻尖，拿官腔说了两句淡话，自先起身，往外一拱。众人看了这个光景，“稍瓜打驴——不免去了半截”^②。那些新进的家人见了主人这个意思，后来这伙人再有上门的，也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况又六千两银子买了姬尚书家大宅，越发“侯门深似海，怎许故人敲”！

这些故友不得上门，这还是“贵易交”的常情，又寻思“富易妻”

① 洨川：书中别处（15、16、17、46回）提到邢宸的籍贯皆为“渐川”。

② 稍瓜：一种细长的瓜，质脆，易折。此歇后语形容失望之心。

起来。那个计氏，其父虽然是个不曾进学的生员，却是旧家子弟。那计氏虽身体不甚长大，却也不甚矮小；虽然相貌不甚轩昂，却也不甚寝漏^①；颜色不甚莹白，却也不甚枯黧；下面虽然不是三寸金莲，却也不是半朝銮驾^②。那一时，别人看了计氏到也是寻常，晁大舍看那计氏却是天香国色。计氏恃宠作娇，晁大舍倒有七八分惧怕。如今计氏还是向来计氏，晁大舍的眼睛却不是向来的眼睛了！嫌憎计氏鄙琐，说道：“这等一个^{〔1〕}贫相，怎当起这等大家！”又嫌老计父子村贫，说道：“不便向高门大宅来往！”内里有了六七分的厌心，外边也便去了二三分的畏敬。

那计氏还道是向日的丈夫，动起还要发威作势，开口就骂，起手即打。骂时节，晁大舍虽也不曾还口，也便睁了一双眼怒视。打时节，晁大舍虽也不敢还手，也便不象往时遇杖则受，或使手格，或竟奔避。后来渐渐的计氏骂两句，晁大舍也便得空还一句；计氏将来采打，或将计氏乘机推一交、攘^③两步。渐渐至于两相对骂、两相对打，后来甚至反将计氏打骂起来。往时怕的是计氏行动^{〔4〕}上吊，动不动就抹颈；轻则不许入房，再不然，不许上床去睡。这几件，如今的晁大舍都不怕了，恨不得叫计氏即时促灭^{〔5〕}了，再好另娶名门艳女。那怕你真个悬梁刎颈，你就当真死了，那老计的父子也来奈不动他。若说到念经发送，这只当去了他牛身上一根毛尾。他往时外边又没处去，家中只得一间卧房，卧房中只得一床铺盖，

〔1〕 漏：诸刻本皆同，当是“陋”的借字。

〔2〕 半朝銮驾：妇女大脚之谓。

〔3〕 攘：收不住脚而急行。

〔4〕 行动：动不动就。

〔5〕 促灭：诅咒语，赶快死去。

不许入房，不许同睡，这也就难为他了。他如今到处书房，书房中匡床罗帐，藤簟纱衾；无非暖阁，暖阁内红炉地炕，锦被牙床。况有一班女戏常远包在家中，投充来清唱龙阳，不离门内。不要说你闭门不纳，那计氏就大开了门，地下洒了盐汁，门上挂了竹枝，只怕他的羊车也还不肯留住^①。所以计氏也只待“张天师抄了手——没法可使”了。

计氏的胆不由的一日怯似一日，晁大舍的心今朝放似明朝。收用了一个丫头，过了两日，嫌不好，弃吊了。又使了六十两银子，娶了一个辽东指挥的女儿为妾，又嫌他不会奉承，又渐渐厌绝了。每日只与那女戏中一个扮正旦的小珍哥大热。这个小珍哥，人物也不十分出众，只是唱得几折好戏文。做戏子的妓女甚是活动，所以晁大舍万分宠爱。托人与忘八说，情愿不惜重价，要聘娶珍哥为妾。许说计氏已有五六分的疾病，不久死了，即册珍哥为正。珍哥也有十分要嫁晁大舍的真心，只是忘八作势说道：“我这一班戏，通共也使了三千两本钱，今才教成，还未撰^②得几百两银子回来。若去了正旦，就如去了全班一样了，到不如全班与了晁大爷，凭晁大爷赏赐罢了。”又着人往来说合，媒人打夹帐、家人落背弓、陪堂讲谢礼，那“羊毛出在羊身上”，做了八百银子，将珍哥娶到家内。

那计氏虽也还敢怒敢言，当不起晁大舍也就敢为敢做。计氏不肯降心，珍哥不肯逊让，晁大舍虽然有财有势，如此家反宅乱，也甚不成人家。听了陪客董仲希计策，另收拾了一处房子，做衣裳，打首饰，拨家人，买婢妾，不日之间，色色齐备，将珍哥居于其内。

① 羊车：晋武帝常乘羊牵引的小车在宫内行走，车停就宴寝于该地。宫人便以竹叶插户，盐撒地来引留羊车而得临幸。

② 撰：本书中“赚”常刻作“撰”，诸刻本皆同。

晁大舍也整月不进计氏内边去了。渐渐至于缺米少柴，反到珍哥手内讨缺。计氏也只好“哑子吃了黄柏味，难将苦口向人言！”

一日，正是十一月初六冬至的日子，却好下起雪来。晁大舍叫厨子整了三四桌酒，在留春阁下生了地炉，铺设齐整，请那一班富豪赏雪。渐渐众客齐集拢来，上了座，那一班女子弟俱来斟酒侑觞——这日不曾扮戏。这伙人说的无非是些奸盗诈伪之言，露的无非是些猖狂恣纵之态，脱不了都是些没家教、新发户混帐郎君。席间上了一道儿鲊，因此大家说道：“今冬雉兔甚多，狼虫遍野，甚不是丰年之兆。”你一言，我一语，说道：“各家都有马匹，又都有鹰犬，我们何不合伙一处打一个围，要一日？”内中有一个文明说：“要打围，我们竟到晁大哥庄上。一来那雍山前后地方宽阔，野兽甚多；也还得晁大哥作个东道主人方好。”晁大舍遂满口^[2]应承。讨出一本历日，拣了十一月十五日宜畋猎的日子。约定大家俱要妆扮得齐整些，象个模样。卯时俱到教场中取齐发脚。也要得一副三牲祭祭山神土地，还得一副三牲祭旗。晁大舍道：“这都不打紧，我自预备。”约期定了。吃至次日五更天气，雪渐下得小了，也有往家去的，也有在晁家暖房内同女戏子睡的。

晁大舍吃了一夜酒，又与珍哥做了点风流事件，一觉直睡到申时方起。前面借宿的朋友也都去了。晁大舍也不曾梳洗，吃了两碗酸辣汤，略坐了一会，掌上灯来，那宿酒也还不得十分清醒，又与珍哥上床睡了。枕头边说起十五日要大家到雍山打围，到庄上住脚，须得预先料理。珍哥问了详细，遂说道：“打一日，我也要去走一遭，散散我的闷气。”晁大舍说：“你一个女人家，怎好搭在男人队里！且大家骑马，你坐了轿，如何跟得上？”珍哥说：“这伙人，我那一个写不出他的行乐图来？十个人我倒有十一个是我相处过的，

我倒也连这伙人都怕来不成！若说骑马，只怕连你们都还骑不过我哩！每次人家出殡，我不去妆扮了马上驰骋？不是‘昭君出塞’，就是‘孟日红^①破贼’。如今当真打围，脱不了也是这个光景，有甚异样不成！”晁大舍说道：“你说的有理。得你去，越发觉得有兴趣些。你明日把那一件石青色洒线披风寻出来，再取出一匹银红素绫做里，叫陈裁来做了，那日马上好穿。”珍哥笑道：“我的不在行的哥儿！穿着厂衣去打围，妆老儿灯哩！还问他班里要了我的金勒子、雉鸡翎、蟒挂肩子来，我要戎妆了去。”晁大舍枕头上叫道：“妙！妙！咱因甚往他班里去借？淹莽燎菜^②的，脏死人罢了！咱自己做齐整的。脱不了也还有这几日工夫哩。”枕头边两个彼此掠掇^③将起来。

晁大舍次早起身，便日日料理打围的事务，要比那一起富家子弟分外齐整，不肯与他们一样。与珍哥新做了一件大红飞鱼窄袖衫，一件石青坐蟒挂肩；三十六两银子买了一把貂皮，做了一个昭君卧兔；七钱银做了一双羊皮里天青纻丝可脚的鞶鞋^④；定制了一根金黄绒辫鞬带；带了一把不长不短的镀银顺刀；选了一匹青色骟马，使人预先调习。又拣选了六个肥胖家人媳妇，四个雄壮丫头，十余个庄家佃户老婆，每人都是一顶狐皮卧兔，天蓝布夹坐马，油绿布夹挂肩，闷青布皮里鞶鞋，鞬带腰刀，左盛右插。又另拣了一个茁壮婆娘，戎妆齐整，要在珍哥马后背标为号。晁大舍自己的行

① 孟日红：戏曲《葵花记》中的女主角，九天玄女授给她兵书，到征西大元帅处投军，屡立战功，封五军都督一品夫人。

② 淹莽燎菜：淹，“蔫”的音转。燎，菜叶失水而干黄。

③ 掠掇：戏弄，耍笑。

④ 鞶鞋：高靿的鞋子或靴子。

头并家人庄客的衣服一一打点齐备。又预先问镇守刘游击借下三十四马、二十四名马上细乐。除自己家里的鹰犬，仍向刘游击借了四只猎犬、三连鹰叉。差人往庄上杀了两三口猪⁽³⁾、磨了三四石面，准备十五日打围食用。

到得十一月十五日卯时前后，那十余家富户陆续都到了教场，也都尽力打扮，终须不甚在行。未后晁大舍方到，从家中摆了队伍：先是一伙女骑摆对前行，临后珍哥戎妆跨马，后边标旗紧随，标后又有一二十匹女将护后，方是晁大舍军队起行⁽⁴⁾。步法整齐，行列不乱。分明是草茆儿戏，到象细柳规模①。众人见了，无不喝彩。

下了马，与珍哥同向众人相见。众人虽俱是珍哥的旧日相知，只因从良以后，便也不好十分斗牙拌齿。说了几句正经话，吃了几杯壮行酒。晁大舍恐众人溷了他的精骑，令各自分为队伍，放炮起身。不一时，到了雍山前面，躡定围场。只见：

马如龙跃，人似熊强。虎翼旗列为前导，荡漾随风；豹尾幡竖作中坚，飘扬夺目⁽⁵⁾。锦鹰绁犬，人疑灌口二郎神；箭羽弓蛇，众诧桃园三义将。家丁庄客，那管老的、少的、长的、矮的、肥胖的、瘦怯的，尽出来胁肩谄笑，争前簇拥大官人；仆妇养娘，无论黑的、白的、俊的、丑的、小脚的、歪辣的，都插入爭妍取怜，向上逢迎小阿妈。大官人穿一件鹤翎青袄，浅五色暗绣飞鱼；小阿妈着一领猩血红袍，细百纳明挑坐蟒。大官人骑追风驥駢，手持一根浑铁棒，雄赳赳抖擞神威；小阿妈跨耀日

① 草茆：通“草茅”，指平民百姓。细柳：汉文帝时周亚夫驻军细柳，军纪严明。

骄骢，腰悬两扇夹皮牌⁽⁶⁾，怒狠狠施为把势。谁知侠女兴戎，比不得萧使君遂巡闻葺，那腾六神那敢涌起彤云①？况当凶星临阵，还不数汉桓侯遏水断桥，若新垣平再中景日②。封狼暴虎，逐鹿熏狐，麝载者欢声动地；品箫炙管，击鼓鸣金，振旅者歌韵喧天。正是人生适意贵当时，纵使乐极生悲那足计！

随惊起了许多獐狍麋鹿、雉兔獾狼。大家放狗撒鹰，拈弓搭箭，擒的擒、捉的捉，也拿获了许多。

谁知这雍山洞内，久住有一个年久的牝狐，先时寻常变化，四外迷人。后来到一个周家庄上，托名叫是仙姑，缠住了一个农家的小厮，也便没有工夫再来雍山作孽，不过时常回来自家洞内照管照管。有时变了绝色的佳人，有时变了衰残的老嫗，往往有人撞见。那日恰好从周家庄上回来，正打围场经过，见了这许多人马，猎犬苍鹰，怎敢还不回避？谁知他恃了自己神通广大，又道是既已变了人像，那鹰犬还如何认得？况又他处心不善，久有迷恋晁大舍的心肠。只因晁大舍庄上佛阁内供养一本朱砂印的梵字《金刚经》，却有无数诸神护卫，所以不敢进他家去。今见晁大舍是个好色的邪徒，带领了妓妾打围，不分男女，若不在此处入手，更待何时？随变了一个绝美娇娃，年纪不过二十岁之下，穿了一身缟素，在晁大舍

① 唐人小说《玄怪录》说唐朝晋州刺史萧至忠准备外出打猎。九冥使者向山上野兽宣布：你们有若干应死。一只老鹿跪下求救。一个道士给野兽出主意说：如果能请雪神腾六郎下雪，风神巽二郎起风，萧使君便不出来打猎了。第二天，真的起了大风雪。萧使君便不出去打猎了。

② 新垣平是汉文帝时的方士。他有一天对文帝说，今日太阳会两居中天。果然如此。

马前不紧不慢的行走。走不上两三步，回头顾盼，引得晁大舍魂不附体，肚里想道：“这雍山前面，我都是认识的人家，那里来这个美女？看他没人跟随，定然不是大家宅眷；一身重孝，必定是寡妇新丧。真是奇货可居，弄得到家，好与珍哥称为二美，左英右皇^①，这也是风流一世……”

正在忖度模拟，谁想这样皮囊幻相，只好哄那愚夫的肉眼，谁知那苍鹰猎犬的慧目，把这狐精的本相看得分明。猎犬奔向前来，苍鹰飞腾罩定。狐精慌了手脚，还了本形，鹰犬四面旋绕，无隙可藏，随钻在晁大舍马肚下躲避，原要指望晁大舍救他性命。那知晁大舍从来心性是个好杀生害命的人，不惟不肯救援，反向插袋内扯出雕弓，拈上羽箭，右手上扯，左手下推，照着马下狐精所在，对镫一箭射去。只听的“嗥”的一声，那狐精四脚登空，从旁一只黄狗向前咬住，眼见的千年妖畜，可怜一旦无常！从狗口里夺将下来，杂在猎获的禽兽队内，收军敛马，同回庄上吃饭。

凯旋回到城内，还都到了晁家宅上。珍哥同一班妇女自回后面去了。搬出果菜，大家吃了一回酒。将所得的野味，大家均分了。将射死的狐精独让与晁大舍收下。各将辞谢回家。

晁大舍送客回来，刚刚跨进大门，恍似被人劈面一掌，通身打了一个冷噤；只道是日间劳碌，也就上床睡了。谁知此夜睡后，没兴头的事日渐生来。且听下回接说。

【校记】

[1]一个：C本做“那个”。

^① 左英右皇：即娥皇、女英，传说是尧的两个女儿，一同嫁给了舜。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 [2]满口:B本作“满日”。
- [3]两三口猪:B本作“两三日猪”。
- [4]临后珍哥戎妆跨马后边标旗紧随标后又有一二十匹女将护后方是晁大舍兵团起行:C本作“临后珍哥戎妆跨队起行”。疑刻漏一行25字。
- [5]夺目:B本作“夺日”。
- [6]夹皮牌:B本作“夹皮脾”。

第二回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卤莽行医

血气方刚莫恃强，精神惟恐暗消亡。

再兼残忍伤生类，总有卢医①少医方。

却说晁大舍从晚间送客回来，面上觉得被人重重打了一个巴掌一般，通身打了一个冷噤，头发根根直竖，觉得身子甚不爽快。勉强支持了一会，将那分的几只雉兔并那个射杀的死狐交付家人收了，随即进到珍哥房内，没情没绪，垂了头坐在椅上。

那珍哥狂荡了一日回来，正要数东瓜、道茄子，讲说打围的故事，那大舍没投仰仗②的，不大做声，珍哥也就没趣了许多，问道：“你回来路上欢欢喜喜的，你如何便恼巴巴起来？你一定又与禹明吾烦恼了。”晁大舍也不答应，只摇了摇头。珍哥又道：“你实是为何？你的脸都焦黄土褐色的，多因路上冒了风寒。我叫人做些酸辣汤，你吃他两碗，热炕上发身汗出，情管就好了。”晁大舍说道：“你叫丫头暖壶热酒来，我吃两大钟，看他怎的。”

丫头看了四碟下酒的小菜，暖了一大壶极热的酒，两只银镴雕

① 卢医：战国时名医扁鹊。因家居于卢，故又称卢医。

② 没投仰仗：没精打采，心神恍惚。

漆劝杯，两双牙箸，摆在卧房桌上。晁大舍与珍哥没一些兴头，淡淡的吃了几大杯，也就罢了。一面叫丫头扫了炕，铺了被褥，晁大舍与珍哥也都上炕睡了。睡去梦中常常惊醒，口中不住呻吟。睡到二更，身上火热起来，说口苦，叫头疼，又不住的说谵语。珍哥慌了手脚，叫丫头点起灯，生了火，叫起养娘，都来看侍。一面差人敲计氏的门，请计氏来看望。

那计氏两三日前听得有人说道，与珍哥做戎衣，买鞋带，要同去庄上打围，又与一伙狐群狗党的朋友同去。计氏闻得这话，口中勉强说道：“打围极好。如今年成作乱，有了杨家女将出世，还怕甚么流贼、也先①！”心内说道：“这些婆娘，听不得风就是雨！一个老婆家，虽是娼妓出身，既从了良，怎么穿了戎衣，跟了一伙汉子打围？这是故意假说要我生气。我倒没有这许多闲气生来！若是当真同去打围，除了我不养汉罢了，那怕那忘八戴‘销金帽’、‘绿头巾’不成！”把那听见的话也只当耳边风，丢过一边去了。

及至十五日侵早，计氏方才起来，正在床上缠脚，只听得满家热闹闹的喧哗，又听得那营中借来的二十四名鼓手动起乐来，又听得放了三声铳。计氏问道：“外面是做甚的，如此放炮吹打？”养娘说道：“你前日人说不信，这却是小珍哥同大爷打围去了。”计氏呆了半晌，说：“天下怎有这等奇事！如今去了不曾？”养娘说道：“如今也将待起身。”计氏说道：“待我自己出去看看，果是怎样个行景。”

计氏取了一个帕子裹了头，穿了一双羔皮里的段靴，加上了一件半臂②，单叉裤子，走向前来，恰好珍哥晁大舍都已上马行了。计氏

① 也先(1407 – 1454)：又译额森，明代瓦剌部首领，曾在土木之役中将明英宗俘获。

② 半臂：犹如现在说的“半袖”，即短袖或无袖的上衣。

出到大门上，闭了一扇门，将身掩在门后，将上半截探出去看望，甚是齐整。计氏又是气、又是恼。

那些对门两舍的妇女也都出来看晁大舍与珍哥起身，也有羡慕的，也有数说的，也有笑话的。看见计氏在门首，大家都向前来与计氏相见。计氏说道：“我还不曾梳洗，大家都不拜罢。”计氏让他们到家吃茶。众妇人都辞住不肯进去，站定叙了句把①街坊家套话。

有一个尤大娘说道：“晁大婶，你如何不同去走走，却闲在家中闷坐？”计氏说道：“我家脸丑脚大，称不起合一个汉子打围，躲在家中，安我过苦日子的分罢！”

有一个高四嫂说道：“晁大婶倒也不是脸丑脚大，只有些体沉骨重，只怕马驮不动你。”又说道：“大官人也没正经。你要尊敬他、抬举他，只在家中尊他抬他罢了，这是甚么模样！他倒罢了，脱不了往时每日妆扮了昭君，妆扮了孟日红，骑着马，夹在众戏子内与人家送殡；只是大官人僧不僧、俗不俗，不成道理。莫说叫乡里议论，就是叫任里晁爷知道，也不喜欢。”

计氏说道：“乡里笑话，这是免不得的；俺公公知道，倒是极喜欢的，说他儿子会顽，会解闷，又会丢钱，不是傻瓜了。俺那旧宅子紧邻着娘娘庙，俺婆婆合我算记，说要拣一个没人上庙的日子，咱到庙里磕个头，也是咱合娘娘做一场邻舍家。他听见了，瓜儿多、子儿少，又道是怎么合人擦肩膀，怎么合人溜眼睛，又是怎么着被人抠屁眼，怎么被人剥鞋。庙倒没去得成，倒把俺婆婆气了个挣②。不是我气的极了，打了两个嘴巴，他还不知怎么顶撞俺娘哩！”

① 句把：即“一两句”。本书中“把”字用作语尾词的情况多见，如“日把”、“寸把”、“尺把”、“万把”。

② 挣：愣怔，气得说不出话。

高四嫂说道：“大官人这等顶撞晁奶奶，晁爷就不嗔么？”计氏说道：“晁爷还裂着嘴笑哩！还说：‘该！该！我说休去。只当叫人说出这话来才罢了！’这就俺公公管教儿的话了。”高四嫂说道：“晁奶奶可也好性儿，不敢欺；俺小人家依不的！这若是俺那儿这些①败坏我，我情知合他活不成！”计氏说：“俺娘没的敢合他强一句么？极的慌，挤着眼，往别处吊两眼泪就是了。只是我看拉不上②，倒骂两句打两下子，倒是有的。”

高四嫂说道：“你这些会管教，嗔道③管教的大官人做了个咬脐郎④！”众人问说：“大官人怎么是个咬脐郎？”一个老鄙说道：“哎哟！你们不醒的。咬脐郎打围，井边遇着他娘是李三娘。如今大官人同着小娘子打围，不是咬脐郎么？”众人说着：“俺那里晓得。怪道人说鄙嫂子知今道古！”

计氏说道：“你还说叫我管教他！我还是常时的我，他还是常时的他哩么？投⑤到娶这私窠子⑥以前，已是与了我两三遭下马威，我已是递了降书降表了。我还敢管他哩！”高四嫂道：“晁大婶，你是伶俐人，我说你听，你倒休要赌气。要拿出纲纪来，信着他胡行乱做，就不成个人家。抛撇了家业或是淘碌坏了大官人，他撇撇屁股丢了，穷日子是你过，寡是你守。可是说叭蚱秀才的话，‘飞

① 这们：这么，这样。

② 看拉不上：即“看不上”，看不顺眼。

③ 嗔道：难怪、怪不得。

④ 咬脐郎：戏曲小说中的人物。五代刘知远妻李三娘受胞兄虐待，在磨房产子，自己咬断脐带。儿子因此叫咬脐郎。咬脐郎被送人抚养，十六岁时外出打猎，追赶白兔，得与母亲李三娘在井边重逢。

⑤ 投：同 210 页注“头”，在……之前。

⑥ 私窠子：私娼，暗娼。亦作“私科子”。

不了你，跳不了你’。俺家里那个常时过好日子时节，有衣裳尽着教他扎括①，我一嗔也不嗔。他待和他睡觉，凭他一夜两夜，就是十来宿，我也知道甚么是争锋吃醋。要是丢风撒脚，妄作妄为，忘八淫妇，我可也都不饶。”

计氏说道：“他如今红了眼，已是反了，他可不依你管哩！”老鄆说道：“真是一个同不的一个。他高大爷先鬼头蛤蟆眼，你先虎背雄腰的个婆娘。他要做文王，你就施礼乐；他要做桀纣，你就动干戈。他高大爷先不敢在你手里展爪②，就是你那‘七大八’③，象个豆姑娘儿是的④⁽¹⁾，你降他象钟馗降小鬼的一般。你又自家处的正大，恩威并济，他高大爷再又正经，怎么不好？今大官人象个凶神一般，小娘子登过坛、唱过戏的人，可是说的好？妆出孟日红来，连强盗也征伏了的人！这晁大婶小身薄力，到得他两个那里？”高四嫂笑道：“狗！天鹅倒大，海青倒小，拿得住住的！”一边说，一边大家拜了拜，走散。

计氏回到房中，寻思起来，不由人不生气，号天搭地哭了一场，头也不梳，饭也不吃，烧了烧炕睡了。到了这半夜，一片声敲得门响。若是往时，计氏有甚害怕？又是个女人，除了降汉子，别又没有甚么亏心，一发不用惊恐。如今被晁大舍降了两顿，那妇人的阴性就如内官子⑤一般，降怕他一遭，他便只是胆怯，再也不敢逞强。

① 扎括：也作“札括”、“扎刮”，打扮、收拾的意思。

② 展爪：作威，反抗。

③ 七大八：隐“小”字，指妾。

④ 是的：同“似的”。

⑤ 内官子：即内官、太监。

计氏想道：“有甚缘故？如何把门敲得这等紧急？这一定有多嘴献浅^①的人，对那强人说我在大门前看他起身，与街坊妇人说话。这是来寻衅了！我就是到门前与街坊家说几句话，也还强似跟了许多孤老^②打围丢丑！把床头上那把解手刀拔出鞘来，袖在袖内，看他来意如何，若又似前采打，我便趁势照他胸^[2]前截他两刀，然后自己抹了头，对了他的命！”算记停当，挺着身，壮着胆，叫起丫头养娘，开了门问是怎么的。

只见一个家人媳妇慌慌张张的说道：“大爷不知怎的，身上大不自在，不省人事，只是谵语，快请大奶奶前去看守！”计氏说道：“他已是与我不相干了。如何打围没我去处，病了却来寻我？日里即如凶神一般，合老婆骑在马上，雄赳赳的，如何就病的这等快？这是忘八淫妇不知定下了甚么计策，哄我前去，要算计害我。你说道：‘他也不认我是他老婆，我也没有有了汉子！真病也罢，假病也罢，我半夜三更，不往前去！若是要处置我，脱不了还有明日！要杀要砍，任你们白日里摆布！若是真病，好了是不消说起；死了时节，他自有他任里爹娘来与淫妇讨命，我也是不管他的！’”

那个来请计氏的家人媳妇，将计氏的话一五一十学与珍哥。珍哥说道：“王皮^③！好了，大家造化；死了，割了头碗大的疤！有我这些个婆娘，没帐^④！”虽是口里是这等强，心里也未免几分害怕。晁大舍又愈觉昏沉。珍哥等不得天亮，差了一个家人晁住，去请宣阜街住的杨太医来诊视。

① 献浅：奉承、讨好。疑是“献殷勤”的快读音转。

② 孤老：对嫖客、姘夫之类的称呼。

③ 王皮：骂人语。

④ 没帐：没事，没关系。

那厚友中，禹明吾在晁家对门住，是个屯院的书办，家里也起了数万家事，与晁大舍近邻，所以更觉的相厚。见晁住请了杨太医先自回来，禹明吾问说：“你趁早那里回来？这等忙劫劫的。”晁住说：“我家大爷自从昨晚送了众位进门，似觉被人脸上打了一个巴掌的，身上寒噤。到了半夜，发热起来。如今不省人事，只发谵语。小人适才往宣阜街请杨太医诊视。他还在家梳洗，小人先来回报。”禹明吾说道：“你家大爷昨日甚是精爽，怎么就会这等病？”即约了附近同去打围的朋友，一个尹平阳、一个虞凤起、一个赵雒陵，四个同到了晁家厅上坐定。杨太医却好也就进门。大家叙了揖，说起昨日怎样同去打围、怎样回来、怎样走散，还说晁大舍怎样自己射杀了一个妖狐。杨太医都一一听在肚里。

这个杨太医平日原是个有名莽郎中，牙疼下“四物汤”^①，肚冷下“三黄散”^②的主顾。行止又甚不端方，心性更偏是执拗。往人家走动，惯要说人家闺门是非，所以人都远他。偏有晁大舍与他心意相投，请他看病。他心里想道：“晁大舍新娶了小珍哥。这个浪婆娘，我是领过他大教的。我向日还服了蛤蚧丸，搽了龟头散，还战他不过。幸得出了一旅奇兵，刚刚打了个平帐。晁大舍虽然少壮，怎禁他昼夜挑战、迭出不休？想被他弄得虚损极了。昨又打了一日猎，未免劳苦了，夜间一定又要云雨，岂得不一败涂地！幸得也还在少年之际，得四贴十全大补汤^③，包他走起。”又想道：“我闻得他与小珍哥另在一院居住，不与他大娘子同居，进入内房看脉，必定珍哥出来相见。”又想道：“禹明吾这伙人在此，若同进他房去，

^① 四物汤：中医汤药名。用当归、熟地、川芎、白芍四味药，用以理血。

^② 三黄散：主治肾疳、崩沙之症的中药方剂。

^③ 十全大补汤：主治气血双亏的中药汤剂。

只怕珍哥不出来了。”又想道：“这伙人也是他的厚朋友，昨日也见在一处打围，想也是不相回避的。只是人多了，情便不专。”于是杨太医心内绝不寻源问病，碌碌动只想如此歪念头，正似吊桶般一上一下的思量。

晁住出来说道：“请杨相公进去。”禹明吾等说道：“我也要同进去看看。”晁住说：“房内无人，请众位一同进去无妨。”转过厅堂，才是回廊，走过回廊，方到房前。只见：

绿栏雕砌，猩红锦幔悬门；金漆文几，鸚绿绣裯藉座。北墙下着木退光床，翠被层铺锦绣；南窗间磨砖回洞炕，线条叠代籣篋^①。卧榻中睡着一个病夫，塌跛着两只眼，咷咷咕咕；床横边立着三个丫头，歪拉着六只脚，唧唧哝哝。铜火盆兽炭通红，金博炉篆烟碧绿。说不尽许多不在行的摆设，想不了无数未合款的铺陈。

晁住前面引路，杨太医随后跟行，又有禹明吾、尹平阳、虞凤起、赵雒陵一同进去。晁住掀起软帘，入到晁大舍榻前，还是禹明吾开口说道：“咱昨日在围场上，你一跳八丈的，如何就这们不好的快？想是脱衣裳冻着了。”晁大舍也便不能作声，只点点头儿。杨太医说道：“这不是外感。脸上一团虚火，这是肾水枯竭的病症。”

五个人都在床前坐定了。杨太医将椅子向床前掇了一掇，看着旁边侍候的一个盘头丫头，说道：“你寻本书来，待我看一看脉。”若说要元宝，哥哥箱子内或者倒有几个；如今说本书，垫着看脉，房

① 篦篋：粗竹席。

中那得有来？那丫头东看西看，只见晁大舍枕头旁一本寸把厚的册叶，取将过来，签上写道《春宵秘戏图》。杨太医说道：“这册叶硬，搁的手慌。你另寻本软壳的书来。若是大本《簪绅》^①更好。”

那丫头又看了一遍，又从枕头边取过一本书来，签上写是《如意君传》^②。幸得杨太医也不曾掀开看，也不晓得甚么是“如意君”，添在那册叶上边，从被中将晁大舍左手取出，搁在书上。杨太医也学歪了头、闭了眼，妆那看脉的模样。一来心里先有成算，二来只寻思说道：“这等齐整，那珍哥落得受用，不知也还想我老杨不想？”乱将两只手，也不按寸关尺的穴窍，胡乱按了一会，说道：“我说不是外感，纯是内伤。”

禹明吾问道：“这病也还不甚重么？”杨太医说道：“这有甚么正经。遇着庸医错看了脉，拿着当外感，一帖发表的药下去，这汗还止的住哩！不繇^③的‘十生九’^④了！如今咱下对症的药，破着四五贴十全大补汤，再加上人参天麻两样挡戗^⑤的药，包他到年下还起来合咱顽耍。”说毕，大家也就出去，各自散了。

晁住拿着五钱银，跟了杨太医去取药。一路走着，对晁住说道：“您大爷这病，成了八九分病了！你见他这们个胖壮身子哩，里头是空的！通象一堵无根的高墙，使根杠子顶着哩！我听说如今通不往后去，只合小珍哥在前面居住，这就是他两个的住宅么？”晁

① 《簪绅》：即《簪绅录》。古代记载官吏职务、姓名、籍贯的书。

② 《如意君传》：文言艳情小说，演武则天与男宠薛敖曹事。

③ 燜：同“由”，避明崇祯帝朱由检讳。本书第一到三回中共有十个“由”字，仅此一个作“繇”。三刻本同。

④ 十生九：隐“死”字。

⑤ 挡戗：顶事、管用。

住也一问一对的回话。

取了药回到家中，将药亲交与珍哥收了，说道：

“药袋上写的明白，如今就吃。吃了且看投不投，再好加减。”珍哥说道：“他还说什么来？他没说你爷的病是怎么样着？”晁住说道：“他说俺大爷看着壮实，里头是空空的，通象那墙搜了根的一般。‘你合你姨说，差不多罢，休要淘碌坏了他！’”珍哥微笑了一笑，骂道：“放他家那撅尾巴骡子臭屁！没的那砍头的臭声①！我淘碌他甚么来？”一面洗药铫，切生姜，寻红枣，每贴又加上人参一钱二分。将药煎中，打发晁大舍吃将下去。

谁想歪打正着，又是杨太医运好的时节，吃了药就安稳睡了一觉。临晚，又将药滓煎服。夜间微微的出了些汗，也就不甚谵语了。睡到②半夜，热也退了四分。次早，也便省的人事了。

珍哥将他怎样昏迷、怎样去请计氏不来、杨太医怎样诊脉、禹明吾四人怎样同来看望，一一都对晁大舍说了。又把眼挤了两挤，吊下两点泪来，说道：“天爷可怜见，叫你好罢了！你要有些差池，我只好跑到你头里罢了！跑的迟些，你那‘秋胡戏’③待善摆布我哩！”晁大舍拖着声儿说道：“你可也没志气！他恨不的叫我死，见了他的眼，你没要紧可去请他！你要不信，你去看看，他如今正敲着那歪拉骨鞋帮子念佛哩！”珍哥说道：“你且慢说嘴，问问你的心来。夫妻到底是夫妻，我到底是二门上门神。”晁大舍说道：“你说的是我大鸡巴！我只认的小珍哥儿，不认的小计大姐！你且起去，还叫人去请了杨古月来看看，好再吃药。”仍叫晁住进到窗下，珍哥

① 臭声：屁话、臭话。

② 原文作“倒”。本书中“到”、“倒”二字常混用，诸刻本同。

③ 秋胡戏：隐“妻”字。《秋胡戏妻》，戏曲名。

分付道：“你还去请了杨古月再来看看你爷，好加减下药。你说吃了药，黑夜安稳睡了一觉，热也退了许多；如今也省的人事，不胡说了。你骑个头口①去，快些回来！”

晁住到了杨太医家，一五一十将珍哥分付的话说了一遍。杨太医眉花眼笑的说道：“治病只怕看脉不准，要是看的脉真，何消第二贴药？只是你大爷虚的极了，多服几剂，保养保养。要是时来暂去的病，这也就不再看了。昨日要是第二个人，看见您家这们大门户，饶使你家一大些银子，还耽搁了‘忠则尽’②哩！你那珍姨，我治好他这一个汉子，该怎样谢我才是？”晁住说道：“我昨日对俺珍姨说来，说：‘杨爷叫和你说，差不多罢，少要淘碌坏了俺爷哩！’”杨古月问道：“你珍姨怎样回你？”晁住说：“俺珍姨没说甚么。只说‘没的放他那撒尾巴骡子屁！砍头的那臭声！’”大家笑说了一回。

杨古月备了自己的马，同晁住来到门前，到厅上坐下。往里传了，方才请进。晁大舍望着杨古月说道：“夜来有劳，我通不大省人事了。吃了药，如今病去三四分了，我的心里也渐明白了。”杨古月裂着嘴，笑的那一双奸诈眼没缝的说道：“有咱这们相厚的手段，还怕甚么！”一边要书看脉。那丫头仍往晁大舍枕旁取那册叶合《如意君传》。晁大舍看见，劈手夺下，说道：“你往东间里另取本书来。”丫头另取了一本《万事不求人》书，垫着看了脉，说道：“这病比昨日减动六七分了。今日再一帖下去，情管都好了。”

辞了晁大舍，晁住引着，由东里间窗下经过。珍哥将窗纸挖了

① 头口：牲口。

② 忠则尽：隐“命”字。

一孔，往外张着，看着杨古月走到跟前，不重不轻的提着杨古月的小名，说道：“小楞登子！我叫你多嘴！”杨古月忍着笑，低着头，咳嗽了一声，出去了。晁住另拨了一个小厮小宦童跟了杨太医家去取药回来，照依药袋上写明煎服，果然就又好了许多。禹明吾这伙厚友也时常来看望，不住的送密罗柑的、酥梨的、薰橘的、荸荠乌菱的、蜜浸的，也络绎不绝。

晁大舍将息调理，也整待了一个月，至十二月十五日起来梳洗，身上也还虚飘飘的。想是虽然扶病，也还与珍哥断不了枕上姻缘，所以未得复原。天地上^①磕了头，还了三牲愿心；又走到后边计氏门边，说道：“姓计的，我害不好，多谢你去看我！我今日怎的也起来了？我如今特来谢你哩！”计氏说道：“你没得扯淡！你认得我是谁？我去看你！你往看你的去处谢，你谢我则甚？”隔着门说了两句话，仍回前面来了。没到日头西，也就上床睡了。

次十六日起来，将那打来的野鸡兔子取出来简点^[3]了一番。虽是隔了一月，是数九天气，一些也不曾坏动，要添备着年下送礼。又将那只死狐番来覆去看了一会，真是毛深温厚，颜色也将尽数变白了。交付家人剥了，将皮送去皮园硝熟，算计要做马上座褥。因年节近了，在家打点浇蜡烛、煤果子、杀猪、央人写对联、买门神纸马、请香、送年礼、看着人榨酒、打扫家庙、树天灯杆、彩画桃符、谢杨古月，也就没得工夫出门。算计一发等到元旦，出去拜节就兼了谢客。正是日短夜长的时候，不觉的到了除夕，忙乱到三更天气。正是：

① 天地上：指天地神祇。北方民间多有供奉。

玉斝频斟，今夜酒为除夕酒；银缸共照，明朝人是隔年
人⁽⁴⁾。

【校记】

- [1]是的：B本多改作“似的”。
- [2]胸：印本有作“脑”的。刻本此字似“脑”，然“脑”的繁体是“腦”，下文第八回有。又第二十回“凶”字刻为“脑”字右半边，可为佐证。
- [3]简点：即“检点”。本书因避明崇祯帝朱由检讳，“检”刻为“简”（A本为3/22）。
- [4]B本无此诗，A、C本皆衍一“年”字。

第三回

老学究两番托梦⁽¹⁾ 大官人一意投亲

父母惟其疾所愁，守身为大体亲忧。
请君但看枯髅骨，犹为儿孙作马牛。

话说晁家有个家人，叫是李成名，胁腋里夹着这张狐皮，正走出门去，要送到皮园里硝熟了，赶出来做成坐褥，新年好放在马上骑坐。谁知出门走了不上数十步，一只极大的鹞鹰从上飞将下来，照那李成名面上，使那右翅子尽力一拍，就如被巨灵神打了一掌，将挟的狐皮抓了，飞在云霄去了。李成名昏了半晌，蘧蘧挣挣^①走到家来，面无人色，将鹞鹰拍面夺了狐皮去的事，一一与晁大舍说了。幸得晁大舍家法不甚严整，倒也不曾把李成名难为，只说“可惜了那好皮”几声，丢开罢了。

到了除夕，打叠出几套新衣，叫书办预备拜帖，分付家人刷括马匹，吃了几杯酒，收拾上床睡定。又与珍哥床上辞了辞旧岁，也就搂了脖项睡熟去了。只见一个七八十岁的白须老儿，戴一顶牙白绒巾，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褐子道袍，说道：“源儿，我是你的公公。”

① 蘑瞢挣挣：刚醒而站立不稳的样子。

你听我说话：你的爹爹与你挣了这样家事，你不肯安分快活，却要胡做。没要紧，却领了一伙婆娘，男女混杂的，打甚么围？被乡里笑话，也还是小事，你却惹下了一件天祸⁽²⁾！雍山洞内那个狐姬，他修炼了一千多年，也尽成了气候。泰山元君部下，他也第四五个有名的了。你起先见了他，不该便起一个邪心。你既是与他有缘了，他盼望你搭救。你不救他也罢了，反把他一箭射死，又剥了他的皮，叫人拿去硝熟。你前日送客，劈面打你的也是他，昨日那个鵟鹰使翼拍打李成名脸的也是他。幸得你们父子俱正是兴旺的时候，门神、宅神俱不放他进来。适间你接我来家受供，那狐姬挟了他那张皮坐在马台石上，他见我来，将你杀害他的原委备细对我告诉，说你若不是动了邪心，与他留恋，他自然远避开去，你却哄他到跟前，杀害他的性命。他说你明早必定出门，他要且先行报复。待你运退时节，合伙了你着己⁽¹⁾的人，方取你去抵命。”

又说道：“你媳妇计氏，虽然不贤惠，倒也还是个正经人。只因前世你是他的妻子，他是你的丈夫，只因你不疼爱他，尝将他欺贱，所以转世他来报你。但他只有欺凌丈夫这件不好，除此别的都还是好人。所以他如今也不曾坏你的门风、败你的家事，照旧报完了这几年冤孽，也就好合好散了。你如今却又不恕。你前世难为他，他却不曾难为你；他今世难为你，你却更是难为他，只怕冤冤相报，无有了期了！若是再把计氏屈死了，二难齐作，你一发招架不住了。你听公公说，明日切不可出门，家中且躲避两个月，跟了你爹娘都往北京去罢，或可避得灾过。若起身时，将庄上那本朱砂印的梵字《金刚经》取在身边。那狐姬说道，要到你庄上放火，因有这

(1) 着己：亲近、贴身。

本经在庄，前后有许多神将护卫，所以无处下得手。城中又因你媳妇三世前是他同会上人，恐怕又惊吓了计氏。这等看起来，他必是怕那《金刚经》的。”临行，却将珍哥头上拍了一下，说道：“何物淫妖，致我子孙人亡家破！”

晁大舍即时惊醒，方知是个异梦。珍哥亦从梦中魔叫醒来，觉得在太阳边煞实疼痛。听了更鼓，正打五更四点。晁大舍一面起来穿衣，一面合珍哥说：“咱前日那个狐狸，不该把他射死。我适才做了个梦，甚是古怪。我过两日对你告诉。”心里也就有几分害怕，待要不出门去，又寻思道：“身上已复原了，若不出门，大新正月里，岂不闷死人么？这伙亲朋知我不出门，都来我家打搅，酒席小事，我也没有这些精神陪他。”左思右想，“还是出门，且再看怎生光景。”一面梳洗完备，更了衣，天地灶前烧了纸，家庙里磕了头，天也就东方发亮了。只见珍哥还在床上害头疼，起不来，身上增寒发热的。晁大舍说道：“你既头疼，慢些起来罢。我出去到庙里磕个头，再到县衙里递个帖，我且回家。咱大家吃了饭，我再出去拜客不迟。”

晁大舍穿了一件荔枝红大树梅杨段道袍，戴了五十五两买的一顶新貂鼠帽套。两个家人打了一对红纱灯，一个家人夹了毡条，两个家人拿了拜匣，又有三四个散手跟的，前呼后拥，走出大门前。上得马台石上，正要上马，通象是有人从马台石上着力推倒在地。那头正在石边，幸得帽套毛厚，止将帽套跌破了碗大一块，头目磕肿，象桃一般，幸而未破。昏去半日，方才抬进家来，与他脱了衣裳，摘了巾帻，在珍哥对床上睡下。方信夜间做梦是真，狐精报冤是实，也就着实害怕。珍哥又头疼得叫苦连天。一个在上面床上，一个在窗下炕上，哼唧唧的不住。

过了元旦，初二早晨，只得又去请杨古月来看病。杨古月来到

房内，笑说道：“二位害相思病哩！为甚么才子佳人一齐不好？”一边坐下，叙说了几句节间的闲话。晁大舍告诉了昨早上马被跌的根原，又说珍哥除夕三更方睡，五更梦中魇省，便觉头疼，身上发热，初一日也都不曾起来。杨古月回说：“你两个的病，我连脉也不消看，猜就猜着八九分。都是大家人家，年下事忙，劳苦着了。大官人睡的又晚、起又早，一定又吃了酒多。”又将嘴对了晁大舍的耳朵，慢慢说道：“又辞了辞旧岁，所以头眩眼花，上了上马，就跌着了。”一面说，一面把椅子搬到晁大舍床边，将两只手都诊视过了，说道：“方才说的一点不差！”又叫丫头将椅子搬到珍哥炕边。

丫头将炕边帐子揭起半边，挂在钩上。珍哥故妆模样，将被蒙盖了头。杨太医道：“先伸出右手来。”看毕，又说着：“伸出左手来。”又按了一会，乘那丫头转了转面，着实将珍哥的手腕扭了一把。珍哥忍痛不敢做声，也即就势将杨古月的手挖了两道白皮。杨古月自己搬转椅子，说道：“是劳碌着了些，又带些外感。”叫人跟去取药，辞了晁大舍。家人引出厅上，吃了一杯大茶。晁大舍封了一两药金，差了一个家人晁奉山跟去。

须臾，取药回来。养娘刷洗了两个药铫，记了分明，在一个火盆上将药煎中。晁大舍的药脱不了还是“十全大补汤”；且原无别的症候，不过是跌了一交，药吃下去倒也相安。珍哥的药是“羌活补中汤”，吃下去，也出了些汗，至午后，热也渐渐退了，只是那头更觉疼得紧。晁奉山媳妇说道：“我去寻本崇书①来，咱与珍姨送送，情管就好了。”一边说，一边叫人往真武庙陈道士家借了一本崇书来到。查看三十日系“灶神不乐”。黄钱纸五张，茶酒糕饼，送至灶

① 崇书：讲述鬼神星命、吉凶祸福的书籍。

下，吉”。晁大舍道：“不是三十日。醒了才觉头疼，已是五更四点，是初一日了。你查初一日。”看初一日，上面写道，系“触怒家亲，鬼在家堂正面坐。至诚悔过，祷告，吉”。晁大舍忽然想起，梦中公公临去在他头上拍了一下，骂了两句，醒转就觉头疼。祟书上说触怒家亲，这分明是公公计较他。分付晁奉山媳妇道：“你不必等夜晚，如今就到家堂内老爷爷面前，着实与他祷告一祷告，说道：‘放他好了，着他亲自再去谢罪。’”

晁奉山媳妇平素是个能言快语的老婆，走到家堂内晁太公神主面前，一膝跪下，磕了四个头，祝赞道：“新年新节，请你老人家来受供养，你老人家倒不凡百保佑，合人一般见识，拿的人头疼发热。总然就是冲撞了你老人家，你也不该大人见小人的过。你就不看他，也该看你孙子的分上。你拿的他害不好，你孙子还道吃得下饭去哩？”祝罢，回到家来。煞也古怪，珍哥的头也便渐渐不疼了，只是晁大舍的半边脸合左目愈觉肿起，胀痛得紧，左半边身子疼的翻不得身。

次初三日，又差人去与杨古月说了取药。杨古月挂着珍哥，藉口说道：“还得我自己去看看，方好加减药味。”即使人备了马，即同晁家家人来到厅上坐下。家人走到后面，将杨古月要来自己看脉的情节说知。晁大舍这个浑帐无绪盲人，不说你家里有一块大大的磁石，那针自然吸得拢来，却说：“杨古月真真合咱相厚，不惮奔驰，必定要来自己亲看。”一面收拾请进。

那日珍哥已是痊好了，梳毕头，穿了彻底新衣，天地前叩了首。刚刚磕完，杨古月恰好进内，珍哥避入东间，也被杨古月撞见了一半。杨古月看完了脉，辞了出房，仍经窗前走过，珍哥依旧在窗孔边说道：“小楞登子，我叫你由他！”那杨古月也依旧忍着笑，指着一只金丝哈

巴，问那引路的家人道：“你家里几时寻得这等一只乖狗，得空就来咬人？”出到厅上，待茶、封药金、跟去取药，不必絮烦细说。

珍哥走到房内，说道：“请他进来，可也合人说声，冒冒失失的就进来了！我正在天地上磕完了头，我黑了眼，看不上他，还被他撞见了。”晁大舍取笑道：“你是看不上他吃蛤蚧丸、使龟头散！”珍哥把晁大舍拔地瞅了一眼，骂道：“这是那里的臭声！”晁大舍笑道：“这是尹平阳书房内梨花轩里的臭声。”珍哥被晁大舍说了个头正^①，也就笑了一笑，不做声，随叫丫头在晁大舍床面前安了桌子⁽³⁾。

珍哥与晁大舍吃了饭，说道：“你自己睡着，我到家堂内与老公公磕个头，谢谢前日保佑。”晁大舍说：“说得有理。着几个媳妇子跟了你去。”珍哥跨进家堂门内，走到晁太公神主跟前，刚刚跪倒，不曾磕下头去，往上看了一看，大叫了声，往外就跑。那门槛上又将白秋罗连裙挂住，将珍哥着实绊了一交，将一只裹脚面高底红段鞋都跌在三四步外，吓的面无人色，做声不出。跟去的几个养娘，鞋也不敢拾取，扶了珍哥，飞也似奔到房内，把晁大舍唬了一惊。

坐了半日，方才说得话出，才知道鞋都跌吊了。一面叫了小宦童前去寻鞋，一面告诉说道：“我刚才跪倒，正待磕下头去，只见上面坐着一个戴紫绒方巾，穿绒褐袄子，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咳嗽了一声，唬得我起来就跑。门边又象有人扯住我的裙子一般。”晁大舍说道：“这就是咱们的公公。如何这等灵圣！前日公公明明白白自来托梦与我，梦中的言语甚是怕人，再三叫我初一日不要出门，说有仇家报复。临行将你头上拍了一下，骂了两句，你魔醒转来就害头疼。怎便这等有显应得紧！梦中还有许多话说，这等看起来，都该一一遵守

① 头正：说准了。

才是。”随先使家人到家堂内烧纸谢罪，许愿心。

珍哥虽还不曾再病，新节间也甚是少魂没识的，不大精采。晁太公虽然是家亲显圣，也毕竟那晁大舍将近时衰运退，其鬼未免有灵。又过了两日，晁大舍跌肿的面目略有些消动，身上也略略可以番转，只是春和好景，富贵大官人病在床上，“瘸和尚登宝坐——能说不能行”了。

话分两头。却说计氏在后院领了几个原使的丫环、几个旧日的养娘，自己孤伶仃独处。到了年节，计氏又不下气^①问晁大舍去要东西，晁大舍亦不曾送一些过年的物件到计氏后边，真是一无所有。这些婢女婆娘见了前边珍哥院内万分热闹，后边计氏一伙主仆连个馍馍皮、扁食边梦也不曾梦见，哭丧着个脸，墩葫芦，摔马杓，长吁短气，彼此埋怨，说道：“这也是为奴作婢投靠主人家一场！大年下，就是叫化子也讨人家个馍馍尝尝，也讨个低钱来带带岁！咱就跟着这们样失气的主子，咱可是‘八十岁妈妈嫁人家，却是图生图长！’”又有的说道：“谁教你前生不去磨砖^②，今生又不肯积福？那前边伺候珍姨的人们，他都是前生修的，咱拿甚么伴他？”高声朗诵，也都不怕计氏听见。计氏也只妆耳聋，又是生气、又是悲伤。

正值计老头领了儿子计疤拉，初七日来与计氏拜节。走到计氏院内，只见清锅冷灶，一物也无。女儿泪眼愁眉，养娘婢女胖唇撅嘴，大眼看小眼，说了几句淡话，空茶也拿不出一钟。老计长吁了一口气，说道：“谁知他家富贵了，你倒过起这们日子来了！你合

① 下气：屈就、服低。

② 磨砖：即磨砖作镜的典故。唐朝慧能大师见沙门道一终日坐禅，问道：“大德坐禅图什么？”道一说：“图成佛。”慧能乃取一块砖在石上磨。道一问：“师作什么？”慧能说：“磨作镜。”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慧能答：“坐禅又岂得成佛！”出《景德传灯录》。

他赌甚么气？你也还有衣裳首饰，拿出件来变换了，也过过年下。你还指望有甚么出气的老子，有甚么成头^①的兄弟哩！”计氏笑了一笑，说道：“谁家的好老婆损折了衣裳首饰换嘴吃！”计老头父子起身作别，说道：“你耐心苦过，只怕他姐夫一时间回过心来，您还过好日子。”说着，计老头也就哭了。计氏说道：“你爷儿们放心去。我过的去往前过；如过不的，我也好不等俺公公婆婆回来告诉告诉？死也死个明白！”说完，送出计老头去了。

正是前倨后恭，人还好过。晁大舍一向将计氏当菩萨般看待，托在手里，恐怕倒了；噙在口里，恐怕化了；说待打，恐怕闪了计氏的手，直条条的幌下；说声骂，恐怕走去了气着计氏，必定钉子钉住的一般站得住，等的骂完了才去。如今番过天来，倒象似那不由娘老子的大儿一般，不惟没一些惧怕，反倒千势百样，倒把个活菩萨作贱^②起来。总然木偶，也难怪他着恼。谁知计氏送了计老头出去，回到房中，思量起晁大舍下得这般薄幸，这些婆娘、妮子们又这等炎凉，按不住放声哭出一个“汨罗江暗带巴山虎”来，哭说道：

老天！老天！你低下些头来，听我祷告：纵着那众生负义忘恩，你老人家就沒些显报！由着人将玎珰响的好人作贱成酆都饿鬼，把一个万人妻臭窠子婆娘尊敬的似显灵神道！俺每日烧好香为你公平来也，谁知你老人家也合世人般，偏向着那强盗！罢了！俺明知多大些本事儿，便待要出得他们的圈套！罢了！狠一狠，死向黄泉，合他到阎王跟前分个青红白皂！

① 成头：亦作“承头”，出头承担事情。

② 作贱：同“作践”。本书中“作践”多作“作贱”。诸刻本同。

计氏哭到痛处，未免得声也高了。晁大舍侧着耳朵听了一会，说道：“这大新正月里，是谁这们哭！清门静户，也要个吉利，不省他娘那臭屁事^[4]！叫人替我查去！”珍哥说道：“不消去查，是你‘秋胡戏’，从头里就‘号啕痛’^①了。怕你心焦，我没做声。数黄道黑，脱不了只多着我！你不如把我打发了，你老婆还是老婆、汉子还是汉子。却是为我一个，大新正月里叫人恶口凉舌的咒你！”

这话分明是要激恼晁大舍要与计氏更加心冷的意思。晁大舍说道：“没帐！叫他咒去！‘一咒十年旺，神鬼不敢傍！’”一面叫丫头后边说去，“你说：‘大新正月里，省事着些！俺爷还病着没起来哩！等俺爷死了再哭不迟！’”丫头与计氏说了。计氏骂道：“没的私窠子浪声！各家门，各家户，你倒也‘曹州兵备’^②！你那里过好日，知道有新正月大节下；我在这地狱里，没有甚么新年节到的！趁着他还活着，我哭几声，人知道是我诉冤；等他死了才哭，人不知道^③，只说是哭他哩！”故意的妆着哭，直着脖子大叫唤了几声。

丫头回去，一一学了。晁大舍笑了两声。珍哥红着脸说道：“打是疼，骂是爱，极该笑！”瞅了一眼，骂道：“涎眉邓眼，没志气的东西！没有下唇，就不该揽着箫吹！”晁大舍道：“小珍子，你差不多罢！初一五更里，公公托的梦不好，说咱过的日子也还仗赖着他的点福分哩！”珍哥把自己右手在鼻子间从下往上一推，咄的一声，又随即呕了一口，说道：“这可是西门庆家潘金莲说的，‘三条腿的蟾蜍希罕，两条腿的骚屁老婆要千取万。’倒仗赖他过日子哩！”

晁大舍睡到正月十四日午间，一来跌的那脸目肿也消去了一半，

① 号啕痛：隐一“哭”字。

② 曹州兵备：歇后语，隐“管得宽”。

③ 知道：不知道，不明白。

身上也不甚疼痛，将就也渐好了，对珍哥说道：“今日是上灯的日子，我挣扎着起来，叫他们挂上灯，你叫媳妇子看下攒盒，咱看灯放花耍子。我要不起去，一个家^①没颜落色的。”珍哥也满口撺掇。晁大舍勉强穿衣起来，没梳头，将就洗了手面，坎^②上了一顶浩然巾，头上也还觉得晕晕的。各处挂停当了灯，收拾了坐起，从炕房内抬出来两盆梅花，两盆迎春，摆在卧房明间上面，晚间要与珍哥吃酒。一连三日。到了十六日晚上，各处俱点上了灯，说道：“一个算命的星士前来投我，见在^③对门禹明吾家住下了，我还没得与他相会。你叫人收拾一副齐整些的攒盒，拿两大尊酒，一盒子点心，一盒杂色果子，且先送与他过节。”珍哥叫人一面收拾，一面说道：“来的正好，我正待叫人替我算算命哩。实实的，你也该算算，看太岁在那方坐，你好躲着些儿。”一面斗着嘴，一面把盒子交付家人晁住。

晁大舍也随后跟了晁住出来，密密的分付说道：“你将这盒酒等物送到后边奶奶那里。你说：‘珍姨叫我送来与奶奶过节的。’你送下来，到前边，却说是送到对门禹家下的星士了，休合珍姨说往后边去。”晁住说：“小人知道。”端了三个盒子，提了两尊酒，送到计氏后边。晁住说道：“珍姨叫小人送这盒酒点心来与奶奶过节。”计氏彻耳通红的骂道：“没廉耻的淫妇！你顶着我的天，躡着我的地，占着我的汉子，倒赏我东西过节！这不是鼻涕往上流的事么？”养娘丫头说道：“他好意送了来，你不收他的，教他不羞么？”计氏道：“你们没的臭声！他不羞，你们替他羞罢！”说晁住道：“你与我快快

① 一个家：一个个。

② 坎：戴。亦作“砍”。

③ 见在：即“现在”。本书中“现、现在、现有”常刻为“见、见在、见有”，诸刻本同。

的拿出去，别要惹我没那好的！”撵出晁住去了，计氏自己将腰门扑克刺的一声关了。

晁住拿了盒子回晁大舍话道：“那个星士往外县里去了，没人收。”晁大舍走出中门外边，晁住将计氏的话一一对晁大舍学了。晁大舍笑了一笑，没言语。不意其中详细都被一个丫头听见了，尽情学与珍哥知道。珍哥不听见便罢，听见了，“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碰头撒泼，叫一会、骂一会，说道：“浓包忘八！浑帐乌龟！一身怎当二役？你既心里舍不了您娘，就不该又寻我！你待要怎么孝顺，你去孝顺就是了！我又并没曾将猪毛绳捆住了你，你为甚么这们妆乔布跳的？那怕你送一千个攒盒、一万个馍馍，你就待把我送了人，我也拦不住你！又是甚么算命的星士哩道士哩哄我，叫他淫的歪的骂我这们一顿！我自头年里进的晁家门来，头顶的就是这天，脚蹠的就是这地，守着的就是这个汉子！听的说是你的天，是你的地，是你的汉子！”千没廉耻，万没廉耻，泼撒的不住。晁大舍那时光景，通相任伯高在玉门关与班仲升交代一般^①，左陪礼、右服罪，口口说道：“我也只愿你两家和美的意思，难道我还有甚么向他的心不成？”嚷闹到二更天气，灯也没点得成，家堂上香也不曾烧得，大家嘴谷都^②在床炕上各自睡了。

晁大舍刚刚睡去，只见那初一日五更里那个老儿，拄了根拐杖，又走进房来，将晁大舍床上帐面用杖挑起一扇，挂在钩上，说道：“晁源孙儿，你不听老人言，定有恓惶处。那日我这样嘱咐了

① 任伯高：任尚，字伯高，东汉将军；班仲升：班超，字仲升，东汉名将，封定远侯。在戏曲《投笔记》里，班超曾是任尚部下，未受礼遇。后班超建功封侯，任尚就变得十分谦恭了。这里借班超、任尚的故事，说晁大舍向珍哥赔罪的情形。

② 嘴谷都：撅嘴翘唇，生气的样子。

你，你不依我说，定要出去。若不是我拦护得紧，他要一交跌死你哩！总然你的命还不该死，也要半年一年活受。你那冤家伺候得你甚紧，你家里这个妖货又甚是作孽，孙媳妇计氏又起了不善的念头，你若不急急往北去投奔爹娘跟前躲避，我明日又要去了，没人搭救你，苦也！你若去时，千万要把那本《金刚经》自己佩在身上，方可前进，切莫忘记了！”又将珍哥炕上帐子挑起，举起杖来就要劈头打下，一面说道：“这等泼恶！你日间是甚么狠毒心肠！”随又缩住了手，道：“罢！罢！又只苦了我的孙儿！”

那珍哥从①梦中，分明还是前日家堂上坐的那个太公，举起杖来要打。从梦中惊醒，揭开被，跳下炕来，精赤着身子，往晁源被里只一钻，连声说道：“唬死我了！”晁源也从梦中大叫道：“公公！你莫去，好在家中护我！”两人也不使性了，搂做一块，都出了一身冷汗，齐说梦中之事。晁源说道：“公公两次托梦，甚是分明。若不依了公公，必定就有祸事。我们连忙收拾往爹娘任里去。只是爹娘见在华亭，公公屡次说北去，这又令我不省。我从明日起也不再往外边行走，叫人往庄上取了《金刚经》来，打点行李，选择起身南去。”正是：

鬼神自有先知，祸福临期自见。

【校记】

- [1] 托梦：诸刻本此处皆作“脱梦”，据回目改。
- [2] 你却惹下了一件天祸：C本作“你若做下了一件天祸”。
- [3] 在晁大舍床面前安了桌子：C本作“快进大舍床面前安了桌子”。
- [4] 那臭屁事：C本作“那皂的事”。

① 从：在。

第 四 回

童山人胁肩谄笑 施珍哥纵欲崩胎

一字无闻却戴巾，市朝出入号山人。搬挑口舌媒婆嘴，鞠耸腰臀妾妇身。

谬称显路为相识，浪说明公是至亲。药线数茎通执贽，轻轻骗去许多银。

又：

房术从来不可闻，莫将性命博红裙。珍哥撺掇将钱买，小产几乎弄断筋！

晁大舍因一连做了这两个梦，又兼病了两场，也就没魂少智的。计氏虽然平素恃娇挟宠，欺压丈夫，其外也无甚大恶。晁大舍只因自己富贵了，便渐渐强梁厌薄起来。后来有了珍哥，益把计氏看同粪土，甚至不得其所。公公屡屡梦中责备，五更头寻思起来，未免也有些良心发见，所以近来也甚“雁头鵠劳嘴”的，不大旺相。

十七日睡到傍午，方才起来。勉强梳了头，到家堂中烧疏送神。分付家人收拾了灯，与珍哥看牌抢满，赢铜钱耍子。晁奉山媳妇、丫头小迎春，都在珍哥背后替他做军师。将近午转，两个吃了饭，方才收了碗盏，家童小典书进来说道：“对门禹大爷合一位戴方巾不识面

的来拜爷。”晁大舍道：“那位相公象那里人声音？”典书回说：“爪声不拉气的①，象北七县里人家。”晁大舍道：“这可是谁？”珍哥道：“这一定是你昨日送攒盒与他的星士，今日来谢你哩。”晁大舍一面笑，一面叫丫头拿道袍来穿。珍哥说：“你还把网巾除了，坎上浩然巾，只推身上还没大好，出不得门。不然，你光梳头、净洗面的躲在家里，不出去回拜人，岂不叫人嗔怪？”晁大舍道：“你说的有理。”随把网巾摘下，坎了浩然巾，穿了狐白皮袄，出去接待。走到中门口，站住了，对丫头说道：“你合媳妇子们说：收拾下攒盒果菜，只怕该留坐的，我要就端出去。”分付了，出到厅上，只见那个戴方巾的汉子：

焌黑张飞脸，绯红焦贊头。道袍油粉段，方舄烂红绸。
俗气迎人出，村言逐水流。西风梧叶落，光棍好逢秋。

禹明吾说道：“这们大节下，你通门也不出，只在家里守着花罢？”
晁大舍道：“守着花哩！大初一五更跌了一交，病的不相贼哩！”让进厅内。那个戴方巾的说道：“新节，尽晚生来意。大爷请转，容晚生奉揖。”禹明吾接口说道：“这是青州童兄，号定宇，善于丹青。闻大名，特来奉拜。”晁大舍道：“原来是隔府远客。愚下因贱恙没从梳洗，也且不敢奉揖。”那童定宇道：“这个何妨？容晚生奉个揖，也尽晚生晋谒的诚意。”晁大舍不肯。大家拱了手。旁边禹明吾家一个小厮小二月捧着一个拜匣走将过来。童定宇将拜匣揭开，先取出一个古折柬礼帖，开道：“谨具白丸子②一封、拙笔二幅、丝带二副、春线③四条，

① 爪声不拉气的：指说话口音与本地大不相同。也作“爪声不拉的”。

② 白丸子：主治风痰瘫痪，小儿惊悸诸症的中药。

③ 春线：一种春药，据说能刺激性欲。

奉申贽敬。青州门下晚生童二陈顿首拜。”将帖掀一掀，递到晁大舍手内。晁大舍将帖用眼转一转，旁边家人接得去了。

晁大舍又向童定宇拱手称谢，分付收了礼，两边苏坐^①了，叙了寒温。童定宇开言道：“晚生原本寒微，学了些须拙笔，也晓得几个海上仙方，所以敝府乡老先合春元^②公子们都错爱晚生。就是钱吏部、孙都堂、李侍郎合科里张念东、翰林祁大复，都合晚生似家人父子一般。只因相处的人广了，一个身子也周不过来。到了这一家，就留住了，一连几日不放出来，未免人家便不能周到。见了便就念骂，说道你如何炎凉，如何势利，‘鹁鸽拣着旺处飞’，奚落个不了！所以连青州府城门也没得出来走一步，真是井底蛤蟆，没见甚么天日，但是逢人都便说道：‘武城县里有个乡官晁老爷的公子晁大爷，好客重贤，轻财尚义。投他的就做衣裳，相处的就分钱物，又风流、又倜傥。’所以晚生就如想老子娘的一般，恨不得一时间就在大爷膝下。只是穷忙，这些大老们不肯厮放，那得脱身？钱少宰老先新点了兵部，狠命的央晚生陪他上京。别的老先们听见，那个肯放？都说道：‘你如随钱老先去了，我们饭也是吃不下的。你难道下得这等狠心？’钱老先闻知众位乡尊苦留不放，钱老先说：‘他们虽是爱童定宇，不过是眼底下烦他相陪取乐；我却替童定宇算记个终身。你看他这们一表人物，又魁伟，又轩昂，本领又好，没的这们个人止叫他做个老山人罢？可也叫他变化一变化。趁我转了兵部，叫他跟了我去，扶持他做个参游副将；就是总兵挂印，有甚难焉。’”又轻轻说道：“他也还不止这一件，也还要晚生与他引引线、扯扯撞儿。所以众人才放晚生来了。”

① 苏坐：即平坐，不分高下尊卑。

② 春元：对举人的尊称。

晁大舍见他不称“大爷”不说话、不称“晚生”不开口，又说合许多大老先生来往，倒将转来又有几分奉承他的光景，即分付家人道：“后边备酒。”家人领命去了。晁大舍道：“如今钱老先生到过任不曾？”童定宇道：“已于去年十二月上京去了。晚生若不是专来拜访大爷，也就同钱老先行了。今日果然有幸，就如见了天日一般。”奉承的晁大舍心痒难挠。摆上酒来，吃到起鼓以后方才起身。晁大舍送到二门上，即站住了，说道：“因贱恙也还不敢外去，这边斗胆作别。”童定宇别了出门，禹家的小厮跟了，先到对门去了。

晁大舍又将禹明吾留住说：“久没叙话了，天也还早，再奉三钟。”禹明吾道：“贵恙还不甚痊愈，改日再扰罢。”在二门上站住，晁大舍将童定宇的来历向禹明吾扣问。禹明吾说：“我也没合他久处，是因清唱赵奇元说起他有极好的药线，要往省下赶举场说起，才合他相处了没多几日。他又没处安歇，我晚日才让他到后头亭子上住下了。”晁大舍道：“看那人倒是个四海和气的朋友，山人清客也尽做得过了。我还没见他画的何如哩。”禹明吾道：“他也不大会画甚么，就只是画几笔柳树合杏花，也还不大好。看来倒只是卖春线罢了。”

晁大舍又问：“他拜我，却是怎么的意思？”禹明吾道：“这有什么难省？这样人到了一个地方，必定先要打听城里乡宦是谁、富家是谁，某公子好客、某公子小家局，拣着高门大户投个拜帖，送些微人事。没的他有折了本的？”晁大舍道：“他适才也送了咱那四样人事①，咱摸量②着也得甚么礼酬他？”禹明吾道：“他适才送了你几根药线？”晁大舍说：“我没大看真，不知是四根，不知是六根。”禹明吾

① 人事：礼品。

② 摸量：估量，约摸。亦作“摸量”。

道：“他那线就卖五分一条哩；一斤白丸子，破着值了一钱；两副带子，值了一钱二分，两幅画，破着值了三钱：通共六钱来的东西。你才又款待了他，破着送他一两银子罢了。”晁大舍道：“我看那人是个大八丈①，似一两银子拿不出手的。”禹明吾道：“你自己斟酌，多就多些，脱不了是自己体面。”说完，二人作别散了。

晁大舍回进宅内，珍哥迎着坐下，问道：“星士替你算的命准不准？”晁大舍笑道：“他倒没替我算，他倒替你算了一算，说你只一更多天就要大败亏输哩！”随即将他送的礼从头又看了一遍，拿起那封春线，举着向珍哥道：“这不是替你算的命本子？一年四季四本子。”珍哥夺着要看，晁大舍道：“一个钱的物儿，你可看的！”随藏入袖中去了，说道：“拿茶来，吃了睡觉，休要割拉②老鼠嫁女儿！”一面吃了茶，一面走到屋头上一间秘室内，将山人送的线依法用上，回来又坐了一回，收拾睡了。枕边光景不必细说。

次早辰牌时分，两个眉开眼笑的起来，分付厨房预备酒菜，要午间请禹明吾同童山人在迎晖阁下吃酒。差人持了一个通家生白钱帖到对门禹家去，请同禹明吾来吃午饭。禹明吾看着童山人道：“老童，情管你的法灵了！”童山人道：“咱的法再没有不灵的。只怕他闭户不纳，也就没有法了。”一边说笑，一边同到晁家大厅。西边进去，一个花园，园北边朝南一座楼，就叫是迎晖阁。园内也还有团瓢③亭榭，尽一个宽阔去处。只是俗人安置不来，摆设的象是东乡浑帐骨董铺。

三人相见了，晁大舍记[得]昨日，甚是殷勤，珍哥自己督厨，肴

① 大八丈：手面宽广，见过世面的人物。

② 割拉：原为拟说话之声，引申为“闲话”。

③ 团瓢：一种圆形的草屋，又称“团标”。

馔比昨日更加丰盛，童山人比昨日更自奉承。席上三个人各自心里明白，不在话下。头一遭叫是初相识，第二遍相会便是旧相知了；晁大舍也不似昨日拿捏官腔，童山人也不似昨日十分谄媚。饮酒中间，也更浃洽了许多。直至二更时分，仍送二门作别。禹明吾复回，密向晁大舍耳边问道：“所言何如？”晁大舍道：“话不虚传！我要问他多求。”禹明吾道：“咱和他说。他也就起身，要赶二月初二日与田太监上寿哩。”晁大舍道：“你和他说，不拘多少，尽数与我，我照数酬他。”彼此拱手走散。

又隔了一日，童山人递了一个通家门下晚生辞谢全帖，又一封了封春线，下注“计一百条”，内面写道：“此物不能耐久，止可随合随用。”晁大舍收了，回说：“明午还要饯行。二十二日吉辰，出行极妙。”即差人下了请帖，又请禹明吾相陪。至期赴席，散了。

二十二日早晨，晁大舍要封五两药金、三两赆仪，送与童山人去。珍哥说道：“你每次大的去处不算，只在小的去处算计。一个走百家门、串乡宦宅的个山人，你多送他点子，也好叫他扬名。那五两是还他的药钱，算不得数的。止三两银子，怎么拿的出手？”晁大舍道：“禹明吾还只叫我送他一两银子，我如今加两倍。”珍哥道：“休要听他。人是自己做，加十倍也不多。光银子也不好意思的，倒象是赏人的一般。你依我说，封上六两折仪，寻上一匹衣着机纱、一双鞋、一双绫袜、十把金扇，这还成个意思的。”晁大舍笑道：“我就依卿所奏！这是算着贵人的命了！”

写了礼帖，差人送了过去。童山人感激不尽，禹明吾也甚是光采，自己又过来千恩万谢的，方才作别，约道：“过日遇便，还来奉望。”禹明吾又落后指着晁大舍笑道：“这情管是小珍的手段。你平日虽是大铺腾，也还到不的这们阔绰。”晁大舍道：“这样人就象媒

婆子似的，咱不打发他个喜欢，叫他到处去破败咱？”禹明吾道：“他指望你有二两银子送他就满足他的愿了，实不敢指望你送他这些。”晁大舍还让禹明吾厅上坐的，禹明吾说：“我到家陪他吃饭，打发他起身。”拱了拱手，去了。

晁大舍从此也就收拾行李，油轿帏，做箱架，买驮轿与养娘丫头坐，要算计将京中买与计氏的那顶二号官轿，另做油绢帏幔与珍哥坐，从新叫匠人收拾；又看定了二月初十日起身；又写^①了二十四个长骡，自武城到华亭，每头二两五钱银，立了文约，与三两定钱；又每日将各庄事件交付看庄人役。跟去家人并养娘丫头的衣服，还有那日打围做下的，不必再为料理。那时也将正月尽了，看定初二日吉辰，差人到雍山庄上迎取《金刚经》进城。

不料初四日饭后，雍山庄上几个庄户慌慌张张跑来报道：“昨夜二更天气，不知甚么缘故，庄上前后火起，厅房楼屋、草垛廪仓，烧成一片白地。掀天的大风，人又拯救不得。火烧到别家，随即折回，并不曾延烧别处。”晁大舍听了，明知道是取了《金刚经》进城，所以狐精敢于下手，叫了几声苦，只得将来报的庄客麻犯了一顿。进去与珍哥说知。想起公公梦中言语，益发害怕起来。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珍哥从去打围一月之前，便就不来洗换^②了，却有了五个月身孕。童山人送了许多线，虽是叫你缝联，你也还该慢慢做些针黹才是。谁知他不惜劳碌，把五个月胎气动了。听说庄上失了火，未免也唬了一跳。到了初六日午后，觉得腰肚有些酸疼，渐渐疼得紧了。疼到初七日黎明，疼个不住，小产下一个女儿。此时珍哥才交十九岁，头次生产，血流个不住，人也

① 写：立有文约的雇赁。

② 洗换：月经的隐语。

昏晕去了。等他醒了转来，慢慢的调理倒也是不妨的。晁大舍看了道：“是个八百两银子铸的银人，岂是小可！”急火一般，差人去将杨古月请来诊视。

杨古月名虽是个医官，原不过是个名色而已，何尝见甚么《素问》、《难经》，晓得甚么王叔和《脉诀》！若说别的症候，除了伤寒，也都还似“没眼先生上钟楼——瞎撞”！这个妇人生产，只隔着一层鬼门关，这只脚跨出去就是死，缩得进来就是生，岂容得庸医尝试的？南门外有个专门妇人科姓萧的，却不去请他，单单请了一个杨古月胡治！这个杨古月，你也该自己忖量一忖量，这个小产的生死是间不容发的，岂是你撞太岁的时候？他心里说：“这有甚干系！小产不过是气血虚了，‘十全大补汤’一贴下去，补旺了气血，自然好了。况我运气好的时节，凭他怎么歪打，只是正着。”他又尝与人说道：“我行医有独得之妙，真是约言不烦：治那富翁子弟，只是消食清火为主；治那姬妾多的人，凭他甚么病，只上十全大补为主；治那贫贱的人，只是开郁顺气为主。这是一条正经大路，怕他岔去那里不成？”所以治珍哥的小产，也是一贴“十全大补”兼“归脾汤”，加一钱六分人参，吃将下去。

谁知那杨古月的时运也就不能替他帮助了！将恶路补住不行，头疼壮热，腹胀如鼓，气喘如牛，把一个画生般的美人只要死、不求生了！晁大舍慌了手脚，岳庙求签、王府前演禽打卦、叫瞎子算命、请巫婆跳神、请磕竹的来磕竹、请圆光的圆光，城隍斋念保安经、许愿心、许叫佛、许拜斗三年、许穿单五载，又要割股煎药，慌成一块。倒还幸得对门禹明吾看见，问知所以，走过来看望。晁大舍备道了所以，禹明吾说道：“杨古月原不通妇女科。你放着南关里萧北川专门妇女科不去请他，以致误事。你如今即刻备马，着人搬

他去！”禹明吾仰起头看了看，道：“这时候只怕他往醉乡去了。”差家人李成名备了一匹马，飞也似去了。

这萧北川治疗胎前产后，真是手到病除。经他治的，一百个极少也活九十九人。只是有件毛病不好：往人家去，未曾看病先要吃酒，掇了个酒杯，再也不肯进去诊脉。看出病来，又仍要吃酒，恋了个酒杯，又不肯起身回家撮药。若这一日没有人家请去，过了午未未初的时候，摘了门牌、关了铺面，回到家中自斟自酌，必定吃得结合了陈希夷去等候周公来才罢^①，所以也常要误人家事。这等好手段，也做不起家事来。这日将近未末申初了，那时还醒在家里！

走到他门上，只见实秘秘的关着门。李成名下了马，将门用石子敲了一歇，只见一个秃丫头走出来开门。李成名说道：“你快进去说，城里晁乡宦家请萧老爹快去看病，牵马在此。”那丫头说道：“成不的了！醉倒在床，今日不消指望起来了。”李成名道：“说是甚话？救治人命，且说这些宽脾胃的声嗓！这极不杀人么！”丫头说道：“谁说不极？但他醉倒了，就如泥块一般，你就抬了他去，还中甚么用哩？起头叫着也还胡乱答应，再叫几声，就合叫死人的一般了。”李成名道：“好大姐！好妹妹！你进去看看。你要叫不醒他，待我自家进去请他，再不然，我雇觅四个人连床抬了他去。”丫头说道：“你略等等，待我合俺娘说，叫他。”

丫头进去对萧北川的婆子说了。那婆子走到身边，将他摇了两摇，他还睁开眼来看了一看。婆子说道：“晁宅请你^[1]。”那萧北川哼哼的说道：“曹贼吊在井里，寻人捞他起来。”婆子又高声道：“是人家请你看病！”萧北川又道：“领家请你赶饼，你就与他去赶赶

① 陈希夷：即陈抟，五代隐士，传说他一睡百余天不起。周公，即周公旦。孔子曾梦见周公，所以用周公喻梦。

不差。”婆子道：“这腔儿躁杀我了！丫头子，出去，你请进那管家来自己看看。”李成名自己进到房内，一边对着萧婆子说道：“家里放着病人，急等萧老爹去治，这可怎么处？”一边推、一边摇晃，就合团弄烂泥的一般。李成名道：“您慢慢叫醒他，待我且到家回声话去，免得家里心焦。”萧婆子随套唐诗两句道：“他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带钱来。”

晁大舍望萧北川来，巴得眼穿。李成名扑了个空，回话萧北川醉倒的光景，又说：“我怕家里等得不耐烦，先回来说一声。我还要即刻回去等他，叫人留住城门，不拘时候，只等他醒转就来。”李成名又另换了一匹马，飞也似去了。回到萧家，敲门进去，窗楞上拴了马，问说：“那萧老爹醒未？”他婆子说：“如今他正合一个⁽²⁾甚么周公在那里白话①，只得等那周公去了，方好请他哩。管家只得在客坐里等，等困了，也有床在里面。将马且牵到驴棚里喂些草。”

婆子安顿了李成名进去，随即收拾了四碟上菜、一碗豆角干、一碗暴腌肉、一大壶热酒，叫昨日开门的那个秃丫头搬出来与李成名吃。李成名道：“请不将萧老爹去，到反取扰。”丫头将酒菜放在桌上，进去又端出一小盆火来，又端出一碟八个饼、两碗水饭来。李成名自斟自酌。家中因珍哥病，忙得不曾吃饭，这却是当厄之惠，就如那漂母待韩信②一般的。吃完，秃丫头收进器皿去了。李成名到驴棚内喂上了马草回来，那秃丫头又送出一床毡条、一床羊皮褥子、一个席枕头来。李成名铺在床上，吹了灯，和衣睡下，算记

① 白话：闲聊。

② 漂母：洗衣妇。韩信少时家贫，连饭也吃不上，一个洗衣妇一连数十日给韩信饭吃。后来韩信当了楚王，给洗衣妇千金以报恩。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略打个盹就要催起萧北川来，同进城去。原来李成名忙乱了一日，又酒醉饭饱的，安下头鼾鼾睡去。那个周公别了萧北川出来，李成名恰好劈头撞见，站住说话，说个不了。

到了五更，萧北川送出周公去了，到有个醒来的光景，呵欠了两声，要冷水吃。婆子将晁家来请的事故一一说了一遍。萧北川道：“这样，也等不到天明梳头，你快些热两壶酒来，我投他一投，起去与他进城看病。”婆子道：“人家有病人等你，象辰勾盼月的一般，你却又要投酒。你吃开了头，还有止的时候哩？你依我说，也不要梳头，坎上巾，赶天不明，快到晁家看了脉、攒了药，你却在他家投他几壶。”萧北川道：“你说得也是。只是我不投一投，这一头宿酒，怎么当得？”一面也就起来，还洗了一洗脸，坎了巾，穿了一件青彭段夹道袍，走出来唤李成名。谁知那李成名也差不多象了萧北川昨日的光景了，换了数声方才醒转来。说了话，备了马，教人背了药箱，同到了宅内，进去说知了。

却说珍哥这一夜胀得肚如鼓大，气闷得紧，真是要死不活。晁大舍极得就如活猴一般，走进走出的乱跳，急忙请萧北川进去。萧北川一边往里走着，一边说道：“好管家，你快暖下热酒等着。若不投他一投，这一头宿酒怎么受？”家人回道：“伺候下酒了。”入到房内，看了脉，说道：“不要害怕，没帐得算。这是闭住恶路了。你情管我吃不完酒就叫他好一半，方显手段。”晁大舍道：“全仗赖用心调理，自有重谢。”

回到厅上坐下，取开药箱，撮了一剂汤药，叫拿到后边用水二钟，煎八分；又取出圆眼大的丸药一丸，说用温黄酒研开，用煎药乘热送下，收拾了药箱。晁大舍封出二两开箱钱来，萧北川虚让了一声，收了。又赏了背箱子的一百文钱，随摆上酒来。萧北川道：“大

官人，你自进去照管病人吃药，叫管家伺候，我自己吃酒。这是何处，我难道有作假的不成？”晁大舍道：“待我奉一杯，即当依命。”晁大舍递了头杯，也陪了一盏。萧北川将晁大舍让进去了。萧北川道：“管家，你拿个茶杯来我吃几杯罢，这小杯闷的人慌。”

晁大舍进去问道：“煎上药了不曾？”丫头回说：“煎上了。”晁大舍将丸药用银匙研化了，等煎好了汤药灌下。只见珍哥的脸紫胀的说道：“肚子胀饱，又使被子蒙了头，被底下又气息，那砍头的又怪铺腾酒气，差一点儿就鳖杀我了！如今还不曾倒过气来哩！”说话中间，那药也煎好了。晁大舍拿倒床前，将珍哥扶起，靠了枕头坐定，先将化开的丸药呷在口里，使汤药灌将下去。吃完药，下边一连撒了两个屁，那肚胀就似松了些的。又停了一会，又打了两个嗳，更觉宽松了好些，也掇的气转了。

萧北川口里呷着酒，说道：“管家，到后边问声，吃过了药不曾？吃了药，放两三个屁、打两个嗳，这胀饱就要消动许多。”家人进去问了，回话道：“果是如此。如今觉的肚内稍稍宽空了。”萧北川开了药箱，又取出一丸药，说道：“拿进去用温酒研开，用黑砂糖调黄酒送下。我还吃着酒等下落。”珍哥依方吃了。将有半顿饭时，觉得下面湿漒漒的，摸了一把，弄了一手焌紫的血。连忙对萧北川说了。萧北川那时也有二三分酒了，回说：“紫血稍停，还要流红血哩。您寻了个马桶伺候着。”珍哥此时腹胀更觉好了许多，下面觉得似小解光景，携扶起来，坐在净桶上面，夹尿夹血下了有四五升。扶到床上，昏沉了半晌，肚胀也全消了，又要寻思粥吃。回了萧北川话。这时晁大舍的魂灵也回来附在身上了，走到前面，向萧北川说道：“北老，你也不是太医，你通似神仙了！真是妙药！”陪了几大杯酒。

吃过饭，萧北川起辞，说道：“且睡过一夜，再看怎么光景，差人去取药罢，我也不消自己来看了。”仍叫李成名牵马送去。马上与成名戏道：“我治好了你家一个八百两银子的人，也得减半四百两谢我才是。”李成名道：“何止八百两！那珍姨是八百两，俺大爷值不了八千两？俺珍姨死了，俺大爷还活得成哩？想起来还值的多哩！俺老爷没的不值八万两？大爷为珍姨死了，俺老爷也是活不成的。你老人家也不是活了俺家一个人，通是活了俺一家子哩！”萧北川又说：“今日收的你家礼多了，明日取药不要再封礼了，止拿一大瓶酒来我吃罢。你那酒好。”李成名道：“莫说一瓶，十瓶也有。”一边说，一边将萧北川送到家。回家复了话，将萧北川要酒的言语也说了。珍哥虽不曾走起，晁大舍也着实放心了。但不知初十日起身得成否⁽³⁾，且听下回分解。

【校记】

[1]晁宅请你：C本作“见宅请你”。

[2]他正合一个：C本作“他们有一个”。

[3]珍哥虽不曾走起晁大舍也着实放心了但不知初十日起身得成否：B本作“珍哥虽不曾走起晁大舍也着实放心不下未定初十日起身得成否”，误。“走起”是“起身走动”之意，如上回“幸得也还在少年之际，得四贴十全大补汤，包他走起”和九十一回“吴推官合南瓜尚睡觉不曾走起”。这里是说，珍哥虽然还没好，但“肚胀也全消了，又要寻思粥吃”，应无大碍，所以晁大舍放心了。“但还不知初十日起身得成否”是说书人的话。B本改过之后，意思大变。所以有人误以为“走起”即“走了”，是“死了”的委婉说法。

第五回

明府行贿典方州 戏子恃权驱吏部

儒门莫信便书香，白昼骄人仗孔方。虽是乞夫明入垄①，
胜如优孟②暗登场。

催科勒耗苛于虎，课赎征缓狠似狼。戒石③当前全不顾，
爰书④议后且相忘。

只要眼中家富贵，不知身殃子灾殃。曲直无分胡立案，是
非倒置巧商量。

天理岂能为粟米？良心未得作衣裳。呈身景监⑤人争笑，
且托优人作壁墙。

到了初九日侵早，小珍哥头也不疼，身也不热，肚也不胀饱，下
边恶路也都通行，吃饭也不口苦，那标病已都去九分了。只是纵欲

① 乞夫明入垄：事典出于《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

② 优孟：本春秋时楚国著名艺人名，后世泛指戏曲演员。

③ 戒石：劝戒官员为政清廉的一种石碑。始于宋朝，元、明、清均承袭之。据文献，碑上刻“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

④ 爰书：处理刑案的判决书。

⑤ 景监：大太监，此处指下文说的王振。

的人，又兼去了许多血脉，只身上虚弱的紧。晁大舍又封了一两药金，抬了一沙坛好酒、五斗大米，差李成名押着往萧北川家去取药。萧北川见了银子大米，虽是欢喜，却道也还寻常，只是见了那一沙坛酒，即如晁大舍见珍哥好起病的一般，不由的向李成名无可不可的作谢，恨命①留李成名吃酒饭，高高的封了一钱银子赏他，撮了两帖药，交付回去。

次早初十，七八个骡夫赶了二十四头骡子，来到晁家门首。看门人说道：“家中有病人，今日起身不成。”众脚户说道：“这头口闲一日就空吃草料，谁人包认？”家人传进去了。晁大舍道：“家中奶奶不好，今日起不成身，还得出这二月去，另择吉日起身哩。他若肯等，叫他等着；他若不肯等候，将那定钱交下，叫他另去揽脚。咱到临期另雇。”家人传到外边，众骡夫嚷说：“这春月正是生意兴旺时候，许人来雇生口，只因宅上定了，把人都回话去了。如今却耽误了生意，一日瞎吃许多草料。前日那先支去的三两银子，还不够两三日吃的，其余耽搁的日子，还要宅上逐日包认。”一家找出，一家又要倒人，两边相持争闹。毕竟亏禹明吾走过来评处，将那三两定钱就算了这几日空闲草料，即使日后再雇头口，这三两银也不要算在里面。又叫宅里再暖出一大瓶酒来与脚户吃，做刚做柔的将脚户打发散去。

却说晁知县在华亭县里，一身的精神命脉，第一用在几家乡宦身上，其次又用在上司身上。待那秀才百姓，即如有宿世冤仇的一般。当不得根脚牢固，下面也都怨他不动。政以贿成，去年六月里考了满②，十月间领了敕命，各院复命，每次保荐不脱。

① 恨命：即“狠命”。本书中“狠”、“恨”、“很”常混用，诸刻本同。

② 考满：任满考核。

九月间，适然有一班苏州戏子，持了一个乡宦赵侍御的书来，托晁知县看顾。晁知县看了书，差人将这一班人送到寺内安歇，叫衙役们轮流管他的饭食。歇了两日，逐日摆酒请乡宦、请举人、请监生，俱来赏新到的戏子。又在大寺内搭了高台，唱《目莲救母记》，与众百姓们玩赏。连唱了半个月，方才唱完。这些请过的乡绅举监，挨次独自回席，俱是这班戏子承应。唱过，每乡宦约齐了都是十两，举人都是八两，监生每家三十两，其余富家大室共凑了五百两，六房皂快共合拢二百两，足二千金不止。

十月初一日，晁夫人生日。这班人挑了箱，唤到衙内，扮戏上寿。见了晁知县，千恩万谢不尽，立住问了些外边的光景。别的也都渐渐走开去了，只有一个胡旦、一个梁生，还站住白话。因说起晁知县考过满，将升的时候了，晁知县道：“如今的世道，没有路数相通，你就是龚遂、黄霸^①的循良，那吏部也不肯白白把你升转。皇上的法度愈严，吏部要钱愈狠。今幸得华亭县也亏不了人，多做一日即有多做一日的事体，迟升早升凭吏部罢了。”梁生说道：“老爷倒不可这等算计。正是这个县好，所以要早先防备。如今老爷考过满了，又不到部里干升，万一有人将县缺谋去，只得⁽¹⁾把个远府不好的同知、或是刁恶的歪州，将老爷推升了去，岂不误了大事？若老爷要走动，小人们有极好的门路，也费用得不多，包得老爷如意。如今小人们受了老爷这等厚恩，也要借此报效。”晁知县喜道：“你们却是甚么门路？”梁生道：“若老爷肯做时，差两个的当的心腹人，小人两个里边议出一个，同了他去，如探囊取物的容易。明年二月包得有好音来报老爷。”晁知县道：“且过了奶奶生日，我们明

^① 龚遂：西汉人，任渤海太守时，在那开仓借粮，奖励农桑。黄霸，西汉人，官至丞相，为政外宽内明。后世并称龚、黄，作为封建社会清官的代表。

日商量。你说得甚是有理，万一冒冒失失推一个歪缺出来，却便进退两难了。”议定。

到了次日，将胡旦、梁生叫到侧边一座僻静书房内。梁生道：“京中当道的老爷们，小人们服事中意的也极多^[2]；就是吏部里司官老爷，小人们也多有相识的。这都尽可做事。若老爷还嫌不稳，再有一个稳如铁炮的去处，愈更直捷。只是老爷要假小人便宜行事，只管事成；那如何成事，老爷却不要管他。就是跟去的两个人，也只叫他在下处管顾携去物件罢，也不得多管，掣小人们肘。”晁知县笑问道：“你且说这个门路却是何人？”梁生道：“是司礼监王公那里，来是稳当。”晁知县惊问道：“我有多大汤水，且多大官儿，到得那王公跟前，烦得动他照管？”梁生道：“正是如此，所以要老爷假便宜，跟去的人不要来掣肘。老爷只管如意罢了。”

晁知县道：“约得几多物件？”梁生道：“老爷且先定了主意，要那个地方的衙门，方好斟酌数目。”晁知县道：“我这几年做官的名望虽然也好，又保荐过四五次，又才考过满，第一望行取，这只怕太难些，做不来。其次是部属，事倒也易做，但如今皇上英明，司官都不容易，除了吏部、礼部，别的兵、刑……四部，那一部是好做的？头一兵部，也先寻常犯边，屡次来撞口子，这是第一有干系的。其次刑部，如今大狱烦兴，司官倒也热闹，只是动不动就是为民削夺，差不多就廷杖，这是要拘本钱的去处，是不消提起的了。其余户、工两部，近来的差也多极难，有利就有害，咱命薄的人担不起。除了部属，就是府同知，这三重大两重小的衙门，又淡薄、又受气，主意不做他。看来也还是转个知州罢，到底还是正印官，凡事由得自己。”

梁生道：“老爷说的极是！但不知要那一方知州？”晁知县道：“那远处咱是去不得的，一来俺北方人离不得家，第二我也有年纪

了。这太仓、高邮、南通州倒好，又就近；但地方忒大，近来有了年纪，那精神也照管不来。况近来闻说钱粮也多逋欠，常被参罚，考不的满。不然还是北直，其次河南，两处离俺山东不甚相近。若是北通州，我倒甚喜。离北京只四十里，离俺山东通着河路。又算京官，覃恩考满，差不多就遇着了。你到京再看，若得此缺方好。”

约定十二月十六日吉时起身，议出胡旦同家人晁书、晁凤带着一千两银子，分外又带了二百两盘费，雇了三个长骡，由旱路要赶灯节前到京干事。胡旦心中想道：“虽是受了晁爷的厚恩，借此报他一报，可也还要得些利路才好，难道白白辛苦一场？若把事体拿死蛇般做，这一千两银子只怕还不够正经使用。幸得梁生当面讲过，便宜行事。待我到京，相机而行便了。”风餐雨宿，走了二十八个头，正月十四日进了顺城门^①，在河漕边一个小庵内住了，安顿了行李。

原来司礼监太监王振，原任文安县儒学训导，三年考满无功，被永乐爷阉割了，进内教习宫女。到了正统爷手里，做到司礼监秉笔太监^②，那权势也就如正统爷差不多了。阁老^③递他门下晚生帖子，六部九卿^④见了都行跪礼。他出去巡边，那总制^⑤巡抚都披执了道旁迎送；住歇去处，巡抚、总督都换了亵衣，混在厨房内监灶。

① 顺城门：即今之宣武门。

② 司礼监秉笔太监：明置司礼监，掌管宫廷礼仪，设有提督太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等。明中叶后，权势极大。

③ 阁老：唐称内阁办事员为阁老。明代以后，为宰辅的专称。

④ 六部九卿：明、清官制。中央行政机构分为吏、礼、兵、刑、户、工六部，各部最高长官为尚书；加上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统称九卿，为中央机构的主要负责官员。

⑤ 总制：总制，即总督，俗称制台，负责一省或二省的最高军政长官。

他做教官的时节，有两个戏子，是每日答应①相熟的人。因王振得了时势，这两人就“致了仕”，投充王振门下，做了长随，后又兼了太师，教习梨园子弟，王振甚是喜他；后来也都到了锦衣卫②都指挥的官衔，家中那金银宝物也就如粪土一般的多了。这两个都是下路人，一个姓苏的，却是胡旦的外公；一个姓刘的，乃是梁生的娘舅。

即日晚上，胡旦叫人挑了带来的一篓素火腿、一篓花笋干、一篓虎丘茶、一篓白鲞，走到外公宅上。门人通报了，请胡旦进来见了，苏都督甚是欢喜。胡旦的亲外婆死久了，房中只有三四个少妾，也都出来与胡旦相见。胡旦将那晁知县干升的事备细说了，苏锦衣点了点头。一面摆上饭来，一面叫人收拾书房与胡旦宿歇。胡旦因还有晁书、晁凤在下处，那一千两银子也未免是大家干系，要辞了到庵中同寓。苏锦衣道：“外孙不在外公家歇，去到庙角，不成道理。叫人去将他两个一发搬了来家同住。”胡旦吃了饭。也将掌灯的时候，胡旦领了两个虞候③，同往庵中搬取行李。晁书二人说道：“这个庵倒也干净，厨灶又都方便，住也罢了；不然你自己往亲眷家住去，我们自此间，却也方便。”那两个虞候那里肯依，一边收拾，一边叫了两匹马，将行李驮在马上，两个虞候跟的先行去了。晁书二人因有那一千两银在内，狠命追跟。胡旦说道：“叫他先走不妨，我们慢慢行去。”

那正月十四，正是试灯的时节，又当全盛太平的光景，一轮将望的明月，又甚是皎洁得紧。三人一边看，一边走。晁书、晁凤也

① 答应：伺候。

② 锦衣卫：官署名，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置。原为护卫皇室的亲军，中叶后与东西厂并列，成为特务机构。

③ 虞候：本武官名，后多指官僚的侍从。

只道胡旦的外公不过在京中扯捧拉烟，寻常门户罢了，只见走到门首，三间高高的门楼，当中蛮阔的两扇黑漆大门，右边门扇偏贴着一条花红纸印的锦衣卫南堂封条，两边桃符上面贴着一副朱砂红纸对联道：“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门前柱上又贴一条示道：“本堂示谕附近军民人等，不许在此坐卧喧哗，看牌赌博，如违拿究！”晁书二人肚内想道：“他如何把我们领到这等个所在来？”又想道：“他的外公必定是这宅里的书办，或是长班，家眷就在宅内寄住。”但只见门上的许多人看见他三人将到，都远远站起，垂了手，走到门台下伺候，见了胡旦，说道：“大叔，怎得才来？行李来得久了。老爷正等得不耐烦哩。”走进大门，晁书向胡旦耳朵边悄悄问道：“这是谁家，我们轻易撞入？”胡旦道：“这就是我外公家里。”晁凤又悄悄问道：“你外公是甚样人，住这等大房，门上有这许多人伺候？”胡旦道：“我外公是个一点点锦衣卫都督，因管南镇抚司事，所以有几个人伺候。”

说话中间，进了仪门。承值的将晁书、晁凤送到西边一个书房安顿。那书房内也说不了许多灯火齐整。吃了茶，晁书、晁凤大眼看小眼的道：“我们既然来到此处，伺候参见了苏爷，方好叨扰。”胡旦教人传禀。许久出来回话：“老爷分付，今日晚了，明日朝里出来见罢。叫当值的陪二位吃饭，请胡大叔到里面去。”胡旦道：“二位宽怀自便，我到内边去罢。”晁书二人暗道：“常日只说是个唱旦的戏子，谁知他是这样的根器！每日叫他小胡儿奚落他，他也不露一些色相出来。”大家吃了饭，安歇了。

次早吃了早饭，胡旦换了一领佛头青秋罗夹道袍，戴了一顶黑绒方巾，一顶紫貂帽套，红鞋绫袜，走到书房。晁书二人乍见了，还不认得，细看方知是胡旦。二人向前相换了，谢说：“搅扰不当。”胡

旦打开行李，取出梁生与他母舅的家书，并捎寄的人事，胡旦也有送他的笋鲞等物，同了苏家一个院子，要到刘锦衣家，约了晁书二人同往。晁书又只道是个寻常人家，又因梁生常在他面前说道有一个母舅在京，二位到那里，他一定要相款的，所以也就要同去望他。及至到了门上，那个光景又是一个苏府的模样。苏家的人到二门上说了数句，胡旦也不等人通报，竟自大落落走进去了。回头只见晁书二人缩住了脚不进去，胡旦立住让道：“二位请进厅坐。”晁书等道：“我两人且不进去，此处离灯市相近了，我们且往那里走走，到苏宅等候罢。”一边说，一边去了。

原来这刘家是苏锦衣的内侄，是胡旦的表母舅，与梁生也都是表兄弟，所以两个干事都不分彼此。起先出头讲事都是梁生开口。梁生原要自己来，恐怕没了生脚，戏就做不成了。胡旦虽系正旦，扮旦的也还有人，所以叫胡旦来京。脱不了王振门下这两个心腹都也是胡旦的己亲，料也不会误事。那日刘锦衣不在宅内，胡旦进去见了妗母，留吃了饭。刘锦衣回了宅，相见过，说了来京的事故。

胡旦别过，来到苏家。晚间赏灯筵宴，只见晁书等二人也自回来，要稟见苏锦衣。锦衣道：“叫他过来。”苏锦衣方巾姑绒道袍、毡鞋，穿著的甚是庄重，在门槛内朝下站定。晁书不由自己，只得在厅台下跪下，磕了四个头，跪稟道：“胡相公只说同行进京，并不曾说到老爷宅上，所以家主也不曾备得礼、修得书，望老爷恕罪。”苏锦衣道：“胡相公一路都仗赖你两人挈带，家中管待不周，莫怪怠慢。京城也尽有游玩所在，闷了，外边闲走。你二位如今且往书房去赏灯。”又分付了一个承值，拿了许多花炮，陪伴晁书吃酒。

十六日早饭后，刘锦衣来苏家回拜胡旦。苏锦衣因灯节放假，闲在家里，就留刘锦衣赏灯过节，甚是繁华。席间说起晁知县指望

二人提拔，要升北通州知州。刘锦衣道：“他有几数物事带来？”胡旦道：“刚得一撇^①。”刘锦衣道：“这通州是五千两的缺。叫他再出一千来，看两个外甥分上，让他三千两便宜；不然，叫他别处去做。”说过，也再不提起了。

过了十数日，晁书见了胡旦，也不敢再唤他小胡了，声声唤他胡相公，见了他也极其尊敬，问道：“胡相公，我们来了这半月，事体也一些不见动静，银子又不见用费，却是怎生缘故？”胡旦道：“二月半后才推升，如今却有甚动静？你们且好住着闲嬉哩。又不用出房钱，又不使饭钱，‘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闲。’”晁凤道：“正是无故扰苏老爷，心上不安。”胡旦道：“可扰之家，扰一两年也不妨。”

到了二月初十日，傍晚的时节，刘锦衣来到了苏家相访，让他内书房里相待。胡旦却不在跟前。刘锦衣开口道：“胡家外甥的事，姑夫算计要怎样与他做？”苏锦衣道：“他拿了一千两头，要通州的美缺，怎样做得来？”刘锦衣道：“这只好看了胡家外甥的体面，我们爷儿两个拿力量与他做罢了，叫他再添一千两银子，明白也还让他一大半便宜哩。把这二千头，我们爷儿两个分了，就作兴了梁家胡家两个外甥，也是我们做外公做舅舅的一场。就叫他两个也就歇了这行生意，唤他进京来，扶持他做个前程，选个州县佐贰，虽是抵搭^②，也还强似戏场上的假官。”苏锦衣道：“不然，等到十三日与老公上寿的日子，我们两个齐过去与他说说，量事也不难。”刘锦衣道：“只是还问他要一千两，不知他肯出不肯出，又不知几时拿得来？”苏锦衣道：“这倒不打紧，人非木石，四五千的缺，止问他要

① 刚得一撇：“千”字头一笔是一撇。这句话就是暗指“一千两银子”。

② 抵搭：后文多作“低搭”，卑下，低贱。

二千银子，他岂有不出的？但则明日，我叫了他的家人，当面与他说说明白。”款待了刘锦衣酒饭，约定十三日与王振上寿，乘便就与晁知县讲情。

次日，苏锦衣衙门回来，到了厅上，脱了冠服，换了便衣，将晁书等唤到面前。晁书等叩了头，垂着手，站在一旁。苏锦衣道：“你二人闲坐着闷的慌，又没甚款待你们。你爷要的这个缺，人家拿着五六千两银求不到手的，你们拿了一千两银子来，怎干的事？如今我与你锦衣卫刘老爷两个人的体面，与人讲做了二千银了，这比别人三分便宜二分哩。”晁凤原做过衙门青夫的人，伶俐乖巧，随禀道：“小人们来时，家主也曾分付过了，原也就不敢指定这缺。若是此缺可得，这些微之物怎么得够？如今老爷主持了二数，这是极便宜的了。没有别说，只是家主来报效老爷合刘爷罢了^[3]。如今老爷^[4]一面做着，将见有的且先交付与他，待小人们着一人先回去取来补足。昨来的人原不多，又年节近了，路上不好走，所以没敢多带物件。”苏锦衣道：“银子倒不必去取，任凭多少，我这里可以垫发。只这几日，也就有信了。只是一件：如今那通州见有人做哩，昨日叫人查了查，还不够三年俸，怎么打发他？这到费手哩。”晁书等跑到书房，将带来的一千两银，共二十封，一一交与苏锦衣收进，各回房去了。

到了十三日，王振的生日，苏刘二锦衣各备了几件希奇古怪的物件，约齐了同去上寿。只见门上人海人山的拥挤不透，都是三阁下、六部、五府、大小九卿、内府二十四监官员，伺候拜寿。远远苏刘二人喝导到门。巡视人役拿了几根藤条，把拥挤的人尽数辟了开去，让苏刘二人行走到大门，下了马。把门的也不通报，把门闪开，二人穿着大红绉纱麒麟补服，雪白蛮阔的雕花玉带，拖着牌穗

印绶，摇摆进去了，竟到了后边王振的住房外。近侍禀道：“苏掌家合刘掌家来了。”王振道：“叫他进里来。”说：“你两个穿着这红衣裳，一定是与我磕头。你搀空磕了头罢，好脱了衣裳助忙。”苏刘二人就在卧房里跪下，一连磕了八个头，口称：“愿祖爷爷九千岁！每年四季平安！”起来也没敢作揖，自己跑到前面，将上寿的礼物，自己端着，捧到王振跟前。

苏锦衣的一个羊脂玉盆，盆内一株苍古小桃树，树上开着十数朵花，通似鲜花无异，细看却是映红宝石妆的。刘锦衣的也是一样的玉盆，却是一株梅树，开的梅花却是指顶大胡珠妆的。王振看了，甚是欢喜，说道：“你两个可也能！那里钻钻的这门物儿来孝顺我哩？”随分付近侍道：“好生收着。拿罩儿罩住，休要暴上土。不久就是万岁爷的圣诞，进了万岁爷罢。”看着苏刘二人说道：“头已是磕了，礼已是送了，去，去脱了你那红袍，咱大家撺掇着做什么。”

苏刘二人走到自己班房，脱了衣服，换上小帽、两截子^①，看着人扫厅房，挂画挂灯，铺毡结彩，遮帏屏，搭布棚，抬铜锣鼓架子，摆桌调椅，拴桌帏，铺坐褥：真个是一了百当^②。王振进了早膳，升了堂，文武众官依次序上过寿，接连着赴了席。苏刘二人也没出府，乱到四更天，就在各人班房里睡了。

次日起来，仍看人收拾了摆设的物件。只见王振也进了早膳，穿着便衣，走到前厅来闲看。苏刘二人爬倒地，磕了四个头，说：“老祖父昨日陪客，没觉劳着么？”王振道：“也就觉乏困的。”说着闲话，一边看着收拾。二人见王振有个进去的光景，苏刘二人走向前也不跪下，旁边站着。苏锦衣先开口道：“奴婢二人有件事稟老祖

① 两截子：即便服，上下身分开的裤、褂。

② 一了百当：成语，形容事情办得圆满彻底。

爷。”王振笑嘻嘻的道：“你说来我听。”二人道：“奴婢二人有个小庄儿，都坐落在松江府华亭县。那华亭县知县晁思孝看祖父分上，奴婢二人极蒙他照管。他如今考过满，差不多四年俸了，望升转一升转，求祖父与吏部个帖儿。”王振道：“他待往那里升？”二人道：“他指望升通州知州，守着祖父近，好早晚孝敬祖父。他又要拜认祖父做父哩。”王振道：“这样小事，其实你们合部里说说罢了，也问我要帖儿！也罢，拿我个知生单帖儿，凭你们怎么去说罢。那认儿子的话别要理他。我要这混帐儿子做甚么？‘老婆当军——没的充数哩！’叫他外边打咱们的旗号不好。”

二人方跪下谢了，书房里要了一个知生红单帖，央掌书房的长随使了一个“禁闼近臣”的图书，钤了名字。二人即时差了一个心腹能干事的承值，持了王振的名帖，竟到吏部大堂私宅里备细说了。那吏部钦此钦遵，没等那通州知州俸满，推升了临洮府同知，将晁知县推了通州知州。就如焌灯①在火上点的一般，也没有这等快！

晁书二人喜不自胜，叩谢了苏锦衣，央苏宅差了一个人，引了晁书二人，又到刘锦衣家叩谢。收拾行李，领了刘锦衣回梁生的书。胡旦因苏锦衣留住了，不得同晁书等回去，也写了一封前后备细的书稟回复晁知县，说叫晁知县速来赴任，西口也先常来犯顺，通州是要紧的地方。又说将他外公垫发过的一千两银子交与梁生自己持进京来。那晁书等二人正是：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回。再听下回接说。

评曰：“人情世故，宦态朝政，无不描出。精神手笔，不止于

① 焱灯：即“取灯儿”，为小木片或细木条，一头涂以硫黄，用来引火点灯。

画生，变换生动，莫可名言，只觉汤海若《牡丹亭记》，便同嚼蜡。”

【校记】

- [1]只得：B、C本作“只好”。
- [2]服事中意的也极多：B、C作“服事的中意也极多”。
- [3]罢了：B、C作“便了”。
- [4]老爷：B、C作“只是”。

第六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纳粟^①

有钱莫弃糟糠妇，贫时患难相依。何须翠绕共珠围？得饱家常饭，冲寒粗布衣。

休羨艳姬颜色美，防闲费尽心机。得些闲空便私归。那肯团团转，只会贴天飞^②。

——右调《临江仙》

痴人爱野鸡，野鸡毛羽好，得隙想飞腾，稻粱饲不饱。
家鸡蠹夯材，守人相到老，终夜不贪眠，五更能报晓。
野鸡毛好如鲜花，自古冶容多破家。家鸡打鸣好起早，兀坐深闺只绩麻。

晁书二人得了喜信，收拾了行李，将带来二百两路费银内留下五十两与胡旦在京搅缠^③，辞谢了苏绵衣，雇了长骡，合了同伴回南去讫。

① 纳粟：即“例监”。通过出资投捐而得到国子监生的资格。

② 此句化用谚语“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

③ 搅缠：亦作“盘搅”、“盘缴”，花费、使用。

却说二月十九日是白衣菩萨圣诞，珍哥调养的渐觉好些，做了两双鞋、买了香烛纸马，要打发晁住媳妇往庙里去烧香。正待出门，只见外面一片喧嚷。晁大舍方在梳头，合珍哥都唬了一跳。家人传进说：“还是那年报喜的七八个人，来报老爷升了北通州知州。”晁大舍不胜喜欢，又忽想：“怪道公公两次托梦叫我往北去投奔爹娘！我想爹娘见在南边，却如何只说北去？原来公公已预先知道了。”晁大舍出去，见了报喜众人，差人往铺中买了八匹大桃红拣布与众人挂红，送在东院书房内安歇。次日，摆酒款待，封出一百两喜钱。众人嫌少。渐次又添了五十两，都欢喜，打发散了。众亲朋络绎不绝，都来贺喜。晁大舍只是不敢送出大门。

接说晁知县那里，晁书二人尚未到家，报喜的已先到了十日，见了刊报，送在寺内安歇，也发付的众人心满意足。打叠申文书，造交代册籍，辞院道，写了两只官座船，择四月初一日离任，不到家，一直往通州上任。也果然兑了一千两银子交与梁生，教梁生辞了班里众人，同在船上进京。

晁知县起身之日，倒是那几家乡宦举人送赆送行，倒也还成个礼数。那华亭两学秀才、四乡百姓，恨晁大尹如蛇蝎一般，恨不得去了打个醋坛^①的光景。那两学也并不见举甚么帐词，百姓们也不见说有“脱靴遗爱”的旧规。那些乡绅们说道：“这个晁父母，不说自己在士民上刻毒，不知的只说华亭风俗不厚。我们大家做个帐词，教我们各家的子弟为首，写了通学的名字，央教官领了送去；再备个彩亭，寻双靴，也叫我们众家佃户庄客，假妆了百姓，与他脱脱

① 打个醋坛：亦作“醋炭”，用醋浇于烧红的木炭上，或将炭扔入醋中，是民间一种以祛除不祥驱除厉鬼的方法。

靴。”算记停当，至日，撮弄^①着打发上舡去了。合县士民也有买三牲还愿的，也有合分资做庆贺道场的，也有烧素纸的，也有果然打醋坛的，也有只是念佛的，也有念佛中带咒骂的。

这晁大尹去后，倒也甚是风光，一路顺风顺水。五月端午前到了济宁，老早就泊了舡，要上岸买二三十斤胭脂，带到任上送礼；又要差人先到家里报知。

这一夜晁大尹方才睡去，只见他的父亲走进舱来，说道：“源儿近来甚是作孽，凭空领了媳妇打围，把个妖狐射杀，被他两次报仇，都是我救护住了，不致受伤。只怕你父子们的运气退动，终不能脱他的手。你可拘束了他同到任去，一来远避了他，二来帝都所在，那妖魂也不敢随去。”晁大尹醒来，却是一梦。唤醒夫人，夫人道：“我正与公公说话，你却将我唤醒。”二人说起梦来，都是一样，也甚是诧异了一番。早起写了一封书与大舍，内说：“武城虽是河边，我久客乍归，亲朋往来，就要耽搁费事；因此不到家中，只顺路到坟上祭祭祖，焚了黄^②，事完，仍即回到舡上。”又说：“公公托梦，甚是奇怪，且是我与你母亲同梦一般。你可急急收拾，同了媳妇计氏随往任中，乘便也好求干功名，不可有误！”

谁知晁大舍弃舍了计氏，用八百两取了珍哥，瞒得两个老浑帐一些不知。虽不住的有家人来往，那些家人寻思，服事老主人的日短，伏事^③小主人的日长，那个敢说？如今书上要同计氏随任，如何支吾？晁大舍随即收拾了铺盖，雇了八名轿夫，坐了前向京中买来的大轿，带了《金刚经》，跟了六七个家人，贴河迎将上去。走了两三日，迎

① 撮弄：应付，将就。

② 焚黄：用黄纸写成表文，在祖先墓前祭告后焚烧。

③ 伏事：即“服事”，同“服侍”。

见了舡，见了爹娘，说不了家长里短；又说计氏小产了，不能动履，目下且不能同去，只得爹娘先行，待计氏将息好了，另去不迟。

晁大舍与爹娘同在舡上，走了几日，到了武城地方，祭了祖，焚过了黄，晁大尹方知雍山庄上被人放火烧得精光，也去了万把粮食等物。嗟叹了一回，开了舡向北而行。晁大舍又送了两站，说定待计氏稍有起色，或是坐舡、或是起旱，即往任上不题。

晁大舍回到家中，对珍哥说道：“爹娘闻知娶你过门，甚是欢喜，要即时搬你上舡，同往任内，因我说你小产未起，所以只得迟迟。待你一好，咱也都要行了。”

到了五月尽头，过了三伏，晁大舍拣了七月初七日，从陆路起身。预先雇骡子、雇轿夫，收拾行李停当，只等至日起身。初五午后，计氏领了四五个养娘走到前边厅内，将公公买与他的那顶轿，带轿围、带扶手，拉的拉、拽的拽，抬到自己后边去了，口里说道：“这是公公买与我的，那个贱骨头奴才敢坐！谁敢出来说话，我将轿打得粉碎，再与拚命不迟！”家人报与晁大舍知道。珍哥气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出。晁大舍道：“丢丑罢了！我看没有了这顶轿，看咱去的成去不成！我偏要另买一顶，比这强一万倍子的哩！”果然用了二十八两银子向乡宦家回了一顶全副大轿来，珍哥方才欢喜。晁大舍叫人与计氏说道：“适间用了五十两银子买了轿来，甚是齐整，叫你去看看。”计氏望着那养娘，稠稠的唾沫猛割丁①向脸上嚙一口，道：“精扯淡！那怕你五千两买轿，累着我腿疼！却叫我去看看！你只不动我的这顶破轿，就是五万两也不干我事！”嚙的那养娘一溜风跑了。

① 猛割丁：又作“猛圪丁”、“猛哥丁”，突然，猛地

到初七日，收拾了当，交付看家的明白了，大家起身往北前进。一路早行晚住，到了北京。谁想晁大舍且不敢便叫珍哥竟到任内，要慢慢的油嘴滑舌骗得爹娘允了，方好进去。随在沙窝门①内，每月三两银，赁了一所半大不小的房子，置买了一切器皿煤米等物，停停当当，将珍哥留住里面。跟去的养娘俱留在京中，又留下晁住两口子服侍珍哥。自己还在京中住了两日，方才带了几个家人自到通州任内，说计氏小产，病只管不得好，恐爹娘盼望，所以自己先来了。晁夫人甚是怨帐，说道：“家门口守着河路，上了船直到衙门口，如何不带他同来，丢他在家？谁是他着己的人，肯用心服事？亏你也下得狠心！况且京里有好太医，也好调理他。”埋怨儿子不了，又要差人回去央计亲家送女儿前来。晁大舍也暂时支吾过了。

七月二十四日，晁大舍道：“明日二十五日是城隍庙集，我要到庙上走走，就买些甚么东西，也要各处看看，得住几日回来。”晁老依允，与了他六七十两银子，要拨两名快手跟随。晁大舍道：“这么许多家人，要那快手何用？”拨了八名夫，坐了轿，进了沙窝门珍哥宅内住了，对珍哥道：“幸得你没进去！衙门窄鳖鳖的，屁股也吊不转的，屙屎溺尿的去处也没有。咱住惯了宽房大屋，这们促织匣内，不二日就鳖死了！亏我有主意，没即时同你进去。若是进去了，衙门规矩，就便出不来了，那时才是小珍子作难哩！”珍哥却也就被哄过了。至二十五日，端了一扶手银子，果然到了庙上，买了些没要紧的东西，回到京中宅子，住了七八日，别了珍哥，仍回通州去了。

却说那个晁住，原不是从小使久的，做过门子、当过兵，约二十

① 沙窝门：即广渠门，位于今广渠门内大街东口立交桥西。

四五岁年纪，紫膛色的一个胖壮小伙子，是老晁选了官以后，央一个朋友送来投充的。晁大舍喜他伶俐，凡百托他，一向叫伎者、定戏子、出入银钱、掌管礼物，都是他一人支管。珍哥做戏子的时节，晁住整日斗牙磕他嘴不了。临买他的时，讲价钱、打夹帐，都是他的首尾。两个也可谓“倾盖如故”的极了。这个昏大官人偏偏叫他在京守着一伙团脐^①过日。那晁住媳妇就是合珍哥一个鼻孔出气，也没有这等心意相投。晁住夫妇渐渐衣服鞋袜也便华丽得忒不相了，以致那闺门中的琐碎事体叫人说不出口。那个昏大官人就象耳聋眼瞎的一般，也不十分回避大官人了。只是那旁人的口碑，说得匙箸都捞不起来的。那个晁住受了晁大官人这等厚恩，怎样报得起？所以狠命苦挣了些钱，买了一顶翠绿鹦哥色的万字头巾，还恐不十分齐整，又到金箔胡同买了廿帖升底金^[1]，送到东江米巷销金铺内，销得转枝莲，煞也好看，把与晁大官人戴。

那晁大官人其实有了这顶好头巾戴上，倒也该罢了，他却辜负了晁住的一片好心，又要另戴一顶什么上舍头巾。合他父亲说了，要起文书、打通状，援例入监。果然依了他，部里递了援例呈子，弄神弄鬼，做了个附学名色。又援引京官事例，减了二三十两，费不到三百两银子，就也纳完了。寻了同乡京官的保结，也不消原籍行查，择了好日入监，参见了司业、祭酒，拨了厢，拜了典簿、助教等官，每日也随行逐队的一般戴了儒巾，穿了举人的员领，系了尺把长天青绦子，粉底皂靴，夹在队里，升堂画卯。但只是：

平生未读书，那识之乎字？蓝袍冉冉入宫墙，自觉真惶愧！

① 团脐：雌蟹的腹甲是圆的，俗称团脐。这里借喻女人，有侮辱之意。

刚入大成宫，孔孟都回避。争前问道是何人，因甚轻来至？

——右调《卜算子》

晁大舍每日托了坐监为名，却常在京居住。一切日用盘缴，三头两日俱是通州差人送来。近日又搭识了一个监门前住的私窠子，与他使钱犯好，推说监中宿班，整几夜不回下处。幸得珍哥甚不寂寞，正喜他在外边宿监，他却好在家里“宿监^①”，所以绝不来管他。

住过了十二月二十日以后，晁老着人来说道：“就是小学生上学，先生也该放学了，如何年节到了，还在京中做甚？”晁大舍道：“你先回，上复老爷，我爽利赶了二十五日庙上买些物事，方可回去。”那人去了。

自此以后，煞实与珍哥置办年节，自头上以至脚下，自口里以至肚中，无一不备。又到庙上与珍哥换了四两雪白大珠，又买了些玉花玉结之类，又买了几套酒线衣裳，又买了一匹大红万寿宫锦。那日庙上卖着两件奇异的活宝，围住了许多人看，只出不起价钱。晁大舍也着人拨开了众人，才入里面去看。只见一个金漆大大的方笼，笼内贴一边安了一张小小朱红漆几桌，桌上一小本磁青纸泥金写的《般若心经》，桌上一个拱线镶边玄色心的芦花垫，垫上坐着一个大红长毛的肥胖狮子猫。那猫吃的饱饱的，闭着眼，朝着那本经睡着打呼卢。那卖猫的人说道：“这猫是西竺国如来菩萨家的。只因他不守佛戒，把一个偷琉璃灯油的老鼠咬杀了，如来恼他，要他与那老鼠偿命。亏不尽那八金刚、四菩萨合那十八位罗汉，与他

① 宿监：双关语，即“宿奸”。

再三讨饶，方才赦了他性命，叫西洋国进贡的人捎到中华，罚他与凡人喂养，待五十年方取他回去。你细听来，他却不是打呼卢，他是念佛，一句句念道‘观自在菩萨’不住。他说观音大士是救苦难的，要指望观音老母救他回西天去哩。”

晁大舍侧着耳朵听，真真是象念经的一般，说道：“真真奇怪！这一身大红长毛已是世间希奇古怪了，如何又会念经？但那西番原来的人今在何处？我们也见他一见，问个详细。”卖猫人说道：“那西番人进完了贡，等不得卖这猫，我与了他二百五十两银子顿下，打发那番人回去了。”晁大舍吃了一惊，道：“怎便要这许多银子？可有甚么好处？”

那人道：“你看爷说的是甚么话！若是没有好处，拿三四十个钱，放着极好有名色的猫儿不买，却拿着二三百两银子买他？这猫逼鼠是不必说的，但有这猫的去处，周围十里之内，老鼠去的远远的，要个老鼠星儿看看也是没有的。把卖老鼠药的只极的干跳，饿的那口臭牙黄的！这都不为希罕。若有人家养活着这佛猫，有多少天神天将都护卫着哩。凭你甚么妖精鬼怪、狐狸猿猴，成了多大气候，闻着点气儿，死不迭的。说起那张天师来，只干生气罢了。昨日翰林院门口一家子的个女儿，叫一个狐狸精缠的堪堪待死的火势，请了天坛里两个有名的法师去捉他，差一点儿没叫那狐狸精治造了个臭死。后来贴了张天师亲笔画的符。到了黑夜，那符希流刷拉的怪响，只说是那狐精被天师的符捉住了。谁想不是价^①，可是那符动惮^②。见人去看他，那符口吐人言，说道：‘那狐狸精在屋门外头坐着哩，我这泡尿鳖的慌，不敢出去溺。’第二日清早，我

① 不是价：亦作“不是家”，不是。“价”、“家”皆为语气词。

② 动惮：诸刻本同。同“动弹”。下文有“手帕动惮”。

滴溜^①着这猫往市上来，打那里经过，正一大些人围着讲话哩。教我也站下听听，说的就是这个。谁想那狐狸精不晓的这猫在外边，往外一跑，看见了这猫，‘抓’的一声，见了本像，死在当面。那家子请我到家，齐整请了我一席酒，谢了我五两银。我把那狐狸剥了皮，硝的熟，做了一条风领。我戴的就是。”

众人倒仔细听他说了半日。一人道：“这是笑话儿！是打趣张天师符不灵的话！”卖猫人绷着脸说道：“怎么是笑话？见在翰林院对门子住，是翰林院承差家，有招对的话。”晁大舍听见逼邪，狐精害怕，便有好几分要买的光景，问道：“咱长话短说，真也罢、假也罢，你说实要多少银，我买你的。”那人道：“你看爷说的话！我不图实卖，冷风淘热气的，图卖凉姜哩！年下来与该人许多帐，全靠着这个猫。就是前日买这猫，难道二百五十两银子都是我自己的不成？也还问人揭借了一半添上，才买了。如今这一家货又急忙卖不出去，人家又来讨钱，差不多撰三四个银就发脱了。本等要三百两，让爷十两，只已^②二百九十两罢。”晁大舍道：“瞎话！成不的！与你冰光细丝二十九两，天平兑已，你卖不卖，任凭主张。”那人道：“好爷！你老人家就从苏州来，可也一半里头也还我一半，倒见十抽一起来！”晁大舍道：“再添你三两，共三十二两，你可也卖了？”那人道：“我只是这年下着极^③，没银子使，若捱过了年，我留着这猫与人拘邪捉鬼，倒撰他无数的钱。”

晁大舍又听了“拘邪捉鬼”四个字，那里肯打脱？添到三十五、三十八、四十、四十五，那人只是不卖。他那一路上的人恐怕晁大

① 滴溜：手提。

② 已：同“给”。

③ 着极：同“着急”。本书中“急”多作“极”。诸刻本同。

舍使性子，又恐怕旁边人有不帮衬的，打破头屑①，做张做智②的圆成③着，做了五十两银子，卖了。晁大舍从扶手内拿出一锭大银来，递与那人，那人说：“这银虽是一锭元宝，不知够五十两不够？咱们寻个去处兑兑去。”那个圆成的人道：“你就没个眼色！这们一位忠诚的爷，难道哄你不成？就差的一二两银子，也没便宜了别人。”一家拿着猫，一家拿着银子，欢天喜地的散了。那人临去，还趴在地上与那猫磕了两个头，说道：“我的佛爷！弟子不是一万分着极，也不肯舍了你。”

晁大舍正待走，只见又一个卖鹦哥的人唤道：“请爷回来，看看我的鹦哥，照顾了罢。我也是年下着极，要打发人家帐哩。”晁大舍站住看了一看，说道：“我家里有好几个哩，不买他。”那人道：“鹦哥，爷不肯买你哩。你不自己央央爷，我没有豆子养活你哩。”那鹦哥果然晾了晾翅，说道：“爷不买，谁敢买？”说得真真的与人言无异。晁大舍喜的抓耳挠腮的道：“真是不到两京虚了眼！怎么人世间有这们希奇物件！”

晁大舍问道：“你可实要多少银子？”那人说道：“这比不的那猫能拘邪捉怪的值的钱多，这不过教道的工夫钱。富贵爷们买了家去，当个丫头小厮传话儿罢了，能敢要多少？爷心爱，多赏几两；心里不甚爱，少赏几两。我脱不了是皇城里边教鹦哥儿的教师，有数的六个月就要教会一群，也就带出三四个来。爷如今只赏小的三十两银子罢，捎了家里顽去。”晁大舍说：“与你十二两银子罢。”那人不肯卖。晁大舍走了一走，那人拿出一把绿豆来，说道：“爷去

① 打破头屑：言语挑拨，作梗破坏。

② 做张做智：说好说坏，装模作样。

③ 圆成：说合。又：文中“圆”多刻作“员”。

了，不买你，只是饿死了！”那鹦哥晾着翅，连叫道：“爷不买，谁敢买？爷不买，谁敢买？”晁大舍回头道：“可实作怪！就多使二两银子，也不亏人。”一面开了扶手，取出十两一封，五两一封，递与那人。那人把银解开包看了，道：“这十五两，爷赏的不太少些？罢！罢！我看爷也是个不耐烦的，卖与爷去。”

一边交割了，晁大舍上了马，家人们都雇了驴子，一溜烟往下处行走。拿到珍哥面前，就如那外国进了宝来一般，珍哥佯佯不理；又拿出买的衣服、锦段合那珠子、玉花，珍哥倒把玩个不了。晁大舍道：“村孩子！放着两件活宝贝不看，拿着那两个珠子摆划！”珍哥道：“一个混帐狮猫合个鹦哥子，活宝！倒是狗宝哩！”晁大舍道：“村孩子！你家里有这几个混帐狮猫合这们会说话的鹦哥？”珍哥说：“咄，你见什么来！”晁大舍道：“你只强！休说别的，天下有这们大狮猫？这没有十五六斤沉么？”珍哥道：“你见甚么来！北京城里大似狗的猫、小似猫的狗，不知多少哩！”晁大舍道：“咱那里鹦哥尽多，见有这们会说话的来？珍哥说：“他怎么这一会子没见说话？”晁大舍道：“鹦哥，你说话与奶奶听，我与你豆儿吃。”那鹦哥果然真真的说道：“爷不买，谁敢买？”珍哥道：“果然说的话真。”道：“鹦哥，你再说句话，我与你豆儿吃。”那鹦哥又说：“爷不买，谁敢买？”珍哥看着晁大舍大笑道：“我的傻哥儿！吃了人的亏了！你再叫他会说第二句话么？”晁大舍又道：“鹦哥，猫来了！”连叫了数声。那鹦哥也连说数声“爷不买，谁敢买？”珍哥瞅了晁大舍一眼，说道：“傻孙！买这夯杭子^①做什么？留着这几钱银子，年下买瓜子嗑也是好的。瞎头子^②丢了钱！”晁大舍道：“几钱银！这是

① 杭子：家伙、东西。后文亦作“杭杭子”。

② 瞎头子：白白地，徒劳无益的。

十五两银子哩！”珍哥嗤了一声道：“十五两银子，极少也买四十个！”问晁住道：“是实使了几钱银子？”晁住道：“实是十五两银子，少他一分哩！”珍哥道：“呸！傻忘……”就缩住了口没骂出来。又问：“这猫是几钱银子？”晁住道：“这猫是那一锭元宝买的。”

珍哥道：“你爷儿们不知捣的是那里鬼！”晁住道：“没的这猫也着人哄了不成？咱这里的猫，从几时有红的来？从几时会念经来？”珍哥道：“红的！还有绿的、蓝的、青的、紫的哩！脱不了是颜色染的，没的是天生的不成？”晁大舍道：“我的强娘娘！知不到什么，少要梆梆①！你拿指头蘸着唾沫，擦擦试试，看落色不落色？”珍哥道：“谁家茜草茜的也会落色来？没的毡条、羯子、缨子都落色罢？”晁大舍道：“瞎话！一个活东西，怎么茜？”珍哥道：“人家老头子拿着鸟须，没的是死了才鸟？你曾见俺家里那个白狮猫来？原起不是个红猫来，比这还红的鲜明哩！”晁大舍道：“如今怎么就白了？”珍哥道：“到春里退了毛就白了。”

晁大舍挣②了一会，望着晁住道：“咱别要吃了他的亏！”又道：“只是会念经，没的不跷蹊？”珍哥道：“你叫他念卷经咱听。”晁大舍向他脖子下挠了几挠，那猫眯风着眼，呼卢呼卢的起来。晁大舍喜的道：“你听！你听！念的真真的‘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珍哥道：“我也没有那好笑的。这经谁家的猫不会念？丫头，你拿咱家小玳瑁来！”丫头将一个玳瑁猫捧到。珍哥搂在怀里，也替他脖子底下挠了几把。那玳瑁也眯风了眼，也念起“观自在菩萨”来了。珍哥道：“你听！你那猫值五十两，我这小玳瑁就值六十两！”

① 梆梆：饶舌、叨叨，尤指瞎说。亦作“邦邦”、“帮帮”。

② 挣：同“怔”，发愣。

脱不了猫都是这等打呼卢，又是念经不念经哩！北京城不着^①这们傻孩子，叫那光棍饿杀罢！”与了晁大舍个闭气^②，晁住也没颜落色的走得去了。

晁大舍道：“脱不了也没使了咱的钱，咱开爹的帐，说这猫常能避鼠，留着当个寻常猫养活，叫他拿老鼠。”叫丫头挝了些绿豆，放在鸚哥罐里。鸚哥见了丫头挝着豆子，飞着连声叫唤“爷不买，谁敢买？”珍哥道：“好鸚哥！极会说话！”又叫丫头将猫笼内红漆几桌合那泥金《心经》取得出来，拌了一碗饭送到笼内。那猫吃不了，还剩了一半在内。正是：贪夫再得儿孙好，天下应无悖出^③财！再听下回接道。

评曰：“一峰未过万峰迎。细想作者之心，不知若何玲珑剔透。”

【校记】

[1]甘帖升底金：它本俱作“甘帖升底金”。下文有“甘根狗腿”、“甘两花银”等用法。

① 不着：即“要不是、多亏了”的意思。

② 闭气：恼恨。

③ 悖出：不义之财不能久享。语出《大学》：“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第七回

老夫人爱子纳娼 大官人弃亲避难

抛子多年，路远三千。倚闾人、赢得衰颜。今才聚首，又为人牵。寸心悬，相撮合，免留连。

昏辰未定，羽书狎至。猛烽烟、阵鼓遥闻。说无官守，那管忠贤？杜鹃相伴，将野鹜，弃亲还。

——右调《行香子》

晁大舍与珍哥乱闹了一会，丫头在里间将小矮桌安在热炕上，摆上饭来。正吃着，一个丫头慌张跑来，说道：“好几个老鼠巴着那红猫的笼子偷饭吃哩！”晁大舍道：“瞎话！那猫怎么样？”丫头道：“那猫不怎么样，塌趿着眼睡觉。”

珍哥道：“脚底下老鼠，佛猫不计较；若是十里远的老鼠就死了！”又笑着道：“我当时也拿着这红猫当天生的来！那前年到了蒋皇亲家，就是看见了俺那个白狮猫跑了来，映着日头，就是血点般红，希诧的极了！蒋太太笑道：‘你希诧这红猫哩？’蒋太太也哄我，说是外国进的，我可不就信了。后来见了他家姨们，我悄悄的问他。那姨们说：‘太太哄你哩！是茜的颜色。你不信，往后头亭子看去，一大群哩！’那周姨说：‘你

到我后头看来。’及至走到亭子上，可不一大群？够十二三个，红的、绿的、天蓝的、月白的、紫的，映着日头怪好看。我说：‘周姨，你已我个红的顽。’周姨说：‘你等爷出来时，我替你要一个。’”

“正说着，蒋皇亲来了。周姨说：‘珍哥待问爷讨个红猫顽哩。’蒋皇亲说：‘这是甚么贱物儿，已他个！一两千两银子东西已人？叫他唱二万出戏我看了，已他一个。’教我说：‘不已，罢，我买了二分银子茜草，买个白猫茜不的？’蒋皇亲望着周姨笑问道：‘是你合他说来？’周姨道：‘我闲的慌！合他说！’望着我挤眼道：‘你待真个要，你就谢了爷罢！’我磕了个头，拿着个红的往外就走。蒋太太还问说：‘你待怎么，拿着猫飞跑的⁽¹⁾？’我说：‘是俺爷赏的。’拿到外头，叫挑箱的送了家来。人见了的，可不也都希诧的慌！到了年时三四月里，退了毛，换了个白狮子猫。头年里蒋皇亲见了我，还说：“你拿的我红猫哩？我说：‘合人家搭换了个白猫来了。’”

“说起那鹦哥来，这也是我经过的。花店里使了三钱银子买了一个，嘴还没大退红哩，挂在我住的屋檐底下。每日客来，听着人说：‘丫头，姐姐要水哩，姐夫要下房。’他每日听那听的，他就会说了。但见个人来，他叫唤在头里：‘丫头，姐姐要水哩，姐夫要下房。’每日说的是这个。那日刘海斋到，他又说：‘丫头，姐姐要水哩，姐夫要下房。’把个刘海斋喜的极了，只是缠着问我要。我又不己他。他说：‘把我那黑叫驴合你换罢。’我说：‘你还搭上些甚么？’他说：‘我再添上匹生纱罢。’”我合他换了。他拿回去，挂在他住房檐下。

“那日他舅子来家，那鹦哥看见就叫唤：‘丫头，姐姐要水哩，姐

夫要下房。’躁的他婆子通红的脸，越吆喝，他越叫唤。刘海斋来到，他婆子说：‘快把恁答①拿到吊远子②去！可恶多着哩！’刘海斋叫人挂在客位檐下去。那日该他家司会，见个人来，叫说一阵，惹的那些人呱呱的笑。刘海斋遣人送来己我，还要那驴哩。说生纱送我穿罢。我说：‘那驴卖钱使了。’没己他。”

晁大舍道：“那鸚哥哩？”珍哥道：“那日我没来家，黑夜没人收进房来，已是冻的死了。杨古月说：‘身上还温温，待我治他一治。’煎了一酒钟‘九味羌活汤’灌下去，拿了旧首帕包着，丢在炕上去，也没理论他。到日头西，只见首帕动掸。解开，还醒过来了。还待了好几个月，杨古月家熬膏药，呛杀了。”说着，吃完了饭，收拾了家伙。

却说晁老指望晁大舍过了二十五庙上，二十六就可回到任内，不想过了二十七还不见到，对着夫人说道：“源儿京中不知干的什么勾当，到了今日二十七，这时节多应又不来了！休被人拿讹头③，不是顽的！”晁夫人长吁了一口气道：“别也没有甚么该拿讹头的事，我只风里言风里语的，一象家里取了个唱的④，如今通不理媳妇儿，把媳妇儿一气一个死。一似那唱的也来了，没敢叫咱知道，在京住着哩。”晁老道：“你听谁说？”夫人道：“谁肯对咱说？这是媳妇子们背地插插⑤，我绰见点影儿。”晁老道：“有如此等事！咱那媳

① 恳答：即“您达”，意为“你爹”，这儿是骂人话。

② 吊远子：很远的地方。下文亦作：“窎远子”。

③ 拿讹头：捉着短处讹诈。

④ 取了个唱的：“取”同“娶”。唱的，戏子兼娼妓。

⑤ 插插：同“嘁嘁喳喳”的“喳喳”。又：文中“嘁嘁喳喳”亦作“凄凄插插”、“恓恓插插”。

妇不是善茬儿，容他做这个？我信不过及①！”夫人道：“你倒说的好！皇帝到利害，百姓到软弱，那百姓反了，皇帝也就没法儿了！”晁老道：“若果真如此，一发接到衙门罢了，叫他外边住着做甚？”夫人道：“你自家算计。只是叫媳妇怪咱。”晁老道：“这也顾不的，叫人已他收拾去处，明日使人接他去。”次日早，差了晁凤持了一封书，又拿了一百两银子，急往京中。那书写道：

暮年一子，又在天涯，极欲汝朝夕承欢，以娱两人晚景。
京城何事，年近岁除，尚复留恋？闻汝来时，带有侧室，何不早
使我知道？侨寓于外，以致汝有两顾之苦。今遣人迎汝并汝侧
室，速来任所同住，我不汝咎也。恐有杂费，寄去银一百两，验
收。晁凤先着回报。父字与源儿。

晁凤持了书物，骑了一匹官马进京，寻到晁大舍行馆，适值不曾关门。晁凤一直走将进去，恰好撞见珍哥穿着油绿云段绵袄、天蓝段背心、大红段裤，也不曾穿裙，与晁住娘子在院子里踢毽子顽。看见晁凤，飞也似跑进屋里去了。晁大舍恰好从后层房出来，晁凤磕了个头。晁大舍道：“我正要起身回任上去，你却又来做甚？”晁凤说：“因等大爷不回，老爷叫小人来接大爷合珍姨同去。”晁大舍悄声问道：“老爷奶奶是怎么知道有了珍姨？是那个说的？”晁凤道：“小人也不晓得老爷奶奶是怎样得知的，只今早差了小人来接，说叫大爷即日回去，叫小人先走一步回话。有老爷的书，还有两封银子。”一面交上。

① 信不过及：即“信不过”。下文亦作“信不及”。

晁大舍拆看了书，见书上写得甚是关情，却也有几分自己过意不去。一面叫快些收拾酒饭与晁凤吃，好叫他先去回话。算计收拾雇夫马，要同珍哥次早起身往通州去。晁凤吃了饭，赏了他三百钱。回了晁老的一封书，写道：

儿源上稟：儿子的不成人事，岂可叫爹娘知道？今爹娘既不计较，明日即同小媳妇拜见爹娘乎。但儿不在后边住也，要在东院书房住也，可速叫人扫乎。银一百星收讫之。儿源上复。

晁凤本日掌灯时候回到衙门，回了老晁公母两个的话，说晁大舍同新取的那位姨明日就来，叫收拾东院的书房住。晁奶奶道：“你见那新姨来不曾？”晁凤道：“小人进去，那新姨叉着裤，正合晁住媳妇子踢毽儿。看见小人，往屋里跑进去了。”奶奶问道：“你见他是怎么个人才？”晁凤道：“那人奶奶见过了，就是那女戏班里妆正旦的小珍哥。”晁奶奶问道：“那班里一大些老婆，我不记的是那一个。”晁凤道：“那日吉奶奶与奶奶送行，他没妆红娘？后来点杂戏，他又没妆陈妙常^①么？奶奶还说他唱的好，偏赏他两个汗巾、三钱银子，他没另谢奶奶的赏？”晁奶奶道：“阿，原来就是他！倒也好个人儿！”

老晁听说，道：“苦也！苦也！原来是这个人！”晁奶奶道：“要是他，倒也罢了。好个活动人儿！你一定也见他来？”老晁道：“我倒没见他，闻他的名来。你说是谁？这就是那一年接了个新举人死在他身上的！樊库吏包着他，那库吏娘子吊杀了，没告状么？这

① 陈妙常：戏曲《玉簪记》主角，道姑。

岂是安静的人，寻他做甚么？”晁夫人道：“只怕进了咱家门自然的好了。”老晁道：“惯就了的性儿，半日家怎么改得过来？”晁夫人道：“那人风流伶俐，怕怎么的？”晁老道：“还要他扮戏哩，用着风流伶俐！嗔道媳妇们这一个主子都照不住他，被他降伏了！”又说：“快叫人收拾东书房。”连夜传裱背匠糊仰尘^①、糊窗户，传泥水匠收拾火炕，足足乱哄到次日日西。

且说晁大舍见了父亲的家书，也就急忙收拾，要同珍哥回到衙去。那珍哥慢条斯理，怕见起身。晁住又甚是打拦头雷^②，背地里挑唆珍哥不要进往衙去，又对晁大舍道：“衙内窄逼逼的个去处，添上这些人，怎么住的开？就是吃碗饭也不方便。依着我说，还是大爷自己去，过了年合灯节再来不迟。”晁大舍道：“说窄是哄你珍姨的话，衙内宽绰多着哩。只怕东书房咱这些人去还住不了的房子。若吃饭嫌不方便，咱另做着吃。咱的人少。”晁住又道：“监里的事还没完，大爷还得在京常住。人都去了，大爷自己也孤恓。珍姨进去了，还指望出得来哩？”珍哥道：“他说的也是。要不你自己去，我不去罢。”晁大舍道：“你说的是什么话！大年新节，爹娘不来接，咱也该去磕个头儿。如今爹娘差了人，拿了银子做盘缠，可推说什么不去？咱去住过了灯节，再和你来不迟。这房子也不消退与他，把一应家伙封锁严密，叫看门的守着。”珍哥、晁住虽是心里不愿意，也只得敢怒不敢言的。

次早，二十九日，两乘大轿，许多骡马，到了通州，进到衙内。珍哥下了轿，穿着大红通袖衫儿，白绫顾绣连裙，满头珠翠，走到中

① 仰尘：顶棚，天花板。

② 打拦头雷：本为气象语。凡在乌云涌上、将要下雨时节，先打一声雷，这雨必然下不起来，因称为“拦头雷”，引申为破坏了将要成功的好事。

庭。老晁夫妇居中坐定。晁大舍先行过了礼。珍哥过去四双八拜，磕了头，递了鞋枕①。晁老看得那珍哥：

仪容窈窕，轻盈三月杨花；性格聪明，透露九华莲藕。总非褒姒临凡，定是媚吴王的西子；即不妲己转世，亦应赚董卓的貂婵。你若不信呵，剔起眼睛竖起眉，仔细观渠渠是谁！

老晁夫妇见了这一个肘头霍撒脑、浑身都动禡的个小媳妇，喜的蹙着眉、沈着脸，长吁短叹，怪喜欢的。珍哥拜完，老晁夫妇忙着与了二两拜钱，同珍哥送回东院里去了。珍哥觉得公婆不甚喜欢，也甚是没趣。

晁大舍到了次年正月初二日，要进京去，赶初三日开印，与监里老师合苏锦衣、刘锦衣拜节。那时梁生、胡旦也都做了前程，在各部里当该，俱与晁舍似通家兄弟般相处，也要先去拜他。随拨了夫马，起身进了京城，仍到旧宅内住下。晁大舍与珍哥热闹惯了，不惟珍哥不在，连一些丫头养娘都没一个，也甚是寂寞。叫晁住去监前把那个搭识的女人接了来，陪伴晁大舍住了几日。晁大舍但是出外周旋，仍是留晁住在家看守。到了初十，晁大舍买了礼物，做了两套衣裳，打了四两一副手钏，封了八两银，将那个女人送了回去。自己也即回到通州，挂花灯，放火炮，与珍哥过了灯节。直到二月花朝以后，要到京完坐监的事，仍要去游耍西山。拣了二月十九日到京，仍把那监前的妇人接了来住。

不料到了二月尽边，那也先的边报一日紧如一日。点城夫，编

① 鞋枕：媳妇初见公婆时所献的见面礼，表示孝顺。

牌甲，搜奸细；户部措处粮饷；工部料理火器、悬帘、滚木，查理盔甲，鎔磨器械，修补城垣；吏、兵二部派拨文武官员守门；戎政、军门操练团营人马；五城兵马合宛、大两县静街道、做栅栏，也甚是戒严，城门早关晚启。那王振原是教官出身，有子有孙的人，狠命撺掇正统爷御驾亲征，指望仗赖着天子洪福，杀退了也先，要叙他的功，好封他儿子做公侯。那些大小群臣乱纷纷谏阻。

晁大舍原不曾见过事体，又不晓得甚么叫是忠孝，只见了这个光景，不要说起君来，连那亲也都不顾，唬得屁滚尿流，跑回下处，送回了监门首妇人，收拾了些要紧的行李，城门上使了十数两银子，放了出去，望着通州，一溜风进到衙内，见了爹娘，喘吁吁的就如曹操酒席上来报颜良的探子一般，话也说不利落，主意是要弃了爹娘，卷了银两，带了珍哥回去。晁老道：“若是这个光景，还顾做甚么官？速急递了告致仕文书。若不肯放行，也只有拚了有罪，弃官逃回罢了！”原来晁大舍的意思，又不肯自己舍着身同爹娘在这里，恐怕堵挡不住，将身子陷在柳州城里①；又不肯依父亲弃了官，恐怕万一没事，不得撰钱与他使；只要自己回去，走在高岸上观望，拚着那父亲的老性命在这里做孤注，只是口里说不出来。晁老道：“仔细寻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总是②也先不来，我寻出来问军问死，破着使上几千银子，自然没事；再万一银子使不下来，就在刑部里面静坐，也强如把头被也先割去。还是我们大家收拾回去为是。”晁大舍也依允了。

晁老一面唤该房做致仕文书，一面走到前面书房，与幕宾邢皋

① 将身子陷在柳州城里：民间流传的狄青征南故事中，部将杨文广讨侬智高，曾身陷柳州，后其妹宜娘子征柳救兄。第五十二回也有此典。

② 总是：纵使，即便。

门商议，要他做禀帖稿，附在文内。只是邢皋门正与一个袁山人在那里着围棋，见了晁老走到，歇住了手，从容坐定，把日来也先犯边、要御驾亲征的事，大家议论。邢皋门道：“这几日乾象甚不好，圣驾万分不该轻动。我想钦天监自然执奏，群臣也自然谏阻，圣驾也定然动不成。”晁老道：“如今司礼监王公撺掇得紧，只怕圣驾留不住。”邢皋门道：“若天意已定，也是大数，没奈何了。”晁老道：“连日把个锢病发了，大有性命可虑！决意告致仕，回去罢。已唤该房做文书呈稿，文内还得禀帖写出那一段不得已的情来。皋老脱一个稿。事不宜迟，姑待明日发罢。”邢皋门微笑了一笑，道：“‘如伋去，君谁与守’^①？我仔细看那天文，倒只是圣驾不宜轻出，其余中国大事，倒是一些没帐的。况岁星正在通州分野，通州是安如磐石的一般，告那致仕则甚？临难卸肩，不惟行不得，把品都被人看低了。老先生，你放心去做。你只来打听我。若我慌张的时节，老先生抽头不迟。”晁老那里肯听，见邢皋门不做禀稿，遂着晁大舍做了个不疼不痒的禀帖，说得都是不伦之语，申了顺天府，并抚院、关、屯各院，也不令邢皋门得知。这合干上司将文书都批得转来，大约都无甚好音相报。只是那个关院，云南人，姓纪，举人出身，那得如甲科们风力？批得甚是阑茸。批详道：

本官以华亭知县升转通州，何所见而来？平居不言，突称有病，又何所见而去？得无谓国家多事，寇在门庭，驾说沉疴，脱身规避耶？设心如此，品行何居？仰即刻速出视事。勿谓

^① 如伋去君谁与守：伋，孔子之孙，字子思。这句话出于《孟子·离娄下》。孔伋住在卫国，齐军来犯，有人劝他离开卫国，孔伋说：“如果我走了，君王同谁一起守城呢？”

本院之白简①不灵也！缴。

老邢再不见他说告致仕，只当纳他的谏了。谁知他瞒了老邢，遍申了文书开去。得了关院的这等温旨，自己回去的念头止住了，只是收拾打发晁大舍同珍哥回去。

一日，正同邢皋门、袁山人、儿子晁源坐着白话，衙门上传柳，递进一角兵备道的文书来。拆开看时，里面却是半张雪白的连四纸，翠蓝的花边，焌黑的楷书字，大大朱红标判，方方的一颗印。读时，上面写道：

钦差整饬通州等处，兼理漕粮、屯田、驿传，山东按察司副使许，为申饬托故规避以励官箴事^[2]：本年三月初八日，蒙钦差巡按直隶等处、专理关务、综覈将领监察御史纪宪牌前事^[3]：‘照得安常处顺，君子之所深忧；痛痒惊疑，圣贤所以立命。今当边报狎闻，羽书旁午，正忠贞薪胆之会，主臣忧辱之时。闻鸡起舞，灭此朝食，正当其会。通州知州晁思孝，平居奔栈，若蚁之附膻；遇变脱罗，恍魄之逞狡。昨敢恣情托病，冒昧请休^[4]，已将原详严行戒饬去后，合行再为申儆。为此牌行本道，照牌事理，谕令本官打起精神，涤除妄念，用心料理城守，毋致疏虞。本院宁惟不念其旧，抑且嘉与其新。若暮气必不可朝，柔情终难于振，本院必先行拿，然后奏闻！此系膈言②，毋徒脐噬！’等因到道，奉此合行申饬。为此牌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时直甘泉烽火，急应樽俎折冲；毋再萌拂袖青

① 白简：弹劾官员的奏章。

② 膔言：肺腑之言。

山，以致文弹白简⁽⁵⁾。本道忠告相规，须至牌者。

晁知州见了这牌，就如“劈开两片顶门骨，倾下一盆冰雪来”，唬得软瘫成一堆，半日说不出话来。邢皋门方才知是瞒了他申文书告致仕。老邢倒也丢过一边，倒是老晁着实有些“惭于孟子”^①。若别的祸福倒不可知，这关院的计较，这心里吊桶一般，怎么放得下？

天下那不快活的事再没有一件就歇了的。正与晁大舍收拾行装、扎括轿马，拣了三月十六日同珍哥由旱路回去，不料华亭县两个旧役的家属，一个是宋库吏的弟宋其仁，一个是曹快手的子曹希建，来到衙门口，说：“特来有事相稟。”老晁父子猜料了一会，开了衙门，放他进见。二人叩见了毕，说道：“正月间，江院在松江下马，百姓上千的把库吏宋其礼、快手曹一佳并老爷的内书房孙商、管家晁书，都告在里面。江院准了状，批了苏松道，转批松江理刑陈爷，将宋其礼、曹一佳拿到监了，五日一比，要孙书办、晁管家。虽是他二人极力自己担当，只恐担当不住，要行文见任处所提人，事便也就按捺不下了。”

晁知州听得，那肚里就如雪上加霜的一般不快活，问道：“那些乡宦举人也没个出来说些公道话的？”宋其仁道：“那百姓们势众了，还说老爷向日在里那里难为他们，都是这些乡宦举人唆拨的，唬吓道：‘若你们不出来强管，我们只得将就罢了；若你们出来管事说情，我们必定将这几年诈害百姓的恶款，上公愤民本了。’所以这些乡宦举人躲避得还恐怕不干净，怎还敢出头？”

晁知州问说：“秀才们却没有人出来说甚么的？”宋其仁道：“秀

^① 惭于孟子：晁思孝被上司驳斥，想起邢皋门曾以《孟子》“如伋去，君谁与守”规劝，未免有些愧愧。《孟子·公孙丑下》：“王曰：吾甚慚于孟子。”

才起先也发了传帖，写了公呈，也要在江院递了。亏不尽那两个首贡次贡的生员将众人劝住了，说道：‘我们毕竟是读书人，要顾名义。子弟告父母官，是薄恶的事，告得动，这个名声已是不好了；若再告不动，越发没趣。前官就是后官的眼。教见在的父母官把我们不做人待，况且有了百姓公状，也就罢了。’众人道：‘这是公愤，你二人私情，怎便留得住？’那位喻相公道：‘我讲得是大体，有甚私情？若说起公愤来，把我的地断与了他人去，地内的钱粮逼勒我纳。我不在家，把我家妇女都拿到监内。还要怎样的愤？就是张兄，他的令尊被光棍辱了，把原被各罚银十五两。那光棍在房里使了几两银子，稟说被告家贫纳不起，他就都并在原告身上追。幸得刑厅巴四府说了分上，免得二十两。不然，那时这样荒年，张兄就卖了身，也纳不起三十两银子哩！’那张相公道：‘你不要说起罢了，但一提起，我便心头痛极了！’他两人说到这个田地，众人都说：‘喻张二兄毕竟老成人，见得是，我们只索①罢了。’”

晁知州道：“不知是那个喻秀才张秀才？”宋其仁道：“这事也不叫做寻常。难道老爷都忘记了？”晁知州道：“在你华亭时，不瞒你说，这样的事也尽多，知道是那一起？但你二人的来意是要如何？”宋其仁道：“老爷速急求了当道的书去。曹一佳与宋其礼两个的罪是不敢求免的。左右在华亭也住不得了，倒不如问个充军，泄了众人的恨，离了众人的眼，也罢了。只是求那问官不要多入赃，不要拷打，免行文提孙书房与晁管家。”晁知州蹙了眉头，不做声。晁大舍道：“这事不难！塌了天，也还有四个金刚抬着哩！你二人且吃饭安歇，待仔细商量。”

① 只索：只好。

打发宋其仁、曹希建走开去了，老晁道：“这事怎说？只怕江院有题本；即不题本，把宋其礼、曹一佳问了军，招达兵部，咱守着近的，这风声也就好不了。”晁大舍道：“爹，你放心，一点帐也没有！凭我摆划就是了！”随即差了晁住，备了自己的走骡，星飞到京，快请胡君宠、梁安期二人速来商量急事。晁住星飞去了。晁大舍回家的行李也将次收拾完了，只等这件事有了商量，即便起身不提。正是：使尽满帆风正顺，不防骤雨逆头来！不知晁大舍三月十六日起身得成起身不成，再听下回续起。

【校记】

- [1]你待怎么拿着猫飞跑的：C本作“你待少么拿到似飞跑的”。
- [2]以励官箴事：C本作“以为详箴事”。
- [3]纪宪牌前事：C本作“事关务前事”。
- [4]昨敢恣情托病冒昧请休：C本作“作故恣精意之异闻兹今”。
- [5]白简：B本作“自简”。

第八回

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鹃突^①休妻

十四为君妇，含嚬拜舅姑。妾门虽处士，夫俗亦寒儒。
世阀遥相对，家声近未殊。不说襦非玉，无希佩是珠。
执贽方临庙，操匙便入厨。椿蘋^②相悦怿，薰砧^③亦欢娱。
讵知时态改，谁料世情渝！妇德还为妇，夫心未是夫！
金长恩情少，身都宠爱枯。昔日原非冶，今朝岂尽嫫^④？
只因肠不定，致使意相徂。木腐虫方入，人疑见始诬。
忍教鸩是逐，堪从爵为驱。呼天发浩叹，抢地出长吁！
命固红颜薄，缘从赤胆逋。从兹成覆水，何日是还蚨^⑤？
青天无可问，白日岂能呼？酆都应有镜，当照黑心奴！

① 鸶突：糊涂。

② 椿蘋：父母的代称。

③ 薰砧：丈夫的代称。

④ 嫦：嫫母，传说时黄帝妃，貌极丑。

⑤ 还蚨：《搜神记》载：南方有小虫叫青蚨，如果捉去子虫，母虫就自动飞来。将青蚨的血涂在钱上，称为子母钱，用子钱或母钱买东西后，其他的钱就可自动飞回与其母钱或子钱团聚。因此，后人称分离之后又团聚为“还蚨”。

却说晁住到了京，各处体问，寻到傍晚，止寻见胡旦。那时夜巡甚严，晁住就同胡旦宿了。原来王振主意拿定，要正统爷御驾亲征，文武朝臣都叩马苦留不住。圣驾到了土木地方，声息已是万分紧急，若是速忙奔入城内，也还无事；只因王振有自己辎重一千余辆落后，赶不上来，不肯叫正统爷急走，以致也先蜂拥一般围将上来，万箭齐发。真是亏不尽万神呵护，那箭似雨点般来，都落在正统爷面前，插在地下，半枝箭也不曾落在正统爷身上。那些也先怪异得紧，近前便认，方知是正统爷御驾亲征。神龙失水，被那一股儿蜂拥卷得去了，随驾的文武百官也被杀了个罄净，王振合苏刘二锦衣也都杀在数内。大小诸人恨不得灭了王振一万族才好。所以胡旦、梁生都躲得象蟄虫一般。

二人睡到五更起来，胡旦穿了两截破衣，把灰搽黑了脸。因晁住常在苏刘二家走动，恐被人认得，所以改换了妆束，同到一个僻处，寻着了梁生，说晁爷有事商议，特来接取。梁生京中无可潜住，正思量要到晁爷任内躲避些时，来得正好。梁生也换了鹑衣破帽，收拾了些细软之物，驮在晁住骑的骡上，出了城门，雇了驴子，早饭时节，到了通州任内。晁老爷子见了梁生、胡旦这等褴褛，吃了一惊。说其所以，方知是这等缘故。送到书房梳洗毕，依旧换了时新巾服，从新作了揖，陪着吃饭。说及华亭的事体，原要向苏刘二锦衣求书，不知有了这等变故出来，今却再有何处门路。梁生道：“这事何难，翰林徐鞞是如今第一时宦，是胡君宠的至相知，叫胡君宠细细写封书，大爷备分礼，自己进京去求他，事无不妥。”晁老爷子喜不自胜。

吃了饭，胡旦写完了书，晁大舍收了，备了三十两叶子金、八颗胡珠，即刻到京。次日，走到徐翰林私宅门首，与了门上人

十两银子，喜得那人掇凳如马走的一般，请进晁大舍见了。拆开看了胡旦的书，收了晁大舍的金珠，一面留晁大舍吃酒，一面写了两封书。一封是竟与江院的，一封是与松江府刑厅的。说：“宋、曹二人的罪不敢辞，只求少入些赃，免他拷责。那孙商、晁书系诡名，免行文提审。”回送了晁大舍一幅白绫条字，一柄真金字扇，一部家刻文集，一匹梅公布。晁大舍得书，那时三月十二日，正有好月，晁大舍还赶出了城门。将三更天气，到了通州，要钥匙开了城门，进入衙内，梁胡二人已睡久了，走到晁老卧房床沿上坐了，说了详细。晁老不肉痛去了许多东西，倒还象拾了许多东西的一般欢喜。

却说梁生、胡旦因有势要亲眷，晁家父子通以贵客介宾相待，万分钦敬。晁老呼梁生的字为安期，呼胡旦的字为君宠。因与晁大舍结义了兄弟，老晁或呼他为贤侄，一切家人都称呼梁相公、胡相公，晁夫人与珍哥都不回避的。闻说王振与苏刘两个锦衣都被杀了，正在追论这班奸臣的亲族，晁老子父这日相待梁胡两个也就冷淡一半。虽说还有徐翰林相知，也未必是真。晁大舍见了徐翰林，皆一一如胡旦所说。梁胡两个与晁老闲叙，说起那锦衣卫各堂多有相知，朝中的显宦也还有亲眷，把梁胡二人又从新抬敬起来。算计梁胡两个且在衙内潜住，徐看京中动静。次早，十三日，与了宋其仁、曹希建每人六两路费，交付徐翰林的两封书，叫他依命投下，吃了早饭，打发去了。

十五日，衙内摆酒与晁大舍送行，收拾了许多宦靴，带回家去置买产业。老夫人将晁住夫妇叫到后面分付道：“你两个到家时，见了大婶，传说是我嘱付：大叔既房里娶了人，这也是人家常事。当初你大婶原该自己拿出主意，立定不肯，大叔也只得罢了，原不

该流和心性，轻易依他。总然就是寻妾，也只寻清门静户人家女儿才是，怎么寻个登台的戏子老婆？斩眉多梭眼^①的，甚是不成模样！但既生米做成了熟饭，豆腐吊在灰窝里，你可吹的？你可弹的？只得自宽自解，大量着些，休要没要紧生气。凡百忍耐，等我到家，自然有处。这是五十两碎银子，与你大婶买针头线脑的使用；这是二两珠子、二两叶子金、两匹生纱、一匹金坛葛布、一匹天蓝缎子、一匹水红巴家绢、两条连裙、二斤绵子，你都好好收住，到家都一一交付与大婶。我到家时要逐件查考哩。若半点捎得不当，合你两口子算帐！不消献勤，合你珍姨说！”晁住夫妇满口答应，收的去了。

到了次早，十六日，晁大舍合珍哥与同回的随从男女，辞了老晁夫妇，晁大舍又辞了邢皋门、袁山人、梁生、胡旦，到后堂同珍哥上的轿，众人骑上头口去了。晁大舍真是：

相随多白镪，同伴有红妆。行色翩翩壮，扬州是故乡。

倒只是难为老晁夫妇撇得孤恓冷落，大不胜情。

晁大舍携着重资，将着得意心的爱妾，乘着半间屋大的官轿，跟随着狼虎的家人，熟鸭子般的丫头仆妇，暮春天气，融和丰岁，道途通利，一路行来，甚是得意。谁知天下之事，乐极了便要生悲，顺溜得极了就有些烦恼，大约如此。晁大舍行了七百多路，到了德州，天色未及晌午，只见从东北上油油动发起云来，细雨下得一阵紧如一阵，只得寻了齐整宽绰客店歇下。吃过了午饭，雨越下得大

^① 斩眉多梭眼：目光流转，态度轻狂，不庄重。斩，“眨”的音转。多梭，亦作“多唆”，同“哆嗦”，抖动，挤弄。

将起来。从来说，“春雨贵如油”，这一年油倒少如了雨，一连两日不止。晁大舍叫了人买了嘎饭①，沽了好酒，与珍哥顽耍解闷

那晁住媳妇原是个凿木马②⁽¹⁾脱生的，舌头伸将出来，比那身子还长一半；又是吴国伯嚭③托生的，惯会打勤献浅。天老爷因他做人不好，见世报，罚他做了个破蒸笼，只会撒气。因连日下雨没事，在晁大舍、珍哥面前无般不搀话接舌。这也便索罢了，他还嫌那屁嘴闲得慌，将那日晁夫人分付的话、捎带的银珠尺头，一五一十向着珍哥晁大舍学个不了。晁大舍倒也望着他挤眼扭嘴。他学得兴动了，那里闭得口住？若只依了晁夫人之分付，据实学舌，倒也是“打草惊蛇”，他却又增添上了许多，说道：“这样臭烂歪货！总然忘八顶了他跪在街上，白白送来，也怕污了门限！也还该一条棒赶得开去！为甚的容他使八百两银买这奴才？我几次要唤他出来，剥了他衣裳，剪了他头发，打一个臭死，换个花子来赏了他去！只是衙门里不好行得。叫大奶奶休得生气，等老奶奶回家，自有处置。”

看官试想，他那做戏子妆旦的时节，不拘什么人，挦他的毛、搣他的孤拐④、揣他的眼、恩他的鼻子，淫妇窠子长、烂桃歪拉骨短，他偏受的，如今养成虼蚤性了，怎么受得这话？随即碰吊了鬏髻、松开了头发，叫皇天、骂土地，打滚、碰头，撒泼个不了。店家的妇女、邻舍的婆娘，围住了房门看；走堂的过卖⑤、提壶的酒生⑥，站住了

① 嘎饭：下酒下饭的菜肴。

② 凿木马：即“啄木鸟”。

③ 伯嚭：春秋时吴国的太宰，惯会阿谀逢迎。

④ 孤拐：颧骨。

⑤ 过卖：客店的跑堂。

⑥ 酒生：酒店的伙计。

脚在店后边听。亏他自己通说得脚色来历明明白白的，那些听的人倒也免得向人打听。晁大舍、晁住都齐向晁住媳妇埋怨。晁住媳妇自己觉得惶恐。

珍哥足足哭叫了半夜。次早住了雨，直一路绪绪叨叨的嚷骂到家。那些跟回去的家人合那养娘仆妇倒也都有去后边见计氏的。晁住将晁夫人嘱咐的话一一说了，又将晁夫人捎去的物事一一交付明白。计氏问了公婆的安否，看了那寄去东西，号天搭地的哭了一场，方把那银子金珠尺头收进房内去了。

到了次日，珍哥向晁住要捎来与计氏的这些东西。晁住道：“从昨日已是送到后边交与大奶奶了。”珍哥虽也是与晁住寻趁了几句，不肯与他着实变脸，只是望着晁大舍沉邓邓^①的嚷、血沥沥的咒。晁大舍虽极是溺爱，未免心里也有一二分灰心的说道：“你好没要紧！咱什么东西没有！娘捎了这点子东西与他，你就希罕的慌了！”珍哥道：“我不为东西，只为一口气。怎么我四双八拜的磕了一顿头，公母两个伙着拿出二两银来丢己人？那天又暖和了，你把那糊窗户的器纱着上二匹，叫下人看着，也还有体面；如今人在家里，捎这些东西与他。我有一千两、一万两，是我自家的，我要了来，没的我待收着哩！我把金银珠子撒了！尺头裂的碎碎的烧了！”晁大舍道：“你‘姜五老婆——好小胆’！咱娘捎己他的东西，你洒了裂了？好象你不敢洒不敢裂的一般！那计老头子爷儿两个不是善茬儿，外头发的话很大着哩！就是咱娘的性儿，你别要见他善眉善眼的，他千万只是疼我。他要变下脸来，只怕晁住媳妇子那些话，他老人家也做的出来。你差不多儿做半截汉子儿罢了，只顾

① 邓邓：象声词，同“噔噔”。

一头撞倒南墙的！”镇压了几句，珍哥倒渐渐灭贴^①去了。

可见人家丈夫若庄起身来，在那规矩法度内行动，任你什么恶妻悍妾也难说没些严惮。珍哥这样一个泼货，只晁大舍吐出了几句象人的话来，也未免得的“隔墙撩胳膊——丢开手”，只是慢慢截短拳、使低嘴、行狡计罢了。

接说武城县里有个刘游击。那刘游击的母亲使唤着一个丫头，唤作小青梅，年纪十六岁了，忽然害起干血痨来。这个病，紧七慢八，十个要死十一个。那刘夫人狠命把他救治。他自己也许下：若病好了，情愿出家做了姑子。果然“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一个摇响环的过路郎中，因在大门下避雨，看门人与他闲白话，说到这干血痨病证救不活的。那郎中道：“这病也有两样：若是那禀赋虚怯，气血亏损极了，就如那枯井一般，凭你淘，也是没水的；若是偶因气滞，把那血脉闭塞住了，疏通一疏通，自然好了。怎便是都治不得？”看门人因把小青梅的病与他商议。他说：“等我看一看；若治得，我方敢下药。”看门人进去对刘夫人说了，叫青梅走到中门口，与那郎中看视。郎中站了，扯出青梅的手来诊了脉，又见那青梅虽是焦黄的脸，倒不曾瘦的象鬼一般，遂说道：“这病不打紧。一服药下去，就要见效。”

那刘夫人在门内说道：“脱不了这丫头没有爹。你若医得好他，我与他替你做一件紫花梭布道袍、一顶罗帽、一双鞋袜。你有老伴没有？若有，再与他做一套梭布衫裙。就认义了你两口子为父母。”那郎中喜得满面添花。刘夫人封出二百钱来做开药箱的利市，郎中道：“这位姐姐既要认我为父，怎好收得这礼？”刘夫人道：

① 灭贴：消声息气，平顺服贴。

“不多的帐，发市好开箱。”那郎中方才收了。取出一包丸药来，如绿豆大，数了七丸，用红花桃仁煎汤，食远服下。一面收拾了饭，在倒座小厅里管待那郎中；一面煎中了药引，打发青梅吃了药。待了一钟热茶的时候，青梅那肚里渐渐疼将起来；末后着实疼了两阵，下了二三升焌黑的臭水；末后下了些微的鲜红活血。与郎中说知，郎中道：“这病已是好了。忌吃冷水、葱蒜生物，再得内科好名医十帖补元气的煎药，就渐壮盛了。”

从此以后，青梅的面渐觉不黄了，经脉由少而多，也按了月分来了。刘夫人果然备了衣鞋，叫人领了青梅，拜认那郎中做了父母。他因自己发愿好了病要做姑子，所以日日激聒那刘夫人。那刘夫人道：“那姑子岂是容易做的？你如今不曾做姑子，只道那姑子有甚好处。你做了姑子，嫌他不好，要还俗就难了！待你调养的壮实些，嫁个女婿去过日子，是一件本等的事。”这刘夫人说得也大有正经，谁知青梅的心里另有高见。

他说：“我每日照镜，自己的模样也不十分的标致，做不得公子王孙的娇妻艳妾。总然便做了贵人的妾媵，那主人公的心性宠与不宠、大老婆的心肠贤与不贤，这个真如孙行者压在太行山底下一般，那里再得观音菩萨走来替我揭了封皮、放我出去？纵然放出来了，那金箍儿还被他拘束了一生。这做妾的念头是不消提起了。

“其次还有那娼妓，倒也着实该做。穿了极华丽的衣裳，打扮得娇滴滴的，在那公子王孙面前撒娇卖俏，日日新鲜，中意的，多相处几时，不中意的，头巾吊在水里，就开了交，倒也有趣。只是里边也有不好处：接不着客，老鸨子又要打；接下了客，拿不住他，老鸨子又要打。到了人家，低三下四叫得奶奶长、奶奶短，磕头象捣蒜一般，还不喜欢，恰象似进得进门，就把他汉子哄诱去了一般。所

以这娼妓也还不好。

“除了这两行人，只是嫁与人做仆妇、或嫁与觅汉①做庄家。他管得你牢牢住住的，门也不许走出一步。总然看中两个汉子，也只赖象磕瓜子②罢了。且是生活重大，只怕连自己的老公也还不得搂了睡个整觉哩！

“寻思一遭转来，怎如得做姑子快活？就如那盐鳖户③一般，见了麒麟，说我是飞鸟；见了凤凰，说我是走兽；岂不就如那六科给事中一般，没得人管束。但凡那年小力壮、标致有膂力的和尚，都是我的新郎。周而复始，始而复周，这是不中意的，准他轮班当直；拣那中支使的，还留他常川答应。这还是做尼姑的说话。光着头，那俗家男子多有说道与尼姑相处不大利市，还要从那光头上跨一跨过。若是做了道姑，留着好好的一头黑发，晚间脱了那顶包巾，连那俗家的相公老爹、举人秀才、外郎快手，凭咱拣用。且是往人家去，进得中门，任你甚么王妃侍长、奶奶姑娘，狠的、恶的，贤的、善的，妒忌的、吃醋的，见了那姑子，偏生那喜欢不知从那里生将出。让吃茶、让吃饭，让上热炕坐的、让住二三日不放去的，临行送钱的、送银子的，做衣服的、做包巾的、做鞋袜的，舍幡幢的、舍桌围的、舍粮食的、舍酱醋的，比咱那武城县的四爷还热闹哩！还有奶奶们托着买人事、请先生④，常是十来两银子打背弓。我寻思一遭

① 觅汉：受雇于人的长工。

② 赖象磕瓜子：歇后语，隐“眼饱肚中饥”。意为“无从下口，干着急。”
赖象，大象。

③ 盐鳖户：即蝙蝠。

④ 先生：即下文的“角先生”，男子性器官的替代物。又“人事”既可能指“礼品”，也可能指“广东人事”，同角先生。

儿，不做姑子，还做什么？凭奶奶怎么留我，我的主意定了，只是做姑子！若奶奶必欲不放我做姑子，我只得另做一样罢了。”

众伙伴道：“你还要做甚么？”青梅道：“除了做姑子，我只做鬼罢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对着刘夫人学了。

刘夫人道：“我就依着这个风妮子，叫他做姑子！我就看着他要和尚、要道士，叫官拶不出尿来哩！你教他看往咱家走动这些师傅们，那一个是要和尚要道士的，你叫他指出来！”伙伴道：“俺们也就似奶奶这话问他来，他说，往咱家来的这些师傅们，那一个是不是和尚不要道士的，你也指出来！”刘夫人道：“了不的，了不的，这丫头风了！毁谤起佛爷的女儿们来了！不当家^①，不当家！快已他做道袍子、做唐巾，送他往南门上白衣庵里与大师傅做徒弟去！”拿黄历来看，四月八就好，是洗佛的日子。赶着那日，买了袍，办了供，刘夫人自己领了青梅，坐轿到了庵里。大师傅收度做了徒弟。上面还有一个姓桂的师兄，叫做海潮，因此就与青梅起名海会。

谁知自从海会到庵，妨剋得大师傅起初是病，后来是死，单与那海潮两兄弟住持过活。海会没了师傅，又遂了做姑子的志向，果然今日尚书府、明朝宰相家，走进走出。那些大家奶奶们见了他，真真与他算记的一些不差。且又不消别人引进，只那刘家十亲九眷，也就够他周流列国、辙环天下、传食于诸侯了。晁家新发户人家，走动是不必说了；就是计氏娘家，虽然新经跌落，终是故旧人家。俗话说得好：“富了贫，还穿三年绫。”所以他还不曾堵塞得这姑子的漏洞，这海会也常常走到计家。这将近一年，因晁大舍不在家中，往计氏家走动觉得勤了些，也不过是骗件把衣裳，说些闲话，

① 不当家：罪过。

倒也没有一些分外的歪勾当做出来。

后边又新从景州来了一个尼姑，姓郭，年纪三十多岁，白白胖胖，齐齐整整的一个婆娘，人说他原是个媳妇出家。其人伶俐乖巧，能言会道，下在海会白衣庵里。海会这些熟识的奶奶家，都指引这郭尼姑家家参拜。因海会常往计氏家去，这郭尼姑也就与计氏甚是说得来。谁说这郭尼姑是个好人，件件做的都是好事！但是这个秃婆娘伶俐得忒甚，看人眉来眼去，占风使帆。到了人家，看得这位奶奶是个邪货，他便有许多巧妙领他走那邪路；若见得这家奶奶是有正经的，他便至至诚诚，妆起河南程氏两夫子^①的嘴脸来，合你讲正心诚意、说王道迂阔的话，也会讲颜渊请目^②的那半章书，所以那邪皮的奶奶满口赞扬他，就是那有道理有正经的奶奶越发说他是个有道有行的真僧，只在一两日内，就要成佛作祖的了。那个计氏只生了一段不贤良、降老公的心性。那狐精虽说他前世是一会上的人，却那些兴妖作怪、争妍取怜、媚惑人的事一些不会；所以晁大舍略略参商即便开手，所以一些想头也是没有的。郭尼姑虽然来往，那邪念头入不进去。

珍哥听了晁住娘子这些话，虽然没了法，不做声了，正还“兜着豆子，只是寻锅要炒”哩。恰好那时六月六日^③，中门内吊了绳，珍哥看了人正在那里晒衣裳，只见海会在前、郭尼姑在后，从计氏后边出来，往外行走。珍哥大惊小怪叫唤道：“好乡宦人家！好清门静户！好有根基的小姐！大白日赤天晌午，肥头大耳朵的道士，白胖壮实的和尚，一个个从屋里出来！俺虽是没根基、登台子、养汉

① 河南程氏二夫子：指北宋学者程颢、程颐，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

② 颜渊请目：《论语·颜渊》：“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接客，俺只拣着那象模样的人接！象这臭牛鼻子臭禿驴，俺就一万年没汉子，俺也不要他！”嚷乱得不休。

晁大舍正在西边亭上昼寝，听得这院里嚷闹，楞楞睁睁趴起来，趿了鞋走来探问。珍哥脱不了还是那些话数骂不了，指着晁大舍的脸，千忘八、万乌龟，还说：“怎么得那老娘娘子在家，叫他看看好清门静户的根基媳妇才好！这要是我做了这事可，实实的剪了头发，剥了衣裳，赏与叫花子去了，还待留我口气哩！”晁大舍道：“是真个么？大晌午，什么和尚道士敢打这里大拉拉的出去？”珍哥道：“你看这昏君忘八！没的只我一个见来？那些丫头媳妇子们正在天井晒衣裳，谁是没见的？”晁大舍问众人，也有雌着嘴不做声的，也有说道：“影影绰绰，可不是个道士和尚出去了？”也有说道：“那里是道士？是刘游击家的小青梅。”晁大舍道：“小青梅如今做了姑子，长的凶凶的，倒也象个道士。那个和尚可是谁？”回说道：“那和尚不德认的^①，和青梅同走，只怕也只是个姑子。”珍哥道：“呸！只怕你家有这们大身量肥头大脑的姑子！”晁大舍道：“不消说，小青梅这奴才惯替人家做牵头，一定牵了和尚妆做姑子进来了！快叫门上的来问！”

那日轮该曲九州管门，问他道：“一个道士、一个和尚，从多咱进到后头、方才出去，你都见来没有？”曲九州道：“什么道士和尚！是刘奶奶家的小青梅和个姑子，从饭时进到大奶奶后边去了，刚才出来。若是道士和尚，我为甚么放他进来？”晁大舍道：“那道士是小青梅，不消说了；那姑子可是谁？脱不了咱城里这些秃老婆，你都认的。刚才出去的可是谁？”曲九州想了一想道：“这个姑子不得

① 不德认的：即“不得认的”，不认得。下文多有出现。

认的，从来也没见他。”珍哥又望着曲九州啰了一口，骂道：“既不认的他，你怎就知他是个姑子？你摸了他摸！”曲九州道：“没的是和尚，有这么白净？这们富态？”珍哥道：“若黑越越的穷酸乞脸，倒不要他了！”晁大舍跳了两跳道：“别都罢了！这忘八我当不成！快去叫了计老头子爷儿两个来！”

去不多时，把老计父子二人，只说计氏请他说话，诓得来家。晁大舍让进厅房坐定，老计道：“姐夫来家，极待来看看，也没脸来。说小女叫俺父子说话，俺到后边。”晁大舍道：“不是令爱请你，是我请你来，告诉件事。”老计道：“告诉甚么？只怕小女养了汉了，替姐夫挣上忘八当了。”晁大舍道：“不是这个，可说甚么？你倒神猜，一猜一个着。”遂将小青梅牵着个白胖齐整和尚，大饭时进去、大晌午出来，人所共见〔的话说了一遍。“你女诸凡不贤会^①，这是人间老婆的常事，我捏着鼻子受你的；你^{〔4〕}越发干起这事来了！俺虽是取唱的，那唱的入名为正，甚是尊尊贵贵的。可是《大学》上的话：‘非礼不看，非礼不听，非礼不走，非礼不说。’替我挣不上忘八。你那闺女倒是正经结发，可干这个事！请了你来商议，当官断已你也在你，你悄悄领了他去也在你。”

那老计从从容容的说道：“晁大官儿，你消停，别把话桶得紧了，收不进去。小青梅今日清早合景州来的郭尼子从舍侄那院里出来，往东来了，一定是往这里来了。那郭姑子穿着油绿机上纱道袍子，蓝跋^②子，是也不是？没的那郭姑子是二尾子^③，除了一个尻，又长出一个吊来了？咱城里王府勋臣、大乡宦家，他谁家没进

① 贤会：同“贤惠”。

② 跛：无此字。疑为“襻”的借音字，即系衣裙的带子。

③ 二尾子：两性人。

去？没的都是小青梅牵进和尚去了？你既说出来了，这块瓦儿要落地。你想你要说收兵，你就快收兵。小女也没碍着你做甚么！这二三年也没叫你添件衣裳，吃的还是俺家折妆奁地内的粮食。你待要合我到官，我就合你到官讲三句话！”

计大舅随口接道：“爹，你见不透，他是已把良心死尽了，算记得就就的①！你要不就他，他一着高低把个妹子断送了！他说要休，就叫他休！咱家里也有他吃的这碗饭哩！家里住着等，晁大爷晁大娘可也有个回来的日子，咱合那知书达礼的讲，咱如今和他说出甚么青红皂白来？你说合他到官，如今那个官是包丞相？他夹探马快手送进二三百两银去，再写晁大爷的一封书递上，那才把假事做成真了。爷儿两个告状，死了儿，这才死了咱哩！晁大相公，任凭你主张。你待说休俺妹子，你写下休书，我到家拾掇座屋，接俺妹子家去，这有什么难处的事！你乡宦人家开口就说到官，你不知道，俺这光棍小伙子听说见官就唬得溺醋哩！”

老计道：“走！咱到后边问声你妹子去！”同到后边。

谁知前边反成一块，后边计氏还象做梦的一般。老计父子告诉了此事，把个计氏气得发昏致命，口闭牙关，几乎死去。待了半晌，方才开口说道：“我实养着和尚来！只许他取媚的，没的不许我养和尚？他既然撞见，不该把那和尚一把手拉住？怎么把和尚放的走了？既是没有和尚了，别说我养一个和尚，我就养十个和尚，你也只好干瞪着眼生气罢了！教他写休书，我就走！留恋一留恋，不算好老婆！爹和哥，你且家去，明日早些来，咱说话。”老计父子就出来了。

① 就就的：牢牢的。

到了大门，只见对门禹明吾合县里直堂的杨太玄在门口站着，商量着买李子，看见老计，作揖说道：“计老叔，少会！来看晁大哥哩？”计老气得喘吁吁的，怎么长、怎么短，“如今写了休书，要休小女。俺如今到家拾掇座屋，接小女家去。”禹明吾道：“这可是见鬼！甚么道士和尚！我正送出客来，看见海会合郭姑子从对门出来。他两个到跟前，打了个问心①待去，叫我说：‘那海会师傅他有头发，不害晒的慌；郭师傅，你光着呼子头②，我们赤白大晌午没得晒哩。快进家去吃了晌饭，下下凉走。’如今正在家里吃饭哩！这晁大哥可是听着人张眼露睛的没要紧！”那直堂的杨太玄接说道：“大爷一象有些不大自在③晁相公一般。”禹明禹道：“是因怎么？”杨太玄道：“若是由学里纳监的相公们，旧规使帖子。若是白衣纳监，旧规使手本。昨日晁相公使帖子拜大爷，大爷看了看，哼了一声，把帖子往桌子底下一推，也没说什么，礼也通没收一点儿。”

正说着，只见计氏蓬松了头，上穿着一件旧天蓝纱衫，里边衬了一件小黄生绢衫，下面穿一条旧白软纱裙，手里拿了一把白晃晃的匕首，从里面高声骂到大门里面，道：“忘八！淫妇！你出来！咱同着对了街坊上讲讲！俺虽是新搬来不久，以先的事，列位街坊不必说了。自忘八领了淫妇到任上去，将近一年，我在家养和尚、养道士，有这事没这事瞒不过列位街坊的眼目。方才那海姑子郭姑子来家走了走，说我大白日养着道士和尚，叫了俺爹合俺哥来，写了休书休我！列位听着！这海姑子郭姑子，咱城大家小户，他谁家没去？没的都是和尚道士来！我也顾不得的甚么体面不体面，同

① 问心：即“问讯”。僧、尼分掌当胸行礼。

② 呼子头：瓠子头，即光头。

③ 不大自在：反感，不满。

着列位高邻，同过往的乡里，说个明白，我死了，好替俺那个穷老子穷哥做做证见。贼忘八！你怎么撞见道士和尚从我屋里出来，你也出来同着街里说个明白！你杀我休我，你也有名。你没的缩着头就是了！我不合淫妇对命，我嫌他低搭！我只合贼忘八说个明白，对了命！”还要往街上跑出去。

那个看门的曲九州跪在地下，两只手左拦右遮，叩头央阻。珍哥把中门关顶得铁桶相似，气也不喘一声。晁大舍将身闪在二门里面，只叫道：“曲九州！拦住你大奶奶，休叫他出到街上！”

那走路的人见了这等一个乡宦大门内一个年少妇女撒泼，也只道是甚么外边的女人，有甚不平，却来上落^①，谁知就是晁大舍的娘子，立住了有上万的人。禹明吾道：“我们又不好上前劝得，还得计老叔计大哥去，劝晁大嫂回里面去。你两家都是甚么人家？成甚体面？”老计道：“看这光景是势不两立了，我有甚么脸嘴去劝他？”那海姑子郭姑子在禹明吾家里吃了饭，听见了这个缘故，夹了屁股出后门一溜烟去了。

禹明吾跑到高四嫂家说道：“对门晁大嫂家里合气^②罢了，跑出大街上来，甚不成体面。俺男子人又不好去劝他，高四嫂，还得你去劝他进去。别人说不下他了。”高四嫂道：“我从头里要出去看看，为使着手拐那两个茧，没得去。”一面提了根生绢裙穿着往外走，来到前面截了两拜。那计氏生着气，也只得还了两礼。高四嫂道：“嘻！好晁大婶，咱做女人的自己不先占个高地步，咱这话也说的响么？凭大官人天大不是，你在家里合他打下天来，没人管的。你一个乡宦人家娘子，住着这深宅大院，恐怕里边嚷不开，你跑

① 上落：数落，责难。

② 合气：呕气，吵架。

到大街上嚷？他男子人脸上有狗毛，羞着他甚么？咱做女人的可也要顾体面！你听着我说，有话家里去讲，我管叫他两个替你陪礼。我叫他替你磕一百个头，他只磕九十九个，我依他住了，我改了姓不姓高！好晁大婶，你听着我说，快进去！这大街上不住的有官过，看见围着这些些人，问其所以，那官没见大官人他两个怎么难为你，只见你在街上撒泼，他官官相为的，你也没帐，大官人也没帐，只怕追寻起他计老爷和他计舅来，就越发没体面了。”

计氏听了这话，虽然口里强着，也有些知道自己出来街上撒泼的不是，将计就计，被那高四嫂一面说、一面推到后边去了，向着高四嫂，通前彻后告诉了一遍。高四嫂道：“有数的事，合他家里理论，咱别分了不是来。”悄悄对着计氏耳朵道：“只这跑到街上去骂这件事也就休得过。”说着起来，又拜了两拜，说道：“阻并阻并。”去了。计氏虽然今宵暂且休兵，再看明朝胜负。

评曰：“分明百衲成衣，细觅天衣无缝。李小将军万丈生绡，笔笔无有重叠。服，服！”

【校记】

- [1]凿木马：诸刻本同。“马”疑为“鸟”之误。
- [2]六月六日：C本作“六七月间”。
- [3]不德认的：诸刻本同。“德”当为“得”之误，即“不得认的”，不认得。下文多有出现。
- [4]你：此处原刻为“匕”，即重复号。然上一个字是“的”，不通。考虑到左边齐平之字也是“匕”，为“尊匕贵匕”，当是刻串行了。从众印本改。

第九回

匹妇含冤惟自缢 老鳏报怨狠投词

丧国亡家两样人，家由嬖妾国阉臣。略生巧计新离旧，用点微言疏间亲。

贤作佞，假成真，忠良骨肉等灰尘。被他弄死身无悔，空教旁人笑断断。

高四嫂将晁大嫂劝进后边家内，三句甜、两句苦，把计氏劝得不出街上撒泼了。晁大舍自己心里也明知出去的原非和尚，小珍哥是瞎神捣鬼、捕影捉风的；但一来不敢别白^①那珍哥，二来只道那计氏是降怕了的，乘了这个瑕玷，拿这件事来压住他，休了他，好离门离户，省得珍哥刺恼^②，好叫他利亮快活，扶他为正。不料老计父子说出话来，苗苗实实的没些松气。计氏是有性气的妇人，岂是受得这等冤屈的！所以晁大舍倒“蜡枪头戳石块——眷回半截去了”。但那计氏不肯善罢干休，算计要把珍哥剁成肉酱，再与晁大舍对了性命。又转想道：“我这等一个身小力怯的妇人，怎有力量下得这手？总然遂了志，女人杀害丈夫，不是好事。且万一杀了

① 别白：辩白，批评。

② 刺恼：发痒，不舒服。亦作刺挠。

他，自己死不及，落了人手，这苦便受不尽了。但只这个养道士和尚的污名，怎生消受！”展转寻思道：“命是毕竟拚他不成的，强活在这里也甚是无为。就等得公婆回来，那公婆怎替我遮蔽得风雨？总不如死了倒也快活。”定了九分九厘的主意。

适值老计爷儿两个先到了前边，传与晁大舍道：“休书写了不曾？我来领闺女回去。”晁大舍推说着了气恼，病倒在床，等身子好了再商议罢。老计道：“只怕不早决断了这事，不止于和尚道士要来，忘八戏子都要来哩！”一边说着，走进计氏后头去了。计氏问道：“昨高四婆子说我昨日嚷的时节，爷和哥还在对门合禹明吾说话来？”老计道：“可不正合禹明吾说着这件事，你就出去了。”计氏道：“禹明吾说什么来？”老计道：“海姑子合郭姑子从你这里出去，擦着①禹明吾送出客来。禹明吾还说：‘这们毒日头，你两个没得晒么？’让到家，歇了凉去。您这里反乱，那两个姑子正还在禹明吾家吃饭哩。”

计氏从房里取出一包袱东西来，解开放在桌上，说道：“这是五十两银子，这是二两叶子金，这是二两珠子，俱是昨日俺婆婆捎与我的。爹与我捎的家去，等我到家交与我。这三十两碎银子是我这几年攒的，这是一包子戴不着的首饰：两副镯子合两顶珍珠头箍，合这双金排环。哥与我捎的家去，也替我收着。把这匹蓝段子快叫裁缝替我裁件大袖衫子；这一匹水红绢，叫裁缝替我裁个半大袄；剩下的，叫俺嫂子替我做件绵小衣裳；把这二斤丝绵絮上，剩下的，哥也替我收着。明日赶晌午送己我，我好收拾往家去。”老计道：“这们数伏天，你做这冬衣裳做甚么？”计氏道：“你这句话就躁杀我！你管我做甚么？我不

① 擦着：正好遇见，赶上。

快着做了衣裳带回家去，你爷儿两个穷拉拉的，当了我的使了，我只好告丁官儿①罢了！我别的零碎东西，待我收拾在柜里，您明日着人来抬。做衣裳要紧，不留您吃饭罢。”

打发老计父子去了，在房收拾拾，恰象真个回去一般。又发出了许多衣裳，一一都分散与伏事的这些养娘。养娘道：“奶奶没要紧，把东西都俵散了。大爷说道要休，也只要快活嘴罢了。老爷老奶奶明媒正礼与大爷娶的正头妻，上边见放着老爷老奶奶，谁敢休？就是大爷休了，大奶奶你也不敢②回去！”计氏道：“依您们说起来，凭着人使棍往外撵，没的赖着人家罢？”养娘道：“自然没人敢撵。”计氏又叫丫头从床下拉出那零碎攒的一捆钱来，也都分与那些伏事的女人，说道：“与你们做个思念。”众养娘道：“就是奶奶回去住些时，也只好把这门锁了，我们跟去服事奶奶，难道又留个火烟在这里？”计氏道：“我也不带你们去，你们也自然去不的。”说到中间，一个个都哭了。

天约有辰牌时分，等庄上柴不送到，还不曾做得早饭，计氏自己把那顶新轿拆下几扇，烧锅做饭，又把那轿杠都用火烧的七断八截的。养娘道：“可惜的。烧了那旧轿，坐这顶新轿，却不好么？”计氏道：“我休了，不是晁家人了，怎好坐晁家的轿？”晁大舍打听得计氏收拾要回娘家去，倒也得计的紧，但又不知他几时回去。

到了六月初八日晌午，老计父子果然做了衣裳，一一完备，用包袱包了，送与了计氏，又换了几个人来抬计氏的箱栊。计氏止挟出四个大包袱捎回，说道：“我想这几件破柜旧箱值得几个铜钱，被

① 告丁官儿：丁官，迷信中的星命术语。“告丁官儿”也就是说去求神问卜。一说“丁官儿”即“丁拐儿”，牙牌中的幺二。

② 不敢：不能，不要。

街坊上看见，说你抵盜他的东西，不希罕他的罢了！”老计道：“你说的甚是。”计氏道：“我还不曾收拾得完，大约只好明日回去。你爷儿两个明早且不要来，等我有人去唤你，方来接我。天气热，要速速打发我进房里去，等我进了房，你有话再说不迟。昨日捎去那些东西要用便用，再不可把我卖钱使了！”老计道：“听你这话，你莫非寻思短见？你若果然做出这事来，莫说他财大势大，我敌他不过；就是敌得他过，他终没有偿命的理。你千万听我说！”又再三劝解了一通，去了。又用那轿做柴烧，吃了午饭。

傍晚，计氏洗了浴，点了盘香，哭了一大场。大家收拾睡了。那些服事的婆娘死猪一般睡去。计氏起来，又使冷水洗了面，紧紧的梳了个头，戴了不多几件簪环戒指，缠得脚手紧紧的；下面穿了新做的银红锦裤，两腰白绣绫裙，着肉穿了一件月白绫机主腰^①，一件天蓝小袄，一件银红绢袄，一件月白缎衫，外面方穿了那件新做的天蓝段大袖衫，将上下一切衣裳鞋脚用针线密密层层的缝着。口里含了一块金子，一块银子，拿了一条桃红鸾带，悄悄的开出门来，走到晁大舍中门底下，在门桄上悬梁自缢。消不得两钟热茶时候：

半天闻得步虚声，隔墙送过秋千影。

计氏在外面寻死，晁大舍正枕边与珍哥算计，说：“这是天不容他。我倒说休不成了，他却自己没有面目，要回娘家去住。等他去了，把那后边房子开出到后门去，赁与人住。一来每月极少也有三四两房钱，二来又严紧些。”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快活得紧。到了

① 主腰：肚兜，抹胸。亦作“主腰子”。

黎明，叫丫头起来开门，好放家人媳妇进宅做饭。那丫头把门一开，大叫了一声，倒在地上，再做声不出了。晁大舍道：“小夏景，因甚的大叫？”问了好几声，那丫头慌张跑来说道：“我开了门，一象个媳妇子扳着咱那门桄打滴溜哩！”晁大舍道：“你就不认得是谁？”丫头道：“我只一见就唬杀了，那里认得是谁！”晁大舍道：“那媳妇子如今在那里？”丫头道：“如今还在门底下，没去哩。”

晁大舍一箍轳^①扒起来，提上裤，趿了鞋，跑着往外，说道：“不好！后头计家的吊杀了！”到跟前看一看，一点猜得不差。使手摸了摸口，冰凉的嘴，一些油气儿也没了。晁大舍慌了手脚，连忙叫起家人们来，叫把计氏解下，送到后边停放。七手八脚，正待乱解，倒是家人李成名说道：“不要解！快请计老爷父子来看过，才好卸尸，不过是吊死。若是解下停放着，昨日好好的个人，怎会今早就死了？说咱谋死，有口也难分。快着人请计老爷合计大舅！叫珍姨寻个去处躲躲，休在家里，看他家女人们来番着了，吃他的亏。”那时小珍哥平时威风已不知都往那里去了，拢了拢头，坎上个鬏髻，穿着一领家常半新不旧的生纱衫子，拖拉着一条旧月白罗裙，拉拉着两只旧鞋。两个养娘敲开了禹明吾的门，把珍哥送进去了。

计老头睡到四更天气，只是心惊肉跳，睡不着，直到五更将尽方才合眼。只见计氏就穿着这弄^②衣裳，脖子缠着一拖罗^③红带子，走到跟前，说道：“爷，我来了，你只是别要饶那淫妇！”老计唬了一身冷汗，方才醒转。只见那计大官跑到老计窗下，说道：“爷，你快起来！俺妹子一定死了！做的梦不好！”说起来，合老计的梦半星儿不差。

① 一箍轳：即“一骨碌”，突然翻身。

② 弄：套。亦作“栊”。

③ 一拖罗：松乱的一束。

爷儿两个都叫唤了两声。

正梳着头，只见晁家的一个家人，外边敲得门一片声响，说：“大奶奶在家中疾①，请老爷合大舅快去哩！”老计道：“方才你大奶奶穿着天蓝大袖衫子，脖子拖拉着一根红带子，已是到了我家了。我就去。”火急梳上了头，合计大官两步只作了一步跑到晁家，只见计氏正在晁大舍住房门上提浮梁线②哩。父子放开喉咙大叫唤了一顿，老计扯着晁大舍碰了一顿头。晁大舍这时也没了那些旺气，只是磕头赔礼，声声说是快刀儿割不断的亲眷，只叫看他爹的分上。计老头又进去寻那珍哥不着，极得暴跳。

谁想到了这个时节，晁大舍相③鼻涕一般，是不消说得；连那些狼虎家人、妖精仆妇，也都没个敢上前支手舞脚的。计大官道：“爹，你早作主好来，如今妹子死子，你才做主，迟了，枉自伤了亲戚们的和气。就不为妹夫，也看晁大爷公母两个的分上。你只管这样，是待怎的？这们大热天，这是只管挂着的！”老计想起计氏嘱咐，说天气热，叫速速打发他进房去，待进了房说话不迟，晓得儿子是“大轴子裹小轴子——画里有画”的了，就依了儿子，束住口不骂了，也束住手不撩东挝西的了。

计大官道：“这使不的别人上前，妹夫，你来抱着，待我上头解绳，收拾停放的所在。”晁大舍道：“咱可停在那里？不然，还停在他住的明间里罢。”计大道：“妹夫，你没的说④！家有长子哩，是你家的长儿媳妇，停在后头，明日出殡，也不好走；开了正房，快打扫安

① 中疾：旧时称为“疯颠”，中医称狂痫病为“痰病”。

② 浮梁线：傀儡戏，皮影戏中用以操纵傀儡的提线名。

③ 相：同“象”。

④ 没的说：亦作“没的家说”，意为“怎么能这么说呢？”

停泊床！快叫媳妇子们来抬尸！”果然抬到正房明间，停泊端正。

计大官道：“家里有板没有？”晁大舍道：“家里虽有收下的几付，只怕用不过。”计大官道：“妹夫自己忖量，要差不多，就使了也罢；要是念夫妻情分一场，叫人快买去！”晁大舍道：“就央大舅领着人往南关魏家看付好的罢。”正说道，偏那些木匠已都知道，来了，跟到板店，一付八十两的，一付一百七十两的，一付三百两的。计大官道：“俺妹子虽是小人家闺女，却是大人家的娘子，也称的这付好板。”讲了二百二十两银子。八个木匠自己磕了三十两的拐，又与计大官员成了三十两谢礼，板店净情^①一百六十两。雇了十来个人，扛的扛、抬的抬，到了宅内，七手八脚，就做起来。

晁大舍见计大官说话员通，倚了计大官为靠山一般，莫说这板是二百二十两，就是一千两也是情愿出的。午后做完了，里面挂了沥青。原来冤屈死的尸首是不坏的，放在傍晚，一些也没有坏动。虽是吊死，舌头也不曾伸出，眼睛也不曾突出，倒比活的时节去了那许多的杀气，反是善眉善眼的。计老只因漂荡失了家事，原是旧族人家，三四个亲侄也还都是考起的秀才，房族中也还有许多成体面的人家，这时计家里外的男妇也不下二百多人，都来看计氏入了敛，停在正房明间，挂上白绫帐面，供上香案桌帏。

一切停当，计大官跪下谢了他计家的本族，起来说道：“我的妹子已是入了房了，咱可乱哄一个儿！”外边男人把晁大舍一把揪番，采的采、持的持，打桌椅、毁门窗、酒醋米面，作贱了一个肯心^②。一伙女人拿棒捶的、拿鞭子打的，家前院后，床底下，柴垛上，寻打珍哥不着，把他卧房内打毁了个精光。叫晁大舍同了计家众人，跪在

① 净情：净拿。

② 肯心：称心。

当面，写立服罪求饶文书。写道：

立伏罪文约晁源，因娶娼妇珍哥为妾，听信珍哥谗言，时常凌逼正妻计氏，不与衣食，囚困冷房，专常殴辱。本月初六日，因计氏容海姑子郭姑子到家，珍哥诬执计氏与道士和尚有奸，挑唆晁源将计氏逼打休弃。计氏受屈不过，本日夜，不知时分，用红鸾带在珍哥门上吊死。今蒙岳父看亲戚情分，免行告官。晁源情愿成礼治丧，不得苟简。六月初八日，晁源亲笔。

将文书同众看过，交付计老收了。计大官道：“且叫他起去！还用着他发送妹子哩！留着咱慢慢的算帐！”摆上酒来，请了对门禹明吾来陪。禹明吾道：“计老叔，听我一言：论令爱实死的苦，晁大哥也极有不是。但只令爱已是死了，令爱还要埋在他家坟里，况您与晁老叔当初那样的亲家，比哥儿弟弟还不同，千万看他老人家分上，只是叫晁大哥凡百的成礼，替令爱出齐整殡，往后把这叫骂的事别要行了。”

计老道：“禹大哥，你要不说俺那亲家倒罢了，你要说起那刻薄老獾儿叨的来，天下也少有！他那做穷秀才时，我正做着那富贵公子哩！我那以前的周济，咱别要提他，只说后来做了亲家起到他做了官止：这几年里，吃是俺的米，穿是俺的绵花，做酒是俺的黄米，年下蒸馍馍、包扁食是俺的麦子，插补房子是俺的稻草，这是刊成板^①，年年进贡不绝的。及至你贡了，娶了小女过门，俺虽是跌落了，我还竭力赔嫁，也不下五六百金的妆奁。我单单剩了四顷地，因小女没了娘母

① 刊成板：文字雕刻上板，喻确凿不移。

子，怕供备不到他，还赔了一顷地与小女。后来他往京里廷试，没盘缠，我饶这们穷了，还把先母的一顶珠冠换了三十八两银子，我一分也没留下，全封送与他去。他还把小女的地卖了二十亩，又是四十两，才贡出来了。坐监候选也将及一年，他那一家子牙查骨吃的，也都是小女这一顷地里的。如今做了乡宦了，有了无数的钱了，小轻薄就嫌媳妇儿丑，当不起他那大家；老轻薄就嫌亲家穷，玷辱了乡宦，合新亲戚们坐不的。从到华亭，这差不多就是五年，他没有四指大的个帖儿、一分银子的礼物捎来问我一声！”

禹明吾道：“据计老叔说将起来，难道晁老叔为人果然如此？”
计老道：“好禹大哥，我没的因小女没了就枉口拔舌的纂①他！我同着这些亲戚、合他家的这些管家们都听着，枉说了人，也不当家！他爷儿们的刻薄也不止在我身上。咱城里他那些旧亲戚，他管甚么有恩没恩，他认的谁来？袁万里家盖房，他一个乡宦家，少什么木头？你没的奉承他，送他二十根大松梁！他不收，你再三央及着他！袁万里说：‘你要收我的价，我收你的木头；你如不肯收价，这木头我也不好收的。’送了四十两银子，晁大官儿收了。论平价，这木头匀滚着也值五六两一根。昨日袁万里没了，说他该下木头银，二百两三百两，掐着要连他夫人合七八岁的孩子、管家，都是呈子呈着。这人做不出来的事！禹大哥，你是知道的。”

禹明吾说：“这件事晁大哥也没得了便宜，叫大爷已了个极没体面。这事晁大叔也不得知道，是晁大哥干的。”

计老道：“这是晁亲家不知道的事，别提。我再说一件晁亲家知道的事。那一年得罪着辛翰林，不应付他夫马，把他的‘龙节’都

① 纂：同“卷”，骂，诅咒。

失落了。辛翰林复命要上本参，刚撞着有他快手在京，听见这事，得七八百两银子按捺。咱县里郑伯龙正在京里做兵马，快手合他商议。郑伯龙道：‘亏你打听，这事上了本还了的哩！一个封王的符节，你撩在水里，这是什么顽！用银子咱刷括①。’那郑伯龙把自家见有的银子、银酒器、首饰，婆子合儿妇的珠簪，刷括了净，凑了八百两银子，把事按住了。后来零碎把银子还了他，也没收一厘一分的利钱。后来郑伯龙干升，也向他借八百两银子，写了两张四百两的文约。他把文约诓到手里，银子又没已他。过了一年，晁大官儿拿着文书问他要银子，叫郑伯龙要合他关老爷庙里发牒哩、说誓哩，才丢开手了。京里数起来的东西，什么是不贵的？这几年差往京去的，一去就是五六个、七八个，都在郑伯龙家管待，一住就是两三月。晁大官儿自己去了两三遭，都在郑伯龙家安歇，每日四碟八碗的款待。待要买什么东西，丢个四指大的帖子与他，一五一十的买了捎将来。昨郑伯龙回到家，晁大官儿连拜也没拜他拜，水也没已他口喝！他那年京里坐监，害起伤寒来，咱县里禹明庵在京，就似他儿一般，恐怕别人不用心，昼夜伏侍了他四十日。新近往通州去看他，送了他大大的二两银，留吃了一顿饭，打发的来了，恼的在家害不好哩！”告诉不了。大家都起来散了。

晁大官被计家的人们采打了一顿，也有好几分吃重，起不来，也没打门幡。珍哥躲在禹明庵家，清早晚上都不敢出门，恐怕计家有人趁着要打，幸得与禹明庵都是旧相知，倒也不寂寞。禹明庵的娘子又往庄上看收稷子去了，禹明庵故此也不多着珍哥。

老计与那些族人商议告状。族人说：“这凭你自己主意。你自

① 刷括：有“打点、摆平、搜罗”等多种意思，据上下文而定。

已忖量着，若罩的过他，就告上状；若忖量罩①不过他，趁着刚才那个意思，做个半截汉子罢了。若是冬月，咱留着尸别要入敛，和他慢慢讲话；这是什么时月？只得入了敛。既是入了敛，这事也就松了好几分。”那几个秀才道：“说的什么话！他拿着咱计家不当人待，生生的把个人逼杀了，就没个人喘口气，也叫人笑下大牙来！咱也还有闺女在人家哩！不己个样子，都叫人家掐巴②杀了罢！不消三心二意，明日就递上状！他那立的文书就是供案！”老计道：“咱这状可在那里递好？”那些秀才道：“人命事，离不了县里，好往那里递去？索性说是珍哥逼勒的吊杀了，不要说是打杀；问虚了，倒不好的。”商议了，与众人别过。

计老子也不曾往家去，竟到了县门口，寻着了写状的孙野鸡，与了他二钱银子，央他写状。写道：

告状人计都，年五十九岁，本县人。告为贱妾逼死正妻事：都女计氏自幼嫁与晁源为妻，向来和睦。不幸晁源富享百万，贵为监生，突嫌都女家贫貌丑，用银八百两，另娶女戏班正旦珍哥为妾；将都女囚困冷房，断绝衣食，不时捏故殴打。今月初六日，偶因师姑海会郭氏进门，珍哥造言都女奸通僧道，唆勒晁源将都女拷打休弃，致女在珍哥门上吊死。痛女无辜屈死，鸣冤上告。计开被告：晁源、珍哥、小梅红、小杏花、小柳青、小桃红、小夏景、赵氏、杨氏。干证：海会、郭姑子、禹承先、高氏。

于六月初十日，候武城县官升了堂，拿出投文牌来。计老抱了

① 罩：同“照”，对付，招架。

② 掐巴：亦作“掐把”，即掐。

牌，跟进去递了，点过了名，发放外面看牌伺候。十一日，将状准出，差了两个快手，一个伍小川、一个邵次湖，拘唤一千人犯。两个差人先会过了计老子父，方到晁家。门上人见是县里差人，不敢傲慢，请到厅上坐下，传于晁大舍得知。

晁大舍忍了痛，坎了顶孝头巾，穿了一件白生罗道袍，出来相见。差人将出票来看了，就陪着款待了酒饭，坐间告诉了前后事情。差人道：“吊死是真，这有甚帐！没的有偿命不成？只是大爷没有正经行款，十条路凭他老人家断哩！晁相公，你自己安排，明日也就该递诉状了。”要作别辞去。晁大舍取出二两银来，说：“以后还要走哩。这薄礼权当驴钱。明日递过诉状，专意奉屈致敬，再商议别事。”差人虚逊了一逊，叫过他跟马的人来，将银收过，送别去了。

即刻请过禹明吾来商议，一面叫人往县门前请了写状的宋钦吾来到，与他说了缘故，送了他五钱银子，留了他酒饭。宋钦吾写道：

诉状监生晁源，系见任北直通州知州晁思孝子，诉为指命图财事：不幸取刁恶计都女为妻，本妇素性不贤，忤逆背伦，不可悉数。昨因家事小嫌，手持利刀，要杀源对命。源因躲避，随出大街撒泼。禹承先、高氏等劝证。自知理屈，无颜吊死。计都率领虎子计巴拉并合族二百余人蜂拥入家，将源痛殴几死，门窗器皿打毁无存，首饰衣服抢劫一空。仍要诈财，反行刁告。鸣冤上诉。被诉：计都、计巴拉、计氏族棍二百余人。干证：禹承先、高氏。

于十二月，亦赴武城县递准，金了票，仍给了原差拘唤。晁源虽有钱有势，但甚是孤立。他平日相厚那些人又都不是那老成有

识见的人，脱不了都是几个暴发户，初生犊儿。别的倒有许多亲朋，禁不得他父子们刻薄傲慢，那个肯强插来管他？真是个“亲戚畔之”^①的人。计老头虽然穷了，族中也还成个体面，只看昨日入敛的时节，不招而来的男妇不下二百多人，所以晁大官也甚是有些着忙。但俗语说得好：“天大的官司倒将来，使那磨大的银子罨将去”，怕天则甚？只是人心虽要如此，但恐天理或者不然。且看后来怎生结束。

^① 亲戚畔之：“畔”同“叛”。《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

第十回

恃富监生行贿赂 作威县令受苞苴

官有三长，清居首美。恪守四知，方成君子。枉法受赃，寡廉鲜耻。罔顾人非，茫昧天理。公论倒颠，是非圮毁。人类鄙夷，士林不齿。盗跖衣冠，书香臭屎。民怨彻心，神恫入髓。恶贯满盈，云何不死。又有侈民，靡所不至。武断椎埋，奸盗诈伪。挟势恃财，放僻邪侈。万恶毕居，诸愆咸备。宠妾跳梁，逼妻自缢。身蹈宪刑，善于钻刺。打点衙门，陷官不义。天网不疏，功曹善记。报应自明，殊快人意。

却说计家族里有个计三，是个贪财作恶的小人，还是老计的祖辈。计家合族的人虽是恶他，却又怕他。晁大舍见计老头告准了状，意思要着计三收兵。次日点灯以后，晁大舍封了二十两银子，叫晁住袖了，走到计三家去，央他做主讲和，仍与老计一百两银子，作向日的妆奁，又分外与计巴拉三十两，又将赔来的妆奁的地，并晁老卖去的二十亩都赎来退回去。谁知那计三这时却大有气节起来，说道：“你要讲和，自与你计老爷说。我虽是见了银子就似苍蝇见血的一般，但不肯把自己孙女卖钱使！我倒不怕恶人，倒有些怕那屈死的鬼！”说了几句，佯长进

门去了。

晁住回来话，晁大舍见事按捺不下，料道瞒不得爹娘，只得差了李成名星夜前往通州报知晁老，要早发书搭救，恐怕输了官司，折了气分。一面下了请帖，摆了齐整酒席请那两个差人吃酒，每人送了四十两银子；跟马的小厮，每人一两；两个的副差，每人五两；买嘱一班人都与晁大舍如一个人相似，约定且不投文，专等通州书到。直至七月初二日，晁老写了书，又差了晁凤賚了许多银子，同李成名回来打点。次早到了县前，寻见了阴阳生^①。那阴阳生晓得是为人命说分上的书，故意留难，足足熬了六两银子，方才与他投下。

县尹拆开书看了，大发雷霆，一片声叫下书的阴阳生进去，尖尖^②十五个板子又一片声叫原差。那伍小川、邵次湖见得不是好消息，自己不敢上去，叫了两个外差回话。县尹不由分说，一声就要夹棍，说道：“人命重情，出了票二十日，不拘人赴审，容凶犯到处寻情，你这两个奴才受了他多少钱，敢大胆卖法！”两个外差着实强辩，说：“晁监生被计都父子纠领了族人，打得伤重，至今不曾起床，且是那告的妇女多有诡名，证见禹承先又往院里上班去了，所以耽搁了投文。岂敢受贿容情。”大尹道：“且饶这两个奴才一顿夹棍，限明日投文听审！再敢故违，活活敲死！”真是：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那伍小川两个飞也似来见晁大舍。晁大舍已是晓得打了阴阳生，又要夹打原差，正没理会时节，恰好两个心腹差人到了，说道：“晁相公，你闻得说来不曾？可见收你几两银子，都是买

① 阴阳生：明代县设阴阳学训术一人，管星相占卜之事，俗称阴阳生。

② 尖尖：足足。从以升、斗量物装得尖尖的而来。

命的钱！方才一顿夹死了，连使那银子的人都没了！你快自己拿出主意，不然，这官司要柳柳①下去了！”晁大舍道：“脱不了人是吊死的，已是殡敛了，这问出甚么重情来？况且见任乡宦人家，难道不看些体面？”邵次湖道：“怎好不看体面？若果真不看体面时节，适才那阴阳生足足还得十五板哩！”晁大舍道：“我晓得这意思了，却是怎么进去？”伍小川道：“有我两人，怕他什么东西进不去？”晁大舍道：“这约得若干？”伍小川道：“这不得千金，少了拿不下他来！”商量算记，讲到上下使用，通共七百两银子。两个差人去了，约定晚夕回话。两个同到了伍小川家里，用纸一折，写道：

快手小的伍圣道、邵强仁叩稟老爷台下：监生晁源一起人犯拘齐，见在听审。

上边写了七月，下边写了个日字，中间该标判所在，却小小写“五百”二字。这是那武城县近日过付的暗号。若是官准了，却在那“五百”二字上面浓浓的使朱笔标一个日子，发将出来。那过付的人自有妙法，人不知，鬼不觉，交得里面。若官看了嫌少，把那丢在一边，不发出去，那讲事的自然会了意，从新另讲。那日，这两个差人打进帖去，虽在那五百上面也标了个日子，旁边却又批了一行朱字道：“速再换叶金六十两，立等妆修圣像应用。即日交进领价。”两个把与晁大舍看了，只得一一应承，差了人各处当铺钱桌，分头寻觅足色足数金銀，分文不少，托得二人交付进

① 柳柳：同“溜溜”，向下滑落，失势。

去。那使用的二百两银子与了那传递的管家五十两，分与两个外差每人十两，又与那两个跟马的每人一两。其余的，两人差人都均分入了己。

次早拘齐了一干人犯，投了文，随出了牌，第一起就是犯人晁源等一干人等，打了二梆，俱到了县前伺候。晁大舍又拿了一二十吊铜钱，托那伍小川两个在衙门一切上下使用。计家因是原告，虽也略使用些，数却不多。只是那晁大舍里里外外把钱都使得透了，那些衙门里的人把他倒也不象个犯人，恰象是个乡老先生去拜县官的一般，让到寅宾馆里，一把高背椅子坐了，一个小厮打了扇，许多家人前呼后拥护卫了。两个原差把那些妇女们都让到寅宾馆请益堂后面一座亭子上坐了，不歇的招房来送西瓜、刑房来送果子、看寅宾馆的老人递茶，真是应接不暇。

伺候了多时，县尹方才上堂。门子击了云板，库夫击了升堂鼓，开了仪门。晁源等一干人在二门里照牌跪下。上面头一个叫禹承先。原差跪过去回话道：“他屯院书吏，上班去了。”又叫高氏。那高氏：

合菜般蓬松头发，东瓜样打折脸皮。穿条夏布蓝裙，着件平机青褂。首帕笼罩一窝丝，袜桶遮藏半篮脚。雄赳赳跪在月台，响亮亮说出天理。若不是贪大尹利令智昏，岂不是歪监生情真罪当？

县尹道：“那高氏，你要实说！若还偏向，我这拶子是不容情的！”高氏说：“这个老爹可是没要紧！俺是根基人家的婆娘，你凭什么拶我？”大尹道：“一个官要拶就拶，管你什么根基不根

基！”高氏道：“这也难说，八个金刚抬不动个‘礼’字哩！”大尹道：“话是这等说，你实说就罢了，拶你做甚？那计氏是怎的吊死？你可说来。”高氏道：“那计氏怎么吊死，我却不懂的，只是他头一日嚷，我曾劝他来。”大尹道：“你就把那嚷的事说详细着。”高氏道：“我合晁家挫对着^①门住。因他是乡宦人家，谁合他低三下四的，也从来没到他家。只前年十一月里，计氏来他大门上，看晁大官人去打围，因此见了他一面，还合街上几个婆娘到跟前站着，说了一会话，都散了。昨六月初六日，我在家里叉着裤子，手拐着几个茧，只听得街上央央^②插插的嚷。我问孩子们是怎么。孩子们说：‘是对门晁相公娘子家里合了气，来大门上嚷哩。那央央插插的，是走路站着看的人。’叫我说：‘可是丢丑！这们乡宦人家的媳妇，年小小的，也不顾人笑话，这是怎么说！’心里极待出去看看，只为使着手，没得出去。待了一大会，只见邻舍家禹明吾来家说道：‘对门晁大嫂家里合气，跑到街上来嚷，成甚么模样！俺男子们又不好上前劝他。高四嫂，你不去劝他进去，别人也劝不下他来。’”

高氏正说着这个，忽道：“这话长着哩，隔着层夏布裤子，垫的跛罗盖子^③慌！我起来说罢？”大尹道：“也罢，你就起来旁里站着说。”高氏接说道：“叫我说：‘我从头里就待出去看，只为使着这两只手。’一边说着，一边滴溜着裙子，穿着往外走。那街上挤住的人封皮似的，挤得透么。叫我一只手颤^④着、一只手推着，到了他门

① 挊对着：即“错对着”，斜对着。

② 央央：同“嚷嚷”。

③ 跛罗盖子：膝盖。

④ 颤：“搡”的借字，用力推。

上。可不是计氏在大门里头，手里拿着刀子，一片声只待合忘八淫妇对命哩。”

大尹道：“他骂谁是忘八淫妇？”高氏道：“忘八敢就是晁大官人，淫妇敢就是小珍哥。”大尹道：“小珍哥是什么人？”高氏道：“是晁大官人取的唱的。”大尹道：“是那里唱的？”高氏道：“老爹，你又来了！你就没合他吃过酒？就没看他唱戏？”大尹道：“胡说！你再说，他骂着，又怎样的？”

高氏道：“叫我到了跟前，我说：‘晁大婶，咱做女人的人不占个高枝儿，这嘴也说的响，也敢降汉子么？你是不是跑到街上来，这是做女人的事么？快着进去！有话家里说。’他对着我待告诉，我说：‘这里我不耐烦听，你家里告讼①去。’他又说：‘怎么听着淫妇调唆要休我！’叫我插插着合他说道：‘快进去！只这在街上撒泼也就休得过了。’叫我一边说，一边推的进去了。”

大尹道：“那时小珍哥在那里？”高氏道：“那里这们个雄势，什么‘小珍哥’哩，就是‘小假哥’也躲了！”大尹道：“彼时晁源在那里？”高氏道：“晁大官人闪在二门半边往外瞧。”大尹道：“晁源看着怎么说？”高氏道：“晁大官人只合看门的说道：‘拦住大奶奶，休要放他往街上去。’没说别的。”大尹道：“这样说起来，那计氏在大门上嚷骂，晁源闪在门后不敢做声，珍哥也躲的不见踪影，这也尽怕他了，还有什么不出的气，又自吊死？”高氏道：“你看这糊涂爷！比方有人屈枉你怎么要钱、怎么酷，你着极不着极？没的你已是着极，那屈枉你的人还敢照着哩？”

大尹笑了笑，道：“胡说！你同合他进去了不曾？”高氏道：

① 告讼：同“告诉”。

“我拉进他去了。我这是头一遭往他家去。他让我坐下。叫我说：‘你有甚么冤屈的气，你可对着我一五一十的告诉告诉，出出你那气么？’他说：‘一个连毛姑子叫是海会，原是他亲戚家的丫头，后来出了家。又一个景州来的姑子，姓郭，从清早到了他家里，坐到晌午去了，打珍哥门口经过。’”大尹道：“那珍哥不与计氏同住？”高氏道：“就沒的家^①说，这一个槽上也拴的两个叫驴么？珍哥在前头住，计氏在后院住。”大尹道：“那晁源同谁住？”高氏道：“他要两下里住着，倒也好来！通不到后头，只在前边合珍哥同过。”

大尹道：“你再说打珍哥门首却是怎样？”高氏接说：“珍哥撞见了，就嚷成一块，说海会是个道士，郭姑子是个和尚，屈枉晁大官人娘子养着他，赤白大晌午的，也通不避人，花白^②不了。晁大官人可该拿出个主意来，别要听。他没等听见，已是耳朵里冒出脚来，叫了他爷合他哥来，要休了他家去。一个女人家屈枉他别的好受，这养汉是什么事，不叫人着极！”

大尹道：“只怕是道士和尚妆着姑子，这也是有的。”高氏道：“老爹，你就沒的家说！那个连毛姑子原是刘游击家的个丫头，名叫小青梅。那景州来的郭姑子，这城里大家小户，谁家沒到？他就沒到咱家走走。”大尹道：“他不敢往我家来。”又问：“那计氏可是几时吊杀？”高氏道：“我劝了他出来了，谁知他是怎么吊杀来？”大尹道：“那计氏也曾对着你说要寻死不曾？”高氏道：“他沒说自己寻死，他只说要与晁大官人和珍哥对命。”大尹道：“我曉得了。你过

① 没的家：沒的。本书中“家”作词尾语气词时无实意。如下文“除的家”即“除了”，“不会家”即“不会”。

② 花白：数落，斥责。

一边去罢。”

就叫一干人都上来，唤道：“海会。”又唤郭姑子，问道：“你是那里人？”回道：“是景州人。”问说：“你来这里做甚么？”回说：“景州高尚书太太有书，荐与这蒋皇亲蒋太太家住过夏，趁秋里往泰山顶上烧香。”大尹道：“你这一个胖女人，怎么胸前没见有奶？”郭姑子把手往衫子里边将抹胸往下一扳，突的一声跳出盆大的两只奶，支着那衫子大高的。海会也要去解那抹胸显出奶来与大尹看，大尹道：“你倒不消。你这青梅我闻名的久了。郭姑子，你既来投托蒋太太，你在蒋府里静坐罢了，你却遥地里①去串人家，致得人家败人亡。这两个该每人一拶一百敲才是！我且饶你，免你问罪，各罚谷二十石。”两个姑子道：“出家人问人抄化着吃还赶不上嘴哩，那讨二十石谷来？这就剗了骨头也上不来！”大尹道：“呆奴才！便宜你多着哩！你指着这个为由，沿门抄化，你还不知撰多少哩！”神不灵，提的灵，那两个姑子果然就承认了。

大尹又叫：“晁源，你是个宦家子弟，又是个监生，不安分过日子，却取那娼妇做甚？以致正妻缢死！这事略一深求，你两个都该偿命的。”晁源道：“监生妻这本县城内也是第一个不贤之妇，又兼父兄不良，日逐挑唆。监生何敢常凌虐他。”大尹道：“你取娼妇，他还不拦住你，有甚不贤？论你两事，都是行止有亏，免你招部除名，罚银一百两修理文庙。珍哥虽免了他出官，量罚银十三两赈济。”

又叫小梅红、小杏花、小柳青、小桃红、小夏景，又叫赵氏、杨氏，问道：“这两个妇人是晁源甚么人？”赵氏道：“俺两个都是管家娘子。”大尹道：“你这七个女人倒是饶不得的，你们都在那里，凭着

① 遥地里：四处，到处。亦作“摇地里”。

主母缢死，也不拦救，拿七把拶子上来，一齐拶起！”两边皂隶一齐纳了声喊，拿着七把拶子呼呼的往上跑，乱扯那丫头们的手，就把拶子往上套，唬的那七八个婆娘鬼哭狼号的叫唤。大尹道：“且都姑饶了，每人罚银五两赈济。”

又叫计都、计巴拉。大尹道：“你这两个奴才，可恶的极了！一个女子在人家，不教道他学好，却挑唆他撒泼不贤，这是怎说？人家取妾取娼，都是常事，那里为正妻的都持着刀往当街撒泼？你分明是叫你女儿降的人家怕了，好抵盗东西与你。若是死了，你又好乘机诈财！”一边说，一边就去签筒里抓签。

计老道：“这事老爷也要察访个真实，难道只听了晁源一面之词，也就不顾公论么？晁源家是乡宦，小的虽不才，难道不是乡宦的儿子？城中这些大小乡宦，也都是小的至亲。人家一个女儿嫁与人家，靠夫着主，只指望叫他翁姑喜欢，夫妻和睦，永远过好日子，岂有挑他不贤的事？谁说取妾取娼的没有？却也有上下之分、嫡庶之别，难道就大小易位、冠履倒置？那贱妾珠锦僭分，鼎食大烹，把正妻囚在冷房，衣不蔽体，食不充肠，一个大年下，连个馍馍皮子也不曾见一个，这也只当是死了的一般。还不肯放松一步，必欲剪草除根，听信那娼妇平地生波，诬枉通奸和尚道士。这个养汉子名，岂是妇人肯屈受的？如今这两个姑子现在，老爷着人验他一验。若果是个和尚道士，就该处计氏；总然计氏死了，却坐罪于小的，小的死也无辞。若验得不是和尚道士，娼妇把舌剑杀人，这也就是谋杀一般。老爷连官也不叫他出一出，甚么是良家妇女，恐怕失他体面不成？”

大尹道：“你说囚在冷房，有何凭据？不给他衣食，你那女儿，这几年却是怎么过度？”计老道：“他使六千银子，新买的是姬尚书

府宅，有八层大房。他与媳妇在第二层住，计氏领了两个丫头，一个老嫗，在第七层里住，中间隔着两层空房。若不是后边有井，连水也没得吃的。计氏嫁去，小的淡薄妆奁，也不下六百余金。因他没了母亲，分外又赔了一顷地。如今这连年以来，计氏穿的就是嫁衣，吃的就是这一顷地内所出。又为晁乡宦上京廷试，卖去了二十亩。”大尹道：“看你这个穷花子一片刁词！”计老接道：“老爷不要只论眼下；小的是富贵了才贫贱的，他家是贫贱了才富贵的，小的怎便是花子？”

那高四嫂在东边老远的站着，走近前来，说道：“他说的倒是实话哩。他虽是穷了，根基好着哩！俺城里大小人儿，谁不知道计会元家！”大尹道：“可恶！砍出去！砍出去！”那皂隶拿着板子，就待往外砍。那高氏道：“我出去就是了。火热热的，谁好意①在这里哩！你拿红字黑押的请将我来，往外砍人！贼杀的！贼砍头的！”喃喃呐呐的，一边走、一边骂，出去了。

大尹又接道：“计都、计巴拉都免打，也免问罪，每人量罚大纸四刀。”看官听说，甚么叫是大纸？是那花红毛边纸的名色。虽是罚纸，却是折银。做成了旧规，每刀却是折银六两。计老、计巴拉爷儿两个，六八四十八，共该上纳四十八两银子。库里加二五秤收，又得十两往外。老计却不慌忙，禀道：“这纸叫谁与小的上？”大尹道：“你自己上纳。”老计道：“这八刀纸，六十两银搅缠不下来，就是剐了肉，只怕也还没有六十两重哩！那两个姑子好去人家抄化，小的却往那里抄化？”

大尹把眉头蹙了一蹙，道：“叫晁源。他的一顷地，原是他女儿

① 好意：此处作“乐意、愿意”讲。

的妆奁，他的女儿既没有了，这地要退与他，好叫他变了上纸价。”晁源道：“宗师不要听他胡禀。他穷的饭也没得吃，那有一顷地赔女儿？计氏种的这一顷地，原是监生家自己的。”计老道：“是你那一年有的？用了多少价？原地主是何人？原契在那里？实征上是那个的名字？”说得晁源闭口无言，强辩不来。大尹道：“不长进！卖过的二十亩罢了，见在的八十亩即日退还！”分付了免供，将一干人犯分付出去了。也有说问得好的，也有怨生恨死的，也有咒骂的，这都是常事，不消提得。

直堂的当时写了一张条示，写道：“一起晁源等人命事免供，并纸价逐讫。”那直掌的又写了一张票道：

武城县为贱妾逼死正妻事，计开：晁源罚修文庙银一百两。海会罚谷二十石，折银十两。郭姑子罚谷二十石，折银十两。小梅红、小杏花、小柳青、小桃花、小夏景、赵氏、杨氏各罚银五两，共三十五两赈济。珍哥罚银二十两备赈。计都罚大纸四刀，每刀折价六两；计巴拉罚大纸四刀，每刀折六两；以上纸八刀，共银四十八两。高氏罚谷十石，折价五两，晁源名下追。又晁源名下退原地八十亩，还计都收领。计氏着晁源以礼殡葬。七月初九日。差伍圣道、邵强仁。限本月十一日缴。

仍差了两个原差，执了票严催发落。大尹又取了一张纸，写了几句审单。写道：

审得晁源自幼娶计氏为妻，中道又复买娼妇珍哥为妾。虽蛾眉起妒，入宫自是生嫌，但晁源不善调停，遂致妾存妻死。

小梅红等坐视主母之死而不救，郭姑子等入人家室以兴波，计都、计巴拉不能以家教箴其子妹，致其自裁；高氏不安妇人之分，营谋作证；以上人犯，按法俱应问罪。因念年荒时绌，姑量罚惩，尽免究拟，叠卷存案。

该房叠成了一宗文卷，使印钤记了，安在架上。

却说晁源自从问结了官司，除了天是王大，他那做王二的傲性，依然又是万丈高了。从那县里回来，也就把珍哥从对门接得来家。禹明吾是因懒去见官，只说屯院上班去了，好好的住在家里，自己送珍哥到家。晁大舍出来相见，单只谢禹明吾的扰搅，禹明吾却不谢谢晁大舍的作成。说了些打官司的事体，商量要等收了秋田，方与计氏出殡。

到了次日，两个差人来到晁家。晁大舍千恩万谢，感不尽他的指教，得打了上风官司，盛设款待了。约定了十一日去往县库里上纳那罚的银子，除自己那一百两是不必说得，其珍哥的三十两，小桃红七个的三十五两，高氏的五两，脱不了都是晁大舍代上。晁大舍道：“别的都罢了，只替老高婆子这五两银子，气他不过！替他说公道话，临了还要邦邦。不是大爷教人砍出来，他还知有多少话淘哩！”差人道：“我拿票子到他家呼卢他呼卢！”晁大舍道：“我是这般说。咱惹那母大虫做甚！你看不见大爷也有几分嫌他？还要换了第二个婆娘，大爷拶不出他的心来哩！”差人道：“晁相公，你见的真。大爷也摸量那老婆不是个善茬儿，故此叫相公替他上了谷价。”

差人又问：“那八十庙地几时退己他？好叫他变转了上纸价。”晁大舍说：“地是己他，只早哩！他得了地去，贱半头卖了，上完了纸价，他倒俐亮！仗赖二位哥下狠催着他，鳖他鳖儿，出出咱那

气！”差人道：“只是地不退已他，取不出领状来，怎么缴票子？”晁大舍道：“这也只十来日的帐，咱没的鳖他半年十个月哩！”说着，也就作别散了。

大凡天下的事都不要做到那尽头田地，务要留些路儿。咱赶那人，使那人有些路儿往前跑，赶得他跑去了，就可以歇手。前边若堵塞严严的，后头再追逼的紧，别说是人，就是狗也生出极法来了。其实这几亩地早些退出还了他，叫他把纸价上完了，若是那两个差人不要去十分难为他，他或者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捏着鼻子捱一钟，也是肯的。只算计要赶尽杀绝，以致：

兵家胜败全难料，卷土重来未可知。^[1]

【校记】

[1] A 本缺第十三叶 B 面，第十四叶 A 面三行。据 B、C 本补。

第十一回

晁大嫂显魂附话 贪酷吏见鬼生疮^[1]

莫说人间没鬼神，鬼神自古人间有。鬼神不在半空中，鬼神只在浑身走。

身心与鬼相盛衰，鬼若纵横心自朽。若还信得自家心，那有鬼来开得口？

胆先虚，心自丑，所以鬼来相掣肘。既知鬼是自家心，便识祸非天降咎。

积善人家庆有余，作恶之人灾自陡。鬼打脖，神扯手，只为含冤无处剖。

我今试问世间人，这般报应人怕否？

那珍哥在禹明吾家躲了一个多月，回到家来，见打了得胜官司，又计氏在的时候，虽然就如那后来的周天子一般，那些强悍的诸侯毕竟也还有些拘束，今计氏死了，那珍哥就如没了王的蜜蜂一般，在家里喝神断鬼，骂家人媳妇、打丫头。卖他的那老鸨子都做了亲戚来往，人都称他做老娘^①。晁大舍略有触犯着他，便撒泼个

① 老娘：即“姥姥”，外祖母的别称。

不了，比那计氏初年降老公的法度更利害十倍。晁大舍比那起初怕计氏的光景更自不同。先年计氏与婆婆商量了要往紧隔壁娘娘庙里烧烧香，晁大舍也还敢说出两句话拦阻住了不得去，如今珍哥要游湖，合了伴就去游湖；要去游万仙山，就合了去游万仙山；要往十王殿去，呼呼的坐了晁大舍的大轿就去，没人拦得；也还常往鸨子家行走。

适值一个孔举人，原是晁家的亲戚，家里有了丧事。晁家既然计氏没了，便没有堂客^①去吊孝，也自罢休，那少得^②珍哥一个。
[珍哥]只因有了许多珠翠首饰，锦绣衣裳，没处去施展，要穿戴了去孔家吊孝。晁大舍便极口依随，收拾了大轿，拨了两个丫头，两个家人娘子。珍哥穿戴的甚是齐整，前呼后拥，到了孔家二门内，下了轿。司门的敲了两下鼓，孔举人娘子忙忙的接出来，认得是珍哥，便缩住了脚，不往前走。等珍哥走到跟前，往灵前行过了礼，孔举人娘子大落落待谢不谢的谢了一谢，也只得勉强让坐吃茶。

孔举人娘子道：“人报说晁大奶奶来了，叫我心里疑惑道：‘晁亲家是几时续娶了亲家婆？怎么就有了晁奶奶了？’原来可是你！没的是扶过堂屋^②了！我替晁亲家算计，还该另娶个正经亲家婆，亲家们好相处。”正说中间，只见又是两下鼓，报是堂客吊孝。孔举人娘子发放^③道：“看真着些，休得又是晁奶奶来了！”孔举人娘子虽口里说着，身子往外飞跑的迎接。吊过了孝，恭恭敬敬作谢，绝不似待那珍哥的礼数。让进待茶，却是萧乡宦的夫人合儿妇。穿戴的倒也大不如那珍哥，跟从的倒也甚是寥落。见了珍哥，彼此拜

① 堂客：俗称妇女或妻室为堂客，此处指妻室。

② 堂屋：正妻住的地方。

③ 发放：训斥。

了几拜，问孔举人娘子道：“这一位是那一家亲家？虽是面善，这会想不起来了。”孔举人娘子道：“可道①面善。这是晁亲家宠夫人。”萧夫人道：“呵，发变的我就不认得了！”到底那萧夫人老成，不似那孔举人娘子少年轻薄，随又与珍哥拜了两拜，说道：“可是喜你！”

让坐之间，珍哥的脸就如三月的花园，一搭青，一搭紫，一搭绿，一搭红，要别了起身。萧夫人道：“你没的是怪我么？怎的见我来了就去？”珍哥说：“家里事忙，改日再会罢。”孔举人娘子也没往外送他。倒又是萧夫人说：“还着个人往外送送儿。”孔举人娘子道：“家坐客，我不送罢。”另叫了一个助忙的老婆子分咐道：“你去送送晁家的奶奶。”珍哥出去了。

萧夫人道：“出挑的比往时越发标致，我就不认的他了。想是扶了堂屋了。”孔举人娘子道：“晁亲家没正经！你老本本等另娶个正经亲家婆，叫他出来随人情当家理纪的，留着他在家里提偶戏弄傀儡罢了，没的叫他出来做甚么！叫人家低了不是，高了不是。我等后晌合那司鼓的算帐！一片声是‘晁奶奶来了’，叫我说晁亲家几时续了弦？慌的我往外跑不迭的。见了可是他！我也没大理他。”萧夫人道：“司鼓的只见坐着这些大轿，跟随着这些人，他知道是谁？人为咱家来，休管他贵贱，一例待了他去。这是为咱家老的们，没的为他哩！”

再说珍哥打扮的神仙一般，指望那孔家大大小小不知怎么相待，却已了个“齐胡子雌了一头灰”②，夹着屁往家来了，黄着虎脸，撅着嘴，倒象那计家的苦主一般。揪拔了头面，卸剥了衣裳，长吁

① 可道：“就是、怎能不”的意思。

② 齐胡子雌了一头灰：齐，同“起”、“从”；雌，即“溅”。比喻受了申斥，丢了脸面，讨了没趣。

短气，怪恼。晁大舍并不知是甚么缘故，低三下四的相问。珍哥道：“人家身上不自在，‘怎么来’、‘怎么来’，絮叨个不了！想起来，做小老婆的低搭，还是干那旧营生俐亮！”

正没好气，兜着豆子寻炒，那个李成名的娘子一些眉眼高低不识，叫那晁住的娘子来问他量米做晌午饭。那晁住娘子是刘六、刘七里革出来的①婆娘，他肯去撩蜂吃螯，说道：“你不好问我？只是指使我！”那李成名娘子合该造化低，撞在他网里，夹着个簸箕，拿着个升，走到跟前，问珍姨晌午量米做饭。那珍哥二目圆睁，双眉倒竖，恨不得把那一万句的骂做成一句，把那李成名娘子骂的立刻化成了脓血，还象解不过他恨来的。骂道：“放你家那臭私窠子淫妇歪拉骨接万人的大开门驴子狗臭屁！什么‘珍姨’、‘假姨’！你待叫，就叫声‘奶奶’；你不得叫，夹着你狗屁嘴，窩远子去！什么是‘珍姨’！贼奴才！你家里有这几个珍姨？当时还说有那死材私窠子哩，你胡叫乱叫的罢了，如今那死材私窠子已是没了，还是珍姨珍姨的！自家奴才淫妇拿着我不当人，怎么叫别人不鄙贱我？贼忘八！可说你把那肠子收拾的紧紧的，你纵着奴才淫妇们轻慢我，你待指望另寻老婆！可是孔家的那淡嘴私窠子的话么？只怕我搅乱的叫你九祖不得升天！别说你另娶大老婆在我上头，只怕你娶小老婆在我下头我还不依哩！从今后，我不依你叫人叫我珍姨！我也不依把那死材私窠子停在正房哩，快叫人替我掀到后头厢房内丢着去！把那白绫帐子拿下来，我待做夹布子②使哩！”一片声叫人掀那计氏棺材。

晁大舍道：“你且消停，这事也还没了哩！计老头子爷儿两个

① 刘六、刘七里革出来的：刘六、刘七，明正德年间著名农民起义领袖。

② 夹布子：月经带。

外边发的象酱块一般，说要在巡道告状。他进御本，我不怕他，我只怕他有巡道这一状。他若下狠已你一下子，咱什么银钱是按的下来，什么分上是说的下来？就象包丞相似的待善哩！”珍哥道：“没那放屁！我打杀那私窠子来？抖出那私窠子，番尸简骨，若有伤，我已他偿命！若没有伤，我把那私窠子的骨拾烧成灰撒了！”又把自己的嘴上着实打了几个嘴巴，改了声音说道：“贼贱淫妇！你掀谁的材？你待把谁的骨拾烧成灰撒了？贼欺心淫妇！我倒说你那祸在眼底下近了，叫你自家作罢！我慢慢等着。忘八淫妇！你倒要掀我的材、烧我的骨拾、把我的帐子做夹布子使！”又刮刮的打了一顿嘴，把那嘴渐渐紫肿起来。

晁住媳妇道：“不好！这是大奶奶附下来了！你听，这那是珍姨的声音？这不通是大奶奶的声音么？咱都过来跪着！”珍哥道：“他嗔您叫他珍姨，你又叫他珍姨！淫妇不跪着，你替他跪着！替我打五十个嘴瓜⁽³⁾！数着打！”珍哥果然走到下面，跪得直挺挺的，自己一、二、三、四、五、六……数着，自己把嘴每边打了二十五下，打得通是那猢狲屁股，尖尖的红将起来。

珍哥又道：“挦贼淫妇的毛！”果然自己一把一把将那头发大绺挦将下来。那些丫头媳妇跪了一地，与他磕头礼拜，只是求饶。珍哥道：“你这些欺心的奴才！‘晏公老儿下西洋①——己身难保’，还敢替别人告饶！”那些丫头媳妇们搗的头澎澎的响，告道：“大奶奶，你活着为人，人心里的事，你或者还不知道；你如今死了为神，人心里谁有良心，谁没良心，大奶奶，你没得还不知道哩？自从大奶奶你不在了，俺们那个没替你老人家冤屈！谁敢欺心来！”

① 晏公老儿下西洋：“晏”是“阉”的谐音，阉公指明太监郑和，他曾七次下西洋。

珍哥道：“老婆们别要强辩！怎么我的两个丫头落在你手哩，你大家赶温面，烙火烧吃，你已我那丫头稀米汤呵①！李成名媳妇拾了我的冠子，为甚么叫你的孩子拿着当球踢？听了那淫妇的主意，连一口汤饭也不与我供养，奴才主子一样欺心！把那淫妇的衣裳剥了！”珍哥果然把自己的衣裳上身脱得精光，露出白皑皑的一身肉、两个饱饱的奶。那晁大舍在旁边看了，唬得瘫去了的一般。

珍哥又道：“贼淫妇！你有甚么廉耻！把裤子也剥了！”那些媳妇子们乱磕头祷告：“奶奶，只将就这条裤子罢！赤条条的跪在奶奶跟前，没的奶奶就好看么？”望着晁大舍道：“大爷，你还站着哩！快来跪着奶奶，大家替他告告！”珍哥正待脱裤，又自己道：“饶这淫妇不脱裤罢！”

晁大舍也直橛儿似的跪着，说：“我那日误听了句人的话，后来说得明白，我就罢了。你自己没有忍性，寻了无常。我使二三百两银子买板，使白绫做帐子，算计着实齐整发送你哩。”珍哥道：“我希望你使白绫做帐子！叫人气不过，要拿下来做夹布子！你家里作恶，骂大骂小的罢了，他破口私长窠短的骂孔亲家婆，你听的下去，你就鼻子里的气儿没一声？你致死了我还没偿命，又使银子要栽派杀我的爹合我的哥！那日审官司的时节，不是俺爷爷计会元央了直日功曹救护着，岂不被赃官一顿板子呼杀了？”

晁大舍只是磕头，说：“你既为神，只合这凡人们一般见识做甚？你请退了神，我与你念十个经，还使二百两银子买椁打灰隔甏②坟，退己他老爷③的地。我要再敢欺一点心儿，你就附着我。”

① 呵：同“喝”。

② 磈：用砖砌井壁称为甏，这里指砌造墓穴。

③ 老爷：这里同“姥爷”，外祖母的别称。

珍哥道：“我为甚么附着你！有你正经的冤家，不久就来寻你，你能有几日好运哩！我合你做恶人！”

晁大舍道：“我合你夫妻一场，也有好来，你休合我一般见识。你还暗中保护着我，我好与你烧香拨火的。”珍哥道：“快烧纸，灌浆水，送到我中房里去！就是这奴才，不是欺心的极了，我也只等别人处置他，也不合他一般见识的！”烧了许多楮锭^①，泼了两瓢浆水，又到灵柩前烧香焚纸。自此一日两餐上供，再不敢怠慢，再也不敢要处置那计老子^④。

珍哥住了口，一头倒在地上，就如那中恶的一般，打得那脸与温元帅^②相似。也不曾与他穿衣裳，就抬到床上盖了被单，昏迷不省的睡去。直到那掌灯的时节，渐渐的省来，浑身就如捆绑了一月、打了几千的一般痛楚，那脸上胀痛得难受。日间的事一些也不记的，旁人一一与他学了。要了镜来，灯下照了一照，自己唬了一惊；虽是罢了，心里还有些昏迷，身子就如在半空中驾云的一般。差了人挨出门，问杨古月要了一帖“安神宁志定魄汤”来吃了。次日还甚是狼狈。

再说伍小川、邵次湖把晁大舍一班男妇罚的银子，依了限，早早的完了。那两个姑子果然依了那县尹的话，沿门抄化，三两的、五两的，那些大人家奶奶布施个不了，除每人上了十两，加了二两五钱火耗，每人还剩二三十两入己，替那大尹念佛不尽的。

只是那计都父子八刀大纸，通共得六十两银子方可完事，总然计氏与了那几两银子，怎便好就拿出来使得？单要等晁大官退出地来卖了上官。晁大舍道：“大尹只断退地，不曾带断青

① 楮锭：纸钱。

② 温元帅：道教之神，面青发赤身蓝。

苗。如今地内黄黑豆未收，等收了豆，十月内交地不迟。”千方百计勒索。那伍小川两个受了晁大舍的嘱托，那凌辱作贱，一千个也形容不尽那衙役恶处！一日，又到了计家，计都父子俱恰不在，那伍小川就要把计巴拉的娘子拿出去见官监比。正在那里行凶，计巴拉到了，好央歹央，略略有些软意。计巴拉道：“晁家的银子定是完了。那两个姑子的银子一定也还未完。难道只我父子两个相欠？”

伍小川怒恨恨的从袜桶内拿出一个小书夹来，打开书夹，许多票内拣出那张发落票来。一千人并那两个姑子的名下都打了“销讫”的字样，只有计都计巴拉的名字上不曾完纳。与计巴拉看了，说道：“若不是单单剩了你父子的，我为甚这等着极？完了事，难道就不是朋友亲戚了？”一边说，一边收起那个书夹，往袜桶里去放。谁想那书夹不曾放进袜内，虚放了一放，吊地上了。计巴拉把布裙带子解开结，把肚凹了凹，往前走了一步，把布裙吊了，推①在地下拾裙，把那书夹拾在袖内。伍小川还乔腔作怪的，约了三日去完银，若再迟延，定然禀了官，拿出家属去监比。送出伍小川去了，拿得自己房内，开了书夹看时，内里牌票不下一百多张，也有拿人的，也有发落的；又有一折拜帖纸，上面写道：“晁源一起拘齐，见在听审。”旁边朱笔写道：“再换叶子赤金六十两妆修圣像，即日送进领价。”

计巴拉道：“如何要换金子却写在这个帖纸上？”又想起那一日，在钱桌上换钱，晁住正在那钱桌上换金子，“见我走到跟前，他便说：‘我转来讲话，你且打发钱。’我问那钱桌上的人：‘晁住在此作甚？’他说：‘有两数金子正在要换，讲价不对，想

① 推：借口，假装。

还要转来哩。’我问道：‘他⁽⁵⁾换金子做甚么用？’ he 说道：‘那晓得做甚么用？只见他满城里寻金子，说得五六十两才够，又用得甚急。’谁想是干这个营生！伍圣道这两个狗入的也作贱的我们够了！今日失落了这些官票，且有些不自在哩！”又想道：“这伍圣道比邵强仁还凶恶哩，他一定知道是我拾了，回将来索要不得，定是用强搜简，若被他搜将出来，他赖我是打夺他的官票，事反不美。”

看了一看，把眠床掀起一头，揭开了一个砖，掘了个洞，把书夹放在内，依旧使砖砌好了，把床脚安在砖上，一些也看不出。刚刚收拾得完，只见伍小川同邵次湖又两个外差，伍小川的老婆、儿媳妇，两个出了嫁的女儿，风火一般赶将进来，伍小川把计巴拉两头碰得发昏，口说：“你推拾布裙，把我袜子割破，取了我的牌夹，你要好好还我！”一面叫他那些女将到计巴拉婆子身上，卧房里，没一处不搜到；外面将计巴拉浑身搜简，那里有一些影响？

计巴拉道：“这不是活活见鬼！你若刚才搜得出来，我只好死在你身上罢了！你既搜不出来，你却如何领了这许多人，不分里外，把妇人身上都仔细摸过？”拿了一面洗脸铜盆，把街门倒扣了，敲起盆来，喊道：“快手伍小川，领了男妇，白日抄没人家！”左右邻舍，远近街坊，走路的人，挤住了上千上万。计巴拉一一告诉。那些人说起县里马快就似活阎罗下界地一般，夹得嘴严严的走开去了。剩了不多几十个人，叫计巴拉开了门，大家进去，果然有十二三个男女作恶搜简。那些人那有个敢说他不该领了许多人，不分内外，往他卧房，又向他妇人身上搜的话？都不过委委曲曲的劝他罢了。

那伍小川在外面各处搜遍，只不曾番转地来。那伙婆娘在计

巴拉婆子裤裆内、胸前、腿内夹的一块布内，没有一处不摸到；床背后、席底下、箱中、柜中、梳匣中，连那睡鞋合那“陈妈妈”^①都番将出来，只没有甚么牌夹。自己也甚没颜面，燥不搭的，大家都去了。计巴拉道：“你这等上门凌辱人家，你莫说是武城的马快，就是武城县大爷，我也告你一状！”那伍小川、邵次湖虽也自知理亏，口里还强着麻犯了几句才去。计巴拉道：“想我若不把银子急急的上完了，合他说话也不响！”

那时正是景泰爷登极，下了覃恩，内外各官多有封赠，那珠子贵如药头一般，把那计氏交付的两条珠箍，到古董铺里与他估就了换数。谁知这样货好大行情，乱抢着要换。那陈古董除打了二三十两夹帐，计巴拉还得七十六两银子。走到县前那马快房内，只见净悄悄一个人也没有。又走到库门口，刚刚只一个张库吏有那里静坐守库。计巴拉与他相唤了，说要交那罚的纸价。张库吏道：“只还得同了原差拿了票来，我照票内的数目收了，登了收簿，将你票上的名字榻了销讫的印。如今原差不来，我倒可以收得，只是你没了凭据。”

计巴拉别了出来。那县里边也是冷冷落落的，从礼房门口经过，只见一个人一只手拿了一张黄表纸写的牒文、一只手拿了把钥匙在那里开门。原来那人是计巴拉的表弟方前山，应充礼房书手。让计巴拉到房坐下，问计巴拉来做甚事。计巴拉道：“我拿了银子来上纸价。”方前山道：“上过了不曾？”计巴拉说：“库吏因没有原差，所以不曾收得。”

方前山说：“这银子且等待几日，看看光景来上不迟。如今大

① 陈妈妈：亦叫“陈姥姥”，即月经带。

爷生了发背大痈，病势利害得紧。昨日往鲁府里聘了个外科良医姓晏的来。那外科看了，说是‘天报冤业疮’，除非至诚祈祷，那下药是不中用的，也便留他不住，去了。外科悄悄的说：‘这个疮消不得，十日就烂出心肝五脏来哩。’我适才到了城隍庙，叫崔道官写了疏头①，送到衙内看过，要打七昼夜保安祈命醮哩。”

计巴拉道：“我一些也不闻得，是从几时病起的？”方前山道：“难道这事你不曾闻见么？就从问你们的官司那一日觉得就不好起，也还上了三四日堂，这四五日来倒动不得了。那日问时，我料的你与计姨夫每人至少得二十五板，后来他挝了挝签，凭计姨夫顶触了一顿，束住了手不打，把众人都诧异的极了。谁知有个缘故：他原来手去挝签的时节，看见一个穿红袍长须的人把他手往下按住。到了衙里，那个穿红袍的神道常常出见。使猪羊祭了，那神道临去，把他背上搭了一下，就觉的口苦身热，背上肿起碗大一块来。说那神道有二尺长须，左额角有一块黑计②。这是家人们悄悄传出来，他里边是瞒人不叫外泄的。”

计巴拉道：“据这等说起来，这神道明明是我公公了。我的公公三花美髯，足长二尺，飘然就如神仙一般，左边额角上有钱大一块黑计。但不知公公如何便这等显应？你为甚的料得他那一日要打我们哩？”方前山道：“难道这样事，你们又不晓得？那一日，我刚在衙门传桶边等稿，一个管家在传桶边往外张了一张，把我不知错认了是谁，叫我到跟前，递出一个帖来，却是伍小川、邵次湖的禀帖，说：‘晁源一千人犯都齐到了，见在听审。’大凡是这样的禀帖传进去，定是有话说了。我接来朝了日头亮照看，那朱判的日子底下

① 疏头：和尚、道士在诵经前焚化的祷词。

② 计：即“记”。黑记即黑色的胎记。本书中“计”、“记”常混用。

有‘五百’二字，旁边朱笔又写道：‘再换叶子赤金六十两妆修圣像。’这是嫌五百银子少，还要叫他添六十两赤金。晁家那半日内把城中金都换遍了，轰动的谁是不知道的！”计巴拉道：“那个帖子仔①怎么样了？”方前山道：“我恰好出来，撞见了伍小川，把与他了。他既受了他的厚贿，说甚么不打你们？他那日又在皂隶手里大大的使了钱，嘱托他重重加刑。若不是计爷暗中保护，你们不死也定要去层皮的！”

计巴拉道：“贤弟，你既晓得这等详细，如何不透些信息与我，叫我们也准备一准备，不枉了是我们兄弟一场！”方前山道：“表兄，你凡事推不晓得！你有我这个表弟，你又不晓得；我在礼房，你又不晓得；适间不是我唤你，你到如今还不晓得有你这个表弟哩！我却往何处寻你说信？”计巴拉问说：“伍小川、邵次湖这三四日不曾到我家来作贱，不知是何缘故？”方前山说：“如今那个伍小川、邵次湖还敢在外行走？那些行时道的马快如今躲得个寂静，恐怕那许多的仇家要报怨倒赃哩！”

两个正说得热闹，只见衙内传出两三张白头票来。一张是叫工房到各板店要寻极好的杉板，一张是叫买平机白布二百匹、白梭布二百匹，一张是要白绫子十匹。又叫礼房快送进牒文去看，明早起建道场：头一日是本官亲属主醮行香；第二日是乡宦举贡；第三日是阖学师生；第四日是六房吏书；第五日是皂快一切衙役；第六日是城内四关厢各行户；第七日是向上百姓们。那第七日百姓们也不下有二三千人，倒也亏不尽那个署捕的候缺仓官，差了阖捕衙的皂快，抗了牌、持了票，不出来的，要拿了去打；所以只得三分的、

① 仔：“怎”的音转。

五分的，也攒了有好几十两银子。那仓官与皂快分过了，剩了五六两，与了那些道士做了本日的斋钱。

计巴拉到了家，与老计一一告诉了，方晓得里边有这许多的原委，同计巴拉即时买了纸锭，办了羹饭，叩谢他父亲计会元暗中的保护。那伍小川、邵次湖也从此再不来上门作贱。后来这六七十两纸价大亏了那个礼房表弟的济，不曾丢在水里。

又过了两三日，果然衙里传出来：那个武城县循良至清至公的个父母，果然应了晏外科的口，烂的有钵头大，半尺深，心肝五脏都流将出来。那些忤作行收敛也收敛不得，只得剥了个羊皮，囫囵贴在那疮口上，四边连皮连肉的细细缝了，方才装入材内。过了五七，追荐了许多的道场，起了勘合^①，同家眷扶柩回家。那大尹原籍直隶蓟州人，行到永平府地方，刚刚遇着也先拥了正统爷入犯，将一切骡驮马载车运人抬的许多细软，劫了个“惟精惟一^②”，不曾剩一毫人欲之私。幸得人口藏躲得快，所以到都保全，不曾伤损了一个。亏不尽那卢龙知县是他乡里，把灵柩浮葬了，将家眷一个个从城下拔将进去，送在个行司内住了。等也先出了口，备了行李，打发得回蓟州去。这正是：

恶人自有恶人磨，窃盗劫来强盗打。可知天算胜人谋，万事塞翁得失马。

【校记】

[1]A本回目缺四字，首行诗缺三字。据B、C本补。

① 勘合：官员外出所持的凭证，驿站据以供应食宿、车马等。

② 惟精惟一：语出《大禹谟》：“帝曰：‘来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处为戏用。

[2]那少得：诸刻本同。印本多改为“那晓得”，断为“晁家既然计氏没了，便没有堂客去吊孝，也自罢休。那晓得珍哥一个，只因有了许多珠翠首饰，锦绣衣裳，没处去施展，要穿戴了去孔家吊孝。”

[3]嘴爪：A本作“嘴爪”。

[4]计老子子：刻本俱作“计老的父子”，衍“的”字。

[5]他：原文误刻为“你”。

第十二回

李观察巡行收状 褚推官执法翻招

太平时，国运盛。天地清，时令正。风雨调，氛祲净。文官廉，武将劲。

吏不贪，民少病。黜奸邪，举德行。士姱修，臣諫诤。杜苞苴，絕奔竟。

塞居間，严借倩。恶人藏，善者庆。剪强梁，剔豪横。起春台，平陷阱。

此等官，真可敬。社稷主，斯民命。岂龚黄？真孔孟。峴山碑^①，甘棠颂。

罄山筠，书德政。告皇天，祝神圣。进勋阶，繁子姓。世枢衡，代揆柄。

万斯年，永无竟。

却说那正统爷原是个有道的圣人，旰食宵衣，励精图治，何难

① 峴山碑：峴山，在湖北襄阳县南。晋羊祜镇守襄阳，常登临此山，死后，百姓感其德政，在山上立碑纪念。

措置太平？外面况且有了于忠肃^①这样巡抚，里面那三杨阁老^②都是贤相，又有一个圣德的太后，这恰似千载奇逢的一般！只是当不起一个内官王振擅权作恶，挫折的那些内外百官，那一个不奴颜婢膝的，把那士气丧尽！虽是这等说，那被他劫得动的，毕竟不是那刚硬的气骨，就如那“银样蜡枪头”一般，非不明晃晃的好看，若遇着硬去处，略略触他触儿，不觉就拳成一块了。你看那金刚钻这样一件小小的东西，凭他什么硬物，钻得飕飕的响。

那时山东东昌府有一个临清道，是个按察司佥事官衔，姓李，名纯治，河南中牟县人，庚辰进士。初任做知县的时节，遇着那好百姓便爱如儿子一般；有那等守学规有道理的秀才，敬如师友一般；若是那一样歪秀才、顽百姓，他却也不肯松饶轻放。乡宦中有为地方公事兴利除害的，坐在寅宾馆内与他终日讲论也不觉倦怠。若是乡宦的子弟族亲、家人伙计，倚了本官的势力，外面生事作恶的，休想他看些体面，宽容过去罢了。又有来通书启说分上的，他却绝没有成心，只当是没有分上的一般，是的还他个是，非的还他个非。就是把那个有不是的人尽法处了，那人也是甘心不怨的。

他又不论甚么“二六”、“三八”的告期^③，也不避什么准多准少的小节，有状就准，准了就在原状上批了，交付原告自拘，也不挂

① 于忠肃：即于谦，浙江钱塘人。曾任河南、山西巡抚，后升兵部尚书，万历间谥“忠肃”。

② 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明初设内阁，废丞相，入阁者多为尚书、侍郎。三杨先后入阁，故称“三杨阁老”。

③ 告期：古代告状有一定的日期，叫放告，放告的日期称为告期。

号、比件①。有肯私下和了的，连状也不须来缴，话也不消来回。有那不肯和息，必定要来见官的，也不论甚么早堂晚堂，也不论甚么投文挂起数，也不拘在衙门、在公所、在酒席上，随到随审。该劝解的，用言语与他们剖断一番；有十分理屈的，酌量打他几下，又不问罪，又不罚纸，当时赶了出去。

但是那京边起存的钱粮明白每两要三分火耗。他说道：“一个县官自己要吃用，要交际上司，要取无碍官银，过往上司使客要下程②小饭。我若把你们县里的银子拿到家里买田起屋，这样柳盗跖的事，我决不做他。你若要我卖了自己地，变了自己的产，拿来使在你县里，我却不做这样陈仲子的勾当。”

他衙内衣食费用却又甚是俭省。不要说是地方上的物力过于暴殄，所得些火耗，除了公费，用不尽的，拣那民间至贱卖不出去的粮食，买米上仓，等那青黄不节的时节，有那穷百姓来借的，都借了与他。那县里民间俗规：借取粮食，俱是十分行利，官借却只要五分。有那借了果然还不起的，又有死了的，通融折算将来，也实有三分利息。不上二三年，积得那仓里真是陈陈相因，作每月赎谷，给孤贫，给囚粮，助贫穷，冠婚丧祭，都在这里边取用。大略他行的美政不止于此，就生出一百副口来也说不尽。难道撇了正传，只管说这个不成？

这样一个知县，其实教他进两衙门③里边，断然是替朝廷兴得

① 挂号、比件：当时官吏准过状词，必须挂号，类似现在的登记造册。官厅限令役吏完成某种差役，定期查验，如果不能完成，就打板子，以示儆戒，叫作“追比”，也叫“比件”。

② 下程：即程仪。送给过往官员的路费和礼物。

③ 两衙门：科道衙门的通称。两衙门的官员都有监察、弹劾和建言之责。

利、除得害，拿定是个朝阳鸣凤①。但这等倔强的人，那个肯教他做科道？一堂和尚，叫你这个俗人在里边咬群！但又是个甲科，又不好挤他下水，只得升了他个礼部主事，印了脚步行去，升了郎中。据了他的学识，与他个学道，绰绰然做得过去，却不肯把学道与他，偏与他一个巡道。五年的部俸，连个少参也不肯把与，单单与了金宪。

这东昌巡道衙门住扎临清。因临清是马头所在，有那班油光水滑的光棍，真是天高皇帝远，晓得怕些甚么，奸盗豪横，无日无天。兼那势宦强梁，欺暴孤弱，那善良也甚是难过的紧。自从他到了任，穿了豸服，束了花银带，拖了印绶，冷铁了面孔，说什么张纲②，又什么是温造③，倒恰似包龙图④一般。出了告示，再三劝人自新。只除了歇案的人命强盗，其外杂犯，在他到任以前的，俱免追论；但他到任以后，再有武断暴横的，十个倒有九个不得漏网。那一个漏网的毕竟是恶还不甚。他又不时戴了顶巾，骑了匹骡子，跟了一两个人，在那巡属十八州县里边不歇的私行，制伏得那些州县也不敢十分放肆。

那武城大尹，一来恃了甲科，二来也是死期将到，作的恶一日狠如一日。这巡道来稽察他，也一日密如一日了。那一日，闻得那大尹死了，恐怕那些虎狼衙役都逃散了，不发牌，也不发飞票，三不知带了二三十名兵快，巡到武城县来。也不进察院，一直径进县堂上坐下，击了三下堂鼓。那些六房衙役渐渐齐拢来。要出卯簿，逐项点了一遍，不相干的人，点过，叫他在东边站；有话说的，叫他在

① 朝阳鸣凤：比喻品德优秀。语出《诗经·大雅》。

② 张纲：东汉时御史，曾弹劾大将军梁冀等奸恶事，震动京师。

③ 温造：唐时御史大夫，曾上书劾奏夏州节度史李祐。

④ 包龙图：即宋代包拯，为龙图阁直学士，故曰“包龙图”。

西边站。也多有不到的。将那没有过犯的也不叫来销卯，便即罢了；拣那有话说不到的，差兵快同捕衙番役立刻擒来，分别各重责四五十板不等。那伍小川、邵次湖躲得最是严密。但这巡道法度严的紧，谁敢拿性命去做人情？不一时，也都拿到了。每人也是五十，交付捕官，发下牢固监候，听另牌提审，不许死，又不许放松。把那东边站的教诲了一番，发放开去，然后回了察院，出了一大张告示：

分巡兵备道为剪除衙虎、以泄民恨事：照得武城县官贪赃乱纪，峻罚虐民，人怨已深，神恫既极。本道已经揭报两台^①，正在参究；不谓恶贯满盈，天殛其魄。虽豺狼已死，而假威煽恶之群凶，法当锄剪。除已经本道面拿监禁外，所有被其荼毒之家，据实赴道陈告。既死之灰，断不使其复灼；在柙之虎，无须虑其反噬。以失报复之机，甘抱终身之辱。特示。

那告状的，挨挨挤挤，不下数百余张。那计巴拉也写了一张格眼^②，随了牌进去，将状沓在桌上，走到丹墀下听候点名。那巡道看计巴拉的状上写道：

告状人计奇策，年三十五岁，东昌府武城县人。告为人命事：策妹幼嫁晁源为妻，听信娼妾珍哥，合谋诬捏奸情，将妹立逼自缢。虎役伍圣道、邵强仁过付枉赃银七百余两，黄金六十两，买免珍哥不令出官，妹命无抵；红票证。乞亲提审，或批理

① 两台：藩台和臬台，即布政使和按察使。

② 格眼：状纸。

刑褚青天究解。上告计开被告：珍哥、晁源、小夏景、伍圣道、邵强仁、小柳青。干证：高氏、海会、郭姑子。

巡道看完了状，问道：“这七百两银子、六十两金子，是过付与谁？”计巴拉道：“小的也不知过付与谁。只有他亲笔禀帖朱笔为证。”递上与巡道看。巡道看说：“那七百两银子有甚凭据？”计巴拉道：“在那朱票日子底下暗有脚线。”巡道照见了“五百”二字。巡道沉吟了一会，点头道：“你状上如何说是七百？”计巴拉道：“这五百是过送的，那二百是伍小川、邵次湖背工。”巡道叹息了两声，说：“何ん么有这样事！”又问：“你那妹子一定奸情是真，不然因甚自缢？”计巴拉道：“若使妹子奸情是实，死有余辜，因甚行这般重贿买求？小的告做证见的海会是个连毛的道姑，郭姑子是尼姑，常在妹子家走动。珍哥诬说那海会是道士、郭姑子是和尚，说妹子与和尚道士通奸，迫勒妹夫晁源立逼妹子自尽了。”巡道吩咐在刑厅伺候。次日，将状批发下去。计巴拉往东昌刑厅递了投状。

刑厅姓褚，四川人，新科进士，甚是少年，又是一个强项好官，尽可与那巡道做得副手。看了投词，问了些话，大略与巡道问得相似。计巴拉也就似回巡道的话一般回了。刑厅分付叫不必回去，“我速替你结词。”差人下武城县守提一干人犯，务拿珍哥出官。状上有名犯证不许漏脱一名。

那时武城县署官还不曾来到，仰那署捕的仓官依限发人。县厅的差人到了晁源的家里，不说去拿他的，只说是计都父子上纸价，寻他不着，有人说在宅上躲藏，故来寻访，将晁源哄出厅上，一面三四个胖壮婆娘，又有五六个差人，走将进来。晁源不由得吓了一跳。那三四个婆娘狼虎般跑到后面，拣得穿得齐整、生得标致

的，料得定是珍哥，上前架住，推了出来。

珍哥自从计氏附在身上采拔了那一顿，终日淹头搭脑，甚不旺相，又着了这一惊，真是三魂去了两魄，就是那些媳妇子丫头们都唬的没了魂。晁源说：“你们明白说与知道，这却是为何？”那先进去的两个差人说：“这是刑厅褚爷奉巡道老爷的状，要请相公合相公娘子相会一面。深宅大院的相公不肯出来，我们却向何处寻得？所以不得不这样请。这是我们做差人的没奈何处，相公不要怪我们。男子人也不敢近前冲撞娘子，所以叫我们各人的妻室来服事娘子出来。”那珍哥不晓得什么，只道还是前日这样结局，虽是有几分害怕，也还不甚。只是晁源听得说是巡道状，又批了刑厅这个古怪的人，心里想道：“这遭却不好了！凭他甚么天大的官司，只是容人使得银子的去处，怕他则甚！这两个乔人^①，银子进不去，分上又压不倒，命是偿不成，人是要死半截的了！”一面叫后边速备酒饭相待。珍哥被那四五个婆娘伴在厅内西里间坐的。

差人取出票来看了，上面还是小夏景、小柳青一干妇人，着落晁源身上要。晁源道：“这都是几个丫头合家人媳妇，见在家里，行时一同起身就是。”差人道：“褚爷的法度甚严，我们也不敢领饭，倒是早些起身，好赶明早厅里投文。”晁源道：“既与人打官司，难道不收拾个铺盖，不刷括个路费？没的列位们都带着锅走哩！”差人道：“若是如此，相公叫人快收拾你自己行李便是，我们倒不消费心。褚爷是什么法度！难道我们敢受一文钱不成？”

说话中间，只见又有六七个差人唤了高氏、海会、郭姑子到了。高氏进得门，喝叫道：“俺的爷爷！俺的祖宗！叫你拖累杀

^① 乔人：同“乔才”，装模作样的人，坏家伙。

俺了！这是俺合乡宦做邻舍受看顾哩！”晁大舍道：“高四嫂，你千万受些委曲，我自有补报，只是临了教你老人家足了心，喜欢个够。你是百般别拿出那一宠性儿来。就是这二位师父，我也不肯叫他做赔面觡的厨子。”高四嫂道：“县里没有官，一定是四衙里审。咱去早些，审了回来，我还要往庄上看看打谷哩！”差人说：“四衙审倒好了！这是巡道的状，批刑厅审，咱还要府里走一遭哩。”高四嫂道：“这成不得！我当是四衙里，跟着您走走罢了；这来回百十里地，我去不成！”往外就走。那差人就往外赶。晁大舍道：“待我去央他，你休要赶。”向前说道：“好四嫂！你倒强似别人，这官司全仗赖你老人家哩！这百十里地有甚么远？四嫂待骑头口，咱家有马有骡，拣稳的四嫂骑，叫人牵着。若四嫂怕见骑头口，咱家里放着轿车，再不坐了抬的轿。脱不了珍哥也去哩，又有女人们服侍你老人家。我叫人送过几吊钱去，乡里打发工钱，我分外另送四嫂两匹丝绸、十匹梭布、三十两银子，如今就先送过去。”谁知“清酒红人面，白财动人心”，一顿奉承，一顿响许，把一个燥铁般高四嫂，不觉湿渌渌的软了半截，说：“你许下这些东西，我去走一遭。我却还是前日那几句话；你要叫我另做活，我却不会另做！”晁源道：“脱不了这也都是实情。难道当真的谁打杀他来？”好劝歹劝，把高四嫂劝的回来。

搬上酒饭来，大家吃了，叫人往庄上打点一班人骑的头口，札括两辆骡车，装载珍哥、高四嫂并那些妇女，并吃用的米面铺陈等物。又到对门请禹明吾来作了保，放晁大舍到后面收拾路费行李。又收拾礼出来谢那差人、捕衙众人，共三十两。那四个婆娘，每人四两；刑厅两个差人，晁源自己是八十两；又与高四嫂、海会、郭姑

子每人出了五两，共十五两。许那高四嫂的东西也一分不少，都悄悄地送了。央禹明吾转说，若肯把珍哥破调^①了不出见官，情愿再出一百两银子相谢。那两个厅差说道：“禹师傅，你与我们是上下表里衙门，你说，我们岂有不依的？况晁相公待我们也尽成了礼，不算薄待；况且一百两银子，我们每人分了五十，岂不快活？但褚爷注意要这个人，我们就拚了死，枉耽了罪过，这珍哥终是躲不过的，倒是叫他出去走一遭罢了。我们既得了晁相公这般厚惠，难道还有甚么难为不成？”说着，也就夜了。晁大舍叫人收拾了床铺，预备那些差人宿歇。因差人不肯放珍哥后边去，也在里间里同那些婆娘同睡。

晁源有个胞妹，嫁与一个尹乡宦孙子，原先也有百万家产，只因公公死了，不够四五年间，三四兄弟破荡得无片瓦根椽。晁大舍把他尹妹夫的产业，使得一半价钱，且又七准八折，买了个罄净。因他穷了，待那个妹子也甚无情意。如今要到府里去问官司，那得再有个人与他看家？只得接了妹子回家管顾。

次早，一干大众起身，先差了两个家人去府城里寻拣宽阔下处。行到半路，吃了中饭，喂了头口。又行了半日，那日将落山的时节进了城到下处。那伍小川、邵次湖也都使门板抬了，也同一处安下。晁源也都一样照管他。

次早，各人吃早饭，换了衣裳，预备投文。探事的来说：“刑厅发了二柳。”一干人都到了厅前伺候。不多时，那褚四府升堂。晁大舍这一起人跟了投文牌进去。原差投了批文，逐名点过，一个也不少。点到珍哥跟前，直堂吏叫道：“珍哥。”那珍哥应了一声，真是：

① 破调：免除。

洞箫飞越，远磬悠扬。依依弱柳迎风，还是扮崔莺的态度；怯怯娇花着露，浑如妆卓氏的丰神。乌帕罩一朵芙蓉，翠袖笼两株雪藕。真是我见犹怜，未免心猿意马；不识司空惯否，恐为煮鹤焚琴。

那刑厅看了一眼，分付晚堂听审。晁大舍一干人犯仍自回了下处。仍托了两个厅差，拿了银子，打点合衙门的人役。那两个人虽是打许多夹帐，也还打发得那些众人欢喜。虽不是在武城县里问的时节，着实有人奉承，却也不曾失了体面。

四府坐了堂，唤进第一起去，却也是吊死人命，奉道详驳来问的。原是一个寡妇婆婆，有五十年纪，白白胖胖的个婆娘，养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后生，把些家事大半都贴与了他，还恐那后生嫌憎他老，怕拿他不住，狠命要把一个儿妇牵上与他。那儿妇原是旧族人家女儿，思量从了婆，辱了自己的身；违了婆婆，那个淫妇又十分凶恶得紧，只得一索吊死了。那娘家没用，倒也含忍罢了，那些街坊不愤，报了乡约，布了地方，呈到县里。县官糊糊涂涂的罚了许多东西，问了许多罪，尽把本来面目抹杀过了。却被巡道私行访知了备细，发了刑厅，把一干人犯逐个隔别了研审，把那骨髓里边的事都问出来了，把那淫妇打了四十大鸳鸯板子、一夹棍、二百杠子，问成了抵偿，拖将出来。

第二起就是晁源。四府也不唤证见，也不唤原告，头一个就把晁源叫将上来，问道：“计氏是你什么人？”晁源说：“是监生的妻。”又问：“珍哥是你什么人？”说：“是监生的妾。”问说：“原是谁家女子。”回说：“是施家的女子。”问说：“那不象良家女子？”回说：“不敢瞒宗师老爷，原是娼妇。”问说：“那计氏是怎么死的？”回说：“是

吊死的。”问说：“因甚吊死？”回说：“监生因去年带了妾到父亲任上，住到今年四月方回。”问说：“你如何不同妻去，却同妾去？”回说：“因妻有病，不曾同行。”问说：“妻既有病，怎么不留妾在家里服事他？”回说：“因父亲差人来接，所以只得同妾去了。”四府说：“不来接儿妇，却接了儿子的小去，也是浑帐老儿！你再接了说！”回道：“自监生不在家，有一个师姑叫是海会、一个尼姑郭氏，都来监生家里走动。监生同妾回了家，六月初六日，这两个姑子又从计氏后边出来。监生的妾乍撞见了，误认了是道士和尚，说怎可青天白日从后面出来。监生也就误信了，不免说了他几句。他自己抱愧，不料自己吊死。”问说：“既不是和尚道士，却因甚原[故]抱愧？那姑子来家，你那妾岂不看见，直待他出去，才误认了是和尚道士？”回说：“计氏另在后边居住。”问说：“你在那里？”回说：“监生也在前面。”

又叫小夏景上来，问：“你唤那珍哥叫甚么？”回说：“叫姨。”问说：“你那姨见了和尚道士是怎么说话？”夏景道：“没说甚么，只说一个道士一个和尚出去了，再没说别的。”问说：“你那主人公说甚么？”回说：“甚么是主人公？”问说：“你叫那晁源是甚么？”回说：“叫爷。”问说：“你那爷说甚么话？”回说：“爷也没说甚么，只说，那里的和尚道士敢来到这里。”问说：“你唤那计氏是奶奶么？”回说：“是叫奶奶。”问说：“你奶奶说甚么？”回说：“奶奶拿着刀子要合俺爷合俺姨对命，在大门上怪骂的。”问说：“怎么样骂？”回说：“贼忘八！贼淫妇！我碍着你做甚么来，你要挤排杀我！”问说：“他骂的时候，你爷合你的姨都在那里？”回说：“俺爷在二门里躲着往外看，俺姨躲在家里顶着门。”问说：“你奶奶吊死在那里？”回说：“吊在俺爷合俺姨的门上。”

又唤小柳青，又似一般的问了，回说的也大约相似。问说：“那珍哥说是和尚道士，还有许多难为那计氏去处，你却如何不说？你说的俱与小夏景说的不同。拿夹棍上来！”两边皂隶齐声吆喝讨夹棍。那禁子拿了一副大粗的夹棍，向月台震天的一声响，丢在地下。两边的皂隶就要拿他下去。

柳青忙说道：“我实说就是，别要夹我罢！”四府叫：“且住！等他说来。若再不实说，着实夹！”回说：“那一日是六月六，正晌午，珍姨看着俺们吊上绳晒衣裳。小青梅领着一个姑子，从俺奶奶后头出来。”问说：“谁是小青梅？两个姑子，如何只说一个？”回说：“小青梅不是一个。”问说：“姑子怎是小青梅？”回说：“他原是小青梅，后来做了姑子。”问说：“原是谁家小青梅？”回说：“是东门里头刘奶奶家的。”叫晁源问说：“那一个姑子是小青梅？”回话：“海会就是。”叫：“说下边去。”

那小柳青再接着说来，说道：“青梅头里走，那个姑子后头跟着。俺珍姨看见，怪吆喝的说：‘好乡宦人家！好清门静户！好有根基的小姐！大白日赤天晌午，肥头大耳朵的道士，白胖壮实的和尚，一个个从屋里出来！俺虽是没根基，登台子，养汉接客，俺只拣着象模样人接；象这臭牛鼻子臭禿驴，俺就一万年没汉子，俺也不要他！’正嚷着，俺爷从亭子上来。俺姨指着俺爷的脸骂了一顿臭忘八，臭龟子；还说：‘怎么得那老娘娘子在家，叫他看看好清门静户的根基媳妇才好！’俺爷说：‘真个么？大赤天晌午的，什么和尚道士敢进来出去的不避人！’俺姨说：‘你看昏君忘八！难道只我见来！这些人谁没看见！’俺爷叫了看门的来，问：‘你为什么放进和尚道士来？’他说：‘那是和尚道士！是刘家小青梅和个姑子出去了。’俺爷问：‘那个姑子是谁？你可认的么？’他说：‘那个姑子我不

认得。’俺爷说：‘你既不认[得]他，怎便知是个姑子？’他说：‘没的小青梅好合个和尚走么？’俺爷说：‘小青梅这奴才惯替人家做牵头，情管是个和尚妆就姑子来家！’跳了两跳，说：‘我这忘八当不成！快去叫了计老头子来，休了罢！’待了不多一会，俺计老爷合计舅都来外头。不知说的是甚么，我没听见。待了一会，俺计老爷合计舅从后出来。又待了一会，俺奶奶就拿着一把刀子骂到前面来了。”

问说：“怎么样的骂？”回说：“骂道：‘贼淫妇！昏忘八！姑子又不是从我手招了来的，一起在你家里走动，谁不认的？你说我养道士，养和尚，赤天大晌午，既是和尚道士打你门口走过，你不该把那和尚道士一手扯住，我凭着你杀，我也没的说！你既是把和尚道士放去了，我就真个养了和尚道士，你也说不响了！你叫了俺爹合我的哥来，要休我回去！忘八！淫妇！你出来！同着街坊邻舍，合你讲理，得个明白，我拿了休书就走！’”问说：“骂的时节，你爷在那里来？”回说：“俺爷闪在二门里边听。”问说：“你姨在那里？”回说：“俺姨顶着门，家里躲着。”问说：“你奶奶骂了一会，怎么就罢了？”回说：“是对门子老高婆子劝的进去了。明日，还隔了一日，到黑夜，不知多咱就吊杀在俺姨那门上。清早小夏景起去开门看见，吓得死过去半日才还醒过来。”说：“过去一边。”

又叫高氏。那高氏走到公案前，拜了两拜。皂隶一顿乱喊，叫他跪下了。问了前后的话，一句句都与前日县里说得相同。

又唤海会、郭姑子，问说：“你是几时往计氏家去？”回说：“是六月初六日。”问说：“你往他家做甚？”青梅说：“这是俺的姑舅亲，从来走动的。”问说：“那珍哥认得你么？”青梅道：“他怎么不认得！”问说：“这郭姑子也是亲么？”回说：“不是。初从北直景州来，方才

来了一年。”

叫晁源，问说：“你认得这两个姑子么？”回说：“止认得海会，不认得那郭姑子。”问说：“海会你既已认识的，那一个你还不认得他是姑子，你怎便轻信他是和尚？轻听了妾的话，就要休妻？”回话：“乍闻说是和尚，心实不平。后来晓得实是个姑子，也就罢了。监生的妻素原性气不好，自己不容，所以吊死。”问说：“这是实情。惟其晓得他性气不好，故将此等秽言加之，好教他自尽。计倒也好，只是枉了人命！这计氏的命要你与珍哥两个人与他偿！”

叫珍哥上来，问说：“你那日看见从计氏后边出来的，果然是和尚道士么？”回说：“只见一个雄赳赳的人，戴了唐巾，穿了道袍，又一个大身材白胖的光头，打我门前走过，一时误认了是和尚、道士，后来方晓得是两个姑子。”问说：“你既然还认不真，却怎便说道乡宦人家，清门静户，好有根基的小姐，又说是赤天晌午，肥大的和尚道士阵阵从屋里出来？你自说登台子，没根基，要接好客，不接和尚道士，你又骂晁源是乌龟忘八。你一面诬执主母奸情，一面又唆激家主；这虽是借了别人的剑杀人，这造谋下手都是你！”回说：“我只说了这几句话，谁知晁源就唤了他的爹来，要休他回去；又谁料他自己就吊死了？他来前边嚷骂，我还把门关上顶了，头也没敢探探，这干我甚事？”问说：“你说得和尚道士从他屋里出来是凿凿有据的，那晁源岂得不信？你既说得真，晁源又信得实，那计氏不得不死了。你说计氏出来前边嚷骂，你却关门躲避了，这即如把那毒药与人吃了，那个服毒的人已是在那里滚跌了，你这个下毒的人还去打他不成？那服毒的人自然是死的了。这计氏的命定要你偿，一万个口也说不去！”

叫计奇策上来，说：“我已是叫珍哥抵偿你妹子的命了。你状

上说伍圣道两个过付枉赃，有甚红票？取上来看。”计奇策将原票并那发落的票递将上来。四府看了票，道：“怎么这一干人也不分原告被告，也不分干证牵连，一概都罚这许多东西？都完过了不曾？”回说：“都完过了。上面都有销讫的印子。”问说：“计都是谁？”回说：“是小的的父亲。”问说：“你两个的纸价怎还不完？”回说：“妹子有几亩妆奁地，断了回来，指望卖出上官。晁源不肯退出，差人也不去催他，故意要凌辱小的，每日上门打骂，屡次要拿出妇女去监比。”又看那稟帖，问道：“怎么这稟帖上朱笔却写换金子话？却是何说？”计奇策道：“那朱判的日子下面还有‘五百’二字，翻面就照出来了。是嫌五百银子少，又添这六十两金子。”问说：“你状上是七百两，这却是五百，那二百有甚凭据？”回说：“这五百是过付的，那二百是伍小川、邵次湖两人的偏手，不在稟帖上。”四府说：“这就是了。他没有肯做干倒包的礼，少了他也不依。但这个票与这稟帖却如何到得你手里？”回说：“伍圣道来催小的纸价，说别人的都纳完了，止有小的父子两人未完。因取票与看，收入，却不放在靴内，放在空处了，小的所以拾得。还有这一牌夹哩。”四府都取上去看了，内中倒有四五十张发落票，通共不下万金。四府点了点头，叹息道：“这等一个强盗在地方，怎得那百姓不彻骨穷去，地方不盗贼蜂起哩！”将牌夹收在上面，也就不发下来。

又叫伍圣道、邵次湖。有两个人把两个背了上去。问说：“你换的金子交了不曾？你那七百两银子交到那里去了？”回说：“不知换甚么金子，又不知是甚么七百两。”刑厅将他那稟帖递将下去，问说：“这是你两个那一个写的？”两个睁了眼，彼此相看，回不出话来，只是磕头。四府问说：“这稟帖日子底下的五百两罢了；那其外的二百两，是你几个分？”回说：“并不曾有其外的二百两。”四府问

道：“前日巡道老爷曾打你的脚来不曾？”回说：“打了五十大板，不曾打脚。”四府道：“这等脚也还得夹一夹。拿夹棍上来！”一齐两副夹棍，将这伍小川、邵次湖夹起。又说：“也还每人敲两棒方好！”又每人敲了二百，放起来。

一千人犯都取了供。珍哥绞罪；晁源有力徒罪；伍圣道、邵强仁无力徒罪；海会、郭姑子赎杖；余人免供带出，领文解道。又说：“晁源、珍哥本还该夹打一顿，留着与道爷行法罢。”一一交付了原差。这晁大舍与珍哥，这才是：

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早晚应须报，难逃孽镜台。

第十三回

理刑厅成招解审 兵巡道允罪批详

要成家，置两犁。要破家，置两妻。小妻良妇还非可，若是娼门更不宜。

试看此折姻缘谱，祸患生来忒杀①奇。伸伸舌，皱皱眉，任教镇世成光棍，纸帐梅花独自栖。

晁大舍一干人犯，原差押着，仍回了下处。珍哥问了抵偿，方知道那锅是铁铸成的，扯了晁大舍号淘痛哭，晁大舍也悲泣不止。高四嫂道：“你们当初差不多好来，如今哭得晚了！”两个厅里的差人说道：“褚爷虽是如此问，上边还有道爷，还要三次驳审，你知道事体怎么，便这等哭！你等真个问死了，再哭不迟。”珍哥哭的那里肯住？声声只叫晁大舍“不要疼钱，务必救我出去”。

晁大舍又央差人请了刑厅掌案的书公来到下处，送了他五十两谢礼，央他招上做得不要利害，好指望后来开释。那书办收了银子，应承的去了。那伍小川、邵次湖把四只脚骨都夹打的折了，疼

① 歆杀：同“忒煞”，太甚。

得杀猪一般叫唤。

次日，那书办做成了招稿，先送与晁大舍看了，将那要紧的去处都做得宽皮说话，还有一两处苗实些的，晁大舍俱央他改了，誊真送了进去。四府看了稿，也明知是受了贿，替他留后着，也将就不曾究治，只替他从新改了真实口词，注了参语，放行出来，限次日解道。那招稿：

一口施氏，即珍哥，年一十九岁，北直隶河间府吴桥县人。幼年间失记本宗名姓，被父母受钱，不知的数，卖与不在官乐户施良为娼。正统五年，梳栊^①接客，兼学扮戏为旦。次年三月⁽¹⁾内，施良带领氏等一班乐妇前来濮州临邑赶会生理，随到武城县寄住。有今在官监生晁源，未曾援例之先尝与氏宿歇，后为渐久情浓，两愿嫁娶。有不在官媒人龙舟往来说合，晁源用财礼银八百两买氏为妾。氏只合守分相安，晁源亦只合辨明嫡庶为是。氏遂不合依色作娇，箇制晁源，不许与先存今被氏威逼自缢身死正妻计氏同住；晁源亦不合听信氏唆使，遂将计氏逐在本家尽后一层空房独自居住。计氏原有娘家赔送妆奁地土一百亩，雇人自耕糊口。连年衣食，晁源从未照管。氏犹嫌计氏碍眼，要将计氏谋去，以便扶己为正，向未得便。

今年六月初六日，有在官师姑海会、尼姑郭氏，亦不合常在计氏家内行走。偶从氏房门首经过，氏又不合乘机诬嚷，称说‘好乡宦人家，好清门静户，好有根基的小姐，赤天晌午，精壮道士、肥胖和尚，一个个从屋里出来！俺虽是没根基，登台子，接客

① 梳栊：妓女初次接客留宿。“栊”应为“拢”之借字。

养汉，俺拣那有体面的方接；似这臭牛鼻子秃和尚，就是万年没有汉子，也不养他’等语，又将晁源骂说忘八乌龟，意在激怒。在官丫头小柳青等证。晁源已经仔细察明，只合将计氏喝止为是，又不合亦乘机迎奉，遂将计氏不在官父计都，在官兄计奇策，诱至家内，诬执计氏与僧道通奸，白日往来，绝无顾忌，执称氏亲经撞遇，要将计氏休逐，着计都等领回。计都回说：‘海会郭氏，合城士夫人家，无不出入的，系师尼，不系僧道，人所共知。你既主意休弃，故捏奸情，强住亦无面目，待我回家收拾房屋完日来接回家去；等你父亲晁乡宦回日，与他讲理。’遂往后面与计氏说知。

计氏被诬不甘，将计都、计奇策打发出门，手持解手刀一把，嚷骂前来。氏惧计氏寻闹，将中门关闭。计氏遂嚷至大门内，骂说：‘一个汉子，你霸住得牢牢的，成二三年，面也不见！我还有甚么碍你眼处，你还要铺谋定计，必定叫我远避他乡！两个姑子又不是在我手走起，一向在你家行动，这武城手掌大城，大家小户，谁人不识得两个姑子？忘八！淫妇！诬我清天白日和道士和尚有奸，叫了我父兄来，要休我回去！忘八！淫妇！出来！我们大家同了四邻八舍招对个明白。若果然不是个姑子，真是和尚道士，岂止休逐！你就同了街坊，我情愿伸着脖子，凭你杀剐！若是淫妇忘八定计诬陷我，合你们一递一刀，捅了对命！’等语。有在官邻姬高氏，见计氏在大门内嚷叫，随将计氏拉劝进内。高氏证。

本月初七日，计都仍同计奇策前来接取计氏回家，计氏称说收拾未完，待初八日早去未迟。计都等随自回去。计氏于初七日夜，不知时分，妆束齐整，潜至氏房中门上，用带自缢身死。小夏景等证。眼同计都、计奇策并计门不在官族人将计氏身尸卸

下,于本日申时用棺盛敛讫。计都痛女不甘,遂将氏设计谋害情由,告赴本县。有已故胡知县票差在官快手伍圣道、邵强仁拘拿。伍圣道、邵强仁俱不合向晁源索银二百两,分受入己,卖放不令氏出官,止将晁源等一干原、被、干证,俱罚纸、谷、银两不等,发落讫。

计奇策痛妹计氏冤死不甘,于某年月日随具状为人命事赴分巡东昌道李老爷案下告准,蒙批:‘仰东昌理刑厅究招,解。’该东昌府理刑褚推官将氏等一干人犯拘提到官,逐一隔别研审前情明白:

看得施氏,惑主工于九尾,杀人毒于两头。倚新间旧,蛾眉翻妒于入宫;欺^[2]贱凌尊,狡计反行以逐室。乘计氏无自防之智,窥晁源有可炫之昏,鹿马得以混陈,强师姑为男道;雌雄可从互指,捏婆塞^①为优夷^②。桑濮^③之秽德以加主母,帷薄之丑行以激夫君。剑锋自敛,片舌利于干将;拘票深藏,柔嫚捷于急脚。若不诛心而论,周伯仁^④之死无由;第惟据迹以观,吴伯懿之奸有辨。合律文威逼之条,绞无所枉;抵匹妇含冤之缢,死有余辜。

晁源升斗之器易盈,辘轴之心辄变。盟山誓海,夷凤鸣^⑤于脱屣之轻;折柳攀花,埒鸟合于挟山之重。因野鹜而逐家鸡,植

① 婆塞:优婆塞,指和尚。

② 优夷:优婆夷,指尼姑。

③ 桑濮:“桑间濮上”的节语,男女幽会的代词。

④ 周伯仁:即晋朝周顗,字伯仁。晋王导有罪下狱,周顗写奏章,救下了王导,但王导不知道。后来大将军王敦问王导:“周顗这个人怎么样?”王导没说什么。周顗被王敦杀死后,王导见了周顗救自己的奏章,哭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⑤ 凤鸣:指夫妻和睦,出于《左传》:“凤凰于飞,和鸣锵锵。”

繁花而推蒯草。夺宠先为弃置，听谗又欲休离。以致计氏涉淇之枉①不可居，覆水之惭何以受？无聊自尽，虽妾之由；为从加功，拟徒匪枉。

伍圣道、邵强仁鼠共猫眠，擒纵惟凭指使；狈因狼突，金钱悉任箕攢。二百两自认无虚，五年徒薄从宽拟。

海会不守玄虚之戒，引类呼朋；郭氏抉离清净之关，穿房入屋；致起衅端，酿成祸患，寻源溯委，并合杖惩。

四名口：计奇策年三十五岁，高氏年五十余岁，小柳青年一十七岁，小夏景年一十三岁，各供同。

五名口：晁源年三十岁，伍小川年六十二岁，邵强仁年三十三岁，海会年二十四岁，郭氏年四十二岁，各招同。

一，议得施氏等所犯：施氏合依威逼期亲尊长致死者律，绞，秋后处决；晁源依威逼人致死为从减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伍圣道、邵强仁合依诈欺官私以取财者，计赃以窃盗论，免刺，一百二十贯以上，杖一百，流三千里；海会、郭氏合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律，杖一百。除施氏死罪不减外，晁源、伍圣道、邵强仁、海会、郭氏有大诰减等。晁源、伍圣道、邵强仁俱杖八十，徒五年；海会、郭氏俱杖七十。晁源系监生有力，海会、郭氏系妇人，俱准收赎；伍圣道、邵强仁系衙役，不准赎折，配发冲驿充徒，依限满放。理合解审施行。

一，照出计奇策告纸银二钱五分，高氏、小柳青、小夏景、伍圣道、邵强仁、海会、郭氏各民纸银二钱，晁源官纸银四钱，

① 涉淇之枉：淇，水名。《诗经·卫风·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讲一个忠于丈夫的女人，被负心的丈夫休归，无奈过淇水回娘家的事。

又该赎罪，晁源折纳工价银二十五两，海会、郭氏各收赎银一钱五分，俟详允，追封贮库，作正支销。伍圣道、邵强仁原诈晁源二百两，非本主告发之赃，合追入官。晁源监生，报部除名。伍圣道、邵强仁快手，革役另募。计奇策原赔计氏妆奁地一百亩，退还计奇策耕种，通取实收收管，领状缴报。余无再照。

将详文书册一一写得端正，批上金了花押。次日，原差同一干人犯点了名，珍哥、晁源、伍圣道、邵强仁都钉了手杻，交付原差带去，往巡道解审。

晁源、珍哥到了这个田地，也觉得十分败兴，仍同差人到了下处。晁源央那差人要他松放了钮镣。差人道：“这杻，相公，你不是带得惯的，娘子是越发不消说得了，这是自然要松的；我们蒙相公厚爱，也自然不肯叫相公、娘子带了走路；只是还在城里，且不敢开放。褚爷常要使人出来查的。万一查出，我们大家了不得。待起身行二三十里路方好开得哩。”收拾了行李，备了头口，扎缚了车辆。晁源因带了手杻，不好骑得马，雇了一顶二人小轿坐着，妇人上了车辆，伍圣道两个依旧上了板门。

行有二十余里，晁源又央差人放杻。差人道：“这离临清上百里多路，爽利带着走罢；放了，到那里又要从新的钉，大觉费事哩。”这差人指望这松放了手杻要起发^①一大股钱，晁源听了他几句哨^②话，便认要一毛不拔的。到了这个其间，那差人才慢慢的一句一句针将出来。晁源每人又送了二十两银子，方才三句苦、两句甜替他们开放了杻。

① 起发：捞取。

② 哨：哄骗。

那邵次湖夹得恶血攻心，在板门上一阵阵只是发昏，喝了一碗冷水，方不叫唤了。也只说他心定好些，却是“则天毕命之”^①了。一千人只得俱在路上歇住了脚。差人寻了地方保甲来到，验看了明白，取了不扶甘结，寻了一领破席将尸斜角裹了，用了一根草绳捆住，又拨两个小甲掘了个浅浅的坑，浮土掩埋了，方才起身又走。

天气渐夜上来，寻了下处。那晁源、珍哥就如坎上一万顶愁帽的相似。那伍小川也只挨着疼愁死。只是那些差人欢天喜地，叫杀鸡，要打酒，呼了几个妓姐，叫笑得不了，这都是晁源还帐。睡到明日大亮，方才起来梳洗，又吃刮了一顿酒饭。晁源与他们打发了宿钱，一千人众方又起身前进。进了临清城门，就在道前左近所在寻了下处。众人吃晚饭，差人仍旧嫖娼嚼酒个不歇，看了那伍小川、邵次湖的好样，也绝没一些微省，只是作恶骗钱。

次早，各人都草草梳洗，吃了早饭，差人带了一千人犯，赴道投文。即巡道逐名点了批廻，原差呈上邵次湖身死的甘结，分付次日早堂听审。回到下处，脱不了还是满堂向隅，只有那些差人欢乐。晁源与珍哥抱了头哭道：“我合你聚散死生，都只在明朝半日定了！”晁源丝毫没有怨恨珍哥起祸的言语，只说：“官司完日，活着的，我慢慢报仇；死了的，我把他的尸首从棺材里倾将出来，烧得他骨拾七零八落，撒在坡里，把那二百二十两买的棺材，舍了花子！”咬恨得牙辣辣响。倒是珍哥被那日计氏附在身上采打了那一顿，唬碎了胆，从那日起到如今不敢口出乱言。哭了一场，两个勉强吃了几杯酒，千万央了差人，许他两个在一床上睡了。

次早，吃了饭，都到道前，开了门，投文领文毕了，抬出解牌来，原

^① 则天毕命之：这是套用《左传》“则天命也”一句，略改数字，指死亡。亦作“则天必命之”。

差将一干人带了进去。晁源、珍哥、伍小川依旧上了手杻，系了铁绳，跪在丹墀下面。那巡道的衙门，说那威风，比刑厅又更不同。只见：

居中大大五间厅，公案上猴着一个寡骨面^①、薄皮腮、哭丧脸弹阎罗天子；两侧小小三间屋，棚底下蚊聚许些泼皮身、鹰嘴鼻、腆凸胸脯混世魔王。升堂鼓三吼狮声，排衙杖廿根狗腿。霜威六月生寒，直使奸豪冰上立；月色望时呈彩，应教良善镜中行。十八属草偃风清，百万家恩浓露湛。

那巡道也将一干人犯一个个单叫上去，逐一隔别了研审。当初刑厅审的都是句句真情，这覆审还有甚么岔路？拔了签，将晁源二十大板，珍哥褪衣二十五板，伍小川一拶二百敲，海会、郭姑子每人一拶。原来妇人见官，自己忖量得该去衣吃打的，做下一条短短的小裤绷在臀上，遮住了那不该见人所在，只露出腿来受责。珍哥却不曾预备，那日也甚不成光景。幸得把钱来受了苦，打得不十分狼狈。拶打完了，将回文交付了原差，发了批廻。公文上都是东昌府开拆，批上却注人犯带回东昌府收问。方知驳了本府，但不知怎样批详。托了原差，封了二两银子，往道里书房打听。

晁源、珍哥也都打得动弹不得，央了差人在临清住了，请外科看疮。那差人在临清这样繁华所在，又有人供了赌钱，白日里赌钱散闷；又有人供了嫖钱，夜晚间嫖妓忘忧。有甚难为处，一央一个肯，那怕你住上一年。晁源珍哥疼得在上房床上叫唤，伍小川在西边厢房内炕上哀号，把一所招商客店弄得好象枉死罗城。

① 寡骨面：同“洼跨脸”，指两头突出，中间凹陷的脸型。

那高四嫂只说刑厅问过了，也就好回去，不料还要解道：如今又驳了本府，听的说还要驳三四次，不知在那州那县，那得这些工夫跟了淘气？若是知道眉眼高低的婆娘，见他们打得雌牙裂嘴的光景，料且说得又不中用，且是又受了他这许多东西，也该不做声，他却喃喃呐呐，谷谷农农^①，暴怨个不了。晁源也是着极的人，发作起来，说道：“你说的是我那鸡巴话！我叫你钻干^②着做证见来？你暴怨着我！我为合你是邻舍家，人既告上你做证见了，我说这事也还要仗赖哩，求面下情的央已你，送你冰光细丝三十两、十匹大梭布、两匹绫机丝绸、六吊黄边^③钱，人不为淹渴你，怕你咬了人的鸡巴！送这差不多五十两银子已你，指望你到官儿跟前说句美言，反倒证得死拍拍的，有点活泛气儿哩！致的人问成了死罪，打了这们一顿板子！别说我合你是邻舍家，你使了我这许些银钱，你就是世人，见了打的这们个嘴脸，也不忍的慌！狠老屁的！心里有一点慈气儿么！你待去，夹着那臭屁就走！你还想着叫我央你哩！这不是钱？你拿着一吊做盘缠往家跑，从此后你住下不住下与我不相干了！你往后住下了，我也不能管你的饭、管你的头口了！‘秀才旁牛——请行’。”

高四嫂道：“该骂！这扯淡的老私窠子，没主意的老私窠子！那日为甚么见他央及央及，就无可无不可的夹着屁跟了他来！官儿跟前，我没的添减了个字儿来？贼忘恩负义砍头的！贼强人杀的！明日府里问，再不还打一百板哩！我再见了官，要不证的你也戴上长板，我把高字倒写已你！”一边数说着骂，一边收拾着被套，

① 谷谷农农：同“咕咕哝哝”，后文也作“骨骨农农”。

② 钻干：钻营。

③ 黄边：一种铜钱。下文有连用“黄边铜钱”者。

走到晁源床底下扯了一吊钱，抗上褥套，往外就走。一个差人正在大门底下坐着板凳，在那里修脚，看见高四嫂背了褥套，挂了一吊钱，往外飞跑，脚也没修得完，趿了鞋，赶上拉住，问说：“是甚缘故？”拦阻得回来，差人剖断了一阵，放下了褥套。晁源道：“我已是打发了路费，你已是起身去了，这是差公留回你来，以后只是差公照管你了。你黑夜也不消往这屋里睡，就往差公那屋里睡去！”高氏道：“没的家放屁！叫你那老婆也往差人屋里睡去！”晁源道：“俺老婆往后得合差人睡，还少甚么哩！只怕还不得在差人屋里睡哩！”说着，合珍哥都放声叫皇天，大哭了一场，倒是个解劝的住头。

恰好往道里打听批语的差人抄了批语回来，交与小柳青送进与晁大舍看。晁大舍叫把烛移到床前，读那批语道：

若计氏通奸僧道是真，则自缢犹有余恨；确验与计氏往来者，尼也，非僧也，非道也。而施氏无风生浪，激夫主以兴波；借剑杀人，逼嫡妻以自尽。论其设心造意，谋杀是其本条；拟之威逼绞刑，幸矣。晁源听艳妾之唆使，逼元妇以投缳；伍圣道倚役诈财，卖犯漏网；均配非诬。海会、郭姑子不守空门，入人家室，并杖允宜。第施氏罪关大辟，不厌详求，仰东昌府再确讯招报。

晁大舍看了批语，大喜道：“这批得极是！已是把官司驳的开了！”珍哥也喜欢不了，叫晁大舍念与他听。晁大舍念道：“计氏通奸僧道是真，则自缢犹有余恨。——这说计氏与僧道实有奸，虽已吊死，情犹可恨哩。又说计氏往来的，也有尼，也有道士，也有和尚——这说的话岂不是说死的不差么？这官司开了！”喜得怪叫唤的，旋使

丫头暖上酒，合珍哥在床上大饮，把那愁苦丢开了大半。那些差人在外边说道：“晁相公，怎么这般喜欢起来？难道是详上批得好了？却怎么道里师父对我说，详上批得十分利害。却是怎生的意思？”

晁大舍与珍哥吃了一更天气的酒，吹灯收拾睡下。到了次早，两个的棒疮俱变坏了，疼得象杀猪般叫唤。又急请了外科来看，说是行了房事，要成顽疮了，必得一两个月的工夫，方可望好。

那伍圣道又夹拶的十分沉重，一日两三次发昏。又住了五六日，那伍圣道凡遇发昏时节，便见邵次湖来面前，叫他同到阴司对理别案的事情。后来不发昏的时节，那邵次湖时刻不离的守在跟前。又过了一两日，不止于邵次湖一个了，大凡被他手里摆布死的人没有个不来讨命；有在他棒疮上使脚踢的，拿了半头砖打的，又有在那夹的碎骨头上使大棍敲的，在那被拶的手上使针拶的，千识百样的。自己通说受不得的苦，也只愿求个速死。

又过了五六日，晁大舍合珍哥都调理得不甚痛楚，原差也不敢十分再迟，撺掇要收拾起身往东昌府去。晁大舍、珍哥怕墩得疮疼，都坐不得骡车，从新买了卧轿，两个同在轿内睡卧，雇了两班十六名夫抬着。别的依旧坐车的坐车，骑骡马的骑了骡马。那伍小川那两根腿上合那两只脚、两只手，白晃晃烂的露着骨头，没奈何了也只得上了板门，也雇了六个人，两班抬着。算还了房钱饭钱，辞谢了店家的搅扰，大家往东昌回转不提。

却说伍小川也明知死在早晚，只指望还得到东昌，一来离家不远，二来府城内也好买材收敛他的尸骸，免似那邵次湖死在路旁，使了一领破席埋了。不料头一日仍到了前日来的那个旧主人家歇了。伍小川虽是苦不可言，却自说道：“那邵次湖的魂灵与那些讨命的屈鬼都不曾跟来。”

次日起来，大家吃了早饭，依前起身。行到那前日邵次湖死的所在，只见伍小川大叫道：“列位休要打我！邵兄弟，你拦他们一拦，我合你们同去就是了！”张了张口，不禁几蹬挫^①就“尚飨^②”去了。一千人众还在那前日住下的所在歇了轿马车辆。差人依旧寻见了前日的乡约地保，要了甘结，寻了三四片破席，拼得拢来，将尸裹了，就在那邵强仁的旁手，也掘了一个浅浅的坑，草草埋了。

却待起身，那约保向晁大舍讨几分酒钱，晁大舍不肯与他。人也都说：“成几百几十的，不知使费了多少，与他几十文也罢了。两次使了他两领破席，又费了他两张结状。”晁大舍的为人，只是叫人掐住脖项，不拘多少，都拿出来了；你若没个拿手^③，你就问他要一文钱也是不肯的。那约保见他坚意不肯把与，说道：“不与罢了，只是你明日回来解道，再要死在此间，休想再问我要求席！”一面骂着，回去了。晁住勒回马去，要赶上打他，被那个保正拾起鸡子大的一块石来，打中那马的鼻梁，疼的那马在地上乱滚。只为着几十文钱当使不使，弄了个大没意思。直至日将落的时分，进了府城，仍旧还在那旧主人[处]住下。

次日，往府里投了文，点过名去。又次日，领文，方知批了聊城县。聊城审过，转详本府，又改批了冠县。一千人犯又跟到冠县，伺候十多日，审过，又详本府，仍未允详，又改批了茌平县。一千人犯又跟到茌平，又伺候了半个月，连人解到本府。虽是三四次驳问，不过是循那故事，要三驳方好成招。一个刑厅问定、本道覆审过的，还指望有甚么开豁！本府分付把人犯带回本县，分别监候，讨保，听候转详。由两道两

① 蹤挫：蹬腿挣扎。

② 尚飨：古代祭文末尾多用“尚飨”二字，源出《礼记》。这里借指死亡。

③ 拿手：使别人受制于己的事情或形势。

院一层层上去，又一层层批允下来，尽依了原问的罪名。珍哥武城县监禁，晁源讨保纳赎，伍圣道、邵强仁着落各家属完赃，海会、郭氏亦准保在外。其余计奇策、高氏、小柳青、小夏景俱省放宁家^①。

武城县发放了出来，晁源把了珍哥的手，送珍哥到了监门首，抱了头哭得真也是天昏地暗。看的人也都坠泪。公差要缴监牌，不敢停留，催促珍哥进了监去。晁源要叫两个丫头跟进去伏事，那禁子不肯放进。差人说道：“晁相公待人岂是刻薄的？况正要仗赖你们的时节，你放他两个丫头进去不差。”那禁子也就慨允了，番转面来说道：“晁相公，你放心回去。娘子在内，凡百我们照管，断不叫娘子受一点屈持^②。但凡传送什么，尽来合我们说，没有不奉承的。”晁大舍称谢不尽，说：“我一回家去，就来奉谢；还送衣服铺盖。”与他作了别，走回家去。这个凄惨光景，想将来也甚是伤悲，却不知怎生排遣。有那旁人替他题四句诗道：

财散人离可奈何？监生革去妾投罗！早知今日无聊甚，
何似当初差不多！

【校记】

[1]三月：B、C本作“二月”。

[2]欺：刻本俱作“欲”，疑为刻误。

① 宁家：回家。

② 屈持：委屈，亦作“曲持”。

第十四回

囹圄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愚人有横财，量小如贪酒。恰似猢狲戴网巾，丢下多少丑。
将恼看为欢，贪前不顾后。自己脊梁不可知，指倦傍人手。

——右调《卜算子》

晁大舍送了珍哥到监，自己讨了保，灰头土脸，瘸狼渴疾^①，走到家中。见了妹子，叙了些打官司的说话，搬上饭来，勉强吃了不多。开了房门，进入房内，灰尘满地，蛛网牵床。那日又天气浓阴，秋深乍冷，总铁石人也要悲酸，遂不觉嚎啕大哭。哭得住了，妹子要别了家去，留不肯住，只得送了出门。一面先着人送了酒饭往监中与珍哥食用；又送进许多铺陈，该替换的衣服进去。又差了晁住拿了许多银子到监中打点：刑房公礼五两，提牢的承行十两，禁子头役二十两，小禁子每人十两，女监牢头五两，同伴囚妇每人五钱。打发得那一干人屁滚尿流，与他扫地的、收拾房的、铺床的、挂帐子的，极其掇臀捧屁；所以那牢狱中苦楚，他真一毫也不曾经着。次

① 瘸狼渴疾：十分疲惫狼狈的样子。

早，又送进去许多合用的家伙什物并桌椅之类。此后，一日三餐，茶水，果饼，往里面供送不迭。

那个署捕的仓官已是去了，另一个新典史到任过了一月有余，陕西人，姓柘，名之图。闻得珍哥一块肥肉，合衙门的人没有一个不啃嚼他的，也要寻思大吃他一顿。一日间，掌灯以后，三不知讨了监钥，自己走下监去，一直先到女监中。别的房里黑暗地洞，就如地狱一般，惟有一间房内，糊得那窗干干净净，明晃晃的灯光，许多妇人在里面说笑。典史自推开门，一步跨进门去。只见珍哥簇着头，上穿一件油绿绫机小夹袄、一件酱色潞绸小绵坎肩，下面岔着绿绸夹裤、一双天青纻丝女靴，坐着一把学士方椅，椅上一个拱线边青段心蒲绒垫子。地下焰烘烘一个火炉，顿着一壶沸滚的茶，两个丫头坐在床下脚踏上三四个囚妇，有坐矮凳的、有坐草墩的。

典史问说：“这是甚么所在！如何这等齐整？这个标致妇人却是何人？”那些禁子只在地下磕头。珍哥逼^①在墙角边站立，那些囚妇都跪在地下。禁子禀说：“此系晁乡宦的儿妇。因乡宦差人分付，小的们不敢把他难为，所以只得将他松放。”典史道：“原来是个囚妇，我只道是甚么别样的人！这也不成个监禁，真是天堂了！若有这样受用所在，我老爷也情愿不做那典史，只来这里做囚犯罢了！这些奴才！我且不多打你，打狼狈了，不好呈堂。每人十五板！”看着把珍哥上了柙床^②，别的囚妇俱各自归了监房，又问：“这两个身小的也是囚妇么？”那小柳青道：“俺是伏事珍姨的。”那典史道：“了不得！怎有这样奇事！”把两个丫头就锁在那间珍哥住的房内，外面判了根封条封了；又就将珍哥的柙床也使封皮封住，处制

① 逼：紧靠，亦作“僵”。

②柙床：拘囚犯人的木槛。

那珍哥要叫皇天也叫不出了。

典史出了监，随即骑上马，出了大门，要往四城查夜。禁子使了一个心腹的人把典史下监的事飞忙报知晁大舍，叫他忙来打点，若呈了堂，便事体大不好了。晁大舍因秋夜渐长，孤凄难寐，所以还独自一个在那里挨酒。那人敲开了门，说知此事，唬得晁大舍只紧紧的夹着腿，恐怕唬得从屁股眼里吊出心来。算记打点安排，这深更半夜怎能进得门去？若等明早开了门，他若已呈了堂，便就搭救不得了。那传话的家人说道：“若要安排，趁如今四爷在外边查夜，大门还不曾关，急急就去不迟。”

晁大舍听见说典史在外查夜，就如叫珍哥得了赦书的一般。又知典史还要从本衙经过，机会越发可乘。叫家中快快备办卓盒暖酒，封了六十两雪花白银，又另封了十两预备。叫家人在厅上明灼灼点了烛，生了火，顿下极热的酒，果子按酒攒盒，摆得齐齐整整的；又在对面倒厅内也生了火，点了灯，暖下酒，管待下人。自己虽是革了监生，因是公子，也还照常戴了巾，穿了道袍，大门等候。

果然候不多时，只见前面一对灯笼、一对板子，一个地方拿了一根柳棍，前面开路。典史戴着纱帽，穿了一件旧蓝绸道袍，骑在马上。晁家三四个家人走到跟前，两个将马紧紧勒住，一个跪下禀道：“家主晁相公闻知老爷寒天查夜，心甚不安，特备了一杯暖酒伺候老爷御寒。这就是家主的门首，晁相公自己在道旁等候哩。”典史道：“查夜公事，况且夜又太深，不便取扰，白日相会罢。”正要歹马①前行，晁大舍在街旁深深一躬道：“治生伺候多时了，望老父母略住片时，不敢久留。”那典史见晁大舍这等殷勤，怎肯不将计就

① 歹马：即“逮马，控马”。

计，说道：“有罪得紧。不早说晁相公自己在这里？”一面说、一面跳下马与晁大舍谦让作揖，略略辞了一辞，同晁大舍进到厅上。

那时已是十月天气，三更夜深的时候，从那冷风中走了许多寡路^①，乍到了一个有灯有火有酒又有别样好处的一个天堂里面，也觉得甚有风景。又将他跟从的人都安置在照厅里吃酒向火，晁大舍方与典史递酒接杯。随即又上了许多热菜，也有两三道汤饭。晁大舍口里老父母长、老父母短，老父母又怎么清廉，那一个上司不敬重；老父母又怎么慈爱，百姓那一个不感仰；如今朝廷破格用人，行取做科道只在眼前的事。“这都是治生由衷之言，敢有一字虚头奉承，那真真禽兽狗畜生，不是人了！”一片没良心的寡话，奉承得那典史抓耳挠腮，浑身似撮上了一升虱子的，单要等晁源开口，便也要卖个人情与他。

晁源却再不提起，典史只得自己开言说：“县里久缺了正官，凡事废弛得极了，所以只得自己下下监、查查夜。谁知蹊跷古怪的事说不尽这许多。适才到了北城下，一个大胡子从那姑子庵里出来。我说，一个尼僧的所在怎有个胡子出来？叫人拿他过来，他若善善的过来理辨，倒也只怕被他支吾过去了；他却听得叫人拿他，放开腿就跑，被人赶上采了一把，将一部落腮胡都净净采将下来。我心里还怪那皂隶说：‘拿他罢了，怎使把他的须都采将下来？’原来不是真须，是那戏子戴的假髯。摘了他的帽子，那里有一根头发！查审起来，却是那关帝庙住持的和尚。说那监里更自稀奇，女监里面一个囚妇，年纪也还不上二十岁，生的也算标致，那房里摆设得就似洞天一般，穿是满身的绸帛，两三个丫头伏事，都不知是怎么样

① 寡路：一路上寂寞无味。

进去的。适才把那些禁子每人打了十五板，把那个囚妇看着上了柙，意思要拶打一顿，明日不好呈堂。”

晁大舍故意做惊道：“这只怕是小妾！因有屈官司，问了绞罪，陷在监内，曾着两个丫头进去陪伴他。老父母说的一定就是！原要专央老父母凡百仰仗看顾。实告，因连日要备些孝敬之物，备办未全，所以还不曾敢去奉渎，容明早奉恳。若适间说的果是小妾，还乞老父母青目！”典史满口应承，说：“我回去就查。若果是令宠，我自有处。”

典史就要起身，晁源还要奉酒，典史道：“此酒甚美，不觉饮醉了。”晁源道：“承老父母过称，明早当专奉。老父母当自己开尝，不要托下人开坏了酒。”典史会了这个意思，作谢去了。果然进的大门，歇住了马，叫出那巡更的禁子，分付道：“把那个囚妇开了柙，仍放他回房去罢。标致妇人不禁磕打；一时磕打坏了，上司要人不便。”说了骑着马，开了西角门进去。

那些衙门人埋怨道：“老爷方才不该放他，这是一个极好的拿手！那个晁上舍这城里是第一个有名的刻薄人，他每次是过了河就拆桥的主子！”典史道：“你们放心，我叫他过了河不惟不拆桥，还倒回头来修桥；我还叫他替你们也搭一座小桥。你老爷没有这个本事，也敢把那妇人上在柙里么？”众人无言而退，都背地骨骨农农的道：“我这不洗了眼看哩！吃了他几杯酒，叫他一顿没下颌的话，哨的把这个拿手放了，可惜了这般肥虫蚁①！”又有的说道：“你没的说！曾见那小鬼也敢在阎王手里吊谎来！”

谁知到了次日清早，晁大舍恐那典史不放心，起了个绝早，拣了

① 虫蚁：猎户对禽兽的别称。

两个圆混大坛，妝了两坛绝好的陈酒。昨晚那六十两银子，愿恐怕他乔腔，就要拿出见物来买告，见他有个体面，不好当面亵渎。他随即解开了封，又添上二十两，每个坛内是四十两；又想，要奉承人须要叫他内里喜欢，一个坛内安上了一副五两重的手镯，一个坛里放上每个一钱二分的金戒指十个，使红绒系成一处；又是两石稻米，写了通家治生的礼帖，差了晁住押了酒米。又分外犒从银十两，叫晁住当了典史的面前，分犒他衙门一干人众。众人都大喜欢。典史自己看了，叫人把酒另倒在别的坛内，底下倒出许多物事。

那个四奶奶见了银子倒还不甚喜欢，见了那副手镯，十个金戒指，又是那徽州匠人打的，甚是精巧，止不住屁股都要笑的光景，撺掇典史把晁住叫到后边衙内管待酒饭，足足赏了一两纹银，再三说道：“昨日监中实是不曾晓得，所以误有冲撞。我昨晚回来即刻就叫人放出，仍送进房里宿歇去了。拜上相公，以后凡百事情就来合我说，我没有不照管的。”千恩万谢，打发晁住出来。那些衙门人又都拉了晁住往酒店里吃酒，也都说已后但有事情，他们都肯出力。

自此以后，典史与晁大舍相处得甚是相知。典史但遇下监，定到珍哥房门口站住，叫他出来，说几句好话安慰他；又分付别的囚妇，教他们好生伏事，不许放肆。“我因看施氏的分上，所以把你们都也松放；若有不小心的，我仍旧要上柙了。”这些囚妇见珍哥如此势焰，自从他进监以来，那残茶剩饭，众婆娘吃个不了，把那几个黄病老婆吃得一个个肥肥胖胖的。连那四奶奶也常常教人送吃食进去与他。那个提牢的刑房书办张瑞风见珍哥标致，每日假献殷勤，着实有个算计之意，只是耳目众多，不便下得手。

过了年，天气渐渐热了，珍哥住的那一间房虽然收拾干净，终是与众人合在一座房内，又兼臭虫虼蚤一日多如一日，要在那空地上另

盖一间居住。晁源与典史商量，典史道：“这事不难。”分付：“把禁子叫来。”教他如何如何、怎的怎的。那禁子领会去了。待县官升了堂，递了一张呈子，说女监房子将倒，乞批捕衙下监估计修理。典史带了工房逐一估计，要从新垒墙翻盖，乘机先与珍哥盖了间半大大的向阳房子：一整间拆断了做住屋，半间开了前后门，做过道乘凉。又在那屋后边盖了小小的一间厨房。糊了顶格，前后安了精致明窗。北墙下磨砖合缝，打了个隔墙叨火的暖炕。另换了帐幔铺陈桌椅器皿之类。恐怕带了臭虫过来，那些褪旧的东西都分与众人。可着屋周围又垒了一圈墙，独自成了院落。那伏事丫头常常的替换，走进走出，通成走自己的场园一般，也绝没个防闲。

却说晁大舍自从[与典]史相知了，三日两头自己到监里去看望珍哥，或清早进去晌午出来，或晌午进去傍晚出来。那些禁子先已受了他的重贿，四时八节又都有赏私，年节间共是一口肥猪、一大坛酒，每人三斗麦、五百钱，刑房书手也有节礼，凡遇晁大舍出入，就是驿丞接老爷也没有这样奉承。自从有了这新房，又甚是干净，又有了独自院落，那些囚妇又没处东张西看的来打搅，晁大舍也便成几日不出来，家中凡百丢的不成人家了。

四月初七日是珍哥的生日，晁大舍外面抬了两坛酒，蒸了两石麦的馍馍，做了许多的嘎饭，运到监中，要大犒那合监的囚犯，兼请那些禁子吃酒。将日下山时候，典史接了漕院回来，只听得监中一片声唱曲猜枚，嚷做一团，急急讨了钥匙，开门进去，只见禁子囚犯大家吃得烂醉，连那典史进去，也都不大认得是四爷了。晁大舍躲在房中，不好出来相见。将珍哥唤到院子门前，将好话说了几句，说：“有酒时，宁可零碎与他们吃。若吃醉了，或是火烛、或是反了狱，事就大不好了。”叫皂隶们将那未吃完的酒替他收过了，把那些

囚犯都着人守住，等那禁子醒来。

可见那做县官的，这监狱里面极该出其不意，或是拜客回来、或是送客出去、或是才上堂不曾坐定、或是完了事将近退堂，常常下到监里查看一遍。那些禁子牢头，不是受了贿就把囚犯恣意的放松，就是要索贿把囚犯百般凌虐。若武城县里有那正印官常到监里走过两遭，凡事看在眼里，谁敢把那不必修理的女监从新翻盖？谁敢把平白空地盖屋筑墙？谁敢把外面无罪的人任意出入？只因那个长发背的老胡只晓得罚银罚纸、罚谷罚砖，此外还晓得管些甚么！后来又是个孟通判署印，连夜里也做了白日，还不够放告问刑的工夫，那里理论到监里的田地？这一日不惹出事来，真也是那狱神救护！又幸得那署印的孟通判回去府中，县中寂静无人，所以抹煞过了。晁大舍仍在监内住过了夜。

到了次日饭后，只见曲九州领了晁凤从外边进来，与晁大舍磕了头，说：“老爷老奶奶见这一向^①通没信去，不知家中事体怎么样了，叫小人回家看望。说官司结了，请大爷即日起身往任上去，有要紧的事待商量哩。”晁大舍问道：“有家书把与我看。”晁凤道：“书在宅里放着哩，没敢带进来。”晁大舍道：“老爷老奶奶这向好么？”晁凤道：“老爷这会子极心焦，为家里官司的事愁的整夜睡不着。如今头发胡子通然莹白了，待不得三四日就乌一遍。如今把胡子乌的绿绿的，怪不好看。老奶奶也瘦的不象了，白日黑夜的哭。如今梁相公、胡相公外边又搜寻得紧，恐藏不住他，也急待合大爷商量。”晁大舍说：“你老爷一点事儿也铺派不开，怎么做官！有咱这们个汉子，怕甚么官司抗不住？愁他怎么？没要紧愁的愁、哭的

① 一向：一段时间。

哭，是待怎么？就是他两人，咱忖量着去，可以为他，咱就为他；若为不得他，咱顾铺拉①自己，咱没的还用着他哩！”晁凤道：“老爷作难，全是为他也有好处在咱身上，怎么下攀的②这个心？”晁大舍道：“这没的都是瞎屁话！你不成千家已他银子，他就有好处到你来！要依着我的主意，还要向他倒着银子哩！”晁凤就没做声，走到小厨屋内，自己妆了壶凉酒，拣了两样嘎饭吃了。

晁大舍穿了衣服，要同晁凤出去。珍哥扯着晁大舍撒娇撒痴的说：“我不放你往任上去！你若不依我说，你前脚去了，我后脚就吊杀！那辈子哩③也还提着你的小名儿咒！”晁大舍道：“我且出去看书，咱再商量。”珍哥又问：“你到几时进来？”晁大舍道：“我到外边看，要今日不得进来，我明日进来罢。”

晁大舍进到家内，晁凤递过书来，又有一搭连拉不动这般沉的不知甚么东西。那晁老知道儿子不大认得字，将那书上写得都是常言俗语，又都圈成了句读，所以晁源还能一句挨一句读得将去。那旁边家人媳妇、丫头小厮听他念那书上说爷娘怎么样挂心、怎样睡不着、娘把眼都哭肿了，没有一个不叹息的。晁大舍只当耳边风，只说道：“难道不晓得我在家里与人打官司要银子用？捎这一千两当得什么事？这也见得在那里想我！”口里说着，心里也要算计起身，只是丢珍哥不下。算计托下家人合家人娘子照管，又恐怕他们不肯用心；欲待不去，那良心忒也有些过不去。左右思量，还得去走一遭才是。且是看京师有甚门路，好求分上搭救珍哥。

① 铺拉：从身体上拂落附着物，喻开脱。

② 下攀的：忍心，下得。亦作“下变得”、“下意的”。反义为“下……不得”。

③ 哩：本书中有时同“里”。

次日，带了些任上的吃物，自己又到监中和珍哥商议，珍哥甚是不舍。说道到京好寻分上的事，珍哥也便肯放晁大舍去了。商量留下照管的人，晁大舍要留下李成名两口子。珍哥说：“李成名我不知怎么，只合他生的，支使不惯他。不然，还留下晁住两口子罢。”晁大舍道：“要不只得留下他两口子罢，只是我行动又少不得他。”晁大舍在监里住下了，没曾出来。晁凤那日也往乡里尹家看晁大舍的妹子去了，得三日才回来。

晁大舍看定了四月十三日起身，恐旱路天气渐热，不便行走，赁了一只民座船，赁了一班鼓手在船上吹打，通共讲了二十八两货价，二两折犒赏。又打点随带的行李；又包了横街上一个娼妇小班，她在船上作伴，住一日是五钱银子，接着日子算，衣裳在外；回来路上的空日子也是按了日子算的，都一一商量收拾停当。

一连几日，晁大舍白日出来打点，夜晚进监宿歇。十二日，自己到四衙里辞了典史，送了十两别敬，托那典史看顾；又与捕衙的人役二两银子折酒饭；又送了典史的奶奶一对玉花、一个玉结、一个玉瓶、一匹一树梅南京段子。典史欢天喜地应承了。又把晁住媳妇安排到里面，叫晁住白日在监里照管，夜晚还到外面看家。

到了十三日早晨，晁大舍与珍哥难割难离的分了手。珍哥送晁大舍到了监门内。晁大舍把那些禁子都唤到跟前嘱付，叫他们看顾，又袖内取出银子来，说：“只怕端午日我不在家，家里没人犒劳你们，这五两银子，你们收着，到节下买杯酒吃。”那些人感谢不尽，都说：“晁相公，你只管放心前去，娘子都在我们众人身上。相公在家，娘子有人照管，我们倒也放心得下；若相公行后，娘子即如我们众人娘子一般，谁肯不用心？若敢把娘子曲持坏了一点儿，相公回来，把我们看做狗畜生，不是人养的！”晁大舍叫晁住媳妇子，

说：“你合珍姨进去罢。”

晁大舍噙着两只满眼的泪，往外去了。到了家，看着人往船上运行李，锁前后门，贴了封皮，嘱付了看家的人，坐上轿，往河边下了船，船头上烧了纸，抛了神福，犒赏了船上人的酒饭。送的家人们都辞别了，上岸站着，看他开船。鼓棚上吹打起来，点了鼓，放了三个大徽州吉炮。

那日却喜顺风，扯了篷，放船前进。晁大舍搭了小班鸠的肩膀，站在舱门外，挂了朱红竹帘，朝外看那沿河景致。那正是初夏时节，一片嫩柳丛中，几间茅屋，挑出一挂蓝布酒帘。河岸下断断续续洗菜的、洗衣的、淘米的，丑俊不一，老少不等，都是那河边住的村妇，却也有野色撩人。又行了三四里，岸上一座华丽的庙宇，庙前站着两个少妇，一个穿天蓝大袖衫子，一个上下俱是素妆。望见晁大舍的船到，两个把手，慢慢的迎上前来，朝着舱门口说道：“我姊妹两人不往前边送你了，改日等你回来与你接风罢。”晁大舍仔细一看，却原来不是别人。那个穿天蓝大袖的就是计氏！那个穿白的就是昔年雍山下打猎遇见的那个狐精！晁大舍唬得头发根根上竖，鸡皮垒^{〔1〕}粒粒光明！问那班鸠见有甚人不曾。班鸠说：“我并不见有甚人。”晁大舍明明晓得自己见鬼，甚不喜欢，只得壮了胆，往前撞着走。正是：青龙白虎同为伴，凶吉灾祥未可知。且看后来怎的。^{〔1〕}

【校记】

〔1〕B本第七叶A面有两行、第八叶一行不清。

〔1〕 鸡皮垒：鸡皮疙瘩。

第十五回

刻薄人焚林拔草^① 负义汉反面伤情

世态黑沉沉，刻毒机深。恩情用去怨来寻。到处中山狼一只，张牙爪、便相侵。

当日说知心，绵里藏针。险过远水与遥岑。何事腹中方寸地，把刀戟、摆森森？

——右调《增字浪淘沙》

话说太监王振虽然作了些弥天的大恶，误国欺君，辱官祸世，难道说是不该食他的肉、寝他的皮么？依我想将起来，王振只得一个王振，就把他的三魂六魄都做了当真的人，连王振也只得十个没卵袋的公公。若是那六科给谏、十三道御史、三阁下、六部尚书、大小九卿、勋臣国戚合天下的义士忠臣，大家竖起眉毛、撅起胡子，光明正大，将出一片忠君报国的心来事奉天子，行得去，便吃他俸粮；行不去，难道家里没有几亩薄地，就便冻饿不成？定要丧了那羞恶的良心，戴了鬼脸，千方百计，争强斗胜的去奉承那王振做甚？大

^① 焚林拔草：春秋晋文公未登位时，介之推曾救过他的性命。即位后，介之推不愿为官受赏，背着母亲隐居绵山。晋文公派人搜山，未找到他，下令烧山，结果将介之推烧死在山上。

家齐心合力，挺持得住了，难道那王振就有这样大大的密网，竭了流，打得干干净净的不成？却不知怎样，那举国就象狂了的一般，也不论甚么尚书阁老，也不论甚么巡抚侍郎，见了他，跪不迭的磕头，认爹爹认祖宗个不了！依了我的村见识，何消得这样奉承！

后来王振狠命的撺掇正统爷御驾亲征，蒙了土木之难。正统爷的龙睛亲看他被也先杀得稀烂，两个亲随的掌家刘锦衣、苏都督同时剁成两段。依我论将起来，这也就是天理显报了。他的弟侄儿男，荫官封爵的，都一个个追夺了，也杀了个罄尽。又依我论将起来，这也算是国法有灵了。却道当初那些替他餂屁股的义子义孙，翻将转那不识羞的脸来，左手拿了张稀软的折弓，右手拿了几枝没翎花的破箭，望着那支死虎邓邓的射。有的说他不死，有的说他顺了也先，有的说他死有余恨，还该灭他三族，穷搜他的党羽，穷言杂语，激聒个不了。若再依我的村见识，他已落在井中，不上来了，又只管下那石头做甚？

那苏都督、刘锦衣恃了王振的掌家，果然也薰天的富贵了几年。依达人看将起来，不过还似他当初的时节，扮了一本《邯郸梦》、《南柯梦》的一般。后来落了个身首异处，抄没了家私，连累了妻子。若说那梁安期，不过是刘锦衣姑表外甥，胡君宠也不过是苏都督闺女的儿子。两个原不曾帮了他两家作恶，也不甚指了他两家的名色诈人，不过是每人作兴了千把银子，扶持了个飞过海^①的前程，况还都不曾选出官去，真是狐狸小丑，还寻他做甚？却道那些扒街淘空的小人，你一疏、我一本，又说有甚么未净的遗奸，又说有甚么伏戎的余孽，所以那梁生、胡旦都在那搜寻缉访的里边。行

① 飞过海：明清时，地方官三年任满依次候补的人很多，有些人就向吏部贿赂，以求自己越过前者，早日补上官职，叫作“飞过海”。

开了文书，撒开了应捕，悬了一百两的赏格，要拿这一班倚草附木的妖精。渐渐的俱拿得差不多了。

梁生、胡旦藏得这所在甚好，里边没人敢传将出去，外边又没人敢寻将进来，倒也是个铜墙铁壁。争奈那晁家的父子都有一件毛病，好的是学那汉高祖专一杀戮功臣。晁老儿虽是心里狠，外面还也做不出来。见梁生、胡旦没了势力，忖量得他断不能再会干升了。后来因他又与徐翰林相处。他如今自身也难保，还惧怕他做甚？辗转踌躇几番，要首将出去；即不然，也要好好打发他出门。当不得外面一个讲王道的西宾邢皋门，冷言讽语，说甚么病鸟依人，又讲甚么鲁朱家^①与季布的故事、孔褒与张俭^②的交情。晁老怕他议论，不好下得手。

又亏不尽有一个煞狠要丈夫做好人、不肯学那东窗剥柑子吃^③的一个贤德夫人，屡屡在枕边头说道：“我们在华亭，幸得急急离了那里；若再迟得几时，江院按临，若那些百姓一齐告将起来，成得甚么模样？亏不尽他两个撺掇我们早早离了地方，又得这等一个好缺。虽是使了几两银子，我听得人说，我们使了只有一小半钱。如今至少算来将两年，也不下二十万银子，这却有甚么本利？这也都是两个的力量。我们如今在这里受荣华、享富贵，怎好不饮水思源？况他两个，我听说多有亲戚朋友，他却不去投奔，却来投奔我

① 朱家：汉初鲁人，以任侠闻名。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后，搜求仇人季布，季布藏在朱家家中，得以脱祸。

② 张俭：东汉时官吏，因参劾宦官侯览而被追捕，逃至孔褒家。后来事泄，俭得脱走，而孔褒被判罪。

③ 东窗剥柑子吃：南宋秦桧欲害岳飞又主意不定，恰好有人送来黄柑，王氏怂恿说：“老汉何一无决耶？捉虎易放虎难也。”遂把处死岳飞的手令秘藏在黄柑之内，给大理寺。

们，他毕竟把我们当他一个好倚靠的泰山。我们不能庇护他罢了，反把他往死路里推将出去，这阿弥陀佛，我却下变不得。”

所以晁老听了这些语，那心头屡次被火烧将起来，俱每次被那夫人一瓢水浇将下去。于是这梁生、胡旦也还没奈何容他藏在里边。然虽是说不尽得了夫人解劝的力量，其实得了那跨灶干蛊^①的儿子不在跟前。若这个晁大舍一向住在衙中，你即有夫人的好话，晁老却不敢不听儿子的狂言。别人怕得那晁大舍是一个至奸险、至刻毒的小人，他却看得儿子就如那孔夫子、诸葛亮的圣智！

谁知这胡旦、梁生的难星将到。五月十二日，晁大舍到了张家湾，将船泊住，且不差人衙里报知，要打发小班鳩回去。除了家里预先与过的不算，又封了二十五两银子；沿路零零碎碎，也做过了许多衣裳；又与了四两重一副手镯、四个金戒指、一副金丁香，也还有许多零碎之物；又称了四两银子交与船上的家长^②，作回去的四十日饭钱，叫还在船上带他回去，将那剩的米面等物俱留与用度。跟他的小优儿，另外赏了二两纹银。方才先差了人往衙内通报，随后也就开船前进。临要上岸，又与小班鳩在官舱后面，却不知做了些甚么事件，喘吁吁的出来。岸上拨了许多马匹，抬了老晁坐的大轿，别了班鳩，前呼后拥的进州去了。到后面见了爹娘，说了些家常里短的话。看人搬完了行李，出到书房与邢皋门相见。许久，又走到胡旦、梁生那里叙了寒温。那胡旦、梁生心里算计，有了结义的盟兄到了，一定凡百更是周全，越发有了倚靠；谁知坐不稳龙霄宝殿罢了，还只怕要銮驾过尽哩！

① 跨灶干蛊：儿子胜过父亲叫“跨灶”；儿子能继承父志，做父亲所不能做的事情的叫“干蛊”。

② 家长：船主。

过得两三日，与晁老说起胡旦、梁生的事来。那晁大舍说出那些伤天害理、刻薄不近人情的言语，无所不至，也没有这许多口学他的说话。晁老听了，就如那山边的顽石听那志公长老讲《法华经》的一般，只是点头。又有晁夫人说道：“小小年纪，要往忠厚处积泊，不要一句非言，折尽平生之福。我刚刚劝住了你爹，你却又发作了。你既知他是戏子小唱，谁叫托他做事、受他的好处？又谁叫你与他结拜弟兄？这样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的事，孩儿，你听我说，再休做他。你一朵花儿才开，正要往上长哩。”那晁大舍驴耳朵内晓得甚么叫是忠言！旁边又有一个父亲帮助他，怎得不直着个脖子，强说：“娘晓得甚么！人谁不先为自己？你如今为了他，这火就要烧着自己屁股哩！咱如今做着现任有司官，家里窝藏着钦犯，这是甚么小罪犯！咱已他担着，是违背圣旨，十灭九族，拿着当顽哩！”晁夫人道：“没的家说！他作反来？那里放着违背圣旨十灭九族？有事我耽着！”晁老道：“你女人晓得甚么！大官儿说得是。”晁夫人道：“狗！是什么不是！我只说是爷儿们不看长！”吃了午饭，打发晁老上了晚堂。

晁大舍走到原先住的东书房内，叫了晁书、晁凤到跟前，说道：“你们别要混帐，没有主意，听老奶奶的话。那两个戏子是朝廷钦犯，如今到处画影图形的拿他，你敢放在家里藏着？这要犯出来，丢了官是小事，只怕一家子吃饭家伙都保不住哩。我想起来，他使咱这些银子，要不按他个嘴啃地，叫他善便去了，他就展爪。咱头信①狠他一下子，已他个翻不的身！如今见悬着赏，首出来的，赏一百两银子哩。你们着一个明日到城上，我写一张首状，你拿着，

① 头信：索性。亦作“投信”。

竟往厂卫里递了，带着人回来捉他。只咱知道，休叫老奶奶听见。就是别人跟前也休露撒出一个字来。一百两银子的赏哩！每人分五十两，做不的个小本钱么？”

晁书看着晁凤说道：“明日你去罢，挣了赏来也都是你的。不知怎么，我往京里走的生生的。”晁凤道：“还是你去，我干不的事；先是一个心下不得狠，怎么成的？”晁大舍望着晁凤唠了一口，道：“见世报！杭杭子的腔儿！您怕这一百两银子扎手么？”二人道：“这事大爷再合老爷商议，别要忒冒失了。依小人们的愚见，这不该行。他在咱身上的好处不小，这缺要不着他的力量，咱拿四五千两银子还没处寻主儿哩。就是俺两个在苏都督家住了四五十日，那一日不是四碟八碗的款待？他认得咱是谁！他也不过是为小胡儿。他就在咱家住些时，只当是回席他。就是昨日华亭的事，也该感激他；要不是他，咱那里寻徐翰林去？若不着这一封挡戗的书去，可不就象阴了信的炮仗一般罢了？咱就按他个嘴啃地，他就爬不起来？那南人们有根子哩。”

晁大舍道：“你这都象那老奶奶的一样谈话！开口起来就是甚么天理、就是甚么良心，又是人家的甚么好处，可说如今的世道，儿还不认的老子、兄弟还不认的哥哩！且讲甚么天理哩、良心哩！我齐明日不许己你们饭吃，我就看着你们吃那天理合那良心！我生平是这们个性子：咱该受人掐把的去处，咱就受人的掐把；人该受咱掐把的去处，就要变下脸来掐把人个够！该用着念佛的去处，咱旋烧那香，迟了甚来？你夹着屁股弯远子去墩着。你看我做，你只要不要破笼撒了气。透出一点风去，我拧折你们的腿！”把晁凤、晁书雌了一头灰，撵过一边去了，倒背了手，低着头，在那院子里走过东走过西，肚里思量妙计。

到了次日清早，梳过头，走到梁生两个的房里坐下，问道：“二位贤弟没有带得甚么银子么？”二人道：“也有几两，不多。是待怎样？”大舍道：“本府差下人来，要一万两军饷，不拘何项银两，要即刻借发。可可的把库里银子昨日才解了个罄尽。这军储要紧，咱只得衙里凑借与他，等征上来还咱。”梁生两个道：“有几两银子都放手出去了，那日往这里来，谁敢再出去讨要？只将现有的几两银子带了来，两个合将拢来，不知够六百两不够。”一边从皮箱内零零碎碎的兜将拢来，却是六百三十两。梁生二人一封封递将过去，要留下那三十两零头。晁大舍道：“连那三十两都凑在里边罢了。”外面总用了包袱包裹的结结实实的，把胡旦的一根天蓝鸾带捆了，叫了人抗到他自己房内。又嘱咐教不要与邢皋门、晁凤、晁书知道。

又过了一日，晁大舍把一本报后边空纸内故意写了个厂卫的假本，说访得胡君宠、梁安期躲藏通州知州晁思孝衙内，请旨差人捉拿。故意拿了报，慌张张的走到梁生门房里，故意教人躲开了，说道：“事体败露，不好了！如今奉了旨，厂卫就有差人到了！若进来搜简的没有，还好抵赖；若被他搜简出去，你二人是不消说得，我们这一家都被你累死了！”

梁生两个慌做一团，没有计策，只是浑身冷战。晁大舍说：“没有别计，火速收拾行李，我着人送你们到香岩寺去，交付与那个住持藏你们在佛后边那夹墙里面。那个去处是我自己看过的，躲一年也不怕有人寻见。那个和尚新近被强盗扳了，是家父开了他出来，他甚感我们的恩，差人去分付他，他没有敢放肆的。事不宜迟，快些出去！”二人急巴巴收拾不迭，行李止妆了个褥套，别样用不着的衣裳也都丢了。梁生道：“有零碎银子且与几两，只怕一时缓

急要用。”晁大舍道：“也没处用银子，我脱不了不住的差出人去探望，再捎出去不迟。”二人也辞不及邢皋门，说：“我们还辞辞奶奶出去。”晁大舍道：“略等事体平平，脱不了就要进来，且不辞罢。”开了衙门，外面已有两个衙门的人伺候接着。晁大舍道：“我适才已是再三分付详细了。你二人好生与我送去，不可误事。”两个衙门人喏喏连声，替他抗了褥套去了。

原来香岩寺在通州西门外五里路上。那送去的二人扛了褥套，同梁生、胡旦出了西门，走到旱石桥上，大家站住了歇脚。一人推说往桥下解手，从小路溜之而已。又一个说道：“这还有五六里大野路，我到门里边叫两匹马来与二位相公骑了好去。”梁生二人道：“路不甚远，我们慢慢走去罢。”那人道：“见成有马，门里边走去就牵来了。”将褥套搁在桥栏干上，也就做了一对半贤者。

那梁胡二人左等右等，从清早不曾吃饭，直到了晌午，那一个先去解手的是不消说得，已是没有踪迹了，这一个去牵马的又复杳无音信。那时正是六月长天，饿得肚里热腾腾的火起。那旱石桥上倒是个闹热所在，卖水果的、卖大米水饭的一行两行的挑过，怎当梁胡二人半个低钱也不曾带了出来，空饿得叫苦连天，却拿甚么买吃？两个心里还恨说道：“这两个差人，只见我们两个换了这褴褛衣裳，便却放不在眼里！那晓得我们是晁大舍的义弟。过两日见了晁大舍，定要说了打他！”又想：“自己耽着一身罪名，要出来避难的，却怎坐在这冲路的桥上？幸喜穿了破碎的衣裳，刚得两薄薄的被套，不大有人物色①。”商量：“不如自己抗了行李，慢慢的向到香岩寺去。晁大舍曾言已着人合住持说过了，我们自去说得头正，

① 物色：注意。

他也自然留住。”

各人把被套抗在肩头，问了路，走了五六里，倒也果然有座香岩寺，规模也甚是齐整。二人进了山门，又到了佛殿上叩了头，问了那住持的方丈。两个径自走进客座里面，只见一个小僧雏走来问道：“你二人是做甚的？”梁胡两个道：“我们是州太爷衙里边出来的亲眷，特来拜投长老。”那僧雏去了一会，只见那长老走将出来。但见：

年纪不上五十岁，肉身约重四百斤。鼾鼾动喘似吴牛，赳赳般狠如蜀虎。垂着个安禄山的大肚，看外像，有似弥勒佛身躯；藏着副董太师①的歪肠，论里边，无异海陵王②色胆。

两个迎到门外，那和尚从新把他两个让到里面，安了坐，略叙了来意。长老看他两个都才得二十岁的模样，那梁生虽是标致，还有几分象个男子，那个胡旦娇媚得通似个女人，且是容貌又都光润，不象是受奔波的，却如何外面的衣服又这等破碎？再仔细偷看他们的里面，却也虽不华丽，却都生罗衫裤，甚是济楚③。若果是州衙里亲眷，怎又没个人送来？虽说有两个人，都从半路里逃去，这又是两头不见影的话。又怎生不留他在衙里，却又送他往寺里来？只怕果是亲眷，在衙里干了甚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走出来了，又该走去罢了，如何反要住在这里？他说不住使人出来探望，且再看下落。一面叫人收拾斋来吃了。

① 董太师：指东汉末年董卓。

② 海陵王：即金废帝完颜亮，是个极其荒淫无耻的皇帝。

③ 济楚：齐整、鲜明。

这寺原是奉皇太后敕建，安藏经焚修的所在，周围有二三十顷瞻寺的地，所以这和尚是钦授了度牒来的，甚是有钱，受用得紧。虽是素斋，却倒丰洁。二人吃了斋，和尚收拾了一座净室，叫他两个住歇。等到日夕，掌了灯，何尝有个人来探问！又留吃了晚斋，乘了会凉，终不见个人影。两个还不道是晁大舍用了调虎离山计，只疑道是转了背，锦衣卫差人到了，正在衙里乱哄也未可知。但没个凭据，怎好住得安稳。

连住了三四日，和尚径不见有个州里的人出来，一发疑心起来，要送他两个起身。二人道：“我们的行李盘缠尽数都在衙里。原说待几日就使人接了进去，所以丝毫也不曾带了出来。每人刚得一个梳匣，两三把钥匙，此外要半个低钱也是没有的，怎么去得？待我写一封书，老师傅使个的当人下到州里，讨个信息出来。”讨了一个折柬、一个封筒，恐怕和尚不信，当了和尚的面，写道：

前日匆匆出来，未及辞得老爷奶奶，歉歉！送的两人俱至旱石桥上，一个推说净手，一人推去催马，俱竟去不来。弟等候至午转，只得自肩行李，投托寺内。幸得长老大看仁兄体面，留住管待。近日来信息不通，弟等进退维谷。或住或行，速乞仁兄方略。手内片文也无，仍乞仁兄留意。知名不具。

写完，用糨粘封了口。长老使了一个常往州里走动的人，叫他到州里内衙门口说：“三日前，衙里出来两位相公，住在寺里，等衙里人不出去，叫我送进这封书来。”把衙门的传了进去。晁大舍自己走到传桶跟前回说：“我衙里相公自然在衙里住，却怎的送到寺

里？这却是何处光棍，指称打诈！即刻驱逐起身！稍迟，连满寺和尚都拿来重处！”唬得那个下书的金命水命^①的往寺里跑，将了原书，同了梁胡二人，回了长老的话。二人听得，都呆了半晌，变了面色，气得说不出话来。那长老便也不肯容留，只是见胡旦生得标致，那个不良的念头未曾割断。随即有两地方来到寺里查问，幸得那长老是奉敕剃度的，那地方也不敢放肆，说了说，去了。

胡旦二人道：“我们去是半步也行不得的。没有分文路费，怎么动身？只好死在这里罢了！左右脱不了是死！”把那前后左右从根至尾的始末，怎样借银子、怎样打发出来，尽情告诉了那和尚。长老道：“原来是如此！这是大舍用了计。你那六百两和行李，准还那干官的银子。你倒是把实情合老僧说得明白，这事就好处了。你且放心住下，寺里也还有你吃的饭哩。你两个依我说，把头发且剃吊了，暂做些时和尚，不久就要改立东宫，遇了赦书，再留发还俗不迟。目下且在寺里住着，量他许大的人物，也不敢进我寺里寻人。”胡梁两个道：“若得如此，我二人情愿终身拜认长老为师，说甚么还俗的话。况我们两个虽定下了亲，都还不曾娶得过门。若后来结得个善果，也不枉了老师父度脱一场。”且把这胡梁二人削发为僧的事留做后说。

却说那晁大舍用了这个妙计，挤发出梁生、胡旦来了，那晁老钦服得个儿子就如孔明再生，孙庞^②复出。那日地方回了话，说道：“梁胡两个都赶得去了。”晁老喜得就如光身上脱了领蓑衣的一般。只是那晁夫人听见儿子把梁生、胡旦打发得去了，心中甚是不快，恼得整两日不曾吃饭。又怪说：“这两个人也奇，你平常是见得我的，你临去

① 金命水命：歇后语，隐“不如逃命”四字。这里形容走路快速。

② 孙、庞：孙指孙膑，庞指庞涓。均是战国著名的军事家。

的时节，怎便辞也不辞我一声，佯长去了？想是使了性子，连我也怪得了。但不肯略忍一忍？出到外面被人捉了，谁是他着己的人？”老夫人关了房门，痛哭了一个不歇，住了声，却又不见动静。丫头在窗外边张了一张，一声喊起，连说：“不好了！老奶奶在床栏干上吊着哩！”大家慌了手脚，掘门的掘门、拆窗的拆窗，从堂上请了晁老下来，从书房叫了晁源来到，灌救了半晌，刚刚救得转来。

晁老再三体问，丫鬟媳妇们都说不知为甚。只是整两日不曾吃饭，刚才关了房门，又大哭了一场，后来就不见动静了。从窗孔往里张了一张，只见老奶奶在床上吊着。晁老再三向晁夫人详问，果真是为何来。晁夫人道：“我不为甚么，趁着有儿子的时候我早些死了，好叫他披麻带孝，送我到正穴里去，免教死得迟了，被人说我是绝户，埋在祖坟外边！”晁老道：“我不晓得这是怎生的说话！这等一个绝好的儿子，我们正要在在他手里享福快活半世哩，为何说这等不祥的言语？”

晁夫人道：“我虽是妇人家，不曾读那古本正传，但耳朵内不曾听见有这等刻薄负义没良心的人干这等促狭短命的事会长命享福的理！怎如早些闭了口眼，趁着好风好水的时节挺了脚快活？谁叫你们把我救将转来！”那晁老的贤乔梓听了晁夫人的话也不免毛骨悚然。但那晁夫人还不晓得把他的银子劫得分文不剩、衣服一件也不曾带得出去、差了地方赶逐起身这些勾当哩！大家着实解劝了一番，安慰了晁夫人。事也不免张扬开去，那邢皋门也晓得了。正是：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这样人家，那讨福器？从此后，那没趣的事也便渐渐来也。

评曰：“平空一块白地，生生造出层峦叠嶂，曲水流觞，花木扶疏，禽鱼出没。隋室之迷楼，秦家之咸阳，不是过也。”

第十六回

义士必全始全终 哲母能知亡知败

乾坤有善气，赋将来、岂得问雌雄？有须眉仗义，脂粉成仁，青编彤管①，俱足流风。休单说穆生②能见蚤，严母③且知终。圣贤识见，君子先几，闺媛后虑，懿躅攸同。

谁说好相逢？为全交、合受牢笼。牛马任呼即应，一味员通。叹痴人不省，良朋欲避，慈母心悲，兀自推聋。教人爱深莫助，徒切忡忡！

——右调《风流子》

香岩寺的住持择了剃度的吉日，与梁胡二人落了发。梁生的法名叫做“片云”，胡旦的法名叫做“无翳”。二人都在那住持的名

① 青编：书籍的别称。彤管：笔的别称。

② 穆生：汉朝儒士，楚元王的朋友。他不善饮酒，每当宴会，楚元王总以甜酒款待。后来元王的儿子继位，忘了以甜酒待穆生。穆生觉得楚王不重视自己了，便离开了楚王。见《汉书·楚元王传》。

③ 严母：严延年官洛阳太守，性严酷，尝把所属县的囚犯都集中到府里处决，血流数里。后来他母亲来洛阳看他，正碰见他处决囚犯。严母说他残酷，不会有好报，不愿意看他被处死。因此不见严延年就回家了。过了一年，严延年果然被人告发，杀了头。

下做了徒弟，随后又都拨与他事管，与那住持甚是相得。

如今且说那邢皋门的行止。这个邢皋门是河南浙川县人，从小小的年纪进了学，头一次岁考补了增^①，第二遍科考补了廪^②。他这八股时文上倒不用心在上面钻研，只是应付得过去就罢了，倒把那正经工夫多用在典坟子史别样的书上去了，所以倒成了个通才；不象那些守着一部《四书》本经，几篇滥套时文，其外一些不识的盲货。但虽是个参政的公子，他的乃父是我朝数得起一个清官，况又去世久了，所以家中也只淡薄过得。自己负了才名，又生了一副天空海阔的心性，洒脱不羁的胸衿，看得那中举人进士即如在他怀袖里的一般。

又兼他那一年往省城科举，到了开封城外，要渡那黄河，他还未曾走到的时节，那船上已有了许多人。又有一个象道士模样的，也同了一个科举的秀才走上船来。那个道人把船上的许多人略略的看了一看，扯了那个同来的秀才，道：“这船上拥挤的人忒多了，我们缓些再上。”复登了岸去。那个秀才问他的缘故，道士回说：“我看满船的人鼻下多有黑气，厄难只在眼下了。”说不了，只见邢皋门先走，一个小厮挑了行李走来上船。那个道士见邢皋门上在船上，扯了那个秀才道：“有大贵人在上面，我们渡河不妨了。”那时正是秋水大涨，天气又不甚晴明，行了不到一半，只见一个遮天映日的旋风从水上扑了船来。船上梢公水手忙了手脚。只听见空中喝道：“尚书在船，莫得惊动！”

① 补了增：即补了增生。明、清时代，在府、州、县学读书的生员（秀才）有一定名额，在正式名额以外所增加生员，称作增广生员，简称增生。

② 补了廪：即补了廪生。明、清两代，生员由府、州、县按时发给一些钱、粮的，称作廪膳生员，简称廪生。

那个旋风登时散开去，一霎时将船渡过。那些在船上的人大半是赶科举的秀才，听了空中的言语，都象汉高祖筑坛拜将，人人都指望要做将军，谁知单只一个韩信。

大家上了岸，那个道人另自与邢皋门叙礼，问了乡贯姓名，临别，说道：“千万珍重！空中神语，端属于公，十五年间取验。楚中小蹶，不足为意，应中流之险也。此外尽俱顺境，直登八座。”邢皋门逊谢而别。后来果然做到湖广巡抚，为没要紧的事被了论，不久起了侍郎，升了户部尚书。这是后日的结果，不必细说。他指望那科就可中得，果然头场荐了解，二场也看起来，偏偏第三场落了一问策草，誉录所举将出来，监临把来堂贴了，房考等三场不进去，急得只是暴跳，只得中了个副榜。想那道士说十五年之间，并不许今科就中，别人倒替他烦恼，他却不以为事，依旧是洒洒落落的衿怀。

有一个陆节推，其父与邢皋门的父亲为同门的年友，最是相知，那个年伯也还见在。陆节推行取进京，考选了兵科给事。因与邢皋门年家兄弟，闻得他家计淡薄，请他到京，意思要作兴他些灯火之资，好叫他免了内顾，可以读书，差了人竟到浙川县来请他。他也说帝王之都不亲自遍历一遭，这闻见毕竟不广，遂收拾了行李，同来人上了路。不半月期程，到了陆给事衙内，相见甚是喜欢。连住了三个月，也会过了许多名士，也游遍了香山、碧云各处的名山，也看了许多的奇物，也听了许多的奇闻，也看了许多的异书秘笈，心里甚是得意，道：“不负了此行。”

陆给谏旋即管了京营，甚是热闹。陆给谏见他绝没有干预陈乞的光景，又见他动了归意，说道：“请了兄来，原是因年伯宦囊萧索，兄为糊口所累，恐误了兄的远大，所以特请兄来，遇有甚么顺理

可做的事，不惮效一臂之力，可以济兄灯火。况如今京营里边尽有可图的事，兄可以见教的，无妨相示。”邢皋门道：“但凡顺理该做的事，兄自是该做，何须说得？若是那不顺理不该做的，兄自是做不去，我也不好说得，坏了兄的官箴，损了我的人品。况且钱财都有个分定，怎强求得来？蒙兄馆谷了这几时，那真得处不少。那身外的长物要他做甚！”陆给谏道：“兄的高洁真是可敬，但也要治了生方可攻苦。”邢皋门道：“也还到不得没饭吃的田地哩。”

又过几日，恰好晁老儿选了华亭知县。陆给谏因是亲临父母官，晁老又因陆给谏是在朝势要，你贵我尊，往来甚密。一日，留晁老在私宅吃酒，席上也有邢皋门相陪。那个邢皋门就是又清又白的醇酒一般，只除了那吃生葱下烧酒的花子不晓得他好，略略有些身分的人没有不沾着就醉的。晁老虽是肉眼凡睛，不甚晓得好歹，毕竟有一条花银带在腰里的造化，便也不大与那生葱下烧酒的花子相同，心里也有几分敬重。

一日，又与陆给谏商量，要请个西宾。陆给谏道：“这西宾的举主却倒难做。若不论好歹，那怕车载斗量；若拣一个有才又有行，这便不可兼得了。又有那才行俱优，却又在那体貌上不肯苟简，未免又恐怕相处不来。眼底下倒有一个全人，是前日会过的邢皋门，不惟才德双全，且是重义气的人，心中绝无城府，极好相处的。若得这等一人，便其妙无穷了。”晁老道：“不知敢借重否？”陆给谏道：“待我探他一探，再去回报。”

送得晁老去了，走到邢皋门的书房，正见桌上摊了一本《十七史》，一边放了碟花笋干，一碟鹰爪虾米，拿了一碗酒，一边看书、一边呷酒。陆给谏坐下，慢慢将晁老请做西宾的事说将入来。邢皋门沉吟了一会，回说道：“这事可以行得。我喜欢仙乡去处，文物山

水，甲于天下，无日不是神游。若镇日只在敝乡株守，真也是坐井观天。再得往南中经游半壁，广广闻见，也是好的。况以舌耕得他些学覩，这倒是士人应得之物，与的不叫是伤惠，受的不叫是伤廉。这倒是件成己成物的勾当。但不知他真心要请否？若他不是真意，兄却万万不可把体面去求他。”陆给谏道：“他只不敢相求，若蒙许了，他出自望外，为甚用体面央他！”

傍晚，晁老投了书进来，要讨这个下落。陆给谏将晁老的来书把与邢皋门看了，商量束修数目，好回他的书。邢皋门道：“这又不是用本钱做买卖，怎可讲数厚薄？只是凭他罢了。这个也不要写在回书里面。”陆给谏果然只写了一封应允的书回复将去。

次早，晁老自己来投拜帖、下请柬，下处齐整摆了两席酒，叫了戏文，六两折席，二十四两聘金，请定过了。邢皋门也随即辞了陆给谏，要先自己回去安一安家，从他家里另到华亭。雇了长骡，晁老又送了八两路费，又差了两人伺候到家，仍要伺候往往上去。陆给谏送了一百两银子，二十两赆仪，也差了一个人伴送。晁老到任的那一日，邢皋门傍晚也自到了华亭，穿了微服，进入衙中。

那晁老一个教书的老岁贡，刚才撩吊了“诗云”、“子曰”，就要叫他戴上纱帽，穿了员领，着了皂鞋，走在堂上，对了许多六房快皂，看了无数的百姓军民，一句句说出话来，一件件行开事去，也是“庄家老儿读祭文——难”。却亏不尽邢皋门原是个公子，见过仕路上的光景，况且后来要做尚书的人，他那识见才调自是与人不同。晁老只除了一日两遍上堂，或是迎送上司及各院里考察，这却别人替他不得，也只得自己出去。除了这几样，那生旦净末一本戏文全全的都是邢皋门自己一个唱了。且甚是光明正大，从不晓得与那些家人们猫鼠同眠，也并不曾到传桶边与外人交头接耳。外

边的人也并没有人晓得里面有个邢相公。有了这等一个人品，晁老虽不晓得叫是甚么“无思不服”^①，却也外面不得不致敬尽礼。

可煞作怪，那晁夫人虽是个富翁之女，却是乡间住的世代村老。他的父亲也曾请了一个秀才教他儿子读书，却不晓的称呼甚么先生，或叫甚么师傅，同了别的匠人叫做“学匠”。一日，场内晒了许多麦，倏然云雷大作起来，正值家中盖造，那些泥匠、木匠、砖匠、铜匠、锯匠、铁匠，都歇了本等的生活，拿了扫帚木掀，来帮那些长工庄客救那晒的麦子。幸得把那麦子收拾完了，方才大雨倾将下来。那村老儿说道：“今日幸得诸般匠人都肯来助力，所以不致冲了麦子。”从头一一数算，各匠俱到，只有那学匠不曾来助忙。又一日，与两个亲眷吃酒，合那小厮说道：“你去叫那学匠也来这里吃些罢了，省得又要各自打发。”那个小厮走到书堂，叫道：“学匠，唤你到前边大家吃些饭罢，省得又要另外打发。”惹的那个先生凿骨捣髓的臭骂了一场，即刻收拾了书籍去了。却不知怎的，那晁夫人生在这样人家，他却晓得异样尊敬那个西宾，一日三餐的饮食，一年四季的衣裳，大事小节，无不件件周全。若止靠了外边的晁老，也就不免有许多的疏节。邢皋门感激那晁老不过二分，感激那夫人倒有八分，所以凡百的事，真真是尽忠竭力，再没有个不尽的心肠。

后来，从晁源到了华亭，虽也不十分敢在邢皋门身上放肆，那蔡痴瘩、潘公子^②、伯颜大官人的俗气也就令人难当。幸得邢皋门有一个处厌物的妙法：那晁源跳到跟前，他也只当他不曾来到；晁源转背去了，他也不知是几时脱离；晁源口里说的是东南，邢皋门

① 无思不服：见《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朱熹《集传》：“无思不服，心服也。”

② 潘公子：戏曲《鹦鹉记》中人物。

心里寻思的却是西北；所以邢皋门倒一毫也没有嫌憎他的意思。只是晁源第一是嗔怪爹娘何必将邢皋门这般尊敬，又指望邢皋门不知怎样的奉承，那知他又大落落的，全没些瞅睬。若与他一溜雷^①发狂胡做，倒也是个相知，却又温恭礼智，言不妄发，身不妄动的人。

晁源已是心里敢怒，渐渐的口里也就敢言了。邢皋门又因他爹娘的情面，只不与他相较。后来又陪了晁老来到通州，见晁源弃了自己的结发，同了娼妾来到任中，晓得他不止是个狂徒，且是没有伦理的人了！又知道他与梁生、胡旦结拜弟兄，这又是绝低不高，没有廉耻的人了！又晓得他听了珍哥的说话逼死了嫡妻，又是忍心害理的了！又晓得他把胡旦、梁生的行李银子挤了个干净，用了计策，赶将出去，这又是要吃东郭先生的狼一般了！“生他的慈母尚且要寻了自尽，羞眼见他，我却如何只管恋在这里？这样刻毒，祸患不久就到了。我既与他同了安乐，怎好不与同得患难？若不及早抽头，更待何日！”托了回家科考，要辞了晁老起身。晁老虽算得科考的日子还早，待了有这个一了百当的儿子，也可以不用那个邢皋门。晁源又在父亲跟前狠命怂恿得紧，看了日子，拨了长马，差定了里外送的人，预先摆酒送行，倒也还尽成个礼数。

邢皋门行后，晁大舍就住了邢皋门的衙宇，摄行相事起来。却也该自己想度一想度，这个担子，你掂量担得起担不起？不多几时，弄得个事体就如乱麻窝^[1]一般。张三的原告粘在李四的详文，徒罪的科条引到斩罪的律例。本道是个参政的官衙，他却称他是金事。那官衙旁里小字批道：“的系何日降此二级？”一个上司丁了父艰，送长

① 一溜雷：一样。亦作“一流雷”。

夫的禀内说他有“炊臼”之变。那上司回将书来说道：“不孝积愆无状，祸及先君。荆布人幸而无恙，见与不孝同在服丧，何烦存唁！”看了书，还挺着项颈强说：“故事上面说，有人梦见‘炊臼’^①，一个圆梦的道：‘是无父也。’这上司不通故事，还敢驳人！”晁老儿也不说叫儿子查那故事来看看，也说那上司没文理。这只邢皋门去了不足一月，干出这许多花把戏子了，还有许多不大好的光景。

晁夫人又常常梦见他的公公扯了他痛哭，又常梦见计氏脖子里拖了根红带与晁源相打，又梦见一个穿红袍戴金幞头的神道坐在衙内的中厅，旁边许多判官鬼卒，晁源跪在下边，听不见说的甚话，只见晁源在下面磕几个头，那判官在簿上写许多字，如此者数次。神道临去，将一面小小红旗，一个鬼卒，插在晁源头上，又把一面小蓝旗^{〔2〕}插在自己的窗前。

晁夫人从那日解救下来，只是恶梦颠倒，心神不宁；又兼邢皋门已去，晁源甚是乖张，晁老又绝不救正，好生难过。一日，将晁书叫到跟前，说道：“这城外的香岩寺就是太后娘娘敕建的香火院，里面必有高僧。你将这十两银子去到那里寻着住持师傅，叫他举两位有戒行的，央他念一千卷救苦难观世音菩萨的宝经。这银子与师傅做经钱，念完了，另送钱去圆经。把事干妥当回话。”

晁书领了命，回到自己房里，换了一道新鲜衣帽，自己又另袖了三两银子在手边，骑了衙里自己的头口，跟了一个衙门青夫，竟往香岩寺去。到了住持方丈里边，恰好撞见胡旦，戴了一顶缨纱飘

① 炊臼：指丧妻。出自《酉阳杂俎》：张瞻客于外地，快要回家时，梦见自己在石臼里做饭吃，即找王生给他解梦。王生说：“在石臼上做饭，是由于没有釜（锅），因‘釜’和‘妇’同音，如此观来，你的妻子恐怕已经去世了。”张瞻回到家里，妻子果然已死。

帽，穿了一领栗色的湖罗道袍，僧鞋净袜，拿了两朵千叶莲花，在佛前上供。晁书乍见了个光头，也还恍恍惚惚的，胡旦却认得晁书真切，彼此甚是惊喜，各人说了来的缘故。

恰好那日住持上京城与一个内监上寿去了，不在寺中。梁生也随即出来相见，备了齐整斋筵款待晁书，将晁大舍问他借银子，剩了三十两，还不肯叫他留下，还要了个干净，第二日又怎样看报，“将我们两人立刻打发出来，一分银子也没有，一件衣裳也不曾带得出来。我们要辞一辞奶奶也是不肯的。叫两个公差说送我们到寺，只到了旱石桥上，一个推净手，一个推说去催马，将我们撇在桥上，竟自去了。我们只得自己来到寺里。蒙长老留住。大官人原说不时差人出来照管，住了三四日，鬼也没个来探头。我们写了一封书，长老使了一个人送到衙里。大官人书也不接，自己走到传桶边，千光棍、万光棍骂不住口，还要拿住那个送书的人。随后差了两个地方，要来驱逐我们两个即时起身。若是我们有五两银子在手边，也就做了路费回南去了，当不得分文没有，怎么动得身？只得把实情告诉了长老。长老道：‘你两个一分路费也没有，又都有事在身上，这一出去，定是撞在网内了。不如且落了发，等等赦书再处。’所以我们权在这边。大官人行这样毒计罢了，只难为奶奶是个好人，也依了他干这个事！又难为你与凤哥，我们是怎样的相处，连一个气息也不透些与我们。我们出来的时节，你两个故意躲得远远去了！”

晁书听说，呆了半晌，说道：“这些详细，不是你们告诉，莫说奶奶，连我们众人都一些也不晓得。这都是跟他来的曲九州、李成名这般人干的营生。头^①你们出来的两日前边，把我与晁凤叫到跟

① 头：在。

前，他写了首状，叫我们两个到厂卫里去首你们，受那一百两银子的赏。我们不肯。把我们吵了一顿，自己倒背了手，走来走去的一会，想是想出这个‘绝户计’来了。你们说奶奶依他做这事，奶奶那里知道！他只说外边搜捕得紧，恐被你连累，要十灭九族哩。算记送你们出来，奶奶再三不肯，苦口的说他；他却瞒了奶奶，把你们打发出来了。那一日，连我们也不知道，及至打发早饭，方知你们出去了。后来奶奶知道，自己恼得整两日不曾吃饭，哭了一大场，几乎一绳吊死，幸得解救活了。”

梁胡二人吃惊道：“因甚为我们便要吊死？”晁书道：“倒也不是为你们。奶奶说，他干这样刻毒短命的事，那有得长命在世的理？不如趁有他的时节，好叫他发送到正穴里去，省得死在他后边，叫人当绝户看承。这奶奶还不晓得把你们的银子衣裳都挤了个罄净。你那银子共是多少？”胡旦道：“我们两个合拢来共是六百三十两。那时我们要留下那三十两的零头，他却不叫我们留下，使了一个蓝布包袱，用了一根天蓝鸾带捆了，李成名抗得去了。我们两人四个皮箱里，不算衣裳，也还有许些金珠值钱的东西，也约够七八百两，仗赖你回去，对了老爷奶奶替我们说声，把那皮箱留下，把银子还我们也便罢了。”晁书道：“你们的这些事情，我回去一字也不敢与老爷说的。他就放出屁来，老爷只当是那里开了桂花了。我这回去，待我就悄悄与奶奶说，奶奶自然有处。你把这经钱留下，待老师傅回来，请人快念完经。圆经的时节，我出来回你的话。”

晁书吃完了斋，依旧骑了马去衙中回过了话。看见没人跟在面前，晁书将寺中遇见梁生、胡旦的事情，从头至尾，对了晁夫人学了个详细。晁夫人听了，就如一桶雪花冷水劈头浇下一般。又想道：“这样绝命的事，只除非是那等飞天夜叉、或是狼虎、人类中或

是那没了血气的强盗方才干得出来！难道他果然就有这样事情？只怕是梁胡两个怪得打发他出去，故意诬赖他，也不可知。他空着身，不曾拿出皮箱去，这是不消说得了。只是那银子的事，他说是李成名经手的，不免叫了李成名来悄悄的审问他。”又想：“那李成名是他一路的人，他未必肯说。泄了关机，被他追究起那透露的人来，反教那梁胡两个住不稳，晁书也活不停当了。”好生按捺不下。

可可的那日晁源不曾吃午饭，说有些身上不快，睡在床上。晁夫人怀着一肚皮闷气，走到房里看他，只见晁源一阵阵冷颤。晁夫人看了一会，说道：“我拿件衣裳来与你盖盖。”只见一床夹被在脚头皮箱上面。晁夫人去扯那床夹被，只见一半压在那个蓝包裹底下，大沉的那里拉得动。那包裹恰好是一根天蓝鸾带井字捆得牢牢的，晁夫人方才信得是真。

晁夫人知道儿子当真做了这事，又见他病将起来，只怕是报应得恁快，慌做一团，要与晁老说知，赔那两个的衣物。知道晁老的为人，夫人的好话只当耳边之风，但是儿子做出来的，便即钦遵钦此，不违背些儿。“银子衣裳赔他不成，当真差人把他赶了去，或是叫人首到厂卫，这明白是我断送他了。罢！罢！我这几年里边积得也有些私房，不知够与不够，我留他何用？不如替他还了这股冤债，省得被人在背后咒骂。”

次日，又差了晁书，先袖了二百银子，仍到香岩寺内。长老也还不曾回来。晁书依了夫人的吩咐，说道：“这事奶奶梦也不知。奶奶有几两私房银子，如数替他偿还，一分也不肯少。这先是二百两交你们，且自收下。别的待我陆续运出来。你的皮箱，如得便，讨出还你；如不便，也索罢了。若如今问他索讨，恐怕他又生歹计出来害你们。千万叫你两个看奶奶分上，背后不要咒念他。”梁生

二人道：“阿弥陀佛，说是什的话！凭他刻毒罢了，我们怎下得毒口咒他！我们背后替奶奶念佛祝赞倒是有的，却没有咒念他道理。”又留晁书齐整的吃了斋回衙去，回复了夫人的话。夫人方才有了几分快活。

又过了一日，那住持方才从京里回来，看了梁生胡旦道：“你二人恭喜，连恩诏也不消等了。我已会过了管厂的孙公，将捉捕你两个的批文都掣回去，免照提了。如今你两个就出到天外边去，也没人寻你。”胡旦两个倒下头去，再三谢了长老；又将晁夫人要念《观音经》的事，并遇见晁书告诉了他前后，老夫人要照数还他的银子，如今先拿出二百两来了，从根至梢，都对着长老说了。长老说道：“这却也古怪的事！怎么这样一个贤德的娘，生下这等一个歪物件来！”着实赞叹了一番。梁胡二人随即与晁夫人立了一个生位，供在自己住房明间内小佛龛的旁边，早晚烧香祝赞，叫他寿福双全。长老也叫人叫拾干净坛场，请了四众有戒行不动荤酒的禅僧，看了吉日，开诵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真经。

迟了一两日，晁夫人又差晁书押了四盒茶饼、四盒点心、二斤天池茶，送到寺内管待那诵经的僧人。长老初次与晁书相见，照旧款待不提。晁书又袖出二百三十两银子，走到他二人的卧室，交付明白。约定七月初一日圆经，晁书又押送了许多供献并斋僧的物事，出到寺中，不必细说。又将胡旦、梁生的六百三十两银子尽数还完了。

晁书临去，梁生、胡旦各将钥匙二把，梁生钥匙上面拴着一个伽南香牌，胡旦的匙上拴着个二两重一个金寿字钱⁽³⁾，说道：“这是我们箱上的钥匙，烦你顺便捎与奶奶。倘得便，叫奶奶开了验验，可见我们不是说谎，且当我们收了银子的凭信。再上覆奶奶，说我

们事体得长老与厂里孙公说过，已将捉捕我们的批文掣回去了，免得奶奶挂心。”千恩万谢，送了晁书回家。正是：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再看后来结果。

【校记】

- [1]乱麻窝：B、C本俱作“乱麻穿。”
- [2]小蓝旗：B本作“小黄旗”。
- [3]金寿字钱：刻本俱作“金者字钱”。据印本改。

第十七回

病疟汉心虚见鬼 黯货吏褫职还乡

窃盗偷人没饭吃，截路强徒因着极。若教肚饱有衣穿，何事相驱还做贼？

鬼神最忌忘人德，负恩不报犹相逼。病魔侵子父休官，想是良心伤得忒。

——右调《木兰花》

却说晁源从那晌午身上不快，不曾吃午饭就睡了，觉身上就如卧冰的一般冷了一阵，冷过又发起热来，原来变成了疟疾。此后便一日一次，每到日落的时节便发作起来，直等次日早饭以后出一身大汗，渐渐醒得转来。渐渐觉得见神见鬼，整夜叫人厮守。熬得那母亲两眼一似胶锅儿^①，累得两鬓一似丝窝儿，好生着忙害怕。后来晁大舍又看见前年被他射死的狐精，仍变了一个穿白的妖娆美妇，与计氏把了手，不时到他跟前，或是使扇子扇他，或是使火烘他，或又使滚水泼他。又连那些被他伤害的獐鹿^②雉兔都来咬的咬、啄的啄。这都从他自己的口里通说出来。胡说了一两日，又看

① 胶锅儿：形容整夜不睡，眼皮疲劳得睁不开，好似熬胶锅里的情形。

② 麋：无此字，疑为“麋”之误。

见梁生、胡且都带了枷锁，领了许多穿青的差人，手执了厂卫的牌票，来他房里起他的银子行李，还要拿他同到厂卫里对证。赤了身子钻在床下面，自己扯将席子来遮盖，整夜的乱哄。极得晁夫人告天拜斗，许猪羊、许愿心，无所不至。请了一个医学掌印的郑医官与他救治。

头一日，那个医官也在家里发疟疾，走不起来。一个门子荐了城隍庙的郎道官，有极好截疟的符水，真是万试万应的。次早请了来到，适值那郑医官却也自己进到衙来，一同请到晁大舍卧房里面。不曾坐定，只见郑医官打得牙把骨一片声响，身上战做一团。人都也晓得他是疟疾举发，倒都无甚诧异。只是那个郎道官可怪得紧，刚刚书完了符，穿了法衣，左手捻了雷诀，右手持了剑，正在那里步罡踏斗^①，口中念念有词，不知怎的，将那把剑丢在地上，斜了眼，颤做一块。连那郑医官都搀扶到一所空书房床上睡了，只等得傍晚略略转头^②，叫人送得家去。

又有一个和尚教道：“房内收拾干净，供一部《金刚经》在内，自然安静。”回他说道：“有一部朱砂印的梵字《金刚经》，一向是他身上佩的，久在房中。”和尚又道：“你再请一部《莲经》供在上面，一定就无事了。”果然叫人到弥陀寺里请了一部《莲经》，房里揩拭净桌，将《莲经》同原先的《金刚经》都齐供养了。晁源依旧见神见鬼，一些没有效验。

你道却是为何？若是果真有甚闲神野鬼，他见了真经，自然是退避的，那护法的诸神自然是不放他进去。晁源见的这许多鬼怪，

① 步罡踏斗：罡和斗都是星宿的名称。道教作法的仪式是按照星宿的位置，在祭坛上曲折地踏步行走，俗称“步罡踏斗”。

② 转头：见好，好转。

这是他自己亏心生出来的，原不是当真有甚么鬼去打他。即如那梁生、胡旦好好的活在那里做和尚，况且晁夫人又替他还了银子，又有甚么梁生、胡旦戴了枷锁来问他讨行李银子？这还是他自己的心神不安，乘着虚火作祟⁽¹⁾，所以那真经当得甚事！

一时，又在那边叫唤，说梁生、胡旦叫那些差人要拿了铁索套了他去。晁夫人问他：“你果然欠他的银子行李不曾？”晁源从头至尾告诉的详详细细，与晁书学得梁生、胡旦的话，一些不差。晁夫人道：“原来如此，怪道他只来缠你！你快把他的原物取出来，我叫人送还与他，你情管就好了。”晁源一骨碌跳将下来，自己把那一包银子，用力强提到晁夫人面前，把那四只皮箱也都抬成一处。晁夫人都着人拿到自己房内。晁源又说他两个合许多差人都跟出去了。从此后那梁胡二人的影也不见了，只剩了狐精合计氏照旧的打搅。晁夫人又许了与他建醮超度，后来也渐渐的不见。

晁源虽是一日一场发疟不止，只没有鬼来打搅，便就算是好了。晁夫人要与计氏合那狐仙建醮，怎好与外人说得，只说仍要念一千卷《观音解难经》。又叫晁书袖了十两银子去寻香岩寺的长老，叫他仍请前日念经的那几位师傅，一则保护现在的人口平安，二则超度那死亡的托化。又要把梁生、胡旦的钥匙寄出还他，说他的皮箱已自奶奶取得出来，遇便捐出与你，叫他不要心焦。“恐怕箱里边有不该奶奶看的东西在内，所以奶奶也不曾开验，只替你用封条封住了。”晁书领了夫人的命，收拾出去。

却说那片云、无翳，这夜半的时节，见一个金盔金甲的神将，手提了一根铁杵，到他两个面前，说道：“你的行李我已与你取得出来，交与女善人收住。早间就有人来报你知道，你可预备管待他的斋饭。”二人醒来，却是一梦。二人各说梦中所见，一些不差，知是

寺中韦陀显圣。清早起来，就与长老说了。长老道：“既是韦陀老爷显应，我们备下斋饭，且看有甚人来。”待不多一会，只见晁书走到方丈。师徒三个彼此看了，又惊又喜。晁书说了念经的来意，又到片云的禅房与他两个说了行李的缘故。二人也把梦里的事情告诉了一遍。

晁书出来告辞要行，说：“大官人身上不快，衙中有事。”长老道：“这是韦陀老爷叫备斋等候，不是小僧相留。”片云、无翳又将晁夫人要出行李的始末，当了晁书告诉长老知道。大家甚是诧异，俱到韦陀殿前叩头祝谢。晁书吃完了斋去，回了夫人的话。夫人甚是欢喜，倒也把梁生两个的这件事放下了去。只是晁大舍病了一个多月，只不见好，瘦的就似个鬼一般的，晁夫人也便累得不似人了。

再说晁老儿自从邢皋门去了，倚了晁源就是个明杖一般，如今连这明杖又都没了，凭那些六房书办胡乱主文，文书十件上去，倒有九件驳将下来。那一件虽不曾明明的批驳，也并不曾爽爽利利的批准。惹得一干上司憎恶得象臭屎一般。

也先又拥了上皇犯边挟赏。发了一百万内帑，散在北直隶一带州县，储积草豆，以备征剿，不许科扰百姓。这是朝廷的浩荡之恩。奉了严旨，通州也派了一万多的银子。晁老儿却听了户房书办的奉承，将那朝廷的内帑一万余金运的运、搬的搬，都抬进衙里边，把些草豆加倍的俱派在四乡各里，三日一小比，五日一大比。那时年成又好，百姓又不象如今这般穷困，一茎一粒也没有拖欠，除了正数，还有三四千金的剩余。把那内帑入了私囊，把这羨余变了价，将一千银子分赏了合衙门的人役，又分送了佐领每人一百两，别的又报了捐助。又在那库吏手里成十成百取用，红票俱要与

银子一齐同缴，弄得库吏手里没了凭据，遇着查盘官到，叫那库吏典田卖舍的赔偿，倾家不止一个。那时节的百姓真是淳良，受他恁般的荼毒，扁担也压不出个屁来！若换了如今的百姓，白日没工夫告状，半夜里一定也要告了！就是官手里不告，阎王跟前必定也递上两张状子。他却这般歪做，直等到一个辛阁下来到。

那辛阁下做翰林的时节钦差到江西封王，从他华亭经过，把他的勘合高阁了两日，不应付他的夫马，连下程也不曾送他一个。他把兵房锁了一锁，这个兵房倒纠合了许多河岸上的光棍，撒起泼来，把他的符节都丢在河内。那辛翰林复命的时节要具本参他，幸而机事不密，传闻于外，亏有一个亲戚郑伯龙闻得，随即与他垫发了八百两银子，央了那个翰林的座师，把事弥缝住了。如今辛翰林由南京礼部尚书钦取入阁，到了通州。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憎。这一番晁老倒也万分承敬，怎禁得一个阁下有了成心，一毫礼也不收，也不曾相见，也不用通州一夫一马，自己雇了脚力人夫，起早进京，随即分付了一个同乡的御史，将他的事款打听得真真确确，一本论将上去，奉了旨意叫法司提问。抄报的飞蜂也似捎下信来，叫快快打点，说：“揭帖还不曾发抄，人尚不晓得本上说是甚的。”唬得那晁老不住的只是溺那焌黑冲鼻子酽气的尿。叫人闻了闻，却原来溺的不是尿，却是腊脚陈醋。

晁夫人一个儿子丝丝两气的病在床上，一个丈夫不日又要去坐天牢，只指望这一会子怎么得一阵大风，象括那梁灏夫人^①的一般，把那邢皋门从淅川县括将来才好。如今举眼无亲，要与个商议

① 梁灏夫人：梁灏，宋朝山东人。传说他青年时读书于望仙楼上，忽然起了大风，把四川薛琼之女薛玉梅刮到楼上。梁灏用青袍覆之，抱回家中，遂成夫妻。

的人也没有。又思量道：“若不把梁生、胡旦挤发出去，若得他两个在这里，也好商议，也是个帮手。如今他又剃了个光头，又行动不得了，真是束手无策！”差了晁凤到城上报房打听那全本的说话。

不知因甚缘故，科里的揭帖偏生不贴出来。只得寻了门路，使了五百银子，仍到那上本的御史宅内，把那本稿抄得出来。看了那稿上的说话，却不知从那里打听得去的，就是眼见也没有看得这等真。晁凤持了本稿星飞跑了回来，递与晁老看。道：

湖广道监察御史欧阳鸣凤，为击鉏出污鄙州官、以清畿甸事：《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矧邦畿千里之内，拥黄图而供玉食，惟民是藉。所以长民之吏，必得循良恺悌之人，方不愧于父母之任。且今丑寇跳梁，不时内犯。闾阎供亿烦难，物力堵御不易。百计喫咻，尚恐沟瘠不起，再加贪墨之夫，吸民之髓，括地之皮，在皇上辇毂之下，敢于恣赃以逞。如通州知州晁思孝其人者，空负昂藏之壳，殊无廉耻之心。初叨岩邑，政大愧于烹鲜；再典方州，人则嫌其铜臭。犹曰暧昧之行，无烦吹洗相求，惟将昭彰于耳目、怨毒于人心者，缕析为皇上陈之：结交近侍者有禁，思孝认阉宦王振为之父，大州大邑，不难取与以如携；比交匪类者可羞，思孝与优人梁寿结为亲，阿叔阿咸，彼此称呼而若契。倚快手曹铭为线索，百方提掇，大通暮夜之金：平其衡之赃八百、吴兆圣之贿三千，罗经洪之金珠，纳于酒坛，而过送者屈指不能悉数；听蠹子晁源为明杖，凡事指陈，尽快是非之案：封祝龄之责四十、熊起渭之徒五年，桓子维之土田，诬为官物，而自润者更仆难以缕指。告状诉状，手本呈词，无一不为刮金之具；原告被告，干证牵连，有则尽为纳赎之人。牙行斗秤，集租三倍于常时；布

帛丝麻，市价再亏于往日。至于军前草豆，皇上恐其扰累民间，以滋重困，特发帑银，颁散畿内，令其平价蓄储。严旨再申，莫不祗惧。恩孝敢将原颁公帑尽入私囊，料草尽派里下。原额之外，仍多派三千有奇。将一千俵赏衙官衙役，以称其口；以一千报为节省，转博其名。皇上之金钱攫搏无忌，尚何有于四境之民也！此一官者，體技本自不长，灵窍又为利塞；狼性生来欠静，鼻孔又被人牵。仗乞皇上大奋宸严，敕下法司审究。若果臣言不谬，如律重处，以雪万家之怨，以明三尺之灵，地方与官箴，两为幸甚！

晁老儿看本稿，把个舌头伸将出来，半日缩不进去。晁夫人问道：“本内却是怎么说话？”晁老儿只是摇头。寻思了半夜，要把这草豆银子散与那些百姓，要他不认科敛；把这一件的大事弭缝得过，别事俱可支吾。连夜将快手曹铭叫进衙内，与他商量。曹铭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百姓们把银子收得去了，依旧又不替我们弭缝，不过说‘起初原是私派，见后来事犯，才把银子散与我们。’这不成了‘糟鼻子不吃酒’^①，何济于事？可惜瞎了许多银子！”晁老道：“依你却如何主意？”曹铭道：“依了小的，使他的拳头捣他的眼儿！拿出这银子来，上下打点，一定也还使不尽，还好剩下许些，又把别项的事情都洗刷得干净。若把银子拿出来与了他，这事又依旧掩不住，别的事还要打点，仍要拿出自己的银子来用。小的愚见如此，不知以为何如？”晁老道：“你见得甚是有理。就是你大叔好时，也还不如你这主意。”就依计而行。

到了次日，法司的差人同了道里的差官到州拘拿一千官犯，两

① 糟鼻子不吃酒：歇后语，隐“枉耽虚名”。

三个把晁老儿牢牢守定，不许他片刻相离，别的多去叫那些本内有名人犯，又定要晁源出官。差人开口成千成百的诈银子，送到五百两还不肯留与体面，仍要上绳上锁。

却又遇着一个救星，却是司礼监金公，名英，是我朝第一个贤宦，下到通州查验城池草豆。晁老被差人扭别住了，出去迎接不得。他那门下的长随闻知差人诈到五百两，还要凌辱，金公叫人吩咐：“晁知州虽然被论，不曾奉旨革职，又非厂卫拿人，何得擅加杻锁？如差人再敢凌辱，定行参拿。”只因金公分付了这一声，比那霹雳更自不同。差人不说金公是躡那不平的路，只说金公与晁老相知，从此在晁老身上一些也不敢难为。留差人在衙内住歇，收拾了一二日，同差人投见了法司，收入刑部监内，先委了山东道御史、山东司主事、大理寺寺副会问。

却说那快手曹铭虽是个衙役，原来是一个大通家，绰号叫做“曹钻天”，京中这些势要的权门多与他往来相识。又亏不尽晁源害病，出不来胡乱管事，没人掣得他肘，凭他寻了个妥当的门路，他自己认了指官诓骗的五六百两赃，问了个充军。晁老儿止坐了个不谨^①，冠带闲住。

那些派他草豆的百姓，内中有几个老成的，主持说道：“他虽然侵欺了万把银子，我们大家已是摊认了，你便证出他来，这银子也不过入官，断没有再还我们的理。我们且要跟了随衙听审，不知几时清结，倒误了作庄家的工夫，后来州官又说我们不是淳良百姓。我们大家齐往道里递一张连名公状，说当初草豆是发官银买的，并未私派民间；如今农忙耕麦之际，乞免解京对

① 不谨：考核官吏的评语之一，指行为不检，不合体统。

审。”道里准了状子，与他转了详，晁老儿遂得了大济。这又亏了曹铭。问官呈了堂，又驳问了一番，依旧拟了上去，法司也就允详覆本。那欧阳御史不过是听那辛阁下的指使，原与晁老无仇，参过他一本，就算完他的事了，所以也不来定要深入他罪。奉旨发落下来，俱依了法司的原拟，曹铭问了遵化卫军。这一场事，晁老也通常费过五千余金，那草豆官银仍落得有大半，回到衙内，晁夫人相见了，也还是喜欢。

却又晁源渐觉减了病症，也省得人事了，查问那梁生、胡旦的银子皮箱。人把那见神见鬼，他自己下床来掇银子、搬皮箱，晁夫人祷告许愿心的事，大家都众口一词，学与知道。他说：“那有鬼神！是我病得昏了。如何却把银子行李要去还他？这是我费了许多心留下的东西，却如何要轻易还他？难道他还有甚么锦衣都督不成！我怕他则甚！若我把他首将出去，他却不人财两空么？这点东西是他留下买命的钱，那怕使他一万两何妨！”每日与晁夫人相闹。晁夫人道：“咱家中东西也自不少，你又没有三兄六弟分你的去。纵然有个妹子，他已嫁夫着主去了，我就与他些东西，这是看得见的。你若能安分，守住自己的用，只怕你两三辈子还用不尽哩！希罕他这点子赃东西做甚！你若再还不肯，宁可我照数赔你罢了。你不记得你前日那个凶势，几乎唬死我哩！”他又说道：“娘有东西是我应得的，怎么算是赔我？我只要他两个的东西！”晁夫人道：“他的东西，我已叫人还与他了。”晁源那里肯听，在那枕头上滚跌叫唤。晁夫人只是点头。

夫人还坐在房内，只见晁源的疟疾又大发将来，比向日更是厉害，依旧见神见鬼。梁生、胡旦又仍旧戴着枷锁，说他皮箱里面不见了一根紫金簪、一副映红宝石网圈，梁生皮箱内不见二丸缅钤、

四大颗胡珠，说都是御府的东西，押来起取。晁源自问自答的向头上拔下那支簪来，又掇过一个拜匣开将来，递出那网圈、缅铃①、胡珠，送在晁夫人手内。晁夫人接过来看，说道：“别的罢了，这两个金圪搭能值甚么，也还来要？”正看着，那缅铃在晁夫人手内旋旋转将起来，唬得晁夫人往地下一撩，面都变了颜色。晁老叫人拾得起来，包来放在袖内。可煞作怪，这几件物事没有一个人晓得的。就是梁生、胡旦也并无在晁书面前提起半个字脚，这不又是韦陀显圣么？那日自己掇皮箱、搬银子，连晁老也都不信。这一番却是晁老亲眼见的。晁夫人又与他再三祝赞，直到次日五更方才出了一身冷汗，渐渐醒转。直到晁老学与他这些光景，他方略略有些转头。一连又重发了五六场，渐渐减退。

晁老专等儿子好起，方定起身。晁源又将息省得人事，恨命撺掇叫晁老寻分上，自己上本，要辩复原官。晁源要了纸笔，放在枕头旁边，要与他父亲做本稿，窝别②了一日，不曾写出一个字来，极得那脸一造③红、一造白的。恰好一个丫头进房来问他吃饭，他却暴躁起来，说：“文机方才至了，又被这丫头搅得回了！”打那丫头不着，极得只是自己打脸。晁老被儿子这胡说，算计便要当真上起本来、要复官职。

曹快手那时保出在外，变产完赃。晁老叫他进衙，商量上本的事。曹铭听说，惊道：“好老爷！胡做甚的？昨日天大的一件事，亏了福神相救，也不枉了小人这苦肉计，保全老爷回家够了，还要起

① 缅铃：一种性器具，铃状，遇热能自行跳动。

② 窝别：即“窝憋”，亦作“别变”，憋闷、勉强、难受。本书中“憋”常作“别”。

③ 一造：一阵，一会。亦作“一造子”、“造子”、“遭子”。

这等念头！若当真上了辩复的本，这遭惹得两衙门乱参起来，便是汉钟离的仙丹救不活了！如今趁着小人在家，或是旱路、或是水路，快快收拾起身；只怕小人去后，生出事来，便再没有人调停了。”一篇话说得那晁老儿削骨淡去，将曹铭的话说与晁源。晁源那里肯伏？只是说道该做，惟恨他不曾好起，没人会做本稿，又没有得力的人京中干事。若带了晁住来，也还干得事，恰好又都不在，悔说：“这是定数了！”这晁夫人道：“若你爷儿两个肯回去，我们同回更好；若你爷儿两个还要上本复官，且不回去，我自己先回家去住年把再来。”

晁老只得算计起身。行李重大，又兼晁源尚未起来，要由河路回去。叫人雇了两只座船，收拾行李，择了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身。那日，曹快手还邀了许些他的狐群狗党的朋友，扎缚了个彩楼，安了个果盒，拿了双皂靴，要与晁老脱靴遗爱。那晁老也就腆着脸把两只脚伸将出来，凭他们脱将下来，换了新靴，方才缩进脚去。却被人编了四句口号：

世情真好笑呵呵！三载赃私十万多。喜得西台参劾去，
临行也脱一双靴！

晁夫人先两日叫晁书拿了十两银子、两匹改机酱色阔绸、二匹白京绢，送与梁生、胡旦做冬衣，“叫他等我们起身之日，送到十来里外，还他的皮箱等物”。那片云、无翳感谢不尽，又到晁夫人生位跟前叩头作谢。那日晁夫人的船到了张家湾，只见岸上摆了许多盒子，两个精致小和尚立在跟前，看见座船到了，叫道：“住了船。”晁夫人看见，心里明白。晁书也晓得这是梁生、胡旦。只是晁老、

晁源影也不晓得他在香岩寺做了和尚。若早知道，也不知从几时赶得去了。叫人传到船上，说是梁生、胡旦二人来送。晁老、晁源吃了一惊。既已来到面前，只得叫他上到船来。晁老父子若有个缝，也羞得钻进去了。幸得那梁生、胡旦只是叩头，称谢“一向取扰，多蒙覆庇”，再不提些别的事情。也请晁夫人相见，也不过是寻常称谢。

晁源爷子虽是指东话西，盖抹^①得甚是可笑，先是一双“眸子眊焉”^②便令人看不上了。叫人把那些盒子端到船上，两盒果馅饼，两盒蒸酥，两盒薄脆，两盒骨牌糕，一盒薰豆腐，一盒甜酱瓜茄，一盒五香豆豉，一盒福建梨干，两个金华腌腿，四包天津海味。晁老父子也带着惭愧收了他些。因说投了司礼监金公，受了礼部的度牒，在香岩寺出家。晁老惊道：“香岩寺在通州城外，怎么通没个信息，也绝不出来走走？就忘了昔日的情义？”梁胡二人道：“怎敢相忘！时常要进来望望老爷奶奶，只是那地方拦住了不叫进见。”说得那晁源的脸就如猴屁股一般。

留他吃了斋，他也并不说起行李，竟要起身。晁老说道：“前日寄下的行李正苦没处相寻，如今顺带了回去罢。”叫人将那四只皮箱，一包裹银子，依旧还是蓝袱裹紧，蓝带并字捆得坚固，又将金簪、网圈、缅铃、四粒胡珠，用纸包了，俱送将出来。晁夫人也走到面前。梁胡二人见晁老爷子俱在面前，这包银子好生难处，又不好说夫人已经赔过，又不好收了回来，只得说道：“我们只把皮箱收去；这银子原是我们留下孝敬老爷与大官人的，我们断然不肯都将是去。”彼此推让了许久，晁夫人道：“你既不肯收得，只当是我们的银子，你拿去，遇有甚

① 盖抹：掩饰。

② 眸子眊焉：语出《孟子·离娄上》，说是胸中不正，眼神便有反映。

么做好事的所在，或是修桥、或是盖庙，你替我们用了，就如送了我们的一般。”那梁胡二人方才都收了回去。晁夫人又叫他把皮箱开锁查验，他苦说钥匙不曾带来，未曾开得看來。也不曾留他甚么东西，若是留了他的，还不够叫韦驮来要的哩！

后来那六百三十两银子，他两个也不曾入己，都籴了谷，囤在空房里，春夏遇有那没谷吃的穷人，俱借与他去，到秋收时节，加三利钱，还到仓来。那借去的人都道是和尚的东西，不肯逋欠。他后来积至十数万不止，遇旱遇灾，通州的百姓全靠了这个过活，并无一个流离失所的人。胡梁二人后日有许多的显应，成了正果，且放在后边再说。这是：

屠人才放刀，立便成菩萨。居士变初心，满身披铁甲。请看猢狲王，不出观音法。

【校记】

(1)作祟：C本作“作崇”。

第十八回

富家显宦倒提亲 上舍官人双出殡

天下咸憎薄幸才，轻将结发等尘埃。惟知野雉毛堪受，那识离鸾志可哀！

本为糟糠生厌歎，岂真僧道致疑猜？自应妇女闻风避，反要求亲送得来。

晁老儿乍离了那富贵之场，往后面想了一想，说：“从此以后，再要出去坐了明轿，四抬四绰的轩昂；在衙门里上了公座，说声打，人就躺在地下；说声罚，人就照数送将入来……”想到此处，不胜寂寞。晁源又恨不得叫晁老儿活一万岁，做九千九百九十九年的官，把那山东的泰山都变成挣的银子，移到他住的房内方好，甚是不快。那晁夫人看一看，丈夫完完全全的得了冠带闲住，儿子病得九分九厘，谢天地保护好了，约摸自己箱内不消愁得没的用度。十月天气，也还不十分严冷，离冬至还有二十多日，不怕冻了河；那时又当太平时节，沿路又不怕有甚盗贼凶险；回想再得一二十日程途，就回到本乡本土去了，好生快活！头上的白[发]也润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也展开了许多，白日里饭也吃得去，夜晚间觉也睡得着。

整走了一个多月，赶到了武城家里。六七年不到家的人，一旦衣

锦还乡，那亲戚看望，送礼接风，这是形容不尽，不必说起。那些媒婆知道晁夫人回来了，珍哥已就出不来了，每日阵进阵出，俱来与晁大舍提亲，也不管男女的八字合得来合不来，也不管两家门第攀得及攀不及，也不论班辈差与不差，也不论年纪若与不若，只凭媒婆口里说出便是。若是一两家，晁夫人也倒容易拣择，多至了几十几家，连外县里都来许亲，倒把晁夫人成了“箩里拣瓜”^①，就是晁老儿也通没有个主意，只说：“凭晁源自己主持，我们也主他不得。”

一日，又有两个媒婆，一个说是秦参政宅上竟意^②差来，一个说是唐侍郎府中特教来至，俱从临清远来，传要进见。晁夫人恰好与晁老儿同在一处，商量了叫他进来。只见：

一个颈摇骨颤，若不发黄脸黑，倒也是个妖娆；一个气喘声哮，使非肉燥皮粗，谁不称为少妇？一个半新不旧青丝帕，斜裹眉端；一个待白不青蓝布裙，横拖胯下。一个说“老相公向来吉庆，待小妇人檐下庭参”；一个说“老夫人近日康宁，真大人家眼前见喜”。一个在青布合包内取出六庚^③牌；一个从绿绢挽袖中掏出八字帖。一个铺眉苦眼，滔滔口若悬河；一个俐齿伶牙，喋喋舌如干将。一个说“我题的此门小姐，真真闭月羞花，家比石崇豪富”；一个说“我保的这家院主，实实沉鱼落雁，势同梁冀荣华”。一个说“这秦家姊妹不多，单单只有媛女，妆奁岂止千金”；一个说“唐府弟兄更少，谆谆只说馆甥，家

① 罂里拣瓜：歇后语，隐“挑花了眼”。

② 竟意：特意，专门。亦作“敬意”或简略为“竟”、“敬”。

③ 六庚：旧时议婚时双方家里先送写有姓名、籍贯、年岁、生日、祖、父共六项的庚帖，以便了解情况和推算能否结合，然后才正式定婚。

业应分万贯”。一个说得天垂宝像乌头白，一个说得地涌金莲马角生①！

晁老听了两个媒婆的话，悄悄对夫人说：“提亲的虽是极多，这两门我倒都甚喜欢，但不知大官儿心下如何？”那一个秦家使来的媒婆说道：“我临行时，秦老爷合秦奶奶分付我：‘既差你提亲，谅你晁爷断没得推故，晁大舍就是你的姑爷了。待姑娘今日过了门，我明日就与你姑爷纳一个中书。’”那唐家使来媒婆也就随口说：“我来时，唐老爷合唐奶奶也曾分付：‘我们门当户对的人家，晁爷定然慨允。待你姑爷清晨做了女婿，我赶饭时就与他上个知府。’”

晁老道：“胡说！知府那有使[银]子上的理！”媒婆道：“只怕是我听错了，说是上个知州。”晁老道：“知州也没有使银子上的。”媒婆道：“只怕知府使银子上不的，知州从来使银子上的。晁爷你不信，只叫大官人替唐老爷做上女婿，情管待不的两日就是个知州。”晁老道：“我不是个知州么？没的是银子上的不成！”媒婆道：“晁爷，你不是银子上的么？”晁老道：“你看老婆子胡说！我是读书挣的。你见谁家知州知县使银子上来？”媒婆道：“我那里晓得？我只听见街上人说，晁爷是二千两银子上的。”晁老道：“你不要听人的胡说。”叫媳妇子让二位媒婆东屋里吃饭：“今日也晚了，你两个就宿了罢。待我合大官儿商议，咱明日定夺。”

叫人请晁大舍讲话，晁大舍不在家中。原来从那日到了家，安不迭行李，就到监里看了珍哥，以后白日只在爹娘跟前打个照面就

① 乌头白，马角生：战国时，燕太子丹被当作人质留在秦国，他向秦王要求回国。秦王说：“你要想回去，得等乌鸦白了头，马生出角来。”燕太子丹听了，仰天长叹，乌鸦的头便白了；低头涕泣，马就生出角来了。

往监里去了，晚上老早的推往前头来睡觉，就溜进监去与珍哥宿歇。到了次日，晁大舍方才回家。晁住说：“昨日有两个媒婆从临清州来与大爷提亲，老爷请大爷讲话。我回说，大爷拜客去了。两个媒人还在家里等着哩。”晁大舍后面见了爹娘，备道两家到来提亲：一家是秦参政的女，年十七岁，乙丑十二月初十日卯时生；一家是唐侍郎的女，年十六岁，丙寅二月十六日辰时生。

晁大舍看了庚帖，半会子没有做声。晁夫人道：“两家都是大人家，说闺女都极标致。你主意是怎的？两个媒婆都见等着哩。”晁大舍道：“这是甚么小事情么？可也容人慢慢的寻思。”原来晁大舍与珍哥火崩崩算计的要京里寻分上，等过年恤刑的来，指望简了罪放出来，把珍哥扶了堂屋。珍哥又许着替他寻一个美妾，合珍哥大家取乐，说了死誓，不许败盟。如今又有这样大乡宦人家到来提亲，临清人家的闺女没有不标致的，况且大人家小姐，一定越发标致，况且又甚年小。弃了珍哥，倒也罢了，又只怕说的那誓来寻着，所以要费寻思。想了一会，说道：“放着这些大人家的女婿不做，守那个死罪囚犯做甚！若另寻将来，果然强似他，投信不消救他出来，叫他住在监里，十朝半月进去合他睡睡；若另娶的不如他，再救他出来不迟。但怎么把这两家的都得到手，一个大婆、一个小婆才好？只乡宦人家，却如何肯与人做妾？这只得两个里头拣选一个，却又少这一个有眼色的人去相看。”

主意定了，回了爹娘的话，对媒婆道：“两家都好，只得使人相看拣择一个，没有两个都要的理。”媒婆道：“我们这两家姑娘可是不怕人相，也难说比那月里红鹅^①，浑深^②满临清唱的没有这们个

^① 月里红鹅：即“月里姮娥”。这里改了二字，是暗讽媒婆的粗俗无知。

^② 浑深：横竖，反正。亦作“浑身、浑是”。

容颜，只是不好叫大官人自己看的。若官人自己见了，若不吊了魂灵，我就敢合人赌了。“说的晁大舍抓耳挠腮，恨不的此时就把那秦小姐、唐小姐娶一个来家，即时就一木掀把那珍哥掀将出去才好。只是左右思量，没有这们一个妥当人去相看。算计要着晁书媳妇子去，为人倒也老成，只是极没有眼力，又不敢托他。寻思了一遭，想到对门禹明吾的奶母老夏为人直势^①，又有些见识，央他同晁书媳妇合两个媒婆，备了四个头口，跟了两个觅汉，晁书也骑了一个骡子，跟了同去。到了临清，媒婆各自先去回话，晁书寻了一个下处住歇。

次日，老夏同晁书媳妇都扮了这边的媒人，先到了唐侍郎府里，见了夫人，说是晁家差去提亲，请出小姐相见：

五短身材，黑参参的面弹；两弯眉叶，黄干干的云鬟。鼻相不甚高梁，眼睛有些凹塌。只是行庄坐稳，大家风度自存；兼之言寡气和，闺秀规模尚在。

众媒婆都见过了礼，说了些长套话，又虚头奉承了一顿。唐夫人叫养娘管待了酒饭，每人赏了一百铜钱。

辞了出来，又合那个媒婆到了秦参政宅内，也照先见了夫人，又请见了小姐。那小姐：

无意中家常素服，绝不矜妆；有时间中窃微言，毫无矫饰。举头笼一片乌云，遍体积三冬皓雪。不肥不瘦，诚王夫人林下

① 直势：耿直，正直。

之风；有矩有模，洵顾新妇闺门之秀①。

众人见了，肚里暗自称扬不了，说世间那有这等绝色女子，叙说了些没要紧说话。秦夫人也着人管待酒饭。门上来通报说：“舅爷来了。”夫人分付：“请进。”

那舅爷约有三十多年纪，戴着方巾，穿一领羊绒疙瘩绸袄子，厢鞋绒袜，是临清州学的秀才，在道门前开店治生。进来见了夫人，夫人问道：“武城县一个晁乡宦，见任通州知州，兄弟，你可认得他么？他有个儿子，是个监生，够多大年纪了？”舅爷回说：“我不曾认得那晁乡宦。我止认得那监生，年纪也将近三十多了。”夫人问说：“人材何如？家里也过得么？”舅爷说：“人材齐齐整整的，这是武城县有名的方便主子，那还有第二家不成？姐姐，你问他怎的？”夫人道：“他家在这里求亲。”舅爷说：“求那个亲？”夫人道：“就是监生要求外甥为继。”舅爷说：“晁监生这一年多了还没续弦哩？”夫人道：“你怎么合他相识？”舅爷说：“这说起来话长着哩。他正妻是计氏，后来使八百两银子娶了一个唱正旦的小珍哥。”

夫人听说，惊道：“阿！原来小珍哥嫁的就是他！”舅爷又说：“自从有了小珍哥，就把那大婆子贬到冷宫里去了。他家里有原走的两个姑子，那日从他大婆子后头出来，小珍哥说是个和尚道士，合计氏有奸，挑唆晁监生要休他。计氏半夜里在珍哥门上吊杀了。计氏哥在咱这道里告准了状，批在刑厅问，后来解道，打的动不的，在我店里养疮，住够四十日。”夫人问：“是谁？养甚么疮？”舅爷说：

① 晋朝谢遏的姐姐嫁给王家，称为王夫人；张玄的妹妹嫁给顾家，称为顾家新妇。有评说：“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风；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见《世说新语·贤媛》。

“是晁监生合珍哥的棒疮。”夫人问道：“连监生都打来么？”舅爷说：“监生打了二十，小珍哥打了二十五，两个姑子俱拶了。革了监生，问了徒罪。小珍哥问了绞罪。他这官司，连房钱饭钱，带别样零零碎碎的，我也使够他百十两银子。”夫人道：“这门亲咱合他做不做？”舅爷说：“这事我不敢主，只姐姐合姐夫商议。论人家，是头一个财主；论那监生，一似个混帐大官儿。”

晁书媳妇在那厢房吃着饭，听见舅爷合夫人说的话，心里道：“苦哉！苦哉！撞见这个冤家，好事多半不成了！”吃了饭，夫人也没慨许，只说：“老爷往府里拜按院去了；等老爷回来商议停妥，你迟的几日再来讨信。”每人也赏了一百铜钱。辞了夫人出来，往下处行走。

三个妈妈子商量说：“唐家的姑娘人材不大出众，这还不如原旧姓计的婶子哩，这是不消提的了。这秦姑娘倒是有一无二的个美人，可可的偏撞着这个舅爷打拦头雷。”说着，到了下处，备上头口，打发了店钱起身。到家见了晁夫人爷儿们，把两家的人材门第，舅爷合奶奶的话，一一说得明白。晁大舍将唐家小姐丢在九霄云外，行思坐想，把一个秦小姐阁在心窝。

秦参政回了家，夫人说了详细，待要许了亲，又因晁源宠媳妇逼诬正妻吊死，不是个好人；待要不许，又舍不的这样一门财主亲家，好生决断不下。秦参政道：“他舅的话也不可全信，只怕在他店里住，打发的不喜欢，恼他也不可知。临清离武城不远，咱差秦福去打听个真实，再为定夺。”

这秦福是秦参政得力的管家，凡事都信任他，却都妥当。秦福到了武城，钻头觅缝的打听，也曾问着计巴拉、高四嫂，对门开针铺的老何，间壁的陈裁，说得那晁大官人没有半分好处。秦福家去回

了主人的话，秦参政把那许亲的心肠冷了五分，也还不曾决绝，只是因看他“孔方兄”的体面，所以割不断这根臖肠。这边晁大舍也瞒了珍哥，差人几次去央那舅爷在秦夫人面前保举，许过事成，愿出二百两银子为谢。为这件事，倒扯乱得晁大舍寝食不宁，几乎要害出了单思病来。又可恨那晁书媳妇看得晁大舍略略有时放下，他便故意走到跟前，把秦小姐的花容月貌数说一番，说得那晁大舍要死不生。

再说晁老儿年纪到了六十三岁，老夫老妻，受用过活罢了，却生出一个过分的念头：晁夫人房内从小使大的一个丫头，叫做春莺，到了十六岁，出洗^①了一个象模样的女子，也有六七成人材，晁老儿要收他为妾。晁夫人道：“请客吃酒，要量家当。你自己忖量，这个我不好主你的事。”晁老道：“那做秀才时候，有那举业牵缠，倒可以过得日子。后来做了官，忙劫劫的，日子越发容易得过。如今闲在家里，又没有甚么读书的儿孙可以消愁解闷，只得寻个人早晚伏侍，也好替我缝联补绽的。”夫人慨然允了。看了二月初二日吉时，与他做了妆新的衣服，上了头，晚间晁老与他成过了亲。

晁老倒也是有正经的人，这沉湎的事也是没有的。合该晦气，到了三月十一日，家中厅前海棠盛开，摆了两桌酒，请了几个有势力的时人赏花。老人家毕竟是新婚之后，还道是往常壮盛，到了夜深，不曾加得衣服，触了风寒，当夜送得客去，头疼发热起来。若请个明医来看，或者还有救星也不可知，晁源单单要请杨古月救治。杨古月来到，劈头就问房中有妾没有。那些家人便把收春莺的事合他说了。那杨古月再没二话，按住那个“十全大补汤”的陈方，一

① 出洗：同“出息”，出落。

帖药吃将下去，不特驴唇对不着马嘴，且是无益而反害之。到了三月二十一日，考终了正寝。

晁夫人哭做一团，死而复活，在计氏灵前祝赞了一回，要他让正房停放晁老，把计氏移到第三层楼下。合家挂孝，受吊念经，请知宾管事，请秀才襄礼。

晁源在那实事上不做，在那虚文上到是肯尚齐整的。画士一面传神，阴阳官写丧榜。晁大舍嫌那“奉直大夫”不冠冕，要写“光禄大夫上柱国先考晁公”。那阴阳官扭他不过，写了，贴将出去。但凡来吊孝的，纷纷议论。后边一个陈方伯来吊，见了大怒道：“孝子不知事体，怎么相礼的诸兄也都不说一声，陷人有过之地！”吊过孝，晁源出来叩谢。陈方伯叫他站住，问他道：“尊翁这‘光禄大夫上柱国’是几时封的？”晁源道：“是前年覃恩封的。”陈方伯道：“这‘光禄大夫上柱国’是一品勋阶，知州怎么用得？快快改了！只怕县官来吊，不大稳便。”

晁源依旧换了奉直大夫，贴将出去。又要叫画士把喜神画穿攀肩蟒⁽²⁾、玉带、金幞头。那画士不肯下笔，说：“喜神就是生前品级；令尊在日，曾赐过蟒玉不曾？且自来不曾见有戴金幞头的官，如何画戴金幞头？”晁源道：“我亲见先父戴金幞头，怎说没有？”画士道：“这又奇了！这却是怎的说话？”晁源道：“你不信，我去取来你看，我们同了众人赌些甚么？”画士道：“我们赌甚么好？”晁源道：“我若取不出金幞头来，等有人来上祭的大猪，凭你拣一口去。你若输了，干替我画，不许要钱。”两下说定了。

晁源走到后边，取了一顶朝冠出来，说道：“何如？我是哄你不成！”众人笑道：“这是朝冠，怎么是金幞头！”大家证得他也没得说了。又说：“既不好把这个画在上面，画戴黑丞相帽子罢。我毕竟

要另用一个款致，不要与那众人家一般才好。”画士道：“这却并不难，我与画了三幅；一幅是朝像，一幅是寻常冠带，一幅是公服像。这三幅，你却要二十五两银子谢我。”晁源也便肯了。

画士不一时写出稿来。众人都道：“有几分相似。”画士道：“揭白画的，怎得十分相肖？幸得我还会过晁老先生，所以还有几分光景；若是第二个人，连这个分数也是没有的。”晁源说：“你不必管象与不象。你只画一个白白胖胖，齐齐整整，焌黑的三花长须便是。我们只图好看，那要他像！”画士道：“这个却又奇了！这题目我倒容易做，只恐又有陈老先生来责备，我却不管。再要画过，我是另要钱的。”晁源道：“你只依我画，莫要管。除却了陈老先生，别人也不来管那闲帐。”那画士果然替他写了三幅文昌帝君般的三幅喜像。晁源还嫌须不甚长，都各接添了数寸，裱背完备，把那一幅蟒衣幞头的供在灵前。

乱乱烘烘的开了十三日吊，念了十来个经，暂且闭了丧，以便造坟出殡。思量要把计氏的灵柩一同带了出去，好与秦宅结亲。这十三日之内，晁源也只往监里住了三夜，其外俱着晁住出入照管。请了阴阳官，择定四月初八日破土，闰四月初六日安葬。晁源也便日逐料理出丧的事体，备了一分表礼，三十两书仪，要求胡翰林的墓志、陈布政的书丹、姜副使的篆盖，俱收了礼，应允了。又发帖差人各处道丧，又遍请亲朋出丧坟上助事，叫了石匠磨砻志石，又差人往临清买干菜、纸张、磁器、衫篱、孝布、果品之类，又叫匠人刻印志铭抄本，又叫匠人扎彩冥器，灵前坟上各处搭棚，又在临清定了两班女戏，请了十二位礼生，又请姜副使点主，刘游击祀土，诸事俱有了次第。都亏了对门禹明吾凡事过来照管，幸得晁源还不十分合他拗别。又请了那个传神的画士画了两幅销金红缎铭旌。

到了四月二十四日，开了丧。凡系亲朋都来吊祭，各家亲朋堂客也尽都出来吊丧。晁源又送了三两银子与那武城县的礼房，要他撺掇县官与他上祭，体面好看。二十五日，典史柘之图备了一副三牲祭品，自来吊孝；又拨了四个巡役，抗了四面长柄巡视牌，每日在门看守。晁源恐怕管饭不周，每日每人折钱二百，逐日见支；又差人与柘典史送了两匹白纱孝帛。

二十六日，乡绅来上公祭。先在灵前摆设完备，众乡绅方挨次进到灵前，让出陈方伯诣香案拈香，抬头看见灵前供着一幅戴幞头穿大红蟒衣白面长须的一幅神像，站住了脚，且不拈香，问道：“这供养的是甚么神？”下人禀道：“这就是晁爷的像。”陈方伯道：“胡说！”向着自己的家人说道：“你往晁爷家摆祭，你哄着我城隍庙来！”把手里的香放在桌上，抽身出来，也不曾回到厅上，坐上轿，气狠狠的回去了。差回一个家人拜上众位乡绅，说：“陈爷撞见了城隍，身上恐怕不好，不得陪众位爷上祭，先自回去了。”又说：“志铭上别要写上陈爷书丹，陈爷从来不会写字。”晁源道：“我已就是这幅喜神！也不单少了老陈光顾。但志铭上石刻木刻俱已完成，已是改不得了。”众人虽然勉强祭了出来，见陈方伯回去，也是不甚光彩。

却说秦夫人的兄弟，前日说话的那位舅爷，因晁源许了他重谢，随即改过口来，在那秦夫人面前屡屡撺掇。秦夫人倒也听了他的前言，不信他的后语。只是“有钱”两个字梗在那秦参政的心头，放丢不下，听见晁老不在了，正在出丧，要假借了与他吊孝，要自己看看他家中光景，又好自己相看晁大舍的人材。晁大舍预先知道了，摆下齐整大酒，请下乡宦姜副使、胡翰林相陪；从新另做新孝衣孝冠，要妆扮的标致。秦参政吊过孝，晁大舍出到灵前叩谢。秦参政故意站定了脚，要端详他的相貌，领略他的言谈，约摸他的年纪。

秦参政眼里先有了一堵影壁，件件都看得中意；出到厅上，也肯坐下吃他的酒，点了戏文。回去与夫人商议，有八九分许亲的光景。

那秦小姐知道事要垂成，只得开口对夫人说道：“他家里见放着一个吊死的老婆，监里见坐着一个绞罪老婆，这样人也定不是好东西了。躲了他走，还恐怕撞见，忍得把个女儿嫁了与他！你们再要提起，我把头发剪了去做姑子出了家！”夫人把女儿的话对秦参政的说①，方才割断了这根心肠。

晁大舍这里还道事有九分可成了。不觉到了闰四月初六日，将计氏的丧跟了晁老一同出了。晁夫人还请得计家的男妇都来奔丧送葬。一来看晁夫人分上，二来也都成礼，计都合计巴拉也都没有话说。到了坟上，把两个灵柩安在两座棚内，题了主，祀了土，俱安了葬。送殡的亲朋陪了孝子回了灵到家。晁大舍因麦子将熟，急急的谢了纸，要出庄上去收麦；收完了麦，又要急急提那秦家亲事，也就忙得没有工夫，连珍哥监里也好几日不曾进去。到了初八日复过三，叫阴阳官洒扫了中堂，打点到雍山庄上。谁知这一去；有分叫晁大舍：猪羊走入屠家，步步却寻死路。且听下回着落。

【校记】

[1] 马角生：“生”字 B 本作“牛”。

[2] 攀肩蟒：B 本作“攀有蟒”。

① 的说：明确地说。

第十九回

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鸦儿勇割双头

陌上使君原有妇。贪说红颜，富贵嫌衰朽。另出千金求妙偶，二雌相扼皆珠剖。

鸾胶续断从来有。却只钻窺，分外寻堤柳。窃玉偷香还未久，旗杆赢得双标首。

——右调《蝶恋花》

晁大舍出完了丧，谢完了纸，带领了仆从，出到雍山庄上看人收麦。算计收毕了麦子，即往临清秦家谢孝，就要妥贴了亲事。又兼庄上的厅房楼屋前年被那狐精放火烧了，至今还不敢盖起，所以也要急急回来，免在乡间寂寞。

可奈旧年间，有一个皮匠，生得有八尺多长，一双圆眼，两道浓眉，高颧大鼻，有二十四五年纪，一向原在雍山后面居住，人都不呼他的姓名，只叫他乳名“小鸦儿”。寻常挑了皮担，到山前替人做活。虽是个粗人，甚有些直气。雍山庄上的人都与他认识。

旧年秋里，连雨了几日，住的一座草房被那山水冲坏。来到前庄，与一家姓耿的上鞋，说起冲掉了自己房子，要来山前寻屋居住。姓耿的道：“东边晁家宅内有几座空房，不知有人住了不曾？你上完

了鞋，我合你同去看看。若是没有人赁去，搬到山前居住，做活越发方便。”小鸦儿上完了鞋，同了姓耿的走到晁家，寻见了管庄的季春江，说道：“小鸦儿要寻座房子居住。”季春江道：“我向日送鞋去上，见你住着自己的房子，且又精致，如何又来前头赁房？”小鸦儿道：“昨因连雨，山水将房子冲去了，不是我背了媳妇爬在一株高杨树上，如今我正在水晶宫快活哩！”季春江道：“原来你吃了这一场亏。房子尽有，我因问房子的都是来历不明的人，所以都不敢许人。得你来住，早晚上鞋，又省得耽搁，夜晚又好帮我们看家，一时庄家忙劫，仗赖你的娘子又好在厨房撺掇。你自己去拣一座如你意的，锁了门去，看了好日子搬来。”小鸦儿道：“看那日子作甚？我明日搬来就是好日子。”到了日夕，小鸦儿把那皮匠担寄放在季春江的屋里，自己空了身走回家去。次日早晨，自己挑了一担破残家伙，同了妻子往新屋里来。

那妻子姓唐，也是做皮匠的女儿，年纪只好^①刚二十岁。起先季春江也只道是个山妇，谁知是个乔才。虽比牡丹少些贵重，比芍药少段妖娆，比海棠少韵，比梅花少香，比莲花欠净，比菊花欠贞，虽然没有名色，却是一朵娇艳山葩。但见得：

毛青布厂袖长衫，水红纱藏头膝裤。罗裙系得高高，绫袜着来窄窄。虽不比羊脂玉莹白身躯，亦不似狗头金焦黄鬟发。颈上无四瓣甜瓜^②，眼内有一湾秋水。时时顾影，惯好兜鞋；件件撩人，且能提领。

季春江看在眼里，心里想道：“这样一个女人，怎在山中住得？

① 只好：差不多，大约。

② 四瓣甜瓜：对颈中所生瘿瘤的戏称。

亏不尽汉子强梁，所以没有欺侮。只怕大官人看见生出事来。但既已招得来家，怎好叫他又去？”没奈何叫他住了。将近一年，那小鸦儿异常吃醋，那唐氏也不敢有甚么邪心，同院住的人也不敢有甚么戏弄。季春江也便放心下了。

从晁大舍到了庄上，那唐氏起初也躲躲藏藏不十分出头露相。但小人家又没有个男女走动，脱不得要自己掏火、自己打水、上碾子、推豆腐，怎在那一间房里藏躲得住？晁大舍又曾撞见了两次，晓得房客里面有这个美人，不出来也出来，不站住也站住，或在井上看他打水，或在碾房看他推碾，故意与他扳话接舌。那唐氏倒也低了头，凭他看也不采他，任他说也不应他。

那唐氏果肯心口如一，内外一般，莫说一个晁大舍，就是十个晁大舍，当真怕他强奸了不成？谁想这样邪皮物件，就如那茅厕里的石头一般，又臭又硬。见了晁大舍，故意躲藏不迭；晁大舍刚才走过，却又掩了门缝看他。或是在那里撞见，你就端端正正的立住，那晁大舍也只好看你几眼罢了，却擦着蹶子飞跑。既是这等看不上那晁大舍，就该合他水米无交，除了打水掏火，吃了饭便在房里坐着，做鞋缉底，缝衣补裳，那一院子有许多人家，难道晁大舍又敢进房来拉你⁽¹⁾不成？他却与晁住、李成名的娘子结了义姊妹，打做了一团，只等晁大舍略略转得眼时，溜到厨房里面，帮他们捍薄饼、涝水饭、蒸馍馍、切卷子，说说笑笑，狂个不了。

这晁住与李成名的娘子，将大卷的饼、馍馍、卷子，与几十个与他。两口子吃不了，都晒了来做酱。起先小鸦儿倒也常常查考来的东西。他说晁嫂子与李嫂子央他做鞋纳底，又央他厨房助忙，所以送与他的。小鸦儿道：“他将东西送你，大官人知道不曾？若是来历不明的东西，我虽是个穷人，不希罕这样赃物！”唐氏道：“大人

家的饭食有甚么稽查？脱不了凭他们厨房里支拨。大官人没有工夫理论这个小事。”

一日，因起初割麦，煮肉蒸馍馍犒劳那些佃户。小鸦儿因主顾送了两双鞋来要上，在家里做活，要唐氏在旁边搓麻钱，不曾进到厨房。晁住媳妇卷着袖，叉着裤子，提了一个柳条篮，里边二十多个雪白的大馍馍、一大碗夹精带肥的白切肉，忙劫口里骂道：“你折了腿么？自己不进来，叫我忙忙的送来与你！”走进门去，看见小鸦儿坐着上鞋，唐氏露着一根白腿在那里搓麻钱。晁住媳妇道：“嗔道你不去助忙，原来守着他姨夫哩！”

大家说了些闲话，小鸦儿也道了几声生受。送得晁住媳妇子去了，小鸦儿问唐氏道：“他刚才叫谁是他姨夫？”唐氏道：“他敢是叫你哩。”小鸦儿说：“我怎么又是他姨夫了？你合他有甚亲么？”唐氏道：“俺两个合李成名媳妇认义姊妹了。”小鸦儿呃了一声，说：“偏你这些老婆们，有这些‘胡姑姑’、‘假姨姨’的！”唐氏道：“罢呀怎么①？也没有玷辱了你甚么！”

两口子拿着馍馍就着肉，你看他让攘颤②，馋的那同院子住的老婆们过去过来，咽唾沫。小鸦儿道：“老婆，你听着！姊妹也许你拜，忙也许你助，只休要把不该助人的东西都助了人！你休说我吃了这两个馍馍就堵住我的嗓子了！只休要一点风声儿透到我耳朵里，咱只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唐氏扯脖子带脸的通红，瞅了小鸦儿一眼道：“你怎么有这些臭声！人家的那个都长在额颅盖③上来！你到明日就搬到一个四顾无人的所在去住，省

① 罢呀怎么：那又怎么样。

② 攘颤：使劲塞、咽。亦作“攘丧、攘噪”。

③ 额颅盖：额头顶。

得人要你的老婆！”小鸦儿道：“婆娘们只在心正不心正，那在四顾有人无人？那心正的女人，那怕在教场心住，千人万马，只好空看他两眼罢了。那邪皮子货，就住到四不居邻的去处，他望着块石头也骑拉骑拉。”唐氏道：“情管你那辈子就是这们个老婆！”小鸦儿道：“那么我要做个老婆，替那汉子挣的志门①一坐一坐的。”

小鸦儿吃了饭，上了鞋，挑了担子出去了。唐氏锁上门，踅到后边厨房里去了。李成名媳妇子道：“你吃的饱饱的，夹着屁坐着罢，又进来做甚！盆里还有极好的水饭，你再吃些。”唐氏就着蒜苔、香油调的酱瓜，又连汤带饭的吃了三碗。

晁大舍看见唐氏进来，倒背着手蹠蹄擎脚②的走到厨屋门口，故意问说：“这是谁？”晁住娘子道：“这是前头小鸦儿的媳妇。”唐氏就待放下饭碗。晁大舍道：“你既让他吃饭，可也寻根菜与他就吃。这咸瓜蒜苔，也是待客的么？”晁住娘子道：“狗客！脱不了是一家人。他每日进来助忙，倒有些客来待他哩！”

晁大舍转过背来，唐氏道：“我当大官人不知怎样难为人的，却原来这们和气。”李成名媳妇道：“他只休抢着他的性子，一会家乔起来，也下老实难服事的。如今没了大奶奶，珍姨又在监里，他才望着俺们和和气气的哩。”唐氏道：“我听的人说，珍姨是八百两银子财礼。却是怎么样个人儿，就值这们些银子？有八百两银子，打不出个银人来么？”李成名娘子道：“你看么！那死拍拍的个银人，中做甚么？这人可是活宝哩！”唐氏道：“使这们些银子，一定不知怎么标致。”晁住娘子道：“狗！脱不了是个人，上头一个嘴，下头一

① 志门：贞节牌坊。

② 蹠蹄擎脚：走路高抬轻放，怕人听见的样子。亦作“蹠蹄蹑脚、翘蹄捻脚”。

个屁，胸膛上两个奶头。我说他那模样，你就知道了。合你一般高，比你白净些，那鼻口儿还不如你俊，那喜溜溜、水汪汪的一双眼合你通没二样；怕不的他那鞋你也穿的。”李成名娘子道：“咱这妹子可没有他那本事会唱哩。”唐氏道：“怪道要这些银子！我就没想到他会唱哩。”

晁大舍又走到厨屋门口，说道：“你们休只管魔驼①，中②收拾做后晌的饭，怕短工子散的早。”晁住娘子道：“脱不了有助忙的哩。”晁大舍道：“这们大热天，你倒舍的叫他替你们助忙？”晁住娘子道：“怎么就舍不得？倒吊着他刷井来！”晁大舍道：“你们舍的，我可舍不得。”从这日以后，唐氏渐渐的也就合晁大舍熟化③了，进来出去只管行走，也不似常时掩掩藏藏的。晁大舍说甚么，唐氏也便换话接舌的。

晁大舍几番就要下手，那晁住合李成名的娘子这两个强盗，吃醋捻酸，管得牢牢的，休想放一点松儿。晁大舍叫人在鼻尖上抹上了一块沙糖，只是要去舔吃，也不想往临清去了；也不记挂着珍哥，丢与了晁住，托他早晚照管。可也不知是甚的缘故，晁住也不想想他的老婆往乡里来了一向，也不出到庄上看看；珍哥也不问声晁大舍如何只管住在乡里；晁住的老婆也不想想汉子为甚的通不出来看看。不料晁家的男子妇女倒都是没有挂牵的。

住到将交五月的光景，晁大舍合李成名、晁住两个娘子道：“如今端午到了，小鸦儿媳妇每日进来助忙，咱也与他两匹夏布，教他扎刮扎刮衣裳，好叫他替我们做活。”两个媳妇子道：“有两匹夏布，拿来我

① 魔驼：故意消磨时间。

② 中：此处是“该、可以”的意思。

③ 热化：当是“熟化”之误，意为“熟悉”。下文亦作“熟滑”、“熟话”。

们一人一匹做衣服穿，不消与他。我劝你把这根肠子割断了罢。你只除另娶了奶奶，俺两个还不知肯让不肯让哩！实合你说，如今我还多着李成名媳妇，李成名媳妇还多着我，再要挂搭上他，可说‘有了存孝，不显彦章’^①。你可是不会闪人的？咱浓济^②着住几日，早进城去是本等。”说的晁大舍搭拉^[2]着头裂着嘴笑。晁大舍肚哺着说道：“你看这两个私窠子么！在家里就象巡拦一般，巡的恁谨。他那院里同住着一大些人，其余又烧得四通八达的，没个背净去处，这可成了‘赖象磕瓜子——眼饱肚中饥’的勾当！”

一日，场里捆住不曾抖开的麦子不见了二十多个，季春江着实查考起来，领了长工到房客家挨门搜箇。也有搜出两三个的，也有搜出四五个的，只有小鸦儿家没有搜得出来。一则小鸦儿早出晚归的做生意；二则他也不肯做这样鼠窃狗盗的营生；三则唐氏见成坐了吃还吃不了，何消偷得？传到晁大舍的耳朵，晁大舍喜道：“这不是天送姻缘！就是人力，那有这般凑巧？”借了这个名色，把那一院里住的人做刚的柔的立了个伏罪的文约，免了送官，尽情驱赶去了。

晁大舍见没有人了，要走到唐氏房里去，又恐怕小鸦儿还在家中，故意自己拿了一双鞋，走到他那门外叫道：“小鸦儿，你把这双鞋与我打个主跟。”唐氏道：“没在家里，从早出去了。”晁大舍道：“我等着要穿，他可几时回来？”唐氏道：“今日是集，且不得回来哩。叫管家拿了鞋，集上寻他去罢。”晁大舍道：“那里去寻他？放在你

① 有了存孝，不显彦章：李存孝、王彦章，皆五代勇将。王彦章号称“王铁枪”，听说李存孝勇猛，便借机与之比武，被李存孝战败。王彦章认为，因有存孝，便显不出自己，遂隐居。后来李存孝死了，王彦章才又出来，果然无敌于天下。事见《残唐五代史演义》。

② 浓济：将就，凑合着。亦作“农着”、“浓济着”。

家等他罢。”晁大舍拿了鞋走到他房内，看一看，果然小鸦儿不在房中。晁大舍便这等这等，那唐氏绝不推辞，也就恁般凭般。本等是个陌路之人，倏忽做了同衾之侣；你叮我嘱，只教不许人知。此后凡有问房的，故意嫌生道冷，不肯招住。

晁大舍晓得小鸦儿在家里，故意脚影也不到前边，就是偶然撞见唐氏，正眼也不看他一眼；连唐氏到后边去的时节，晁大舍对了晁住、李成名两人的媳妇，绝也合他似往时雌牙扮齿。李成名媳妇对了晁住娘子说道：“亏了你前日说了他那几句，说得他死心塌地的了。”晁住娘子道：“你若不茁茁实实的说与他，狗揽三堆屎，有了和尚，他还有寺哩！甚么是看长的人！咱做这枉耽虚名的勾当！”

五月十六日是刘埠街上的集，一去一来有五十里路，小鸦儿每常去做生意，也便就在埠头住下，好次日又赶流红的集上做活，说过了那日不回来了。唐氏进在厨房内，遇便与晁大舍递了手势。晁大舍到了晚上，李成名娘子出去同他汉子睡了，晁大舍将晁住娘子打发了打发，各自去安歇。

晁大舍约摸大家都睡着了，猱了头^①，披了一件汗褂，趿着鞋，悄悄的溜到唐氏房门口，轻轻的嗽了一声。唐氏听见了，慌忙开门出来，接进晁源房去。悉溜刷拉，不知干些甚事。

恰好小鸦儿那日不曾到得集上，只在半路上一家子要上嫁妆鞋，尽力上了一日，还不曾上完，便要留他在那里歇了，次日又好上鞋。小鸦儿道：“既是离家不远，有这样皎天的月亮，夜晚了，天又风凉，我慢慢走到家去，明早再来不迟。”漫腾腾的蹭到庄上，约有一更多天，大门久已关闭。小鸦儿叫季大叔开门，季春江还不曾听

① 猴了头：头发蓬散、未梳或放松了。

见，小鸦儿又不好大惊小怪的叫唤唐氏。晁源听见是小鸦儿回来，慌做一块。待要跑出来，又正从大门里面走过，恐怕劈头撞见。唐氏说：“你不要着忙，头信放了心。你躲在门背后，不要出去，我自有道理。”唐氏穿了裤，赤了上身，把房门闭了。

小鸦儿到了自己门口，推了推门。唐氏道：“甚么人推门？”小鸦儿道：“是我。”唐氏一边开门道：“你回来的甚好。从头里一个蝎子在这席上爬，我害怕，又不敢出去掏火。你送进担子来，你去掏点火来，咱照他照，好放心睡觉。”又摸了半枝香递与小鸦儿。那时月亮照得屋里明明的，怎晓得门后边躲着一个人？小鸦儿拿着香去点火，晁源人不知鬼不觉走回去了。唐氏把阴沟打扫得干净，恐怕小鸦儿试将出来。

小鸦儿点了香来，点着了灯，在床上再三寻照，那有个蝎子影儿，只拿了两个虼蚤。亏不尽一个蝎虎在墙上钉着。小鸦儿道：“就是这个孽畜！”脱下鞋来，要塌死他。唐氏拿住了小鸦儿的手，说：“不要害他性命。”小鸦儿道：“为他不打紧，叫我深更半夜的出去掏火！”唐氏道：“又不是甚么冷天，咱照看得明白了睡觉，那样放心。方才困得我前仰后合的，只是不敢睡下。不是你回来，我这一夜也是不得睡的。如今这院里又没有别的人家，我越发害怕得紧，往后我不许你夜晚不回来。”小鸦儿说：“逢六是刘埠集，过七就是流红集，流红离着刘埠只八里地，没的来回好走路哩！”唐氏道：“你明日还往流红去？”小鸦儿道：“那家子还有好些陪嫁的鞋，还得二日，只怕还上不了哩。”两口子说了会话，想必又做了点子营生。

次日早晨，小鸦儿吃了几个冷饼，呵了两碗热水，依旧挑了担子出去。唐氏说：“今日务必早些回来，体教人担惊受怕的。”唐氏打发小鸦儿出去了，也不刷锅做饭，只梳洗了梳洗，走到后面去了。

没人去处撞见了晁源，唐氏问说：“你吐苦水不曾？”晁源道：“我怎么吐苦水？”唐氏道：“我恐怕你唬破了胆。”

再说天下的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唐氏自从与晁源有了话说，他那些精神丰采自是发露出来，梳得那头比常日更是光鲜，扎缚得双脚比往日更加窄小，虽是粗布衣服，浆洗得甚是洁净。晁源恨不得要与他做些衣饰，只怕小鸦儿致疑，不敢与得。

一日，晁源与了他七八两银子，故意说是到大门上去失落了，打小厮、骂家人，查那些房客与行走的佃户，嚷得一地都晓得晁大舍失落银子。唐氏悄悄的对小鸦儿说道：“大官人的银子被我拾了。”取出来与小鸦儿看，外面是一条半新不旧的余东汗巾包着，汗巾头上还系着一副乌银挑牙、一个香袋。小鸦儿道：“人家掉下的东西，怎好拾了人家的不还？我们一个穷皮匠，怎耽得起这些银子。若生出别的事来，连老本都要拐去哩。”不依唐氏计较，竟自把银子连那汗巾送还了晁大舍，说是他媳妇拾得。晁大舍故意说道：“我想不曾往别处去，只到大门首看了看牛，回来就失落了银子，原来是他拾得，空教我比较那些小厮。难为你这样穷人，拾了七八两银子不入了己，肯把来还我。天下也没有这样好人。我分一半谢你。”小鸦儿道：“我到不全要，我到分一半！我虽是个穷皮匠，不使这样的银钱！”抽身去了。晁大舍收了银子，到第二日，买了一匹洗白夏布、一匹青夏布、四匹蓝梭布、两匹毛青布，叫李成名送与小鸦儿收了。

却说李成名与晁住两个的娘子，虽然看他是个老婆，也会合人溜眼①，也会合人拿情，到那要紧的所在，说起那武城县应捕，只好

① 溜眼：眉目传情，飞眼。

替他提鞋罢了。唐氏光明正大的把那夏布做了大小衫子，穿在身上，小鸦儿也不消查考，晁大舍也不消掩藏，唐氏也不用避讳，只是瞒不过那两个女番子①的眼睛，从新又步步提防起来。

一日，微微的落雨，唐氏送了小鸦儿出去，走进来，看见晁住、李成名两个媳妇子不在跟前，一溜就溜到晁源的房内。李成名的媳妇从磨房出来，晁大舍屋门口有唐氏的湿脚印直到房门口边。李成名媳妇一手掀起帘子，晁大舍合唐氏正在那里撮把戏，上竿卖解，忙劫不了。这一番晁大舍倒不着忙，只是唐氏着实惶恐。

须臾，晁住媳妇也就来到。晁住媳妇道：“叫你进来助忙，连这等的忙难道都教你助了不成？你看我等小鸦儿回来，我一盘托出与他。”唐氏道：“你要合他说，我也合俺两个姐夫说，咱大家都弄的成不的。”李成名媳妇道：“俺们的汉子都管不得俺们的事，俺们都不怕你说。自己的媳妇子养着自己的主人家，问不出甚么罪来！你比不的俺们。”唐氏道：“你不怕我对你说，我可对俺汉子说，说是你两个做牵头，把我牵上合大官人有的。我破着活不成，俺那汉子浑深也不饶过你，叫你两个打人命官司。”晁住媳妇道：“你看！这不是犯夜的倒拿巡夜的了！”晁源道：“你三个听我说，合了局罢！”一边把晁住媳妇子按倒床上处置了一顿。李成名媳妇子要往外走，晁源叫唐氏拉住他，别要放出他去，随即又发落了李成名媳妇子。晁住、李成名媳妇两个对唐氏道：“狠杀我！俺也还个绷儿！”一个搂住唐氏，一个把唐氏剥得上下没根丝儿，立逼着晁源着实的教训了他一顿。晁源虽也尝是管他，不照②这一遭管教的厉害。从此以后，四个人俱做了通家，绝不用一些回避。

① 番子：捕役，亦作“番子手”。

② 不照：不像、不如、不按。

晁源将次收完了麦子，也绝不提起来到庄上已将两月，也不进城去看看母亲，也便不想珍哥还在监里，恋住了三个风狂，再不提起收拾回去。凡是小鸦儿赶集不回来，唐氏就在家里边同晁住娘子三个厮混。李成名娘子倒是每夜出去睡的，夜间没他的帐算。

后来小鸦儿也渐渐有些疑心，也用意觉察这事，常常的用了计策倏然走将回来撞他。谁知凡事的成败，都有个一定的日子，恰好屡次都撞他不着。不是唐氏好好的坐在屋里，就是晁源忙忙的走到外面。直到了六月十三，小鸦儿的姐姐嫁在山里人家，离这雍山只有三十里路，那日是他姐姐的生日，小鸦儿买了四个鲞鱼、两大枝藕、一瓶烧酒，起了个黎明，去与他姐姐做生日，说过当日不得回来，赶第二日早凉回家，方才挑担出去。唐氏送了小鸦儿出门，对晁大舍和晁住娘子说了，要算计夜间白沟河三人战吕布。

那日连李成名媳妇也要算计在里边宿歇，恰好那晚上李成名被蝎子螫了一口，痛得杀狼地动^①的叫唤。他的娘子只得出来到外边守他，单只剩了晁住娘子合唐氏在后面。三个收拾了门户，吃了一会酒，对了星月，也不管那亵渎三光，肆无忌惮的狂肆。晁住老婆狂了一会，觉得下面似溺尿一般，摸一把在那月下看一看，原来是月信到了。他便走到自己睡的房内收拾干净，却又酒醉饭饱了，还有甚么挂绊，就便上床睡了。晁大舍把个火炉掇在前面，自己暖了酒，一边吃，一边合唐氏在那明间的当门做生活。做到二更天气，歇了手，吃了酒又做活。辛苦了，两个也就一觉睡熟，不管那天高地下的闲事。

小鸦儿那日与姐姐做了生日，到了日落的时候，要辞了姐姐起

① 杀狼地动：形容哭叫之声大而惨。

身，姐夫与外甥女儿再三留他不住，拿了一根闷棍，放开脚一直回来。看见大门紧紧的关着，站住了脚，想道：“这深更半夜，大惊小怪的敲门，又难为那老季，又叫他起来；且是又叫唐氏好做回避。我那一夜，叫我出去掏火，我后来细想，甚是疑心。我拿出飞檐走壁的本事来，不必由门里进去。”将那棍在地上柱了一柱，把身子往上腾了一腾，上在墙上。狗起先叫了两声，听见是熟人唤他，就随即住了口。

小鸦儿跳下墙来，走到自己房前，摸了摸儿，门是锁的。小鸦儿晓得是往晁源后边去了，想道：“待我爽利走到里面看个分明，也解了这心里的疑惑。李成名老婆是在外边睡的；若他在里边与晁住老婆同睡，这是自己一个在外边害怕，这还罢了。”掇开了自己的房门，从皮担内取出那把切皮的圆刀，插在腰里，依先腾身上墙，下到晁源住的所在。

那夜月明如昼，先到了东厢房明间，只见晁住的老婆赤着身，白羊一般的，腿缝里夹着一块布，睡得象死狗一般。回过头来，只见唐氏在门外站住，见了小鸦儿，也不做声，抽身往北屋里去了。小鸦儿道：“这却古怪！为甚的这样夜深了还不睡觉？见了我，一些不说甚么，抽身往北屋去了？”随后跟他进去，那里又有甚么唐氏，只见两个人脱得精光，睡着烂熟。

小鸦儿低倒头，仔细认看，一个正是晁源，一个正是唐氏。小鸦儿道：“事要详细，不要错杀了人，不是要处。”在那酒炉上点起灯来，拿到跟前看了一看，只见唐氏手里还替晁源拿着那件物事，睡得那样胎孩①。

① 胎孩：沉睡状态，酣畅。

小鸦儿从腰里取出皮刀，说道：“且先杀了淫妇，把这个禽兽叫他醒来杀他，莫要叫他不知不觉的便宜了！”把唐氏的头割在床上，方把晁源的头发打开，挽在手内，往上拎了两拎，说道：“晁源，醒转来！拿头与我！”晁源开眼一看，见是小鸦儿，只说道：“饶命！银子就要一万两也有！”小鸦儿道：“那个要你银子！只把狗头与我！”晁源叫了一声“救人”，小鸦儿已将他的头来切掉；把唐氏的头发也取将开来，结成了一处，挂在肩头，依旧插了皮刀，拿了那条闷棍，腾了墙，连夜往城行走。这正叫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不知这事后来怎生结束，再看后来接说。

【校记】

[1]拉你：B、C本作“扯你”。

[2]搭拉：B本作“搭抗”。

第二十回

晁大舍回家托梦 徐大尹过路除凶

轻生犯难，忘却是、母蝶身独。将彝常五件，条条颠覆。
结发长门抛弃了，冶容娼女居金屋。奈杨花、浪性又随风，宣淫穢。

欢未满，悲生速。阴受谴，横遭戮。致伶仃老母，受欺强族。不是宰官能拔薤^①，后来又得生遗腹，险些使、命妇不终身，遭驱逐。

——右调《满江红》

小鸦儿将晁源与唐氏的两颗首级将发来结成一处，背在肩上，绰了短棍，依旧不开他的门户，还从墙上腾身出去，往城行走不提。

却说晁住媳妇一觉睡到黎明时候方才醒转，想那正房的当面有他昨晚狼藉在地下的月信，天明了不好看相，一骨碌起来穿了裤子，赤了上身，拿簸箕掏了些灰，走到上房去垫那地上的血，一脚跨进门去，还说道：“两个睡得好自在！醒了不曾？”又仔细看了一看，把个晁住娘子三魂去了九魄，披了一领布衫，撒着裤脚，往外一跑

^① 拔薤：东汉庞参任汉阳太守，打击强豪，声名卓著，人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表扬其操守。

一跌的跑着，去叫季春江，说道：“不好了！大官人合小鸦儿媳妇都被人杀了！”秀春江慌做一堆，进来看见两个男女的死尸，赤条条的还一头躺在床上；两个人头，寻不着放在何处；床头上流了一大堆血。季春江慌忙的去叫了乡约保正、地方总甲，一齐来到。看得晁源与小鸦儿的媳妇子尸首光光的死在一处，这是为奸情，不必疑了。但小鸦儿这日与他姐姐去做生日，晚上不曾回来，外面大门、里面的宅门，俱照旧紧紧关闭，不曾开动，却是谁来杀了？

大家面面相觑，只看那晁住娘子，说道：“李管家娘子又关在外边睡觉，里边只你一个，杀了人去，岂不知情？且又前后的门户俱不曾开，只怕是你争锋干出来的。”晁住娘子道：“我老早就进东屋里关门睡了，他上房里干的事，我那里晓得？”季春江道：“那女人的尸首已是没了头，你怎么便晓得是小鸦儿媳妇？”晁住娘子道：“那头虽是没了，难道就认不出脚来么？这庄子上，谁还有这双小脚来！”众人道：“闲话阁起，快着人往城里报去，再着一个迎小鸦儿叫他快来。”乡约写呈子申县，将晁住娘子交付季春江看守，拾起地下一床单被把两个尸首盖了。众人且都散去。

却说晁源披了头发，赤了身子，一只手掩了下面的所在，浑身是血，从外面嚎啕大哭的跑将进来，扯住晁夫人，道：“狐精领了小鸦儿杀得我好苦！”晁夫人一声大哭，旁边睡的丫头连忙叫醒转来，却是一梦。晁夫人唬得通身冷汗，心跳得不住，浑身的肉颤得叶叶动不止。看那天气将次黎明，叫人点了灯来，晁夫人也就梳洗。叫起晁凤来，叫他即忙备上骡子，快往庄上去看晁源，说：“奶奶夜梦甚凶，叫大官人快快收拾进城。”那些养娘丫头都还说道：“有甚狐精报仇！每日讲说。这是奶奶心里丢不下这事，不由的做这恶梦。怕他怎的！梦凶是吉，莫要理他！”

须臾，晁凤备完了骡子，来到窗下，说道：“小人往城门下去等罢，一开城门就好出去。”晁凤到了城门，等了一会，天色已大亮了。开了城门，正往外走，只见一个汉子背了两个人头往城内走。管门夫拦住诘问，说是从雍山庄割的奸夫淫妇的首级。门夫问说：“奸夫是谁？”小鸦儿道：“是晁源。”

晁凤认了一认，说声“罢了！俺大官人在何处奸你老婆，被你捉得，双双的杀了？”小鸦儿道：“在你自己的正房当面，如今两个还精赤了睡哩。”晁凤也不消再往乡去，飞也似跑回来，道：“大官人被人杀了！”晁夫人道：“你……你……你……听见谁说？”晁凤道：“那人自己挑了两个头往县里出首去了。”晁夫人道：“怎么两个头？”晁凤道：“一个是他老婆的。”

晁夫人一声哭不转来，几乎死去，亏人扶了，半日方才醒转，哭道：“儿啊！你一些好事不做，专一干那促搭^①短命的营生，我久知你不得好死！我还承望你死在我后头，仗赖你发送我，谁知你白当的^②死在我头里去了！早知如此，那在通州的时节凭我一绳子吊死，闭了眼，那样自在！没要紧解下我来，叫我柔肠寸断，闪的我临老没了结果！我的狠心的儿啊！”真是哭的石人堕泪，铁汉点头。正哭着，庄上的人也报得来了。来报的人都还猜是晁住媳妇子争锋杀的，还不知是小鸦儿把来杀了，拿了头见在县前伺候县官升堂。

晁夫人连忙使人请了闺女尹三嫂来看家，晁夫人自己收拾了，出乡殡殓，带了晁书一干人众出去。留下晁凤在县领头，叫他领了，飞风^③出去好入殓。喜庄上离马头不远，正是顿放沙板的所在。

① 促搭：刻薄，促狭。

② 白当的：竟然，终于。亦作“白当、百当”。

③ 飞风：飞快。

及至晁夫人出到庄上，已是辰牌时分，脱不了还是痛哭了一场，叫人即时寻板买布，忙忙的收拾。季春江道：“这老婆的尸首没的咱也管他？叫他自己的汉子收拾罢了！”晁夫人道：“他已把他杀了，还是他甚么汉子哩？你要靠他收拾，他就拉到坡里喂了狗，不当家的。脱不了俺儿也吃了他的亏，他也吃了俺儿的亏，买一样的两副板，一样的妆裹。既是俺儿为他死了，就教两个并了骨一同发送。”果然慌忙不迭的收拾。那六月半头正是下火的天气，两个尸首渐渐的发肿起来。及到做完了衣服，胖得穿着甚是烦难。虽勉强穿了衣服，两个没头的孤桩停在一处，单等晁凤领了头来，竟不见到。晁夫人好不心焦。

小鸦儿把两个人头放在县前地上，等候大尹升堂，围住了人山人海的挤不透缝。知是晁大舍的首级，千人万人，再没有一个人说声可惜可怜，不该把他杀了。说起来的，不是说他刻薄，就是说他歪急，你指一件事，我指一件事，须臾可成三寸厚的一本行状。都说：“小鸦儿是个英雄豪杰！若换了第二个人，拿着这们个财主，怕诈不出几千两银子来！”小鸦儿道：“他倒也曾许我一万，我只要他的！”

不一时，县官升了堂，小鸦儿挑了人头，随了投文牌进去。那乡约地方起初的原呈一口咬定了是晁住媳妇争锋谋害，进了城，方知是小鸦儿自己杀的，从头又改了呈子，也随投文递了。小鸦儿合乡约都禀了前后的话。

县官问道：“他是几时通奸起的？”回说：“不知从几时奸起，只是形迹久已可疑。小人也留意撞了几遭，不曾撞着，昨夜方得眼见是真。”又问那乡约：“那两个的尸首都在那里？”乡约说：“一座大北房，当中是一张凉床，床上铺着一床红毡，毡上铺一床天青花缎被

子，褥上一领藤席，一床月白胡罗单被合一个藤枕都吊在地下。女人尸首还好好的睡在床上，男人的尸首上半截在床上，下半截在床下；都是回头朝北。床头许多血，床前面又有一堆血，不甚多。”问小鸦儿道：“你却是怎样杀的？”回说：“小人进去，两个睡得正熟。月下看了一看，已认得是他两个。惟恐错杀了人，在门旁火炉内点起灯来，照看得分明，只见唐氏手里还替他把了阳物。小人从唐氏梦中切下头来，晁源依旧不醒。小人说：叫他不知不觉的死了，却便宜了他。所以把他的头发解开，挽在手内，把他的头往上提了两提，他方才醒转。小人说道：‘快将狗头来与我！’他灯下认得小人，说道：‘只是饶命，银子要一万两也有！’小人即时割下头来。”问说：“你是怎样进到他里头去？”回说：“越墙过去的。”问说：“他里面还有谁？”说：“有一个家人媳妇在东屋里睡。”问说：“你怎的晓得？”回说：“小人起初先到了东房，看得不是，所以方才又往北屋里去。”又问：“下面跪的那一个是什么人？”晁凤跪上禀道：“小人是被杀的晁源尸亲，伺候领头。”

县尹道：“把两个头都交付与他，买棺葬埋。断十两银子与这小鸦儿为娶妻之用。押出去！即刻交完回话，快递领状来。”小鸦儿道：“小人不希罕这银子。没有名色，小人不要。”大尹道：“十两银子哩，可以做生意的本钱，如何不要？快递领状。”小鸦儿道：“这银子就逼小人受了，小人也只撩吊了。要这样赃钱那里去使！”县官道：“那个当真与你钱，我是试你。你且到监里略坐一坐。”问乡约道：“那在他里边睡的媳妇子是什么氏？”乡约说：“是赵氏。”县尹拔了一枝签，差了一个马快：“速拘赵氏，晚堂听审。”差人拿了签，晁凤使包袱裹了两个头，都骑了骡马，飞似走回庄上。差人同了晁住媳妇也骑了一个骡子，一个觅汉跟了，往城中进发。

晁夫人见了头，又哭了不歇。都用针钱缝在颈上，两口棺材都合完了，入了殓，钉了材盖，将唐氏的抬出外边庙里寄放，也日日与他去烧纸，也同了晁源建醮追荐他。晁源的棺木就停放在他那被害的房内挂孝受吊，不题。

差人拿了晁住的媳妇在县前伺候，晁住就在那边照管。县官坐堂，带到堂上见了。县官说：“你将前后始末的事从头说得详细，只教我心里明白了这件事，我也不深究了。你若不实说，我夹打了，也还要你招。”叫拿夹棍上来伺候。赵氏当初合计家问官司时见过刑厅夹那伍圣道、邵强仁的利害，恐怕当真夹起来，就便一则一、二则二，说得真真切切的，所以第十九回上叙的那些情节都从赵氏口中说出来的，不然，人却如何晓得？

县尹把赵氏拶了一拶，说：“这样无耻，还该去衣打三十板才是！为你自己说了实话，姑免打。”问：“有甚么人领他？”回说：“他汉子晁住见在。”县尹说：“叫上他来！”说道：“没廉耻的奴才！你管教的好妻子！”拔了四枝签，打了二十板，将赵氏领了下去。监中提出小鸦儿来，也拔了四枝签，打了二十板，与他披出红去。小鸦儿仍到庄上，挑上皮担，也不管唐氏的尸首，佯长离了这庄。后来有人见他在泰安州做生意。

再说晁家没有甚么近族，不多几个远房的人，因都平日上不得芦苇，所以不大上门。内中有两个泼皮无赖的恶人：一个是晁老的族弟，一个晁老的族孙，这是两个出头的光棍；其外也还有几个脓包，倚负这两个凶人。看得晁源死了，不知晁老新收的那个春莺有了五个月遗腹，虽不知是男是女，却也还有指望，以为晁夫人便成了绝户，把这数万家财，看起与晁夫人是绝不相干的，倒都看成他们的囊中之物了。每人出了分，把银子买了一个猪头、一个鸡、一

个烂鱼、一陌纸，使两个人抬了。

那个族弟叫做晁思才，那个族孙叫做晁无晏，领了那些脓包都出到庄上，假了吊孝为名⁽¹⁾，见了晁夫人，都直了喉咙，干叫唤了几声，责备晁夫人道：“有夫从夫，无夫从子。如今子又没了，便是我们族中人了。如何知也不教我们知道？难道如今还有乡宦，还有监生，把我们还放不到眼里不成！”晁夫人道：“自我到晁家门上，如今四十四五年了，我并不曾见有个甚么族人来探探头、冬至年下来祖宗跟前拜个节！怎么如今就有了族人，说这些闲话？我也不认得那个是上辈下辈，论起往乡里来吊孝，该管待才是。既是不为吊孝，是为责备来的，我乡里也没预备下管责备人的饭食，这厚礼我也不敢当！”

那晁无晏改口说道：“我还该赶着叫‘奶奶’哩。刚才这说话的还是我的一位爷爷，赶着奶奶该叫‘嫂子’哩。他老人家从来说话不犯寻思，来替大叔吊孝原是取好，不管不顾说这几句叫奶奶心里不自在。刚才不是怪奶奶不说，只是说当家子就知道有这事，叫人笑话。”晁夫人道：“昨日做官的没了，前年大官儿娘子死了，及至昨日出殡，您都不怕人笑话，鬼也没个探头的，怎么如今可怕人笑话？”晁思才说：“这可说甚么来！两三次通瞒着俺，不叫俺知道，被外头人笑话的当不起，说：‘好一家子，别人倒还送个孝儿，一家子连半尺的孝布也没见一点点子！’俺气不过这话，俺才自己来了！”晁夫人道：“既说是来吊孝就是好，请外边坐，收拾吃了饭去。”

各人都到客位坐了，又叫进人来说道：“要孝衣合白布道袍。”晁夫人道：“前日爷出殡时既然没来穿孝，这小口越发不敢劳动。”众人道：“一定不晓得我们今日来，没曾预备，俺们到打醮的那日再来。你合奶奶说知，可与我们做下，穿着出去行香也大家好看。我

们家里的也都要来吊孝哩。合奶奶说，该预备的也都替预备下，省得急忙急促的。”晁夫人道：“这几件衣服能使了几个钱？只这些人引开了头儿就收救不住，脱不了这个老婆子叫他们就把我拆吃了！打哩^①天爷可怜见，那肚子里的是个小厮也不可知，怎么料得我就是绝户！我就做了绝户，我也只喂狼不喂狗！”叫人定十二众和尚，十五日念经^②。

到那日，晁夫人拚着与他们招架。可可的和尚方才坐定，才敲动鼓钹，一阵黑云，倾盆大雨下得个不住，路上都是山水，那些人一个也没有来的。十九日是晁源的“一七”，那些人算计，恐怕那日又下了雨，要先一日就要出到庄上，可可的晁思才家老婆害急心疼[疼]的要死不活。却说蛇无头而不行，虽然还有晁无晏这个歪货，毕竟那狼合狈拆开了两处，便就动不得了。这十九日又不曾来得。

晁夫人过了“首七”，闭了丧，收拾封锁了门，别的事情尽托付了季春江，晁夫人进城去了。晁思才这两个歪人再不料晁夫人只在庄上住了“一七”便进城来，老婆心疼住了，邀了那一班虾兵蟹将，带了各人的婆娘，瘸的瘸、瞎的瞎，寻了几个头口，豺狗阵一般赶将出去。晓得晁夫人已进城去了，起先也已了一个嘴谷都，老婆们也都还到了灵前号叫了几声。

季春江连忙收拾饭管待了里外的众人，又都替他们饲饱了头口。众人还千不是万不是责备季春江不周全的去处。吃了饭，问季春江要打下的麦子。季春江道：“麦子是有，只不奉了奶奶分付，我颗粒也不敢擅动。”晁思才还倒不曾开口，那晁无晏骂道：“放你的狗屁！如今你奶奶还是有儿有女，要守得家事？这产业脱不过

① 打哩：或者，假如。

是我们的。我们若有仁义，已他座房子住，每年已他几石粮食吃用；若我们没有仁义时节，一条棍撵得他离门离户的！”季春江回说：“你这话倒不相武城县里人家说的话，通似口外人的番语。别说他有闺女，也别说他房里还有人怀着肚子，他就是单的一个老婆子，他丈夫挣下的泼天家业，倒不得享用！你倒把他一条棍撵了出去！好似你不敢撵的一般！气杀我那心里！不是看着宅里分上，我就没那好来！”

晁思才走向前把季春江照脸一巴掌，骂说：“贼扯淡的奴才！你生气，待敢怎样的！”季春江出其不意，望着晁思才心坎上一头抬^①将去，把个晁思才抬了个仰百叉，地下蹬歪。晁无晏上前就合季春江扭结成一块，晁思才和他的老婆并晁无晏的老婆，男妇一齐上前。众人妆着来劝，其实是来封住季春江的手。那季春江虽平日也有些本事，怎敌的过七手八脚的一群男女。季春江的婆子见丈夫吃了亏，跑到街上大叫：“乡约地方救人！强盗白日进院！”拿了面铜锣着实的乱敲。那些邻舍家合本庄的约保都集了许多人进去，只见众人还围住了季春江在那里打的鼻子口里流血。那些老婆们，拿了褥套的、脱下布衫来的、扎住了袖口当袋的，开了路团在那里抢麦。又有将晁源供养的香炉烛台砸扁了，填在裤裆里的，也有将孝帐扯下几幅，藏在身边的。

乡约地方亲见了这个光景，喊说：“清平世界，白昼劫财伤人！”要围了庄擒捉。那晁无晏合晁思才两个头目方才放了季春江，说道：“俺们本家为分家财，与你众人何干！”乡约道：“他家晁奶奶见在，你们分罢了，如何来打抢？如今大爷这等严明，还要比那尝时

① 拾：撞。

的混帐，任你们胡行乱做哩！”要写申文报县。有做刚做柔的说着，叫他替季春江立了一张保辜^①的文约，撵得一班男妇驮了麦子等物回城去了。

季春江要次日用板门抬了赴县告状，众人劝说：“你主人既已不在，你又是个单身，照^②他这众人不过，便是我们证他的罪名，除不得根，把仇越发深了。你依我们劝说，忍了他的。我想这些人还不肯干休，毕竟还要城里去打抢，守着大爷近近的，犯到手里，叫他自去送死，没得怨怅。”慰安了一顿，各人散了回家。季春江果也打得狼狈，卧床不起，差人报入城来。晁夫人乍闻了，也不免生气，无可奈何。

谁想晁思才这两个凶徒算道：“事不宜迟，莫叫他把家事都抵盜与女儿去了，我们才‘屁出了掩臀’。我们合族的人都搬到他家住了，前后管住了老婆子，莫教透露一些东西出去，再逼他拿出银子来均分，然后再把房产东西任我们两个为头的凡百拣剩了，方搭配开来许你们分去。”众人俱一一应允，即刻俱各领了老婆孩子，各人乱纷纷的占了房子，抢桌椅、抢箱厨、抢粮食，赶打得些丫头养娘、家人小厮哭声震地；又兼他窝里厮咬，喊成一块。晁夫人恐怕春莺遭了毒手，损了胎气，急急撺掇上在看家楼上，锁了楼门，去吊了胡梯。那大门前围住了几万人看晁家打抢。

这伙凶棍，若天爷放过了，叫他们得了意去，这世间还有甚么报应？不想那日一个钦差官过，徐大尹送到城外回来，恰好在门前经过，听得里面如千军万马的喧嚷，外面又拥集了几万的人，把轿都行动不得。徐大尹倒也吃了一惊。左右禀说：“是晁乡宦的族

① 保辜：打人致伤，承担责任。

② 照：斗、干。

第二十回

人，因晁源被人杀了，打抢家财的。”徐大尹问：“他家还有甚么人见在？”左右说：“还有乡宦的夫人。”

徐大尹叫赶开众人，将轿抬到晁家门首，下了轿，进到厅上。那些人打抢得高兴，梦也不晓得县官进到厅前。县官叫把大门关上，又问：“有后门没有？”回说：“有后门。”叫人把后门把住，放出一个人去重责五十板。

从里面跑出两个人来，披了头，打得满面是血，身上都打得青红紫皂，开染坊的一般，一条裤都扯得粉碎，跪下，叫唤着磕头。徐大尹看着晁凤道：“这一个人是前日去领头的，你如何也在这里打抢？”晁凤道：“小的是晁乡宦的家人，被人打的伤了。”徐大尹道：“你原来是家人！你主母见在何处？”晁凤道：“奶奶被众人凌逼的将死！”大尹问说：“受过封不曾？”晁凤回说：“都两次封过了。”大尹道：“请宜人相见。”晁凤道：“被一群妇人拦住，不放出来。”

徐大尹叫一个快手同管家进去请。果然许多泼妇围得个晁夫人封皮一般，那里肯放。快手问道：“那一位是晁奶奶？”晁夫人哭着应了，快手将别的婆娘一阵赶开。晁夫人叫取过孝衫来穿上，系了麻绳，两个打伤的丫头搀扶了，哭将出来，倒身下拜。

徐大尹在门内也跪下回礼，起说：“宜人请把气来平一平，告诉这些始末。”晁夫人道：“近支绝没有人，这是几个远族，从我进门，如今四十余年，从不曾见他们一面。先年公姑的丧，昨日丈夫的丧，就是一张纸也是不来烧的。昨日不才儿子死了，便都跑得来，要尽得了家事，要赶我出去。昨日出①到乡里，抢了个精光，连儿子灵前的香案合孝帐都抢得去了，还把看庄的人打得将死。如今又领了老婆孩子

① 出：去。

各人占了屋，要罄身赶我出去，还恐怕我身上带着东西，一伙老婆们把我浑身翻过。老父母在这里，他还不肯饶我。差人进去是亲见的。”大尹道：“共有多少人？”夫人道：“八个男人，十四五个婆娘。”大尹道：“这伙人一定有为首的，甚么名字？”夫人道：“一个叫是晁思才，一个是晁无晏。”大尹道：“如今在那里？”夫人道：“如今一伙人全全的都在里面。”大尹道：“且把这八个男子锁出来！”

一群快手赶到里面，锁了六个，少了两人。大尹道：“那两个却从何处逃走？”晁夫人道：“墙高跳不出，一定还在里面藏着哩。”大尹道：“仔细再搜！”快手回道：“再搜寻不出，只有一座看家楼上面锁着门，下边没有胡梯，只怕是躲在那楼上。”夫人道：“那楼上没有人，是一个怀孕的妾在上面。我恐怕这伙强人害了胎气，是我锁了门，掇了梯子，藏他在上面的。”大尹问：“这怀孕的是那个的妾？”夫人道：“就是丈夫的妾。”大尹道：“怀孕几月了？”夫人道：“如今五个月了。”大尹道：“既有怀孕的妾，焉知不生儿子！”又叫：“快去锁出那两个来！”

快手又进去翻，从佛阁内搜出了一个，只不见了晁无晏一个。小丫头说：“我见一个人跑进奶奶房里去了。”差人叫那丫头领着走进房内，绝无踪迹。差人把床上的被合那些衣裳底下掀了一掀，恰好躲在里面。差人就往脖项上套锁。晁无晏跪在地下，从腰间掏出一大包东西，递与差人，只说：“可怜见！饶命！”他的老婆孙氏也来跪着讨饶，说：“你肯饶放了他，我凭你要甚，我都依你。”差人说：“我饶了你的命去，大爷却不肯饶我的命了，我还要甚么东西！”竟锁了出去。

大尹道：“躲在那里，许久的方才寻见？”差人说：“各处寻遍没有。一个小丫头说他跑进晁奶奶卧房去了，小人进去又寻不着，只

见他躲在晁奶奶的床上被子底下。他腰里还有一大包东西，掏出来要买告小人放他。”大尹道：“这可恶更甚了！那一包东西那里去了？”差人道：“递与他的老婆了。”又叫：“把那些妇人都锁了出来！”差人提了锁，赶到后面。那些婆娘晓得要去拿他，扯着家人媳妇叫嫂子的、拉着丫头叫好姐姐的、钻灶突的、躲在桌子底下的、妆做仆妇做饭的，端着个马桶往茅廝^①里跑的、躲在炕上吊了鬏髻盖了被妆害病的、再也不自己想道那些丫头养娘被他打的打了、采的采了，那一个喜欢你的，肯与你遮盖？指与那些差人，说一个拿一个，比那些汉子们甚觉省事。十四个团脐一个也不少。看官！你道这伙婆娘都是怎生模样？

有的似东瓜白醭脸，有的似南枣紫绡唇。有的把皮袋挂在胸前，有的将绵花帮在脚上。有的高高下下的面孔，辨不出甚么鳩茶^②；有的狰狞狞狞的身材，逼真的就如罗刹。有的似狐狸般袅娜娇娆，有的似猢狲般踢天弄井。分明被孙行者从翠微宫赶出一群妖怪，又恰象傅罗卜^③在饿鬼狱走脱满阵冤魂。

大尹问夫人道：“这些妇人全了不曾？”夫人道：“就是这十四个人。”大尹叫本宅的家人媳妇尽都出来，一个家歪歪拉拉来到。

① 茅廝：茅厕。

② 鳩茶：即鳩盘茶，又名厌魅鬼，传说形状最丑，后用以比喻妇人老丑之状。

③ 傅罗卜：明代郑之珍《目莲救母劝善记戏文》中的主角。母刘氏因杀生造孽，被打入阴间受苦。傅罗卜弃官寻母，佛祖将其收为徒弟，授以佛法，法号目莲。傅罗卜游遍十八层地狱，终于找到母亲。

尹叫把这些妇人身上仔细搜简。也还有搜出环子的、丁香的、手镯钗子的、珠箍的、也还不少。大尹见了数，俱教交付夫人，又叫人快去左近边叫一个收生妇人来。把些众人心里胡乱疑猜，不晓得是为甚的。那些妇人心里忖道：“这一定疑我们产门里边还有藏得甚么物件，好叫老娘婆伸进手去掏取。”面面相觑，慌做一块。

不多时，叫到了一个收生的妇人，大尹问说：“你是个蓐妇么？”那妇人不懂得甚么叫是蓐妇，左右说：“老爷问你是收生婆不是？”那妇人说：“是。”大尹向着晁夫人说：“将那个怀孕的女人叫出来，待我一看。”晁夫人袖里取出钥匙，递与晁书媳妇，叫人布上胡梯，唤他出来见大爷。晁书媳妇去不多时，同了春莺从里面走将出来。但见：

虽少妖娆国色，殊多羞涩家风。孝裙掩映金莲，白袖笼藏玉笋。年纪在十六七岁之内，分娩约十一二月之间。

晁夫人道：“就在阶下拜谢大爷。”大尹立受了四拜，叫：“老娘婆，你同那合族的妇人到个僻静所在，验看果有胎气不曾。”晁夫人道：“这厅上西边里间内就好。”春莺跟了老娘婆进去，凭他揣摩了一顿，又替他诊了两手的脉出来。大尹叫春莺回到后面去。老娘婆道：“极旺的胎气，这差不多是半装的肚子了。替他诊了脉，是个男胎。”大尹说：“他那合族的妇人都见不曾？”老娘婆回说：“他都见来。”

大尹对晁夫人道：“宜人恭喜！我说善人断没有无后之理！约在几时分娩？”晁夫人道：“算该十一月，或是腊月初边。”大尹道：“晁老先生是几时不在的？”夫人道：“这妾是二月初二日收，丈夫是三月二十一不在的。”大尹肚内算了一算，正合着了日子。大尹说：“这伙奴

才可恶！本县不与你验一个明白，做个明府，他们后日就要起弄风波，布散蜚语。到分娩了，报本县知道。就用这个老娘收生。”说完，请宜人回宅。晁夫人仍又叩谢。大尹也仍回了礼。

大尹出到大门口，叫拿过一把椅来坐下，叫把晁思才、晁无晏带到县里发落；其余六个人，就在大门外每人三十大板，开了锁，赶得去了。叫把这些妇人，五个一排，拿下去每人三十。晁夫人叫晁凤稟说：“主母稟上：若非男子们领着，这女人们能敢如此？既蒙老爷打过了他的男人，望老爷饶恕了这起妇女。主母又不好出到外面来面稟。”大尹道：“全是这伙妇人领了汉子穿房入户的搜简，宜人怎么倒与他说分上？若是小罪过，每人拶他一拶就罢了；这等平空抄抢人家，我拿出街上来打他，所以儆众。多拜上奶奶，别要管他。拿下去打！”

晁夫人又使了晁书出来再三恳稟。却也是大尹故意要做个开手^①，叫晁夫人做个情在众人身上，若是当真要打，从八秋^②打得稀烂，可不还阁了板子合人商议哩。回说：“只是便宜了这些泼妇！再要上门抄抢，我还到这街上来打这些泼妇！”又问：“乡约地方怎都不见伺候？”乡约正副，地方总甲，都一齐跪将过去，回说：“在此伺候久了。”大尹道：“你们就是管这街上的么？”回说：“正是本管。”大尹说：“做得好约正副！好地方！城里边容这样恶人横行，自己不能箝束，又不^③报县！拿下去，每人二十板！”坐了轿，止带了两个首恶到了县堂，每人四十大板、一夹棍，晁思才一百杠子，晁无晏因躲在夫人床上，加了一百杠，共二百杠子；叫禁子领到监里，限一月全好，不许叫他死。

① 做个开手：找个借口。

② 八秋：亦作“八秋儿”，意为“早已”。

这分明是天理不容，神差鬼使，叫大尹打他门口经过；又神差鬼使，叫他里面嚷打做鬼哭狼号，外面拥集万把人汹涌的大势。事事都是大尹自己目见耳闻，何须又问证见？替他处治得又周密、又畅快。若不是神差鬼使，就是一百个晁夫人也到不得大尹的跟前；就到了大尹的跟前，这伙狼虫脱不了还使晁夫人的拳头捣晁夫人的眼弹，也定没有叫晁夫人赢了官司的理。

如今那一条街上的居民，拥着的人众，万口一词，那一个不说徐大尹真是个神明、真正是民的父母！替那子孙干事一般，除了目前的祸患，又防那后日的风波；又都说：“真正‘万事劝人休碌碌，举头三尺有神明’。但怎得^[4]春莺生出一个儿子，不负了大尹的一片苦心才好！”不知何如，只得再看后说。

评曰：“是徐大尹一篇循良小传。宰官为父母，当做是观。”^[5]

【校记】

[1]假了吊孝为名；B本作“假来吊孝为名”。

[2]刻本此处原有“此处少了些太速了”八字，应为评语，刻本误入正文。

[3]A本残，以下文字据B本补。

[4]但怎得：A、B本作“但志得”，印本多作“但愿得”。

[5]A本第十七叶两面共缺十五行文字。

第二十一回

片云僧投胎报德 春莺女诞子延宗

人情从说留些好，阴功更是防身宝。不贪不妒不骄嗔，宽容抱，省烦恼，福禄康宁独寿考。

败子何妨朝露早？自生英物来襁褓。守成千蛊不难兄，循理道，家业保，养志承颜事母老。

——右调《天仙子》

却说那些抄抢家事的凶徒，为从的六个人与那十四个歪拉泼妇，都当时发落去了。晁思才与晁无晏夹打了那一顿，发下监里，果然将息了一个月好了，取出来枷号通衢，两个月满放。从此之后，这伙人的魂灵也不敢再到晁家门上。大尹又因他是寡妇之家，一切差徭尽行优免。其里老什排都晓得大尹与他做主，不敢上门作贱。晁夫人虽没了丈夫儿子，倒也清闲安静，爱护那春莺就如千百万黄金一般，早晚祝天赞地，望他生个儿子。

九月二十八日，看门的进来说道：“梁片云合胡无翳特从通州来到，要见奶奶。”晁夫人道：“他两个这等远来，有何事件？请到厅上坐下，待我出去相见。”晁夫人一面出去见他两个，一面叫人收拾素斋。只见两个都穿栗色绸夹道袍，玄丝劈瓢帽，僧鞋净袜，见了

晁夫人就倒身下拜，谢说恩德不了。又说起晁老爷子相继死亡，两个也甚惨然。又说那后来六百三十两银子尽籴了米谷，出陈入新的放与贫人，如今两年，将及万石。又说这十月初一日是晁夫人的六十寿诞，所以特来与奶奶拜庆，也看看老爷，不料得老爷与大官人俱弃世去了。晁夫人问他下处，他说在真空寺法严长老家安歇。吃了斋，依旧回寺去了。

到了初一日，二人早到厅上，送了几样礼，要与晁夫人拜寿。晁夫人又出去见了。晁夫人因有重孝，都不曾收亲眷们的礼。这日单摆了一桌素筵款待片云、无翳。次日两个就要辞了起身。晁夫人又留他们住了两日，每人替他做了一领油绿绸夹道袍、一顶瓢帽、一双僧鞋、一双绒袜，各十两银子，又摆斋送了行。仍自起身回去。

两个朝起晚住，一路议论。无翳说道：“晁大舍刻薄得异常，晁老爷又不长厚，这怀孕的断不是个儿子！”片云说道：“依我的见识，晁老爷与大舍虽然刻薄，已是死去了，单单剩下了夫人。这夫人却是千百中一个女菩萨，既然留他在世，怎么不生个儿子侍养他？所以这孕妇必然生儿子，不是女儿。我看老人家的相貌也还有福有寿哩。我们受了他这样好处，怎得我来托生与他做了儿子，报他的恩德才好。”

不一日，到了通州，师徒相会，甚是欢喜。过了几日，那片云渐渐的没精塌彩，又渐渐的生起病来。一日夜间，梦见韦驮尊者亲与说道：“晁宜人在通州三年，劝他的丈夫省刑薄罚，虽然丈夫不听他的好言，他的好心已是尽了。这六百两的米谷，两年来也活过了许多人，往后边的存济正没有限量哩，不可使他没有儿子侍奉。你自己发心愿与他为子报恩，这是你的善念。出家人打不的诳语，你若不实践了这句说话，犁舌地狱是脱不过的。十二月十六日子时，你

第二十一回

去走一遭，回来也误不了你的正果。但不可迷失了本来，堕入轮回之内。”

片云醒转来，记得真真切切的这梦，告诉长老合无翳都晓得，从此即淹淹缠缠①的再不曾壮起，却只不曾睡倒，每日也还照常的穿衣洗面。到了十二月十五日的晚间，叫人烧了些汤，在暖房里面洗了浴，换了一套新衣，在菩萨韦驮面前拈了净香，叩头辞谢；又叩辞了长老合无翳，再三嘱付，叫：“把这积谷济贫的功果千万要成个始终，待你年老倦勤的时候，我自来替你的手脚。把我的尸首不要葬了，将龛来垒住，待我自己回来掩埋。”又写了四句偈子道：

知恩报恩，志谐心服。一世片时，无烦多哭。

长老合无翳说道：“虽然做了梦，这梦也虽然灵异，但怎便这等信得真切？毕竟要等他善终。难道好自尽了不成？”片云收拾完了，回到自己静室里边，点了一炷香，上了禅床，盘了膝，端端正正的坐在上面。长老合无翳道：“莫去搅混他，且看他怎么死得。只远远的防闲他，不要叫他自尽。”

等到天气大明，日已露红了。众人道：“既然过了这十六的子时，便也不妨了。”进去看他一看，只见他两条玉柱②挂在膝上，不知从几时圆寂去了。惊动了合寺的僧众，传遍了京城，勋戚太监如蚁的一般下到通州来瞻礼，那布施的堆山积海样多。依他的言语，在寺后园内起了龛，垒在里面。太后都遣了太监出来与他上香，妆修得功果十分齐整。

① 淹淹缠缠：无精打采，委靡不振。

② 玉柱：传说高僧坐化时，鼻涕会垂下来，像两条玉柱。

再说春莺到了十一月半后，晁夫人便日日指望他分娩，就唤了前日大尹荐的收生婆老徐日夜在家守住，不放出去，恐怕一时间寻他不着。另在晁夫人住房重里间内收拾了暖房，打了回洞的暖炕。预先寻下两个奶子伺候，恐怕春莺年纪尚小，不会看管孩儿。

从十一月十五日等起，一日一日的过去，不见动静。晁夫人只恐怕过了月分，被人猜疑。直到了十二月十五日晚间，方觉得腰酸肚痛起来。晁夫人也就不曾睡觉。又唤了一个长来走动的算命女先。三个人都在热炕上坐等。春莺渐渐疼得紧了。仔细听了更鼓，交过二更来了。女先道：“放着这戌时极好，可不生下来，投信等十六日子时罢。这子时比戌时好许多哩。”还与春莺要道：“好姐姐，你务必的夹紧着些，可别要在亥时生将下来！”大家笑说：“这是什么东西，也教你夹得住的！”晁夫人打了个呵欠。徐老娘拉过一个枕头来，说：“奶奶，你且打个盹儿，等我守着，有信儿请你老人家不迟。”

晁夫人躺下，不一瞬，鼾鼾的睡着了，口中高声说道：“出家人怎好到我卧房里面？快请出去！”老徐叫醒了夫人。晁夫人道：“片云出去了不曾？”众人道：“深更半夜，有甚么片云敢进这里来？”晁夫人道：“没的是我做梦？我亲见他穿着我做与他的油绿袄子进这屋里来，还与我磕了两个头。他说：‘奶奶没人服事，我来服事奶奶。’我说：‘出家人怎好进我的卧房来服事？’他不答应，扬长往里间里去了。”

正说着，春莺疼的怪哭。徐老娘跑不迭的进去，突的一声，生下一个孩儿。徐老娘接到手里，说道：“奶奶大喜！一个极好的相公！”女先听那更鼓正打三更二点，却正是子时不差。喜的晁夫人狠命的夹着腿，恐怕喜出屁来！灯下端相了一会，说：“这小厮怎么

就象片云的模样？”丫鬟养娘都说与片云模样一般。看着断了脐带，埋了衣胞，打发春莺吃了定心汤，安排到炕上靠着枕头坐的。

那个小孩子才下草，也不知道羞明^①，挣着两个眼狄良突卢^②的乱看，把众人喜的慌了。大家同徐老娘吃了些饭，晁夫人亲与徐老娘递了一杯喜酒，送了二两喜银，一匹红段，一对银花；徐老娘也与晁夫人回敬了喜酒。也与女先三钱银子。收拾完了，也就交过五更，算计还大家休息一会。

谁知着了喜欢的人也能睡不着觉！晁夫人翻来覆去，心里只是想，说：“老天爷可怜见的生了这个孩子，使晁家有了后代，可怎样报答天地才好？”要算计怎样的积福、如何的济贫。又算计那些族人，如今既有了儿子，许他们上门往来，况且止得七八个，每人与他五十亩地，都叫他们大家有饭吃。碌碌动寻思了半夜，天还不曾大亮。一骨碌跳起来，看了春莺，叫人熬了粥，看他吃了。又慢慢的掀开被子，看了娃娃，喜得晁夫人张开口合不拢来。晁夫人道：“向日徐大爷亲自分付说道，等分娩了，叫去报他知道；又分付叫就用徐老娘收生。”叫人快些打发徐老娘吃了早饭，同了晁凤去县里报喜。

恰好那日学里修盖明伦堂，徐大尹早去上梁，还不曾回来。老徐合晁凤在大门里等候。珍哥听得人说晁凤在大门里边，走到监门口，扒着那送饭的小方孔叫晁凤走到跟前。晁凤问说：“珍姨，这向里边好么？”珍哥道：“有甚么得好！自从大爷没了，通没有人照管！晁住通也不照常时，粮食柴火每每的送不到。你前向提了大爷的头出来，我到正在这门口看见。我一则害怕，二则也恼他杂

① 羞明：怕亮。

② 狄良突卢：亦作“滴溜突卢”，形容眼珠转动。

情，所以也不曾叫住你，看得他一看。你如今来做什么？”晁凤道：“今日得了小主人，待来报徐大爷知道。”珍哥道：“是谁生的？”晁凤说：“是春莺姐生的。”珍哥道：“春莺是老奶奶丫头，他几时收了？”晁凤道：“是老爷收了，二月初二日成亲的。”珍哥说：“也罢，晁家有了主了。昨日晁思才合晁无晏在监里发的那狠，说：‘徐大爷没有做一百年的理。等徐大爷前脚去了，后脚再看哩！’”

正说着，只听得传锣响，徐大尹上完了梁，穿着大红圆领，坐着轿，回到县来。晁凤合老徐跟了进去。大尹方才下轿，两个就跪在面前。那徐大尹的眼力，把人见过一遍，就隔了一世也就忘记了。两个还不曾开口，大尹先问道：“生得个儿子么？”二人回说：“是。”大尹问：“是几时生的？”老徐道：“是今日的子时。”大尹道：“这个孩子有好处。怎么可可的叫我穿了吉服迎你们的喜报！”叫库吏封二两银，用红套封了，上写“粥米银二两”^①，叫门子拿个红折柬来，自己写道“名晁梁”三个字。分付道：“这二两是我折粥米的。我也不另差人，你就与我带去，上复宜人恭喜。我正上梁回来，就名唤晁梁。”又问那老徐道：“你手里拿得是甚么？”老徐道：“是晁奶奶赏的花红合喜钱。”徐大尹道：“便宜你。”叫库吏每人赏他喜钱一百文。

二人千恩万谢的回来，上复了晁夫人的话，说：“徐大爷正上了梁，穿了吉服回来，又替起名晁梁。”晁夫人道：“这又古怪。我梦见梁和尚进到卧房，他就落地。我肚里算计正要叫他是晁梁，恰好大尹就替起了这个名字。事不偶然，这个小厮定然有些好处。”亲眷家传扬开去，没一个不替晁夫人谢天谢地。

① 粥米：亦叫“月米”，指在生孩子后的第一个月内，亲友送给产妇及婴儿的米面、红糖、鸡蛋等东西。

到了三日，送粥米的拥挤不开，预先定了厨子，摆酒待客。叫了庄上的婆娘都来助忙，发面做馍馍，要那一日舍与贫人食用。又叫外面也摆下酒席，要请那晁思才这八个族人，里边也还要请那些打抢的十四个恶妇。先一日都着人去请过了。到了十八日，把徐老娘接得到了，送粥米的那些亲眷渐渐的到齐，都看着与孩子洗了三^①。

他那东昌的风俗，生子之家，把那鸡蛋用红鞠连壳煮了，赶了面，亲朋家都要分送。看孩子洗三的亲眷们，也有银子的、也有铜钱的，厚薄不等，都着在盆里，叫是“添盆”。临了都是老娘婆收得去的。那日晁夫人自己安在盆内的二两一个锞子，三钱一只金耳挖，枣栗葱蒜；临后又是五两谢礼，两匹丝绸，一连首帕，四条手巾。那日徐老娘带添盆的银钱约有十五六两。

再说那日晁夫人先使人送了一百个煮熟的红鸡子，两大盒赶就的面，与徐大尹，收了，赏了家人二百文铜钱。又分送了亲朋邻舍。族中那八个人也都有得送去。有回首帕汗巾的、有回几绺钱的，都各样的不等。

这一日，族中八家子的男妇七家都到，只有晁思才一家都不曾来，他说：“我们前日说他没有儿子，去要分他的家事；他如今有了儿，这是要请我们到那里，好当面堵我们的嘴。且前日吃了这一场的亏，还不曾报得仇，还有甚么脸去？”众人道：“就是要堵我们的口，既然请得到家，也毕竟要备个酒席。难道叫我们空出来了不成？况且那日原是我们的不是，分他些甚么罢了，怎么倒要赶他出去？他又不曾自己呈告我们，这是天爷使官来到，吃了这亏，怎么怨得他？他既将礼来请我们，如何好不去？”也有送盒面的，也有送

① 洗三：旧俗，小孩生后第三日为之洗浴，叫作“洗三”。

盒芝麻盐的，也有送十来个鸡子的，也有送一个猪肚两个猪肘的。晁夫人都一一的收了。

那些族中的婆娘恐怕去得早了，看着孩子洗三，要添盆的银钱，所以都约会齐了，直过了晌午方才来到。里外的男妇，除了晁思才，别的都是晁夫人的下辈，都替晁夫人叩喜。晁夫人都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们。众人都说起前日的事来，要与晁夫人陪礼。晁夫人道：“前日叫你们吃了一场亏，我不替你们陪礼罢了，你们倒要替我陪起礼来。如今我们大家都喜，把那往事再不要提他，只往好处看。既是一族的人，人又不多，凡事看长，不要短见。”

那些泼妇们，也有该叫大娘婶子的，也有该叫奶奶妗母的，磕头不迭，都说：“那一日若不是你老人家积福，两次叫人替俺们讨饶，拿到大街上当了人千人万的打三四十板，如今怎么见人！”晁无晏老婆说：“只是那一日说声叫老娘婆，我那头就轰的一声，说：‘这是待怎么处置哩！’七奶奶插插着说：‘没帐！他见翻出点子甚么来了，一定说咱产门里头有藏着的东西，叫老娘婆伸进手去掏⁽¹⁾哩！’叫我说：‘呀！这是甚么去处，叫人掏嗤掏嗤的？’后来才知道是看春姐。”把晁夫人合众女眷们倒笑了一阵。

正说笑着，一个丫头跑来说道：“奶奶，俺小叔屙了一大些焌黑的粘屎，春姨叫请奶奶看看去哩！”晁夫人道：“孩子屙的脐屎怎么不黑？”晁夫人进去，众人也都进去看。晁夫人一只手拿着他两条腿替他擦把把，他乌楼楼⁽¹⁾的睁着眼，东一眼西一眼的看人，照着晁夫人的脸合鼻子，碧清的一泡尿雌将上去，笑的一个家不知怎么样的。

亲眷们都吃完了酒，坐轿的、坐车的、骑口头的，前前后后，七

(1) 乌楼楼：形容眼珠黑亮。

七八八，都告辞了家去。这些前日没得领打的婆娘也要家去。晁夫人都把他们送粥米的盒子里边满满的妆了点心肉菜之类，每人三尺青布鞋面、一双膝裤、一个头机银花首帕。虽然是一伙泼货，却也吃不得一个甜枣，那头就似在四眼井打水的一般，这个下去、那个起来。这个说：“我纳的好鞋底。”那个说：“我做的好鞋帮。”这个说：“我浆洗的衣服极好。”那个说：“我做的衣裳极精。”奶奶，大娘，婶子，妗母，“你只待做什么，我们都来替你老人家助忙。”外边的这七个族人，一个家办丧的廝僧儿一般，都进来了谢了晁夫人家去。晁夫人道：“你们家去罢。我看头年里不知有工夫没有，要不就是过了年，我还有话与你们讲。”众人齐说：“奶奶大娘倘有甚么分付，只叫人传一声，我们即时就来，不敢迟误。”晁夫人又谢说：“紧仔①年下没钱，又叫你们费礼。”众人去了。

晁夫人进到春莺房内，上了炕上坐着，派了晁书、晁凤两个的娘子，专一在屋里答应，照管奶子，分付说：“你要答应的好，孩子满月，我赏你们；要答应得不好，一个人嘴里抹一派狗屎。”

那腊月短天，容易的过，不觉的就是年下。晁老合晁大舍虽新经没了，得了这件喜事，晁夫人倒也甚不孤恓。瞬眼之间，过了年，忙着孩子的满月，也没理论甚么灯节。十六日，春莺起来梳洗，出了暗房②。晁夫人也早早梳洗完备，在天地上烧了纸，又到家庙里祭祀。春莺也跟在后面磕头，方才一家大小人口都与晁夫人道了喜。春莺先与晁夫人叩了头。晁夫人分付家下众人都称呼春莺为“沈姨”，因他原是沈裁的女儿，所以称他娘家的本姓。又与小娃娃

① 紧仔：亦作“紧则”、“紧子”，有“本来、原就、正”等意思。

② 暗房：即产房。迷信的说法，产房的“血光”不能外露冲犯日月星辰，所以要把房间遮蔽严实，称为“暗房”。

起了个乳名叫是“小和尚”。

吃过了早饭，可可的那十六日是个上好的吉日，“煞贡”、“八专”、“明堂”、“黄道”、“天贵”、“凤辇”都在这一日里边，正正的一个剃头的日子，又甚是晴明和暖，就换了一个平日长剃头的主顾来与小和尚剃胎头。先赏了五百文铜钱，一个首帕，一条大花手巾；剃完了头，又管待他的酒饭。渐次先是那些族里的婆娘们，又是众亲戚的女眷，都送了礼来与小和尚满月⁽²⁾，都有与小和尚的东西，连那本族妇人也有五六分重的银钱银铃不等。

前日晁思才只道是晁夫人要请来堵他的嘴，谁知晁夫人请得他们到的，都相待得甚是厚，临去时还有回答那些老婆们的礼，所以着实后悔。今日不曾请他，他却买了两盒茶饼，打了一个银铃，领了他那个老歪拉来到。先进去见了晁夫人，那嘴就象蜜糖一般，连忙说道：“嫂子请上，受我个头儿；可是磕一万个头也不亏。那日要不是嫂子救落着，拿到大街上一顿板子，打不出我这老私窠子屎来哩！这事瞒不过嫂子，这实吃了晁无晏那贼天杀的亏，今日鼓弄⁽¹⁾、明日挑唆，把俺那老斫头的挑唆转了，叫他象哨狗的一般望着狂咬！”

谁知晁无晏的老婆先已来在屋里，句句听得真切，凶神一般赶将出来。晁思才老婆见了，连忙说道：“嗳呀！你从多咱来了？”晁无晏老婆也没答应，只说：“呃！你拍拍你那良心，这事是晁无晏那天杀的不是？您一日两三次家来寻说，凡事有你上前，惹出事来您担着。后来您只捣了一百杠子，俺倒打了二百杠子，倒是人哨着你那老斫头的来？天老爷听着，谁烁谁，叫谁再遭这们一顿！”晁夫人道：“今日是孩

① 鼓弄：鼓动、怂恿。亦作“鼓令”。

子的好日子，请将您来是图喜欢，叫你都鬼吵来？您待吵，夹着屁股明日往各人家里吵去！我这里是叫人吵够了的了！”

人进来传说：“七爷要见奶奶哩。”晁夫人道：“请进来。”晁思才也没等进房，就在开井里跪下磕头。晁夫人也跪下回礼。晁思才说：“嫂子可是大喜！我那日听见说了声添了侄儿，把俺两口子喜的就象风了的一般，只是跳，足足的跳有八尺高！俺住的那屋是也叫矮些，我跳一跳触着屋子顶，跳一跳触着屋子顶，后来只觉的头顶生疼，忘了是那屋子顶碰的。亏了俺那老婆倒还想着，说：‘你忘了么？你夜来喜的往上跳，是屋子顶碰的！’罢！罢！老天爷够了咱的！只有这个侄儿，咱就有几千几万两的物业，人只好使眼瞟咱两眼罢了，正眼也不敢看咱！昨日这伙子斫头的们只是不听我说，白当的叫他带累的我吃这顿亏！”晁夫人道：“旧事休题，外边请坐去。又叫你费礼。又替孩子打生活。”

晁思才道：“嫂子可是没的说，穷叔遮器^①罢了！昨日侄儿洗三，俺两口子收拾着正待来，一个客到了，要留他坐坐，就没得来替侄儿做三日。”他老婆道：“嗳哟，你是也有了几岁年纪，怎么忘事？你可是喜的往上跳，碰的头肿得象没揽的柿子一般，疼得叫我替你揉搓，可就没的来，又扯上那一遭有客哩！”晁思才道：“是！是！还是你记的真！”晁夫人道：“真也罢、假也罢，外边请坐。”叫小厮们外边流水^②端果子咸案，中上座了。

晁思才外面去了。晁无晏老婆要到外边去合他汉子说话。晁夫人道：“不出去罢，料想没有别的话说，也只是招对方才那两句舌头。里头也中上座哩。”把女客都请到席上，晁夫人逐位递了酒，安

① 遮器：遮羞。

② 流水：赶紧。

了席，依次序坐下。十来个女先弹起琵琶弦子琥珀词①，放开喇叭喉咙，你强我胜的拽脖子争着往前唱。徐老娘抱着小和尚来到，说：“且住了唱罢，俺那小师傅儿要来参见哩。”徐老娘把小和尚抱到跟前，月白脑塔上边顶着个瓢帽子，穿着浅月白袄，下边使蓝布绵裤子裹着，端详着也不怎么个孩子：

红馥馥的腮颊，蓝郁郁的头皮。两眼秋水为神，遍体春山作骨。一条紫线，从肾囊直贯肛门；满片伏犀，自鼻梁分开额角。两耳虽不垂肩，却厚敦敦的轮廓；双手未能过膝，亦长鬟鬟的指尖。这个贼模样，若不是个佛子临凡，必然是个善人转世。

可是喜的一个家挝耳挠腮，也怪不得晁思才跳的碰着屋顶！那日皎天月色，又有满路花灯，晁夫人着实挽留，那些堂客们都坐到二更天气方才大家散席。

正是“一人有福，拖带满屋”。若不是晁夫人是善知识②，怎能够把将绝的衰门从新又延了宗祀？虽然才满月的孩子，怎便晓得后来养得大养不大？但只看了他母亲的行事，便料得定他儿子的收成。再看下回，或知分晓。

【校记】

[1] 沦：A本作“淘”。

[2] 满月：A、C本作“满口”，B本作“满日”。

① 琥珀词：乐器名，其制如琵琶，又名“胡拔思”、“火不思”。

② 善知识：佛教指善人。

第二十二回

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悬扁旌贤

范文丞相①能敦睦。置买公田，散布诸亲族。真是一人能享福，全家食得君王禄。

此段高风千古属。上下诸贤，未见芳踪续。单得妇人能步躅，分田仗义超流俗。

——右调《蝶恋花》

过了小和尚的满月，正月十九日，晁夫人分付叫人发面蒸馍馍，秤肉做下菜，要二十日用。晁书娘子问道：“奶奶待做甚么，做菜蒸馍馍的？”晁夫人道：“我待把族里那八个人，叫他们来，每人分给他几亩地，叫他们自己耕种着吃，也是你爷做官一场，看顾看顾族里人。若是人多，就说不的了；脱不了指头似的排着七八个人，一个个穷的嗤骡子气。咱过着这的日子，死了去，有甚么脸儿见祖宗？”晁书娘子道：“奶奶可是没的说。咱有地，宁只舍给别人，也不给那伙子斫头的！‘八十年不下雨，记他的好晴②儿’。那一日

① 范文丞相：即范仲淹。北宋仁宗时曾任参知政事（相当于丞相），死后谥文正。尝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② 晴：“情”的谐音。

不亏了徐大爷自己来到，如今咱娘儿们正鳖的不知在那里哩！”

晁夫人道：“他怎么没鳖动咱？他还自家鳖的夹了这顿夹棍，打了这顿板子哩。这伙子斫头的们也只觉狠了点子，劈头子没给人句好话！我起为头也恨的我不知怎么样的，教我慢慢儿的想，咱也有不是。那新娶我的一二年，晁老七合晁溥年下也来了两遭。咱过的穷日子，清灰冷灶的，连钟凉水也没给他们吃。那咱我又才来，上头有婆婆，敢主的事么？见咱不瞅不睬的，以后这些些年通不上门了。这可是他们嫌咱穷。后来你爷做了官，他们又有来的。紧则你爷甚么，又搭上你大叔长长团团的：‘怎么咱做穷秀才时，连鬼也没个来探头的！就是贡了，还只说咱选个老教官，没甚么大出产，也还不理！如今见咱选了知县，都才来奉承咱！这穷的象贼一般，玷辱杀人罢了！’爷儿两个没一个儿肯出去陪他们陪。我这们说着，叫留他们吃顿饭，甚么是依！后来做了官，别说没有一个钱的东西给他们，连昨日回来祭祖也没叫他们到跟前吃个馍馍。这也是户族里有人做官一场！他们昨日得空儿就使，怎么怪的？我想咱揽的物业也忒多了，如今不知那些结着大爷的缘法，一应的差徭都免了咱的。要是大爷升了，后来的大户收头累命的下来，这才罢了咱哩。雍山的十六顷是咱起为头置庄子买的，把这个放着；靠坎的四顷是动不得的；把那老官屯使见钱买的那四顷分给那伙斫头的们，其余那八顷多地，这都是你大叔一半钱一半赖图人家的，我都叫了原主儿来，叫他领了去。”

晁书娘子道：“奶奶把地都打发了，叫小叔叔大了吃甚么？”晁夫人道：“天老爷可怜见养活大了，就讨吃也罢，别说还有二十顷地，够他吃的哩。”晁书娘子道：“奶奶就不分些与俺众人们么？”晁

第二十二回

夫人道：“你们都有一两顷地了，还待揽多少？你家里有甚秀才乡宦遮影^①着差使哩？”晁书娘子道：“俺有是俺的，没的是奶奶分给俺的？”晁夫人道：“你看老婆混话！你是那里做贼偷的？脱不了也是跟着你爷做官挣的。算着你那两顷地，连城里房子算着，差不多值着一千二三百两银子哩。你要只守住了，还少甚么哩？你去外头叫他们一个来，我分付他请去。”晁书娘子往外去叫了曲九州来到，晁夫人分付说：“你去请那户族里那八个明日到这里，我有话合他们说。”曲九州遂去挨门请到了，都说明日就去。曲九州回了晁夫人的话。

次日清早，众人都到了晁思才家。大家都商量说：“宅里请咱，却是为甚么？从头年里对着家里的说，待合咱讲甚么话说，年下不得闲，过了年也罢。”晁无晏道：“我一猜一个着，再没有二话，情管是那几亩坟地，叫咱众人摊粮。”晁思才说：“不是为这个。虽是大家的坟地，咱谁去种来？叫咱认粮？他家在坟上立蛟龙碑、盖牌坊的，他不纳粮，叫咱认，这也说不响。这老婆子要说这个，我就没那好！”内里一个晁邦邦说：“七叔，你前日对着三婶子说，那些事都吃了那伙子砍头的亏，你今日又说没那好？”晁思才道：“三官儿，你就知道我的为人！我有个脸么？你当我嘴上长的是胡子哩，都是些狗毛。”

晁思才老婆跑将出来说道：“你们不消胡猜乱猜的，情管是你昨日卖了坟上的两科柏树，他知道了，叫了众人去数落哩。”晁无晏道：“七爷，你多咱卖了树？咱大家的坟，你自家卖树使，别说宅里三奶奶不依，我也不依！”晁思才望着晁无晏一头碰将去，说道：

① 遮影：支应，承担。

“你待不依！你不依，怎么的我？如今宅里做官的没了，我就是咱家里坐头一把金交椅的了！卖科坟上的树你不依，我如今待卖您的老婆哩，您也拦不住我！”晁无晏道：“你这话不怕熏的人慌！你要是正明公道的人，没的敢说你不是个大的们①！人干不出来的事你干出来了，还要卖人的老婆！你卖坟上的树，卖老婆使不得么？”晁思才就挝挠，晁无晏就招架。晁思才就要拉着声冤，晁无晏道：“咱就去，怕一怕的也不是人！脱不了咱两个都在大爷跟前失了德行的人，咱再齐头子来挨一顿，丢在监里，叫俺老婆养汉，挣着供牢食。你还没个老婆挣钱哩！”倒拉着晁思才往外去吆喝。

晁思才老婆赶出来拉扯成一堆：“贼斫头的！你那老婆年小，又标致，养的汉，挣的钱！我这们大老婆子，躺在十字街上，来往的人正眼也不看哩！”晁无晏也不理他，只拉着晁思才往县门口去。晁思才见降不倒他，软了半截，骂自己的老婆道：“老窠子！你休逞脸多嘴多舌的！你见我卖坟上的树来？二官儿，你撒了手，咱户里还有几个人哩。窝子里反反，我的不是也罢，你的不是也罢，休叫外人笑话。”众人又拉拉扯扯的劝着，说道：“宅里请咱，咱要去，咱如今就该去了；要去，咱大家各自回家，弄碗稀粘粥在肚子里，干正经营生去。从日头没出来就吵到如今了！”晁思才道：“二官儿，他们说得是。你放了手，咱们往那里来。咱还义和着要照别人哩。”

晁无晏也便收了兵，一齐望着晁宅行走。曲九州看见，进去说了。晁夫人出到厅上相见。晁思才等开口说道：“昨日嫂子差了人去，说合俺们说甚么，叫我们早来，不知嫂子有甚么分付？”晁夫人道：“我昨日没了儿，我这物业，您说都该是你们的，连我都要一条

① 大的们：长辈，做主之人。

棍撵的出去……”晁思才没等说完，接着说道：“那里的话！谁敢兴这个心？嫂子别要听人的话⁽¹⁾。”晁夫人又说：“如今天老爷可怜见，虽不知道是仰着合着，我目下且有儿了。既有了儿，这家业可是我的了……”那晁思才又没等晁夫人说完，接道：“嫂子叫了俺来是说这个么……”又不知待要说甚么，晁无晏道：“七爷，你有话，且等三奶奶说了，你再说不迟！”把晁思才的话头截住了。

晁夫人又接道：“如今既成了我的家业，我可不独享，看祖宗传下来的一脉，咱大家都有饭吃，才足我的心……”晁思才又没等晁夫人说完，接道：“嫂子是为俺赤春头里①，待每人给俺石粮食吃？昨日人去请我，我就说嫂子有这个好意，果不其然！这只是给嫂子磕头就是了。”晁无晏道：“七爷，你只是拦三奶奶的话！咱等三奶奶把前后的话说完了，该有甚么说的再说，该磕头的磕头，迟了甚么来！”晁夫人又接道：“我意思待把老官屯可可的是四顷地，每人五十亩，分给你八家耕种着吃，也是俺这一枝有人做官一场。我总里是四顷地，该怎么搭配着分，您自家分去。一家还与你五两银子，五石杂粮，好接着做庄家。”

晁思才把两个耳朵垂子掐了两掐，说道：“这话，我听得是梦是真哩？这老官屯的地，一扯着②值四两银子一亩，这四顷地值着一千六七百两银子哩。嫂子肯就干给了俺罢？”晁夫人道：“你看！不干给您，您待给我钱哩？”晁思才道：“阿弥陀佛！嫂子，你也不是那世上的凡人！你不知是观音奶奶就是顶上奶奶③托生的，通是个菩

① 赤春头里：指刚开春、尚无收成的时候。

② 一扯着：匀扯着，平均。

③ 顶上奶奶：指碧霞元君。神话中东岳大帝之女。泰山顶上建有碧霞元君祠，故有此称。

萨，就是一千岁也叫你活不住！”晁无晏道：“你看七爷！活了你的么？就叫俺三奶奶活一万岁算多哩？”

晁夫人道：“别要掏瞎话，且说正经事。这得立个字儿给您才好。可叫谁写？”晁思才道：“二官儿就写的极好，叫他写罢。”晁夫人道：“你看糊涂！您自己写了，还自己收着，有甚凭据哩？”晁思才道：“我还有一句话，可极不该开口，我试说一说，只在嫂子。这如今俺三哥没了，我也就算个大的们了，嫂子把那庄上的房子都给了我罢。”晁夫人道：“谁这里说你不是大的们哩？只是晚生下辈的看着你是大的们，在那祖宗往下看着，您都是一样的儿孙们。可说这房子，我都不给你们，留着去上坟，除的家阴天下雨好歇脚打中火。论这几间房倒也不值甚么。你这一伙子没有一个往大处看的人，鬼扯腿儿分不匀，把我这场好事，倒叫您争差违碍不好。您各人自家燕儿垒窝的一般，慢慢的收拾罢。这只天老爷叫收可①，您都用不尽的哩。”晁无晏道：“奶奶说得有理。咱且下来先谢谢奶奶再讲。”晁夫人道：“消停，等完事可，咱大家行个礼儿不迟。”晁思才道：“等完了事再磕有多了的么？”晁夫人道：“天忒晚了，大家且吃了饭再说。”叫人摆上菜，端下嘎饭，大盘子往上端馍馍粉汤。

晁夫人此时暂往后边去了，忽然李成名进来，说道：“胡师傅从通州下来，敬意②看奶奶。”晁夫人道：“梁师傅没来么？”李成名道：“我问他来，他说梁师傅从头年里坐化了。”晁夫人诧异的了不得：“的真小和尚是梁片云托生的了！”晁夫人叫：“请他到东厅里坐，待我出去见他。”须臾，晁夫人走到厅上。胡无翳跪下叩了四首，晁夫人站着受了他的礼，说：“这些路，大冷天，又叫你来看我。梁师

① 可：语尾词，有“的话、的时候”等意思。

② 敬意：特意。

第二十二回

傅怎么就没了？”

胡无翳道：“贫僧一则来与奶奶拜节；二则挂念着，不知添了小相公不曾；三则也为梁片云死的蹊跷，所以也要自己来看看。他从这里回去，一路上只是感奶奶的恩。他知道小奶奶怀着孕，他说怎么得托生来做儿子，好报奶奶。一到家就没得精神，每日淹淹缠缠的。一日，梦见韦驮尊者合他说：‘晁宜人在通州三年，劝他丈夫省刑薄罚，虽然他丈夫不听他的好话，他的好心已是尽了。这六百多银子也济活了许多人，往后的济度还没有限哩，不可使他无子侍奉。你说与他为子，是你自己发的愿，出家人是打不得诳语的，那犁舌地狱不是要处。你十二月十六日子时，你去走一遭，回来也误不了你的正果。’他醒转来，即时都对着长老合小僧说了。我们说他虽不似常时这般精爽，却又没有甚病，怎么就会死哩？他到了十二月十五日酉时候，烧汤洗了浴，换了新衣，外面就着了奶奶与他做的油绿绸道袍，辞了各殿上的菩萨，又到韦驮面前叩了头，辞别了长老；又再三的嘱咐小僧，叫把那积谷的事别懈怠了。走进自己静室，拈了香，上在禅床上，盘膝坐了。长老说：‘这等好好的一个人，怎便就会死了？不要自己寻了短见？我们远远的防备他，只要不进他的房去搅乱。’等到十六日天大明了，长老道：‘这已过了子时，料应没事了，进去看他一看。’走进去，只见鼻子里拖下两根玉柱，直拄着膝上，不知那个时辰就圆寂了。”

晁夫人道：“怎么有这样的奇事！十二月十五日的清早，孕妇也就知觉了。等到二鼓多，那老娘婆说：‘只怕还早，奶奶且略盹一盹儿。’扯过个枕头来，我就睡着了。只见梁师傅进我房来与我磕头，身上就穿着我与他做的那油绿道袍。他说：‘我因奶奶没人，我特来服事奶奶。’我从梦里当真的，说：‘你出家人怎好进我房来服

侍？外边坐去。’他佯长往我里间去了。他们见我梦里说话，叫醒我来，即刻就落地了，正正的是十二月十六日子时。”彼此说得毛骨耸然。晁夫人道：“还有奇处。我口里不曾说出，心里想道：‘生他的时节，既是梦见梁片云进房来，就叫他是晁梁罢。’可可的那日去县里报喜，适遇着县公穿了红员领，从学里上了梁回来。报喜的禀了，县公说：‘这个孩子有些造化，怎么叫我穿了吉服迎你们的喜报。我从学里上梁回来，名字就叫做晁梁罢。’你还不曾看见，他的模样就合梁片云一个相似。如今梁片云出过殡了不？”

胡无翳道：“他说叫不要葬了，抬在后园，垒在龛内，等他自己回来葬他。如今果然垒在后园龛内，京城里面，多少勋臣太监都来瞻拜，皇太后都差了司礼监下来上香，修盖的好不齐整！如今等二月初二，还要着实大兴工哩。”晁夫人道：“你吃完了斋，叫人抱他出来你看。”晁夫人也自往后边吃饭去了。端上斋来，胡无翳自己享用。

那晁思才一干人狼吞虎咽的吃完了饭，说与晁夫人知道了。晁夫人道：“便宜这伙人。正没人给他们立个字，这胡和尚来的正好。”晁夫人吃完了饭，又走到晁思才那里，问说：“你们都吃饱了不曾？怎便收拾得恁快？”晁思才道：“饱了，饱了！这是那里，敢作假不成？”

却说胡无翳也吃完了斋，叫人来说，要暂辞了回真空寺去。晁夫人道：“略停一停，还有件仗赖的事哩。”合晁思才道：“从通州下来一位门僧胡师傅，央他写个字给你们罢。”晁思才道：“这极好！在那里哩？请来相见一见。”晁夫人分付叫人请胡师傅来。众人望见胡无翳唇红齿白，就似个标致尼姑一般，都着实相敬。彼此行了礼。晁夫人道：“这是俺族的几个人。我因我们做官一场，受了朝廷的俸禄，买了几亩地，如今要分几亩与他们众人，正没人立个字。

你来的极好，就仗赖罢。”胡无翳道：“只怕写的不好。有脱下的稿么？”晁夫人道：“没有稿，待我念着，你写出个稿来，再另外誊真。”叫人揩拭了净桌，拿过笔砚纸墨来。晁夫人念道：

诰封宜人①晁门郑氏同男晁梁，因先夫蒙朝廷恩典，知县四年，知州三载，积得俸禄，买有薄田。念本族晁某等八人，俱系祖宗儿孙，俱见贫寒，氏与男不忍独享富贵，今将坐落老官屯地方民地四百亩，原使价银一千六百两，分与某等八人，各五十亩，永远为业，以见氏睦族之意。业当世守，不许卖与外姓。粮差俱种地之人一切承管。此系母命，梁儿长成之日不得相争。此外再每人分给杂粮五石、银五两，为种地工本之费，立此为照。

胡无翳听着，写完了稿，又从首至尾读了一遍与众人听，问道：“就是这等写罢？”众人道：“这就极好，就仗赖替写一写。”晁无晏道：“一客不烦二主。俺们既做庄家，难道不使个头口？爽利每人分个牛与我们，一发成全了奶奶这件好事。”晁思才道：“嫂子在上，二官儿这句话也说的有理。”旁边一个晁近仁说道：“嗳！为个人只是不知足！再不想每人五十亩地值着多少银子哩！奶奶给咱的那银子合粮食是做甚么使的？又问奶奶要牛！这七爷怪不的起个名字就叫做‘晁思才’，二哥就叫‘晁无晏’。可是名称其实！”晁无晏瞪着一双贼眼，恨不得吃了晁近仁的火势，说道：“你不希罕罢了！你说人待怎的！”晁夫人道：“就是晁近仁不说这话，这牛我也是不

① 诰封宜人：过去皇帝封赠官吏的父母、妻子，称为诰封。五品官的妻子封为宜人。

给你们的，我也还要留着做庄家哩。”

晁无晏合晁思才起初乍听了给他每人五十亩，也喜了一喜，后来渐渐的待要烤火；烤了火，又待上炕；上了炕，又待要捞豆儿吃；没得捞着豆子，心里就有些不足的慌了。二人的心里又待要比别人偏些甚么，不待合众人都是一样。他一个说是族长，一个又说是族霸。两个走到外边，恓恓插插的商量了一会进来，又合晁夫人道：“俺两个又有一句话合嫂子说：凡事也有个头领，就是忘八也有个忘八头儿，贼也有个贼头儿，没的这户族中也没个长幼，都是一例的。俺寻思着不动嫂子的东西，把他六家子的银子，每家子减下一两来，粮食也每家子减下一石来，把这六两银子合这六石粮食，我情①四分，二官儿情两分。就比别人偏一个钱也体面上好看。”

晁夫人道：“你两个的体面好看了，难为他六家子的体面就不好看哩。没的只你两家子是正子正孙，他们六家子是刘封②义子么？胡师傅，你别管他，你还往东厅里闩上门写去，写完了拿来我画押。这里你一言、我一语，混的慌。”晁夫人随即也抽身往后去了。晁思才对着众人说道：“我说的倒是正经话言，过粮过草的，俺两个县里还认的人，您们也还用的着俺。俺倒是好意取和的道理，为甚的不听呢？”

没多一会，胡无翳把那八张合同都写得一字不差，大家都对过了，请出晁夫人来，胡无翳又念了一遍与晁夫人听。晁夫人把那八张合同都画了押，照着填就的各人名字，分散与他收执。晁夫人把那张稿来自己收了，叫丫头后边端出一个竹丝拜匣，内中封就的五两重八封银子，每人领了一封，约二十二日出乡交割地土，就着与他们的粮

① 情：“賍”的借字，受、得。

② 刘封：三国刘备的义子，后因未被刘备封为太子而叛去。

食。众人都与晁夫人磕了头。晁思才狠命的让晁夫人受礼，晁夫人道：“嫂子没有受小叔礼的事，同起罢。”那些小辈们又另与晁夫人磕头。晁夫人道：“刚才不是我不依您的话，天下的事惟公平正直合秤一般，你要偏了，不是往这头子搭拉，就是往那头子搭拉。您即是分了这几亩子地，守着鼻子摸着腮的，老七，你别怪我说你。你既说是个族长，凡百的公平，才好叫众人伏你⁽²⁾。你承头的不公道，开口就讲甚么偏，我虽是女人家，知不道甚么，一象这个‘偏’字是个不好的字儿。我见那拜帖子上都写个‘正’字，一象这‘正’字是个好字眼。这乡里人家极会欺生，您是知道的。您打伙子义义合合^①的，他为您势众，还俱怕些儿；您再要窝子里反起来，还够不着外人招把的哩。”众人都道晁夫人说的是。大家都辞了回家。

晁夫人只留胡无翳吃了午斋，送了一应的供给合一千钱与真空寺的长老，叫供备胡师傅的饭。又说：“叫人将那卖八顷地的原业主都叫的来，趁着胡师傅在这里，只怕还要写甚么。不一日，果把那许多的原地主都叫得来。晁夫人仍自己出到厅上，也有该作揖的，也有该磕头的，都见过了。晁夫人道：“您们都是卖地给俺的么？”众人应说：“都是。”

晁夫人道：“这些顷的地，都是我在任上，是我儿子手里买的。可不知那时都是实钱实契的不曾？若你们有甚么冤屈就说，我自有处。”这些众人们各人说各人的，大约都是先借几两银子与人使了，一二十分利上加利，待不的十来个月，连本钱三四倍的算将上来，一百两的地，使不上二三十两实在的银子；就是后来找些甚么，又多有准折；或者甚么老马老驴老牛老骡的，成几十两几两家算；

① 义义合合：同心和睦。也作“义和”。

或是那浑帐酒一坛，值不的三四钱银子，成八九钱的算帐；三钱银买将一匹青布来，就算人家四钱五分一匹；一两银换一千四五百的低钱，成垛家换了来，放着一吊算一两银子给人；人有说声不依的，立逼着本利全要，没奈何的捏着鼻子捱。“昨日晁爷没了，俺众人也都要算计着两院手里告状。不料大官人又被人杀死了，俺倒不好说甚么了：显见的俺们为家里没了男子人欺负寡妇的一般。”

晁夫人道：“我也听的说，这几顷地买的不甚公平，人多有怨的。我尽有地种。我种这没天理的地是替这点小孩子操业哩。我如今合你们商议：您都拿原价来赎了这地去，各人还安家乐业的。”众人说：“论如今的地倒也香亮。俺那里去弄这原价？实说：俺有了原价，那里买不出地来，又好费事的赎地哩？”晁夫人道：“不问你要文书上的原价，只问你要当日实借的银子本儿。把那算上的利钱，就是那准折的东西都不问您要。”众人道：“要是如此，又忒难为奶奶了。俺情愿一本一利的算上，把那准折的东西也都算成公道的，把那利上加的利免了俺的，俺们还便宜着许多哩。”晁夫人道：“罢了。我既然说了，也只是还本钱就是。”

众人道：“既是奶奶的好心，俺们众人都去变转银子去，再来回奶奶的话。”晁夫人道：“你且不消就去。我如今就拿出原文书来，你众人领了去罢。”内中有两个一个叫是靳时韶，一个叫是任直，说道：“还是等银子到了再给文书不迟。如今的年成不好，人皮里包着狗骨头，休把晁奶奶的一场好心辜负了，叫低人带累坏了好人。”众人齐道：“您两个就沒的家说！十分的人就这们沒良心了？”任直道：“如今的人有良心么？这会子的嘴都象蜜钵儿，转过背去再看！”晁夫人道：“论理，您两个说的极是。但我又许了口，不好打诳语的。将文书给他们去罢。我怕亏着人垛下了业，沒的他们就不

怕垛业的？”任直、靳时韶道：“也罢。奶奶把这文书总里交给俺两个。俺两人，一个是约正，一个是约副。俺如今立个收地欠银的帖儿，奶奶收着，我替奶奶催赶出这银子来，不出十日之内，就要完事。有昧心的，俺两个自有法儿处他。”果然立了帖，收了文书，众人谢了晁夫人出到门外。任直合靳时韶说道：“阿弥陀佛！真是女菩萨！我只说这新添的小孩子是他老人家积下来的！咱们紧着收拾银子给他，千万别要事①了人的好心。”

这一二十人，此等便宜的事有甚难处？有了地土顶着，向人借银子也有得借与；或将地转卖与人，除了还的仍有许多剩下。果然不出十日之内，同了任直、靳时韶陆陆续续的交与了晁夫人；总将上来，差不多也还有一千多两银子。这样赖图人的事，当初晁大舍都与晁住两个干的，今据晁住报的与众人还的，无甚大差。

内中只有一个麦其心、一个武义、一个傅惠，三个合成一伙去哄骗那靳时韶合任直两个，说道：“我们向人家借取银子，人家都不信，说：‘一个女人做这等的好事？’都要文书看了方才作准。你可把我们的文书借与暂时照一照，即刻交还与你。别人的都有了，只剩了我们三个人，显见的是行止不好的人。一时羞愧起来，恨不得自己一绳吊死！”靳时韶道：“你三个的银子分文没有，怎便把文书交得与你？况我们平日又不甚么久相处，这个不便。”任直道：“他也说得是，文书不与他看，银子又借不出来，这个局几时结得？与他拿了去看一看，就叫他交还我们。不然，待我跟了他去。”靳时韶道：“这也使得。你便跟他一跟。”随将三个的文书拿出来，交付他三个手里。

任直跟了，同到了长春观新开的一个后门，说：“财主在这里

① 事：“食”字的借音，辜负之意。

面，是个辽东的参将；我们既要求借，只得小心些，与他磕个头儿，央浼他才好。”任直说：“我又不借他的银子，为甚求面下情的？”傅惠道：“这只是圆成我们的事罢了。”任直道：“你们三个进去罢，我在这门前石上坐了等你们。”三个说道：“也罢，只得你进去替我们撺掇一撺掇，更觉容易些。”傅惠望着麦其心道：“把那门上的礼儿拿出来送了与他，要央他传进去。”麦其心故意往袖里摸了一摸，说道：“方才害热，脱下了夹袄，忘在那夹袄袖内了。”傅惠道：“这做事要个顺溜，方才要这文书，被靳时韶天杀的千方百计的留难，果然就忘记了银子来！我见任老哥的袖内汗巾包有银子，你借我们二钱，省得又回去，耽搁了工夫。我们转去就将那封起的银子奉还。”任直是个爽快的人，那用第二句开口，袖内取出汗巾，打开银包，从袜筒抽出等子来，高高的秤了二钱银子，递到傅惠手里。傅惠道：“得块纸来包包才好。”任直又从袖里摸出一块纸来。傅惠包了银子，从后门里进去，还说：“你若等得心焦，可自进到门上催我们一声，省得他只滚长谈，误了正经事。”

任直从清早不从①吃饭，直等到傍午的时候，只不见出来，肚里又甚饥饿起来，看见卖抹糕②的挑过，买了一碗吃到肚里，又等了个不耐烦。晌午大转了，只不见三个出来，只得自己慢慢走将进去，那有甚么看门的？又走了一走，只见一个半老的姑子在那里磨豆腐。忽然想起：“这不是长春观的后殿？一定那个辽东参将歇在这里。”那个姑子道：“施主请里面坐，待我看茶。”任直道：“那位参将老爷下在那个房头？清早曾见有三个人进来么？”姑子道：“从大清早的时候，傅惠合麦其心又一个不认得的走来，每人吃了我们的两

① 从：“曾”的借音。本书中常见。

② 抹糕：一种粘糕，吃时以木片抹起，故名。

碗粥去了。”任直道：“从那里出去的？”姑子道：“从前门出去了。”任直道：“他们见过了那个辽东参将不曾？”姑子道：“这观里自来不歇客，那有甚么辽东参将！”任直问：“他们三个还说甚么不曾？”姑子道：“他们说，若有人来寻我们，说我们在乌牛村里等他，叫他快些来。”任直想：“那里有甚么乌牛村？阿！这伙狗骨头，叫我往‘乌牛村’去寻他，这等奚落人，可恶！”不胜懊悔，怎回去见靳时韶？只得回去把前后的事告诉了一遍。两个又是可恼、又是好笑。

靳时韶道：“不怕他走到那里，我们寻他去！”走到鼓楼前，只见三个吃得醉醺醺的，从酒铺里出来。傅惠望着任直拱一拱，道：“多扰，多扰，不着你这二钱银子，俺们屁雌寡淡的，怎么回去？”任直道：“你这三个杭杭子也不是人！”武义道：“是人，肯揩住人的文书么？我把这扯淡的妈来使驴子入！”傅惠道：“打那贼驴入的！打杀了，我对着他！”他那边是三个人，这边止得两个人，他那边又兼吃了酒，怎敌当得住？被他打了个不亦乐乎。亏了地方总甲⁽³⁾，见打了乡约，狠命的拦救。一个小甲跑到县里禀了。

县官正坐着堂，拔了三枝签，差了三个马快带领了十来个番役，走到鼓楼前，三个凶徒还在那里作恶哩。靳时韶、任直打得血糊淋拉的躺在地下。快手把三个上了锁，扶携了靳时韶、任直两个来见大尹。叫上靳时韶、任直去，禀了前前后后的始末。又叫了长春观的姑子来审问真了。又从傅惠身边搜出了三张文约。大尹诧异的极了，每人三十大板、一夹棍、一百杠子。三张文书共是八十亩地，约上的价银三百二十两，今该实还晁夫人的银子一百二十两。大尹道：“叫库吏把那前日拆封的余银兑一百二十两来，交付靳时韶等送还晁夫人。把这八十亩地官买了，养赡儒学的贫生，原约存卷。把这几个歪畜生拖出大门外去！”

靳时韶、任直将了银子，叫人扶了，送还与晁夫人，告诉了前后的事。晁夫人道：“本等是件好事，叫这三个人搅乱的这们样！大爷既把这地入官做了学田，这是极好的事，把这银子缴与大爷，把这地当我买在学里的罢。”留下靳时韶、任直待了酒饭，后来又每人送了他一石小米、一石麦子，以为酬劳养痛的谢礼。两个同了晁凤，拿了那一百二十两银子，缴还县尹。那县尹道：“也罢，你奶奶是做好事的，这八十亩学田就当是你奶奶买的，后就在学里立一通碑传后，我明日还与奶奶挂扁。回家多拜上奶奶。”打发晁凤三个来了，叫上礼房来分付做齐整门扁，上书“女中义士”四字。拣择吉日，置办喜酒羊果，彩楼鼓乐，听候与晁夫人家上悬挂不提。

胡无翳住了一个多月，晁夫人与他制备了春衣，送了路费，摆了斋与他送行。小和尚将近三个月了，着实醒得人事，晁夫人叫人抱出来与胡师傅看看。可煞作怪，那小和尚看见胡无翳，把手往前扑两扑，张着口大笑，把胡无翳异样的慌了，端详着可不就合梁片云那有二样。胡无翳道：“小相公无灾无难，易长易大的侍奉奶奶，我到十月初一日来与奶奶庆寿，再来望你。”小和尚只是扑着要胡无翳抱。胡无翳接过来抱了一会，奶子方才接了回去，还着实有个顾恋的光景。可见这因果报应的事确然有据，人切不可说天地鬼神是看不见的，便要作恶。正是：

种瓜得瓜，种粟得粟。一点不差，舍浆种玉。

【校记】

[1]听人的话：B本作“听人说话”。

[2]伏你：B本作“服你”。

[3]打了个不亦乐乎亏了地方总甲：B本这十三字不清，印本有臆测者。

第二十三回

绣江县无儇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

去国初淳庞未远，沐先皇陶淑綦深。人以孝弟忠信是敦，家惟礼义廉耻为尚。贵而不骄，入里门必式；富而好礼，以法度是遵。食非先荐而不尝，财未输公而不用。妇女惕三从之制，丈夫操百行之源。家有三世不分之产，交多一心相照之朋。情洽而成婚姻，道遵而为师弟。党庠家塾，书韵作于朝昏；火耨水耕，农力彻于寒燠。民怀常业，士守恒心。宾朋过从而饮食不流，鬼神祷祀而牲牷必洁。不御鲜华之服，疏布为裳；不入僭制之居，剪茅为屋。大有不止于小康，雍变几臻于至道。

晁源这伙人物都是武城县的故事，如何又说到绣江县去？原来这伙死去的人又都转世，聚集在绣江县里结成冤家，后边遇着一个有道的禅僧，一一的点化出来，所以又要说绣江县的这些事故。

这绣江县是济南府的外县，离府城一百一十里路，是山东有数的大地方，四境多有名山胜水。那最有名的，第一是那会仙山，原是古时节第九处洞天福地。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太子顺宗即位，夜间梦见一个奇形怪像

的人，说是东海的龙君，拿了一丸药与唐顺宗吞了下去。梦中觉得喉咙中甚是苦楚，醒转来叫那直宿的宫女，要他茶吃，便一字也说不出来。从此就成了一个哑子，便不能坐朝，有甚么章奏都在宫中抵答⁽¹⁾出来。

皇后想道：“东海龙神既来梦中下药，哑了皇帝的喉咙，若不是宿冤，必定因有甚么得罪，这都可以忏悔得的。”差了近侍太监李言忠赍了敕书，带了御府的名香宝烛，苏杭织就的龙袍，钦差前往山东登、莱两府海神庙祈祷。凡经过的名山大川俱即祈祷，务求圣音照常。

李言忠领了敕旨，驰驿进发，经过绣江地方，访知这会仙山是天下的名胜，遵旨置办了牲牷，先一日上山斋宿，次早五更致祭。这时恰值九月重阳，李言忠四更起来，梳洗毕了，交了五更一点，正待行礼，只听见山上一派乐声嘹亮，举目一看，灯火明如白日，见有无数的羽衣道流在上面周旋；待了许久，方见有骑虎骑鹿与骑鸾鹤的望空而起。李言忠复命时节奏知其事，所以改为会仙山。

这会仙山上有无数的流泉，或汇为瀑布、或汇为水帘，灌泻成一片白云湖。遇着天旱的时节，这湖里的水不见有甚消涸；遇着天潦的时节，这湖里的水不见有甚么泛溢。

离这绣江县四十里一个明水镇，有座龙王庙。这庙基底下发源出来滔滔滚滚极清极美的甘泉，也灌在白云湖内。有了如此的灵地，怎得不生杰人？况且去太祖高皇帝的时节刚刚六七十年，正是那淳庞朝气的时候，生出来的都是好人，夭折去的都是些丑驴歪货。大家小户都不晓得甚么是念佛吃素、叫佛烧香；四时八节止知道祭了祖宗便是孝顺父母，虽也没有象大舜、曾闵的这样奇行，若

说那“忤逆”二字，这耳内是绝不闻见的。自己的伯叔兄长，这是不必说的；即便是父辈的朋友，乡党中有那不认得的高年老者，那少年们遇着的，大有逊让，不敢轻薄侮慢。

人家有一碗饭吃的，必定腾那出半碗来供给先生。差不多的人家，三四个、五六个合了伙，就便延一个师长；至不济的，才送到乡学社学里去读几年。摸量着读得书的，便教他习举业；读不得的，或是务农、或是习甚么手艺。再没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也再没有人是一字不识的。就是挑葱卖菜的，他也会演个之乎者也。从来要个偷鸡吊狗的也是没有。监里从来没有死罪犯人。凭你甚么小人家的妇女，从不曾有出头露面游街串市的。

惧内怕老婆，这倒是古今来的常事；惟独这绣江，夫是夫、妇是妇，那样阴阳倒置、刚柔失宜、雌雄报晓的事绝少。百姓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完毕，必定先纳了粮，剩下的方才食用。里长只是分散由帖^①的时节到到人家门上，其外并不晓得甚么叫是“追呼”，甚么叫是“比较”。这里长只是送这由帖到人家，杀鸡做饭，可也吃个不了。秀才们抱了几本书，就如绣女一般，除了学里见见县官，多有整世不进县门去的。这个明水离了县里四十里路，越发成了个避世的桃源一般。这一村的人更是质朴，个个通是那前代的古人。只略举他一两件事，真是这晚近的人眼也不敢睁的。

一位杨乡宦，官到了宫保尚书，赐了全俸，告老在家，他却不出城里去住，依旧还在明水庄上，略略的将祖居修盖了修盖，规模通不似个宫保尚书的府第，他却住在里边。把县里送来的青夫门皂，尽数都辞了不用。或到那里游玩，或到田间，去路远的所在，坐了

① 由帖：通知事由的帖子，内容多属征粮派款一类事情。

个两人的肩舆，叫庄客抬了；近的所在，自己拖了根竹杖，跟了个奚童，慢慢踏了前去。遇着古老街坊、社中田叟，或在庙前树下、或就门口石上，坐住了，成半日的白话。若拿出甚么村酒家常饭来，便放在石上，大家就吃，那里有一点乡宦的气儿。那些庄上的乡亲也不把他当个尚书相待，仍是伯叔兄弟的称呼。人家有甚喜庆丧亡的事儿，他没有自己不到的。冬里一领粗褐子道袍，夏里一领粗葛布道袍，春秋一领浆洗过的白布道袍，这是他三件华服了。村中有甚么社会，他比别人定是先到，定是临后才回。

有一个邻县的刘方伯^①特来望他，他留那方伯住了几日，遍看那绣江景致。一日，正陪刘方伯早饭，有一个老头子，猱了头，穿了一件破布夹袄，一双破鞋，手里提了一根布袋，走到厅前。杨尚书见了，连忙放下了箸，自己出去，迎到阶前，手扯了那个人，狠命让他到厅。那人见有客在上面，决意不肯进去，只说要换几斗谷种，要乘雨后耕地。杨尚书连忙叫人量了与他，临去，必定自己送他到门外，叫人与他驮了谷，送到家中。那刘方伯问道：“适才却是何人？怎么老年翁如此敬重？”尚书道：“是族中一位家兄，来换几斗谷种。”方伯道：“不过农夫而已，何烦如此？”尚书道：“小弟若不遭逢圣主，也就如家兄一般了。小弟的官虽比家兄大，家兄的地却比小弟的还多好几十亩哩。”说得刘方伯甚觉失言。

再说他那村外边就是他的一个小庄，庄前一道古堤，堤下一溪活水。他把那边此边又帮阔了丈许，上面盖了五间茅屋，沿堤都种了桃柳。不上二十年，那桃柳都合抱了，暮春桃花开得灿烂如锦。溪上一座平阔的板桥，渡到堤上，从树里挑出一个蓝布酒帘，屋内

^① 方伯：本古代诸侯领袖之称。明、清时用作对布政使（藩台）的别称。

第二十三回

安下桌凳，置了酒炉，叫了一个家人在那里卖酒。两三个钱一大壶，分外还有菜碟。虽是太平丰盛年成，凡百米面都贱，他这卖酒原是恐怕有来游玩的人没钟酒吃，便杀了风景。若但凡来的都要管待，一来也不胜其烦，二来人便不好常来取扰，所以将卖酒为名，其实酒价还不够一半的本钱。但只有一件不好：只许在铺中任凭多少只管吃去，只不教把酒装了别处去。有来赊吃的，也不计较，凭你吃去，也不计帐、也不去讨。人也从没有不还的。尚书自己时常走到铺中作乐。

一日，铺中没有过酒的菜蔬，叫家人去取来。有两个过路的客人过了桥走上堤来，进到铺中坐下，叫说：“暖两壶酒来我们吃。”尚书道：“酒倒尽有，只是没有过酒的菜，所以掌柜的往家里取去了，央我在这里替他暂时照管。你二位略等一等。”那二人道：“我们酱斗内自己有菜，央你与我暖暖酒罢。”杨尚书果然自己装了两大壶酒在炉上汤内暖热了，自己提了送到两个的桌上，又将来两付钟箸送去。二人从酱斗内取出的豆豉腌鸡，盛了两碟，斟上酒，[看]着尚书道：“请这边同吃一钟如何？”尚书说：“请自方便，我从不用酒的。”

那两个问说：“如今这杨老爷有多少年纪了？也还壮实么？”尚书道：“约摸有八十多了，还壮实着哩。”两人道：“阿弥陀佛！得他老人家活二百岁才好。”尚书道：“你二位愿他活这些年纪做甚么？”二人道：“我们好常来吃酒。我们是邹平县的公差，一年从这里经过，至少也有十数遭，那一次不扰他老人家几壶。”尚书道：“你二位吃了他的酒，难道是不与他钱的，这等的感激？”二人说：“若说起钱来，也甚惶恐；十壶的酒钱还不够别铺的五壶价钱哩。他老人家只好说是舍酒，故意要几文钱耍子罢了。”又问尚书说：“你这位老者今年有五十岁了？在那里住？”尚书道：“我也在这村里住，

今年五十岁略多些了。”二人又问：“你这老者也常见杨老爷么？”尚书道：“我是他的紧邻，他是我的房主，俺两个甚是相厚，行动就合影不离身一般。”一个道：“你两个怎么今日就离开了？”尚书道：“只这会就来了。”二人问：“往那里来？”尚书说：“就往这边来。”二人道：“若是就来，我们在此搅乱不便，该预先回避去罢。”

尚书道：“适才感激他，也是你二位；如今要预先躲了去的，也是你二位；脱不了那杨尚书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你怕他做甚么？”二人道：“虽然是一个鼻子两个眼，天子大臣，回家还吃着全俸，地方大小官员都还该朔望参见哩，好小小的人，你看轻了他！”尚书道：“我合他常在一处，并没有见个公祖父母来这里参见的。”二人道：“起初也来了几遭，杨老爷着实的辞不脱。后来凡有官员来参见的，摆下大酒席相待，人才不好来了。常时我们吃了这两壶没事的，今日的酒利害，这两壶有些吃他不了。”尚书道：“天已正午，日色正热着哩，你们慢慢的吃，等掌柜的取了新菜来，再吃一壶去。若是肚饿了，也就有见成的饭，随便吃些。”二人道：“酒便罢了，饭怎么好取扰？”尚书道：“你不好扰，也留下饭钱就是了。”

正说中间，只见掌柜的提了一大篮菜，后边两个小童，一个掇了两个盆子、一个提了个锡罐，走近前来。掌柜的道：“有客吃酒哩！这是谁暖的？”尚书道：“是我暖的。”掌柜的道：“你二位甚么福分，敢劳动老爷与你们暖酒哩！”二人道：“这莫非就是杨老爷么？”掌柜的道：“你们却原来不认得么？”二人连忙跪下，磕不迭的头。尚书一手扯着一个，笑道：“适间多承你二位奖许我这们一顿，多谢！多谢！我说等新菜来再吃一壶，如今却有新菜到了，家常饭也来了。”叫人掀开，“我看看是甚么。”原来一大碗豆豉肉酱阑的小豆

第二十三回

腐，一碗腊肉，一碗粉皮合菜，一碟甜酱瓜，一碟蒜苔，一大箸薄饼，一大碟生菜，一碟甜酱，一大罐绿豆小米水饭。尚书合掌柜的说道：“把咱两个的让给这二位客吃罢；我往家里吃去，你的饭，我叫人另送来你吃。”一边拖着竹杖，一个小厮打了一柄小布伞，起身家去，对二人道：“这荒村野坡的，可是没有甚么您吃，胡乱点点心罢了。”二人道：“冒犯了老爷，无故又敢打扰。”尚书道：“头一次是生人，再来就相识了。”

两个还送尚书下了堤，从新又到铺内。掌柜的摆上饭，让他两个吃。二人道：“这饭多着哩，只怕咱三人还不能吃得。”让掌柜的也一同吃饭，你说我道的议论杨尚书的盛德。两个道：“做到这们大官，还不似个有钱的百姓哩！真是从古来罕有的事！这要在俺们县里，有这们一位大乡宦，把天也胀开了，还够不着那些管家的们作恶哩！”掌柜的道：“俺这宅里大大小小也有一二十个管家，连领长布衫也不敢穿，敢作恶哩！”二人道：“却是怎的？难道是做不起么？”掌柜的道：“倒不因穷做不起，就是做十领绸道袍也做起了。一则老爷自己穿的是一件旧白布道袍，我们还敢穿甚么？二则老爷也不许我们穿道袍，恐怕我们管家穿了道袍，不论好歹就要与人作揖，所以禁止的。”二人说：“我适才见老爷善模善样，不是个利害的人。”掌柜的道：“若是利害，禁了人的身子，禁不住人的心，人倒还有解脱；他全是拿德来感人。人做些欺心的事，他老人家倒也妆聋作哑的罢了。倒是各人自己的心神下老实不起来，更觉得难为人子。”一边说，一边要打发酒钱。掌柜的说：“大凡吃酒遇着老爷在这里看见的，旧规不留酒钱。”二人道：“饭是老爷当面赏的，罢了，怎好又白吃了酒去？留下与掌柜的自己用了，不开帐与老爷看就罢了。”掌柜的道：“刚才说过，凡事不敢欺心的，你们不曾

听见么？”二人道：“正是，正是；我们只朝上谢了老爷罢。”又与掌柜的作了十来个“重皮惹”^①，方才下堤过桥去了。

这是明水的头一位乡宦如此。再说一个教书先生的行止，也是世间绝没有的事。

这本村里有一个大财主人家，姓李，从祖上传流来，只是极有银钱，要个秀才种子看看也是没有的。到这一辈子，叫做李大郎，小时候也请了先生教书，说到种地做庄家，那心里便玲珑剔透的；一说到书上边去，就如使二十斤牛皮胶把那心窍都胶住了的一般。读到十七八岁，一些也读不进去。即如一块顽石丢在水里，浸一二千年也是浸不透的！

但这个李大郎有一件人不及他的好处：听见说这个肯读书，或是见了那读书的人，他便异常的相敬。谁想天也就不肯负他的美意，二十岁上，便就生了一个儿子；二十二岁，又生了次子。长子八岁，名希白；次子六岁，名希裕。便请了一个先生，姓舒，名字叫做舒忠，这是明水村有名的好人，却是绣江县一个半瓶醋的廪膳。这李大郎请到家教这两个孩子，恐怕先生不肯用心教得，要把修仪十分加厚，好买转先生尽心教道，每年除了四十两束修，那四季节礼、冬夏的衣裳，真是致敬尽礼的相待。

那个舒秀才感李大郎的相待，恨不得把那吃奶的气力都使将出来。这两个孩子又煞作怪，谁想把他父亲的料气尽数都得来与了这两个儿子，真是过目成诵。讲与他的书，印板般刻在心里；读过的书，牢牢的，挖也挖不吊的。教了三年，那舒秀才的伎俩尽了。

这样的馆，若换了个没品行的秀才，那管甚么耽误不耽误，就

^① 重皮惹：《广雅》：重皮，厚朴也。惹同喏，即唱喏，旧时男子所行的一种礼节，给人作揖同时出声致敬。

拿条蛮棒，你待赶得出他去哩？这舒秀才说道：“这两个学生将来是两个大器，正该请一个极好的明师剔拨他方好。我如今教他不过了，决要辞去，免得耽搁人家子弟。”李大郎道：“好好的正在相处，怎便辞去？大的才得十二岁，小的新年才交得十岁，难道就教他不过？这一定是管待的不周，先生推故要去。”舒秀才道：“你若是管待得不周备，我倒是不去的；因你管待得忒周备了，所以我不忍负了你的美意，误了你的儿子。你的这两个儿子是两块美玉在那顽石里边，用寻一个绝会琢玉的好匠人方琢成得美器。若只顾叫那混帐匠人摆弄，可惜伤坏了这等美才。你道是十来岁的孩子，这正是做酒的一般，好酒醉方才做得出好酒来；那样酸臭的酒醉做出来的酒自然也是酸臭的。若是读在肚里的听在耳朵里的会得忘记倒也还好，大的时节撩吊了这陈腐再受新奇的未为不可；他这两个，凡是到了他的心里，牢牢的记住了，所以更要防他。我如今另荐一个先生与你。”

李大郎只得依他辞了，舒秀才果然另荐了一个名士杨先生。教了两年，那大学生刚得十四岁就进了学。又隔得两年，大的考了一等第十，挨补了廪。第二的也是十四岁进了学。那些富贵人家都要与他结亲。

李大郎因服舒秀才的为人，知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舒秀才虽是寒素之家，却是世代儒门，妻家也是名族，央了人再三求他两个女儿与两个儿子为妇。舒忠道：“我这样的寒士，怎与他富家结得亲？论这两个学生倒是我极敬爱的。”舒秀才再三推辞，李大郎再三求恳，后来只得许了亲。这两亲家后来相处，说甚么同胞兄弟，好不一心相契得紧。李大官后来官到了布政。李二官官到户部郎中。舒秀才贡了出学，选了训导，升了通

判。杨先生官到工部尚书。李大郎受了二品的封诰。

这两件还说是乡绅士林中的人物。再说那村里还有一个小户农夫，也煞实可敬。这人姓祝，名字叫做其嵩，家中止得十来亩田，门前开了住客的店儿，一个妻，一个儿子约有三十岁年纪，白白胖的人物，只弄成了个半身不遂的痹症，倒有一妻一妾。虽没有甚么多余，却也没有不足。

这祝其嵩一日进城去纳钱粮，只见一家酒铺门口一个粮道的书办，长山县人，往道里去上班，歇在绣江县城内，天气尚早，走到这酒铺来吃酒，临行，袖里不见了银包，说是外面一条白罗汗巾裹住，内里系一个油绿包儿，牙签内中是七两六钱银子，说是吊落酒铺里面，看见是那掌柜的拾了不还，把那掌柜的一顶细缨子帽扯得粉碎，一部极长的胡须大绺采将下来，大巴掌搁到脸上。那掌柜的因他是道里书办，教他似钟馗降小鬼的一般，那里敢动弹一动。围住了许多人看，见他说得真真切切的，都还道是那掌柜的欺心。

这祝其嵩说道：“事也要仔细再想，不要十分冒失了，只怕吊在别处。”那个书办放了卖酒的，照着那祝其嵩的脸，纏稠的一口唾沫嚙将过去，说道：“呸！村尻养的！那里这山根子底下的杭杭子也来到这城里帮帮，狠杀我了！”就劈脸一巴掌。看的众人说道：“你这个人可也扯淡！他不见了银子发极，你管他做甚么？”祝其嵩道：“‘道路不平旁人躡’！打哩不是他拾得可，为甚么就扯破人家的帽子、采人家的胡子？我刚才倒在四牌坊底下拾了一个白罗汗巾，颠着重重的，不知里面是些甚么，同了众人取开来看看，若是合得着你刚才说的，便就是你的了。”那书办说道：“我是刘和斋，银包的衬布上面还有‘和斋’二字。”众人道：“这越发有凭据了。”

祝其嵩从袖中取出汗巾解开来，果然是个油绿潞绸银包，一个

牙签销住。解开，那衬布上果有“和斋”二字。称那银子，果是七两六钱高高的。众人道：“亏了这个好人拾了，要不是，那庙里没有屈死的鬼？这卖酒的赔银子罢了，难为这们长胡子都采净了！”那书办的道：“这银子少得一大些哩！我是十七两六钱，还有五两重的两个锞子哩！”扭住了祝其嵩不放。祝其嵩道：“我好意拾了银子，封也不解的还了你，你倒撒起赖来！你把我当那卖酒的不成？那卖酒的怕你，我这‘山尻养的’不怕你！这守着县口门近近的，我合你去见见大爷！你倚了道里的书办来我绣江县打诈不成？”

那书办凶神一般，岂是受人说这话的？扭了祝其嵩，喊将进去。县官正坐晚堂。两个各自一条舌头说了，又叫进卖酒的与旁边看的人问了端的。县官道：“你把那银子拿来，我亲自称一称，只怕你称错了。”那书办递出银子。县官叫库吏称了数目，报说：“是七两六钱。”县官将银包含汗巾俱仔细看验了一会，说道：“你的银子是十七两六钱，这是七两六钱，这银子不是你的，你另去找寻。这银子还叫那拾银子的拿了去。”书办道：“这银子并汗巾银包俱是小人的原物，只是少了两锭的十两。”县官道：“你那十两放在那里？”书办道：“都在银包里面。”县官叫库吏取五两的两锭银子来递与那书办，说：“你把这两锭银子包在里面我看一看。”原来银包不大，止那七两多银子已是包得满满当当的了，那里又包得这十两银子去？书办随又改口道：“我这十两银子是另包在汗巾上的。”县官道：“你汗巾上包这十两银子的绉痕在那里？”叫：“赶出去！”祝其嵩道：“此等不义的东西，小人不要他，老爷做别用罢了。”县官道：“你拾得银子，你自拿去。你如不用，你自去舍与了贫人。”祝其嵩只得拿了这银子出来。恰好遇着养济院的孤贫来县中领粮，祝其嵩连汗巾包都递与了众穷人分去。那书办只干瞪了瞪眼。

那个卖酒的哭诉一部长须都被他采净了。县官道：“我自教道里爷赔你的须便自罢了。”县官密密的写了一个始末的稟帖，稟知了粮道。那道尊把这个书办打了三十个板子，革了役。后来这书办选了四川彭明县典史，正在那里作恶害民，可可的绣江县官行取了御史，点了四川巡按，考察的时节，二十个大板，即时驱逐了离任。可见：

万事到头终有报，善人自有鬼神知。

【校记】

[1]抵答：B、C本作“低答”，印本为“批答”。

第二十四回

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

官清吏洁，神仙。魂清梦稳，安眠。夜户不关，无侵。道不拾遗，有钱。

风调雨顺，不愆。五谷咸登，丰年。骨肉厮守，团圆。灾难不侵，保全。

教子一经，尚贤。婚姻以时，良缘。室庐田里，世传。清平世界，谢天。

且单说那明水村的居民，淳庞质朴，赤心不漓，闷闷淳淳；富贵的不晓得欺那贫贱，强梁的不肯暴那孤寒，却都象些无用的愚民一般。若依了那世人的识见看将起来，这等守株待兔的，个个都不该饿死么？谁知天老爷他自另有乘除、别有耳目，使出那居高听卑的公道，不惟不憎嫌那方的百姓，倒越发看顾保佑起来。若似如今这等年成，把那会仙山上的泉源旱得干了，还有甚么水帘瀑布流得到那白云湖里来？若是淫雨不止，山上发起洪水来，不止那白云湖要四溢泛涨，这些水乡的百姓也还要冲去的哩。却道数十年，真是五日一风，十日一雨，风不鸣条，雨不破块，夜湿昼晴，信是太平有象。一片仙山上边，满满的都是材木，大家小户都有占下的山坡。这湖

中的鱼蟹菱芡，任人取之不竭，用之无禁。把湖中的水引决将去，灌稻池、灌旱地、浇菜园、供厨井，竟自成了个极乐的世界。

第一件老天在清虚碧落的上面，张了两只荸萝^①大的眼睛，使出那万丈长的手段，拣选那一等极清廉、极慈爱、极循良的善人，来做这绣江县的知县。从古来的道理，这善恶两机，感应如响。若是地方中遇着一个魔君持世，便有那些魔神魔鬼、魔风魔雨、魔日月、魔星辰、魔雷魔露、魔雪魔霜、魔雹魔电，旋又生出一班魔外郎、魔书办、魔皂隶、魔快手，渐渐门子民壮、甲首青夫、舆人番役、库子禁兵，尽是一伙魔头助虐。这几个软弱黎民个个都是这伙魔人的唐僧、猪八戒、悟净、孙行者，镇日的要蒸吃煮吃。若得遇着一个善神持世，那些恶魔自然消灭去了，另有一番善人相助赞成。怎这绣江县一连几个好官！若是如今这样加派了又增添，捐输了又助赈；除了米麦，又要草豆；除了正供，又要练饷；件件入了考成，时时便要参罚，这好官又便难做了。

那时正是英宗复辟年成，轻徭薄赋，功令舒宽，田土中大大的收成，朝廷上轻轻的租税。教百姓们纳粮罢了，那像如今要加三加二的羨余。词讼里边问个罪，问分纸罢了，也不似如今问了罪问了纸，分外又要罚谷罚银。待那些富家的大姓，就如那明医蓄那丹砂灵药一般，留着救人的急症、养人的元气，那象如今听见那乡里有个富家，定要寻件事按着葫芦抠子^②，定要挤他个精光。这样的苦恶滋味，当出^③明水镇的人家，那里得有梦着？所以家家富足，男有

① 荸萝：同“簸箩”，一种盛粮食的器具。

② 按着葫芦抠子：亦作“按着葫芦抠子儿”，歇后语，隐“一个儿子不剩”。

③ 当出：当初。

第二十四回

余粮；户户丰饶，女多余布，即如住在那华胥城^①里一般。

且说那山中的光景。有一只《满江红》词单道这明水的景象：

四面山屏，烟雾里、翠浓欲滴。时物换，景色相随，浅红深碧。涧水几条寒似玉，晶帘一片尘凡隔。今古来、总汇白云湖，流不息。

屋鱼鳞，人蚁迹。事不烦，境常寂。遍桑麻禾黍，临渊鲤鲫。胥吏追呼门不扰，老翁华发无徭役。听松涛、鸟语读书声，尽耕织。

有山水的去处，又兼之风雨调和，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山光映水，水色连山，一片都是纲纲縕縕的色象。日月俱有光华，星辰绝无愆伏。立了春，出了九，便一日暖如一日，草芽树叶渐渐发青，从无乍寒乍热的变幻。大家小户，男子收拾耕田，妇人浴蚕做茧。渐次的春社花朝，清明寒食，无论各家俱有株把紫荆海棠、蔷薇丁香、牡丹芍药，节次开来，只这湖边周匝的桃柳、山上千奇百怪的山花，开的就如锦城金谷一般。再要行甚么山阴道上，只这也就够人应接不暇了。所以又有人做《满江红》词一阙，单道这明水的春天景象：

夭桃蕊嫩，柳扬轻、风摇浅碧。草侵天，千林莺啭，满山红白。寒食清明旋过了，稻畦抢种藏鸦麦。刚昨宵、雨过趁初晴，晒被襯^②。

① 华胥城：理想中的乐土。语出《列子》。

② 襜襯：蓑衣一类的防雨物。

晓耕夫，遍垅陌；春馌女，行似织。遇土王^[1]赛社①，少长咸集。前后东西都坐了，野翁没个来争席。直吃得、头重脚跟高，忘主客。

挨次种完了棉花蜀秫、黍稷谷粱，种了稻秧，已是四月半后天气；又忙劫劫打草苦、拧绳索，收拾割麦。妇人也收拾簇蚕。割完了麦，水地里要急忙种稻，旱地里又要急忙种豆。那春时急忙种下的秋苗，又要锄治，割菜子、打蒜苔。此边的这三个夏月，下人固忙的没有一刻的工夫，就是以上大人，虽是身子不动，也是要起早睡晚，操心照管。所以又有人做《满江红》词一阙，单道的明水夏天景象：

高厂茅檐，要甚么、绮窗华屋？近山岩、水帘瀑布，驱除暑伏。庭际娟娟竹几个，门前树树浓阴绿。把闲书、一本趁风凉，高枕读。

倦来时，书且束。睡迷离，将息目。待黑甜醒后，家常饭熟。食了斜阳炎气转，披襟散步清流曲。拣柳阴、底下有温泉，沐且浴。

才交过七月来，签蜀秫，割黍稷，拾棉花，割谷钐谷，秋耕地，种麦子，割黄黑豆，打一切粮食，垛秸干，摔稻子，接续了昼夜，也还忙个不了，所以这个三秋最是农家忙苦的时月。只是太平丰盛的时候，人虽是手胼足胝，他心里快活，外面便不觉辛苦。所以又有人做一只《满江红》词，单道那明水的秋天景象：

① 赛社：农事完毕后，陈酒食以祭田神，相与饮酒作乐，叫“赛社”。后亦泛指一般集会。

黄叶丹枫，满平山、万千紫绿。映湖光、玻璃一片，落霞孤鹜。沆瀣天风驱剩暑，涟漪霜月清于浴。直告成、万宝美田畴，秋税足。

篱落下，丛丛菊。困窖内，陈陈粟。看当前场圃，又登新谷。鱼蟹肥甜刚稻熟，床头新酒才堪漉。遇宾朋、大醉始方休，讴野曲。

说便是十月初一日谢了土神，辞了场圃，是个庄家完备的节候。且这样满收的风景，也依不得这个常期，还得半个月工夫。到了十月半以后，这便是农家受用为仙的时节，大国家收运的粮食，大瓮家做下的酒，大栏养的猪，大群的羊。成几十几百养的鹅鸭，又不用自己喂他，清早放将出去，都到湖中去了；到晚些，着一个人走到湖边一声唤，那些鹅鸭都是养熟的，听惯的声音，拖拖的都跟了回家。数点一番，一个也不少。那惯养鹅鸭的所在，看得有那个该生子的，关在家里一会，待他生过了子，方又赶了出去。家家都有腊肉、腌鸡、咸鱼、腌鸭蛋、螃蟹、虾米；那栗子、核桃、枣儿、柿饼、桃干、软枣之类，这都是各人山峪里生的。茄子、南瓜、葫芦、冬瓜、豆角、椿牙、蕨菜、黄花，大园子晒了干，放着过冬。拣那不成才料的树木，伐来烧成木炭，大堆的放在个空屋里面。

清早睡到日头露红的时候，起来梳洗了，吃得早酒的，吃杯暖酒在肚。那溪中甜水做的绿豆小米粘粥，黄暖暖的拿到面前，一阵喷鼻的香，雪白的连浆小豆腐，吃饱的吃了。穿了厚厚的绵袄，走到外边，遇了亲朋邻舍，两两三三，向了日色，讲甚么“孙行者大闹天宫”、“李逵大闹师师府”，又甚么“唐王游地狱”。闲言乱语，讲

到转午的时候，走散回家。吃了中饭，将次日色下山，有儿孙读书的，等着放了学。收了牛羊入栏，关了前后门，吃几杯酒，早早的上了炕。怀中抱子，脚头登妻，鬏髻帽子^[2]，放成一处。那不好的年成，还怕有甚么不好的强盗进院，仇人放火；这样大同之世，真是大门也不消闭的。若再遇着甚么歪官，还怕有甚飞殃走祸，从天吊将下来；那时的知县真是自己父母一般。任有来半夜敲门的，也不过是那懒惰的邻家不曾种得火，遇着生产、或是肚疼，来掏火的，任凭怎么敲，也是不心惊的。鼾鼾睡去，半夜里遇着有尿，溺他一泡；若没有尿，也只道第二日早晨算帐了。

且不要说那富贵大人家受享那太平的福分，只说一个姓游的秀才，名字叫做游希醉，年纪也将四十岁了。一个妻骆氏，年纪约三十五六岁的光景，也识得几个字，也吃得几杯酒，也下得几着围棋。一个大儿子名询，年十六岁；一个女儿名淑姑，年十四岁；一个小儿子名咏，年十二岁；挨肩的三个儿女。房中使一个十三岁的丫头茗儿，厨房中一个仆妇。家中止得六七十亩地，住着一所茅房。宅东面套出一个菜园，也有些四时的花木。东南上盖了一所书房，这书房倒也收拾的有致，比住房反倒齐整。游秀才自己在里面读书，每日也定了个书程。那园中两株大垂杨树，树下一张石桌，四面都有石凳。

从三月起，八月中秋止，这几个月，日间的时节，游秀才只在书房完那定下的工课，连饭也是送去吃的。凡百的家事，倒都是他的细君^①照管。那日间，他的细君除一面料理家事，一面教导女儿习学针指。到日斜的时候，游秀才也住了工，细君也歇了手，儿子们

① 细君：妻子的别称。

也都放了学回家，合家俱到那园中石凳上坐下，摆上几碟精致下酒小菜，旁边生了火炉，有数是量就的一尊酒，团头聚面的说说笑笑，或是与儿子讲些读过的书文，或是与女儿说些甚么贤孝的古记；再不然，与细君下局围棋。吃完了酒，收拾了家生①，日以为常。到了冬里的时节，晚上围了炉，点了灯烛，儿子读夜书，自己也做些工夫，细君合女儿也做生活，总在这张方桌之上，两枝蜡烛之下。大家完了公事，照常的备了酒菜，吃酒完了，收拾安寝。除了岁科两考进到城里走走，不然，整年整月，要见他一面也是难的。所以又有人做《满江红》词一阙，单道那明水冬天的景象：

雪封林麓，看冰针簇簇，遍悬茅屋。无底事，絮袍毡帽，负墙迎旭。闲数周瑜和鲁肃，或说宋江三十六。转夕阳西下，看寒鸦，投古木。

掩篱门，餐晚粥，剔书灯，子夜读。饮新醪数盏，脱巾归宿。山里太平无事扰，安眠高枕何妨熟？待明朝、红日上三竿，才睡足。

就是昼夜阴晴，月风雪雨，件件都有佳趣。那昼间看了四面发青的山，翠绿的树，如镜面湖水，鱼鳞马齿挨去的人家，所以多有人题那胜概的诗。且只单取他两句道：

百丈霞明文五色，双岩树合翠千层。

① 家生：即家什，用具。

到了晚间，山寺钟鸣之后，柴门尽掩，鸡犬无声；砧杵相闻，伊吾⁽³⁾彻耳。偶在高头下望：

四合爨烟浓似雨，周遭灯火密于星。

四合阴云，清风徐起，雷声隐隐，电火拖金。登楼四瞰：牛羊下山，禽鸟奔树；樵者负薪，络绎而返；渔人携鲤，接踵而归。急雨则峰峰瀑布，壑壑川流；细雨则烟雾，潇湘三月。也有两句诗道：

奔涛混杂黄河声，琉璃掩映青山色。

拖虹歇雨，止电收雷，相送归云，非风不可。佩声闻于竹圃，笛韵出于松林。拂面不寒，吹花有致。有两句诗道：

鸟语叶声相杂响，溪流松韵总和鸣。

说那月夜，四时皆有佳致。万籁无声，四虚咸寂。疏林玉镜悬空，湖畔金轮浴水。悠扬笛韵，不知何处飞来；缥缈钟声，应自上方递至。也有两句诗道：

山遭四面沙为堞，树绕千家玉是林。

说到雪的景致，比这雪晴风月更又不同。推想这一片山河大地，通前彻后，成了一个粉妆玉琢的乾坤。就是那险溪恶岭的所在，也还遮盖的如通衢平坦的一般，何况又是这般胜迹所在？通是

在广寒宫阙、冰玉壶中的光景，令人逸骨仙仙，澄空彻底。也有两句诗道：

湖成珠海三千顷，山作蓝田百万层。

山东六府，泰山、东海，这是天下的奇观，固要让他罢了。至如济南的华不注、函山、鹊山、鲍山、黉山、夹谷、长白、孝堂、紫榆、徂徕、梁父、大石、平原、大明、跑突、文卫、濯缨，这都说是名胜，写在那志书上面，这都有甚么强如这会仙山、白云湖的好处？

再如兗州的尼山，虽不是大观，但圣母颜氏祷此而生孔子，到如今颜氏所生之谷，草木之叶皆上起；所降之谷，草木之叶皆下垂。这孔圣人发迹的所在，那较得甚么优劣？雷泽相传有神主之，龙身人头，鼓其腹作雷声。《史记》“舜渔于雷泽”，就是此处。这圣地经历的所在，也不消论甚好歹。至于甚么防山、龟山、峄山、君山、昌平、南武、澹台、太白、栖霞、谷城、马陵、南武，这都是兗州属内名山。会、济、汶、汜、洙、泗，这都是兗州属内的古河。范蠡湖、蜀山湖、桃花涧、沧浪渊、南池、阿井、泽华池，这都是兗州属内的胜水。还有梁山泺，这藏贼的所在，上不得数的。这些水也都不如那明水的风光。

再说东昌也有甚么弇山、陶山、历山、箕山，这都卑卑不足数。狠命争说当初舜耕的所在就是这个历山，许由隐的所在就是这个箕山；舜是山西平阳府蒲州人，却因甚的跑到东昌去耕地？许由^[4]放着本处这样首阳、中条的大山不隐，也跟了那大舜跑到东昌去隐？倒只有那鸣石山有些好景。那山岩有百余丈的高，扣之，声就是钟磬一般响。昔有人隐居岩下，尝见一人白单衣徘徊岩上，及晓

方去，时常遇见。一日，扯住他的袖子，问他来历。他说：“姓王，字中伦，周宣王时入少室山修道，往来经过，爱此石清响，常来留听。”用力求他养生的法术，遂留下雀卵大的一个石子，忽然不见。把石子含在口内，终日不饥。如此等的山也可以与那会仙山称得兄弟，可又没甚出产。其水有漳河、鸣犊河、卫河、瓠子河、濮川、鹤渚，这都是东昌的水。还有那濮水岸上，有庄周的钓台。古时有一个乐官，叫作师延，与纣做那淫哇委靡之乐。武王伐纣，恐怕武王杀他，自己投入濮水而死。后卫灵公夜宿濮水之上，听见鼓琴之声，召乐官师涓细听，要习他的曲调。师涓听了一会，说道：“此亡国之音，习他何用！”不知此等的水也都载入志书。

青州府有云门山、牛山，是齐景公流涕^①的所在。孤山、沂山、灵山、大岘山、琅琊山、九仙山、浮莱山、大弁山、三柱山、淄渑水、白河、康浪水、葛陂水，这都是寻常的名迹。只有范公泉在府城西。范仲淹做太守时有善政，忽涌醴泉，遂以范公为名。今医家汲泉丸药，号“青州白丸子”。此药在本地不灵，出了省，治那痰症甚效。

再数，就是登州的丹崖山、田横山、羽山、莱山、之罘山、昆仑山、文登山、召石山。除了海，有一个祖洲，在海中间，相传生“不死草”，叶似菰苗，丛生，一株可活一人。秦始皇时曾遣道士徐福，发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洲采药，后竟不知下落。这又是虚无不经的谎话。

尽头还有莱州的黄山、之莱山、天柱山、孤山、陆山、大珠山、不其山。汉时有一个童恢，做这不其县的知县。有虎食人，童恢祷告了山神，要捉那食人的老虎。不两日，果然猎户捉了两只虎到。童恢分付了那两只虎道：“吃人的垂首伏罪，不食人的仰首自明。”一

① 齐景公流涕：语出《晏子春秋》：“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

虎垂头不动。童恢叫把那个仰首的放到山去，那个垂首的杀了抵命。后又改为“驯虎山”。其水也，除了海，有那掖河、胶河、潍水、芙蓉池，这都不如那明水。

这些的山水都是人去妆点他，这明水的山水尽是山水来养活人。我所以淳淳的夸说不尽，形容有余。但得天地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培养得这元气坚牢，葆摄得这灵秀不泄才好。但只是古今来没有百年不变的气运，亦没有常久浑厚的民风。再看后回结束。

评曰：“布景写生，王龟龄《会稽》三赋，当拜下风。”

【校记】

[1]土王：B、C本作“上王”，印本皆作“上已”。

[2]鬏髻帽子：B本前三字不清，印本多作“盖好被子”。

[3]伊吾：即“咿唔”，读书之声。

[4]许由：B本作“许出”。

第二十五回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员外店内联姻

买邻十里，仁者应如是。况逢此等佳山水，更有何方是美？

无烦绛阙瑶台，只须此便蓬莱。且有女儿缘在，赤绳暗地牵来。

——右调《清平乐》

却说明水镇有一个也上贵的富家，姓狄，名宗羽，号宾梁，虽是读书无成，肚里也有半瓶之醋，晃晃荡荡的，常要雌将出来，因家事过得，颇也有些侠气，人也有些古风。隔壁也开一个精致的店，招接东三府往来的仕宦。饭钱草料，些微有些撰手^①就罢，不似别处的店家，拿住了“死蛇”，定要取个肯心。遇有甚么贵重的客人，通象宾客一般款待，不留饭钱，都成了相知。往来的人都称他为狄员外。

一日间，有一顶抬轿、一乘卧轿、几头骡子，老早的安下店内。狄员外问那指使的人道，说：“店内歇下的是甚么官人？”回道：“是一位老爷、一位奶奶、一位小夫人、一个使女、两房家人媳妇、三个

① 撰手：即“赚手”，赚头。

管家，是河南卫辉府人，姓薛，原任兗州府学的教授，如今升了青州衡府的纪善^①，前来到任。”狄员外又问：“这官人约有了多少年纪了？”回说：“也将近五十来的岁，极和气的好人。”狄员外自己走过店去与薛教授相见了，叙了些履历。狄员外教家里另取过茶去吃了。讲话中间，倒象似旧日的相知一般。狄员外别了回家来，分付教人好生答应。薛教授也随了来狄员外家回拜，狄员外随设小酌相待，留吃了晚饭。说了更把天的话，薛教授方别了回到下处。

第二日清早，薛教授送了四包糖缠、二斤莴笋。狄员外收了，赏了管家五十文钱；又备了一个手盒，请过薛教授来送行。薛教授封了五钱银饭钱送来，狄员外再三不肯收，薛教授只索罢了。只见天气渐渐阴来，就要下雨的光景，狄员外苦留，说：“前去二十里方是二十里铺，都是小店，歇不得轿马。再二十里方是县城。这雨即刻就下，不如暂候片时。如天色渐次开朗，这自然不敢久留；若是下雨，这里房舍草料俱还方便，家常饭也还供得起几顿。”一边挽留，一边雨果然下了，薛教授只得解了行李，等那天晴。

从来说：“开门雨，饭了晴。”偏这一日阴阳却是不准，不紧不慢，只是不止。看看傍午，狄员外又备了午饭送去，薛教授合他浑家商议道：“看来雨不肯住，今日是走不成了。闷闷的坐在这里，不如也收拾些甚么，沽些酒来与狄东家闲坐一会。”薛奶奶道：“酱斗内有煮熟的腊肉腌鸡，济南带来的肉鲊，还有甜虾米、豆豉、莴笋，再着人去买几件鲜嗄饭来。”也做了好些品物，携到店尽后一层楼上，寻了一大瓶极好的清酒，请过狄员外来白话赏雨。真是一遭生、两遭熟，越发成了相知。

① 衡府的纪善：明代藩王之一衡王府中的一种属官，负责讲授之事。

这番并不说闲话，叙起两个的家常。薛教授自说是卫辉府胙城县人，名字叫做薛振，字起之，十七岁补了廪，四十四岁出了贡，头一任选金乡的训导，第二任升了河南杞县的教谕，第三任升了兗州府的教授，刚八个月，升了衡府的纪善。这几年积下些微束修，倒苟且过的生活。只因家中有一个庶母弟，极是个恶人，专一要杀兄为事的。今五十二岁，尚无子女，所以只得要回避他；不然，也还可以不来做这个官的。

狄员外问：“还是有子不举？还是从来不生？”薛教授道：“自荆人过门，从来不曾生长。”狄员外说道：“何不纳宠？”薛教授说：“昨临来的时节，也只得娶了一人，但不晓天意如何哩。”又问狄员外：“有几位子女？尊庚几何？”狄员外道：“小老丈十年，今年整四十二岁，也是男女俱无。”薛教授问道：“有尊宠不曾？”狄员外道：“老丈到了五十二岁方才纳宠，可见这娶妾是不容易讲的。千个算命都说在下必定要到四十四上方可见子。”薛教授说：“若依了算命的口，也说在下五十四上方开花，到五十六上方才结子。且说还有三子送终。”又说：“这明水的土厚民醇，风恬俗美，真是仙乡乐土。”狄员外道：“往时这敝镇的所在，老丈所称许的这八个字倒是不敢辞的，如今渐渐的大不似往年了！这些新发的后生，那里还有上世的一些质朴！”

薛教授道：“虽不比往时，也还胜如别处。若说起敝乡的光景，越发不成道理了！不知贵处这里也许外人来住么？”狄员外道：“敝处到不欺生。只是地土没有卖的，成几辈传流下去，真是世业。但这东三府的大路，除了种地也尽有生意可做。这里极少一个布铺，要用布，不是府里去买、就是县里去买，甚不方便。”薛教授道：“或是卖不行，怎么没个开铺的？”狄员外道：“别处的人，谁肯离了家来

这里开铺？敝处本土的人只晓得种几亩地就完了他的本事，这摆钱的营生是一些也不会的。即如舍下开这个客店，不是徒①在饭食里边摆钱，只为歇那些头口，摆他的粪来上地。贱贱的饮食草料，只刚卖本钱，哄那赶脚的住下。”薛教授说：“怪道的，昨日刚才午转，从济南到这里只走了七十里地，便苦苦的定要住了。”说着饮酒，不觉一更有余，雨还不止。狄员外打了伞，穿了泥屐，别了薛教授回家，分付安排早饭伺候。

次早，天色渐次开朗，薛教授收拾起身，见狄员外不以过客相待，倒不好再送饭钱，再三的作谢相别，许说耑人来谢。薛教授赴青州到过了任，那王府官的营生，且那衡府又是天下有名的淡薄去处，只好农口②而已。年节将近，果然差了一个家人薛三槐，带了二十斤糖球，两匹寿光出的土绢，写了一封书，专来狄家致谢。狄员外将薛三槐留住了两日，写了回书，封了两匹自己织的绵绸、两只腊肘回礼。又送了薛三槐三钱银子。从此以后，两个时常往来，彼此馈送不止。一年二月间，薛教授又差了一个家人薛三省，要赶清明回胙城去上坟，这明水是必由之路，顺便又有与狄员外的书礼。

却说狄员外正月二十日生了一个儿子，举家就如得了异宝的一般。薛三省到的这一日，正是这儿子的满月，亲朋都来举贺，治酒款待，甚是的匆忙。狄员外对薛三省说：“你薛爷大我十岁。算命的说我四十四岁方才得子，今刚交过四十四岁，果然得了儿子。你们薛爷对我告诉，也说从有算命的许他五十四上先要开花。不知小夫人有甚喜信？”薛三省道：“小夫人昨日二月十六日添了一位小姐。我来的那日，刚是第二日了。”狄员外道：“若据了两件事这等说得着，这命又

① 徒：“图”的借音。

② 农口：糊口，亦作“弄口”。

是该算的了。”将薛三省留过了夜，次日打发去了。

狄员外于三月十一日因薛教授常着人来通问，两年间并不曾回差一个人去，要趁这三月十六日是他小姐的满月，与他送个贺礼，也要报他说生了儿子。随即备了一个五钱重的一个银钱，一副一两重的手镯，外又几样吃食之物，差了家人狄周，骑了个骡子前去。到了薛教授家，拆看了书，收了礼，留款狄周住了两日，打发了回书，也回答了贺礼。

两家相处，愈久愈厚，不觉已是八年。因考察王官，薛教授因上①长史合气，被他暗地里开了个“老疾②”，准了致仕。薛教授道：“住在这里八年，一些也没有出产，到不如丢吊了自在。但回家去，当不起这个恶弟要来算计，不如顺路住在明水那里。果然五十六上得了个儿子，五十八上又添了一个次子，等这两个儿子略长的大些，回家不迟。”一面收拾行李，一面先差家人薛三槐持了书央狄员外预先寻下房子，要在明水久住。狄员外看过了书，与薛三槐说：“请薛爷只管来，且在隔壁店中住下，从容待我陪伴了，慢慢的自己寻那象意的房子。我在这里专等。”一边将薛三槐先打发他去回话，一边着了人在那店后边房子扫地糊窗，另换了洁净床席，重新安了锅灶，铺设了器皿桌椅之类，预备了米面柴薪、油盐酱醋，诸色完备。

不一日，薛教授带了家眷，在三四十里路上先差了薛三省来看下处，知得凡事齐整，飞也似去回了话，薛教授甚是欢喜。狄员外忙教家中整治饭食相待。不一时，薛教授同家眷到了，进入后去，比那前日来的时节更是周全，比到自己家里也没有这等方便。狄员外随即

① 因上：因和，为着。

② 老疾：考察评语，即年老多病。

过去拜了，亲自送了小饭，辞了回家。薛教授随即过回拜。

次日，狄员外的娘子备了一桌酒，过去望那薛教授的夫人。初次相见，甚是和气，领出女儿合两个儿子来相见。女儿六岁，生他的时节，梦见一个穿素衣的仙女进他房去，就生他下地，所以起名素姐。大的儿子四岁，叫春哥。第二的儿子二岁，叫冬哥。看那素姐，焌青的头皮，乌黑的是头发，白的是脸，红的是唇，纤纤的一双玉腕，小小的两只金莲。虽然是豆蔻含苞，后必定芙蓉出色。就是那两个儿子，也都不是那穷腮乞脸的模样。又请出小夫人来相见：

戴一顶矮矮的尖头鬏髻，穿两只弯弯的躄脚弓鞋。紫棠色的面皮，人物也还在下等；细了朓^①的体段，身材到可居上中。虽然芝草无根，只怕骅骝有种。

相见过，大家叙了半日话，各自散了。次日，薛教授的夫人也叫人称了五斤猪肉、两只鸡、两尾大鲫鱼、二十只鲜蟹、两枝莲藕、六斤山药、两盘点心，过回望。狄员外的娘子叫人置办了齐整款待，叫出儿子狄希陈见那薛夫人。因说起与薛素姐都是同年六岁，狄学生是正月二十日寅时生，素姐是二月十六日巳时生，狄学生比薛素姐大一个月。狄学生虽不十分生得标致，却也明眉大眼，敦敦实实的。在那薛教授的夫人心里想道：“若不是我们还回河南去，我就把素姐许与他做媳妇。”在那狄员外的娘子肚中算计：“他若肯在这里住下，我就把陈儿与他做了女婿。”两个夫人的心肠，各人回去都对着自己的丈夫亲说，却也丢过一边。

① 细了朓：身材细长。

过了几日，薛教授央狄员外陪了拜那明水镇的人家，就带着寻看房子。薛教授因与狄员外商量，算计要开一个梭布店，房子要寻前面有店面的。看了许多，再没有恰好的；不是铺面好了后面的住房不够，后边的住房够了就是前面的铺面不好。

正没理会，恰好一个单教官的儿子单豹，当初他的父亲叫做单于民，做南阳府学训导。虽是一个冰冷的教官衙门，他贪酷将起来，人也就当他不起。缺了教授，轮该是他署印。那时新进了些秀才，往时该送一两的，如今三两也打发他不下来。他要了堂上的常规，又要自己斋里的旧例；家人又要小包^①，儿女又要梯己^②，鳖的些新秀才叫苦连天，典田卖地。内中一个程生，叫做程法汤，从幼无了父母，入赘在一个寡妇丈母家内，巴结叫他读书。因府考没有银子寻分上，每次不得进道，这一次不知怎的得闯进道去，高高的进了第二。这单于民狠命问他要钱，上了比较，一五一十的打了几遭，把丈母合媳妇的几根[首饰]也烧化了^[1]，几件衣服也典卖了。丈母还有几亩地，算计卖来送了他，连女婿的两家人口却吃甚么？待不卖了送去，恐被他捉住便打个臭死。

正在苦楚，恰是八月丁祭；祭完了，取过那簿，查点那些秀才，但有不到的懒人，都是他的纳户，每人五六钱的鳖银子。程法汤点过名去，恭恭敬敬的答应了。他叫程法汤跪下，说道：“那忘八的头目也有个色长，强盗的头目也有个大王，难道你这秀才们就便没个头目？看山的也要烧那山里的柴，管河的也要吃那河里的水！都象你这个畜生，进了一场学，只送得我两数银子，就要拱手，我没

① 小包：即“门包”。旧时官吏的家人，向前来求见的人索取的小费。

② 梯己：私房钱。郑思肖《心史》：“元人谓自己物曰梯己物。”旧时家庭成员个人所积蓄的财物，称“梯己”、“体己”。

第二十五回

的是来管忘八乐工哩！”抬过凳来，叫门子着实的打了二十五板，打的程法汤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一条单裤打得稀烂，两只腿打得丁黑了一块，心里气恼。进学原是图荣，如今把丈母媳妇的首饰衣裳损折得精光，还打发得不欢喜，被他痛打这一顿。如今棒疮又大发疼痛，着了恼，变了伤寒，不上四五日之间，死了。

有一个孙乡宦做了兵部主事，因景[泰]皇帝要废英宗太子，谏言得罪回来，在家闲住，闻得说有这一件事，心中大不平起来了，自己来与程法汤吊孝，必定验看了程法汤的臀。一只腿打得俊青，一只腿割得稀烂，看了大哭一场，随与单于民抵死做起对来，自己走到省下，两院司道都递了呈子。两院行了学道，后来把这单于民照贪酷例，问了河间卫的军，追了七百银子的赃，零碎也打够二百多板子。把那行杖的两个门斗都问了冲驿的徒。这单于民虽不曾抖得他个精光，却也算得一败涂地的回家。

这单豹是单于民的个独子，少年时人物生得极是标致，身材不甚长大，白面长须，大有一段仙气。十八岁进了学，补过廪，每次都考在优等。在外与人相处，真是言不妄发，身不妄动；也吃得几杯酒，却从不晓得撒甚么酒风；那花柳门中，任你甚么三朋四友，哄他不去。在家且是孝顺，要一点忤逆的气儿也是没有的。

自从单于民做了教官，单豹长了三十多岁，渐渐的把气质改变坏了，也还象个人。自从打杀了程法汤，这单豹越发病狂起来，先把自己的媳妇，今日一顿、明日一顿，不上两个月，吊死了；见了单于民的踪影，便瞪起一双眼来，小喝大骂，还捏起拳来要打；也不晓得呼唤甚么爹娘，叫单于民是“老牛”，叫单于民的婆子是“老狗”，自己称呼是“我程老爷”。后来不止把气质变了，就是把那模样声音变得一些也不似那旧日的光景。一只左眼吊了上去，一个鼻子

却又歪过右边，脸上的肉都横生了，一部长须都卷得象西番回子一般。间或日把眼睛也不上吊，鼻子也不歪邪。见了爹娘，宛若就如平日驯顺，问他向日所为的事，他再也不信，说是旁人哄他。

正好好的，三不知又变坏了。进去岁考，他却不做文章，把通卷子密密写的都是程法汤诉冤说苦的情节，叙得甚是详细。学道喜欢他做得好，就高高的取了一个六等第一，还行在县里查究。县里回说：“他是心病。”那宗师说：“这不是心病，这还是有甚么冤业报应。”自从县详上去，宗师也就罢了。

后来他父亲死了，决不肯使棺木盛殓，要光光的拉了出去。族中的人勉强入了材，他常要使狼头^①打开来看。一日防他不及，连材带凳推倒地下，把材底打开，臭得那一村人家怨天恨地，要捉他去送官。他母亲瞒了他，从新叫匠人灰布了，起了个四更，顶门穿心杠子抬去埋了。

自从单于民埋过以后，那心病渐渐的转头，改变得吃了酒撒酒风；遇着赌钱的去处，不论甚么光棍花子，坐下就赌，人赢了他的照数与了人去，他若赢了人的却又不问人要；遇有甚么娼妓，好的也嫖、歹的也嫖，后又生出一身“天报疮”^②来。

单于民新买添的产业，卖的精空，只有祖遗的一所房子，与杨尚书家对门，前面三间铺面，后面两进住房，客厅书舍，件件都全。薛教授极是欢喜，只是杨家的对过，外人怎么插得进去？只得让杨尚书的孙子买了。央狄员外去说，薛教授要租他的房住。杨家满口应承，说：“这房子只为紧邻，不得不买，其实用他不着，任凭来住不妨。我这价钱使了一百五十两银子，每月也只一两五钱赁价罢

① 狼头：即“榔头”。

② 天报疮：老天报应而生的疮，指嫖妓而得的性病梅毒。

了。”狄员外回来和薛教授说了，就封了半年的赁价九两银子，又分外封了一两八钱管家的常例，同狄员外送上门去。杨官人收了，说：“该有甚修整所在，你们自己随便修罢，记了帐算做房钱就是。”薛教授急忙修理齐整，拣了吉日，移徙了过去。狄员外敛了些街坊与他去送锅，狄员外的娘子也过日办了礼去与薛教授的夫人温居。薛教授自从搬进去，人口甚是平安。狄员外两个时常一处的白话，商量要开布店。

一日，有一伙青州的布客从临清贩下布来。往时这明水不是个住处，从临清起身，三日宿济南城东二十五里王舍店，第四日赶绣江县住。这一日因有了雨，只得在明水宿了。狄员外与那些客人说起话来，讲说那布行的生意，那些客人从头至尾说了个透彻。因说有一个亲戚要在这里开个布铺，客人说：“这有何难？我们三日两头是不断有人走的，叫他收拾停当，等我们回来的时节，就了他同去。这是大行大市的生意，到我们青州，稳稳的有二分利息；若止到这里，三分利钱是不用讲的。这梭布行又没有一些落脚货，半尺几寸都是卖得出钱来的。可也要妥当的人做。若在路上大吃大用，嫖两夜，若在铺子里卖些低银，走了眼卖块假银子，这就不了了。你只叫他跟着俺走，再没有岔了的路。”狄员外问：“你们赶几时回来？我这里好叫他伺候。”客人道：“俺有数二十日走一遭，时刻不爽的；就是阴天下雨，差不了半日工夫。”

那日众人吃的饭钱，狄员外也再三不肯收他的，打发起身去了，方与薛教授说知。叫他收拾下银子，差下人，等他们来到就好同行；收拾停当铺面，货到就好开铺。薛教授兑足了五百两买布的本钱，又五十两买首帕、汗巾、暑袜、麻布、手巾、零碎等货，差了薛三槐、薛三省两个同去，往后好叫他轮替着走。

到日期，那些客人果然回来，就领去见了薛教授，管待了酒饭，即时叫薛三槐两个一同起身。不日，同了那些人买了许多布，驴子驮了回来，拣了日子开张布铺。这样一个大去处，做这独行生意，一日整整三十两的卖银子。薛三槐两个轮着，一个掌柜，一个走水①。

薛教授没的事做，镇日坐在铺里看做生意。狄员外凡是空闲，便走到薛教授店里坐了，半日的说话。后来，两家越发通家得紧，里边堂客也都时常往来。狄希陈也常跟了狄员外到薛教授铺中顽耍，也往他后边去。只是那薛家素姐听见狄希陈来到，便关门闭户的躲藏不迭。他的母亲说：“你又还不曾留发，都是小孩子们，正好在一起顽耍，为甚么用这样躲避？”素姐说：“我不知怎么，但看见他，我便要生起气来，所以我不耐烦见他！”母亲笑道：“小家子丫头！你见与他些果子吃，嫌他夺了你的口分？明日还要叫他与你做女婿哩！”素姐道：“那么，他要做了我的女婿，我白日里不打死他，我夜晚间也必定打死他，出我这一口气！”母亲笑道：“这丫头，不要胡说！”这样闲话，只当是耳边风，时常有的。

又迟了两年光景，薛教授见得生意兴头，这样鱼米所在，一心要在这里入了籍，不回河南去了，常与狄员外商议。狄员外道：“既是心爱的去处，便入了籍何妨？这里如今也同不得往年，尽有了卖房子合地土的。我明日与经纪说，遇着甚么相应的房产，叫他来说。”

这一年，狄员外又生了一个女儿，因是七月七日生的，叫是巧姐。薛教授又生了一个儿子，十月立冬的日子生的，叫是再冬。彼此狄薛两家俱送粥米来往。

一日，薛教授使了个媒婆老田到狄家要求巧姐与冬哥做媳妇。

① 走水：外出进货。

第二十五回

狄员外同他娘子说道：“我们相处了整整的十年，也再没有这等相契的了；但只恐怕他还要回去，所以不敢便许。”老田照依回了话。薛教授道：“我主意要在这里入籍，昨日已央过狄员外与我打听房产了。若再不相信，我先把素姐许了希哥，我们大家换了亲罢。”老田又照依与狄员外说了。狄员外道：“若是如此，再没得说了。”老田领了分付，回了薛教授的话，择了吉日，彼此来往通了婚书，又落了插戴^①。

那薛教授的夫人向着素姐取笑说：“你道看了他生气，如今可怎么？果然做了你的女婿了。”素姐道：“再没有别的话说，只是看我报仇便了！”他母亲说：“这等胡说！以后再不与你说话！”素姐说：“我倒说得是正经，娘倒恼将起来哩。”两家原是厚交，今又成了至亲，你恭我敬，真如胶漆一般。一个河南人，一个山东人，隔着两千里地结了婚姻，岂不是“有缘千里能相会”？但只是素姐谶语不好。后来不知怎生结果，再看下回收煞^[2]。

【校记】

[1]把丈母合媳妇的几根[首饰]也烧化了：A、C本作“把丈母合媳妇的几根也烧化了”，B本作“把丈母合媳妇的首饰也烧化了”。

[1]收煞：B本作“接说”。

① 落了插戴：经过媒人递送了作为聘礼的首饰。

第二十六回

作孽众生填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

风气淳漓不自由，中天浑噩至春秋。真诚日渐沦于伪，忠厚时侵变作偷。

父子君臣皆是幻，弟兄朋友总如仇。炎凉势利兼凌弱，谄富欺贫愧末流。

天下的风俗也只晓得是一定的厚薄，谁知要因时变坏。那薄恶的去处，这是再没有复转淳庞。且是那极敦厚之乡，也就如那淋醋①的一般，一淋薄如一淋。这明水镇的地方，若依了数十年先，或者不敢比得唐虞，断亦不亚西周的风景。不料那些前辈的老成渐渐的死去，那些忠厚遗风渐渐的浇漓，那些浮薄轻儇的子弟渐渐生将出来，那些刻薄没良心的事体渐渐行将开去，习染成风，惯行成性，那还似旧日的半分明水！

那有势力的人家广布了鹰犬，专一四散开去，钻头觅缝，打听那家有了败子，先把那败子引到家内，与他假做相知，叫他瞒了父兄，指定了产业，扣住了月分，几十分行利的数目，借些银子与他。

① 淋醋：做醋时滤出醋汁的工序。

第二十六回

到了临期，本利还不上来，又把那利银作了本钱，利上加利。譬如一百两的本，不消十个月，累算起来就是五百两。当初那一百两的本又没有净银子与你，带准折、带保钱、带成色、带家人抽头，极好有七十两上手。若是这一个败子只有一个势豪算计，也还好叫他专心酬应，却又有许多大户，就如地下有了一个死鸡死鸭，无数的鹞鹰在上面旋绕的一般。这是以强欺弱、硬拿威势去降人的。

又有那一等，不是败子，家里或是有所精致书房、或是有甚亭榭花园、或是有好庄院地土，那人又不肯卖，这人又要垂涎他的，只得与他结了儿女婚姻，就中取事。取得来便罢，取不来便纠合了外人发他阴事。家鬼弄那家神，钩他一个罄净！

若是有饭吃的人家，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的，也不与他论甚么辈数，也不与他论甚么高低，必定硬要把儿子与他做了女婿，好图骗他的家私。甚至于丈人也还有子，只是那舅子有些脓包，丈人死了，把丈人的家事抬个丝毫不剩，连那舅爷的媳妇都明明白白的夺来做妾的。得做就做，得为就为，不管甚么是同类，也不晓得甚么叫是至亲。

侥幸进了个学，自己书旨也还不明，句读也还不辨，住起几间书房，贴出一个开学的招子，就要教道学生。不论甚么好歹，来的就收。自己又照管不来，大学生背小学生的书，张学生把李学生的字，也不管那书背得来背不来、仿写得好写得不好，把书上号①的日子，仿上判的朱头，书上的字也不晓得与他正一正，仿上的字也不晓得与他改一改。看了一本讲章，坐在上面，把那些学生，大的小的、通的不通的，都走拢一处，把那讲章上的说话读一遍与他们听，

① 号：写上，标上。

不管人省得不省得，这便叫是讲过书了！

有那做文章的，也并不晓得先与他讲讲这个题目，该断做，该顺做，该先断后顺，该议论带叙事，或两截，或门扇，怎样起，怎样提，大股怎的立意，后比怎样照管，后边怎样收束；只晓得丢个题目与你，凭他乱话，胡乱点几点，抹两抹，驴唇对不着马嘴的批两个字在上面。有那肯问的学生去问他些甚么，妆起一个模样来吆喝道：“你难道在场里也敢去问那宗师么？”这是支调^①之言，其实是应不出来。如今的时文纯是用五经、用苏文的，间有用秦汉《左》、《史》等传的。他自己连一部《通鉴》梦也不曾梦着。学生们买部坊刻叫他选择，把些好的尽数选吊，单单把些陈腐浅近的选将出来。

要起束修来比那钱粮更紧！有那天分高的学生，自家崛起进了学，定住了数目，一二十两的要谢。应得不甚爽快，私下打了，还要递呈子。若是误投了一个先生，你就要抽头去了，就如拿逃军一般，也定要清勾你转来。除非变了脸，结了仇便罢，再不然，后来不读了书。你若还要读书，后来进了学，你只跟他读一句“赵钱孙李”，他也要诈你个肯心，再没有不成仇敌的！

间或有个把好先生，不似这等的，那学生又歪憋起来了。进了学，拜也不拜一拜，甚至撞见揖也不作一个的。后生们见了八九十岁的老人家，有得好的，不过躲了开去，笑他弯腰屈背、倒四颠三的；还有那样轻薄的东西，走到跟前，扑头撞脸，当把戏撮弄的。但那老人家里边也不照依往时个个都是那先朝法物，内中也有那等倚老卖老、老而无德的人！

那些后生们戴出那跷蹊古怪的巾帽，不知是甚么式样、甚么名

① 支调：支吾。

色。十八九岁一个孩子，戴了一顶翠蓝绉纱嵌金线的云长巾，穿了一领鹅黄纱道袍，大红段猪嘴鞋，有时穿一领高丽纸面红杭绸里子的道袍，那道袍的身倒打只到膝盖上，那两只大袖倒拖在脚面。口里说得都不知是那里的俚言市语，也不管甚么父兄叔伯，也不管甚么舅舅外公，动不动把一个大指合那中指在人前搊一搊^①，口说：“哟，我儿的哥呵！”这句话相习成风。昼夜牛饮，成两日不回家去。有不吃酒的，不管是甚么长者不长者，或一只手拧了耳朵、或使手捏住鼻子，照嘴带衣裳大碗家灌将下去。有一二老成不狂肆的，叫是怪物，扭腔支架子，弃吊了不来理的，这就唤是便宜；不然，统了人还来征伐。

前辈的乡绅长者，背地里开口就呼他的名字。绝不晓得甚么是亲是眷，甚么是朋友，一味只晓得叫是钱而已矣！你只有了钱，不论平日根基不根基、认得不认得，相厚得不知怎样。你要清早跌落了，那平日极至的至亲，极相厚的朋友，就是平日极受过你恩惠的⁽¹⁾，到了饭后就不与你往来；到了日中就不与你说话；到了日落的时候，你就与他劈头撞见，他把脸扭一扭，连揖也不与你作一个；若⁽²⁾骑着匹马或骑了头骡子，把那个尻脸腆的高高的，又不带个眼罩，撞着你竟走！若讲甚么故人，若说甚么旧友，要拿出一个钱半升米来助他一助，梦也不消做的。你不周济他也罢了，还要许多指戳、许多笑话，生出许多的诬谤。这样的衣服，这样的房子，也不管该穿不该穿，该住不该住，若有几个村钱，那庶民百姓穿了厂衣，戴了五六十两的帽套，把尚书侍郎的府第都买了住起，宠得那四条街上的娼妇都戴了金线梁冠，骑了大马，街中心撞了人竟走！

① 搊：打榧子。

一日间，四五个乐工身上穿了绝齐整的色衣，跟了从人，往东走去。过了一歇，只见前边鼓乐喧天，抬了几个彩楼，里面许多轴帐果酒手盒。那四五个乐工都换了斩新双丝的屯绢圆领、蓝绢衬摆，头上戴了没翼翅的外郎头巾，脚上穿了官长举人一样的皂靴，腰里系了举贡生员一样的儒绦，巾上簪了黄烁烁的银花，肩上披了血红的花段，后边跟了许多举人相公，叫是迎贺色长。迎到院里边演乐，厅上摆酒作贺。把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怪异得呼天叫地，都说不惟眼里不曾看见，就是两只耳朵里也从来不曾听见有这等奇事！

一个秀才叫是麻从吾，不要说那六府里边数他第一个没有行止，只怕古今以来的歪货也只好是他第一个了！且姑举他一两件事。人说“吃了僧道一粒米，千载万代还不起”。这道士的饭是好吃他的？况是个廪膳，又说不得穷起，他却指了读书为名，走到一个张仙庙去，昼夜住将起来。先时也还跟道士吃饭。道士吃粥，他也就随便吃了粥⁽³⁾；道士吃饼，他也随了吃饼。后来渐渐的越发作梗起来，嫌粥吃了不耐饥，定要道士再捍上几个饼；嫌先吃饼⁽⁴⁾躁的慌，要那道士⁽⁵⁾再添几碗饭；后来不特吃饭，且要吃酒；不特吃饼，且要吃肉！道士应承得略略懒怠，就要拳庄脚踢①⁽⁶⁾一顿。

道士师徒两个往时出去与人家念一日经，分的那供献馍馍点心、灯斗里的粮食，师徒两个的衬钱，藏在袖里的茶饼，辛苦一日，三四日还快活不了，自从有了这麻从吾，“大风里吊了下巴——嘴也赶不上的”。起初师徒齐去撰钱还好，都去了几遭，那房里有斗把米面⁽⁷⁾，麻从吾拿了回家去与自己的老婆儿子吃了；几件衣裳，拿去当了他的；单单剩下一床棉被，又夺了盖在自己身上。致得那

① 拳庄脚踢：亦坐“拳春脚踢”、“拳撞脚踢”。

道士的师徒不敢一齐走出，定要留下一个看家。少了一人撰钱，反多了一人吃饭，怎生支拽得来？也受他作害了一年零三个月，那道士师徒只得“三十六计”^①！

麻从吾等了一日，至二更天气，不见两道士回来，好生痛恨。等到次日巳牌时分，等他回来做饭，那里有个踪影！算计弄开他的房门，凭他甚么东西且拿来换食吃在肚里。走到跟前，把那锁托了一托，豁喇一声吊在地上，原来是一把没有簧的锁皮。开进房去一看，连炕上的一领芦席都不知从几时揭得去了，口里骂道：“这两个狠牛鼻子！亏他下得这们狠，抛撇我去了！我这一日多不曾吃饭，走回家去才吃，叫老婆孩子也笑话。没奈何的，且把那个铁磬拿去换些饭吃。”走进大殿上去，往四下一看，莫说铁磬，连那面大皮鼓也都没了！

麻从吾发恨，咬得牙关刺刺价响，发咒要处置他师徒两个。过了两日，写了一张呈子，呈为拐盗事，称说：“在张仙庙读书，因托道人杨玄择并贼徒凌冲霄看守书房，供伊饭食一年有余。今月十八日，因生会课他出，玄择率徒将生铺陈衣服、古董玩器、名画手卷、书籍琴剑，盗拐无踪。伏乞尊师差人严缉追偿。”上呈赴绣江县递准，差了两个应捕，四下捉拿。倒是那两个差人有些见识，说：“这个麻相公是有名没德行的个人，啃和尚吃道士的，他有甚么铺陈衣服叫道士偷去？这样瞎头子的营生，那里去与他缉捕？”丢在一边。

麻从吾见两个差人不去拿那道士，一日跟了投文又上去禀那县官道：“生员所失的东西不下千金，都是可舍得过的？若不急急追捕，只恐怕把许多藏书名画失落无存，不为小可。两个差人受了那两个道士的重贿，不肯拿他见官。”县官拔了一枝签，即拘原差回

① 三十六计：隐“走为上”三字。

话。拿了两个差人来到，稟说：“他说失了许多东西，叫他开个失单，他又抵死的不肯开。没些衅隙，那里去与他缉访？”县官说：“你就当面开出单来，好叫他四处躡访。”麻从吾拿了一枝笔，铺了一张纸，想了半日，写道：

蓝布褥子一件，蓝布棉被一床，席枕头二个，蓝布道袍二件，白布裙二腰，青布夹袄二件，青布夹裤一腰，蓝布单裤一腰，毡袜二双，新旧鞋数双，唐巾二顶，锡香案五件，锡壶一把，锡酒壶二把，锡灯台一个，锅^[8]一口，铁鳌铁勺各一把，磁器一百余件，神像大小二十余轴，《灶经》一部，《三官经》一部，剑一口，铁磬一个，鼓一面，笙一攒，云锣一架。

县官把单前后看了一遍，咄的喝了一声：“怎么你失去的都是道士的物件！可恶！赶出去！原差拿原票来销了！”他又稟道：“这有个原故，容生员再稟：这张仙庙生员因在里面读书，托那两个道人在那里替我管书房，所以替他制办了这许多的衣物。他如今都拐得去了，怎是失得道士的东西？”县官道：“看来这是你在庙里作贼，累得两个道士住不得，逃了。”取票上来，批了“原告自拘”四个字。“你自己去拿那两个道士来审。拿不来，行学三日一比；审虚了，候岁考时开送‘行劣’！”

这是他的一端。他凡百干出来的事，都与这大同小异，不甚相远。后来歇了两年，钻干了教官，岁考发落，头一个举了德行。诧异得那合学生员、街上的百姓、通国的乡绅，面面相觑，当做件异闻传说！

这个妖物不曾殄灭得他去，又添出一个更希奇更作恶的一个

秀才，叫是严列星。行状多端，说不尽这许多，也只姑举他一事。拿出那哄、赖、骗、诈四件本事，弄得人家几亩种地，他却自己一些不动工本，耕锄耩割，子种牛粮，都是拣那几家软弱的邻舍与他做佃户。他却象种公田的一般，那些人家必定要等公事毕了，然后敢治私事。若是该雨不雨，该晴不晴，或是甚么蝗虫生发，他走去那庄头上一座土地庙里，指了土地的脸，无般不识的骂到。再不就拿一张弓，挟了几枝箭，常常把那土地射一顿，射得那土地的身上七孔八穿的箭眼。

看官试想：一个神圣，原是塑在那里儆惕那些顽梗的凶民，说是你就逃了官法、绝乎逃不过那神灵。他如今连一个神灵都不歇的骂，时常的使箭射他，还有得甚么忌惮？一座关圣帝君，他虽不照那土地去作贱，也便有十分的侮慢。

再其次，就是人家的管家娘子、管家、觅汉、短工这四样人。那管家娘子在那大人家拣那头一分好菜好肉吃在自己肚里，拣第二分留与自己的孩子老公，背了家主，烙火烧、捍油饼、蒸汤面、包扁食，大家吃那梯己，这不过叫是为嘴。虽是那主人家黑汗白流挣了来，自己掂斤播两的不舍得用，你却这样撒泼，也叫是罪过。这还不甚第一伤天害理。除大家吃了，还要成群合伙瞒了主人，成斗成石的偷将出去卖铜钱、换酒食！你自己吃了不算、偷了不算，若在厨灶上把那东西爱惜一爱惜，这不也还免得些罪孽？却又大大的铺滕^①，本等下三升米就够了，却下上四五升；恐怕便宜了主人家，多多的下上米，少少的使上水，做得那粥就如干饭一般。做水饭分明是把米煮得略烂些儿好吃，又怕替主人省了，把那米刚在滚水里

① 铺滕：即“扑腾”，浪费。

面绰一绰就撩将出来，口里嚼得那白水往两个口角里流。捍饼的时节，惟怕替主人省下了面，在那盛面的簸箕里头使手按了又按，哄那主人家的眼目。剩下的饭食，下次热来吃了，这又叫是积福；再不然，把与那穷人担了出去，吃在人的肚里，也还是好；他却不肯，大盆的饭却在泔水瓮里，还又恐怕喂了猪，便宜了主人，都倒在阳沟里流了出去！

这样堕业的婆娘，那天地看了已是甚怒；若是外面的汉子教道那老婆，或是老婆不听教诲，自己有些良心，这罪愆不也消除一半？却又天生天化的一对，还恐怕老婆作的业不甚，还要骂说：“扯淡的私窠子！倒包老婆！吃了你的不成？要你与他减省！你今日离了他的门，还想明日吃得着他的哩！”外面多多的盛出饭去，吃不了的，大盆倾在草里喂马。或是伺候主人吃饭，或是待客，那桌上有吊下的甚么东西，碗里有残的甚么汤饭，从不晓得拾在口里吃了，恐怕污了他的尊嘴，拿布往地下一绰。主人便叫他便手接了出去，也是拿到外边一掠。

再是那些觅汉雇与人家做活，把那饭食嫌生道冷，千方百计的作梗。该与他的工粮，定住了要那麦子绿豆，其次才是谷黍，再其次冤冤屈屈的要石把黄豆；若要搭些蜀秫黑豆在内，他说：“这样喂畜生的东西，怎么把与人吃？”不是故意打死你的牛，就是使坏你的骡马、损伤你的农器，还要纠合了佃户合你着己的家人，几石家抵盗你的粮食！

又说那些替人做短工的人，若说这数伏天气，赤日当空的时候，那有钱的富家，便多与他个把钱也不为过。只是可恨他齐了行，千方百计的勒揩！到了地里，锄不成锄，割不成割。送饭来的迟些，大家便歇了手坐在地上。饶你不做活也罢了，还要言三语四

的声颤。水饭要吃那精硬的生米，两个碗扣住，逼得一点汤也没有才吃。那饭桶里面必定要剩下许多方叫是够，若是没得剩下，本等吃得够了，他说才得半饱，定要逼你⁽⁹⁾重新另做饭添，他却又狠命的也吃不去了。打发他的工钱，故意挑死挑活的个不了，好乘机使低钱换你的好钱，又要重支冒领。

再是那样手艺的匠人，有些甚么要紧生活叫他来作做，自在得他也不知怎样。“这两日怕见作活，你家又把我不当个客待”；或是“你家又不与我三顿酒吃”。投一张犁，用不得一歇工夫，成千文要钱。你若与他讲讲价钱，他就使个性子去了，任你怎样再去央他，他不勒掯你个够，还多要了钱，仍要留一个后手，叫你知道他的手段！

这是木匠如此。凡百的匠人⁽¹⁰⁾没有一个不是如此！银匠打些生活，明白落你两钱还好，他却搀些铜在里面，叫你都成了没用东西。裁缝做件衣服，如今的尺头已是窄短的了，他又落你二尺，替你做了“神仙摆”，真是掣衿露肘；头一水穿将出去，已是绑在身上的一般，若说还复出洗，这是不消指望的了。

凡百卖的东西，都替你搀上假。极瘦的鸡，拿来杀了，用吹筒吹得胀胀的，用猪脂使槐花染黄了，挂在那鸡的屁眼外边，妆汤鸡哄人。一个山上出那一样雪白的泥⁽¹¹⁾，吃在口里绝不沙涩，把来搀在面里，哄人买了去捍饼，吃在肚内，往下坠得手都解不出来。又搀面羼了酒曲，哄人买去，做在酒内，把人家的好米都做成酸臭白色的浓泔。

那乡宦举人的家人倚藉了主人的声势，在外边作恶害人，已是极可恶的；连那有几个村钱的人家使个小厮，他也妆模作样。坐在门口，看见亲朋走过，立也不晓得立起⁽¹²⁾；骑了头口，撞见主人的亲朋，下也不知下一下。日渐月渍，起初只是欺慢外人，后来连自己

的主人也都忘怀了，使出那骄蹇凌悍的态度，看得自己身分天也似高的，主人都值不得使他一般！

当初古风的时节，一个宫保尚书的管家，连一领布道袍都不许穿；如今玄^[13]段纱罗、镶鞋云履，穿成一片，把这等一个忠厚朴茂之乡，变幻得成了这样一个所在！且是大家没贵没贱，没富没贫，没老没少，没男没女，每人都做一根小小的矮板凳，四寸见方的小夹褥子，当中留了一孔，都做这个营生！此事只好看官自悟罢了，怎好说得出口，提了笔写在纸上？还有那大纲节目的所在，都不照管，都是叫人不忍说的，怎得叫那天地不怒，神鬼包容？只恐不止变坏民风，还要激成天变！且听下回，再看结局。

【校记】

[1]受过你恩惠的：A本作“受过恩惠的”，B本作“受你的恩惠的”。

[2]若：A本作“喏”。

[3]就随便吃了粥：B本作“就便随了吃粥”，C本作“就随口便吃粥”，空一字。

[4]先吃饼：B、C本作“光吃饼”。

[5]要那道士：B、C本作“别那道士”。

[6]就要拳庄脚踢：B、C本作“是要拳庄脚踢”，印本多作“是要拳打脚踢”。

[7]米面：B、C本作“米豆”。

[8]锅：B、C本作“铁锅”。

[9]逼你：B、C本作“鳖你”。

[10]凡百的匠人：B、C本作“百样的匠人”。本书中“凡百”多见。

[11]泥：B本作“泥土”，C本作“泥上”。

[12]立起：B、C本作“立一立起”。

[13]玄：B、C本不缺末笔（避乾隆帝讳）。

第二十七回

祸患无突如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机

朴茂美封疆，家给人恬汔小康。富贵不骄贫守分，徜徉。四序咸和五谷昌。

挟富有儿郎，暴殄恣睢犯不祥。孽贯满盈神鬼怒，昭彰。灾害频仍降百殃。

——右调《南乡子》

单说这明水地方，无论那以先的风景，只从我太祖爷到天顺爷末年，这百年之内，在上的有那秉礼尚义的君子，在下又有那奉公守法的小人，在天也就有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日子相报。只因安享富贵的久了，后边生出来的儿孙，一来也是秉赋了那浇漓的薄气，二来又离了忠厚的祖宗，耳染目濡，习就了那轻薄的态度，由刻薄而轻狂，由轻狂而恣肆，由恣肆则犯法违条、伤天害理，愈出愈奇，无所不至。以致虚空过往神祇、年月日时当直功曹、本家的司命灶君、本人的三尸六相^①，把这些众生的罪孽奏闻了玉帝，致得玉帝大怒，把土神掣还了天位，谷神复位了天仓，雨师也不按了日期下雨，或先或后、或多

① 三尸六相：道家谓人身有三尸神，佛教说人有六相。

或少；风伯也没有甚么轻飈清籁，不是摧山、就是拔木。七八月就先下了霜，十一二月还要打雷震电。往时一亩收五六石的地，收不上一两石；往时一年两收的所在，如今一季也还不得全收。若这些孽种晓得是获罪于天，大家改过祈祷，那天心仁爱，自然也便赦罪消灾。他却挺了个项颈，大家与玉皇大帝相傲，却再不寻思你这点点子浊骨凡胎，怎能傲得天过？天要处置你，只当是人去处置那蝼蚁的一般，有甚难处？谁知那天老爷还不肯就下毒手，还要屡屡的儆醒众生。

那丙辰夏里，薄薄也还收了一季麦子，此后便就一点雨也不下，直旱到六月二十以后方才下了雨，哄得人都种上了晚田。那年七月十六日立秋，若依了节气，这晚田也是可以指望得的。谁知到了八月初十日边，连下了几日秋雨，刮起西北风来，冻得人索索的颤，陨了厚厚的一阵严霜，将那地里的晚苗冻得稀烂，小米小麦渐渐涨到二两一石。

论起理来，这等连年收成，刚刚的一季没有收得，也便到不得那已甚的所在。却是这些人恃了历年^①的收成，不晓得有甚么荒年，多的粮食，大铺大腾，贱贱粜了，买嘴吃，买衣穿。卒然遇了荒年，大人家有粮食的，看了这个凶荒景象，藏住了不肯将出粜；小人家又没有粮食得吃，说甚么不刮树皮、搂树叶、扫草子、掘草根？吃尽了这四样东西，遂将苦房的烂草拿来磨成了面，水调了吃在肚内，不惟充不得饥，结涩了肠胃，有十个死十个，再没有腾挪。又有得将山上出的那白土烙了饼吃下去的，也是涩住了，解不下手来，若有十个，这却只死五双。除了这两样东西吃不得了，只得将那死人的肉割了来吃，渐至于吃活人，渐至于骨肉相戕起来。这却口里不忍细说，只此微微的点过罢了。这些吃人肉怪兽，到了次年春里，发起瘟疫来，挨了门死得百不剩一，这可不是天老爷

① 历年：历年，往年。

着实的儆戒人了？这人好了创疤又不害疼，依旧照常作孽。

庚申十月天气，却好早饭时节，又没有云气，又没有雾气，似风非风，似霾非霾，晦暗得对面不见了人，待了一个时辰，方才渐渐的开朗。癸酉十二月的除夕，有二更天气，大雷霹雳，震雹狂风，雨雪交下。丙子七月初三日，预先冷了两日，忽然东北黑云骤起，冰雹如碗如拳石者，积地尺许。

一位孟参政的夫人害了个奇病，但是耳内听见打银打铁声及听有“徐”字，即举身战栗，几至于死。有一个丫头使唤了五六年，甚是喜爱，将议出嫁，问：“其人作何生理？”媒人回话：“打银。”前疾大作。

又有一个戏子，叫是刁俊朝，其妻有几分姿色，忽项中生出一瘤，初如鹅蛋，渐渐如个大柳斗一般，后来瘤里边有琴瑟笙磬之声。一日间，那瘤“豁”的声裂破，跳出一个猴来。那猴说道：“我是老猴精，能呼风唤雨。因与汉江鬼愁潭一个老蛟相处，结党害人，天丁将蛟诛殛，搜捕余党，所以逃匿于此。南堤空柳树中有银一锭酬谢。可吃海粉①一斤，脖项如故。”刁俊朝果然到那柳树里边取出五十两一个元宝，上面凿字，系贞观七年内库之物。陆续吃完了一斤海粉，果然项脖复旧如初，一些痕记也没有。

又一个张南轩，老年来患了走阳的病，昼夜无度，也还活了三年方死，入殓的时节，通身透明，脏腑筋骨，历历可数，通是水晶一般。

那二十六回里边的麻从吾与那严列星更又希奇。麻从吾占住了张仙庙，逼得两个道士都逃走了。他却又生出一个妙法，打听得明水东南上十五里路沈黄庄有一个丁利国，自来卖豆腐为生，只有一妻，从不曾见有儿女，后来积至有数百两家私，自己置了一所小

① 海粉：一种含碘的海产品。

小巧巧的房子，买了一个驴儿推那豆腐的磨。因有了家私，两口人便也吃那好的；虽不穿甚么绸绢，布衣也甚齐楚。因没有子女，凡那修桥补路、爱老济贫的事，煞实肯做。虽是个卖豆腐的人，乡里中到却敬他。也有人常常的问他借银子使，他也要二三分利钱。人怜他是克苦挣来的钱，有借有还，倒从不曾有坑骗他的。

麻从吾知道这丁利国是个肯周济人的好人，打听了他卖豆腐必由的道路，他先在那林子边等着，看得丁利国将近走到，他却哀哀的痛哭，要往林子内上吊。丁利国看见，随歇住了豆腐提子，问道：“你这位相公，年纪还壮盛的时候，因有甚事这等痛哭，要去寻死？”麻从吾说：“你管我不得，莫要相问。”丁利国道：“你说是甚话！便看见一个异类的禽兽将死，也要救他，何况是个人？你头上戴了方巾，一定也是个相公，岂就不问你一声？你有甚不得已的事，或者我的力量可以与你出得力也不可知。”

麻从吾说：“我是绣江县学一个廪生，家里有一妻一子，单靠这廪银过活。如今又把这廪银半扣了，这一半又不能按时支给。教了几个学生，又因年荒都散了。三口人镇日忍饥不过，寻思再没别策，只得寻个自尽。”丁利国道：“亏我再三问你，不然，岂不可惜枉死了？我只道有甚难处的事，原来不过为此！你可到我沈黄庄住么？”麻从吾道：“我又没有一定的房屋，何处不可去得？”丁利国又问：“你可肯教书么？”回说：“教书是我本等的营生，怎的不肯。”丁利国道：“你又肯到我庄上，又肯教书，你这三口人过日也不甚难。”从豆腐筐内取出二百多钱递与他，“你且到家买几升米做饭吃了，待我先回去与你收拾一所书房，招几个学生，一年包你十二两束修。再要不够你搅用，我再贴补你的。”麻从吾说：“你不过是个做生意的人，怎照管得我许多？”利国道：“我既许出了口，你却不要管

我。你若来时，只问做豆腐的丁善人，人都晓得。我后日做下你三个人的饭等你。”麻从吾道：“果真如此，你就是我重生父母一般，我就认你是我的爹娘。”丁利国道：“阿弥陀佛！罪过人子！我虽是子女俱无，怎消受得起？”说着，约定了，分手而别。

丁利国回去，告诉了老婆子。老婆子说：“我们又没儿女，他又没有爹娘，况又是个廪膳相公，照管得他有个好处，也是我们两个的结果。”

到了后日，老婆子家里做下了饭，丁利国老早的出去卖了豆腐，回家相等。只见麻从吾领了自己妻、子三个来到家中，除了三口光身，也别再没有行李。

其妻约在四十岁之外，蓬头垢面，大脚粗唇，若只论他皮相，必然是个邋遢歪人，麻布裙衫不整；其子只好七八周之内，顽皮泼性，掩口钝腮，如还依我形容，或倒是个长进孩子，补丁鞋袜伶俜。

进得门来，望着丁利国两口子倒头就拜，满口的叫爹叫娘。却也丁利国两口子当真不辞，将那房子截了后半层与他住，多的与他做书房教书。人家有子弟的，丁利国都上门去绰揽来从学。出不起学钱的，丁利国都与他代出束修。许过十二两的额数，还有多余不止。丁利国时常还有帮贴。其妻其子，一个月三十日倒有二十五日吃丁家的饭。

这麻从吾倒也即如那五星内的天毛刑刃^①一般，入了垣，也便不甚作祟。一住十年，渐渐的真象了父子一般。住到十一年上，麻从吾出了贡。丁利国教他把那所得作兴银子一分不动，买了十来亩地；其上京的盘费，京中坐监的日用，俱是丁利国拿出银子来

① 天毛刑刃：江湖算命术中的凶星名。

照管；又与他的儿麻中桂娶了媳妇。

麻从吾坐完监，考中了通判。丁利国管顾得有了功劳，拚了性命，把那数十年积攒的东西差不多都填还了他。点了两卯，选了淮安府管粮通判，同了妻子四口亲人，招了两个家人合几个养娘仆妇。其一切打银带、做衣裳、买礼物、做盘缠，都是丁利国这碗死水里舀，却也当真舀得干上来了。丁利国道：“一来连年的积蓄也都使尽，二则两口子都有年纪上身，婆子也做不得豆腐，老儿也挑不动担子，幸得有了这个干儿子，靠他养老过活，也用不着那家事。”约过麻从吾挈家先去，丁利国变卖了那房子合些家伙什物，随后起身。麻从吾到了任，料得丁利国将到，预先分付了把门的人，如家中有个姓丁的夫妇来到，不许传禀。

不多几日，丁利国携了老婆，一个太爷太奶奶，岂可没个人跟随？又雇觅了一人扮了家人。既到儿子任内，岂可不穿件衣裳？又都收拾了身命。将那几两变产的银，除了用去的，刚刚的只够了去的盘缠。离淮安二十里外，寻了个客店住下，叫那跟来的人先到衙门上报知，好叫他抬出轿来迎接。

那跟去的人到了衙门口，一来是山里人家，原也不知事体；二来当真道是跟太爷的家人，走到衙门口大喝小叫。那把门的问了来历，知道是姓丁的两口子来了，把那跟的人掐了脖子往外一颤，足足的颤了够二十步远。那人说道：“你通反了！我是老爷家里跟太老爷太奶奶来的，你敢大胆放肆！”那皂隶不惟不怕，一发拿起一根哭丧棒来一顿赶打，打得那人金命水命，走头没命。

丁利国坐在店内呆等轿马人夫。店主人果道是粮厅老爷的爹娘，杀鸡买肉，奉承不了。跟的人回去学了那个光景，许多人大眼看小眼的不了。店主道：“这淮安的衙役有些撒野，见他是外路来

的生人，不问个详细就发起粗来。这管家见他不逊，也就不与他慢慢的详说，就跑回来了；待小人自去，自有分晓。”

那店主人恃了与衙门人熟识，走到那里问说：“今日是那位兄管门？怎么老爷的爹娘到了，住在我家，差了管家先来通报，你们却把他一顿棍赶回去，打了，这是怎说？如今太爷合太奶奶怒得紧。我所以特来与你们解救，还不快些通报哩！”把门皂隶说道：“老爷从两三日前就分付了，说：‘只这两日，如家中有两个姓丁的男女来，不许通报。’适我问那人，果是姓丁的两口子，甚么叫是太爷太奶奶！你也不要容留他，惹老爷计较不是当要！”说得那店主败兴而归，问说：“老爷姓麻，太爷怎么又姓丁了？”丁利国道：“实不瞒你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他所以认我们是他的父母。”店家听说，嗔道：“原来脚根不正。老爷预先分付过了，待你们到此，门上不许妄禀，禀了要重责革役哩！”

丁利国听了这话，气得目瞪口呆，想道：“明日是初五日，他一定到总漕军门去作揖；我走去，当街见了他，看他怎的。”过了一晚，清早起来梳洗了，雇了一只船，坐到城外，进了城，恰好府官出来，都上军门作揖。头一顶轿是太守，第二顶轿是同知，第三是麻从吾合推官的两顶轿左右并行。麻从吾穿了翠蓝六云锦绣雪白的银带，因署山阳县印，拖了印绶，张了翠盖，坐了骨花明轿，好不轩昂。丁利国正要跑将过去，待扯住他的轿子，与他说话，被他先看见了，望着丁利国笑了一笑，把嘴扭了一扭。丁利国随即缩住了脚。麻从吾叫过一个快手去分付道：“那一个穿紫花道袍戴本色绒鳌子巾的，是我家乡的个邻舍，你问他下处在那，叫他先回下处去，待我回衙去有处。”那人把丁利国让得回了下处。

麻从吾作揖回来，进到衙内，合他老婆说了，要封出十两银子，
350

打发他起身。老婆说道：“你做了几日的官，把银子当粪土一般使？这银子甚么东西，也是成十来两家送人的！”麻从吾道：“依你送他多少？”老婆说：“少是一两、至多不过二两！”麻从吾道：“也要够他盘缠回去才好。”老婆说：“是我们请他来的？管他盘缠够与不够！”

两口子正在商量，恰好儿子麻中桂走到，问说：“爹娘说些甚么？”老婆道：“家里姓丁的两口子来了，你爹要送他十两银子，我说怎么把银子当了粪土，主意送他二两够了。”麻中桂问说：“是那个姓丁的两口子？”老婆说：“呸！家里还有第二个姓丁的哩！”麻中桂道：“莫不就是丁爷丁奶奶么？”老婆说：“可不是他！可是谁来！”麻中桂问说：“如今来在那里？怎么还不差人接进衙来？慢慢打发饭钱不迟，何必先送银子出去？”老婆道：“呸！这合你说忽^①哩！送二两银子与他，就打发他起身；接他进衙里来，你还打发得他去哩？”麻中桂道：“你还待要打发他那里去？他养活着咱一家子这么些年，咱还席也该养活他，下意的送二两银子，也不叫他住二日，就打发他家去，怎么来！没的做一千年官不家去见人么？”老婆说：“你看这小廝，倒好叫你做证见！他养活咱甚么来？你爹教那学，使得^②那口角子上焦黄的屎沫子，他顾贍咱一点儿来！”

麻中桂道：“他只怕没顾贍爹和娘，我只知道从八岁吃他的饭、穿他的衣裳，他还替娶了媳妇子。他可着实的顾贍我来！”麻从吾道：“依你怎么处置罢？”麻中桂道：“依了我，接他公母两个老人家进衙来住着，好茶好饭的补报他那恩；死了，咱发送他。”老婆说：“他姓丁，咱姓麻，僧不僧，俗不俗，可是咱的甚么人？养活着他！”麻中桂道：“他姓丁，咱姓麻，咱是他甚么人，他成十二年家养活着咱，

① 说忽：说着玩。

② 使得：累得。

还供备咱使银子娶老婆的？”老婆说：“我的主意定了，你们都别三心两意，七嘴八舌的乱了我的主意。快叫人封二两银子来，打发他快走！”麻从吾道：“打哩他嫌少不肯去，在外头嚷嚷刮刮的。这如今做了官，还同的那咱做没皮子光棍哩？”老婆照着麻从吾的脸咬了一口屎臭的唾沫，骂道：“见世报的老斫头的！做秀才时不怕天不怕地的，做了官倒怕起人来了！他嚷嚷刮刮的，你那夹棍板子封皮封着哩？”麻从吾道：“没的好夹他打他不成？”

麻中桂呆了半晌，跺了跺脚，哭着皇天，往屋里去了。把那二两银子封了，叫了路上的那个快手，分付道：“适间在那路上看见的老头子，他姓丁，你叫他老丁，你对他说：‘我老爷到任未久，一无所入，又与军门本道同城，耳目不便。’把这二两银子与他做盘缠，叫他即忙回去。你就同那歇家，即刻打发他起了身来回话。”

那个快手寻到他的下处，说了麻从吾分付的话，同了主人家催他起身。那丁利国不由得着极，说道：“我千金的产业都净净的搅缠在他身上，几间房子也因往这里来都卖吊做了盘缠，如今这二两银子，再打发了这两日的饭钱，怎么勾得盘缠回去！”那快手合主人家岂有不怕本官上司，倒奉承你这两个外来的穷老[的理]？原道他真个是太爷太奶奶，三顿饭食，鸡鱼酒肉，极其奉承；如今按了本利算钱，该银一两四钱五分，要了个足数，刚只剩了五钱五分银子。夫妇抗了褥套，大哭着离了店家。快手看他走得远了，方才去回了话。虽是麻从吾干了这件刻薄事，淮安城里城外、大大小小，没有一个不晓得唾骂的。

却说丁利国夫妇来时还有路费多余，雇了头口骑坐，又有雇的那人相伴，如今雇的那人看了这个景象，怨声聒耳。丁利国只得将那剩的五钱五分银子，又将那领紫花布道袍都与了他，叫他先自回

去。丁利国刚走得到了宿迁，婆子的银簪银丁香也吃尽了，脚也走不动了，人着了恼，两口子前后都病倒了。主人家又要赶他出去，店主婆道：“在家投爷娘，出家投主人。他病得这等重了，赶他往那里去？万一死得不知去向，他家里有人来寻，怎样答应他？况且他说从淮安粮厅里来，这一发不好赶他别去。”店家听了老婆的好话，只得[让他]病在店里。过了两日，夫妇同日双双亡了。店家报了县里，差捕官来相视了，将他两件破褥卖了，买了两领大席卷了，抬到乱葬冈内埋了，剩了几分银子，买了些钱纸与他烧化。店家落得赔了两日的粥汤，又出了阴阳生洒扫的利市。

再说麻从吾从打发丁利国起身之日，儿子麻中桂恼得哭了一场，就如害了心病的一般，胡言乱语，裸体发狂。又自从丁利国夫妇死的那日，衙中器皿自动，门窗自闭自开，狗戴了麻从吾的纱帽学人走，乌鸦飞进，到他床上去叫。过了几日，饭锅里撒上狗粪，或是做饭方熟，从空中坠下砖石，把饭锅打得粉碎。两口子睡在床上，把床脚飕飕的锯断，把床塌在地下。又过了两日，这丁利国夫妇都附了，说起从前以往的事来，或骂、或咒、或大哭，除了麻中桂的夫妇，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不附了作孽的。作祟一日紧如一日。请了法官来镇，那鬼附了生人，或附在麻从吾两口子自己的身上，告诉那法官的始末根由。屡次禁制，无法可处。

又去扬州琼花观里请了一位法师来到。那丁利国夫妇的鬼魂起初也还附了人诉说。法师道：“人鬼各有分处，你有甚冤情，只合去冥司理告，怎来人世兴妖？混乱阴阳，法难轻纵！”叫取两个坛来。法师仗剑念咒，将令牌拍了一下，叫：“快入坛去！”只听那两个鬼号啕痛哭，进入坛内。法师用猪脬将坛口扎住，上面用朱砂书了黄纸符咒，贴了封条，叫四个人抬了两个坛，到城外西北十字路中，

埋在地内。虽是空坛，有鬼在内，谁知那两个坛都下老实的重。走路的看了，不知是甚么物件在内。从此之后，衙内照常安静。

过了半月，下了一日多雨，这两个鬼忽然又大发作起来，比先作祟得更是利害。他说：“你下毒手，要我永世不得出见，我如何又出来了？”问他说：“你已入在坛内，安静了半月，却是如何又得出世？”鬼说：“你那日抬了去埋，人见那坛重，只说里面有甚东西，每日有人要掘。只因有人巡视，不敢下手。昨天下雨，巡夜的不出来，所以被人掘开，我们得以跑出。你断然还要去请那法师来制我，我们两个如今躲在你两口子的肚里，凭我摆布，那法师也无奈我何。”只见麻从吾合他老婆的肚里扯肠子、揪心肝，疼得碰头打滚的叫唤，只哀告饶命，口里似救月①一般，无所不许。鬼在肚里说道：“这肚里热得紧，住不得，你张开口，待我出去，你也还有几日命限，我两个且离却这里，先到猫儿窝等你两个去罢。”自此衙内又复安稳。

到了次年正月，麻从吾被漕抚参劾回籍，想那鬼说猫儿窝相等，要得回避，问那衙门人。都说：“如走旱路，离桃源二十里有个猫儿窝；如走水路，离邳州三十里有个毛儿窝。”麻从吾主意要由水路，回避那猫儿窝的所在，坐了本厅的官船。

过了邳州以北三十里上，只见丁利国夫妇站在岸上。麻从吾刚只说得一声“不好”，只见那两个鬼魂一阵旋风刮到船上。麻从吾合他老婆一齐的都自己采头发，把四个眼乌珠都一个个自己抠将出来，拿了铁火箸往自己耳内钉将进去，七窍里流血不止。麻中桂跪了哀求，鬼说：“我儿，你是好人，不难为你。你爹娘做人太毒，我奉了天符，方来见世报应。”麻从吾合老婆须臾之间同时暴死。麻中桂买板殡殓，不消说得。

① 救月：亦称“护月”。古时对月蚀现象不理解，因而产生惊恐，进行各种紧急的迷信祈祷活动，称为“救月”。

扶了柩回到明水，亏不尽两个月前，使了三百七十两银子，买得人家一所房子，麻中桂就把爹娘的棺木停在正寝，建了几个醮。到清明那日，双棺出殡。麻中桂满了服，也便低低的进了学。

麻从吾做了八个月通判，倒在山阳县署了六个月印，被他刮地皮、剔骨髓，弄得有八千银子净净的回家。麻中桂买许些地土，成了个富翁，后来遭水劫的时候，也同那几家良善之人不到冲没，想必因那一点不忍负丁利国的善心所致。若论麻从吾两口子的行事，不当有子，岂得有家？可见虽说是远在儿孙，若是那儿孙能自己修身立命，天地又有别样安排。若因他父祖作恶，不论他子孙为人好歹，一味的恶报，这报应又不分明了。

再说那严列星的果报，更是希奇。且说了他两件小事，把那件古今未有的奇闻留在后回详说。他初次生了儿子，七八日屙不下屎来，胀得那小孩子的肚就如面小鼓一般，昼夜的啼哭。仔细看视，原来那孩子没有粪门。这有甚法处得？只得看他死便罢了。第二年又生了个儿子，到了七八日，又是如此。一个游方的道人教他使秤梢头戳开。依了戳将进去，登时死了。第三年又生了个儿子，粪门倒是有的，那浑身无数的血孔往外流血，就如他使箭射的那土地身上一般。这等显应，他作恶依旧作恶，不知叫是甚么省改，只等后来尽头的异报才罢。真真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校记】

[1]天毛刑刃；B本作“天毛刑切”，C本作“夫毛刑刃”。

第二十八回

关大帝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

善恶自中分，邪蹊与正路。规矩遵循合冥行，神鬼能糾护。

旌阳岂木雕？壮缪非泥塑。彰瘅明明当面施，人自茫无据。

——右调《卜算子》

严列星有一个胞弟叫是严列宿，与严列星同居过活，长了二十一岁还不曾娶有妻室。那严列宿自己做些小买卖，农忙时月与人家做些短工，积攒了几两银子，定了一个庄户人家周基的女儿周氏，择了三月十五日娶亲过门。那明水的风俗，女婿是要亲迎的。严列宿巴拽^①做了一领明青布道袍，戴了顶罗帽，买了双暑袜、镶鞋，穿着了去迎娶媳妇。到了丈人家，与他把了盏，披了一匹红布，簪了一对绒花。也借了人家一匹瘦马骑了，顶了媳妇的轿子起身。

谁知严列星那种的几亩地，牛粮子种、收割耕锄，威劫那邻舍家与他代力，这地中的钱粮万万不好叫那邻家与他代纳。但邻舍

① 巴拽：同“巴结”。

家既是不与他代纳，他难道肯自己纳粮不成？遂把朝廷这十来亩的正供钱粮搁在半空中，若是那里长支吾得过，把这宗钱粮破调了；如支吾不过，只得与他赔上。这一年，换了里长，还不曾经着他的利害，遂把他久抗不纳粮的素行开了手本递准，叫里长同了差人拘审。差人赵三说道：“这严列星是个有名的恶人，倚了秀才，官又不好打他。那一年也为不纳钱粮，差人去叫他，叫倒不曾叫得他来，反把那个差人的一根腿打折了。我是不敢惹他的。”里长说：“既是大爷准了手本，咱说不的去叫他一回再处。”赵三说：“这到那里，来回七八十里地，可是谁给咱顿饭吃，咱可好扑了去^①。”里长道：“这饭小事，我就管你的。”

两人走到半路，只见一个娶亲的来了。走到跟前，却是严列星的弟严列宿。赵三说：“咱定要拿他的哥做甚么？大爷又不好打他的。你敢啃他吃他不成？枉合他为冤计仇，不如拿了他的兄弟去好。”里长道：“你这倒说得有理。”赶上前，一个歹住马，一个扯住腿往下拉。严列宿认得是里长，只说：“俺哥的粮，你拿我待怎么？”里长说：“你弟兄们没曾分居，那个是你哥的？”不由分说，鹰撮脚拿得去了。

新媳妇只得自己到家，天地上拜了两拜。他嫂子给他揭了盖头，送他到了房内。到了起鼓以后，严列星指充是严列宿，走进房内。新人问说：“我在轿内看见把你捉将去了，你却怎得回来？”严列星假意说道：“你看么！咱哥种了地不纳粮，可拿了我去！我到了县里，回说不是我欠粮，我今日娶亲，从路上拿将我来。那大爷把差人打了十板，将我放的来了。将那布衫帽子都当了钱，打发了

① 扑了去：奔了去。

第二十八回

差人。”说着，替新人摘了头，脱衣裳。新人还要做假，他说：“窄鳖鳖的去处，看咱哥合嫂子听见，悄悄的睡罢！”新人不敢做声，凡百的事都惟命是听了。

再说严列宿拿到了县里，晚堂见了官，他回说是他哥名下的钱粮，他不当家主事。官问说：“分居不曾？”里长回说：“不曾分居。”官说：“不曾分居，怎说不干你事？”抽了三枝签拿下去打，剥他的裤子，从腰里吊出一匹红布、两朵绒花出来。官问说：“是什么东西？”他回说：“是披的花红。因今日娶亲，从路上被人拿住。”官问说：“是方去娶，却是娶过回来？”回说：“是娶了亲走到半路。”官说：“放起来！”说那里长：“你平日不去催他，适当他娶亲，你却与他个不吉利，其心可恶！”把那里长打了十板，把严列宿释放回家，限三日完粮。

严列宿因天已夜了，寻了下处，住了一夜。次早回到家中，走进房去，好好的还穿了新海青、新鞋、新帽，不是昨夜成亲的那个新郎。新人肚里明白，晓得吃了人亏，口里一字也不曾说破，只问：“还欠多少钱粮？”新郎说：“得二两五六钱方够。”新人将自己的簪环首饰拿了几件，教他丈夫即刻回去完了钱粮，不可再迟。新郎果然持了首饰，回到县里，换银纳粮。新人到一更天气，等人睡尽了，穿着得齐整，用带在自己房里吊死了。次日方知。

严列星的心里明白，严列宿那里晓得这个原故，就是神仙也猜不着。请了丈人父母来到都猜不着。一个第二日的新人新郎，又两夜不曾在家，连亲也还未成，怎就吊死？这必定是宿世的冤业。这没帐的官司就告状也告不出甚么来，徒自费钱费事，不如安静为便。打了材，念了个经，第三日起了五更抬到严家坟内葬了。

晚间，严列星与老婆赛东窗商议：“可惜新人头上带了好些首

饰，身上穿了许多衣裳，埋在地里，中甚么用？我们趁这有月色的时候，掘开他的坟，把那首饰衣服剥了他的，也值个把银子。”老婆深以为然。

等到二更天气，两口子拿了掀锄斧头，乘着月亮，从家到那坟上，不上两箭地远。严列星使䦆头掘，老婆使铁掀除。一时掘出材来，一顿打开材盖，掀出尸来，身上剥得精光，头上摘得罄尽，教老婆卷了先回家去。严列星还要把那尸首放在材内，依旧要掩埋好了回去。

谁知他来的那路口，有小小的一间关圣庙。那庙往日也有些灵圣，那明水镇的人几次要扩充另盖，都托梦只愿仍旧。这晚，关圣的泥身拿了周仓手内的泥刀，走出庙来，把赛东窗腰斩在那路上，把严列星在坟上也剁为两段，把材内的尸首渐渐的活将转来，递了一领青布海青与他穿了，指与他回家的路道。

新人走到半路，看见一个女人剁成两块，躺在地里，唬得往家飞奔。走到门口，门却是掩的，里边不曾关门，一直到了自己房门叫门。新郎唬得话都说不出口，只说：“我与你素日无仇，枉做夫妻一场，亲也不曾成得，累得好苦！葬过你罢了，你鬼魂又回来作祟？”新人说：“我不是鬼，我是活人。是一个红脸的人，通似关老爷模样一般，救我活了。但我身上的衣裳寸丝也没有了，他递了领青布道袍穿在这里。他把一个人杀在坟上，一个人杀在路上，都是两半截子。我来的时候，那个红脸的人拿了把大刀，还在坟上站着哩。”新郎说：“有这等奇事！”大声的叫他哥嫂，那有人应。只得开了门，放他进来。仔细辨认，可不是活人？穿的道袍原来就是他自己的。

点起灯来，去到他哥嫂窗下叫唤，那里有个人答应。推进门

去，连踪影也是没有的。心里疑道：“莫非杀的那两个人就是他两口子不成？他却往坟上去做甚么？难道好做劫坟的勾当？”叫起两边紧邻来，又央了两个女人相伴了他的媳妇，又唤起乡约地方，一同往坟上来看，把众人都还不信。走到半路，只见两半截人死在道上，肠子肝花流了一地，旁边一大卷衣裳。仔细认看，果真是他嫂嫂赛东窗，一点不差。

严列宿拾起那卷衣裳抱了，又到坟上，望见一个人怒狠狠站在那里。众人缩住了脚，不敢前进，问说：“那站着的是个甚么人？”凭你怎么吆喝，那里肯答应一声。又前进了几步，仔细再看，不是人却是甚的？众人又缩住了脚，拾了一块石子，说道：“你不答应，我撩石头打中，却不要怪！”又不做声。将那石子刚刚打在身上，只听梆的一声，绝不动弹。众人说：“我们有十来个人，手里又都有兵器，他总然就是个人，难道照不过他？着一个回去再调些人来！”

谁知人也就都晓得，渐渐的又来了好几个人，都有器械，齐呐了一声喊，扑到跟前，仔细一看，却是庄头上庙里的关老爷，手内提了那把大刀，刀上血糊淋拉的，地上躺着两半截人。倒下头去细看，真真的严列星，有甚岔路？斧子掀鑊撩在身旁，材盖材身丢在两处。众人都跪下磕了关老爷的头，严列宿要收那尸首回去。众人说：“这样异常的事，还要报官相验尸首，且不要挪动，这一夜且轮流守住了。”有回去的，进到庙中，神座上果然不见了关老爷，看那周仓手内的刀却没了，也走到庙门槛内，一只手扳了那门框，半截身子扑出门外，往那里张看。

乡约地方连夜挨门进城，传梆报了县官。即时催办夫马，县官亲来仔细验看，用猪羊祭了，依旧将那泥像两个人轻轻的请进庙去，站在神位上边。哄动了远近的人，起盖了绝大的庙宇。那新妇

周氏方将被骗的原委仔细说出，县官与挂了烈妇的牌扁。严列宿也还置了棺木，埋葬了四段臭尸。这等奇事，岂不是从洪蒙开辟以来的创见！若不是新近湖广蕲州城隍庙内的泥身鬼判白日青天都跑到街上行走，上在通报，天下皆知的事，这关圣帝君显灵，与那闻见不广的说，他也不肯相信。

只看当初那明水的居民，村里边有这样一位活活的关老爷在那里显灵显圣，这也不止于“如在其上”，明明看见坐在上边了；不止于“如在其左右”^①，显然立在那左右的一般！那些不忠不孝、无礼无义、没廉没耻的顽民，看了严列星与那老婆赛东窗的恶报，也当急急的改行从善，革去歪心。关老爷是个正直广大的神，岂止于不追旧恶，定然且保佑新祥。谁知那些蠹物闻见了严列星两口子这等的报应，一些也没有怕惧！伤天害理的依旧伤天害理，奸盗诈伪的越发奸盗许伪；一年狠似一年，一日狠似一日；说起“天地”两字，只当是耳边风；说到关帝、城隍、泰山、圣母，都只当对牛弹琴的一般。

当初只有一个麻从吾跷蹊古怪，后来又只一个严列星无所不为，人也只说得有数，天也报应得快人。到了这几年之后，百姓们的作孽、乡宦们的豪强，这都且不要提起；单且只说读书的学校中，如那虞际唐、尼集孔、祁伯常、张报国、吴溯流、陈骅这班禽兽，个个都伤败彝伦起来。若要一一的指说他那事款，一来污人的口舌，二来脏人的耳朵，三则也伤于雅道，四则又恐未必都是那一方的人，所以不忍暴扬出来。但这班异类，后来都报应得分毫不爽，不得不微微点缀。那些普面的妖魔鬼怪，酿得那毒气直触天门，熏戗得玉

①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两句话皆出于《中庸》，说祭祀时就如神在上面和左右一样。

皇大帝也几乎坐不稳九霄凌虚宝殿！倒下天旨，到了勘校院普光大圣，详确认罚。

谁知这人生在世，原来不止于一饮一啄都有前定，就是烧一根柴、使一碗水，也都有一定的分數，连这清水都有神祇司管，算定你这个人，量你的福分厚薄，每日该用水几斗、或用水几升，用够就罢了，若还洒泼过了定住的額数，都是要折祿減算，罪过也非同小可。可见这人生在那有水的去处，把水看得是容易不值钱的东西，这那孟夫子也是说：“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你却不知道那水也是件至宝的东西，原该与五谷并重的，也不是普天地下都一样滔滔不竭的源流。

就是山东，古称十二山河，济南如跑突、芙蓉等此十二泉，这等一个水国，河润也该十里。西南五十里内，便有一个炒米店，那周围有四五十里之内，你就掘一二万丈，一滴水泉也是没有的，往来百里，使驴骡驮运。这个所在又是通泰安的大路，春秋两季，往泰安进香的，一日成几十万人经过，到了这个地方，不要说起洗脸，就要口凉水呷呷救暑，也是绝没有的。

就是济南的合属中，如海丰、乐陵、利津、蒲台、滨州、武定，那井泉都是盐卤一般的咸苦。合伙砌了池塘，夏秋积上雨水，冬里扫上雪，开春化了冻，发得那水绿威威的浓浊，头口也在里面饮水，人也在里边汲用。有那仕宦大家，空园中放了几百只大瓮，接那夏秋的雨水，也是发得那水碧绿的青苔；血红色米粒大的跟斗虫^①，可以手拿。到霜降以后，那水渐渐澄清将来，另用别瓮逐瓮折澄过去，如此折澄两三遍，澄得没有一些滓渣，却用煤炭如拳头大的烧得红

① 跟斗虫：孑孓的俗称，这里似指一般所谓的鱼虫。

透，乘热投在水中，每瓮一块，将瓮口封严，其水经夏不坏，烹茶也不甚恶，做极好的清酒，交头吃这一年。

如河南路上甚么五吉、石泊、徘徊、冶陶、猛虎这几个镇店，都是砌池积水。从远处驮两桶水，到值二钱银子；饮一个头口，成五六分的要银子。冶陶有个店家婆，年纪只好二十多岁，脏得那脸就如鬼画胡一般，手背与手上的泥土积得足足有寸把厚。那泥积得厚了，间或有脱下块来的，露出来的皮肤却甚是白嫩。细端详他那模样，眼耳鼻舌身，煞实的不丑。叫了他丈夫来到，问他说：“那个妇人这等龌龊，捍饼和面、做饭淘米，我们眼见，这饭怎么吃得下去？”那人说道：“这个地方，谁家是有水来洗脸的？就是等得下雨，可以接得的水也还要接来收住，只是那地凹里收不起的，这才是大小男妇洗脸洗手的时候哩！”只得加了二分银子与他，逼住了叫他洗脸洗手，方才许他和面淘米。谁知把那脸洗将出来，有红有白，即如一朵芙蓉一般；两只胳膊，嫩如花下的莲藕，通是一个不衫不履淡妆的美人。

再如山西，象这样没水的去处比比都是。单说一个平顺县，离潞安府一百里路，离城五里外，止有浅井一孔，一日止出得五桶水，有数县官是两桶、典史教官各一桶，便也就浑浊了。这是那夏秋有雨水的时节，方得如此；若是旱天，连这数也是没有的。上面盖了井庭，四面排了栏栅，专设了一名井夫昼夜防守，严加了封锁。其余的乡绅士庶休想尝尝那井泉的滋味，吃的都是那池中的雨雪。若是旱得久了，连那池中都枯竭了，只得走到黎城县地方，往来一百六十里路。大人家还有头口驮运，那小人家那得头口，只得用而去挑。不知怎样的风俗，挑水的都尽是女人。虽是那妇人，都也似牛头马面一般，却也该叫他挑水，毕竟也甚可怜。

看了这等干燥的去处，这水岂是好任意洒泼的东西？说起那明水的会仙山上数十道飞泉，两三挂水帘，龙王庙基的源头，白云湖浩渺无际，谁还顾说这水是不该作贱的、作贱了要罪过人子如此等念头？且是大家小户都把水引到家内，也不顾⁽¹⁾触犯了龙王，也不顾污浊了水伯，也不顾这水人家还要做饭烹茶，也不顾这水人家还要取去敬天供佛。你任意滥用罢了，甚至于男子女人有那极不该在这河渠里边洗的东西无所不洗。致得那龙王时时奏报，河伯日日声冤。水官大帝极是个解厄赦罪的神灵，也替这些作祸的男女弥缝不去，天符行来查勘，也只得直奏了天廷。所以这明水的地方，众生诸恶，同于天下，独又偏背了这一件作践泉水的罪愆。于是勘校院普光大圣会集了三十天曹⁽²⁾，公议确报的罪案。

那三十曹官里面多有说这明水的居民敢于奢纵淫佚，是恃了那富强的豪势。那富强却是藉了这一股水利：别处夏旱，他这地方有水浇田；别处忧涝，他这地方有湖受水。蒙了水的如此大利，大家不知报功，反倒与水作起仇来，况且从古以来事体，受了他的利，再没有不被他害的，循环反覆，适当其时。

却是玉帝檄召江西南昌府铁树宫许旌阳真君放出神蛟，泻那邻郡南旺、漏泽、范阳、跑突诸泉，协济白云水吏，于辛亥七月初十日子时决水淹那些恶人，回奏了玉帝。那玉帝允了所奏，颁发许真君覆勘施行，但不得玉石俱焚，株连善类。许真君接了天旨，放出慧眼的灵光，照见那明水的恶孽，俱与那天符上面说的一点不差，善人百中一二，恶者十常八九。

到了五月一日，真君扮了一个道士，云游到绣江县，渐次来到明水地方，歇在吕祖阁上，白日出来沿门化斋，夜晚回到阁上，与那住持的道士张水云宿歇。那张道士是一个贪财好色、吃酒宿娼、极

是个无赖的恶少，也就是地方中一个臭虫。每日家大盘撕了狗肉，提了烧酒，拾了胡饼，吃得酒醉饭饱。间或阴天下雨，真君偶然不出化斋，他就一碗稀汤水饭也不晓得虚让一声。几番家吃醉了，言三语四，要撵真君出去，说：“我这清净仙家，岂容游方浊骨混扰玄宫！”真君也凭他罗唣，不去理他。他坐了一把醉翁椅子，仰天蹠脚的坐在上面，见真君出入，身子从来不晓得欠一次。

一日，把那椅子掇在当门，背了吕祖的神像，坐在上面鼾鼾的睡着。真君要出去化斋，他把那殿门挡得缝也没有。真君叹息说道：“‘指佛穿衣，赖佛吃饭’。你单靠了纯阳，住这样干净凉爽的所在，享用十方，这样的布施，怎就忍得把屁股朝了他面前，这般的亵渎？我待要教训他一番，一则他的死期不远，二则我却为甚管那纯阳的人？”筹躊了半会，真君从他的旁首擦出去了。

真君每日化吃了斋，或到人家门上诵经一卷，或到市上卖药一回。卖的那丸药，就在那面前地下的泥土取些起来，吐些唾沫在内，调合匀了，搓成丸药，随病救疗。他又不曾避人，当了众人的面前把那吐沫和泥，人岂有信他是仙丹的理？不惟不买他的药，见他这等，连斋也都不肯化与他了。

一个人慌张张从真君面前走过。真君说道：“汉子，你住下！你的娘子产难，别人是没有药的。你把我这一丸药急急拿回去，使温水送下。这药还在儿手中带出，却要取来还我。”那人大惊：“娘子生产不下，看着要死，他却如何晓得？但这泥丸如何得有效验？他既未卜先知，或者有些效验也不可知。”持了药跑得回去，那娘子正在那里碰头打滚。他倒了一些温水，把那药送了下去，即时肚里响了两声，开了产门，易易的生下一个白胖的小厮，左手里握了他那一丸药。那人喜得暴跳，拿了这药，忙到他卖药的所在，真君还

在那里坐着。这人千恩万谢，传扬开去。

人偏是这样羊性，你若一个说好，大家都说起好来；若一个说是不好，大家也齐说不好。这泥丸催产原也希奇，那人又更神其说，围拢了无数的人，乱要买将起来。真君说道：“你们且不要留钱，只管把药取去，照症对了引子吃下。我这药也全要遇那缘法。若有缘的吃下去，就如拿手把那病抓了去的一般；你若是没有缘的，吃也没用。所以你们吃了药，有效验的，送钱还我不迟。”那些有病吃药的，果如真君所说，有吃下即好的，有吃了没帐的，果然是“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从此后真君卖药大行，当了人，旋和泥，旋搓药。卖药的钱，也有舍与贫人的，或遇甚么生物买来放了的。忽然后来不卖了丸药，卖起散药来。那散药也不是甚么地黄、白术、甘草、茯苓合的，也是那地中的干土，随抓随卖。拿去治病，那效验的，与丸药的功用一般。

到了七月七日，真君说道：“我与你们众人缘法尽了，初十日我就要回我家山去。趁我在此，要药的快些来要！不止治病，即遇有甚么劫难的时候，你把我这药来界在门限外边，就如泰山一般的安稳。”只是那些读书的半瓶醋，别的事体一些理也不省，偏到这个去处，他却要信起理来，说道：“世间那得有这等事来！成几两子买了参蓍金石，按了佐使君臣，修合咬咀丸散，拿去治那病症，还是一些不效；如今地下的泥土，当面和了哄人，成几百几千的骗钱！又说什么劫难的时候，把药界在门前，可以逃难！如此妖言惑众，可恶那地方总甲容留这等妖人在此惑世诬民！”大家诽谤。只是那些愚民百姓信从得紧，每人成两三服的买去，每服多不过两三茶匙。从初七卖到初九日晚上，真君也不曾回到吕祖阁去，霎时不见了踪影。那些百姓买得药的，有得至诚收藏的，也有当顽当耍，虽然要

了来家，丢在一边的。

却说那吕祖阁的住持张道士见真君夜晚了不来，喜得说：“这个野道足足得搅乱了我两个月零四日，此时不来，想是别处去了。待我看看他的睡处还有遗下的甚么东西没有。”叫徒弟陈鹤翔持了烛，自己跟了，看得一些也没有甚么别物，只他睡觉的屋里山墙上面写有四句诗，细看那墨迹淋漓，还未曾干。那首诗道：

簪冠芒履致翩翩，来往鄱阳路八千。
不说铁官^①当日事，
恐人识得是神仙。

那张水云合陈鹤翔见了，不胜诧异，只是不晓得那诗中义理，不知说得是甚，但只心里也知道不是个野道士，必定是个神仙。两月来许多傲慢于他，自己也甚是过意不去。懊悔了一歇，收拾睡了。从此睡去，有分教张水云：不做仙宫调鹤客，改为水府守蛟人。且看下回消缴。

【校记】

[1]不顾：刻本原作“不过”。

[2]三十天曹：B、C本作“二十天曹”。

① 铁宫：指许旌阳真君所居的铁树宫。许真君当年在那里镇妖捉怪，详见邓志谟《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及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四十卷《旌阳宫铁树镇妖》。

第二十九回

冯夷^①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

洪波浩渺，滔滔若塞外九河；矗浪奔腾，滚滚似巴中三峡。建筑之势依然，瀑布之形允若。隋杨柳刚露青梢，佛浮图止留白顶。广厦变为鱼鳌国，妇男填塞蛟宫；高堂转做水晶乡，老稚漂流海藏。总教神禹再随刊^②，还得八年于外；即使白圭^③重筑堰，也应四海为邻。

却说那年节气极早，六月二十头就立了秋，也就渐次风凉了。到了七月初旬，反又热将起来，热得比那中伏天气更是难过。七月初九这一日，晴得万里无云，一轮烈日如火镜一般；申牌时候，只见西北上一片乌云接了日头下去，渐渐的乌云涌将起来，顷刻间风雨骤来，雷电交作。那急雨就如倾盆注溜一般，下了二个时辰不止，

① 冯夷：神话中的河神，即河伯。

② 刊：用刀斧砍。《书经·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禹治水时，曾随山势砍折树木成为道路以通往来，又在外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

③ 白圭：名丹，战国时人，善于筑堤治水。孟子称大禹治水是疏导，以四海为壑；白圭治水是阻拦，以四邻为壑。见《孟子·告子上》。

街上的水滔滔滚滚，汹涌得如江河一般。

看看这水已是要流进人家门里，人家里面的水又泄不出去，多有想起真君那药，曾说遇有劫难，叫界在门限外边，可以逃躲，急急寻将出来。也有果然依法奉行的，也有解开是个空包、里边没有药的，也有着了忙、连纸包不见了的，也有不以为事、忘记了的。

那雨愈下愈大，下到初十日子时，那雨紧了一阵，打得那霹雳震天的响，电光就如白昼一般，山上震了几声，洪水如山崩海倒，飞奔下来，平地上水头有两丈的高。只是将真君灵药界了门限的，那水比别家的门面还高几尺，却如有甚么重堤高堰、铁壁铜墙挡住了的一般；其余那些人家，浑如大锅里下扁食的一般。一村十万余人家禁不得一阵雨水，十分里面足足的去了七分。

那会仙山白鹤观的个道士苏步虚，上在后面道藏楼上，从电光中看见无数的神将，都骑了奇形怪状的鸟兽，在那波涛巨浪之内，一出一人，东指西画，齐喊说道：“照了天符册籍，逐门淹没，不得脱漏取罪。”后面又随有许多戎装天将，都乘了龙马，也齐喊说：“丁甲神将，用心查看，但有真君的堤堰、及真君亲到过的人家，都要仔细防护，毋得缺坏，有违法旨！”到了天明，四望无际，那里还有平日的人家、向时的茅屋？尸骸随波上下，不可计数。

到了次日，那水才渐渐的消去。那夜有逃在树上的、有躲在楼上的，看见那电光中神灵的模样、叫喊的说话，都与那道士苏步虚说的丝毫无异。那三分存剩的人家，不惟房屋一些不动，就是囤放的粮食一些也不曾着水，器皿一件也不曾冲去，人口大小完全。彼此推想他的为人，都有件把好处。

却说那些被水淹死的人，总然都是一死，那死的千态万状，种种不一。吕祖阁那个住持道士张水云，那一日等真君不见回去，煞

第二十九回

实是喜了个够。因见了那壁上的诗，又不觉的愧悔了一番。因那晚暴热得异样，叫了徒弟陈鹤翔将那张醉翁椅子抬到阁下大殿当中檐下，跣剥得精光，四脚拉叉^①睡在上面。

须臾，雷雨发作起来。陈鹤翔不见师父动静，只待打了把伞走到面前，才把他叫得醒来。谁想那两脚两手，连身子都长在那椅子上的一般，休想要移动分毫。他的身躯又重，陈鹤翔的身躯又小，又是一把夯做的榆木粗椅，那里动得？张水云只是叫苦。雨又下得越大起来。陈鹤翔也没奈何可处，只得将自己那把雨伞递与他手内，叫他拿了遮盖，自己冒了雨又跑到阁上去了。雨又下得异样，师父又有如此的奇事，难道又睡了的不成？

后来发水的时候，那陈鹤翔只见一个黄巾力士说道：“这个道人不在死数内的，如何却在这里等死？”又有一个力士说道：“奉吕纯阳祖师法旨，着他添在劫内，见有仙符为据。”那个黄巾力士说：“既有仙符，当另册开报。”陈^{〔1〕}鹤翔见他带椅带人，逐浪随波，荡漾而去。后来水消下去，那张水云的尸首还好好的躺在那椅上，阁在一株大白杨顶尖头上，人又上不去取得下来；集了无数的鵙老鸦^{〔2〕}，啄吃了三四日，然后被风吹得下来，依旧还粘在椅上。陈鹤翔只得掘了个大坑，连那椅子埋了。

虞际唐、尼集孔都与他亲嫂抱成一处；张报国与他叔母、吴溯流与他的亲妹，也是对面合抱拢来。幸得不是骤然发水，那样暴雨震雷，山崩地裂，所以人人都不敢睡觉，身上都穿得衣裳。

那祁伯常三年前做了一梦，梦见到他一个久死的姑娘家里，正在那里与他姑娘坐了白话，只见从外面一个丑恶的判官走了进来，

① 四脚拉叉：四仰八叉。

口里说道：“是那里来的这样生野人气？”祁伯常的姑娘迎将出去，回说：“是侄儿在此。”那判官说：“该早令我知。被他看了本形，是何道理？”躲进一间房内。待了一顿饭的时候，只见一个戴乌纱唐巾，穿翠蓝绉纱道袍，朱鞋綾袜，一个极美的少年。他姑娘说道：“这就是你的姑夫，你可拜见。”美少年道：“不知贤侄下顾，致将丑形相犯，使贤侄有百日之灾；我自保护，不致贤侄伤生。”一面叫人备酒相款。待茶之间，一个虞候般的人稟说：“有西司判爷暂请会议。”美少年辞说：“贤侄与姑娘且坐，顷刻即回。”

祁伯常因乘隙闲步，进入一座书房，明窗净几，琴书古玩，旁列一架，架上俱大簿册籍。祁伯常偶抽一本揭视，俱是世人注死的名字。揭到第二叶上，明明白白的上面写“祁伯常”三字，细注：“由制科官按察司，禄三品，寿七十八岁，妻某氏，一人偕老，子三人。”祁伯常看见，喜不自胜，又看有前件二事，下注：“某年月日，用字纸作炮，被风吹入厕坑，削官二级；某年月日，诬谤某人闺门是非，削官三级；某年月日，因教书误人子弟，削官三级；某年月日，出继伯父，因伯死，图产归宗，官禄削尽；某年月日，通奸胞姊，致姊家败人亡，夺算五纪，于辛亥七月初十日子时与姊祁氏合死于水。”那时己酉七月，算到辛亥七月，整还有三年。他把通奸胞姊的实情隐匿了不说，只说：“我适才到了姑夫书房，因见一本册上注定侄儿在上，辛亥七月初十日子时该死于水。岂有姑娘在上，姑夫见掌生死簿子，不能与自己侄儿挽回？”苦死哀求。姑娘说道：“稍停等你姑夫吃酒中间，我慢慢与你央说。”

停了片时，那美少年回来，与祁伯常安坐递盏。酒至数巡，祁伯常自知死期将到，还有甚么心绪，只是闷闷无聊。少年说道：“适才贤侄见了欢喜乐笑，怎么如今愁容可掬？只怕到我书

房，曾见甚么来？”姑娘说道：“侄儿果真到你的书房，见那簿上有他的名字，注他到辛亥七月初十日子时该死于水，所以忧愁，要央你与他挽回生死哩。”少年说道：“这个所在是我的秘密室，偶然因贤侄在此，忙迫忘记了锁门，如何便轻自窥视？这是会同功曹，奉了天旨，知会了地藏菩萨，牒转了南北二斗星君，方才注簿施行，怎么挪移？”

祁伯常跪了，苦死哀求。姑娘又说：“你掌管天下人的生死簿子，难道自家的一个侄儿也不能照管一照管？却要甚么亲戚！你是不图相见罢了，我却有何面孔见得娘家的人？”少年说：“你且莫要烦恼，待我再去查他的食品还有多少，再作商议。”少年回来说道：“幸得还有处法：那官禄是久已削净，不必提起了；你还有七百只田鸡不曾吃尽，你从此忌了田鸡，这食品不尽，也还好稍延。”却原来祁伯常素性酷好那田鸡，成十朝半月没有肉吃不放在心上，只是有个田鸡的时候，就是揭借了钱债，买一斤半斤，或煎或炒，买半壶烧酒，吃在肚里才罢。这是他生平的食性。

那时醒了转来，这梦的前后记得一些也不差，从此以后果然忌了不吃田鸡。虽是在人家席上有田鸡做肴品的，街头有田鸡卖的，馋得谷谷叫咽唾沫，只是忌了不敢吃。他时刻只想着辛亥的七月初十日子时的劫数。待了一年，一日在朋友家赴席，席上炒得极好的田鸡，喷香的气味钻进他鼻孔内去，他的主意到也定了不肯吃，可恨他肚里馋虫狠命劝他破了这戒。他被这些馋虫苦劝不过，只得依他吃了，从这一日以后，无日不吃，要补那一年不吃的缺数，心里想道：“梦中之事未必可信。况姑娘早死，见有姑夫活在此间，难道阴司里又嫁了别的不成？”虽是这等自解，那辛亥的死期时刻不敢忘记。

光阴易过，转眼到了那年六月尽边，祁伯常真是挨一刻似一夏的难过。到了七月初八日，越发心内着慌，心里想道：“注我该死于水，我第一不要过那桥，但是湖边、溪边、河边、井边，且把脚步做忌这几日。再不然，我先期走上会仙山顶紫阳庵秦伯猷书房，和他伴住两日，过了这日期。总然就是怀山襄陵^①，必定也还露个山顶，难道有这样大水没了山顶不成？”

从初八日吃了早饭，坐了顶扒山虎小轿，走上山去，到了秦伯猷书房。秦伯猷笑道：“你一定是来我这山顶躲水灾了。你住在这里，且看甚么大水没过山来。”同秦伯猷过了一夜。次早，秦伯猷家使一个小厮说：“学里师爷奉县里委了修志，请相公急去商议。门子见在家中等候。”秦伯猷对祁伯常说：“你来得甚好，且好与我管管书房。这庵里的道士下山去看他妹子去了，米面柴火，也都还够这几日用的哩。”秦伯猷作了别，慢慢的步下山来，同了门子备了头口，往城中学里去了。祁伯常住在庵内，甚为得计。

初九日，掌灯时候，下得大雨，与山下一些无异。谁知那洪水正是从这山顶上发源，到了初十日子时，那紫阳庵上就如天河泻下来的一般，连人带屋，通似顺流中飘木叶，那有止住的时候。别人被水冲去，还是平水冲激罢了，这祁伯常从山上冲下，夹石带人，不惟被水，更兼那石头，磕撞得骨碎肉糜，搁在一枝枣树枝上。秦伯猷那日宿在城内，一些也无恙。

又说那个陈骅，初九日上城去与他丈人做生日，媳妇也同了他去。那人丈人家因人客不齐，上得座甚晚。他吃酒不上三钟，就要起席。丈人舅子再三的留他不住，定要起身。进去别他的丈母，那

^① 怀山襄陵：大水包山驾陵，已危及住在山上的人。源于《尚书·尧典》：“荡荡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第二十九回

丈母又自苦留。媳妇也说：“家中没有别事，天色又将晚了，又西晒炎热得紧，你又不曾吃得甚么，你可在此宿过了夜，明日我与你同回，岂不甚便？”谁知他心里正要乘他娘子不在，要赶回去与他一个父妾上阵相战，所以抵死要回家去。离家还有十里之外，天色又就黑了。打了头口飞跑，还有五六里路，冒了大雨，赶到家中。也亏他这等迅雷猛雨的时候，还两下里鸣金擂鼓，大杀了一场，方才罢战息兵。海龙王怕他两个又动刀兵，双双的请到水晶宫里，治办了太羹玄酒，与他两个讲和。因水晶宫里快活，两个就在那里长住了，不肯回家。

再说那狄员外。真君自五月初五日到了明水，先到狄家门上坐了化斋，适值狄员外从里边出来，问说：“师傅从那里来的？我这里从不曾见你。”真君道：“贫道在江西南昌府许真君铁树宫里修行，闻贵处会仙山白云湖的胜景，特云游到此，造府敬化一斋。”狄员外忙教人进去备斋管待，问说：“师傅还是就行、还要久住？”真君说：“天气炎热，且住过夏再看。”狄员外又问：“在何处作寓？”真君说：“今暂投吕仙阁内。”狄员外说：“那吕仙阁的住持张道人，他容不得人，只怕管待不周，你不能在那边久住。既是方上的师傅，必定会甚么仙术了？”真君说：“从不晓得甚么仙术，只是夯化斋饭充饥。再则不按甚么真方，但只卖些假药度日济贫而已。”狄员外笑说：“师傅，你自己说是假药，必定就是妙药。倒是那自己夸说灵丹的，那药倒未必真哩。”

叙话之间，狄周出来问说：“斋已完备，在那边吃？”狄员外叫摆在客次里边。真君说：“就搬到外面，反觉方便些。游方野人，不可招呼进内。”狄员外说：“这街上不是待客的所在。游方的人正是远客，不可怠慢。虽仓卒不成个斋供，还是到客次请坐。”真君随了狄

员外进去，让了坐。端上斋来，四碟小菜、一碗炒豆腐、一碗黄瓜调面筋、一碗熟白菜、一碗拌黄瓜、一碟薄饼、小米绿豆水饭，一双箸。狄员外道：“再取一双箸来，待我陪了师傅吃罢。”

狄周背后唧哝说：“没见这个大官人，不拘甚人就招他进来，就陪了他吃饭！如今又同不得往时的年成，多少强盗都是扮了僧道，先往人家哄出主人家来，拿住了，才打劫哩！”真君说：“蒙员外赐斋，还是搬到外面，待贫道自己用罢。员外请自尊重，不劳相陪。管家恐怕有强盗妆扮了僧道哄执主人，却虑得有理。”狄员外道：“不要理他！师傅请坐。”又心里想说：“我一步不曾相离，狄周是何处说他甚来？”

狄周又添了饭来，狄员外说：“你在那里说师傅甚来？师傅计较你哩！”狄周说道：“我并不曾说师傅甚的。”真君笑道：“你再要说甚么，我还叫大蜂子螫你那左边的嘴哩。”狄周笑道：“原来是师傅的法术！大官人说陪了吃饭，我悄悄的自己说道：‘官人不拘甚人就招他进来，就陪了吃饭！如今又不是往日的好年成，多扮了僧道，先往人家哄出主人家来，拿住了打劫的哩！’刚刚说得，一个小小土蜂照这右嘴角上螫了一口，飞了。”狄员外道：“你在那里说的？”狄周道：“我在厨房门口说的。”狄员外道：“厨房离这里差不多有一箭地，我一些不知，偏师傅知道，这不是异事么？蜂果然螫了嘴角，怎不见有甚红肿？”真君道：“螫好人不过意思罢了，有甚红肿。你近前来，我爽利教你连那微微微的麻痒都好了罢。”使手在他右嘴角上一抹，果然那麻痒也立刻止了。狄周到了后边，对了狄员外的娘子夸说不了，说道：“必定是个神仙。”

狄员外的娘子自从生了女儿巧姐以后，坐了凉地，患了个白带

下的痼病，寒了肚子，年来就不坐了胎气，一条裤子穿不上两三日就是涂了一裤裆糨子^①的一般，夏月且甚是腥臭，肚里想说：“这等异人，必定有甚海上仙方。”口里只不好对狄周说得。

真君吃完了饭，从地上撮了一捻的土，吐了一些唾沫，丸了绿豆粒大的三丸药，袖中取出一片纸来包了。临去，谢过斋，将那药递与狄员外道：“女施主要问你得药，不曾说得，可使黄酒送下即愈。”狄员外收了，谢说：“师傅若要用斋时候，只管下顾。那张水云是指他不得的。这街上的居民也没有甚么肯供斋饭的。”送出大门去了。

狄员外回到后面向娘子说：“你要问道人讨药，不曾说得。道人如今留下药了，叫使黄酒送下。但不知你要治甚么病的？”娘子道：“我还有甚么第二件病来？这是我心举了一举意^②，他怎么就便晓得？”解开包看，那药如绿豆大，金箔为衣，异香喷鼻。狄员外道：“这又奇了！我亲见他把地上的土捻在手心内，吐了一滴唾沫合了，搓成三丸粗糙的泥丸，如何变成了这样的金丹？”热了酒送在肚里，觉得满肚中发热，小便下了许多白白的粘物，从此除了病根。从这一日以后，真君也自己常来，狄员外也常常请他来吃斋，大大小小，背地里也没个唤他是道士的，都称为神仙。

一日，棉花地里带的青豆将熟，叫狄周去看了人，拣那熟的先剪了来家。狄周领了人，不管生熟，一概叫人割了来家。狄员外说道：“这一半生的都尽数割来，这是粃了，不成用的。”狄周强辩道：“原只说叫我割豆，又不曾说道把那熟的先割、生的且留在那边。浑浑帐帐的说不明白，倒还要怨人！”狄员外道：“这何消用人说得？你难道自

① 糨子：浆糊。

② 举了一举意：动了一念头。

已不带眼睛？”狄周口里不言，心里骂道：“这样浑帐杭杭子！明日等有强盗进门割杀的时候，我若向前救一救，也不是人！就是错割了这几根豆，便有甚么大事，只管琐碎不了！”一边心里咒念，一边往处走了出来。只见三不知在那心坎叮了一下，虽然不十分疼，也便觉得甚痛。解开布衫来，只见小指顶大一个蝎子。抖在地上，赶去要使脚来踢他，那蝎子已钻进壁缝去了。狄周喃喃的道：“这不是真晦气！为了几根豆子，被人琐碎了一顿，还造化低的不够，又被蝎子螯了一口。可恨又不曾踢死他，叫他又爬得去了！”

次日，狄员外叫他请真君来家吃斋。看见狄周，真君笑道：“昨日蝎子螯得也有些痛么？”狄周方省得昨日的蝎子又是神仙的手段，随口应说：“甚是疼得难忍！”真君笑说：“这样疼顾下边的主人，以后心里边再不要起那不好念头咒骂他！”从袖里摸出两个蝎子来，一个大的约有三寸余长，一个小的只有小指顶大。真君笑说：“这样小蝎子没有甚么疼，只是这大蝎子叮人一口，才是要死哩！”说着，又把那大小两个蝎子取在袖里去了，与狄周说笑着，到了家。

狄员外正陪了真君吃斋，薛教授走到客次，与真君合狄员外都叙了礼，也让薛教授坐了吃斋。薛教授口里吃饭，心里想说：“这个道人常在狄亲家宅上，缘何再不到我家里？我明日也备一斋邀他家去。”就要开口，又心里想道：“且不要冒失，等我再想家中有甚么东西。”忽然想道：“没有大米，小米又不好待客，早些家去叫人去籴几升大米来。”吃了斋，要辞了起身，问说：“师傅明早无事，候过寒家一斋。”真君说道：“贫道明早即去领斋，只是施主千万不要去籴稻米，贫道又不用，施主又要坏一双鞋，可惜了的。”薛教授笑道：“师傅必是神仙！家中果然没了大米，我这回去，正要去籴大米奉敬哩！”

第二十九回

走回家去，原要自己管了店，叫薛三槐去买米，不料铺中围了许多人在那里买布，天又看看的晚了，只得拿了几十文钱，叫冬哥提着篮，跟了到米店去籴了五升稻米回来。走到一家门首，一个妇人拿了一把铁掀，除了一泡孩子的屎，从门里撩将出来，不端不正^①，可可的撩在薛教授只鞋上。次早，真君同着狄员外来到薛教授家，看见薛教授，笑说：“施主不信贫道的言语，必定污了一只好鞋。用米泔洗去，也还看不出的。”后边使米泔洗了，果然一些也没有痕迹。此后也常到薛家去。

一日，寻见薛教授，要问薛教授化两匹蓝布做道袍。薛教授道：“这等暑天，那棉布怎么穿得？待一两日新货到了，送师傅两匹蓝夏布做道衣，还凉快些。”真君说：“夏布虽是目下图他凉快，天冷了就用他不着。棉布虽是目下热些，天凉时甚得他济。”薛教授道：“等那天凉的时节，我再送师傅棉布不难。”过了两日，果然夏货到了，薛教授拣了两匹极好的腰机^②送到染店染了蓝，叫裁缝做成了道袍，送与真君。次日，自己来谢，又留他吃了饭。过了几日，又问薛教授化了一件布衫，一件单裤。薛教授又一一备完送去。

到了七月初九日，又到薛教授家，先说要回山去，特来辞谢，还要化三两银子作路费。薛教授一些也不作难，留了斋，封了三两银子，又送了一双蒲鞋、五百铜钱，还说：“许过师傅两匹蓝棉布不曾送得。”真君吃完了斋，只是端详了薛教授，长吁短叹的不动，又说：“贫道受了施主的许多布施，分别在即，贫道略通相法，凡家中的人都请出来待贫道概相一相。”薛教授果把两个婆子四个儿女俱叫到跟前。真君

^① 不端不正：端端正正，不偏不斜。引申为“正好，恰好”。亦作“不当不正”。

^② 腰机：单人操作的手工织机。这里指这种织机织出的布。

从头看过，都只点了点头，要了一张黄纸裁成了小方，用笔画了几笔，教众人各将一张戴在头上，惟独不与素姐。薛教授说：“小女也求一符。”真君说：“惟独令爱不消戴得。”收了银物作别。

到了狄员外家，也说即日要行，又说：“薛施主一个极好的人，可惜除了他的令爱，合家都该遭难，只在刻下。”狄员外留真君吃了斋，也送出五两银子、鞋袜布匹之类。真君说：“我孑然云水，无处可用，不要累我的行李。”

送了真君出门，狄员外走到薛教授家里。说了来意，薛教授也告诉了戴符相面的事。狄员外别了回家。薛教授收拾箱子，只见与真君做道袍的夏布合做布衫的一匹白棉布、做单裤的一匹蓝棉布、一双蒲鞋、三两银子、五百铜钱，好好都在箱内；又有一个帖子写道：

莫惧莫惧，天兵管顾；大难来时，合家上树！

薛教授见了这等神奇古怪的，确信是神仙。即是神仙他说有灾难，且在眼下，却猜不着是甚么的劫数。

薛教授收拾停当，又自到狄家告诉留布留银并那帖子上的说话。狄员外道：“天机不肯预泄。即说有天兵管顾，又教合家上树，想就是有甚祸患也是解救得的。”送别薛教授家去。

后边发水的时节，那狄员外家里，除了下的雨，那山上发的水⁽³⁾一些也不曾流得进去。薛教授见那雨大得紧，晓得是要发水了，大家扎缚衣裳，寻了梯子，一等水到，合家都爬在院子内那株大槐树上。果然到了子时，一片声外边嚷说：“大水发了！”薛教授登了梯子，爬在树上，恍惚都似有人在下边往上撮拥的一般。在那树

上看见许多神将，都说：“这是薛振家里，除了女儿素姐，其余全家都该溺死。赶下水去了不曾？”树下有许多神将说道：“奉许旌阳真君法旨，全家俱免，差得我等在此防护。”那上边的神将问说：“有甚凭据？”树下的神将回说：“见有真君亲笔敕令，不得有违。”那上面的神将方才往别处去了。

狄希陈时常往他母姨家去，成两三日在那贪顽不回家来。那日可可的又在那里，发水的时节，同了他母姨的一家人口到了水中。狄希陈扯了一只箱环，水里冲荡。只见一个戴黄巾骑鱼的喊道：“不要淹死了成都府经历！快快找寻！”又有一个戴金冠骑龙的回说：“不知混在何处去，那里找寻？看来也不是甚么大禄位的人，死了也没甚查考。”戴黄巾的人说道：“这却了不得！那一年湖广沙市里放火，烧死了一个巴水驿的驿丞，火德星君都罚了俸。我们六丁神到如今还有两个坐天牢不曾放出哩！”可可的狄希陈扳了箱环，^①到面前。又一个神灵喊道：“有了！有了！这不是他么？送到他家去。”狄希陈依旧扯了那只箱环，^②到一株树叉里，连箱阁住。天明时节，狄周上在看家楼上，四外张看，见那外面的水比自己的屋檐还高起数尺，又见门前树梢上面挂住了一只箱子，一个孩子扯住箱环不放，细看就是狄希陈。狄周喊说：“陈官有了！在门前树上哩！”狄员外也上楼去看望，果然是狄希陈，只是且没法救他下来。喊说与他，叫他牢固扯住箱子，不可放手。到了午后，水消去了，方才救得下来，学说那些神灵救护的原委。

可见人的生死都有大数。一个成都府经历便有神祇指引。其薛教授的住房器皿，店里的布匹，冲得一些也没有存下。明白听得

① 滂：飘浮。

神灵说道：“薛振全家都该溺死，赶下水去了不曾？”别的神明回说道：“奉许旌阳真君法旨，全家免死。”说见奉真君亲笔符验。原来道人是许真君托化。若那时薛教授把他当个寻常游方的野道，呼喝傲慢了他，那真君一定也不肯尽力搭救。所以说那君子要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这正是：

凡人不可貌相，尘埃中都有英雄。

【校记】

[1]陈：A、C本误作“阵”。

[2]此句中的“鵟鹰老鸦”和“陈鹤翔”原文是“陈鹰老鸦”和“鵟鹤翔”，诸本同。

[3]那山上发的水：刻本原作“与那山上发的水”，衍一“与”字。

第三十回

计氏托姑求度脱 宝光遇鬼报冤仇

求死非难，何必伤寒？伐性斧、日夜追欢。酒池沉溺，误却加餐。更兼暴怒，多计算，少安眠。

病骨难痊，死者谁旋？卧床头、长梦黄泉。时光有限，无计延年。还骑劣马，服毒药，打秋千。

——右调《行香子》

再说晁源的娘子计氏，从那一年受屈吊死了，到如今不觉又是十二个年头。原来那好死的鬼魂随死随即托生去了，若是那样投河跳井服毒悬梁的，内中又有分别。若是那样忠臣，或是有甚么贼寇围了城，望那救兵不到，看看的城要破了；或是已被贼人拿住，逼勒了要他投降，他却不肯顺从，乘空或是投河跳井，或是上吊抹头，这样的男子，不惟托生，还要用他为神。

那伍子胥不是使牛皮裹了撩在江里死的？屈原也是自己赴江淹死，一个做了江神，一个做了河伯。那于忠肃合岳鹏举^①都不是被人砍了头的？一个做了都城隍，一个做了伽蓝菩萨。就是文文

① 岳鹏举：即岳飞。

山丞相，元朝极要拜他为相，他抗节不屈，住在一间楼上，饮食便溺都不走下楼来，只是叫杀了他罢。那元朝傲他不过⁽¹⁾，只得依了他的心志，绑到市上杀了。死后他为了神，做了山东布政司的土地。

一年间，有一位方伯久任不升，又因一个爱子生了个眼瘤，意思要请告⁽¹⁾回去。请了一个术士扶鸾，焚诵了符咒，请得仙来降了坛，自写是本司土地宋丞相文天祥，详悉写出自己许多履历，与史上也不甚相干；叫方伯不要请告，不出一月之内，即转本省巡抚，又写了一个治眼瘤的方。果然歇不得几日，山东巡抚升了南京兵部尚书，方伯就顶了巡抚坐位；依了他方修合成汤药，煎来洗眼，不两日，那眼瘤通长好了。再说那张巡、许远⁽²⁾都是自刎了头寻死，都做了神灵。若是那关老爷，这是人所皆知，更不必絮烦说得。

如那妇人中，守节为重，性命为轻，惟恐落在人手，污了身体，或割或吊，或投崖或赴井，立志要完名全节。如岳家的银瓶小姐，父兄被那奸贼秦桧诬枉杀了，恐怕还要连累家属，赴井而亡。那时小姐才得一十三岁。上帝怜他的节孝，册封了青城山主夫人。一个夏侯氏⁽³⁾，是曹文叔的妻，成亲不上两年，曹文叔害病死了。夏侯氏的亲叔说他年小，又没有儿子，守满了孝，要他改嫁。他哭了一昼夜，蒙被而卧，不见他起来，揭被一看，他将刀刺死在内。上帝封了礼宗夫人，协同天仙圣母主管泰山。一个王贞妇⁽⁴⁾，临海县人，被贼拿住，过青风岭，他乘间投崖而死。上帝册封为青风山夫人。

① 请告：请求辞职，告老还乡。

② 张巡、许远：唐朝有名的忠臣。张巡任御史中丞，许远任睢州太守。安禄山叛乱，张、许合兵守睢阳，后城破被俘，二人不屈死。

③ 夏侯氏：三国时魏人。事见《三国志·曹爽传》。

④ 王贞妇：事见《宋史·列女传》。

象这样的男子妇人，虽然死于非命，却那英风正气比那死于正命的更自不同。上天尊重他的品行，所以不必往那阎王跟前托生人世，竟自超凡入圣，为佛为神。就如朝廷破格用人一般，不必中举中进士，竟与他做个给事中；也不必甚么中、行、评、博，外边的推、知，留部考选，只论他有好文章做出来，就补了四衙门清华之职①的一般。

若是有那一等的泼皮的光棍、无赖的凶人，动不起拿了那不值钱的狗命图赖人家，本等是妆虎吓人，不料神鬼不容，弄假成真。原是假意抹头，无意中便就抹死；假意上吊，无意中便就缢死；跳河跳井，原是望人拯救，不意救得起来，已是灌进水去，自己救不转来了。

那等悍妻泼妾、逆妇悍姑，或与婆婆合气，或与丈夫反目，或是妯娌们言错语差，或是姑嫂们竞短争长，或因偏护孩子，或因讲说舌头，打街骂巷，恶舍闹邻。那一等假要死的，原是要人害怕，往后不敢惹他，好凭他上天入地的作恶，通似没有王子的蜜蜂一般，又与那没有猫管的老鼠相似。就是那一等真个寻死的，也不过自恃了有强兄恶父、狠弟凶儿，借了他的人命为由，好去打他的家私，毁他的房屋，尸场中好锥子割他，打官司耗散他的财物。怀了此等念头，所以犯了鬼神之怒。

凡有这等死去的鬼魂，不许他托生为人，常常叫他做鬼。如吊死的脖子拖了那根送命的绳，自刎的血糊般搭拉着个头，投崖的拖拉着少七没八的骨拾，跳河跳井的自己抱着个瓮大的肚子行动不

① 清华之职：高贵清闲的官职。明时制度，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四个衙门，都是以翰林来担任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职，故称之为“清华”之职。上文所说“给事中、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县）”等则是较低级的官员。

得，在那阴司里不见天日，只除有了替代，方许托生，且还不知托生得好与不好。若是没有替代，这是整几辈子不得出世！

却说那计氏虽是晁源弃旧怜新的，情也难忍。但人家的寡妇没了汉子，难道都要死了不成？我也只当晁源死了守寡的一样！人家寡妇，没倚没靠，没柴没米，都也还要苦守；计氏不少饭吃，不少衣穿，不久婆婆回来，又有得倚靠；观其有人回家，婆婆叫人寄银子、寄金珠、寄首饰尺头与你，可见又是疼爱媳妇的婆婆；就是小珍哥合晁源谤说你通奸和尚道士，要写休书，又被你嚷到街上，对了街邻骂了个不亦乐乎，分晰得甚是明白，人人都晓得是珍哥的狡计，个个都说晁源的薄情，就是晁源也自知理亏，躲在门后边象缩头的死鳖一般，那珍哥也软做一块，顶得门铁桶一般，也就可以不死。只图要那珍哥偿命，不顾了先自轻生。若不是遇见了李金宪、褚四府这样执法的好官，单即靠了武城县那个长搭背疮的胡大爷，不惟你这命没人偿你的，还几乎弄一顿板子，放在你爷爷哥哥的臀上。珍哥虽然说是问了抵偿，也还好好的在监里快活，没见有甚难为他。

只是计氏在那阴司中悠悠荡荡，不得托生。若是有晁源的时候，他还放僻邪侈，作孽非为。有了这等主人，自然就有这等的一般辅佐。既是有了如此的主仆，自然家堂香火都换了凶神，变成乖气，生出异事。你那鬼在家里，便好倚草附木，作浪兴波，使他做个替身，即好托生去了。如今却是这等一个有道理有正经有仁义的一位晁夫人当了家事。小主人虽是个孩子，又是一个高僧转世。当初那些投充的狐群狗党，有见没了雄势自己辞了去的，有拐了房钱租钱逃走了的，又有如高升、曲进才、董重吃醉打了秀才逐出去的，也有晁夫人好好打发回家的，剩下的几个都是奉公守法的人。

几个丫鬟养娘都是晁夫人着己的亲随。春莺，晁夫人看他就如自己亲生女子。那里有个与你做得替身的？况且家宅六神都换了一班吉星善曜，守护得家中铁桶一般，这计氏的阴灵，可怜何日是出头的日子！想是别再没有办法，只得托梦与那婆婆，求广做道场，仗佛超度。

一夜，晁夫人睡去，梦见计氏穿了天蓝段大袖衫子，白罗地洒线连裙，光头净面，只是项上拖了一根红带，望着晁夫人四双八拜，说他想家得紧，要晁夫人送他回去。晁夫人醒来，也只当是寻常的夜梦，丢过一边。过了几日，又梦见计氏还穿了那套衣裳，说他十二年不得家去，又等不出替身，明说叫晁夫人与他超度。晁夫人道：“他死去一十二年，我那年在通州的时节，曾央香岩寺长老选了高僧，替他诵了一千卷救苦难的《观世音经》，难道他不曾托生，还在家里？这六月初八日是他的忌辰，待我自己到坟上嘱咐他一番，再看如何。”

到了忌日，晁夫人叫了人备了祭品，自己坐了轿，跟了家人媳妇，到坟上化了纸。晁夫人还是着实痛哭一场，嘱说：“你两次托梦，我是个老实人，不会家参详，又不知你待要如何。你如果不曾托生，还在家里，你待要如何，今日夜晚你明明白白托梦与我，我好依了你行，不得仍旧含糊。所以你的忌日，我特来与你烧纸。”晁夫人焚了纸，奠过了酒，一个旋风，只管跟了晁夫人转个不了。

晁夫人回了家，夜间果又梦见计氏，还穿是前日的衣裳，谢晁夫人与他上坟烧纸，说他这十二年，时刻还在那门楼底下等守，要寻一个替身相代。“来往出入的人都是有着实的旺气，我又不敢近他；略有些晦气的，我刚要上前，那宅神又拦阻，不许我动手。我只得央那宅神，诉我的冤苦，求他容我寻个替代，好去出世。他说：‘你不消寻

人相替，你只消央你的婆婆。你婆婆曾在通州香岩寺里念了一千卷《救苦观音经》，虽然举意是为你合那狐仙念的，不曾明说，没有疏文达到佛前，如今那一千卷经还悬在那边。若或是《金刚经》、或是《莲花经》，再得二千五百卷，连你应分的这五百卷《观音经》，通共三千卷，念完了，你便好托生。”说完，又再三的拜谢。晁夫人从梦中哭醒，记得真切，醒来对着丫头们说了一会。到黎明起来，拣了六月十三日，央真空寺智虚长老，拣选二十四众有德行的真僧，建三昼夜道场，不用别样经，止诵《金刚法华经》二千卷、《观音经》五百卷——连前次通州诵的共一千卷，三部真经共是三千卷，超度自缢身亡儿媳计氏。先送二两银子做写法，差了晁书前去。

晁书见了智虚和尚，回说：“银子送到了。他说在那里建醮，写大奶奶的生时八字合死的日子合领斋的名字，他好填榜写疏。”晁夫人道：“你看我混帐，我都没想到这里！我只记的他生日是二月十一日，不知甚么时，记不真了。你还得请声你计舅来问他。主斋就是你二叔。就在寺里打醮，咱叫三个厨子去那里做斋。”晁书道：“奶奶不得自己到那里去看些儿？”晁夫人道：“要你们是做甚么的？叫我往那寺里去！你跟着二叔再合计舅去罢。”

晁书去将计巴拉请得来到，见了。晁夫人说道：“你妹妹还不曾托生，连次托梦叫我超度他，我已定了这十三日做个三昼夜道场。我就忘了他生的时辰。”计巴拉说：“他是二月十一日卯时生。”晁夫人道：“到那日仗赖你将着小和尚到那里领斋，就合他说罢，省得又写造帖子。”计巴拉问说：“是在那里念经？不在家里么？”晁夫人道：“日子忒久了，家里不便，就着在寺里罢。”留计巴拉吃了晌饭，辞了晁夫人去了。晁夫人叫人打单买菜，磨面蒸馍馍，伺候十三日打醮。

计巴拉到了十三日黎明，领着儿子小闰哥来就小和尚。晁夫人

叫人往书房里师傅跟前与小和尚给了三日假，扎括穿着细葛布道袍、凉鞋、暑袜，叫晁凤、李成名跟着，同了计巴拉合小闰哥三个到真空寺去。那和尚们将已到齐，都穿了袈裟，将待上坛。三个斋主到了，拈香参佛，又与众僧见过了礼。和尚们登坛宣咒，动起响器，旋即摆了六桌果子茶饼，请和尚吃茶过了，写了文疏。上写：

南赡部洲①大明国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武城县真空寺秉教法事沙门，切念人生若梦，石火以同光；时日如沤，镜花而并采。使非寿考永终，谓是夭亡非命。兹者：本县富有村无忧里五图一甲晁门计氏，生于永乐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卯时，享年二十九岁。因妾诬奸，义动不平之气；愤夫休逐，谋甘自尽之心。于景泰三年六月初八日失记的时，自经身故。诚恐沉沦夜海，未出人天；久绝明期，尚羁鬼道。是据同母孝兄计奇策、夫家孝弟晁梁、孝侄计书香，延请本寺禅僧二十四众，启建超度道场三昼夜，虔诵《法华》、《金刚经》各一千卷，《观音救苦经》合景泰三年九月二十八日通州香岩寺诵过五百卷，共一千卷，合力投诚，仰干洪造。锡振鬼门关，出慈航则接引；幡迎佛子国，将舍利以依皈。永离鬼趣之因，急就人间之乐。如牒奉行。

计巴拉、小和尚同晁书、晁凤、李成名五个人轮流监守。那些和尚果也至至诚诚的讽诵真经。一日三顿上斋、两次茶饼，还有亲眷家去点茶②的，管待得那些和尚屁滚尿流，喜不自胜。到了第三日午后，三样宝经将次念完，收拾了新手巾、新梳笼、新簸箕笤帚，伺候“破

① 南赡部洲：佛经所说四大部洲之一，亦称“南阎浮提”。

② 点茶：送茶水点心。

狱”的用；又说要搭金桥银桥，起发了一匹黄绢、一匹白绢；还要“撇钹”，又起发了六尺新布；又三日要了三个灯斗；又蒸了大大的米斛面斛，准备大放施食。这半日挤了人山人海，满满的一寺看做法事。

不期这等一个极好的道场，已是完成九分九厘的时候，却生出一件事来。那一个登坛放施食的和尚，法名叫宝光，原是北京隆福寺住持长老，在少师姚广孝^①手下做小沙弥，甚是驯谨。姚少师甚是喜他。少师请了名师，教他儒释道三教之书。那宝光前世必定是个宿儒老学，转辈今世为僧，平你甚么三坟五典、内外典章，凡经他目，无不通晓。谁知人的才气全要有德量的担承，若是没有这样德量担承，这个单“才”字就与那贝字旁的“财”字一样，会作祟害人的。

这宝光恃了自己的才，又倚了姚少师的势，那目中那里还看见有甚么翰林科道、国戚勋臣。又忘记自己是个和尚，吃起珍羞百味，穿起锦绣绫罗，渐渐蓄起姬妾，放纵淫荡，绝不怕有甚么僧行佛戒、国法王章。姚少师明知他后来不得善终，只是溺受了，不忍说破。得罪的那些当道大僚，人人切齿、个个伤心，只碍了姚少师的体面，不好下手。后来姚少师死了，他那惯成的心性，怎么卒急变得过来？被那科道衙门将那年来作过的恶行，又说娶妻蓄妾、污浊佛地，交章论劾，都说该立付市曹，布告天下。上将本去，仁宗皇帝说道：“据他不过是个和尚，容他作这等的恶贯，两衙门缄口不言，直待国师去世方才射那死虎，科道的风力何居？宝光姑不深究，削了职，追了度牒，发回原籍，还俗为民，妻妾听其完聚。”起先那些官员个个都要候了旨意下来，致他于死，后见圣恩宽宥，经过圣上处分，反不动手他了。

^① 姚广孝：明代和尚。朱棣为燕王时，用姚广孝做谋士，起兵夺了帝位，姚广孝功居第一，成祖授予他太子少师官衔，故称为姚少师。

宝光得了赦诏，领了妻妾，卷了金珠，戴了巾帻，骡驮车载，张家湾上了船，回他常州府原籍去做富翁。一路行去，说那神仙也没有他的快活。谁知天理不容，船过了宿迁，入了黄河，卒然大风括将出来，船家把捉不住，顷刻间把那船帮做了船底，除了宝光水中遇着一个水手揪得上来，其余妻妾资财，休想有半分存剩。宝光哇出一肚子水，前不巴村，后不着店，那上半生的富贵，只当做了个春梦。穿了精湿的衣裳，垂头丧气，走了四五里路，一座龙王庙里，问那住持的和尚要了些火烘焙衣裳，又搬出饭来与他吃了。才经逃出难来，心里也还象做梦的一般，晚间就在那庙中睡了，梦见师傅姚少师与他说道：“你那害身的财色，我都与你断送了，只还有文才不除，终是杀身之剑！你将那枝彩笔纳付与我，你可仍旧为僧，且逃数年性命。”宝光从口中吐出一枝笔来，五色鲜妍，许多光焰，姚少师纳入袖中。

宝光醒来，却是一梦，寻思：“师傅叫我还做和尚，我如今单子只身，资斧皆罄，虽欲不做和尚也不可得。”翻来覆去，再睡不着，心里焦道：“这等愁闷的心肠，不知不觉象死的一般，睡熟去了，还好过得；如今青醒白醒，这万箭攒心，怎生消遣？待我做诗一首，使那心里不想了别的事情，一定也就睡着。”主意要做一首排律，方写得尽这半世行藏。想来想去，一字也道不出来，钻出一句，都是那臭气薰人的说话，自己想道：“我往时立写万言，如今便一句也做不出口？排律既然不能，做首律诗。”左推右敲，那得一句。五言的改做七字，七字的减做五言。有了出句，无了对句。又想：“律诗既又不成，聊且口号首绝句志闷。”谁想绝句更绝是没有的。不料那管彩笔被姚少师取将去了，便是如此。可见那江淹才尽，不是虚言。他又想：“南方风俗嚣薄，我这样落拓回去，素日甚有一个骄惰的虚名，那个寺里肯容我住下？二来我也没有面目见那江东。不如仍

回北去，看有甚么僻静的寺院可以容身的，聊且苟延度日。”沿了河岸，遇寺求斋，遇庙借宿。游了个把月，到这武城县真空寺来。

这真空寺原是个有名的道场，建在运河岸上，往来的布施，养活了百十多僧。宝光到了寺中，见了智虚长老，拨了房屋，与他居住。他虽是没了那枝彩笔，毕竟见过大光景的人，况又是个南僧，到底比那真空寺的和尚强十万八千倍，所以但凡有甚疏榜，都是他拟撰，也都是他书写，都另有个道理，不比寻常乱话。凡是做法事、破狱、放僧，都是他主行。

那日刚刚放完了施食，忽然脱了形，自己附话起来，说他叫是惠达，是虎丘寺和尚，云游到京，下在隆福寺里，有一串一百单八颗红玛瑙念珠，宝光强要他的。惠达因这串念珠是他师祖传留，不肯与他，惠达也就不好在他寺里，移到白塔寺里安歇。宝光嘱付了厂卫说他妖僧潜住京师，诬他妖术惑众，把他非刑拷死，仍得了他那一串玛瑙的念珠。寻了他十数多年，方才从这里经过，来领施食，得遇着他。自己捻了拳头，捣眼睛、捶鼻子，登时七窍流血。合棚僧众都跪了与他祷祝，许做道场超度。他说：“杀人者死，以命填命，再无别说！”顷刻把一个宝光师傅升了天，把这样一个极好的醜事，临了被那一个歪和尚弄得没有光彩。

晁书先跟了小和尚回家，对着晁夫人一一的学说不了。待了一会，晁凤合李成名才看着人收拾了合用的家伙来家，计巴拉也来谢晁夫人超度他的妹妹。留他吃饭，不肯住下。晁夫人叫人收拾了一大盒麻花馓子，又一大盒点心，叫人跟了润哥家去，叫他零碎好吃，都打发的去了。

晁夫人对着春莺还合媳妇子们说道：“叫我费了这们一场的事，也不知果然度脱了没有？怎么得他有灵有圣的，还托个梦叫我知道

才好。”晁书娘子说道：“观其大婶诸般灵圣，情管来托梦叫奶奶知道。”那是六月十五日后晌，晁夫人说：“咱早些收拾睡罢。这人们也都磨了这几昼夜，都也乏了。”又合小和尚说：“你明日多睡造子起来，你可在家里歇息一日，后日往书房去罢。”各人收拾睡了。

晁夫人夜间梦见计氏还穿的是那一套衣裳，扎括得标标致致的，只项中没有了那条红带，来望着晁夫人磕头，说他前世是个狐狸，托生了人家的丫头，因他不肯作贱残茶剩饭，桌子上合地下有吊下的饭粒饼花子都拾在口里吃了，所以这辈子托生又高了一等，与人家做正经娘子。性气不好，凌虐丈夫，转世还该托生狐狸。因念了三千卷宝经超度，仍得托生女身，在北京平子门^①里，打乌银的童七家的女儿，长至十八岁，仍配晁源为妾。

晁夫人道：“我做三昼夜道场，超度不得你托生个男身，还托生了个女子，又还要做妾！要不你再消停托生，待我再替你诵几卷经，务必托生个富贵男子。”计氏说：“这托生女身，已是再加不上去了。若诵了经，只管往好处去，那有钱的人请几千几百的僧，诵几千万卷宝经，甚么地位托生不了去？这就没有甚么善恶了。”晁夫人又问：“你为甚么又替晁源为妾？”计氏说：“我若不替他做妾，我合他这辈子的冤仇可往那里去报？”晁夫人说：“你何不替他做妻，单等做了妾才报得仇么？”计氏说：“他已有被他射死的那狐精与他为妻了。”晁夫人问说：“狐精既是被他射死，如何到要与他为妻？”计氏说：“做了他的妻妾，才好下手报仇，叫他没处逃，没处躲，言语不得，哭笑不得，经不得官，动不得府，白日黑夜，风流活受，这仇才报的苗实！叫他大拿的打了牙往自家肚子里咽哩！”晁夫人梦中想

① 平子门：即元平则门，今阜城门。

道：“我那苦命的娇儿，只说你死便罢了，谁知你转辈子去还要受这两个人的大亏哩！”从梦中痛哭醒来，春莺合丫头们都也醒了。

晁夫人对着一一的告诉了，冤冤屈屈的不大自在。清早梳了头，只见计巴拉来到，见了晁夫人，问说：“晁大娘黑夜没做甚么梦？”晁夫人说：“做的梦蹊跷多着哩！”计巴拉说：“曾梦见俺妹妹不曾？”晁夫人说：“梦见的就是你妹妹可。这里再说甚么蹊跷哩……”计巴拉道：“俺妹妹没说他往北京平子门打乌银的童七家里托生？”晁夫人说：“这又古怪，你也做梦来么？”计巴拉一五一十告诉他做的那梦，合晁夫人梦的一点儿不差，大家都诧异的极了。

计巴拉又替他爹爹上复晁夫人，谢替他女儿做斋超度，又不得自家来谢。晁夫人问说：“亲家这些时较好些么？”计巴拉说：“好甚么！那些时扶着个杌子还动的，如今连床也下不来了。昨日黑夜也梦见俺妹妹，醒过来哭了一场，越发动不得，看来也只是等日子的勾当！”晁夫人说：“为天忒热，你豫备豫备，只当替亲家冲冲喜。”计巴拉说：“也算计寻下副板，偏这紧溜子里①没了钱。”晁夫人说：“咱家里还有你妹夫当下的几副板哩。你不嫌不好，拣一副去豫备亲家也罢。”计巴拉说：“这到极好！我看凑处出银子来，再来合晁大娘说。”晁夫人说“你看！你要有银子，就不消说了。正说这会子且没银子的话，恐怕天热，一时怕来不及。”

计巴拉作谢不尽，只说怎么好的意思。晁夫人说：“你这会子没钱，咱家见放着板，这有甚么不好意思？你要有银子，凭你三百两二百两别处买去，我也不好把这浑质木头亵渎亲家，这是咱迁就一步的话。”计巴拉说：“这几副板我都见来，也都不相上下，我就有

① 紧溜子里：本义为“在急流当中”，引申为“要紧关头”。

钱，也只好使十来两银子买副板罢了，咱家这们的木头，我还买不起哩。既是晁大娘有这们好意，叫人不拘抬一副来就好。”晁夫人说：“既是与亲家做寿木，还得你自家经经眼才好。”叫人拿黄历来看，说：“今日就是个极好的黄道日子，你趁着这里就着拣出来叫人抬了去，省事。”

晁夫人叫晁凤同了计巴拉开了库房。计巴拉从那一年计氏死的时节，这几副木头都是他看过的，好歹记得极真，进去手到擒来，拣了一副独帮独底两块整堵头，雇了十来个人抬得去了。计巴拉进去磕了晁夫人的头，谢了回去。

晁凤说：“这副板是大爷在日使了二十一两银子当的，说平值四五十两银子哩。新近晁住从乡里来还说了造子，奶奶就轻意的给了他。”晁夫人说：“我也不是拿着东西胡乱给人的。那咱你爷往京里去选官，他曾卖了老计奶奶一顶珠冠，十八两银子他没留下一分，都给爷使了。我感他这情，寻思着补复他补复。”晁凤说：“这些年，俺爷做着官，只怕也回他过了。”晁夫人说：“我倒不知道，回复他个屁来！这些年，他何尝提个字儿？显的咱倒成了小人！”晁凤说：“要是这们，咱也就有些不是。”晁夫人道：“有些不是，你呵是倒好了。”计老头得了这板，不惟济了大用，在那枕头上与晁夫人不知念够了几千几万的阿弥陀佛。可见：

负义男儿真狗彘，知恩女子胜英雄。

【校记】

[1]元朝傲他不过：A、B本“元朝”之后俱空两字，C本作“元朝的臣傲他不过”。

第三十一回

县大夫沿门持钵 守钱虏闭户封财

众生丛业，天心仁爱无穷；诸理乖和，帝德戒惩有警。赐以眚灾而不悟，示之变异以非常。奈黔黎必怙冥顽，致碧落顿垂降鉴。收回五谷善神，敕玄夷而滋水溢；愆薄三辰景曜，遣赤魃以逞旱干。本以水乡，致为火国。白云湖汪洋万顷，底坼龟纹；会仙山停住千流，溪无蜗角。螟蝗蔽日遮天，蝥贼^①乘风扑地。平野根株尽净，山原枝茎咸空。钟鸣鼎食者，已嗟庾釜之藏；数米计薪者，何有斗升之望？恩爱夫妻抛弃，孝慈父子分离。渐至生人交食，后来骨肉相残。顾大嫂擦背挨肩要吃武都头的，人人如是；牛魔王成群作队谋蒸猪元帅的，处处皆然。空有造命之君师，干瞪着一双极眼；岂无素封之乡宦，紧关着两扇牢门。这也是老天收捕奸顽，不教那大家拯援饿殍^[1]。

却说绣江县明水一带地方，那辛亥七月初十日的时候，正是满坡谷黍、到处秋田，忽然被那一场雨水淹没得寸草不遗。若是寻常的旱涝，那大家巨姓平日岂无积下的余粮？这骤然滚进水来，连屋也冲得

① 融贼：古人以食禾根的虫为融，食禾节的虫为贼。

去了，还有甚么剩下的粮食？人且淹得死了，还讲甚么房屋？水消了下去，地里上了淤泥，耩得麦子，这年成却不还是好的？谁知从这一场水后，一点雨也不下，直旱到壬子，整整一年。癸丑、甲寅、丙辰、丁巳，连年荒去。小米先卖一两二钱一石，极得那穷百姓叫苦连天；后来长到二两不已，到了三两一石；三两不已，到了四两；不多几日，就长五两；后更长至六两七两。黄黑豆、蜀秫，都在六两之上。麦子、绿豆，都在七八两之间。起先还有处去买，渐至有了银没有卖的。糠都卖到二钱一斗，树皮草根都刮掘得一些不剩。

偏偏得这年冬里冷得异样泛常。不要数那乡村野外，止说那城里边，每清早四城门出去的死人，每门上极少也不下七八十个，真是死得十室九空！存剩的几个孓遗，身上又没衣裳，肚里又没饭吃，通象那一副水陆画^①的饿鬼饥魂。莫说那老娘病媪^②，那丈夫弃了就跑；就是少妇娇娃，丈夫也只得顾他不着。小男碎女，丢弃了的满路都是。起初不过把那死了的尸骸割了去吃，后来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明目张胆的把那活人杀吃。起初也只互相吃那异姓，后来骨肉天亲的父子兄弟^③，夫妇亲戚，得空杀了就吃。他说：“与其被外人吃了，不如济救了自己亲人。”那该吃的人^④也就情愿许人杀吃，说：“总然不杀，脱不过也要饿死；不如早死了，免得活受，又搭救了人。”相习成风，你那官法也行不将去。

一个都御史出巡，住在察院。那察院后边就把两个人杀了，刷得身上精光。

一个张秀才单单止得一个儿子，有十七八岁的年纪，拿了两数银子，赶了一个驴儿，一只布袋，合了几家邻舍往三十里外籴米。

① 水陆画：佛教徒礼拜佛祖，诵经四十九日，超度一些水中陆上的鬼魂，这种仪式叫作水陆道场。专门为这种活动所画的鬼神图画，叫“水陆画”。

赶了集回家，离家还有十里多路，驴子乏了，卧在地面上，任你怎样也打他不起。只得寻了一个熟识人家歇了，烦那同来的邻舍捎信与他爹娘，说是驴子乏了，只得在某人家宿下，明日清早等他到家。只见到了明日，等到清早，将及晌午，那里有些影响？爹娘料得不好，纠合昨日同去的那些人，又叫了地方乡约，一同赶到那家。刚刚的一张驴皮还在那里，儿子与驴肉煮成一锅，抬出去卖了一半，还有一半热腾腾的熟在锅里。虽然拿到县前，绑到十字街心，同他下手的儿子都一顿板子打死，却也救不转那张秀才的儿子回来。更有奇处：打到十来板上，无数饥民齐来遮住了，叫不要打坏了他的两根腿肉，好叫饥民割吃。

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进县里告状，方递了状走出去，到县前牌坊底下，被人挤了一挤，跌倒了爬不起来，即时围了许多人，割腿的割腿、砍胳膊的砍胳膊。倒也有地方总甲拿了棍子乱打，也有巡视的拿了麻绳来吊。你那打不尽许多，吊不了这大众，拣那跑不动的，拿进一个去，即时发出来打死了号令，左右又只饱了饥民。

一个先生叫是吴学周，教了十来个学生，都只有十一二岁，半月里边不见了三个，家中也都道是被人哄去吃了。后来一个开面店的儿子，年纪才得十岁，白白胖胖的个小厮，吃了清早饭，他的父亲恐怕路上被人哄去，每次都是送他到了学堂门口，方得自己转去。放学的时节，有同路的学生，便也不来接他。

那一日，明白把儿子送进学堂门去，撞见了一个相知，还在那学堂门口站住，说了许久一会的话，方才回去。只见晌午不见儿子回去吃饭，走到学里寻他，先生说：“他从早饭后没见他来。”问别的学生，也都说：“与他同回家去，不见他回到书房。”他那父亲说道：“这许多时回去吃饭，叫他合了别的学生同走。吃了饭，我每次都

是自己送他来到，看他进了学门，我方才回去。今日他进去了，我因撞见一个相知，在书房门口还站住说了许久的一会话，我方才回去。怎么说没来？”极得那老子在书房里嚷跳。

吴学周说：“你的儿子又不是个不会说话的小物件儿，我藏他过了！你可问别的学生，自从吃了早饭，曾来学里不曾？不作急的外边去寻，没要紧且在这里胡嚷！”那人说：“我自己送他进了书房，何消又往外边去寻？”

正在嚷闹，只见那个学生在他先生家里探出头来一张，往里流水的缩了进去。那人说：“何如？我说送进来的，你却藏住了，唬我这一个臭死！”吴学周道：“你是那里的鬼话！甚么是我藏过了唬你？”那人说：“我已看见他张了一张，缩进去了。”吴学周还抵死的相赖。那人说：“脱不了你也只有一个老婆子，又没有甚么的姣妻嫩妾，说我强奸不成！”一边说，一边竟自闯将进去。

吴学周慌了手脚，狠命拉他不住。那人走进家去叫了两声，那有儿子答应，说道：“这也古怪！我明明白白看见他张了一张，缩进来了，怎又没了踪影？”东看西看。吴学周说：“人家也有里外，我看你寻不出儿子来怎样结局！”只见吴学周的老婆挠了个头，乱砍了个鬏髻，叉了一条裤子，僵在门后边筛糠抖战，灶前锅里煮的热气腾腾，扑鼻腥气。那人掀开锅盖，满满的一锅人肉。吴学周强说：“我适间打了一只狗煮在锅内，怎么是人？”那人撩起来说：“谁家的狗也是人手人脚？”又撩了一撩，说道：“连人头也有了！”嚷得那别的学生都赶了进去。那人搜了一搜，他的儿子的衣裳鞋袜，并前向不见的那三四个的衣裳，都尽数搜出。叫了地方，拴了这两个雌雄妖怪，拿了那颗煮熟的人头，同到县里审问。

原来他不曾久于教学。自从荒了年，他说：“这样凶年，人家都

没有力量读书，可惜误了人家子弟。我不论束修有无，但肯来读书的，只管来从。成就了英才，又好自己温习书旨。”有这等爱便宜的人家，把儿子都送到他的虎口。但是学生有那先一个到书房的，只除非是疮头疥肚羸瘦伶仃的，这倒是个长命的物件；若是肥泽有肉的孩子，头一个到的，哄他进去，两口子用一条绳套在那学生项上，一边一个紧拽，登时勒死，卸剥衣裳煮吃。吃完了，又是一个。带这一个孩子，接连就是四人。

县官取了口词明白，拿到市口，两口子每人打了四十板，分付叫不要打死，拖到城外壕边丢弃。这饥民跟了无数的出去，趁活时节霎时割得罄净。如此等事，难道也还不算古来的奇闻？

这些孽种，那未荒以前，作得那恶无所不至；遭了这样奇荒，不惟不悔罪思过，更要与天作起对来。其实这样魔头，一发把天混沌混沌，叫他尽数遭了灰劫，再待十二万年，从新天开地辟，另生出些好人来，也未为不可。谁知那天地的心肠就如人家的父母一样，有那样歪慾儿子，分明是一世不成人的，他那指望他做好人改过的心肠到底不死，还要指望有甚么好名师将他教诲转来。所以又差了两尊慈悲菩萨变生了凡人，又来救度这些凶星恶曜。一位是守道副使李粹然^①，是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人，丙辰进士；一个是巡按御史，那个巡按叫杨无山，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辛未进士。这两位菩萨，且不必说他那洁己爱民、忘家为国的好处，单只说他那救荒的善政。

那李粹然先在地方把他的赎银^②搜括了个罄净，把衙内的几副酒器杯盘、多的两条银带，都拿来煎化了赈济贫民。但贫民就是大

① 李粹然：实有其人，见《河内县志·先贤传》。

② 赎银：罪犯交纳的赎罪钱。

第三十一回

海一般，一把消撤在里面，那里去显？四关厢立了四个保婴局，每局里养了十数个妇人，凡是道路上有弃掠的孩子，都拾了送与那局内的妇人收养。每月与他粮食二斗，按月支给；从八月里起，直到次年五月麦熟的时候才止。不止一处，他道属十三州县，处处皆是，只是多少不等。这也实实的救活了千数孩提。

那按院从八月初一日到了地方，见了这个景象，说：“这秋成的时候尚且如此，若到了冬春，这些饥民若不设法救济，必定半个不存。”也是把那纸赎搜括得罄尽，将自己的公费都捐出来放在里边，前院裁汰了许多承差，他开了一个恩，叫他每名纳银五十两，准他复役。共是二十名，捐了一千两。共凑了三千五百两银子，差了中军承差分头往那收熟的地方籴了五百石米来。

这杨代巡从九月二十日起，预先叫乡约地方报了贫民的姓名，登了册籍，方才把四城四厢分为八日，逐日自己亲到那里，逐名覆审，给了吃粥的信票，以十月初一日为始，到次年二月终为止。又有那二百多名贫生，也要入在饥民队里吃粥。按院说：“士民岂可没有分别？”将四门贫士另在儒学设立粥厂，耑待那些贫生。四门的粥厂又分男女两处，收拾得甚有条理。

可恨有一个为富不仁的光棍，叫是薛崇礼，家中开一个杂粮铺，又贩官盐，不止中人之产，叫他老婆同他两个都出来冒领粥票，被乡约举首出来，发县审究，拟了有力杖罪，呈详解院。杨按院免了他罪，责罚了他三石小米，添了赈饥。

这一日一顿稀粥，若说要饱，怎得能够？但一日有这一顿稀粥吃在肚里，便可以不死。又在那各寺庙里收拾了暖房，夜晚安顿那没有家室的穷人。得他这样搭救，方才存剩了十分中两分的孑遗。

那按院他原籍湖广的地方天气和暖，交了正月，过了二月以

后，麦子也将熟了，满地都有野菜，尽就可以度日。他把这北边山东的地方也只当是他那湖广，所以要从三月初一停了煮粥，自己也便于二月初六出巡去了。

那绣江县官想道：“这北边的三月正是那青黄不接的时候。正吃了这五个月粥，忽然止住，野外又无青草，树头尚无新叶，可惜把按院这一段功德泯没了！”但库中久不征了，钱粮分文也不能设处；尚有守道存养弃孩剩的十四两银，盐院赈济贫生剩的十三两银，刑厅捐助的二十两银，自己设处了二十两银，共有六十七两。想道：“这煮了五个月的粥都是按院自己设处，并不靠他乡绅大姓的一粒一柴。如今再得一百石米，便可以度这三月。把这个三月过了，坡中也就有了野菜苜蓿，树上有了杨叶榆钱，方可过得。没奈何把这一个月的功果央那乡绅大姓完成了罢。况城中的乡宦富家虽是连年不曾收成，却不曾被水冲去，甚有那大富财主的人家。”

砌^①了一本缘簿，里边使了连四白纸，上面都排列了红签，外边用蓝绢做了壳叶，签上标了“万民饱德”四个楷字。自己做了一篇疏引，说道：

造塔者犹贵于合尖，救溺者务期于登岸。嗟下民造孽深^②深，惕上天降割已甚。溯惟绣江之版籍，游当饥岁之殍亡。按台老大入谓天灾固已流行，或人力可图挽救，于是百方济度，万苦挪移。不动公帑分文，未敛私家颗粒。先则计口授糈，后则按人给粥。原定冬三月为始，拟满春正月为终。复念青黄

① 砌：“缉”的借字。缉本为缝纫衣服的方法，借用于装订书册。第三十三和七十八回有同样用法的“砌”。

② 采：愈，更。

不接之际，未及新陈交禅之期，殚精竭虑，细括穷搜，拮据又延一月。转计春令虽深，相去麦秋尚远。木叶为羹，未有垂青之叶；草茎作食，尚无拖绿之茎。使非度此荒春，胡以望臻长夏？第按台之力，已罄竭而无余；问县帑之存，又釜悬而莫济。于是与按台相向踌躇，互为辗转，不得不告助于乡先生、各孝廉、诸秀孝、素封大贾、义士善人者：米豆秫粟之类，取其有者是捐；斗升庾釜之区，量其力而相济。多则固为大德，少亦籍为细流。时止三十日为期，数得一百石为率。庶前养不止于后弃，救死终得以生全。伏望乡先生、各孝廉、诸秀孝、素封大贾、义士善人者，念天乔纤悉之众，仁者且欲其生；矧井间桑梓之民，宁忍坐视其死？诚知地方荐饥有日，诸人储蓄无几。捐盆头之米，亦是推恩；分盂内之餧，宁非续命？则累仁积德，福祥自高施主之门；而持钵乞哀，功德何有脚夫之力？斯言不爽，请观范丞相之孙谋；此理非诬，幸质宋尚书之子姓①。

县官委了典史，持着缘簿，又夹了一个官銜名帖，凡是乡宦举人，叫典史亲自到门；学里富生，烦教官募化；百姓富民，就教典史劝输。

那时城内的乡宦大小有十八位，春元有十一人。典史持了这本缘簿，顺了路，先到那乡宦的门前，一连走了几家，有竟回说不在，关了门不容典史进去的；有回话出，说晓得了；有与典史相见，说合大家商议的。走了半日，到了数家，那有一个肯拿起笔来登上

① “请观范丞相之孙谋”、“幸质宋尚书之子姓”：范丞相指范仲淹；宋尚书，即宋祁。由于他们乐善好施，宽厚待人，所以子孙一直富贵昌盛。孙谋、子姓：《国语》有“率其子姓”，《诗经》有“诒厥孙谋”，均作子孙后代解。

一两、五钱？又到了一位姚乡宦家，名万涵，己未科进士，原任湖广按察使。请进典史待茶，他说：“赈荒恤患，虽是地方公祖父母的德政，也全要乡宦大家赞成。不动民间颗粒，施了一个月米，煮了五个月粥；如今这一个月的美政，要地方人完成，再有甚么推得？但这一个起头开簿的也难，如今就是治生写起，自己量力，多亦不能。”写了二十两数，说把缘簿留下与他，他转与众位乡宦，好说要完这一件美事。

典史辞了回来，姚乡绅沿门代化。一个泼天大富，两代方面的人家，人人都知他蓄有十万余粮，起先一粒不肯，当不过姚乡绅再三开说，写了输谷二石。那时的谷原不贱，两石谷就也值银十两。又有一位曹乡宦，原任户部郎中，一位张太守，一位刘主事，一位万主事，各也出了多少不等。其余那十来多位，莫说姚乡宦劝他不肯，就是个“姚神仙”也休想拔他一毛！

姚乡宦的伎俩穷了，把缘簿仍旧交还了典史。典史又持了缘簿，到各举人家去。乡宦如此，那举人还有甚么指望？内中还有几位说出不中听的话来，说道：“这凶年饥岁，是上天墮罚那顽民，那个强你赈济？你力量来得，多赈几时；自己力量若来不得了，止住就罢，何必勉强要别人的东西、慨自己的恩惠？我们做举人在家，做公祖父母的不作兴我们罢了，反倒要我们的赈济，这也可发一大笑！”说得那典史满面羞惭。临了到一位吕春元家，名字叫吕崇烈，因二六日每与那杨按台在洪善书院里讲学，看了大大的体面，写上了二两，这就是十一位举人中的空谷足音。

典史又把缘簿送与教官，烦他化那富家士子。过了几日，教官叫道郭如磐，山西霍州人，自己出了五两。两个生员，一个是尚义，一个是施大才，都是富宦公子，每人出了三钱，那又完帐了学里的指望。

第三十一回

那些百姓富豪，你除非锥子剜他的脊筋，他才肯把些与你；但你曾见化人的布施，有使锥子剜人肉筋的没有？所以百姓们又是成空。

及至到了三月，如何煮得粥成？只得把那按院守道那几宗银子俱并将上来，凑了一百五十两，封了三千封，给散了贫人。前边五个月靠了杨按台的养活，幸而存济；如今骤然止了，难道别处又有饭吃不成？那些苟延在这里的，可怜又死了许多！

幸得杨按台出巡了四十日，到了三月十四日回来，只得又问抚院借了二百石谷子，于三月十七日从新煮粥，再赈一月。

那时节又当春旱，杨按台惟恐麦再不收成，越发不能搭救，行文到县里祈祷。县官果然斋戒竭诚，于二月初七日赴城隍庙里焚了牒。初十日下了一场大硝，颜色就是霜雪一般白的，滋味苦咸螫口，有半寸多厚。十一日下了一场小雨。[幸得把那硝来洗得干干净。等到十三日又投了一牒，十六日下了一场小雪]⁽⁵⁾。等到二十二日又复投了牒文，竭诚祈恳。到了二月二十七日清明，从黎明下起大雨，下了一昼夜。二十八日，县官备了猪羊，又叫了台戏，谢那城隍与龙王的雨泽。每日跟了祈雨的礼生分了胙肉，县官又每名送了四钱书资。

到了三月初九，又下了一场大雨。杨按台出巡回来，又备牲牢自己专谢。那些礼生扯住了杨按台，[说那次谢雨曾每人有四钱的旧例，按了规矩定要，惹得杨按台甚不喜欢]⁽⁶⁾。县官又把那神胙都分散与那乡绅人等，写了六幅的全帖送去。内中有几个乡宦还嫌送得胙肉不多，心里不自在，就把那送胙的礼帖后裁下两幅，潦潦草草写了个古折回帖。到了三月二十三日，又是一场透地的大雨，把那年成变得转头。

杨按台感那神功保佑，要盖一座龙王庙侍奉香火。原有个旧基，只还要扩充开去几步，邻着一个乡宦的土地，毕竟多多的问杨按台勒了一大块银子，方才回了一亩多地，创造了个大大的规模，分了表忠祠的两个僧人看守，拨了二十亩官地贍庙。

县官恐怕那饥民饿得久了，乍有了新麦，那饭食若不渐渐加增，骤然吃饱，壅塞住了胃口，这是十个定死九个的，预先刊了条示，各处晓谕。但这些贫胎饿鬼，那好年成的时候，人家觅做短工，恨不得吃那主人家一个尽饱，吃得那饭从口里满出才住；如今饿了六七个月，见了那大大的馍馍、厚厚的单饼，谁肯束住了嘴，只吃个半饱，信那条示的说话^[7]？恨不得再生一个口来连吃才好。多有吃得太饱，把那胃气填塞住了转不过来，张了张口，瞪几瞪眼，登时“则天毕命之”！

谁知好了年成，把人又死了一半，以致做短工的人都没有。更兼这些贫人，年成不好的时节，赖在人家，与人家做活情愿不要工钱，情愿只吃两顿稀粥；如今年成略好得一好，就千方百计勒揩起来，一日八九十文要钱，先与你讲论饭食，晌午要吃馍馍蒜面，清早后晌俱要吃绿豆水饭。略略的饭不象意，打一声号，哄的散去。不曾日头下山，大家歇手住功。你依了他还好，若说是日色见在，如何便要歇手，他把生活故意不替你做完，或把田禾散在坡上，或捆了挑在半路，游游衍衍^①，等那日色一落，都说：“日色落了，你难道还好叫做不成？”大家哄得一齐走散，极得那主人只是叫苦。正是：

才好疮口就忘疼，猪咬狗拖无足惜。任凭以后遇荒年，不

① 游游衍衍：拖延，延宕。

第三十一回

要怜他⁽⁸⁾没得吃。

【校记】

- [1]拯援饿殍：刻本原作“极援饿殍”，应是形近讹。
- [2]老娘病媪：B、C本作“老嫗病媪”。
- [3]骨肉天亲的父子兄弟：B、C本作“骨肉天亲即父子兄弟”。
- [4]那该吃的人：A本作“都该吃的人”。
- [5]此段A本无，据B、C本补。
- [6]此段A本无，据B、C本补。
- [7]只吃个半饱信那条示的说话：B、C本作“只吃个半饱哩肯信那条示的说话”。
- [8]不要怜他：B、C本作“切莫怜他”。

第三十二回

女菩萨贱粜赈饥 众乡宦愧心慕义

歉岁叹无辰，万室艰辛。突门①蛛网釜生尘，炊桂为薪，颗粒米、价重如珍。

施济有叙裙，义切乡邻。发兴平粜救饥贫，义侠远谋，甄后②似、冯宝夫人③。

——右调《浪淘沙》

从辛亥这一年水旱，谁想不止绣江县一处，也是天下太平日久，普天地下大约都是此骄纵淫佚之人，做得也都是越礼犯法⁽¹⁾的事，所以上天都一视同仁的降了灾罚。但别处的灾荒俱有搭救。或是乡宦举监里边，银子成几百两拿出来赈济，米谷几百石家拿出来煮粥。乡宦们肯上公本，求圣恩浩荡，将钱粮或是蠲免、或暂停征，还有发了内帑救济灾黎；即乡宦不肯上本，百姓们也有上公疏

① 突门：灶突之门，即灶门。

② 甄后：魏文帝曹丕之妻。十余岁时即劝母以谷赈济亲族乡里，广施恩惠。

③ 冯宝夫人：即洗夫人，隋朝时南方少数民族领袖，后嫁给高凉太守冯宝。常劝宗族行善。

的；就是乡宦们自己不肯上本，也还到两院府道上个公呈，求他代奏。只有这武城县，在京师的也没有甚么见任乡宦可以上得本，在家中几家乡宦，你就看了那乡里在那滚汤烈火里头受罪，只当不曾看见，要一点慈悲气儿也是没有的。那百姓们，你就使扁担拶他肚子，这是屁也放不出一个来。

那个循良的徐大尹又行取离任去了。这样人也没有得吃的年成，把那钱粮按了分数，定了限期，三四十板打了比较。小米买到八两一石，那漕粮还不肯上本乞恩改了折色^①，把人家孩童儿女都拿了监追。这还说是正供钱粮，由不得自己，但这等荒年，那词讼里边，这却可以减省得的。一张状递将上去，不管有理没理，准将出来，差人拘唤要钱；听审的时候，各样人役要钱；审状的时候，或指了修理衙宇，竟是三四十两罚银；或是罚米折钱、罚谷折钱、罚纸折钱、罚木头折钱、罚砖瓦折钱、罚土坯折钱。注限了三日要，你就要到第四日去纳，也是不依。卖得房产地土出去，虽说值十个的卖不上一个的钱，也还救了性命；再若房屋地土卖不出去，这只得把性命上纳了^②。把一个当家的人逼死了，愁那寡妇孤儿不接连了死去？死得干净，又把他的家事估了绝产，限定了价钱，派与那四邻上价。每因一件小事，不知要干连多少人家。人到了这个田地，也怪不得他恨地怨天、咒生望死。看看的把些百姓死了十分中的八分。

却说晁夫人见这样饥荒，心中十分不忍。把那历年积住的粮食，夜晚睡不着觉的时候，料算了一算，差不多有两万的光景。从老早的换了雍山庄上的季春江、坟上管庄的晁住，分付他两庄上的

① 折色：漕粮折价改征银两叫折色，也叫折漕或漕折，始于明宣德八年。

居民，一家也不许他移徙；查了他一家几口，记了口数，与他谷吃，五日一支。凡庄上一家有事，众家护卫，不许坐视。这等时候，那个庄上不打家劫舍？那个庄上不鼠窃狗偷？那个庄上不饿莩枕藉？惟晁家这两个庄上，也不下六七百人家，没有一家流移外去的，没有一人饿死的。本处人有得吃了，不用做贼；外庄人要来他庄上做贼的，合庄的老婆汉子就如豺狗阵的一般，虽然没有甚么坚甲利兵，只一顿又把扫帚撵得那贼老官兔子就是他儿！那邻庄人见他这庄上人心坚固，所用者少，所保者大，那大姓人家也只得跟了他学，所以也存住了许多庄户。倒只是那城里的居民禁不得日日消磨，弄得那通衢闹市几乎没了人烟。更兼这样荒年时候，人间的乖气上升，天上的沴气下降，掩翳得那日月不阴不晴，不红不白，通似有纱厨罗帐罩住的，没有一些光彩⁽³⁾。

晁夫人起先等那官府有甚赈济的良方，杳无影响；又等那乡宦富室有甚么捐输，又绝无音信；只得发出五千谷子来零粜与人，每人每日止许一升。脱不了剩下的那几个残民也是有数的人，人也是认得的了，所以也不用甚么记名给票，防那些衙役豪势冒采的人。

那时谷价四钱八分一斗，他只要一分二厘一升，折算铜钱十二个。有人说道：“四十八个钱的谷，只问人要十二个钱，何不连这几个钱也不要，爽利济了贫，也好图那钦奖？如今岂不是名利俱无了？”晁夫人道：“我两次受了朝廷的恩典，还要那钦奖做甚？父母公祖，乡宦大家，俱不肯捐出些来赈济，我一个老寡妇，难道好形容^①他们不成？我也不过^[4]是碗死水，舀得干了，还有甚么指望？卖几个钱在这里，等好了年成，我还要籴补原数，预备荒年哩。”人

① 形容：对比以令之失色。

都说晁夫人说得有理。

定了日子，叫晁凤、晁书两个管粜，一个看钱，一个发谷。起先也多有籴了又来，要转卖营利的，认住了不与他籴去，后来渐渐的也就没了。又有说家口人多，一升不足用的，要多籴升数。说道：“你家果是人多，叫他自己来籴，以便查认。”这些饥民有了贱谷，便可以吃得饱饭；吃了饱饭，便有了气力可以替人家做得活；佣得工，便有了这一日籴谷的钱，不用费力措处。又有那真正疲癃^①残疾的人，他却那里有一日十二个钱来买谷？只得托了两个乡约，任直合族人晁近仁、晁邦邦，分了东西两个粥厂，一日一顿，每人一大杓，也有足足的四碗。亏了这四个人都有良心，能体贴晁夫人的好意，不肯在里边刮削东西。大约每人止得两合足米，便也尽彀用的。行了不足十日，不特消弭了那汹汹之势，且是那街上却有了人走动，似有了几分太平的光景。城中一个举人乡宦，曾做陕西富平知县，叫是武乡云，听见晁夫人这般义举，说道：“此等美举，我们峨冠博带的人一些也不做，反教一个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人做去，还要这须眉做甚？这也可羞！”也搜括了几百石谷，一边平粜，一边煮粥。

晁夫人知道，差人与他说：“晁奶奶那边极没有人手，又要粜谷，又要煮粥，两下里照管不来，也没有这许多米粮。今得武爷这一帮助，成了这一场好事。两边都煮粥，两边都卖谷，只怕这边买了谷的又往那边去买，那边吃了粥的又往这边来吃，稽查不得，可惜负了这段好心。今叫来稟武爷商议：我们与武爷这边，或是一边专只粜谷，或只一边专管舍粥，人又不得冒支，又省得两下照管。”

武乡宦喜道：“你奶奶虑的极是，我还没想到这里！不然，还是你

① 瘦癃：原指曲腰隆背的病，后泛指老病残废之人。

奶奶那里粜谷，我这里舍粥罢。我听得人说，你那里舍的粥极有方略。是甚么人管理？”差去的人晁凤说道：“因没得力的人，只得央了俺那里两个乡约，一个叫是任直、一个叫是靳时韶，还合自己族里的两位。”武乡宦问说：“这四个人，他家里都过的么？肯干来替咱支使？”晁凤说：“奶奶先合他说来，叫他：‘这粥里头莫要枯刻^①他们的，我另酬谢你罢。’说过，见一月每人送他五斗米，这四个人可也好。一个贫人一顿合着两合米，也就稠稠的四满碗粥。”武乡宦说：“我要煮粥，不然也还在你厂里，也还仗赖那两个乡约，每月每人也送他五斗米。只怕那两位族人，我不好烦他的，另着两个人去看着。多拜上奶奶，明日是十月初一日，就是我这里煮粥罢。”

晁凤回了话，晁夫人着实喜欢，叫了晁近仁、晁邦邦回来，二人一递，五日轮流^[5]，帮着粜谷，替下晁凤、晁书一个来家里走动。别的乡宦见武乡宦举了这事，也都要算计做这事，俱说：“晁夫人说得是。”大家合并在武乡宦那里，一递十日煮粥，俱是任直、靳时韶两个照管。后来那些富家大姓渐渐的都出来捐米捐柴，附在各人亲戚乡宦之处。从头年十月初一为始，直到来年五月初一为止，通共七个月，也只用了二千七百六七十石米。晁夫人是九月十五日粜谷起，至来年四月十五日止，也是七个月，共粜过谷八千四百石。可喜收了麦子，拿住了秋苗，完成了这一片救人的心肠，成就了这一赈荒的美事。

看官听说：但凡人做好事的，就如那苦行修行的一般。那修行的人修到那将次得道的时候，千状百态，不知有多少魔头出来琐碎。你只是要明心见性，任他甚么蛇虫毒蟒、恶鬼豺狼、刀兵水火，认得都是幻景，只坚忍了不要理他，这就是得道的根器^[6]。

① 枯刻：剋扣。亦作“枯克”、“酷刻”。

那唱《昙花记》的木清泰，被宾头卢祖师、山玄卿仙伯哄到一座古庙，独自一人过夜，群魔历试他，凭他怎的，只是一个不理，这才成了佛祖。若到其间，略有个怯惧的心肠，却不把弃家修道几年⁽⁷⁾苦行的工夫可惜丢吊了？这人要干件好事，也就有无数的妖魔鬼怪出来打搅。你若把事体见得明白，心性耐得坚固，凭他甚么挠乱，这一件好事，我决要做成，这事便没有不成之理。你若正这件事做得兴头，忽然钻出个人来，象那九良星打搅蔡兴宗造洛阳桥①的一般，灰一灰心、懈一懈志，前功尽弃。晁夫人一个女流之辈，罄囊拿出一万四五千谷赈济那乡里饥民，这只怕那慷慨的男子也还做不出的事，他却轻省做了。却不知道也受了多少的闲气。若是没有耐性的人，从那八秋的时节，也使个性子，祟不成这谷了。

晁无晏走来说道：“三奶奶，这祟万把石谷不系小事，如何不托孙子，倒托两个家人？我情愿来与三奶奶效劳。”晁夫人说：“晁书、晁凤左右都是闲人，叫他自己两人祟罢，不要误了你们的正事。”晁无晏道：“只怕他两个存心不善。这样贵谷，三奶奶，你只要十二个钱一升，他每升多要四五文，就每升多要二三文、一二文，这就该多少钱哩？或将一石里边搀上四五升秕谷、或是精糠，三奶奶，你都那里查帐？若是我在里面，这事那个敢做！三奶奶，你祟一斗，是你老人家一斗的福；你祟一石，是你老人家一石的福；如今为甚么丢了这些粮食，你老人家又没积了福，叫别人撰了钱去？”晁夫人道：“这两个狗头，我恩养着他，干这事，他就不怕我，没的也不怕那神灵么？一个救人命的东西，干这事，他也不待活哩！”晁无晏道：“既三奶奶不用我祟谷，我替三奶奶看着煮粥罢。”晁夫人道：“你早说好来。我已是叫了晁近仁合晁淳他两个分管去

① 故事出于明初杂剧《四美记》。状元蔡兴宗建造洛阳桥，天上凶神九良星下来打扰，想踹断桥梁，蔡兴宗不为所动，终于成功。

了。”晁无晏道：“这三奶奶别要管他，你只许了口叫我看，他两个我管打发他去，不用三奶奶费心。”晁夫人说：“我即叫了他来，他正看得好好的，为甚么打发他去？叫他看着罢了。”

晁无晏雌了一头子灰，没颜落色的往家去了。后来武乡宦煮了粥，晁近仁合晁邦邦辞了回来，晁夫人又叫他一递五日帮着晁书们粜谷。晁无晏心中怀恨，故意的装了两壶薄熬烧酒吃在肚子里，盖着那尻脸弹子猴屁股一般，踉踉跄跄走到粜谷所在。恰好晁近仁、晁邦邦都在那里，合晁书、晁凤算那一日粜出的谷数。晁无晏涎瞪着一双贼眼，望着晁近仁两个说道：“怎么你两个就是孔圣人，有德行的，看着煮粥，又看着粜谷？偏俺就是柳条直^①，是强盗，是贼，拿着俺不当人，当贼待，看着煮粥就落米，看着粜谷就偷谷？呃！你两个吃的也够了，也该略退一步儿，让别人也呵点汤，看撑出薄屎劳^②来，没人替你浆裤子！贼狗头！我把那没良心的妈拿驴子积巴^③入他的眼！”

晁近仁还没做声，晁邦邦恃着是他的叔辈，又恃着有点气力，出来问说：“晁无晏小二子！谁是贼狗头没良心？你待入谁妈的眼？你每日架落^④着七叔降人，你在旁里戳短拳。你如今越发自己出来降人哩！”晁无晏道：“佢么？我自己单身降不起佢么，单只架落着七叔降人？今日七叔没在这里，咱两个就见个高低，怕一怕的不是那人尻里生的！”一边就摘了帽子，陆^⑤了网子，脱了布衫子，

① 柳条直：“柳盗跖”的误读。这里是暗讽媒婆的粗俗无知，如前文“月里姮娥”作“月里红鹅”一样。

② 薄屎劳：饮食过饱，消化不了，拉稀屎。

③ 架落：怂恿，唆使。

④ 陆：即“掳”，摘除。

第三十二回

口里骂说：“你要今日不打杀我，的就是那指甲盖大的鳖胎子⁽¹⁰⁾！晁邦邦是好汉，你就打杀我！”晁邦邦把一条板凳掀倒，跺下一条腿来，说道：“我就打杀你这臭虫，替户族里除了一害，咱也驰驰名！”要撑着往外出来。

晁近仁合晁书、晁凤狠命的将晁邦邦拉住，不叫他出来，说：“你看不见他吃了酒哩？理他做甚么！等他醒了酒，你是叔，他是侄儿，他自然与你赔理。”晁无晏说：“扯淡的屁养们！你希罕你拉他，我这里巴着南墙望他打死我哩！再要拉他的，我入他妈那眼！我吃了酒？我吃了你妈那屁酒来！”

晁凤说：“淳叔，你听我说，你别合他一般见识。他红了眼⁽¹¹⁾，情管就作下。你就待打仗，改日别处打去；您在这门口打仗，打下祸来，这是来补报奶奶的好处哩？”[晁邦邦说]⁽¹²⁾：“我齐头里不是为这个恃着，我怕他么？你看他赶尽杀绝的往前撑。”那时街上围住了无数的人看，他正在那人围的圈子里头，光着脊梁，裸着头，那里跳搭。

那鄆城驿丞姓夏，叫是夏少坡，极是个性气的人，从河上接了官回来，打那里经过。头里拿板子的说：“顺着！顺着！”晁无晏只当是典史，略让了一让，抬头认是驿丞，从新跳到街心，骂道：“什么我是马夫么？你驿丞管着我鸡巴哩！特儿赫儿①⁽¹³⁾的！”

夏驿丞句句听得甚真，自己把马歹将回来，说道：“你拦着街撒泼，我怕括着你，叫你顺顺，我没冲撞你甚么。我没曾说我管的着你那鸡巴，但你也管不着我驿丞，你为甚么降我？”晁无晏说：“怎么一个官街⁽¹⁴⁾只许你行走，没的不许俺骂骂街？俺是马夫？俺是徒

① 特儿赫儿：吆喝声。

夫？鳌俺些钱送你⁽¹⁵⁾？没有钱！你打我哩！”夏驿丞说：“我怎么只打马夫徒夫，我就打打你⁽¹⁶⁾这光棍何妨！”叫出那门里头的人来问说：“他为甚么在这里骂？他骂的是谁？”

晁邦邦出去，还没开口，晁无晏说：“我骂的谁？我浑身不骂⁽¹⁷⁾着鄰城驿的驿丞！”晁邦邦将从前以往的事告诉了详细。夏驿丞说：“这们可恶！替我拿下去打！打出祸来，我夏驿丞耽着，往您下人推一推的也不是人！着实打！”两个拿板子的起先拿他不倒，添上那个打伞的、一个牵马的、一个背拜匣的，五个人服事他一位，按倒在地，剥了裤，他还口里不干不净的胡骂。

夏驿丞说：“咱不打就别要打，咱既是打了，就蒯①他两蒯，他也只说咱打来。咱不如就象模样的打他两下子罢！”喝着数打到五板，他还说：“由他！我待不见你打哩！只怕打了担不下来，你悔！”驿丞也不理他。打到十板，他才说：“我是吃了两钟酒，老爹合我一般见识待怎么？”打到十五板，口里叫爷不住，说：“小的瞎了眼，不认的爷，小的该死！”夏驿丞只是喝了叫打，足足的二十五个大板，叫人：“带到驿里来！等你先告状，不如我先申了文书做原告好。”晁无晏说：“小的敢告甚么状？老爷可怜见，超生狗命罢！”夏驿丞只是不理，带到驿里，叫人写了公文，说他拦街辱骂，脱剥了衣裳，扯罗驿丞的员领。他那媳妇子知道，慌了，央了许多街邻合乡约公正，都齐去央那驿丞，做了个开手，叫他立了个服罪的文约，放他去了。

晁邦邦们进去告诉了晁夫人，晁夫人说：“你看我通是做梦！外头这们乱烘，我家里一点儿不晓的。这不是自作自受的么！别人还说甚么着极，我听说他家里还有好些粮食哩，放着安稳日子不过，这

① 蒯：挠痒。

们作孽哩！”晁邦邦道：“你可说么！也可要他消受。年时这们年成，别人没收一粒粮食，偏他还打了十一二石菽麦，见囤着五六十石谷，他今年的麦子又好，二十亩麦子算计打三十石哩。这可亏了他三个死乞白赖^①的拉住我，不教我打他，说他红了眼，象心风的一般，不久就惹下。说着够多大一会，自己撞这二十五板子在臀上。”

晁夫人说：“这驿丞可也硬帮，常时没听的驿丞敢打人。”晁邦邦说：“有名的，人叫他夏骚子。他恃着他的姑夫是杨阁老，如今县上还怕他哩！”晁夫人说：“嗔道！你可没要紧的惹他做甚么？”晁书娘子插口说：“也是那一年这街上打了众人没打他，他如今来补数儿哩。”晁邦邦说：“他们没说么？可可的就是那一年打俺的那个去处。”晁书娘子又说道：“呃！叫七爷仔细，只剩下他没在这街上打哩。”晁邦邦说：“休忙！只怕也是看不透的事哩。”

再说晁思才一日里叫人抗着三布袋大头秕子^②，来到粜谷的去处，叫晁邦邦合晁凤搀在谷里出粜与人，要换三布袋好谷与他。晁凤说：“这事俺不敢做。前日二哥还对奶奶说俺多卖了钱，谷里搀秕子合糠哩。这要干这个，可是他说的是真了。”晁思才说：“这没帐。您这粜几千谷哩，一石搀不的一升，就带出去了。你不合奶奶说，奶奶有耳报么？”晁凤说：“这族里就只七爷一位，别说搀在谷里，就不搀，合俺也送得起两石谷与七爷吃。难为除了七爷，还有七家子哩！不消别人，只叫二哥知道，我吃不了他的，只好兜着罢了。七爷，你就怪我些也罢，不敢奉承。”晁思才说：“你替我放着，我自家合您奶奶说去。”要见晁夫人。

看门的进去说了，请他进去。他见了晁夫人，把那话来说的细

① 死乞白赖：即“死气白赖”，纠缠不休。亦作“死气百辣”。

② 大头秕子：瘪谷。

声妾气的道：“嫂子，你是也使了些谷，浑身替你念佛的也够一千万人。如今四山五岳那一处没传了去？光只俺两口子，这一日不知替嫂子念多少佛、愿谓侄儿多少。一日两顿饭，没端碗，先打着问心，替嫂子念一千声佛，这碗饭才敢往口里拨拉。”

晁夫人道：“你老七没的家说！你吃你那饭罢，你嚼说来我待怎么？我往后只面红耳热的，都是你两口子念诵的。”晁思才道：“这没的是嫂子强着谁来？只是嫂子的好处在人心里。嫂子，你说：‘晁思才，你变个狗填还我！’我要难一难儿，不变个狗，这狗还是人养的哩！”晁夫人道：“你待说甚么正经话，你说罢，别要没要紧的瞎淘气！”晁思才道：“嫂子，你只不信我的这一个狗心，只说是淘气话，把我的心屈也屈死了！”晁夫人道：“谁这里说你是假心哩？可只是有甚么正经话，请说罢！”晁思才道：“你看嫂子！我这就是正经话。”晁夫人道：“再还有别的话没有？若没有话了，外边请坐，我叫人收拾饭你吃。”就待往里进去。

晁思才赶上一步说：“还有一事合嫂子说哩。我有三布袋谷，够两石，我嫌他黄米做不的水饭，换咱那粜的白谷，好撩水饭割麦子吃。”晁夫人说：“你那谷哩？”晁思才说：“抗在咱前头哩。”晁夫人说：“脱不了是粜给人，黄谷没的是不好的么？你叫他们换给你去。”晁思才说：“我这里就谢嫂子的作成。”作揖不迭。晁夫人说：“黄谷换白谷，谢甚么作成？”

晁思才也没等吃饭，出去对着晁凤合晁邦邦道：“我合你三婶说了，叫照着数儿换给我哩！快些倒下换上，家里还等着碾了吃晌饭哩！”晁凤说：“淳叔，你看着，且消停，等我到家再问声奶奶去，省得做下不是，惹的奶奶心里不自在。”晁思才说：“我没的有说谎的，你问何妨？只是怕耽搁了工夫。”晁凤道：“我问声奶奶不差，也耽

阁不了甚么。”

进去问说：“奶奶分付把七爷的那秕子换谷给他？”晁夫人说：“甚么秕子！你七爷说他的是黄米，不好撩水饭，要换咱的白谷。我说：‘脱不了是粜给人，黄米怕怎么？没的人家籴了去，都撩水饭^[18]哩？’怎么你说是秕子？”晁凤道：“甚么黄谷！是糠里扬出来的大头秕子，叫我搀在谷里粜给人家，可换好谷给他。俺没敢依他，说来合奶奶说，说奶奶分付叫照着换数给他^[19]哩。”晁夫人扯脖子带脸通红的说道：“怎么来！谁煽烤着我粜谷，我拿秕子搀着哄人！要是秕子，不消换，各人守着各人的！”

晁凤出去说道：“亏我进去问声，要不，这不又做下不是了。奶奶说：‘我的乃是黄谷换白谷。’这是谷换秕子。”晁思才老羞变成怒的骂道：“扯淡的奴才！俺换了俺晁家的谷去，没换你这扯淡的奴才的谷！”千擣包，万擣包，骂个不住。又说：“忘恩负义！没良心！没天理！晁无晏那伙子人待来抢你的屋业，我左拦右拦的不叫他们动手。如今叫你守着万贯家财，两石谷不换给我^[20]，我教你由他！你说有了儿子么？‘牡丹虽好，全凭绿叶扶持’。你如今已是七十多的老婆子，十来岁的孩子，只怕也还用着我老七相帮，就使铁箍子箍住了头么？”叫人：“抗着咱那谷，不希罕使他的！看我饿杀不！留着咱秋里阴枣麸，也浑身丢不了。晁淳、晁凤，咱留着慢慢的算帐，再看本事！”

晁凤冤冤屈屈的对着晁夫人学那晁思才说的那话。晁夫人道：“王皮！随他们怎么的罢，我只听天由命的。倒没的这些些前怕狼、后怕虎哩！”晁书娘子说：“何如？我说不该招惹他。没的舍了四顷地、好几十石粮食、四五十两银子，惹的人家撒骚放屁的！”晁夫人道：“狗！没的我做得不是来？您只顾抱怨我！”晁书娘子方才不做声了。

再说县官，那乡宦们后来也都出米煮粥，都不去问他借，偏偏

来问晁夫人借谷五百石与孤贫囚犯的月粮。晁夫人也只得应付去了。那邵强仁的老婆、伍小川的小子，说是被晁源的事把他累死，上门指了籴谷，每家赖了一石。又武义、麦其心、傅惠也来籴谷为繇，都赖得谷去。虽然山鬼伎俩无穷，亦幸得老僧的不睹不闻也莫尽，所以也不曾落他的障魔，毕竟成就了正果。再听后回结束。

【校记】

- [1]越礼犯法：B、C本作“越礼犯义”。
- [2]上纳了：B、C本作“上纳罢了”。
- [3]没有一些光彩：B、C本作“久没有一些光彩”。
- [4]也不过：A本作“不不过”。
- [5]轮流：A本作“轮流”。
- [6]得道的根器：A本作“得道仙根器”。
- [7]几年：A本作“几字”。
- [8]柳条直：B、C本作“柳盜跖”。
- [9]积巴：B、C本作“鸡巴”。
- [10]鳖胎子：B、C本作“鳖羔儿”。
- [11]红了眼：B、C本作“红了眼睛”。
- [12]晁邦邦说：此四字A本无。
- [13]特儿赫儿：B、C本作“哈儿嗨儿”。
- [14]官街：B本作“官儿”，C本作“官长”。
- [15]鳖俺些钱送你：B本作“鳖俺□么送你”，C本作“鳖俺些少送你”。
- [16]我就打打你：B本作“我就□打你”，C本作“我就说打你”。
- [17]我浑身不骂：B本作“我自身不骂”，C本作“我你身不骂”。
- [18]都撩水饭：A本作“却撩水饭”。
- [19]照着换数给他：B、C本作“照着数把给他”。
- [20]两石谷不换给我：A本作“两石谷换粃给我”。

第三十三回

劣书生厕上修桩 程学究棍中遗便

乐得英才为教育，先知羽翼斯文。淑陶席上可为珍。案列凌云策，门罗立雪人。

惟虑冥顽能败塾，嬉游荒业离群。一隅徒举枉艰辛。师劳功不倍，弟怨道非尊。

——右调《临江仙》

圣贤千言万语，叫那读书人乐道安贫，所以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①、“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②、“泌水洋洋，可以乐饥”^③、“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其仕进必不可苟”^④。我想说这样话的圣贤，毕竟自己处的地位也还挨的过得日子，所以安得贫、乐得道。但多有连那一亩之宫、环堵之室、负郭之田半亩

① 语见《论语·述而》，意为吃粗饭，喝冷水，弯起胳膊当枕头，其中也是有乐趣的。

② 语见《论语·雍也》。孔子说颜回虽然穷到只有一竹桶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却不因此而不快乐。

③ 语见《诗经·陈风》，意为不停地流着的泉水可以疗饥。

④ 引自《礼记·儒行》。原文是“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其仕有如此者”。意思说出门时才更换衣裳，两天才吃一天的饭。

也没有的，这连稀粥汤也没得一口呷在肚里，那讨疏食簞瓢？这也只好挨到井边一瓢饮罢了，那里还有乐处？孔夫子在陈，刚绝得两日粮，那从者也都病了，连这等一个刚毅不屈的仲由老官尚且努唇胀嘴，使性傍气，嘴舌先生。孔夫子虽然勉强说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我想那时的光景一定也没有甚么乐处。倒还是后来的人说得平易，道是“学必先于治生”。

但这穷秀才有什么治生的方法？只有一个书铺好开。拿上几百两本钱，搭上一个在行的好人伙计，自己身子亲到苏杭买了书，附在船上，一路看了书来，到了地头^①，又好撰得先看。沿路又不怕横征税钱。到了淮上，又不怕那钞关主事拿去拦腰截断了平分。却不是一股极好的生意？但里边又有许多不好处在内。第一件，你先没有这几百银子的本钱。第二件，同窗会友，亲戚相知，成几部的要赊去；这言赊即骗，禁不起骗去不还。第三件，官府虽不叫你纳税，他却问你要书。你有的应付得去，倒也不论甚么本钱罢了；只怕你没有的书，不怕你不问乡宦家使那重价回他，又不怕你不往远处马头上去买。买得回来，还不知中意不中意。这一件是秀才可以做得生意？做不得了。至于甚么段铺、布铺、绸铺、当铺，不要说没这许多本钱，即使有了本钱，撰来的利息还不够与官府赔垫。这个生意又是秀才们做不得的。

除了这个，只得去拾大粪。整担家挑将回来，晒干，轧成了末，七八分一石卖与人家去上地；细丝白银、黄边钱，弄在腰里。且是官府离得家里庄田甚远，这粪且运不回去，他除了上地，难道怕他取去吃在肚里不成？但这等好生意，里面又有不好在里边。第一

① 地头：目的地。

件，人从坑厕边走一走过，熏得你要死不活。被窝中自己放个屁熏得还要恶心头疼，撞见一个粪担还要跑不及的回避，如今自己挑了黄葱葱^①的一担把把，这臭气怎生受得！若象往时不用本钱，将了力气营利，倒也不管他遗臭罢了。如今那拉屎的所在，都是乡先生、孝廉公问官讨去为糊口之资的；那拾粪的必定先在那讨厂的人家纳了租税，方许你在那厂里拾晒。为甚么用了本钱不做那干净营生，却干这恶臭的勾当？这件营运又是秀才们治不得生的。

又想一件主意，却只也用本钱。但凡人家有卖甚么柳树枣树的，买了来，叫解匠锯成薄板，叫木匠合了棺材，卖与小户贫家，殡埋亡者，人说有合子利钱^②。那官府有死了人的，他用的都是沙板，不要这等薄皮物件，所以不用当行，也不怕他白白拿去。但这样好生意，里面又生出不好的来。第一件不好，一个好好的人家，干干净净的房屋，层层叠叠的都放了这等凶器，看了惨人。二件，新近又添了当行，凡是官府送那乡宦举人的牌扁，衙门里边做甚么断间版幅，提学按临棚里边铺的地平板，出决重囚，木驴桩橛，这都是棺材铺里备办。为甚拿了本钱，当了行户，做这样忖害人不利市的买卖？所以这卖棺材又不是秀才治生的本等。

除了这几样，想有一件极好的生意出来。看官！你猜说这是件甚么生意？却是结交官府。起头且先与他做贺序、做祭文、做四六启，渐渐的与他贺节令、庆生辰。成了熟识，或遇观风^③、或遇岁

① 黄葱葱：刻本皆同。疑是“黄忽忽”之误。第六十二、九十七回皆作“黄呼呼”。

② 合子利钱：本利相等。

③ 观风：清代学政或地方官上任后，召集士子，出题考试，以观察这个地方的文风好坏，叫做“观风”。

考、或遇类试，都可以仗他的力量，考在前边，瞒了乡人的耳目浪得虚名；或遇考童生，或遇有公事，乘机属托，可以徼幸厚利，且可以夸耀闾里，震压乡民。如此白手求财，利名兼尽，岂不美哉？

却不知这等好事之中，大有不好之处。第一件，你要“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你要结识官府，先要与那衙役猫鼠同眠，你兄我弟，支不得那相公架子，拿不出那秀才体段。要打迭①一派市井的言谈，熬炼一副涎皮顽钝的嘴脸，苗实处还要拿出钱把钞来时常的请他吃酒吃面。听事更是兄，门子是弟，礼房先生是朋友，直堂书办是至亲，皂隶快手都是相识。把这些关节打通，你才得与那官府讲话。第二件，如今的官府，你若有甚么士气，又说有甚么士节，你就有韩柳欧苏的文学、苏黄米蔡的临池，且请你一边去闲坐。必定有那齐人般的一副面孔，赵师署②般的一副腰骨，祝鮀③般的一副舌头，娄师德④的一副忍性，还得那“铁杵磨针”的一段工夫，煞后更得祈禹狄⑤的一派缘法，你便农济些的字、差不多些的文章，他也便将就容纳你了。既然结识了官府，你便走到衙门口传桶边，那些把门的皂隶、直宿的门公，倒也落得没人拦阻，得以与那些管家

① 打迭：打点，准备。

② 赵师署：南宋人，官工部侍郎，善拍马。有一次随太师韩侂胄游南园，韩说：“这里风景倒很有田园风味，可惜没有鸡鸣犬吠。”赵师署听了，便藏入树丛学狗叫，以取悦韩。

③ 祝鮀：春秋卫国的大夫，字子鱼，是个谄媚谗佞的人。

④ 娄师德：唐朝大臣，善忍耐，曾对其弟说：“若有人唾你的脸，你如果擦掉，便违背了唾者的意思；你不要擦，而让唾沫自己干去，这样便不会得罪人。”

⑤ 祈禹狄：通俗小说《奇缘记》中男主角，此书叙述他与廉丽贞之间的姻缘故事。

相见。但这第三件，更要赔出小心，拿出和气，费些本钱，服些低小，也不是要他在官府面前赞扬，只是求他不在官府面前谤毁。有了这三件实落的工夫，便是那扳高接贵的成仙得道之期。但神仙又有五百年一劫哩，毕竟要过了这一劫，神仙才是神仙。若这个大劫过不去，目下虽然是个神仙，犯了劫数，打在地狱天牢里受罪，比那别的鬼魂受苦更自不同。

看官！你再猜说是甚么劫数？却是要保佑祝赞得那官府功名显达，一些也没有跌磕。使那护法天尊^①成了佛祖，这演法的才得做了伽蓝^②。若是那相处的官蹭蹬一蹭蹬，这便是“孙行者陷在火焰山——大家俱着”。怕的是那弹章里面带上一个尊名，总然不做钦犯干连，这个麟阁标名、御览相批、传闻天下，妙不可言。又有吃了那官亏的百姓，恼得我的仇人都来归罪，架说报冤，这才关系着身家性命。想到这利少害多、荣轻辱重、得暂失久，这等经营又不是秀才的长策。

夜晚寻思千条路，惟有开垦几亩砚田，以笔为犁，以舌作耒，自耕自凿的过度。雨少不怕旱干，雨多不怕水溢，不特饱了八口之家，自己且还要心广体胖、手舞足蹈的快活。且更度脱多少凡人成仙作佛，次者亦见性明心。使那有利没害的钱，据那由己不由人的势，处那有荣无辱的尊。那官府衙役、大叔管家，除非他寻上我的门来算计作贱，这是说不得的，却不是我寻上他的门去求他凌辱。所以千回万转，总然只是一个教书，这便是秀才治生之本。

但这教书又要晓得才好。你只是自己开馆，不要叫人请去。若是自己开的书堂，人家要送学生来到，好的我便收他，不好的我

① 护法天尊：佛教的护法神名，即韦驮。

② 伽蓝：保护寺院的神叫伽蓝神，也简称伽蓝。

委曲将言辞去。我要多教几人，就收一百个也没人拦阻得；我若要少教几人，就一个不收，也没人强我收得。师弟相处得好，来者我也不拒；师弟相处不来，去者我也不追。就是十个学生去了两个，也还有四双；即使去了八个，也还剩一对。我慢慢的再招，自然还有来学。若是人家请去，教了一年，又不知他次年请与不请；傍年逼节被人家辞了回来，别家的馆已都预先请定了人，只得在家闲坐，就要坐食一年。且是往人家去，又要与那东家相处。若是东家尊师重友，成了好好相知，全始全终，好合好散，这便叫是上等。若再得几个好率教的学生，不枉了父兄请师的好意，不负了先生教训的功劳，名曰师生，情同父子，这又是上上等。若是那父兄村俗熏人，轻慢师友，相待不成相待，礼文不成礼文，只那学生都是英才，这也还可曲就，此是二等。若是东家致敬尽礼，情文交至，学生却是顽皮。“生铁必难成金，化龙定是鰐鱣。”使了东家的学覩，不见教导的功劳。目下不见超凡，已为惶恐；后日堕为异类，寻源更是羞人。这是教劣等的学了。若是自己处馆，遇有这般劣货，好好的辞他回去，岂不妙哉？人家请去的门馆，撞见此等的冤家，还有甚么得说？你不捏了鼻子受他一年？

狄员外的儿子狄希陈起先都是附在人家学堂里读书，从八岁上学，读到这一年，长成十二岁，长长大大、标标致致的一个好学生，凡百事情，无般不识的伶俐；只到了这“诗云”、“子曰”，就如糨糊一般。从八岁到十二岁，首尾五年，自“赵钱孙李”读起，倒也读到那“则亦无有乎尔”^①。却是读过的书，一句也背不出；读过的

① “赵钱孙李”是启蒙读物《百家姓》的头一句；“则亦无有乎尔”是《孟子》的最后一句。

字，一画也写不来。一来也是先生不好，书不管你背与不背，判①上一个号帖，就完了一日的工夫。三日判上个“温”字，并完了三日的工夫。砌了一本仿，叫大学生起个影格，丢把②与你，凭他倒下画，竖下画。没人指教写，便胡涂乱抹，完了三四十张的纸，你要把他那写过的字认得一个，也是不能的。若说甚对课调平仄、讲故事、读古文，这是不用提起的了。这一年十二月十五，早早的放了年下的学，回到家中，叫人捍炮仗，买鬼脸③，寻琉璃喇叭④，踢天弄井，无所不至。

狄员外自己原不大识字，凡是甚么礼柬请帖与人通问的套语，都是央一个秀才赵鹤松代笔。因年节要与薛教授家素姐追节⑤，备了衣服花粉、果品腥肴，停停当当的，只等赵鹤松写帖。却好赵鹤松摇会去了，不在家里。狄员外正在极躁，只见狄希陈戴了一个回回鼻子，拿了一根木斫的关刀，赶了一只鹿尾的黄狗，吆天喝地的跑将过来。狄员外倒也不曾理论，倒是狄希陈的母亲看见，说道：“陈儿，过来！你读了五年之书，一年认十个字，你也该认得五十个字了。头长身大的学生，戴着回回鼻跳搭！极的个老子象猴似的，这帖子你不该写么？”狄希陈也不答应他娘，狐哨了一声，在他娘面前跳了一跳，一阵的去了。直等赵鹤松回来，方才写了帖子，日西时分才打发送了礼去。

薛家收了礼，回了枕顶、男女鞋脚。回来到了灯下，狄员外娘

① 判：指定读多少书，亦称“号书”。

② 丢把：即“丢”，“把”为语气主词，无义。

③ 鬼脸：面具。

④ 琉璃喇叭：俗称“咕当子”，用琉璃吹成，状如馒头，平底，后有吹管。

⑤ 追节：定亲之后的男方逢节向女方送礼。

子又指着狄希陈说道：“这们大小，读了五六年书，一个送礼的帖子还叫个老子求面下情的央及人写，你也知道个羞么？”狄希陈龇牙裂嘴，把两只手望着他娘舞哩。被他娘变了脸，一手扯将过来，胳膊上扭了两把，他就撇着嘴待哭。他娘说：“好小厮！你仔敢哭，我就一顿结果了你！你好好的拿那读过的书来认字我看！”他还不动。他娘在胳膊上又是两把。狄员外说：“你还不快着取书去哩？惹起你娘的性子来，你是知道的，我还敢扯哩？说我不管教你，只怕连我还打，没个人拉他哩！”

狄希陈才敦蹄刷脚的取了才读的一本下《孟子》来。他娘掀起一张，指着一个一个的叫他认。他指着那书道：“天字、上字、明字、星字、滴字、溜字、转字。”他娘劈脖根一巴掌。狄希陈说：“怎么呀？我认字罢，你又打我呀？”他娘说：“好小厮！我起你的皮！你哄你那傻爹罢了，你连我这不戴帽儿的汉子也哄起来了！谁家这圣人爷的书上也有‘天上明星滴溜溜转’来？”狄员外道：“这是怎么说？我倒还没听出来哩。”他妈说：“了不的！了不的！这是你寻的好先生教的好孩子！没天理的男盗女娼！万劫不得人身的臭忘八杂种羔子！把人家孩子耽误得这们样的！罢，罢！我这饭吃不成，宁可省下来请个先生来家教他！你明日就去合他丈人商议，另请一个有些天理、吃人饭的秀才，我宁可三茶六饭服事他！”

狄员外说：“自家的孩子不出气，你只抱怨先生。你不信，另寻一个也不怎么的。脱不了那年发水，神灵说他有个成都府经历的造化哩。随他去做成都府经历罢。”他娘道：“你说的通是屁话！好叫你教孩子！成都府经历可也要认的个字，没的就不标个票子？他听见你这话，他还想待读书哩？我不管！另请了好先生，他不用心读书，我只合你算帐！你要明日不合他丈人去说，我就自己合他

第 三 十 三 回

丈母去说！只怕他丈人听说这们个杭杭子，只怕还退亲哩！”狄希陈说：“罢，退亲才好哩！我还不待要那小薛妮子呢！住房子的小菊姐，不标致呀？”他妈说：“好！好！好长进的话！你爹信了那神灵的话，只怕还哄杀你不偿命哩！”乱哄一后晌。

睡到次日清早，狄员外娘子催着狄员外起来，梳了头，去拜薛教授，商量又另请先生。薛教授说：“这是极该。就是俺薛如下，过了年也是十一了，通也不成个读书。小冬哥也过了年九岁，也是该读书的时候。不然，我请个先生教女婿合两个儿罢。”狄员外道：“亲家说那里话。亲家被那年水冲了，还不大方便。亲家只替我留心蹓访个好学问的，咱请了他来家，管他的饭，束修厚着些儿，只图他用心教孩子们。薛大哥合女婿都请过去读书，都是我照管，亲家别要费事。”

薛教授说：“要不我合亲家伙着也罢。只是书房我可没有，只得独累亲家。”狄员外道：“书房不打紧，咱新要的杨春那地铺子①，咱家有见成的木头干草，盖上两三座房，是都不打紧的事。到其间，还有个妻侄，也是十一二了，叫他四个在一堆读书。”薛教授说：“我合亲家都察听着。”留狄员外吃早饭，没坐来了。

有一个程乐字，名字叫是程英才，是个增广生员，原在水寨唐家教了二年学，年终辞了来家，嫌水寨离的家远，要就近寻一个馆。狄员外与薛教授商议要请他教书。狄员外说：“程乐字为人，合他相处了这些年，倒也没有见他有甚么难相处的事。每次也都考在前头。”薛教授说：“为人既好相处，又没考不去，这就好。咱也还得个人先通一通儿，讲讲束修，讲妥了，咱可去拜他。”狄员外道：“亲

① 地铺子：可以盖房子的小块空地。

家说的是。我就教人合他说。”

狄员外使了一个投梨的沈木匠，是程乐宇的亲戚，央他去说：“共是十一二、十三四的四个学生，管先生的饭，一年二十四两束修，三十驴柴火，四季节礼在外，厚薄凭人送罢。”沈木匠一一的说了。程乐宇一些也没有争论，慨然允了。沈木匠回了狄员外的话。狄员外说：“既是请先生，还得旋盖^①书房哩，就仗赖沈把总你来收拾掇拾掇罢。这头年里也还有十来日的工夫，你先来收拾着木料，咱擦过节去就动土。赶过了灯节，好教学生上学。”沈木匠应承去了。与薛教授商议，择了十二月二十二日，同了狄员外的妻弟相朝号栋宇，备了三个眷生全帖，一个公请启，同到程乐宇家拜过，递了请启。程乐宇也即日都回拜了。狄员外看着沈木匠刷括梁栋户闼门窗。转眼到了正月初三吉日，兴功修盖。有钱的大家凡百方便，不足二十日盖完了书房。

那年立的春早，天又暖和，连墙都泥得干净。选了正月二十六日入学的吉日，请程乐宇到馆。三个东家领了四个学生：狄希陈学问不济，序齿他却是个学长；第二是相栋宇的儿子相于廷；第三是薛如卞；第四是薛如兼。送了贽礼，每个三星。拜了四拜。三个东家递了酒，坐了一会，别了回家。

先生上了公座，与他们上书。狄希陈读的还是《下孟》，相于廷读的是《小雅》，薛如卞读的是《国风》，薛如兼读的是《孝经》。别的都易易的正了字下去，惟狄希陈一个字也不认得，把着口教，他眼又不看着字，两只手在袖子里不知舞旋^②的是甚么，教了一二十遍，如教木头的一般。先生教，他口里捱哼；先生住了口，他也就不

① 旋盖：即“现盖”。

② 舞旋：耍弄，折腾。亦作“伍旋”。

做声。先生没奈何的把那四五行书分为两截教他，教了二三十遍，如对牛弹琴的一般；后又分为四截，又逐句的教他，那里有一点记性！先生口里教他的书，他却说：“先生，先生，你看两个雀子打帐！”先生说：“呃！你管读那书，看甚么雀子！”又待不多一会，又说：“先生，先生，我待看吹打的去哩！”先生说：“这教着你书，这样胡说！”一句书教了百把遍，方才会了。又教第二句，又是一百多遍。会了第二句，叫那带了前头那一句读，谁知前头那句已是忘了！提与他前头那句，第二句又不记的。先生说：“我使的慌了，你且拿下去想想，待我还惺还惺①再教！”

却好放吃晌饭，狄希陈回去对着狄员外道：“这先生合我有仇。别的学生教一两遍，就教他上了位坐着自家读，偏只把我别在桌头子上站着，只是教站的腿肚子生疼，没等人说句话就嗔。我待还跟着汪先生去读书哩。”狄员外说：“快悄悄儿的！叫你娘听见，扭二十把下不来哩！”相于廷说：“四五行书，先生总教了他够三十遍，他一句也念不上来；又分成两节儿教他，又念不上来；又分了四节子，他只是看雀子；又待去看门口吹打的，先生吆喝了两句。”狄员外说：“你三个叫先生教了几遍就会了？”相于廷说：“我合薛如卞没教，只正了正字；薛如兼教了三遍，就自家念上来了。”狄员外说：“这先生同不的汪先生，利害多着哩。你还象在汪先生手里撒津②，别说先生打你，只怕你娘那没牙虎儿难受。”狄希陈说：“打呀怎么！井合河里有盖子么？厨屋里不是刀？咱家没放着绳么？另托生托生才新鲜哩。”狄员外长吁了两口气。

他娘从厨屋里看着人送了先生的饭，来打发狄希陈合相于廷

① 还惺：缓歇，休息。还惺还惺即休息一会儿。

② 撒津：撒野，不听管教。

吃了饭，两个往学里去了。先生又直着脖子教了半日，那里教得会一句。将又天晚上来，只得放学；排了班，先生要出对子，对完了，才许作一个揖回去。先生问说：“你一向都对的是几个字的？”相于廷合薛如卞说：“对四个字的。”薛如兼不言语。狄希陈说：“汪先生手里从来没对对子。”先生把相于廷合薛如卞出了一个四字课：“穿花蛱蝶”。相于廷对了个“激水蛟龙”，薛如卞对了“点水蜻蜓”。先生都喜，说：“对的极好！”又出了一个两字对：“薄雾。”薛如兼对了“轻风”，狄希陈等了半日，对了个“稠粥”。先生替他改了“长虹”。作揖辞了回去。

狄希陈到了家里，跳天唆地，抱怨先生琐碎，要辞了先生。次早，睡了不肯起来，把被来蒙了头，推说身子有病，口里唧唧哝哝的叫唤。狄员外慌做一团，他母亲摸得他身上凉凉爽爽的，又不发热，骂道：“不长进的孽种！不流水起来往学里去，你看我掀了被子，趁着光腚上打顿鞋底给你！”

狄希陈使性谤气，一顿穿上袄裤，系上袜子——也只说他穿完衣服，要往书房里去，他原来怕他娘当真揭被去打，所以穿上衣裳——穿了衣裳，仍自盖了被子睡觉，说肚子、太阳、腰腿一齐都疼起来。又是他娘走去揭过被，拿了他的一只鞋，掀起他的绵袄，脊梁上两鞋底，打得杀狼地动⁽¹⁾的叫唤。狄员外说：“你打他怎么？只怕他真个是害那里疼可哩。”他娘拿着鞋底，望着狄员外肩膀上结实实的打了一下，骂道：“我把你这个老虔婆，我就合你对了！你待几日，我也气得过；刚子^①昨日上了学，今日就妆病，守着你两个舅子，又是妹夫，学给你丈人，叫丈人丈母恼不死么！”

① 刚子：刚刚。

狄员外左哄右哄，哄的穿上道袍子，叫了狄周送到他书房里去。别人拿上书去，汤汤的背了，号上书，正了字，好不省事。只是这个“成都府经历老官”，从此以后，先生在外边费嘴，他令尊令堂在家里磨牙。若不会读书，也不会顽，这也还叫人可怜而不可怒，恰又亘古以来的奇怪顽皮之事都是他干将出来。

一日夏天，先生白日睡个晌觉。约摸先生睡浓的时候，他把那染指甲的凤仙花敲了一块，加了些白矾，恐那敲湿的凤仙花冷，惊醒了，却又在日色里晒温了，轻轻的放在先生鼻尖上面，又慢慢的按得结实。先生睡起一大觉来，那花已荫得干燥，吊在一边，连先生晓也不晓得，只是染得一个血红的鼻子。先生照镜，见好好的把个鼻子蘸了，闷闷可可^①的不快活，那晓得是他弄的神通。

茅坑边一根树橛，先生每日板了那根树橛，在坑岸撅了屁股解手。他看在肚里。一日，他却起了个早走到书房，拿了刀，把那树橛着根的所在周围削得细细的，止剩了小指粗的个蒂系，仍旧把土遮了。先生吃过了早饭，仍旧又上坑解手，三不知把那树橛一扳，脑栽葱跌得四马攒蹄，仰在那茅坑里面，自己又挣不起来，小学生又没本事拉他，只得跑去狄家叫了两个觅汉，不顾龌龊，拉了出来。脱了一身衣裳，借了狄员外上下衣巾鞋袜，走了家去。把那粪浸透的衣裳足足在河里泡洗了三日，这臭气那里洗得他去！看那树橛，却是被人削细了那根脚。追究起来再没有别人，单单的就是狄希陈一个。告诉了狄员外。只得再三与先生赔礼，将那借穿的一栊衣裳赔了先生。

一日，有一个朋友来寻程乐宇说话，程乐宇同他出去。狄希陈

① 闷闷可可：闷闷不乐。亦作“闷闷渴渴”。

见先生去了，爬在院子里一株大槐树上顽耍。忽然先生走了回来，热得通身的汗，解了衣服，叫学生掇了一把椅子，放在树下乘凉。他见先生坐在树下，又不敢走得下来，急了尿，从树上呼呼的溺了下来。先生伸了头，正在那里打盹，可可的灌了先生一口，淋得先生醒来，唤下来打了十来板子。

一日，放了晚学，走到那山溪里边洗澡，远远看见程乐宇走到，他把河底里的沙泥带头带脸涂抹得遍身都是。程乐宇乍然看见，也还吃了一惊，仔细认得是人，又细看方知就是狄希陈，问说：“你洗澡便了，却为何满身都涂抹了泥沙？”他说：“我若不涂了脸面，恐怕水里钻出龟鳖来，要认得我哩！”程乐宇适然撞见薛教授，正立在门前，告讼这事，又是可恼，又是可笑。

一日里，见先生坐在那里看书，他不好睡觉，妆了解手，摘了出恭牌，走到茅厕里面，把茅厕门里边闩了，在门底铺了自己一条夏布裙子，头垫了门枕，在那里梦见周公。先生觉得肚中微痛，有个解手之情，拿了茅纸走到那边推门，那门里边是闩的，只道有学生解手。走得回来，肚内渐疼得紧，又走了去，依旧不曾开门，只得又走回来。等了又一大会，茅厕门仍旧不开，查系谁个在内，人人不少，单只不见了一个狄希陈。先生之肚又愈疼难忍，觉得那把手已钻出屁眼来的一般。叫人去推那厕所，他也妆起肚疼，不肯拔了闩关，且把那肩头抗得那门樊哙^①也撞不进去。有人说：“先生要进去出恭，你可开了门。”他说：“哄我开了门，好教先生打我！”程乐宇说：“你快开了门，我不打你。”他说：“果真不打我？先生，你发个誓，我才开门。”先生又不肯说誓，他又不肯开门，间不容发的时候，

^① 樊哙（？—前144年），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人。西汉开国功臣，大将，汉高祖刘邦的心腹，封舞阳侯，谥武侯，以勇著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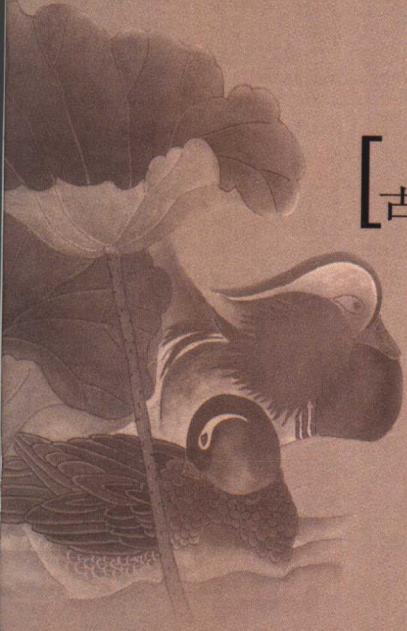
第 三 十 三 回

只听得先生裤内澎的一声响亮，稠稠的一脬大屎尽撒在那腰裤裆之内。极得那先生跺了跺脚，自己咒骂道：“教这样书的人比那忘八还是不如！”相于廷只得回去与他姑娘说了，拿了狄员外的一腰洗白夏裤，又叫狄周来伺候先生洗刮换上。薛如卞号一首诗道：

孔门三千徒弟，谁知狄姓希陈。染鼻溺尿拔橛，专一侮弄西宾。

【校记】

[1]杀狼地动：B本作“杀狠地动”。



[中华版]

[古典小说宝库]